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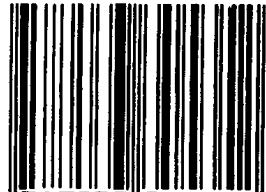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1396/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三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三)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一

史緯三百三十卷(三)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史緯卷七十一

三國志吳書三

列傳

黃蓋

黃蓋零陵人。孫堅舉義兵，蓋從之。拜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諸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見稱。今寇賊未平，令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可出，若有奸欺，終不加鞭杖，宜各盡心。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

史緯

卷之七十一

齊漸容人事，蓋得其不奉法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遂殺之。縣中震慄。建安中，隨周瑜拒曹操於赤壁，建策火攻。及戰，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或救之，臥屬牀中。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流涕，解易其衣。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城邑，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蓋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寇亂盡平。加偏將軍，卒官韓當令支人為堅司馬。後以中郎將與周瑜拒破曹操，累功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病卒。子綜襲侯，守武昌。綜淫亂不軌，內懷懼欲

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切畧，示欲饒之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將堊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血，飲酒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婦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室人民，權常切齒，東典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

蔣欽，壽春人，以功拜盪寇將軍，權常入其堂內，見欽母疎帳，縗被，妻妾布裙，歎其在貴守約，勅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

史緯

卷之七十一

二

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欽屯宣城，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節度諸軍，盛恐欽因事害已，而欽稱其善，權曰：卿欲慕祁奚耶？欽曰：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蔽賢乎？權嘉之，病卒，子壹封宣城侯，與魏戰死。

周泰

周泰，九江人，孫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權任宣城，衛士不能千人，意尚忽畧，不治圍落，山寇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左右由泰始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恙，權幾危殆，後曹操出濡須，泰赴

擊，曹操退，留許濡須，拜平虜將軍，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意不伏，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大會諸將，為耐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戰開處，以對，權把其臂，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幼平快意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坐罷，任駕，勅以已所用御幘青繖蓋賜之，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鑊吹，於是盛等乃伏，拜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

陳武

史緯

卷之七十一

三

陳武，廬江人，權以為偏將軍，從擊合肥，戰死，權命以愛妾殉，坐復客二百家，封子脩都亭侯，卒，弟表為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奉嫡母，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樂為用，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考掠不承，權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特為赦，明誅戮其黨，所受賜復二百家，至是皆堪兵，表上疏乞以還

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辭焉？表曰：今除國賊，報父之讐，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臣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庶民以補其數。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

甘寧

甘寧，字興霸，巴郡人。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其出入步則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縞，所如光道路，任止常以繒錦。維舟去，則割棄以示奢靡。人與相逢，及屠城長吏接待，隆厚。昔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四

行依劉表，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以凡人畜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將兵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得免。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憂悶，飛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曰：雖有此志，未得其便。飛曰：吾今白子為相長，以圖去就。寧曰：幸甚。飛遂白祖遣之，寧招懷義從，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曰：蒙共薦寧，權加異之。寧進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大王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昏老

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侵求貨利，吏士心怨，戰具不脩，軍無法伍。大王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既據楚關，大勢彌廣，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權西討，果禽黃祖，盡獲其士眾，授寧兵屯當口。初，權討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即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言飛時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我特從將軍乞其命，權遂赦之。後曹操出濡須，步騎四十萬，權使寧領三千人為前部督，勅斫敵前營，特賜酒，設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先以銀盃酌酒自飲，乃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五

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刃置膝上，呵之曰：卿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三更時，銜枚徑詣曹操營下，拔鹿角，踰墜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鼓譟舉火，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相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矣。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引退，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寧齋禮，蒙母臨還，蒙出厨見還寧，請寧勿殺寧，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因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寧，寧臥不起，蒙母從跳出門，蒙曰：至會屬汝，以兵權，何可私怒相殺，以悞國事乎？蒙性

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可速上車流涕曰負卿與眾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卒權痛惜之

凌統

凌統字公績餘杭人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勇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及惟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權以操死因事拜別部司馬從擊山賊權還留統討餘賊統與督陳勤會飲勤任氣陵轍一坐冒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眾罷出勤乘酒復於道路辱統統殺之及當攻賊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屬士卒身當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六

矢石應時摧壞諸將乘勝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殺使得以功贖罪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徵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統率親近三百人閉圍扶杆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馳過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見之驚喜承取上船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亾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統創甚賴卓氏良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便舉有過於統權曰得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好善如

此統以餘杭山中向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勅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得精兵萬餘人還過本縣步入寺門親舊故人恭敬盡禮會病卒權聞之哀不能自止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養於官中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

徐盛

徐盛字公明為中郎將督校兵曹操出濡須從權禦之時乘家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敗其靡退走風止便還權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七

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怒盛尤忿憤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同請立之魏文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歎曰魏雖有武騎千尋無所用也便引軍還諸將乃伏黃武中卒

丁奉

丁奉安豐人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遣諸葛誕攻東興諸

葛恪率兵拒之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帥麾下三千人徑進二日至徐塘天寒雪敵將置酒高會奉見敵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使兵解鎧著胃持短兵敵人笑之不設備奉縱兵鼓譟亂斫破敵前屯會恪至魏軍遂潰封都亭侯拜左將軍孫休與張布謀誅孫琳布曰丁恣雖不能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告之奉曰孫琳兄弟友黨甚眾不可卒制可因臘會宥陛下兵以誅之休納其計因會請琳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建衡元年奉帥眾攻穀陽無所獲皓怒斬奉將軍徙奉家於臨川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呂範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歸策後策破廬江湖熟範領湖熟相策定秣陵還兵遷都督策從容獨與範共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覩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為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禱者務裙執鞭請閣下啓事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拜釋將軍領彭

澤太守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有白範與賀齊服飾奢麗備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言初策使範典王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開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為傳者簿書使無遺問權時悅之及後統事謂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遷大司馬卒子據為驃騎將軍太平

史籍 卷之七十一

虞翻

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遭父喪脫袞入見勸朗避策朗不從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東到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乃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還會稽翻至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是以行

耳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遇山中，翻曰：「危事也，此間草深，恐馬驚墜，令策下馬策牽馬，翻善用矛，在前行，持矛執弓矢以步，既得平地，勒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曰：「翻步行，一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至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門聲皆出，遂平三郡。策討黃祖旋軍，欲取豫章，語翻曰：「舉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且宜孫意，翻到郡，被縛葛巾，與飲相見，謂飲曰：「竊聞明府與上府君許，許名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飲曰：「孤不如王會稽，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郡郡？」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兵甲資糧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將軍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飲明且出城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卿博學洽聞，欲令卿一請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見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

史記 卷之七十一

十

府家資，而以示人，人倘留之，則明府少良佐，故不願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便遣翻還郡，翻與少府孔融書，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視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原厥窮通者也。策薨，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誘毀，坐徙溼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知醫術，請以自隨，欲因此令翻得釋，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曰：「今區區一心者糜芳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從之，時城中有異計，賴翻謀不行，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曰：「汝欲以偽求免耶？」權愈不悅，及權與魏和，欲遣禁還，翻請斬禁，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翻雖惡禁，而禁感稱述，翻魏文帝常為翻設座，權既為吳王，歡宴，自起行酒，翻伏地，賜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裔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曾

史記 卷之七十一

十

孟德尙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賢士，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比於操乎。翻乃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處罪放，講學不倦，門徒數百人。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傳於世，翻常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翻雖從棄，心不忘國，帝憂五谿蠻夷及遼東市馬，恐見欺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可呂岱，岱不報，為人所白，復徙蒼梧，後權遣將士至遼東，失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十一

李權悔之，乃令曰：虞翻亮直盡言，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存，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已亡，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卒，時年七十，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為散騎中常侍，孫琳廢幼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未至，琳欲入官圖為不軌，百官皆惶怖失色，汜進曰：明公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上安宗廟，下惠百姓，中外皆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官，如是，眾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也，琳不懌，竟立休，第五子忠為宜都太守，晉代吳，忠堅守不下，城潰被害，第六子登入晉，除河間相，抽引人物，務自隱孤陋，王岐難登，以達士必秀異，登謂族子察曰：世之取士

曾不招未肯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舉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歎息也。第八子葛廷尉尙書。

陸績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為鬱林太守，豫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遺命不幸，嗚呼悲聞。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績於鬱林生女，名曰鬱生，年十三，適同郡張自待，廟三月，婦禮未卒，自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十一

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志不許，姚信表其節，乞加以美姑之號。

張溫

張溫，字惠恕，吳人也。父允為孫權東曹掾，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問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廷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遷尙書，從太子太傅，甚見信重，以輔義中郎將使蜀，蜀其貴其才，溫還稱美蜀政，權不悅，又嫌其姓名太盛，會暨陸事起，遂因此發，臨亦吳人，溫引為選曹尙書，溫性狎厲，好為清議，見郎

官多非其人。鮑彥射百條，夏選三署，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志節卑污者皆以為軍吏，乘怨憤之，執言鮑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情愛不由公理。鮑彪皆坐自殺。溫宿與鮑彪善，權幽之數日，斥還本郡，以給廩吏。將軍略統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招髦秀於四方，置俊又於官朝，多士既受普篇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矣。溫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元滅否之譴，劫衰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如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立然者非其譴，瑕玆者諱其議。此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

史

卷之七十一

古

何者，疾之者，漢諍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不，議論之辨，卓犖冠羣，焯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小過，宥才俊以救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暨鮑父兄，雖陷惡逆，然國家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夫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鮑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鮑為最輕之交。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溫之到蜀，稱奉殿禮，王者以臣無境外之交，夫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

既其第
并及其第
妹何與
溫之漢也
無理於交

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親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古人有言：欲知其所事，當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是以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陪會於屈建，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舉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美本邦之臣。經傳書之以光國，不讓之以外交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敷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亦未易周也。當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濶，辭則俱盡，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肯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別自然，以殿下之聽，察講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宜，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推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溫姊妹三人，有節行為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適顧承，官以許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初餘姚虞俊，見溫而歎曰：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問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於之日，莊周云：名者，公器也。

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禍報資推廉逃舉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又不處之以虛用之以冲欲免禍敗其可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煒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瘳之方盛又焉音以熾之哉

駱統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父俊為袁術所害統母改適華歆統時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不顧其母於後涕泣御者曰大人猶在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權以為建

史緯

卷之七十一

七

忠郎將時征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富強制威福為尊貴履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富藉民財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賦調繁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弱老少有丁夫大臣之聞此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其畏遠征同之於死羸謹者傾家行賂不顧窮

盜輕剽者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

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姦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可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舟之有水民靜則安民擾則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以思愚為治副殿下覆育之仁勤恤之德政俗彫弊勢不可久夫

史緯

卷之七十一

七

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淡願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浹國遠計有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此臣統之大願也權深感統言卒年三十六

吾粲

吾粲字孔休烏程人為參軍校尉與呂範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或著岸被覆或沈江覆沒其大船尚存者水中人攀緣號呼他將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粲與黃淵獨令船人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竊奈何粲之所活者百餘人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辭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

以來儀為貴何必隱羽天外潛鱗重淵哉遷太子太傅遭三宮之變連表諫爭為霸竺等所譖下獄死

朱據

朱據字子範吳人也拜侍御史遷曹尚書暨鮑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短錄長舉清厲而用以江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鮑不聽卒敗據尚小號公主拜左將軍後據部曲應受大錢三萬緡為工人王遂詐領典校呂查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飲之查復表奏吏為據隱故厚其贖權數責問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劉助言錢實王遂所取權感悟曰朱據猶見枉况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九

吏民乎乃寤治壹罪賞助錢百萬遷據驃騎將軍二官據爭據諫曰太子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寵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子據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疑雖立思子之官無所復及矣左遷新都郡丞中書令孫弘諍之權廢疾弘為詔書賜死

孟仁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本名宗為朱據軍吏將母在營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除鹽池可馬捕魚作鮮以寄母母還之曰汝作魚官而以鮮寄我非避嫌也母病嗜筍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泣筍為之出得以

供母皆以為至孝所致初權以內外多事長吏遭喪當須交代而後奔喪時數有犯者權使朝臣議左執法胡綜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宗為吳令開母喪奔赴已自拘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權乃減罪一等後為司空卒

陸遜

陸遜本名議字伯言吳人也孫權為將軍遜仕幕府時年二十一權以兄策女配遜遜以腹心未平難以圖遠權以為右部督部伍東三郡得精兵數萬人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所在愁擾遜還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

史籍

卷之七十一

九

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耳權曰此長者之事也呂蒙稱疾還建業遜迎謂之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轍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惟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出其不意可禽制也蒙曰羽素勇猛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氣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遠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權拜遜偏將軍代蒙遜至陸口作書與羽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遜具陳羽可禽狀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羽既禽以遜

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諸城長史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督朱然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使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挑戰諸將欲擊之遜曰備必有諳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前後軍行多敗少成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諸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將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衝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持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劉率等窮迫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感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繞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畧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悲曰吾乃

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孫桓討備別屯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不應諸將曰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賊卒糧足可無憂也待吾計展圍當自解及備奔潰桓見遜曰前實怨不相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備住白帝徐盛潘璋等表言備必可禽權以問遜遜以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決計輒還無後魏軍果出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乘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啓事還於河中爲敵所得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測候且水乾宜急去遜未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答方催人種菽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曩其嘗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必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遠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賊不敢干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全琮子奇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帥日碑而宿留阿奇終爲門戶致禍矣及太子有異議遜上疏諫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姚信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

使責讓選，避憤恚卒。時年六十三，子抗，字幼節，策外孫也。孫皓即位，拜都督西陵諸軍事，治樂鄉，抗見皓政令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大國所以兼并於疆，秦西楚所以北百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強，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獨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弊，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漢道未純，賈生痛哭，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死生榮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潤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如左。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等赴西陵，築嚴圍，自赤菴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斃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固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謂抗宜赴之。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

所損者小，如使西陵繫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所憂始難言也。吾軍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乎。初，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過水，其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逼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請將皆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破，乃改船以車運，大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拒胤，身率三軍，憑固封肇，管都督俞贊，凶前肇抗曰：贊軍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固，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以舊將充之。四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

史

卷之七十一

主

屬經月，坐計楫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關畜力何隙，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闡，夷其族黨，脩治城，圍東還樂鄉，抗與羊祜推倚扎之好，抗常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遺之藥，抗推心服之。於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晉之間，餘糧極私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二年春，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軸輻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郡以

抗五子
見魏書

救例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昔臣
父遜以為西陵國之西門若不守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
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未肯
差赴自步圍以後益更損耗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
對內無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
以為前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無用兵馬以妨
要害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畏役通逃入戶乞一切料
出以補弱場受敵處所使足八萬若兵不增而欲克諸大事
此臣所深慮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卒子榮嗣榮弟景
玄機雲晏景俱為晉軍所殺遜弟瑁字子璋好學篤義會稽

史籍 卷之七十一

青

徐原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墳收葬其子時
尙書陸贄盛明臧否揚人闇昧之失以為罪瑁與書曰夫聖
人嘉善矜愚恩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此棄瑕錄
用之時也若令善惡分流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
贄不從卒以故敗拜選曹尙書權念公孫淵反覆欲親征之
瑁上疏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與淵者非嘉其德義也
誠欲誘納以規其馬耳淵恃遠負命此乃荒夷常態豈足深
怪昔漢帝亦常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
服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俯仰
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愚臣竊謂不安何者魏寇壤地連

說得透

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
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拍近治遠斯乃循
虜所願聞也且查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
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
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恐淵徂詐與北未絕
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必畏怖遠進幸難
夷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
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於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然漢文猶
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未
宜以淵為先也權遂不行亦烏二年卒子喜選曹尙書

史籍 卷之七十一

重

吳主四子

孫登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立為太子選諸葛恪張休顧譚
陳表等入講詩書出從騎射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
輔登鎮武昌領官府留事登或射獵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
至所頓息擇空閑之地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
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擗之登不聽使以
丸比之非類遂見釋又失盛水金孟覺得其人乃左右所為
不忍致罰責數之長遣歸家弟慮卒權為之降損恐還都見
權悲泣曰慮髮疾不起此天命也方今朝士未一四海喁喁
陛下以下流之念誠損役饒臣竊憂惶住十餘日欲遣西還

淚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格遂
留焉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
吳而步夫人最寵登將拜太子辭曰木立而道生欲立太子
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然年三十三卒臨
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
情念當委離供養長不復奉望官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
死貽陛下憂以此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在天周晉頗
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天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德生為國嗣沒
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通寇未討萬
國囑囑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到

史緯

卷之七十一

夫

下流之恩脩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蓋珍膳廣開神明之慮
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士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
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之繫民望諸葛恪張休顧譚謝景等皆
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
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
為衆眾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奸亂萌生
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政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
大臣詳擇時宜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諸葛瑾
步騭朱然等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獨除苛煩
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

力兵不血刃大事可定也昔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
忠而况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
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
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謹登曰宜
太子長子藩早卒次子英封吳侯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
殺

孫和權第三子也母王夫人有寵赤烏五年立為太子以關
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
曰文武在事當能殺人因隙搆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

史緯

卷之七十一

夫

釋之時蔡頌好博奕眾頗教之和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
如白駒過隙年齒一暮榮華不再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
義之空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
人情固不能無所好然亦在飲宴琴書之間耳何必博奕然
後為歡命中庶子章昭者論以矯之和既立為太子權封關
為魯王猶同官室禮秩不分羣公議以太子國王禮秩宜異
於是分官別寮而隙端愈開文武大臣舉國中分權忠之謂
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
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命和祠祭於廟和妃叔張
休居近廟遂和過之全公主使人覘視言太子不在廟中專

冰散凍原
積無道極
矣

魏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瘵疾有喜色權發怒夫人
死和罷既哀常懼廢黜魯王霸觀觀滋甚陸遜告祭顧諱等
數陳適庶之義而全奇楊竺為霸支黨請慰日與榮下獄死
諱徙交州權沉吟歷年遂幽閉和擊射將軍朱據尚書僕射
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請圖請和權甚惡之欲廢和立亮
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引晉獻公殺申生立突齊晉
國擾亂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杖一百張純極諫權殺之徒
和於故鄣擊司坐諫誅放者十數及權寢疾意頗感悟欲徵
和還立之全公王及孫峻等固爭乃止太和二年正月封和
為南陽王遣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官寮皆憂以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天

應死罪條
兒之可平
亦小兒能
在解事也

孫霸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封魯王寵愛與和無殊而兄
弟不和全奇楊竺等陰附霸圖危太子潛毀既行太子以敗
霸亦賜死奇等伏誅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死
陵侯基侍孫亮在內查乘御馬收付欲亮問侍中刁裔曰查
乘御馬罪云何裔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
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故耶當思可以釋此者
曰昔故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
解人不當爾耶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舊隙削
基官爵上徙為傷縣

史籍 卷之七十一 天

嗟痛大行皇帝覽古鑒今防茅過萌慮及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秉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勅無不周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仲雍順父之志中念河間東海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設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不以表奏公付有司擅自殺戮事不明白大司馬呂佾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悔華鎬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鎬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泌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

史集 卷之七十一

辛

平三年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不可矣又諸孫兄弟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為侯封奮章安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張氏卒皓哀念朝夕哭臨數月不出民間或謂皓死詔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葬在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坐皓車裂俊夷三族豫章吏人乞代俊死皓不聽奮徙吳城禁錮男女不得通婚姻或年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皓大怒遣察戰齊藥賜奮父子死

史集 卷之七十一

辛

列傳

賀齊

賀齊字公苗山陰人建安十三年為威武中郎將討丹楊黠
 歛山賊時歛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
 黠帥陳僕祖山等一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
 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攻軍住經日齊
 身出別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
 備處以戈拓斬穴山為緣道夜令潛上懸布以援下人得上

史緯

百餘人四面流布鳴鼓角齊勅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
 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
 得上大破僕山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齊討山賊賊有善禁
 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能拔弓弩折矢皆還自向齊齊
 有思乃曰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
 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兵不能禁無刃物乃多作勁木楛楛
 兵五千人為先登山賊恃其善禁了不嚴備官軍以白楛擊
 之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以齊為新都太守加偏將
 軍及當之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耕車駿馬罷坐住駕使
 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率兵騎如在

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勞累勤不能得此遷齊威
 將軍從權征合肥權於津北為張遼所襲幾至危殆齊率兵
 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曰至尊
 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
 終身誠權自前收其淚曰謹以尅心非但書諸紳也封山陰
 侯齊性奢綺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雘青蓋絳
 襜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關艦之屬
 望之若山敵人憚之遷後將軍領徐州牧卒

全琮

全琮錢塘人父柔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市

史緯

易琮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
 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贖不及啓報柔更奇之中州
 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名
 顯遠近權以為偏將軍關羽圍樊襄陽琮陳羽可討之計權
 時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
 安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亦君之功也封
 陽華亭侯黃龍元年拜左護軍徐州牧琮為將勇決奮不顧
 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不營小利權使子登出征軍次安樂
 琮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
 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命登旋軍議者以琮有大

臣之節尚公主魯班遷左軍師權將圍珠崖以問琮琮曰珠方異域隔絕大海瘴氣毒霧自古有之兵入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假使無辜之民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竊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過半權深悔之卒子擇嗣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降魏封臨湘侯

呂岱

呂岱字定公海陵人延康元年爲交州刺史交趾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領九真太守以枝射陳時代燮徽不承命舉兵皮海口以拒時等岱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積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

史緯 卷七十二

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借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徵聞岱至果大震怖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之黃龍三年徵岱屯長沙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擾攘權拜岱交州牧岱攻式斬之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主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與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惠加以文書執掌賓客終月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兼聞上馬輒自起乘不由跨躡勇過廉頗何其快也孫亮卽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初在交州歷年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爲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賜中禱與共言論薦拔至侍御史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曰是我所以責原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

鍾離牧

鍾離牧字子幹意七世孫也居永興縣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民有認之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

史緯 卷七十二

之縣長召民繫獄欲殺之牧爲之請長曰君舉承官自行養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家本山陰緣君善政故來住今以稻而殺民牧何心復留從此辭矣縣長謝之爲釋繫民民慚懼春所取稻得米六十斛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督名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懼其叛亂以牧領武陵太守魏遣郭純守武陵誘致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掾吏請慰撫之牧曰外境內便誑誘人民救火費速當及其根柢未深撲取之効外趣嚴撫夷將軍高尚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定五谿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無往日之援而以三千兵深入未見

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行，垂二千里，至寨上，斬叛夷千餘人，純走。五谿平，封都鄉侯。卒于徇，拜偏將軍。成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連城，敵將先人，盛以施績留平，皆稱名將，極成西陵，不云當城，遂止。後半年，晉果修信陵城，晉伐吳，徇領水軍督戰，死。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便推輿而去。官後漢人也。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與留州事孫權并荆土，將吏皆歸附。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

史籍

卷七十一

六

就家與致之，潘伏面著床不起，涕泣交橫，權慰勞之，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鄉伴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爽、申伉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肯降意，將以孤吳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拜謝，以為治中。武陵從事樊仲，誘導諸夷，歸劉備，外白督萬人往討之，權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伯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幹畧之才，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兵五千往。果斬平之，封劉陽侯，權數射雉，濬諫曰：天下未定，萬候務多。

此推博考知

乞特為臣已之，濬出見雉野，故在乃手自壞之，權由是不復射。還太常，五谿蠻夷叛，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斬首獲生以萬數，自是一方寧靜。歸義隱蕃，以口辨為豪傑，所善濬子者，亦與周旋，饋餉之。濬大怒，跪責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邊關此心，震而焚，惆悵累旬，跪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懼濬，後蕃誅夷，眾乃服。蕃，青州人，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以離間大臣，事覺，蕃亡走，通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國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潘與陸遜駐

史籍

卷七十一

六

武昌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黃門侍郎謝宏，語次問查顧公事，何如？查答不能佳，宏又問：若此公免，恐難當代之。查未答，宏曰：得無潘太常乎？查曰：君語逆之。宏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恐明日便擊君矣。查大懼，遂解散雍事，雍遂棄欲極諫，聞水爭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查，為國除害，以身當之。查聞知，稱疾不行，濬遂見，無不陳查之奸，查遂伏誅。赤烏二年卒。

李衡

李衡，龍陽人，校事呂壹操弄威柄，爭道曰：非李衡無能困之。

者遂薦為郎，權引見，衛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遷丹陽太守，琅邪王孫休時在丹陽，衛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及休立，衛憂懼，欲奔魏。妻曰：「君本庶民耳，先帝過相拔擢，既教作無禮，而復逆自衛，嫌逃叛求活，何而見中國人乎？」琅邪王素好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願求罪責。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得活而已。衛從之。果遷還郡，加威遠將軍。衛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寔遣客十人於其門，上作宅，種甘橘。株既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貴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耳。」衛亡後，兒以白母，母曰：

史記 卷七十二 七

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造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人患無德，義不忠不富，若貴而能食方好耳。用此何為？後甘橘成，歲得絹千疋，家道殷足。

陸凱

陸凱字敬風，遷族子也。寶鼎元年，拜左丞相。結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莫敢正視。凱進曰：「夫君臣無不相識，遠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始乃聽凱自視，始從都武昌，得土百姓，所流供給，患苦之。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

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本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庶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上失其道，天為作妖，而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以不仁，敗政於不義，臣竊為痛心。今降國交好，邊境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充實，庫廩而更傾動天心，擾擾萬姓，此非保國之術也。漢室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共政，蜀漢與國，兵精地險，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主奢民困，為晉所滅。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智惠淺劣，無復兼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頽苦，刑政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務去苛暴。又武昌險壑，非王者之都，船泊則沈，深陵居則峻危，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災恐作妖，童謠之言，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蓄，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以求容媚，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民有離散之怨，國有蠶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妻賣子，所在長吏不加隱恤，加有監官，更務煩苛，此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饒

史記 卷七十二 八

務煩苛，此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饒

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湯火之災烏獸得離羅網之酷四方之民極負而至矣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造數不滿百米粟有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者後不蹈先迹伏開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坐食官廩歲歲相承願陛下料出賦緣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轍成周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取士於賢不拘卑賤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上助明主下拯黎民各盡其忠則康哉之歌作前錯之理得矣時別將何定佞巧便僻責倖任事觀面責定

史緯 卷七十一 九

曰卿見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以壽終者耶何以專為奸邪宜自改厲不然方有不測之禍矣建衛元年卒年七十二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凱既重臣又陸抗為大將在疆場故容忍之抗卒後竟徒凱家於建安或曰皓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乃密語平不許是以所圖不果有從荆揚來者不審以凱所諫皓二十事疏博問吳人多云不聞或以為凱藏之篋篋病困皓遣黃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然愛其指事切直故別於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

海之慎如

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官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從乎凱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序職司不忠奸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官乎而陛下逆犯天地盛意興作其失一也臣聞立國以賢為本中常侍王莽立朝忠寒社稷之重鎮也而陛下惡其直諫梟之殿堂屍骸暴棄中外傷心其失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棟梁不可不以不擇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吳有顧步之相萬或凡庸之質得從家謀超步紫園於分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小忠超越舊臣優以輔相賢良憤惋其失三也先帝視民如子民

史緯 卷七十一

無其者以妾妻之次者解衣衣之饑者推食食之而陛下反之其失四也先帝左右無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蘇夫怨女呻吟中夜陰陽失度正由此起其失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綏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至今庶事多曠下吏容奸其失六也先帝篤尚朴素宮無臺榭墻不彫飾故國富民充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飾朱紫其失七也先帝外杖顧陸內近胡薛是以庶績雍熙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所棄而陛下幸之其失八也先帝每宴羣臣不過三爵而陛下以七升為限澆灌取盡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

胡綜同始人飲有傳

商辛長夜之飲其失九也高適詹廉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授以兵柄強敵有難不能禦侮其失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陳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其失十一也先帝在時太子諸王若取乳保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家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父役兒死家爲空戶其失十二也先帝嘗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去其父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其失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効之政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浮華者登朋黨者進其失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耕秋惟知穫江渚有事責其效死今之

史籍 卷七十二 十一

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贖其失十五也夫刑以禁暴賞以勸功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其失十六也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間一民十吏何以堪命其失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飲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使張立枝曹縱吏言事其失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在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其失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其失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弟胤字敬宗爲尚書選曹郎

太子和待以殊禮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太子自懼廢然而魯王親觀益甚權辟左右與竺論勳之才竺深迷霸有文武英姿宜爲嫡嗣權許焉有給使伏於牀下聞之以告太子俄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密議令陸遜表諫既而遜上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曰頃惟亂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亂所述召亂考問亂曰楊竺向臣道之遂俱付獄竺不勝痛毒自服權遂斬竺後亂爲交州刺史務崇恩信高涼渠帥黃吳等三千餘家出降引軍而南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加安南將軍

史籍 卷七十二 十二

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亭侯中書丞華嚴薦亂曰亂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惡風瘴氣之害風則折木砂石飛走氣則鬱霧鳥獸不經自亂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流潦秋鹹亂令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洽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自昔諸將皆魯以兵威未有如亂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實帶殊俗實玩所生而內無粉黛珠璣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求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繁設股肱王室江邊任重不盡其才若召還都罷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會卒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人本姓氏拜侍中典校郎呂壹誣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誦國政權收嘉繫獄同坐之人悉皆驗問眾人畏壹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窮詰累日詔旨嚴切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願以聞知當有本末是以據實上請權俱免之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言二宮宜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儀隣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為誰左右曰似是儀家儀曰儀素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信如此帝幸儀舍取蔬食視嘗之權歎息即增俸賜田宅儀累辭以恩為威權常責儀不言事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管窺之言上干天聽儀在近侍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安用科法為年八十一卒

史籍

卷七十一

三

吳範

吳範上虞人以知風氣聞於郡中權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戊子劉表亦死國亡明年軍出至即破祖劉表竟死荆州分割範又曰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權與呂蒙謀襲關羽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遣潘璋邀其徑路規候者還白

本為刁嘉連累一次

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至正中也頃之有風勁惟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權以範領太史令數從訪問範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身棄矣故終不言權恨之初權為將軍時範嘗言江南有王氣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為吳王範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前言不受及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惡其愛術於已因削其封範為人剛直與親故交終有終始素與魏滕相善滕有罪權將殺之令有政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

史籍

卷七十一

四

何用死為範曰安忍坐觀耶乃髡頭自縛使鈴下以聞鈴下曰白必死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汝死子以屬我鈴下入言權大怒欲投以戟因走出範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流並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權追思之募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劉惔

劉惔平原人客遊廬陵孫輔以為將軍每有水旱盜賊先時

處期無不中者，軍中號為神明，惇實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

趙達，河南人，精九宮一算之術，應機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達使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為之具食，曰：「倉卒乏酒，又無佳肴，如何？」達取盤中箸，從橫之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厨中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斬曰：「以卿善射，欲相試耳。」遂出酒肴，酣飲。又有書千萬數者，空倉中，今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實惜其術，自關史籍。

史籍 卷七十二

澤股禮諸名士，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數矣，臨當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傳之。且此術微妙，苟非其人，不以相語。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謂之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乃隱索青鸞言失之。云女婿非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權行師，每令達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權位不至，權即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

變通字所

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達嘗笑諸望氣者曰：「當魁算惟幕不出戶，廟而知天道，及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勞乎？」嘗白算曰：「某年月日，吾其終矣。」達妻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獲，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竟無所得。皇象，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關甚，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與善書，惟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蛇。既進御，權以為生蛇，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酣醉，常

史籍

卷七十二

入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從權到洲，遇大風，百官紅多沒。仙公船亦沉，淪權甚恨，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曰：「臣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權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因猛風燔之，荻盡，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權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權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權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為上。」權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塘，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塘中，須臾

得鱸魚，權驚喜，問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餽，安敢取不可食之物。權曰：得蜀薑作羹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易得耳，願差所使者，可付直，權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日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日。其人騎杖須臾止，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時張溫使蜀於市中相識其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捉書負薑，騎杖閉日，須臾已到，厨下切脯，適了，孫休有疾，求現視者，得一人休欲試之，乃殺鵝埋於苑中，架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使現視之，曰：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欲候其真形，而無復移易。

史綱

卷七十二

志

不知何故，休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松之曰：葛洪所記，近於惑矣。然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所謂夏蟲不知冰耳。

臣松之
白辨

諸葛恪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侍太子登，講論道藝，為賓友。恪父瑾面長，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益兩字，權許之。恪橫其下，曰：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是以為優。權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能令張

公辭屈，乃當飲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乘鹿仗鉞，翁未告老，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前，何謂非養老。昭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合權，謂使曰：諸葛恪雅好騎乘，遂告丞相為致好馬。恪起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曰：夫愛陛下之外，願今有恩詔，良馬必至。權書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恪嘗獻權馬，而錫其耳，范慎嘲恪曰：馬殘其耳，豈不傷仁。恪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剪髮穿耳，何傷於仁。太子嘗請恪，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雞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令人食雞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恪以丹楊

史綱

卷七十二

志

山險，民多果勁，前雖發兵，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招致。自請為守，云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議以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郡陽、四郡隣接，周迴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遠人民，白首林莽，未嘗入城邑。山出銅鐵，自鑄甲兵，好武習戰，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後之騰木，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與兵討伐，戰則盡至，散則鳥散。自前世以來，不能治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紫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恪到府，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侯說

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格乃下令曰：山民去惡從化，今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執拘。降民周遺，舊有罪惡，曰：陽長胡仇，縛送之，格以仇違教，遂斬以徇。民聞仇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教，皆如本規，權嘉其功，拜威北將軍。格與丞相陸遜書曰：揚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蓋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誇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適，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教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之徒，猶

史

卷七十二

七

各有所短，師僻由嗔，賜不受命，豈况下此而無所關，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之教，善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聘其所任。若小小過差，皆宜濶畧，不足縶責。且士誠不可苛克，苛克則聖賢猶將不全，况其出入者耶？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更相誇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督，唯坐克已不能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克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怨怒一生，則小人得

容其間，而投杵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處之，猶難以自定，况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凶終，蕭朱乖其風，好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格知遜嫌已，故廣其理，而贊其旨，遜卒，格代領荊州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格，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惟疾困，召格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權死，問欲矯詔除格，峻以告格，格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格更拜太傅，於是罷枝官，原通責，除關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初，權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壞以內，由

史

卷七十二

七

是廢不復修，格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置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魏大將胡遵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圍壞，隄遇格率軍四萬赴救，遵作浮橋，障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格遣將軍雷贊丁奉破其前屯，魏軍爭度浮橋，橋壞，溺水，更相踏藉，死者數萬，獲車乘牛馬騾驢各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封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格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諫格不聽。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播勳，始失人心，格欲曜威淮南，驅畧民人，諸將以爲：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不知止罔，新城敵救必至，至而圍之，乃可大

謝邑是安
作者

覆格遂圍新城，連攻不下，士卒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格內惟失計而恥，城不拔，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格怒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格不從，林遂奔魏，魏知格戰士罷病，乃進兵，格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仆坑壑，或見暑獲，大小呼嗟，而格晏然自若，住兵江渚，圍起田於渚，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怨望，而謗譏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專從歸府，即召中書令孫資、厲聲曰：卿等何敢妄教作詔，嚙惶懼，辭病還家，格征行之後，還曹所奏，署令長賊司一罷更選，愈尚威嚴，多所罪責，進見者無不隳息，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嚴兵，欲向青徐，衆怒民怨，孫峻因構格欲為

史籍

卷七十一

主

此時格未
可出矣

計，謂格曰：君自行旋，未見主上，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格躊躇而還，劍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格疑未飲，使曰：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格意乃安，別飲所齎酒，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格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格也，今已死，悉令復刀，乃除地更飲，格已被殺，其妻問侍婢曰：汝何故血暈，婢曰：不也，有頃，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頭至於棟，攘臂切齒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知格死矣，而更兵尋至，先是童謠曰：諸葛恪，蘆葦草衣，蘆葦草，於何相求，成子開，成子開者，石子岡也，蘆葦草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鈎落者，校節葦帶，世謂之鈎落帶，格果以葦席裝其身，而葦束其腰，投之於此岡，時年五十，一恪及朱恩等皆夷三族，初陸遜謂格曰：在我前者，吾敬奉之，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格曰：臣聞雷電震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決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復，矜已凌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與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

史籍

卷七十一

主

民空竭府藏武衛將軍受先帝囑奇之詔恐格傾危社稷躬持白刃梟之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大害一朝削除斯實宗廟之威靈天人之同惡也今格父子三首懸市積日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格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感情反能不愴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繫掘所刺無所復加願聖朝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位之服瘞以三寸之棺使辜戮之骸復受掩埋之澤於以勸戒天下豈不弘哉昔樂布祠彭越臣竊非之不先請主上而肆意以沾名其得不誅幸耳今臣不敢章宣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格故吏飲葬因求之於石子

史籍

卷七十一

七

岡始格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言之悲歎友豫章人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雙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問之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功曹曰此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若其避之奉使至都格善之時論顧子嘿子直其間無所復容格曰友可居其間後為丹陽太守

孫峻

孫峻靜會孫也為侍中權臨亮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典宿衛封都鄉侯峻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峻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驚然奸亂官人與公主魯班私

通吳侯英謀殺峻事泄死魏將母丘儉文欽叛峻帥左將軍留贊等襲壽春會儉欽敗軍還峻既至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數十人皆死并殺公主魯育埋於石子岡及孫皓即位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二人俱曰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并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於是開冢衣服如之後峻病夢為諸葛恪所擊發悸死以後事付從弟琳琳始為偏將軍及峻死為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時驃騎將軍

史籍

卷七十二

七

呂據出師淮泗與諸督將薦膝亂為丞相琳不從以據為大司馬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邀亂其廢琳琳遣從兄慮及文欽將兵逆據於江都據自殺遣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喻亂宜速去留融晏勒兵自衛琳使將軍劉丞率兵攻亂亂殺融晏或勸亂引兵至蒼龍門將士必委琳就公時夜已半亂侍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比曉據不至琳遂殺亂夷三族琳遷大將軍封永寧侯負責倨傲多行無禮魏大將軍詣其誕舉壽春請降吳遣文欽全無等帥三萬人救之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圍之琳遣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為文欽助魏兗州刺史州恭拒之吳敗退琳大發兵屯魏里遣吳平將軍

出則如青
毫不出則
如對芳

丁奉等五萬人攻魏，異雷輻重於都陸，進屯繁陽，為州憲所
破，魏太山太守胡烈，詭道魏都陸，盡焚異資糧，魏兵三
萬人，使再戰，異不從，魏斬之，會魏敗，引還，魏既不能復，而
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莫不怨之，孫亮親政事，多所黜，魏
懼，稱疾不朝，築室於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
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亮惡之，乃
推魯育見殺，本末殺虎林督朱熊，外部督朱損，以不匡，正孫
峻，魏入諫，不從，亮與黃門侍郎全紀，將軍劉丞謀殺魏，紀以
告父尚，尚以語其妻，妻使人告魏，魏夜率兵殺劉丞，比明遂
闕宮，亮上馬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
史紀 卷七十二

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其牽舉止之，亮歎吃二日，不食，罵其
妻曰：「汝父敗我大事，使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陛下無
面目復見，因自殺。』」魏使充祿勳孟宗告廟，廢亮為會稽王，以
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魏殺之，典軍施正勸
魏立琅邪王休，魏從之，遣將軍孫資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
遷公主於豫章，魏意彌溢，侮慢民神，燒伍子胥廟，壞浮屠祠，
斬道人，休卽位，以魏為丞相，大將軍，荆州牧，食五縣，魏將
軍據右將軍，皆魏侯，幹雜號將軍，李侯，關亭侯，一門五侯，皆
與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魏奉牛酒詣休，休
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

自為之，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臣當
復改圖耳，布以告休，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加侍中，與魏分
省文書，或告魏欲圖反，休執以付魏，魏殺之，由是愈懼，魏
也，武昌，休許焉，勅所督中營精兵，皆裝載，所取武庫兵器，皆
給與，魏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
出，休特聽之，將軍魏延說休曰：「魏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
又告魏欲反，有微，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魏，永安
元年十二月，諸言會中有變，魏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
魏益恐，戊辰臘會，魏稱疾，休強起之，使者十餘輩，魏不得已，
將入，其眾止焉，魏曰：「上屢召不可辭，可整兵，令府內起火，我

因速還，遂入，尋火起，魏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
魏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魏叩頭曰：「願徒交州，休曰：「卿何
不徒膝亂，曰：「魏曰：「願沒為官奴，休曰：「何不以亂據為奴乎？
遂斬之，以魏首令其眾曰：「諸與魏同謀者，皆赦，放仗者五千
人，夾魏三族，割喉，以殺魯育等故也，詔曰：「諸葛恪，恪亂，曰
據以無罪，為魏所害，各改葬，祭其罹事，見徒者皆召還，
留贊，會稽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戰，一足被劍，遂屈不伸，因
謂親友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而我屈蹙在閭巷之間，存
亡無以異，今欲割引我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

矣。親戚皆難之。贊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乃蘇。足伸創愈。遂被試用。為屯騎校尉。諸葛恪征東。贊為前部。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拜左護軍。未至壽春。病發。贊令贊將軍重先。魏將蔣班率兵追贊。贊知必敗。乃解印綬付弟子曰。吾自為將。破敵奉旗。未嘗負敗。今身疾困。汝可速去。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臨敵。必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被殺。

漢陽典

漢陽典陳留人。為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與陳與相

史籍 卷七十二

結及休印位。徵為衛將軍。封外黃侯。遷丞相。與張布相表裏。邦內失望。休薨。左典軍萬或與烏程侯孫皓善。勸與布立之。與布遂廢休子而立皓。皓踐阼。加與侍郎。領青州牧。或謂與布追悔前事。皓收與布徙廣州。道殺之。夷三族。

邵疇

邵疇字溫伯。會稽人。為郡功曹。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太守郭舉。不白妖言。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疇處庭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以門資。身本郡。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說橫興。干亂國紀。疇以尊尊之極。

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為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翰筆。鑿蹀靜使。自息慙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諛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憊由於嗜。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吏得辭以聞。乃免。誕死。送付建安作。疇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死時年四十。

賀邵

賀邵字與伯。山陰人。孫皓時。為中書令。皓克暴驕。矜政事。日。莫邵上疏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關之內。周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叔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表善。以康庶政。

史籍 卷七十二

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文武曠位。外無方欲之鎮。內無諫諍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喜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與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

責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寡寡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志，忽之如遺，常侍王春，忠恪在公，直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湯胤萬矣，先帝舊臣，偶有違忤之失，賜壽隕命，天下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歷隆道化也，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下流，身無錫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聞者妄與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秦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九野之獸，聚重圍之內，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

史籍 卷七十一 先

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預霜，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可為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災惑之變，願陛下上儆皇天譴告之威，下追二君修攘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竊今日謬授之失，旌聚俊，又放退佞邪，容受直辭，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舉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潛德東夏，龍飛在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誦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奸利，百姓罹杆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

所在長吏，迫威負罪，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妻子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稠至累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贖，半菽，出當鋒鏑之難，入抱飢寒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使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贖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乘一人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幸虜之不至，誠非廟勝之策也，昔大皇帝勤身若

史籍 卷七十二 先

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道祚，至於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宗社之大業，忘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般兩之阻，德化不修，法政苛酷，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候，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豈基強本，制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結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邵卒

無一語竟見殺年四十九家屬徙臨海是歲天曆元年也

章昭

章昭字弘嗣吳郡人孫亮即位請其修補政表昭為太史令與華嚴薛瑩等撰吳書孫休踐阼為祭酒命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欲延昭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憚昭言其過失固爭不可昭竟不入孫皓即位為侍中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曰此人家篋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祀昭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數失皓意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欲成所造書使後業有所付皓不聽皓每宴賓輒竟日坐席無能言率以七升為限其不即

史籍 卷七十二

主

飲者澆灌取盡昭飲酒不過三升初見敬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薺以當酒至於禮衰更見偏溺又於酒後使侍臣侮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時有愆過或誤犯諱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為外相詆毀內長尤恨有傷師濟之誼非佳事也但論辨經義而已皓以為不承詔命既積嫌忿遂收昭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昭因獄吏上辭曰因荷恩見哀無與為此曾無芒髮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貶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慄慄竊有所懷因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每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黃武以來

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

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官名又有非是愚以官爵名器不宜乖誤自忘微賤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上言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昭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惟其書之垢復以詰昭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謬誤數數省讀不覺黷汚被問寒戰形氣吮吃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草履上疏救昭曰昭運值下裁特蒙哀識以其備學得與史官昭禪內侍承受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昭昭愚惑不達不能敷

史籍 卷七十二

主

宣陛下大孝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昭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懷慄見昭自幼勤學雖老不倦採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史之中少過昭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降虜司馬遷為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昭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待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昭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又吳書雖有頭角叙贊未逮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

千載編次論議，良才如昭，實不易得。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結不許，遂誅昭，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昭法國語。

華嚴

華嚴，字永先，武進人。為中書承，蜀為魏所并，嚴上表曰：間聞賊眾蟻聚，向蜀西境，保險固，當無虞。定開陸抗表至，成都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上，棄貢獻之國。臣以草介，竊懷不寧。陛下聖德恩澤，遠播，幸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

史籍

卷七十二

重

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齊明二年，結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盛夏興工，農務並廢。嚴上疏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去泰去甚，歸漢家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其時賈誼獨以為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眾，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

前漢書

為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為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自是之後，強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眾議，忘安存之本，遂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剗夷之遺眾，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殺養民，專心東向，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馭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昏亡。西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

史籍

卷七十二

重

叛而備成，滅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寇窺害東縣，多得離民，習於舟行，鈔盜無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乃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眾，赴白刃之難。此大敵所因為資也。相持日久，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修德，乘穀怪消，景公善言，英惑退舍，德修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祈俯愧，無所投處。夫王者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以編戶之

民轉徙同也。今之官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雖欲轉移，未必勝舊。此愚臣所以夙夜憂灼也。且人心安則思善，若則怨叛。江南精兵，北上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言。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智士所以隱憂。大敵所為深喜也。臣聞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有種植，間者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獲，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部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

史籍 卷七十二

美

又游，若有水旱，永無所獲。州縣見米，當待有事而冗食之。眾仰官供濟，使北敵犯疆，運漕不繼。縱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懷懷昧犯天威，書奏皓不納，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敷上疏，游議，皓優答不許，時舍廢無儲，世俗滋侈，駁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若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輒與近期，晝夜驅催，委舍佃事，遠赴會日，蘊積不用，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復督限入，奪其積，殖之時，而積其輪納之稅，如有通隱，則籍沒財產，故家戶貧

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賦歛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由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苦寒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一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二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今主之二求已備，而民之三望未報，是以怨心生而功不建，且飢者不待寒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美味者，口之寄文，織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動麻枲，而刺繡文，轉相做效，耻獨

史籍 卷七十二

美

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綈綺之服。至於商賈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贖，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妨日於侈靡，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天冊元年，免數歲卒。

張悌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魏伐蜀，或曰：司馬氏遠征巴蜀，兵勞民疲，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悌曰：曹操雖功蓋於天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事征伐，東西驅

馳無以獲安波之夫民為日已久可焉怒父子自其其斷累
 有大功除其項可而布其下惠民心歸之故淮南三叛而履
 心不獲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威武張
 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今蜀關官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成贖
 武民勞卒樂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筭亦異因
 危而伐殆其克乎昔楚劍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
 之得志我之大患也吳人笑之而蜀果降於魏拜丞相及晉
 來伐皓使為軍師與丹陽太守沈瑩副軍師諸葛說帥眾三
 萬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
 里齊力必塞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各
 史補 卷七十二

真忠臣志
 士我為流
 辨
 佛忠臣志
 耳何罪而
 天上人神
 之

後思佛不從與晉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
 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馳淮南軍三衝不
 動退走晉因而乘之吳軍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
 吳軍大敗諸葛說退走過迎佛佛不肯去親自牽之謂曰天
 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能支何故自取死為佛垂涕曰
 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我作兒童時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
 不得其死負明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耶說流涕放
 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沈瑩亦見獲於陽人柳榮病
 死船中二日時軍上岸無有理之者忽然大呼人縛軍師人
 縛軍師或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空見人縛張佛意中驚
 史補 卷七十二

天
 佛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忽叱逐使去其日佛
 戰死於晉元帝時曾在
 蜀葛說相依附故與他史稍異亦自不得不謂以奇
 及說之亦
 無不可

史緯目錄

卷七十三晉書一帝紀

宣帝

景帝

文帝

卷七十四晉書二帝紀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卷七十五晉書三帝紀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史籍

晉書目錄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卷七十六晉書四列傳

天文

地理

律曆

卷七十七晉書五志

禮

卷七十八晉書六志

樂

食貨

刑法

卷七十九晉書七列傳

后宜穆張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左貴嬪

胡貴嬪

惠帝賈后

謝夫人

元帝鄭夫人

康獻褚皇后

孝武李太后

王祥覽

羊祜

杜預

裴秀

史籍

晉書目錄

衛瓘

張華

卷八十晉書八列傳

宗室安平獻王孚

譙閔王承

中山王睦

晉陽亭侯順

扶風武王駿

齊獻王攸

王浚

荀勗

賈充

楊駿

劉寔

王濬

唐彬

卷八十一晉書九列傳

山濤	王戎	行
樂廣	鄭袤	然
盧志	華廙	恒
劉毅	和嶠	敬
程滂	李重	
劉頌	向雄	
傅咸		
段灼		
卷八十一晉書十列傳		
閻縱	阮籍	成
嵇康	向秀	修
史籍		
劉伶	謝靈	
胡毋輔之	畢卓	
王尼	羊曼	
光逸	庾峻	現
皇甫謐		方
卷八十三晉書十一列傳		
摯虞	束皙	
郗詵	華譚	
太子遹	陸機	雲
潘岳	張載	元

江統	孫楚	粹
卷八十四晉書十二列傳		
馬隆	陶璜	
周處	周訪	地
王汝南	楚王瑋	亮
趙王倫	齊王冏	
長沙王又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顥	東海王越	
解系	關朗	
卷八十五晉書十三列傳		
周浚	劉琨	真
祖逖	李矩	
淮南王允	會稽王道子	
王導	劉弘	
陶侃	溫嶠	
卷八十六晉書十四列傳		
郗鑒	顧榮	怡
紀瞻	賀循	
戴淵	甘卓	雲
卞壺	劉超	雲

熊遠	陳頌	郭璞	葛洪	卷八十七晉書十五列傳	王湛	王湛	桓美	荀崧	劉恢	王彬	何充	蔡謨	史緯	殷浩	丁潭	卷八十八晉書十六列傳	陶回	謝尚	王羲之	朱何	陳壽	孫盛	虞溥	于寶	徐廣
					王湛	王湛	桓美	荀崧	劉恢	王彬	何充	蔡謨	史緯	殷浩	丁潭	卷八十八晉書十六列傳	陶回	謝尚	王羲之	朱何	陳壽	孫盛	虞溥	于寶	徐廣

卷八十九晉書十七列傳	車胤	殷仲堪	諸葛長民	魏詠之	李嵩	卷九十晉書十八列傳	羊李密	王爽	吳猛	史緯	羊忠	劉敏元	沈勁	羅企生	曹德	吳隱之	范毓	孔衍	王恭	劉毅	何無忌	張軌	盛彥	顏含	劉毅	王豹	辛勉	周崎	孫鑠	張祿	胡威	鄧攸	儒文立	范弘之
卷八十九晉書十七列傳	車胤	殷仲堪	諸葛長民	魏詠之	李嵩	卷九十晉書十八列傳	羊李密	王爽	吳猛	史緯	羊忠	劉敏元	沈勁	羅企生	曹德	吳隱之	范毓	孔衍	王恭	劉毅	何無忌	張軌	盛彥	顏含	劉毅	王豹	辛勉	周崎	孫鑠	張祿	胡威	鄧攸	儒文立	范弘之

謝氏	洪氏	列辛氏	陶潛 <small>淡</small>	謝敷	郭瑛	張忠	劉驎之	郭文	魯褒	董養	夏統	孫登	成褚哀	卷九十一晉書十九列傳	傾愷之	伏滔	李充	趙至	文成公綏
韓氏	李氏	嚴氏	董鳩摩羅什	戴逵	祁嘉	宋徽	楊軻	龔壯	汜騰	伍朝	范榮	董京	王濛 <small>藍</small>		孟嘉 <small>西</small>	羅含	袁宏	張翰	左思
史籍 晉書目錄 七																			

卷九十八晉書二十六載記	姚弋仲 <small>尹綽</small>	卷九十七晉書二十五載記	苻洪 <small>汪猛</small>	卷九十六晉書二十四載記	慕容廆 <small>務 慕容 韓恒 李產 皇甫真</small>	卷九十五晉書二十三載記	石勒 <small>冉閔</small>	卷九十四晉書二十二載記	劉淵	卷九十三晉書二十一載記	譙縱	杜嶽	王敦 <small>沈充</small>	四吐谷渾	卷九十二晉書二十列傳	尹氏	毛氏	宋氏	周氏
	李特												桓温 <small>冲</small>	何奴		段氏	張氏	劉氏	
史籍 晉書目錄 八																			

呂光

慕容垂

馮跋

乞僕固仁

卷九十九晉書二十七載記

秃髮烏孤

慕容德 封孚

沮渠蒙遜

赫連勃勃

史緯晉書目錄終

史緯

晉書目錄

九

史緯卷七十三

晉書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製

帝紀

清臣陳允弼編修



魏武力能
兼之何必
行刺

宣皇帝姓司馬氏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漢京兆尹防之
次子也少有奇節南郡太守司馬楊俊名知人見帝以為非
帝之器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辟之帝見漢
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
臥不動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
收之帝懼而就職使與太子游處轉丞相主簿從討張魯言

史緯卷七十三

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
不可失也今若標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
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違時亦不失時魏武不能從魏國
既建遷太子中庶子為太子所信重與陳邵吳質朱樂號曰
四友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
不捐者衆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
納之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是時漢帝都
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帝與將濟諒曰于禁等為水
所沒非戰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示敵以弱
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諱關羽得意權所不

願也可喻權令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魏武以荆州
遺祭在穎川逼近南寇欲徙之帝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
羽新破諸為惡者孰敢親望今徙之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
敢復還從之諸亡者悉復業魏文帝即位轉丞相長史孫權
帥兵西過朝議以襄樊無穀不可以禦寇欲棄之帝曰孫權
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為患襄陽水陸之衝禦
急要言不可棄也魏受漢禪轉撫軍將軍加給事中錄尚書
中黃初六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帝居守詔曰吾東撫軍
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羣
等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聞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

史緯

卷七十三

二

即位封舞陽侯太和元年詔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
事蜀將孟達以上庸來降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
不可任魏王不聽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達於是連吳同蜀
滑關中國蜀相諸葛亮慮其反覆欲促其事達與魏興太守
申儀有隙亮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謀泄將舉
兵帝恐達速發急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
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
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
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今宜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
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

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
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
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
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達甥鄧賢等開門出降斬達首振
旅還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孟達既誅申儀有自疑
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來賀因使人風儀儀至執之
歸於京師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訪之於帝對
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
討吳之策帝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放居東關凡攻敵
必扼其喉而拊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

史緯

卷七十三

三

城引權東下為水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
降破之必矣天子然之五年諸葛亮入天水詔帝西屯長安
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等討亮郃勸帝分
軍任雍郃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
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懸布禽也遂進軍
險糜亮聞大軍且至乃帥眾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
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
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
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
陣以待之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軍師杜襲等言明年

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殺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
 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
 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
 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監冶青
 龍二年，亮又率眾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南，諸將欲任
 渭北，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
 渭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
 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帝與亮
 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帝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
 故亮數挑戰，帝終不出，亮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
 史籍 卷七十三 四

東太守公孫淵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君度其作何計？對曰：
 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
 擒耳。天子曰：淵計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
 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據遼水而守襄平，此中下計
 也。曰：往還幾時？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
 一年足矣。時大修宮室，百姓饑餓，帝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
 何造未央，今室未備，臣之責也。然白河以北，百姓困窮，外
 內有役，勢不並，宜假絕內務，以救時急。帝過溫，見父老故
 舊燕飲，慨然有感，為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單
 力遐方，將捕孽穢，還遺放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
 史籍 卷七十三 五

殺逐萬人
亦慘矣

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入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眾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速。元帝與眾。賊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助。功力不倍。而賊之糧。無幾。為自發京師。不憂賊。而恐賊走。今賊復乘虛。而圖合。掠其牛馬。抄其糞。乘此。賊之走也。大兵者。施道舍。因軍變。賊范眾。恃雨。故雖饑。困。亦自束手。常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備橋鉤梯。登矢石。晝夜攻之。淵大懼。使其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肅乞降。請解圍。不許。執建等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牛以迎。孤為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二人老老。傳言失旨。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旬日。送任。帝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淵攻南圍突出。帝縱擊之。斬淵于梁水上。既入城。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千餘人。皆殺之。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遂班師。及大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帝乘連鋒車。晝夜兼行。既至。引入卧

史籍 卷七十三

六

內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齊王即位。遷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為太傅。正始二年。吳將朱然圍樊城。帝請自討之。議者謂賊眾遠來。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帝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是社稷之大憂也。乃督諸將南征。吳軍夜遁。遣使召曰。昔有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封子弟十一人。皆為列侯。帝勳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為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三年。秦穿廣濟。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大佃于淮北。吳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若之。帝欲自擊。恪議者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帝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為廟勝也。賊若固守。溯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四年。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軍次于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穎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為七年。吳寇柘中。夷夏萬餘家。

史籍 卷七十三

七

避寇北渡河，帝以河南近賊，若百姓還，必復致寇，宜權罰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河南，而罰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者，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賊以萬人斷河水，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相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帝令還賊果破相中，所失萬計。八年，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安宮，專擅朝政。多樹徒黨，變亂制度，帝不能禁，于是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謀曰：「何鄧丁亂京城，爽守頗疑帝，會李勝將詣荆州來，侯帝許疾篤，使兩婢侍，衣衣落，指口言：『恐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

史紀 卷七十三

八

矣。命太僕王覲行中領軍，攝護營。帝親帥太尉蒯濟等勦兵，出迎天子于洛水浮橋上。太后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握臣臂曰：『漢以後事爲念。』臣言：『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故命，敗亂國典，內則借疑，外專威權，羣官要職，皆置所親，宿衛舊人，並見斥黜，根株榮牙，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亡。呂霍早誅，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勅如奏施行。罷爽，義訓吏兵，各以侯就第。若稽高車駟馬，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遵奏，雷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至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尙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爽過失，且言事止。免官。泰還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論爽，指洛水爲誓。爽信之，桓範等諫說萬端，終不從。乃因荀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還第，不失作富家翁。範笑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饋耳，何肯今日坐汝等戚族也。」爽

史紀 卷七十三

九

送迴帝奏既而有司劫黃門張當并發與何晏等反事敗
夷兄弟及其黨與誅之初夷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夷
及夷將歸罪芝綜泣諫曰公若伊周之任扶天子仗天威孰
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
赦之曰以勸事君者天子以帝為丞相加九錫之禮三年帝
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兖州刺
史令狐愚太尉王凌武於帝謀立楚王彪三年王凌許言吳
人寒浚水請發兵以討之帝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舟沿
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而縛水次帝以凌歸於京
師凌自殺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

史書

卷七十三

十

都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帝至自甘城天子使太僕廙疑策
命帝為相國封安平郡公前後食邑五萬戶子孫侯者十九
人帝寢疾壽賈逵王凌為祟八月殂于京師年七十三預作
終制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欽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
者不待合葬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
皇帝廟稱高祖帝內忍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聞帝有狠
頓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頓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
委三馬同舍一槽其惡之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
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帝於是勅於史職至
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八孫淵大行殺

帝有
人情不

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
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
前世所以得天下導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高貴鄉公事明
帝以而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忌蓋有
符於彼領也

史書

卷七十三

十一

此子竟可也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眾
莫知所出也封長平鄉侯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
陟嗣事矣天子命帝以大將軍輔政加侍中錄尚書事命百
官舉賢才明少長恤窮獨理廢滯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嘉平
五年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成
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祀
以與萬一不暇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
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方合肥帝使諸將軍毋丘
揚州刺史文欽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
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也遂命諸將高量以

敵之相持數月，格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勅欽督銳卒趨合榆，要其歸路，格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殺豐、玄、緝等，皆夷三族。詔天子廢皇后張氏，天子以豐、玄之誅，深不自安，帝亦慮難作，謀廢立，謀魏承寧太后，下令廢帝收璽綬，仍以齊王歸藩，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而立之。天子加帝相國，增邑并前四萬戶，進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二年，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反，熹太后令移檄郡國，帥眾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王肅鍾會勸帝自行，帝統步騎

史籍 卷七十三

十一

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儉、欽移入項城，帝遣剡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論進軍攻城，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欲蹈縱橫之迹，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因默思圖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壽年

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鼓譟擊之，可破也。」三譟而欽不能應，壽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將將，壽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少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壽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壽曰：「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璠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綝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大破之，眾皆降。欽父子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自有痲疾，使醫割之，壽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恐六軍知之，蒙之以被，病

史籍 卷七十三

十二

其醫被敗，左右不覺也，疾篤，使文帝統領諸軍，閏月，殂于許昌，年四十八。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弟也。大將軍曹爽伐蜀，以帝為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大於興勢，蜀將王休、夜襲帝營，帝堅卧不動，林退，帝謂玄曰：「費禕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旋，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遂還，封高都侯。毋丘儉、文欽之亂，景帝率大軍東征，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景帝薨，天子命帝鎮許昌，詔尚書傅綰、帥六軍還京師，帝用輦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錄尚書事、輔政。甘露元年，進封高都公，地方七

未開皇太
后出祀者
始有之耳

百里加九錫假黃鉞進號大都督履劍上殿二年鎮東大將
軍諸葛誕以淮南叛帝曰誕久蓄異志以毋丘儉輕疾破亡
必外連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以全勝制之乃表奉天子
及皇太后率軍五十萬東征誕遣子為質于吳吳使文欽唐
咨等三萬餘人救之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雷輜重于都陸
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秦烈之泰山太守胡烈
以奇兵襲都陸焚其根運苞泰進擊異大破之異遁吳人殺
之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所以謝壽春
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因命合圍分遣麻疾就殺淮北廩
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帝愈麻形以示之多縱反間

史錄 卷七十三

書

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
急攻之帝曰誕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
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內損軍力外寇卒至表裏受
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或者將使同戮吾
以全策縻之但堅守屯圍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
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
三年正月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誕欽窮蹙轉相
疑武會欽計事與誕作誕手刃欽欽子穆攻誕不克踰城降
以為將軍使督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
可攻矣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降表加

昭所以終
有天下

爵位或言吳兵必不為用請坑之帝曰古之用兵戮其元惡
而已就令亡還適見中國之弘耳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
景元元年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已出心不能平又慮
廢辱將臨軒行放黜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于陵雲臺
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詔示之賊
嚴侯旦沉業馳告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
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
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止謂今日耳天子舍人成濟
抽戈刺天子出于背遂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之僕射陳
泰不至帝遣其舅街頭與致之謂曰玄伯天下其如何泰

史錄 卷七十三

五

曰惟賈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秦曰惟有
進於此不知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夷其三族殺尚書
王經忠於魏也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
四年帝將伐蜀謀于眾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
甲以擬二虜畧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
萬人百數十口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
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魏定吳之勢也計
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
五萬今糾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略谷出其空虛之
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眾以

屠城散銳卒以畧野，劍閣不取，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關而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于是徵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裝漢中，維守劍閣，鍾會攻之，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江由，破蜀將諸葛瞻于綿竹，進軍雒縣，劉禪降，鍾會潛謀叛逆，因譖艾反，艾既就戮，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瑾、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天子封帝為晉公，咸熙元年，進爵為王。二年，天子命帝見有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八月，帝租年五十五，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

史籍

卷七十三

去

史籍卷七十四

晉書二

帝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景帝無後，文帝以次子攸為嗣，自謂攝位，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將立世子，屬意于攸，何曾等因諫曰：「長子炎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立為太子。咸熙二年八月，文帝薨，太子嗣晉王位，以魏司徒何曾為丞相。十一月，魏主使左保鄭冲奉策禪位于帝。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設壇于南郊，柴于上帝，禮畢，卽位于洛陽宮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諱，城狐獨復天下租賦一年，除舊嫌，解禁錮，遣太僕劉原告於太廟，封魏帝為陳留王，居于鄴宮，追尊宣王景王、文王為皇帝，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大封族屬功臣，改景初歷為太始歷，臘以酉，社以丑，下詔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典減繡絕約法省刑，諸將吏遺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都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二年春正月，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立皇后楊氏。二月，郊祀，宣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

史籍

卷七十四

上帝詔曰古者百官官黨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充斯任吳人來弔祭有司奏為詔答之帝曰昔漢文光武慷慨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實也皓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夏五月詔曰陳留王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秋七月營太廟帝雖從漢魏之制既塋除服而浚衣素冠降席撤膳哀哭如常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終喪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秋九月蔡公奏虞舜夏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鼓宣尼答為邦之問夏時輅冕通為百代之言蓋

史錄 卷七十四

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踐履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奏可散騎常侍皇甫陶傳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寢之詔曰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烈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冬十月詔曰昔舜塋蒼梧農不易畝禹塋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徒隨陵十里內居人甚為煩擾其一切停之三年春正月立皇子衷為皇太子詔曰朕以不德託於四海之上兢兢祇畏懼無以康濟宥內於置胤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行寬

有施惠之事罔不獲已願從王公卿士之議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息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秋九月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使在位者祿不足代耕非所以崇治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冬十月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十一月詔太子及魯國四時祀孔子四年春正月帝耕於籍田律令成詔曰古設象刑而衆不犯今雖參夷而姦不絕何德刑相去之遠哉先帝濫懸黎元哀於庶獄乃命羣后考正典刑今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宜寬其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三月皇太

史錄 卷七十四

后王氏崩夏六月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月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史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于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秋七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節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獄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擯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擁隔人情上通上指遠喻至於寡寡罔不得所朕在位累載風典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為之怛然勤躬約己欲令事事得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

狠處有不周政刑失移而弗獲備覽惟此之不易未嘗過情
之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出周行天
下親見判史二千石長吏申論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
省政治問民困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為一書其禮
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犯令為
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
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新章前訓今率
由之還其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
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稱朕
意焉九月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于下而于事不便者不可

史緯 卷七十四

臨情冬十二月帝臨聽訟觀錄廷尉洛陽獄囚親平決焉五
年春正月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詔蜀相諸
葛亮孫京隨才署吏六年秋七月詔曰自秦始以來大事皆
撰錄秘書寫副後有其事宜綴集以為常八年春二月帝與
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請罪之帝
曰論言塞諍所望于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忠豈以爭臣
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免徽官九年詔聘公卿以下
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斷婚媾冬十一月丙寅武烈
大閱諸軍十年春正月詔曰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
而近世以來多由內寵登妃后之位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

後世采女
婚之始

羊氏之本

與小序

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為嫡正夏四月皇后楊氏崩咸寧元年
冬十二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二
月帝不豫及瘳羣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愴
然豈以一身之休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冬十月
立皇后楊氏封后父楊駿為臨晉侯三年春正月詔曰宗室
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
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
百世也今以汝南王亮為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四年冬十
一月太醫司馬程璜獻雄頭炎命焚之於殿前以尚書杜預
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祜卒五年春正月虜帥樹

史緯 卷七十四

機能陷涼州使武威太守馬隆討斬之涼州平冬十一月大
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佃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
西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
軍王濟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大康元年
春正月王渾克吳尋陽諸城王濟克丹陽西陵夷道樂鄉城
杜預克江陵胡奮克江安諸軍並進荆門諸戍相次來降濟
進破夏口武昌遂東下所至皆平渾與吳丞相張旆戰于版
橋斬旆孫皓窮蹙請降送璽綬於琅邪王佃三月濟以舟師
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與觀降于軍門濟杖節解
縛焚檣送於京都收其圖籍州郡戶口其牧守以下皆囚吳

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夏四月遣兼侍中張劭黃門侍郎朱震分使揚越慰安初附五月封孫皓為歸命侯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于壽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皓升殿羣臣咸稱萬歲詔士卒年六十以上罷歸二年春二月詔選孫皓效妾五千人入宮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太廟殿陷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太熙元年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己酉帝崩在位二十六年年五十五葬峻陽陵廟號世祖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譴正未嘗失色於人好謀善斷故能撫寧萬國示

史紀 卷七十四

魏氏奢侈之後厲以恭儉有司奏鄒牛青孫糾斷詔以青庶代之許允為文帝所殺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請出為長史帝乃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平吳之後天下又安息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廢章素廢請謁行矣太傅何曾侍宴退而歎曰國家創業垂統吾每進見不聞經國遠圖惟慮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因指諸孫曰汝輩必遇亂帝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與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而不定乃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東

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偏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及帝疾篤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詔以汝南王亮輔政欲令朝臣之有名望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既彌留帝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言未至遂崩中朝之亂始于斯矣制曰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世祖塵荷場之姦謀惑王渾之邪說劉淵當除而不除惠帝可廢而不廢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謀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

史紀 卷七十四

重功畏小忍而亂大謀劍垂之道豈若斯乎
劉淵殺之無罪惠帝廢之非禮此二事亦難行非智勇之君不足以及此又曰使惠帝明者劉淵亦何能為亡晉者惠帝也非劉淵也唐太宗誅李元景之殺唐子孫者武氏也天運固難知也
惠帝諱衷武帝太子也武帝崩是日即皇帝位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子暹為皇太子以楊駿為太傅輔政承平元年春三月誅太傅楊駿夷三族大赦賈后廢皇太后為庶人徙于金墉城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瑾輔政以楚王瑋為衛將軍夏六月賈后屬詔使楚王瑋殺太子汝南王亮太保衛瑾以瑋擅害亮遂殺之二年春二月賈皇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六年夏五月徵趙王倫為車騎將軍

軍九年春正月徵梁王彤錄尚書事冬十二月廢皇太子
為庶人幽於金墉城永康元年春三月賈后矯詔害庶人
夏四月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司空張華尚書
僕射裴頠皆遇害倫自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以彤為太宰
害賈庶人於金墉城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倫不克允及
其子秦王郁漢王迪皆遇害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永寧元
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帝位遷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
改金墉城曰永昌宮三月齊王冏起兵討倫成都王穎河間
王顥常山王乂皆舉兵應之夏四月辛酉左衛將軍王與與
尚書淮陵王漼勒兵入宮俞倫及孫秀等皆斬之即日乘輿

史紀 卷七十四

反正以齊王冏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穎為大
將軍錄尚書事河間王顥為太尉梁王彤領司徒彤旋為太
安元年夏五月以清河王暹子暉為皇太子冬十二月河間
王顥成都王穎等表齊王冏覽伺神器請廢冏還弟長沙王
乂攻冏殺之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春三月流
人李特反陷益州荊州刺史朱岱舉特斬之四月特子雄復
據益州秋八月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
乂為大都督帥軍禦之顥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牽秀
石超等來逼京師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于宜
陽商為方所敗帝軍于緄氏張方燒京城清明開陽二門死

陸機人

者萬計石超逼乘輿帝旋于宮冬十月破牽秀于東陽門陸
機于建春門石超走張方退屯十三里橋十一月王師攻方
壘不利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于金墉城永興元年春正
月成都王穎諷帝大赦改元永安張方大掠洛中殺長沙王
乂遷長安時洛中大餓人相食以成都王穎為丞相穎遣從
事中郎盛夔等以兵屯十二門宿所忌者皆殺之以三部兵
代宿衛二月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暉復為清
河王河間王顥表請立成都王穎為太弟從之秋七月右衛
將軍陳粲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王穎復皇后
羊氏及皇太子暉己亥東海王越奉帝北征至安陽穎遣其

史紀 卷七十四

將石超距戰己未六軍敗績於瀉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得
中稽紹死之帝楨中三矢亡六軍遂幸超軍檄甚超進水左
右奉秋桃超奉之鄴穎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與弟泣其夕
幸于穎軍明日備法駕幸鄴唯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
藩從八月張方復入洛陽廢皇后羊氏及皇太子暉匈奴左
賢王劉淵反于離石自號大單于安北將軍王浚遣馬允騎
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
卒上下無齋黃門被囊中有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
供止舍于道中客舍官人有持升餘糒米飯及燥菹鹽豉以
進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大襪嘉市盛米飯盛以瓦盆帝噉

能飯

初孟有老父獻蒸鵝，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帝表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歔。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青蓋車奉迎，方拜謁，帝躬止之。冬十一月乙未，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軍人爭妻，後宮分取，府藏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頤帥官屬迎于霸上，頤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為官，僕射荀藩、河南尹周緘與其遺官在洛陽為雷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焉。十二月，黜皇太弟，頤復為成都王，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以河間王頤都督中外諸軍事。二年夏

史籍

卷七十四

十

六月，李雄僭稱帝，國號蜀。秋七月，東海王越嚴兵徐州，將西迎大駕。冬十二月，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光熙元年春正月，東海王越使范陽王越襲破河間王頤所置豫州刺史劉喬于蕭關，大懼，遂殺張方，請和于越，越不聽，遣將軍宋胄進逼洛陽。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遣其將宋胄和弘迎帝。夏四月，越屯于溫，河間王頤遣北地太守刁黙、距胄弘于湖，胄弘與刁黙戰，默大敗，頤穎奔于宛，胄弘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胄弘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六月丙辰，至自長安，升舊殿，哀感流涕，謁太廟，復皇后羊氏，以東海王越錄尚書，范陽王越為司空，越旋薨。秋九月，穎丘

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之于鄴，為范陽王長史，劉與所害。冬十一月庚午，帝崩，在位十七年，年四十八，帝自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即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天下謂之互市焉。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官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因

史籍

卷七十四

十

食麴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燒之。懷帝諱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初封豫章王，孝惠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趙王倫篡位，見收，倫敗乃出，永興元年立為皇太弟，光熙元年十一月，惠帝崩，羊后以於帝為嫂，不得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尊皇后羊氏為惠皇后。冬十二月，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頤于雍谷，永嘉元年春正月，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東萊人王彌反，寇青徐二州，若州諸郡為劉淵所陷，刺史劉琨保晉陽。夏五月，馬牧帥汲桑聚眾反，陷鄴城，害新蔡王騰。秋七月，以琅邪王睿都督揚州。

江南諸軍事鎮建鄴東海王越討汲桑并州人田蘭斬桑東海王越矯詔殺清河王暉于金墉城二年夏四月王彌入許昌遂寇洛陽司徒王衍帥眾禦之彌退走冬十月劉淵僭稱漢帝于平陽三年春三月東海王越歸京師勅兵入宮於帝側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害之劉淵寇黎陽遣車騎將軍王堪擊之收績于延津死者三萬餘人石勒陷冀州郡縣秋九月劉淵遣子聰圍浚儀命平北將軍曹武討之敗績東海王越入保京城與聰戰于宣陽門外大破之詔車騎將軍王堪討劉聰敗績聰攻西明門不克乞活帥李惲帥眾救京師聰退走惲破王彌于新汲四年夏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

史紀 卷七十四

胡雁遂南濟河榮陽太守裴純奔建鄴六月劉淵死子和嗣和弟聰弑和而自立秋七月劉聰遣弟曜及石勒圍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之爲曜所敗死之河內人樂仰執太守裴整降于石勒冬十月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尙可救後則無逮矣石勒陷襄城太守崔曠遇害遂至宛王浚遣鮮卑文壽帥騎攻之勒退浚遣別將王申始討勒于汝石津大破之十一月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官省無復守衛京師荒僅殿內死人文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掘塹自守王申始攻劉曜王彌于魏臺破之五年春正月帝密詔征東大將軍苟晞討東海王越越遣

從事中郎將楊瑁徐州刺史裴盾擊暉詔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越尋死石勒追越喪及于東郡將軍錢端駭死軍潰太尉王衍等皆遇害死者十餘萬人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没于勒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兗州刺史苟晞以京邑荒饑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倉垣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運穀千斛以迎帝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官人及黃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僕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將行而警備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乃使司徒傅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

史紀 卷七十四

掠乃還六月劉曜王彌石勒寇洛川王師爲所敗死者甚衆丁酉曜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藉池欲幸長安曜等追帝及之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琳尙書僕射和郁曹叡尙書問丘冲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到聰以帝爲會稽司空苟藩移檄州鎮以琅邪王爲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苟晞晞立爲皇太子自領尙書令保紫縣大司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置百官署征鎮八月劉聰使子榮攻陷長安南陽王模遇害九月石勒襲蒙縣大將軍苟晞豫章王端没于賊六年春二月琅邪王廢檄四方討石勒九月前雍州刺史夏疋討劉粲于三

輔走之關中小定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
鄴為皇太子于長安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者青衣行
酒侍中庾斌號哭聰惡之丁未弑帝于平陽時年三十在位
六年帝為皇太弟何何謙擬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位遵
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於東堂聽政每宴會輒與
羣官考論衆務黃門侍郎傅宜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秘
書監蒞松日懷帝天姿清劬若遭承平足為守文之主而繼
惠帝之後東海專政坐致流亡可慨也夫

愍帝諱鄒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伯父秦獻王東魏
封秦王洛陽傾覆南趙許穎豫州刺史開縣與司徒長史劉

史籍 卷七十四

時同謀奉帝歸于長安時中塗叛難追殺之扶帝自定趣武
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次藍田舉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兵
迎衛達于長安又使輔國將軍梁紇助之奉為皇太子加疋
征西大將軍疋討賊張連遇害紇推始平太守趙允領雍州
刺史為盟主承制還置建興元年夏四月懷帝凶問至舉哀
成服壬申即皇帝位以雍州刺史趙允為領軍將軍錄尚書
事以現邪王唐為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
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六月石勒害兗州刺史田徽山
東郡邑相繼陷于勒二年春正月辛未辰時日隕于地又有
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東行二月以幽州刺史王浚為大司

日隕于今
大變改
者時亦
傳口而

不及地
而復
地而復

馬京州刺史張軌為大尉并州刺史劉琨為大將軍三月石
勒陷幽州殺大司馬王浚夏六月劉曜寇新豐安東將軍索
紉破之秋七月曜通京都領軍將軍趙允破之三年冬十月
劉聰陷馮翊四年夏四月京州刺史張軌卒于延遣步騎五
千來赴京都秋七月劉曜攻北地領軍將軍趙允帥步騎三
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陷建威將
軍孫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皆死之八月劉曜逼京
師內外斷絕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
同赴國難趙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
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

史籍 卷七十四

郡兵屯遮馬橋竝不敢進冬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
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甗趙允屑為粥以供帝至是
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
也但念將士重罹斯酷今欲於城未陷為羞死之事朕今
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决矣因詔琅瑯王唐時攝大
位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賸于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
與輓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
丞吉明自殺曜焚輓受璧使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謡曰天子
何在豆田中及帝如曜營營在城中豆田坐劉聰假帝懷安
侯應臨殿帝稽首于前趙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尚書辛賓舉

何不
死

尤何
不
死

允侍中梁潛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蘇振黃門侍郎任播張
偉杜曼及諸郡守並為聯所害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
勒劉琨奔前依段匹磾五年春三月琅邪王廙承制改元稱
晉王于建康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百
姓聚觀故老歎流涕聰惡之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又
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寶抱帝慟哭
聰殺之十二月戊戌聰弑帝于平陽時年十八在位四年帝
之繼皇統也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城宇頽毀荆棘
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
幸四乘器械乏運饋不繼巨猾滔天京都危急諸侯無釋

史綱 卷七十四

位之志征鎮關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死亡云西晉共
五十三年于實曰昔宣皇帝大象始構景帝承基文帝繼業
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戎羯稱制二帝
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
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之彼劉淵者離石
之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
劉先主孫仲謀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
脫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爭之器也以夷亂華自下道上非
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
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

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爭勢也若積木于
防燎火于原木當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治勢重者不可
以輕鎮先王知其然足以立基廣則難傾植根深則難拔理
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
無固主賴典刑以維持之也今晉之興也宣景遭多難之時
詠庶孽以便事故齊王不獲思庸于毫高貴不得復子明辟
二祖逼禪代之期不待參分八百之會是其創基立本異于
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昧之老風俗滯僻耻
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
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為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為貴而

史綱 卷七十四

矣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譏勳恪是以劉頌履言治道
傳成每糾邪正則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若夫支王日肝不食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嗤矣
由是毀譽烈于善惡之實情懸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
官官者為身擇利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下陵大其子
小錄其要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世途皆奔
競之士列官無讓賢之舉子具著崇讓而莫之肯于雅詞九
班而不能用其婦女莊搨織組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
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不避淫泆
之過不畏妬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資

之聞德容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設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濫。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焚。而抱其薪燎也。國之將亡。不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王渾之奏。而知將帥之不讓。戎狄起。讎略大彰。民風困。勢如此。雖以中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恸哭。又况孝惠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制于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厲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皇帝。晉書接三國志者也。文選天淵懸隔可嘆。

史緯

卷七十四

大

史緯卷七十五

晉書三

帝紀

元皇帝諱睿。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觀之子也。幼有令聞。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恭儉退讓。以免於禍。元康二年。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帝出奔。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至。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留耶。吏乃聽。過東海王越。假帝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出鎮建鄴。以顧榮為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周顛刁協為腹心。寶禮名賢存問風俗。江左歸心焉。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愍帝即位。進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新孫弼於宣城。平杜弼於湘州。西都不守。帝素服舉哀。西陽王業及羣寮。參佐上尊號。帝不許。業等固請。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耻。羣臣請為晉王。許之。辟掾屬百餘人。時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建武元年。夏六月。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社稷時難。則威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棄其祀。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

史緯

卷七十五

皇帝遂造區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與天不悔禍大災薦臻
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西朝以去年十一
月不守王上幽劫復沉虜延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
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
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龍三世位厠鼎司開闢
震惶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
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鹿姬之難而
重耳王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
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自京畿

史籍

卷七十五

二

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嗷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遺夷羿宗姬
之罹犬戎殘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
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號宇內率土宅心遐方
企踵昔少康續緒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
今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
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諷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歸聖德
天地之際既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
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
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
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上慰宗廟眷顧之懷下釋普天

傾首之望所謂生繁華于枯莢育豐肌于朽骨神人獲安無
不幸其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方今踵百王之
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裔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
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遠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
者惠公苗裔晉國震駭呂卻謀立子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
以固合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
惡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師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
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臣
等忝在方任不得陪列闕庭與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
帝優令答之石勒聞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尙書郎顧

史籍

卷七十五

三

球卒帝將爲舉哀有司奏尙書郎不在舉哀之例帝曰哀亂
之時特相痛悼於是遂舉哀吳之大興元年春三月愍帝凶
問至帝斬紼居廬百僚上尊號丙辰卽皇帝位大赦改元詔
曰昔之爲政者勸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
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久而
日新及行身穢濁修飾特舉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同心
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遠近禮贊一切斷之四
月加大將軍王敦江州牧進驃騎將軍王導開府儀同三司
五月太尉并州刺史劉琨爲段疋碑所害秋七月劉聰死子
粲嗣斬准弒劉粲劉曜僭卽僞位二年夏五月詔曰天下凋

帝數幸
有兩漢
遺風

傲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
蒸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
吳起為楚悼王明法審令損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疎遠以附
益將士而國富兵強且當去不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省
之冬十一月石勒僭稱趙王南陽王保稱晉王于祁山為其
將軍張春所害三年秋七月祖逖大破石勒于泝水加逖鎮西
將軍四年夏四月帝親覽庶獄五月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
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為奴婢亦皆征籍此累代成
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秋
七月以戴淵為征西將軍鎮合肥劉隗為征北將軍鎮淮陰

史緯

卷七十五

四

秋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逖弟約為豫州刺史冬十二月
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平州牧遼東郡公永昌
元年春正月大將軍王敦舉兵于武昌以誅劉隗為名龍驤
將軍沈充帥兵應之徵戴淵劉隗還衛京都以王敦為前鋒
大都督戴淵為驃騎將軍劉隗為護軍將軍討沈充劉隗軍
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六師於郊外敦前
鋒攻石頭周札開城門應敦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獲石頭
戴淵劉隗王導周顛等三道出戰王師敗績尚書令刁協為
賊所害劉隗奔于石勒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
息兵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于琅邪以避賢路

則得奇

汝符詔大赦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武昌郡公
後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左僕射周顛荆州刺史譙王承吳國
內史張茂以其兄舍為衛將軍導加尚書令閏月己丑帝崩
在位六年年四十七崩號中宗帝簡儉冲素虛已待物初錫
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
奏大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所幸鄭夫
人衣無文綵然有恭儉之德而無雄武之才終于下陵上辱
憂憤告謝始泰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
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漸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僭
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始皇建子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

史緯

卷七十五

五

歷數猶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應在于此
矣太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時王室淪覆帝
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
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為二植共一口以貯酒帝
先飲佳者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
牛氏而生元帝司馬懿宜
明皇帝諱紹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年數歲嘗坐元帝膝前
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
聞人從日遠來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
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性至孝有文武才畧飲賢

自古火災
傷人未
若此之
者

亦疑敵之
法

愛士雅好文辭自王導温嶠桓奕等成見親待東朝濟遠
近屬心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與賊中庶子温嶠
固諫抽劍斷鞅乃止敦以帝神武明器欲謀以不孝而廢之
大會百官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居尊位温嶠曰鈞漢
致遠非淺局所量事親之禮可稱為孝矣眾以温嶠謀遂
止元帝崩明日即皇帝位太寧元年春二月元帝子建平
陵帝徒跪至陵所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
萬五千人二年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為武衛將軍兄
含為驃騎大將軍常從督公乘雄丹會並為敦所害將軍兵
內向帝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時敦晝寢奪

史緯 卷七十五

六

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髮鮮卑奴也帝母荀氏燕代人
帝狀類外氏黃敦故云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
遺糞鞭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輒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
來可以此示之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
之五騎傳玩稍爾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止不追帝僅
而獲免加司徒王導大都督以温嶠為中散將軍守石頭應
詹為護軍將軍督朱雀橋南諸軍事後北中郎將劉遐奮武
將軍蘇峻等衛京師帝次于中堂秋七月敦遣合及錢鳳水
陸五萬至南岸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行以挫其鋒帝躬率
六軍出次南皇堂遣將軍段秀甲卒千八百水掩其木甲平

巨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敦憤惋死沈充帥萬
餘人來會王含築壘于陵口劉遐蘇峻帥精卒萬人至帝夜
見勞之賊眾濟水應詹距戰不利賊至宣陽門劉遐蘇峻自
南塘橫擊大破之賊燒營宵遁帝還宮分遣諸將追其黨與
悉平之冬十月石勒遣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
壽陽三年春三月微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為博士夏四
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維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奏
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受直言引亮正想羣賢
達吾此懷矣于連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望其勗之石勒寇
兖州刺史桓質死之將軍李矩等潰而歸勒盡陷司兗豫三

史緯 卷七十五

七

州之地以郗鑒為車騎將軍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廣陵
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典滅繼絕政道之所先且宗室
哲王佐命功臣三祖所與共維大業開國祚土誓同山河而
竝廢絕禮祀不傳其用懷傷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秋八
月詔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漢高過趙錄樂毅之後追
顯既往以勅將來也吳時將相名賢之冑有能築修家訓者
州郡中正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羨
司徒王導等受遺詔輔太子詔曰自古有死聖賢所同壽夭
窮達歸于一槩亦何足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
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愧耳不

幸之日欽以時服務從簡約勞案崇飾甚勿為也子衍幼弱
很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
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皆朕干城
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譬若唇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
合符契百辟卿士其總已以聽於冢宰保祐冲幼弘濟艱難
永令祖宗之靈寧于九天之上則朕没于地下無恨於黃泉
戊子帝崩在位三年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廟號肅祖帝聰明
有機斷尤精物理於時兵凶族儂死疫過半事極艱虞屬王
敦挾震王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遂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
廓清大殺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雖享國日淺而

史籍

卷七十五

人

規模弘遠矣明帝晉之賢君不壽可惜

成皇帝諱衍明帝長子也皇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司徒王導
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咸和二年十一月豫州
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反以庾亮為征討都督使左將軍
司馬流帥師距峻戰於慈湖流敗死之遣驍騎將軍鍾雅帥
舟軍與右衛將軍趙胤距峻次於慈湖三年春二月庚戌峻
濟自橫江至于蔣山命領軍將軍卞壺帥六軍及峻戰于西
陵敗績峻攻青溪柵因風縱火王師大敗壹及丹陽尹羊曼
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死者數十人庾亮賤
于宜陽門內遂奔尋陽司徒王導衛帝于太極殿太常孔愉

太后過勇而崩後日

守宗廟賊麾戈接于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
奪峻矯詔大赦以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自為驃騎將軍
錄尚書事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夏五月峻逼遷天子于
石頭以倉屋為宮征西大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溫嶠等舟軍
四萬次于蔡洲侃使督護楊謙攻峻於石頭溫嶠庾亮陣於
白石竟陵太守李陽距賊南偏峻出戰墜馬斬之眾遂潰賊
黨復立峻弟逸為帥冬十二月石勒攻劉曜于洛陽獲之盡
滅劉氏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謀
奉帝出為賊所害冠軍將軍趙胤討祖約敗之約奔于石勒
峻子碩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城中大饑米斗萬錢二月諸軍

史籍

卷七十五

九

晉英石勒之略勝宋于全遠矣

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于祖浦建威長史滕合以銳卒擊之
逸大敗合奉帝御溫嶠舟時官闕仄燼以逸平圍為宮蘇逸
將人吳興將軍王允之及逸戰于溧陽獲之五年秋八月石
勒僭即帝位七年冬十二月帝遷于新宮八年春正月石勒
遣使致賂詔焚之秋七月石勒死子弘嗣其將石聰以譙來
降九年冬十一月石虎弑石弘自立爾陵人朱縱斬石虎將
郭祥以彭城來降咸康元年夏四月石虎寇歷陽加王導大
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賊退向襄陽京師解
嚴三年冬十月慕容皝自立為燕王四年夏四月李壽僭稱
漢帝五年秋七月丞相王導卒九月石虎寇江夏義陽征虜

武帝行三
十後及后
尚效法之

將軍毛寶西陽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死之進圍石城竟
陵太守李陽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六年春二月慕容皝及石
虎戰於遼西敗之獻捷於京師秋七月詔朔望聽政于東堂
七年夏四月寶編戶王公已下皆正上斷白籍八年夏六月
癸巳帝崩在位七年年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帝少而
聰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
白頭翁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
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擇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
之允之與犬犬驚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
欲爾邪俾飲藥而死閉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於後園作射

史緯

卷七十五

十

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而止恭儉之德足追躋于前烈矣
康皇帝諱岳成帝弟也初封琅邪王成帝不豫時庾亮已卒
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恐異世之後威屬將疎乃言國
有強敵宜立長君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封成帝子丕為琅
邪王奕為東海王委政于庾冰及中書令何充以充為驃騎
將軍冰為車騎將軍建元元年夏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
請改素服御進膳詔曰禮之降殺因時而變與誠無常矣至
于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
遠事實弊漸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息而况因循又從輕降
義弗可也石虎帥眾伐慕容皝大敗之虎將茲開來降詔

曰慕容皝推珍羯寇死沒八萬餘人其天亡之時也中原之
事宜加籌量開帥部黨歸順宜見慰勞其遣使詣安西驃騎
諮謀諸軍事以桓溫為前鋒都督屯臨淮安西將軍庾翼為
征討大都督鎮襄陽二年秋九月戊戌帝崩在位三年年二
十三葬崇平陵

穆皇帝諱聃康帝子也即位年二歲皇太后褚氏臨朝攝政
設白紗帷于太極殿抱帝臨軒永和元年夏四月詔會稽王
昱錄尚書事以桓溫為安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寧諸軍
事二年冬十一月桓溫帥師伐蜀拜表輒行攻成都趙之李
勢降五年春正月石虎僭即帝位于鄴夏五月石虎死子世

史緯

卷七十五

十一

嗣石遵廢世而自立石鑿復執遵而自立冉閔執石鑿僭稱
天王國號魏六年閏月氏帥苻洪遣使來降以為氏王三月
洪死子健帥眾入關僭稱王國號秦七年春正月鮮卑段龔
以青州來降以段龔為鎮北將軍封齊公夏四月梁州刺史
司馬勳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與苻健戰于五丈原敗
績十一月姚弋仲遣使來降以為車騎將軍大單于十二月
征西大將軍桓溫帥眾北伐次于武昌石虎故將周成屯康
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相次來降八年春
正月苻健僭帝號于長安夏四月冉閔為慕容偽所滅苻健
稱燕帝于中山冉閔子智以鄴降督護戴施復其傳國璽送

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恰單衣步下西堂乘輦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歎欷殿中監將兵衛送東海第温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牀第易誣乃言帝為闕遂行廢黜帝亦每以為慮普召術人忌謀策之謀曰晋室百磐石之凶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降封海西公徙居吳縣救吳國內史防衛之妖賊盧悚使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迎帝復位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履慮及禍乃杜塞

史籍 卷七十五 西

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皇帝諱昱元帝少子也永昌元年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君臨琅邪繼世相承國嗣未立丞著靡至朕常悼心其封于昱為琅邪王以奉宗祀咸和元年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因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崇德太后臨朝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康帝崩太后詔帝專總萬機廢帝即位進丞相錄尚書事以琅邪絕嗣復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及帝廢皇太后詔大司馬桓温率百官奉迎帝于會稽邸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位桓温出次

中堂令兵屯衛温逼新蔡王晃自列與太宰武陵王晞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有司承温旨奏誅晞帝不許温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晋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乃廢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放晃于衛陽加桓温為丞相不受温出鎮姑孰二年春二月苻堅伐虜容桓于遼東滅之秋七月乙未帝崩在位三年年五十三葬高平陵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畱心典籍麈尾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温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温既仗文

史籍 卷七十五 五

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榮惑入太微而海西廢及帝登阼榮惑又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郎郝超在帝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郝超曰温方內顧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帝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為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為報獻之輩云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初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立為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位冬十一

月，妖賊盧悚，晨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拾之，寧康元年，秋七月，丞相大司馬桓溫卒，以桓冲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諸軍事，揚州刺史，鎮姑孰，八月，崇德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尚書僕射，冬十一月，苻堅陷梓潼，及梁益二州，太元元年，春正月，帝加元服，皇太后歸政，帝始臨朝，秋七月，苻堅陷涼州，虜刺史張天錫，冬十二月，苻堅攻代，執代王涉翼，捷二年，秋八月，以謝玄為兖州刺史，廣陵相，監江北諸軍，四年，春二月，苻堅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夏五月，苻堅將句難彭超，陷盱眙，謝玄戰于淝川，大破之，五年，夏六月，以琅邪王道子為司徒，錄尚書事，六年，春正月，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冬十二月，苻堅遣關震寇竟陵，襄陽太守桓石虔擒之，八年，夏五月，輔國將軍楊亮伐蜀，拔五城，擒苻堅將魏光，秋八月，苻堅帥眾渡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距之，冬十月，苻堅陷壽春，請將及苻堅戰于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九年，春正月，龍驤將軍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冲伐新城，魏興上庸降之，慕容垂攻苻堅子丕于鄴，夏四月，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苻堅將姚萇起兵于北地，自立為王，國號秦，六月，崇德皇太后薨，冬十月，苻堅青州刺史苻朗帥眾來降，十二月，慕容冲僭稱帝于阿房，十年，春正

史籍

卷七十五

七

此一處殊

月，蜀郡太守任權，新苻堅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苻堅國亂，使使奉表，請龍驤將軍劉牢之，及慕容垂，戰于黎陽，王師敗績，苻堅留太子宏守長安，奔于五將山，六月，宏來奔，慕容冲入長安，秋七月，太保謝安卒，姚萇殺苻堅，僭稱帝，九月，呂光據姑臧，自稱涼州刺史，苻丕僭稱帝于晉陽，冬十月，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十一年，春正月，慕容垂僭稱帝于中山，慕容冲為其將許木末所殺，三月，代王拓拔圭改稱魏，秋八月，封孔靖之為奉聖亭侯，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于河東，丕走東垣，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傳首京師，海西公奕，冬十一月，苻登僭稱帝于隴東，十四年，春正月，詔淮南所獲

史籍

卷七十五

七

心一畫建
口區如此
何以又云
日明之後
有二帝

有罷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悲因帝醉夜使嬖以破
家帝面弑之云因廢暴崩特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罪
人初簡文帝見識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
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命之
簡文後悟流涕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安帝諱德宗孝武帝太子也九月孝武帝崩辛酉即位以會
稽王道子為太傅攝政陸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
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夏四月兖州刺史王恭舉兵以
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為名殺國寶及緒以
悅于恭乃罷兵五月恭舉將恭容詳偕稱帝于中山實齊

史緯 卷七十五 太

黃龍森容麟斬詳因偪位冬十月慕容麟為魏師所殺二年
夏五月蘭汗弑慕容寶自稱昌黎王寶子盛斬蘭汗偪即位
秋七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
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舉兵反桓玄大敗王師于白
石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黃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
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玄等輔國將軍劉牢之擊敗恭
于新亭恭奔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仲堪走于尋陽推
桓玄為盟主冬十二月魏王拓拔圭稱帝禿髮烏孤自稱南
涼武威王三年春二月段業自稱涼王夏六月慕容德陷青
州害龍驤將軍辟間渾遂偪位于廣固冬十月姚興陷洛陽

姚興等之
以昭著

十一月妖賊孫恩陷會稽內史王凝之與太守謝靈運
太守司馬逸皆遇害道術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擊走
之十二月桓玄襲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遇害呂光立其子
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光死呂纂弑紹而自立呂超弑呂纂
以其兄隆僭偽位四年夏四月孫恩寇浹口會稽內史謝琰
死之恩寇臨海輔國司馬劉裕破恩于南山恩將盧循陷廣
陵秋七月姚興伐乞伏乾歸降之河右諸郡奉李嵩為秦涼
二州牧涼公五年夏五月孫恩寇吳國內史袁山松死之沮
梁象避殺段業白號北凉州牧六月孫恩至丹徒內外戒嚴
百官人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守石頭輔國將軍劉義嗣

史緯 卷七十五 太

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備白石左衛
將軍王叔屯中皇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寧朔將
軍高雅之擊孫恩于郁洲為賊所執秋七月段興弑慕容盛
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因偪號九月呂隆降于姚興元興元年
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
之為後部討桓玄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遣兼侍中齊王柔
之宣告荆江二州桓玄敗王師于姑孰譙王尚之齊王柔之
死之劉牢之降于桓玄王師敗績于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
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遂
遇害桓玄自為丞相錄尚書事遷太傅會稽王道子于安城

書當此時
安能支此
思及計相
玄亦亦列
稱之前

旋害之。玄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又自稱相國，楚王，臨海太守。辛景擊孫恩，斬之。二年春正月，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於東陽。十一月，桓玄遷帝于永安宮。十二月，玄篡位，以帝為平固王。帝蒙塵于尋陽。三年春二月，建武將軍劉裕舉義兵，斬桓玄。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義師濟江。三月，劉裕斬玄將吳甫之于江乘。玄眾潰，劉裕置置臺，具百官。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州、兗州、青冀幽并諸軍事。劉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劉裕誅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溫詳。桓玄逼帝西上，帝密詔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夏

史緯

卷七十五

主

四月，帝至江陵，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庾稚、何澹之戰于淝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冠軍將軍劉毅及玄戰于崢嶸洲，又破之。帝復幸江陵，荆州別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督護馮遷斬桓玄于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閏月，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慕容德死，兄子超嗣。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幸道規舟。二月，置臺，備乘輿法駕，迎帝于江陵。平西參軍譙縱害益州刺史毛瑑，以蜀叛。三月，桓振襲江

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帝至自江陵，劉裕抗表遜位，不許。加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涼王李暠遣使奉表稱藩。三年春二月，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路球。夏五月，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夏天王于朔方。高雲殺慕容熙，僭稱帝。四年春正月，以劉裕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禿髮傉檀僭稱涼王。五年春二月，慕容超寇宿豫，車騎將軍劉裕帥師伐超，大破之于臨朐。秋七月，乞伏乾歸僭稱西秦王于苑川。九月，離班弒高雲，雲將馮跋攻班，殺之。僭稱王。冬十月，魏清河

史緯

卷七十五

主

王紹弒其主圭。六年春二月，劉裕攻慕容超，虜之齊地，悉平。廣州刺史盧循反，寇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敗績。死之。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憺入衛京師。衛將軍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敗績。循至淮口，內外戒嚴。大司馬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次中皇堂。太尉劉裕次石頭，淮中築柵浦，築園，廷尉三墨以拒之。秋七月，盧循遁走，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帥眾追之。循寇荆州，刺史劉道規敗之。又破徐道覆于華容，賊遁走。劉裕破之于豫章。七年春二月，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八年夏五月，乞伏公府弒乞伏乾歸。

乾歸子熾盤誅公府，僭偽位。秋九月，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裕矯詔帥師討劉毅，陷江陵城，毅自殺。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號河西王。十二月，以朱齡石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帥師伐蜀。九年春三月，劉裕害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秋七月，朱齡石克成都，斬譙縱。益州平。十年夏六月，乞伏熾盤伐禿髮，得檀越之。十一年春二月，姚興死，子泓嗣。十二年春正月，姚泓寇襄陽。二月，加劉裕中外大都督，帥眾伐姚泓。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十三年春二月，涼王李暠卒，子歆嗣。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大破姚泓于潼關。夏五月，劉裕克潼關。秋七月，

史緯 卷七十五 三

劉裕克長安，姚泓歸諸京師。十四年夏六月，劉裕為相國，進封宋公。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兵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成實帝崩，在位二十三年。年三十七，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暑，凡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命。初，謙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謀禪代，使王韶之繼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魏晉以來，昔托禪代為篡位，然猶封之一國，猶有實格之意。至于以欲為禪，則自劉裕始，裕萬世罪人也。恭帝諱德文，安帝弟也。初封琅邪王，領司徒，錄尚書事。桓玄篡位，以帝為石陽公，與安帝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

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睨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此？」帝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為琅邪王，拜大司馬，領司徒。劉裕北征，帝請帥所蒞，啓行戎路，修敬山陵，從之。十二月，安帝崩，是日即位。元熙二年夏六月，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旨，詔帝釋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心才其文，而不備其禮。帝深慮禍及，裕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于后，故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入，弑帝。年三十六，謚恭皇帝。安

史緯 卷七十五 三

帝既不慧，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始元帝稱晉王，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絕，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有為之流逆者矣。晉氏雖無厚德，與亡之際，為之惻然，亦人情也。

天文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裁
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則觀
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故政教兆于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
失離微同不昭著然則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
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

史籍卷七十六

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曆
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遠
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
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
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
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宮星占
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官書
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
以參往事及班固敘漢史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
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眾說以著于篇

司馬遷自
可名曰
志之故曰
周禮

此外衡天
之外衡也

外衡低而
天之外衡
則高故高
于北極下
二萬里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
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
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
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
步五緯精微淡妙百代不易之道也蔡邕所謂周髀即蓋天
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
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
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渤海四瀆三
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
極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于北極下地二萬
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入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
之間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依算術周句
股里差推晷影極游以為遠近之數皆得于表股者也故曰
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有轉如推磨
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譬如蟻行于磨石之上磨左旋
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魁焉天形南高
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極在天
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
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
明與日同輝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

史籍卷七十六

日在北極下地六萬里在天之外衡則入萬里
于北極下二萬里

其正色也
論亦起

日月星辰
無所相礙

攝度之辭

史籍

卷七十六

乃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漢
 末揚子雲難蓋天八事逮梁武帝于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
 全同則憚之文又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云宣夜之書惟漢
 秘書郎郝蔚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
 眼昏情絕故蒼蒼然也譬如劫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
 千仞之深谷而影黑天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
 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
 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惟辰
 極常居其所故北斗不與眾星同沒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者可知矣若緩附天
 體不得爾也成帝時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為
 天高窮于無窮地廣測于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
 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富相覆冒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
 員不同之義也其光耀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
 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于天天為無
 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雅川可謂知言之選
 也喜族祖河間相聳又立寫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其
 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盂以抑水而不沒
 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
 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

仲任此答
以小兒可
矣

史籍

卷七十六

四

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前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
 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統極極北去黃道百
 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長短也吳
 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願前多臨
 附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
 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
 氣至故水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
 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起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
 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淺故
 其短也然則天行寒依于渾夏依于蓋也自虞喜虞緝姚信
 皆好奇狗異之說非善談天者也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
 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
 從水中行乎口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
 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
 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
 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
 半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
 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員也望之所以員者去人
 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
 員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于

引

水之用大矣

馬全亦取

深亭且得

行也

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中，分之二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于陰陽者，張子平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耀之道，度歷象，皆明之證候，故以四入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得景之往來，求形驗于事情，莫密于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管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則天之出入，行于水中，為的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易晉卦坤下離上，以離日

史集卷七十六

五

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有旋也。其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似磨轉，日之出入亦然，宜隨天而迴，初在于東，次經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復還于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再轉上，及其入西，亦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如此，任以謂不然者，疏矣。日徑千里，圍周三千里，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耀不能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問，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炬火之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仲任以火燭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初尚有半如積破鏡之狀，若如仲任之言，日轉北去，有半者，宜如破鏡之狀，不應如積破鏡也。又月之光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明，然是光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其光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更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不應口入，而星月出也，夫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于陽，燧燧，燧員而火不員也。水出于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仲任云：遠故視之員若

史集卷七十六

六

此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

虞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考靈曜云。乃命中星。觀玉儀之游。鄭玄曰。玉。渾儀也。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卽位。養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綿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觀。故宜蓋沸騰。暨漢太初。落下闕。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歷度。至和帝時。賈逵。又加黃道。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且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小轉之。于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

史籍

卷七十六

七

其闕矣。又轉璣輪。其于塔下。隨月虛盈。依歷開落。其後陸續。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盧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屢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于角五

史籍

卷七十六

八

少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遠者。亦二十四度。并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并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

周百四十一
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
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
分之二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眾說土圭之
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

句股法
此言天所
以爲妙也

史籍

卷七十六

九

半而明日已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
分之晝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
有不同異故諸家歷法參差不齊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
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
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續
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
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
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
分之二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眾說土圭之
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

渾天四面
鳥卵形也

宋作九
十五分之二

史籍

卷七十六

十

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
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
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
步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
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
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
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也而陸續造渾象其形如
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
萬七千里然則續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自相
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
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王蕃以古制局小屋
辰稠概術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
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也
洪範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亂國之
所生也馬續云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
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
象張衡云文耀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
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于地
精成于列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
神其以神差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

滿天皆星
何止此數

四布于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躔次，用占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繫命焉，不然，何得總而理諸？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云。元康初，建康令魯勝，著正天論云：以冬至後，立各測影竿，度日月星，按日，日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求下卿士考論，不報。

地理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冬居營窟，夏居橧巢，危饑神農，畫

史籍 卷七十六

野無開，黃帝則東海，南江登陸，攝岱，至于崑崙，蓬萊，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嘗順天行義，東瞻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舟車所至，莫不王臣，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表提類而分區，宇列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劍井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虞，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亳，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于青雍，冀野析于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

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忿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於是與師臨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蒙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文增厥九，景加其四，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昭帝又增其一，至平帝元始二年，凡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至交趾，北有朔方，凡為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章，帝置二，和順改

史籍 卷七十六

作其名，有九省朔方，刺史合之于司隸，凡十三部，而郡國百有八焉，桓靈增置六郡，魏武定蜀，三方鼎立，生靈煎薄，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所省者七，而文帝置七，明及少帝增二，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于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後主增二，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帝初置郡五，少帝景帝各四年，既平孫氏，凡增至郡國二十有三，省何隸，置司州，別立秦梁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以為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敦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維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格矢，風駕夷裘，南疊表

自度至齊
八尺

也

史集 卷七十六
主
况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
端掖裁其弘，敵哨函判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
止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錫京，
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于成紀，
而為天子，都于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于壽
丘，而都于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
而徙邑商丘，高辛既就，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
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
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脫嶂山而鑄
物，覽曾城以為旣，時建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制。

帝塗駁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人堯之履，
先王桑梓，壽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帝不虞中州盡
棄，永嘉南渡，始行建都，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
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
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千京師，公侯
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戶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
國。太康元年，平吳，太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
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江左諸國，金三分食
一，元帝太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史集 卷七十六
高
司州禹貢豫州之地，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
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北得冀州之河
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弘農，河內二郡，郡凡七位，望降于
牧伯，銀印青綬，光武都洛陽，司隸所部，與前漢不異，魏氏受
禪，即都漢宮，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
合五郡置司州，晉仍居魏都，乃以三輔還屬雍州，分河南，立
榮陽，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丘，遂定名司州，以
司隸校尉統之，州統郡一十二，曰河南，榮陽，弘農，上洛，平陽，
河東，汲郡，河內，廣平，陽平，魏郡，頓丘，永嘉之後，司州淪沒，劉
聰聽以洛陽為荊州，石勒復以為司州，石虎分司州之河東，

河東，弘農，榮陽，兖州之陳留，為洛州，元帝渡江，僞置司州于
徐，後以弘農人流寓，尋陽者，僞立為弘農郡，又以河東人南
寓者，于武陵郡，尋陽縣界，僞立打東郡，僞寄居焉，永和五年，
桓溫入洛，復置河南郡，屬司州。
兖州禹貢濟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河東曰兖
州，春秋元命包云：五星流為兖州，充，瑞也，信也，又云：取兖水
以名焉，漢武帝置十三州，以舊名為兖州，自此不改，州統郡
國八，曰陳留，濮陽，濟陽，高平，南平陽，東平，濟北，泰山，惠帝之
末，兖州淪沒，石勒後石虎改陳留為建昌郡，是時遺秦南渡，
元帝僞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郡鑿為刺史，寄居廣陵，置

安豐從何
分立

漢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後改為南兖州或還江南或居野
貽或居山陽後始割地為境常居廣陵南與京口對岸咸康
四年于北譙界立陳留郡安帝分廣陵置山陽郡屬南兖州
豫州禹貢為荆河之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者舒也言冀中
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鈞鈐星別為豫州地界
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荆山秦兼天下以為三川
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七郡漢改三川為河南郡武帝置
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以河南河東二郡屬司隸又以南陽
屬荆州改泗水曰沛郡改碭曰梁改薛曰魯分梁沛立汝南
郡分潁川立淮陽郡後漢章帝改淮陽曰陳郡魏武分沛立

史籍 卷七十六 六

譙郡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郡及武帝受命又分潁川立襄城
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于梁國州統郡國十曰潁川汝
南襄城汝陰梁國沛國譙郡魯郡弋陽安豐惠帝分汝陰立
新蔡分梁國立陳郡分汝南立南頓永嘉之亂豫州淪漢石
氏元帝渡江以春穀縣僑立襄城郡成帝僑立汝南于江
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于湖
廬江安豐僑屬豫州寧康元年移鎮姑孰孝武因新蔡縣人
于新蔡縣縣布舊城置南新蔡郡屬南豫州又于廬江郡之
南部置晉熙郡
冀州禹貢周禮益為河內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

元命包云昴畢散為冀州分為趙國其地有險有易帝主所
都則冀安弱則冀強是則冀豐舜以冀州南北同大分衛
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周人因焉及漢武置十三州以
其地依舊名為冀州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十三曰趙
國鉅鹿安平平原樂陵渤海章武河間高陽博陵清河中山
常山惠帝之後冀州淪沒于石勒勒以太興二年借號于魏
國稱趙後為慕容儁所滅慕容氏又為苻堅所滅孝武元
八年堅敗其地入慕容垂垂借號于中山是為後燕卒滅于
魏

史籍 卷七十六 六

幽州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北同幽
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言北方太陰故
以幽冥為號武王克殷封召公于燕其後與六國俱稱王及
秦滅燕以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
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依舊名不改其後開東邊置
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元鳳元年改燕曰廣陽幽州所部
至晉不改凡統郡國七曰范陽燕國北平上谷廣寧西代
郡惠帝之後幽州沒于石勒穆帝永和五年慕容儁僭號于
前是為前燕七年儁移都于鄴儁死子暉為苻堅所滅堅敗
地復入慕容垂是為後燕垂死寶遷于和龍
平州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為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

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等五郡為平州後還合為幽州及淵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咸寧二年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以慕容廆為刺史永嘉之亂廆為眾所推及其孫儁移都于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于和龍自幽州至盧溥鎮以南地入于魏後馮跋篡位于和龍是為後燕卒滅于魏

并州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云管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

史籍

卷七十六

七

之間也漢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舊名不改統上黨太原雲中上郡鴈門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別置朔方刺史後漢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入并州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五郡並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田立新興郡後又分上黨立樂平郡魏黃初元年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棄之至晉因而不改州統郡國六曰太原上黨西河樂平鴈門新興惠帝改新興為晉昌郡永興元年劉淵僭號于平陽稱漢并州之地皆為淵所有及劉聰陷洛陽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四十三人又置殷衛東梁西河陽北兗五

州以懷安新附劉曜徙都長安其平陽以東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自惠懷之間離石縣荒廢勒于其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鄉郡及苻堅姚興赫連勃勃并州並徙置河東又姚興以河東為并冀二州云

雍州禹貢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雍閉也周禮西曰雍州蓋并禹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克殷都于豐鎬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鄠之地賜秦襄公則為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遷平六國秦滅漢又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為涼州其餘並屬司隸不統于州後漢光

史籍

卷七十六

七

武都洛陽關中復置雍州後魏復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又置雍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焉魏文帝分河西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改京兆尹為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初于長安置雍州統郡國七曰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始平新平惠帝改扶風為秦國建興之後雍州沒于劉聰及劉曜徙都長安改號曰趙石勒尅長安復置雍州石氏既敗苻健據關中又都長安是為前秦乃于雍州置司隸校尉苻堅時分司隸為雍州分京兆尹為咸陽郡分幽州置平州移洛州居豐陽以許昌置東豫州既而姚萇滅苻氏是為後秦及姚泓為劉裕所滅其地尋入赫連勃勃

如亦無用

勃勃借號于統萬是為夏及平劉義真于長安遣于瑱鎮焉
號曰南臺其州郡之名並不可知也然自元帝渡江所置州
亦皆遙領初以魏該為雍州刺史鎮郿城僑立始平郡寄居
武當城改堂邑為秦郡以居秦國流人康帝時庾翼為荊州
刺史遷鎮襄陽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于襄陽僑
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並
屬襄陽襄陽故屬州

涼州禹貢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為狄秦魏美陽甘泉宮本
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居
涼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
史釋 卷七十六

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漢改周之雍州為涼州蓋以
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西南隔西羌
西通西域于時號為斷匈奴臂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
五郡去州隔遠於是別以為雍州後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
關右以為雍州魏時復分以為涼州刺史領戊巳校尉護西
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統郡八曰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
酒泉敦煌西海惠帝分敦煌酒泉立晉昌郡承寧中張軌為
涼州刺史鎮武威請合秦雍流移人于姑臧西北置武興郡
又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是時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魏乃
控據河西稱晉正朔是為前涼及張寔分金城立廣武郡張

分置郡耳
何益

茂分涼州立定州張駿又分立河州張茂又分立沙州張祚
又以敦煌郡為商州張立觀改漢陽縣為祁連郡張天錫又
別置臨松郡天錫降于苻氏其地尋為呂光所據呂光都于
姑臧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及呂隆降于姚興其地三分李暠
為西涼建號于敦煌禿髮烏孤為南涼建號于樂都沮渠蒙
遜為北涼建號于張掖分據河西五郡

秦州禹貢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焉刺史領護羌校尉
中間暫廢及秦始五年又以雍州隴西五郡及涼州之金城
秦州之陰平合七郡置秦州鎮冀城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
州七年復立鎮上邽統郡六曰隴西南安天水畧陽武都隴

史釋 卷七十六

平惠帝分隴西置狄道郡屬秦州張駿分屬涼州又置武始
郡江左分梁為秦寄居梁州又立氐池為北秦州

梁州禹貢華陽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梁者言西
方金剛之氣強梁也周禮職方氏以梁并雍漢以其地為益
州劉璋改承寧為巴東郡分巴郡置巴西郡劉備據蜀又分
廣漢置梓潼郡制巴蜀置宕渠郡等省以縣屬巴西郡秦始
三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漢中又分廣漢置新都郡梁州統郡
八曰漢中梓潼廣漢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東太康六年罷
新都郡并之廣漢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并以新城魏興
上庸合四郡以屬梁州尋而梁州郡縣沒于李特永嘉中又

國土口吏
未立郡縣
未與以爲

分屬揚茂樓其晉人流寓于梁益者守三州立南北二區平
郡及桓温平蜀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又于德陽界東南置
遂寧郡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又別置南渠中郡分巴
西梓潼爲金山郡及安帝時又立新巴汶陽二郡又有北新
巴華陽南陰平北陰平四郡其後又立巴渠懷安朱黑白水
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懷安新興安康等十郡

益州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爲果州之域周合果于雍則又爲
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說也言
其地險阨也亦曰盤壤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王滅蜀置郡
以張若爲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漢初有

史事 卷七十六

昔家散分
未與同姓
分地相
豎到兩孫
始等可見

漢中巴蜀高祖分蜀置廣漢凡爲四郡武帝開西南夷更置
犍爲梓潼越雋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
此也及後漢明帝以新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諸道置蜀廣
漢犍爲三郡屬國都尉及靈帝又立汶山郡劉璋分巴郡立
永寧郡又改永寧爲巴東以巴郡爲巴西又立涪陵郡劉備
分巴郡立涪陵郡又改涪陵爲巴東郡巴西爲巴西又分廣
漢立梓潼郡分犍爲立江陽郡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以犍
爲屬國爲朱提郡劉璋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廣漢屬國爲隆
平郡分建寧永昌立雲南郡分建寧梓潼立典古郡分廣漢
立東廣漢郡魏景元中蜀平皆東廣漢郡武帝泰始二年分

益州置果州以漢中屬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寧州益州統郡
八曰蜀郡犍爲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雋梓潼惠帝時李特
僞號于蜀稱漢益州郡縣皆沒于特李雄又分漢嘉蜀二郡
立沱黎漢原二郡時益州郡縣雖沒李氏江左並遷置之桓
温滅蜀省漢原沱黎立南陰平晉原寧蜀始寧四郡咸安二
年益州没于苻氏太和八年復爲晉有隆安二年又立晉熙
遂寧晉寧三郡

寧州于漢魏爲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
州之建寧與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爲寧州太康三年
武帝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太安二年惠帝

史事 卷七十六

復置寧州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爲益州郡永嘉二年改
益州郡曰晉寧分梓潼立平夷夜郎二郡然其時其地再爲
李特所有其後李壽分寧州與古永昌雲南朱提越雋河陽
六郡爲漢州咸康四年分梓潼夜郎朱提越雋四郡置安州
八年又罷并寧州以越雋屬益州省永昌郡焉
青州禹貢爲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舜以青州越
海又分爲營州則遼東本爲青州矣周禮正東曰青州蓋取
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危流爲青
州漢武帝置十三州因舊名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大
曰齊國濟南樂安城陽東萊長廣惠帝元康十年置平昌郡

又分陽城為高密國，永嘉亂，青州沒于石勒，勒以曹曼為刺史，曼造廣固城，後為石虎所滅，石虎末，遼西段龔自號齊王，據青州，慕容恪滅趙，尅青州，苻氏平燕，蓋有其地，及苻氏敗，後刺史苻朗以州降晉，置幽州，以別駕辟閭渾為刺史，懷廣同隆安四年，慕容德滅渾，遂都之，是為南燕，復改為青州，慕容超沒青州于京萊郡，後為劉裕所滅，留長史羊穆之為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自元帝渡江，于廣陵僑置青州，至是始置北青州，以僑立為南青州，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

徐州禹貢海岱及淮之地，舜十二牧，則其一也，於周入青州。

史籍

卷七十六

七

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氏流為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秦兼天下，置泗水薛瓊那三郡，楚漢之際，分置東陽郡，漢又分置東海郡，改泗水為沛，改薛為魯，分沛置楚國，以東陽屬吳國，景帝改吳為江都，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改江都為廣陵，及置十三州，以其地為徐州，統楚國及東海瓊那廣陵臨淮四郡，宣帝改楚為彭城郡，後漢改為彭城國，改臨淮為下邳國，太康元年，復分下邳屬縣在淮南者置臨淮郡，分瓊那置東莞郡，州凡領郡國七，曰彭城、下邳、東海、瓊那、東莞、廣陵、臨淮，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七年，又分東莞置東安郡，分臨淮置淮陵郡，以堂邑置堂邑郡，永嘉之

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又瓊那國人隨帝過江者，置瓊那郡以統之，是時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以江乘置南東海

南瓊那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兗州領州，却鑿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加領徐州刺史，鎮京口，又于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屬南徐州，江北又

史籍

卷七十六

七

僑立幽冀青并四州，義熙七年，分淮北為北徐州，淮南為徐州，統彭城沛下邳蘭陵東莞東安瓊那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一郡，以盱眙立盱眙郡，又分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後又以幽冀合徐州，青州合兗州，荆州禹貢荆及衡陽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南曰荆州，春秋元命包云：軫星散為荆州，荆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敢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叛，常警備也，又云：取名于荆山，六國時其地為楚，及秦取楚，鄧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滅楚之後，分黔中為長沙郡，漢高祖分長沙為桂陽郡，改黔中為武

陵郡分南郡為江夏郡武帝又分長沙為零陵郡及置十三州因舊名為荊州統南郡南陽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江夏七郡後漢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又分南陽西界立南郡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于赤壁南郡以南屬吳吳後與蜀分荊州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為蜀江夏桂陽長沙三郡為吳南陽襄陽南郡三郡為魏而荊州之名南北雙立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劉備沒後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復屬吳魏文帝以漢中遺黎立魏興新城二郡明帝分新城立上庸郡孫權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蒼梧立臨賀郡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孫休分武

史集 卷七十六 支

陵立天門郡分宜都立建平郡孫皓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陽立始興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長沙立安成郡荊州統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陽衡陽湘東邵陵臨賀始興始安十五郡其南陽江夏襄陽南郡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之荊州及武帝平吳分南郡為南平郡分南陽立義陽郡改南郡為順陽郡又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屬廣州以揚州之安成郡來屬州統郡二十二曰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新城魏興上庸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武昌安成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立江州以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又分義陽

立隨郡分南陽立新野郡分江夏立竟陵郡懷帝又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時蜀亂又割南郡置成都郡為成都王穎國愍帝併還南郡元帝渡江又僑立新興南河東二郡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為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安始興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未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桓溫又僑南郡立武寧郡安帝又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義熙十三年省湘州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于荊州

史集 卷七十六 支

揚州禹貢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放揚也於古則荒服之國戰國時其地為楚分秦始皇并天下置郡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其地漢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劉濞為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文帝分淮南立廬江衡山二郡景帝封皇子非為江都王并得郡會稽郡而不得豫章武帝改江都曰廣陵封皇子胥為王而以屬徐州元封二年改郡曰丹陽改淮南復為九江後漢順帝分會稽立

吳郡揚州統會稽丹楊吳豫章九江廬江六郡獻帝興平中
孫策分豫章立廬陵郡孫權又分豫章立鄱陽郡分丹楊立
新都郡孫亮又分豫章立臨川郡分會稽立臨海郡孫休又
分會稽立建安郡孫皓分會稽立東陽郡分吳立吳興郡分
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分廬江立廬陵南部都尉揚州統
丹楊吳會稽吳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都陽臨川安成
廬陵南部十四郡江西廬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之北至壽春
悉屬魏及晉平吳以安成屬荊州分丹陽立宣城郡改新都
曰新安郡改廬陵南部為南康郡分建安立晉安郡又分丹
楊立毗陵郡揚州合統郡十八曰丹楊宣城淮南廬江毗陵

史集 卷七十六

七

吳郡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都陽廬
陵南康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尤
難於是制揚州之豫章都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
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
分廬江武昌置尋陽郡屬江州分淮南置歷陽郡又以周玘
創義討石冰荆吳興丹楊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並屬揚州
又以毗陵郡封東海王世子毗改為晉陵愍帝立避帝諱改
建鄴為建康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楊太守為尹江州又
置新蔡郡是時司冀雍涼青并充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
所得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牛豫州惟得

併置廬陵
入會稽
存之以見
其地之民
若亦苦矣

魏城而已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而揚州統丹陽
吳郡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十郡自中原
亂離遺黎南渡並傷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及
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于江淮
百姓南渡者轉多乃于江南僑立淮南郡又于尋陽僑置松
滋郡遷隸揚州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郡並
寄居京邑孝武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寄居蕪湖安
帝義熙八年分尋陽為柴桑郡舊江州督荊州之竟陵郡及
何無忌為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遠遠荊州所立綏安郡人戶
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流及防以竟陵郡還荊州又司州之弘
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
之

史集 卷七十六

七

交州禹貢揚州之域是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畧定揚越以
越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人越之道必由嶺嶺時
有五處故曰五嶺後使任囂趙佗攻越畧取陸梁地遂定南
越以為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
典之所南東兩一尉也漢初以嶺南三郡及長沙豫章封吳
芮為長沙王十一年以南武侯織為南海王陸賈使還拜趙
佗為南越王割長沙之南三郡以封之武帝元鼎六年討平
呂嘉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

秦時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趾刺史。以督之。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元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順帝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為州。不許。拜敞為交趾刺史。桓帝分立高典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為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邊州使持節。郡給鼓吹。以重城鎮。加以九錫。六佾之舞。吳黃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值亂不得入。呂岱擊平之。復還并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三郡立廣

史籍

卷七十六

九

州。孫皓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以李恢為建寧太守。遣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遣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平吳後。省珠崖入合浦。交州統郡七。曰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真。九德。日南。廣州。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漢武帝以其地為交趾郡。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立為廣州。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郁尉領之。孫皓分鬱林立桂林郡。武帝太康中。吳平。以荆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合統郡十。曰南海。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高興。寧浦。後省高興郡。懷帝

永嘉元年。又以臨賀始興始安三郡為湘州。元帝分鬱林立。晉興郡。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還屬。荆州。穆帝分蒼梧立晉康新寧永平三郡。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安帝分東官立義安郡。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

律歷律可并入樂志曰樂律歷可曰歷數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終身無方。竹體圓虛。修短利制。是以神贊作律。用寫鐘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

史籍

卷七十六

三

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歌。鑿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由茲道。及秦氏滅。學其道。寢微。漢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列款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班固因而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埋滅。魏武始獲杜

變，使定樂器聲調。變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于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于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竟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于篇。云：傳云：黃帝使伶倫之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竅鳳之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為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為管。

史緯 卷七十六 至

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為之。及漢章帝時，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晉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為之。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也。又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以吉凶。其典司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陰陽四方之聲，以為樂器，皆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焉。及秦始皇焚書，典策缺亾，漢興張蒼治律歷，未得其詳。武帝正樂，乃置詔律。

之宮。雖律呂清濁之體，祖正金石高下之音，有準。然徒據採遺存，以成一時之制，而數猶用五。夫道始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九。故黃鐘之數六分，而為雌雄十二鐘。鐘以三成，故置一而三之。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位在子，下生林鐘。位在未，其數五十四。上生大簇。位在寅，其數七十二。下生南呂。位在酉，其數四十八。上生姑洗。位在辰，其數六十四。下生應鐘。位在亥，其數七十二。上生蕤賓。位在午，其數五十七。下生大呂。位在丑，其數七十六。上生夷則。位在申，其數五十一。下生夾鐘。位在卯，其數六十八。上生無射。位在戌，其數四十五。下生仲呂。位在巳。

史緯 卷七十六 至

其數六十。極不生，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鐘。不比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司馬遷史記言律呂，粗舉大經。若于前書，則以太極元氣，兩三為一，而始動于子，十二律之生，所由起焉。於是參一于丑，得三，因而九，三之。

宋音注不此不與正音比效也。和徒音也。深音相干也。周律有玉律也。

物成於十
該括之也

與本位合十辰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謂之成數以為黃鐘之法又參之律於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謂之該數以為黃鐘之實實如法得一長九寸命曰黃鐘之律十一月冬至之氣應焉蓋陰陽合德氣鐘于子而化生萬物則物之生莫不兩三故十二律空徑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損益以三其術則河黃鐘之長九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所以明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于為黃鐘九寸一丑三分之一寅九分之八卯二十七分之十六辰八十一分之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千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三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

史籍

卷七十六

音

一千二十四中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百六十四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戊五萬九千四百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如是周十二辰在六律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為陰則得其所衡而上生于陽推算之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經也而遷又言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律實為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罔見通途班固樂志序論雖博而言十二律損益次第自黃鐘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長

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簇而左旋八八為位一上一下終于無射下生中呂較其相生所得與司馬遷正同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工柴玉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訴于魏武王取玉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于是罪玉晉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六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場問協律中郎將列和和言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

史籍

卷七十六

音

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場等奏昔先王之作樂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如和言笛之短長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為正非所以精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雖伶夔夔遠至青難精猶宜儀刑古昔以求厥衷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

餘無所施用，付御府毀之，奏可復問和，為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不和言太樂東箱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屬者，計其尺寸，乃長五尺，有餘，知昔日之笛不可吹也。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雖實以十二律還相為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乃令太樂郎劉秀等依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枝，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為雜引相和諸曲，和乃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今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又問和笛有六孔

史籍

卷七十六

七

及其體中之空為七，其宮商角徵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言，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為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孔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尚方笛工，依按舊像，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于廟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仰為悉應律也。至於饗賓殿堂之上，無廟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為正，是為竹猶鐘磬宜合于律呂，如和所言，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今部劉秀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又問

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言，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三尺二調，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二尺九調。漢魏相傳者，然按周禮奏六樂，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為各俗而不典，部郎劉秀等以律作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鐘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鐘，考之古典，於制為雅，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像，記注圖例，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孔，故重作，竊伏孔

不作其孔而取其聲
部但可笑
和言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三尺二調，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二尺九調。漢魏相傳者，然按周禮奏六樂，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為各俗而不典，部郎劉秀等以律作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鐘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鐘，考之古典，於制為雅，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像，記注圖例，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孔，故重作，竊伏孔

史籍

卷七十六

七

笛，五百十二律，土音宮，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宮亂則荒，其君驕，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徵亂則哀，其事勤，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商亂則諛，其臣壞，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羽亂則危，其財賸，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中，民之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厚，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

宋門亥正
卯各二巳
子各一與
上下同

羽十一月律中黃鐘律之始也長九寸仲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宜揚六氣九德也班固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十二月律中大呂未下生之律長四寸二分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季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助宜物也司馬遷三分益一上生夷則京房三分損一下生夷則正月律中太簇未上生之律長八寸孟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揚出滯也三分損一下生南呂二月律中夾鐘西下生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出四隙之細也三分益一上生無射京房三分損一下生無射三月律中姑洗西上生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賈也三分損一下生應鐘四月律中中呂亥下生之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宜中氣也五月律中蕤賓亥上生之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安靜人神獻醑交酢也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六月律中林鐘丑下生之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七月律中夾則丑上生之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

史籍 卷七十六 考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詠歌九則平百姓而無貨也三分損一下生夾鐘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八月律中南呂卯下生之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陽季也三分益一上生姑洗九月律中無射卯上生之律長四寸六分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就儀也三分損一下生中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中呂十月律中應鐘巳下生之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五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均利器用俾應復也三分益一上生蕤賓淮南京房鄭玄諸儒言律歷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夷則上生夾鐘長七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無射上生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三呂于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焉餘則並同斯則冷州鳩所謂六間之道揚沉伏熱散越假之為用者也變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凡音聲之體務在和韻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于本音恒為無爽然則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于蕤賓重上生者適合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為非相生之正也揚子雲曰聲生于日律生于辰聲以情質律以和悖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宮商角徵羽

史籍 卷七十六 考

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枝大樂八音不和，乃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勗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積黍起度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魏襄王冢，得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同。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鐘，吹律命之，不叩而自應。勗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枝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今尺，杜夔尺也。史臣按：易于千然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宜，聲韻又契，可謂切審。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世說有田父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枝已所治金石絲竹，皆短枝一米。漢章帝時，文學史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枝荀勗尺，場尺短四分。又始平人，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長場尺四分，此兩尺長短度同。杜夔所用調律尺，比勗新尺，得一尺四分七釐。元帝江東所用尺，比荀勗尺，一尺六分二釐。劉曜鑄儀及土圭，其尺比荀勗尺，一尺五分。荀勗新尺，惟以調音律，至于人間，未甚流布。故

史籍

卷七十六

无

洪惟易作
曆又在
行之先矣

江左及劉曜，並與魏尺相依準。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釐，廣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于今尺廣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六分八釐七毫，以徵衡計之，于今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權重也，衡平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古有黍象，錘錙鑿鈞，錯溢之因。漢志言權衡各理，甚備。自後變更元康中，裴頠以為醫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改治權衡，不省石勒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咸議是王莽時物。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示其出入之驗，規其往來，度其始終，始悟四分於天疎濶，皆十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十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為之也，依易立數，通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為乾象歷。又創制口行運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于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赤道宿度，復有進退，方于前法，轉為精密。鄭玄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加注釋焉。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丞韓翊以為乾象減十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

史籍

卷七十六

无

十為斗分尚書令陳羣以為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疎濶宜改歷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望朔晦校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案三公議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來且四十餘年覺失一辰有奇孫欽議四分歷以儀天度考合符應時有差歟日蝕覺過半日劉洪改為乾象推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序董巴云聖人迹太陽于晷景故太陰于弦望明五星于見伏正是非于晦朔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徐岳議劉洪以歷後天潛精內思二十餘載

史籍 卷七十六

蔡授漢家太初三統四分歷術課弦望于兩儀郭開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牛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不下通是以疎濶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以昏明度月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開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已丑又為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相密信可長行今韓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翊所增減致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于日蝕有不盡效教歷之要在日蝕熹平時洪為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日蝕日蝕

在晏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使二後如洪言海內莫不聞見劉歆以來未有洪比董巴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管室也冰凍始泮蟄虫始發雞始三號天地人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歷宗也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楊偉曰若不先定校歷之本法而懸聽棄法之未爭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知貴洪術珍其法而背其言使洪奇妙之式不傳末世若知而違之是背師也若不知而據之是罔誣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寢明帝景

史籍 卷七十六

初元年尚書郎楊偉造景初歷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初元年尚書郎楊偉造景初歷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其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歷吳中書令闕澤受劉洪乾象法于東萊徐岳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故孫氏用乾象歷武帝太始元年因魏之景初歷改名太始歷楊偉推五星尤疎濶故元帝江左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歷自黃初已後改作歷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陰陽遲疾以求折衷洪術為後代推步之師表云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歷說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曉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

以相通。四時入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愆。故傳曰。罔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己。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口。餽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餽。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餽于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餽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二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于守一元。不與天消

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常若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

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能無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類月。而餽者。有曠年不餽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期則不得。不改。遂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常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遺傳經傳。有少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當曲循經傳。月日日餽。以考

時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于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為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學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泰枝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後秦姚興時。常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畧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

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

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白皇義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餽。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餽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餽三十有六。考其朔期。不知用何歷也。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為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節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脩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于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與朔

于理可從而經有傾朝之驗傳為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迺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于春秋而用漢歷于義無乃遠乎傳之遺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也按歆歷于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朧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遲歆不以歷失天而為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已歷非究天而負時歷也杜預又以為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所傳七歷未必是時王之術今以七家之歷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歷以四分一為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為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歷斗分嚴故不施于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于古景初斗分雖在粗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月驗之迺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歷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為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于春秋下可以取驗于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

凡三十四
日任有甲
乙者三十

十有五蝕二日者一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經元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剛緯皆云三百歲斗歷改憲以今新歷施于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于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強望故進退於三蝕之間此法迺可承載川之三百歲斗歷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萬二千三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其五星約法據出見以為正不崇于元本然則算步究于元初約法施于今用曲求其趣則各有宜故作兩設其法也爰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為歷術者宗焉又著渾天論以坂日于黃道駁前儒之失並得

史緯

卷七十六

史

其中矣

史緯卷七十六終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性，有哀樂喜怒之情，聖王垂範，以為民極，節其驕淫，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為國為家，可得而治也。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于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于春澗之中，焚封于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唐虞稽古，遠乎隆周，其女大備，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節文人理，叔

史緯

卷七十七

代流詐工風陵謝政既既，亦愈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節，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廢缺，若夫情尚分流，豐飭之道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葬之喪，中興為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東都末平之日，疏壁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于斯為美。及魏氏光宅，王肅高堂隆之徒，傳通前載，各以舊文增損當世，雖世屬雕牆，時逢糝政，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縉紳為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哉。及晉國建文帝命荀顛，因魏代前



庶不載因
喪之失

準王肅者
肅傳文后
父也

事撰為新禮，參考古今，更其節文，成百六十五篇。武帝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曰：夫革命以垂統，帝王大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重務也。臣典校故太尉顛所撰五禮，其冠婚祭會諸吉禮，猶可少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所服，此皆仰讀周典，俯師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况自此以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譎，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日，改葬之服，鄭

史緯

卷七十七

二

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母寄育，乃為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眾。喪服本文省畧，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而顛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與先儒注說，及其行事，還領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為今宜采禮記畧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肅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此禮當班于天下，不宜繁多，顛為百六十五篇，篇為一卷，合十五餘萬言，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披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于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

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考也
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為篇類
而不典皆宜省文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
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
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詔可其議後虞與
傅咸繕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
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
又踵修其事云泰始二年正月羣臣議五帝仰天也王氣
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
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魏氏地郊以先后配祀諸

史籍 卷七十七

除之詔可二月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
配上帝漢文帝初祭地祇于涓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
祠于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以高
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妣為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
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土之祇常配食
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營內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
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呂后配地江左初未立
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也成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
地郊則四十四神元帝去興二年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
議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

自宜于此修奉驃騎王導同組議事遂施行三月帝郊祀一
依武帝故事 擊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
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
便伐鼓于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
上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
亦伐鼓于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為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
責之勿訖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漢
建安中將正會太史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容尚書
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劭在坐曰梓慎禳穰古之良史其占
水火猶失天時古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

史籍 卷七十七

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
推衍謬誤也或及家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邵由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
改魏故事也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
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於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
自攻也按尚書符日有變便擊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改之
康帝建元元年太史言元日合朔復疑應却會與否庚水補
政以劉邵議示八坐察議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
梓慎禳穰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理誠然也而云聖
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隨皆

見星不行
不見星而
行則未食
亦可入朝
論所引不
元朔朝君
禮之大者
若未會之
先祭則入
朝君不交
賀不祭樂
用禮之殺
可也

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服用幣
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
孔子老聃助葬于巷黨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
其不見星也今聞天官將至行慶會之樂于禮乖矣禮記所
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入見蝕乃知
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劉邵引此可謂失其義矣於
是水從其議遂却會未和中股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王彪
之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謂卒暴有之
非為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衍繆錯不豫廢朝禮也於是
從彪之議 孝武帝太元初尚書謝石上疏曰敦詩悅禮王
化由斯而隆自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先武投戈而習編號武
息馬以修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序
序之業或廢或興臣所以寤寐未敢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車
方靜將澆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請興復國學以訓育
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帝納其言
遷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
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
俗存乎禮義輔性成德資於教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
萬物開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彌綸治化
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

史籍 卷七十七 五

國學等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思隆前美導達物性興復備
肆嘉惠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課假託親疾
真偽難知弊實渾亂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
儲乃其中混雜爾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朔之餼羊仲尼
猶愛其禮况名實兼喪而增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遑
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羣臣內外
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
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帝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
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發憤歎息 故事祀臯陶于廷
尉寺新禮祀于律署以比祭先聖于太學擊虞以為按虞書
臯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
神祭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
重于太常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
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宜如舊祀于廷尉制可 武帝
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
制所以報陰陽之功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
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
末世信道不篤僭禮賁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
求幸狃妄相煽舍正為邪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于人
者必有其報而祇淫之鬼不亂其間 武帝受禪有司奏置

史籍 卷七十七 六

從漢

一廟已非
又仍舊廟
何說不云
居其之宮
過竟之下
子

七廟帝重其役，詔權立一廟于其羣臣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合七廟之繁華，避一宮之遺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於可，于是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帝未升太祖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又詔曰：前奏就魏舊廟，祇奉明主，情有未安，宜更營造，于是改創宗廟。六年，因廟陷，當改修，劍羣臣奏宜立七廟，詔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于禮無廢于情，為彼亦隨時之宜也。

史錄

卷七十七

七

十年，改築于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帝遷神主于新廟，及武帝崩，遷征西惠帝廟，遷豫章恭懷太子哀太孫，咸沖太孫尚，並附廟，懷帝，太子，又附廟，就陰室，四廟，元帝，卽位，上繼武帝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于時毀主，權居側室，太興三年，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于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議，太常華恒言：今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酌，又曰：今上承繼武帝，惠懷及愍，宜別立廟，廟之昭穆，四世而已，殷有二祖，

及昭穆也
可復
溫論
謂
帝名未
帝名未
惠懷廟當
某世見皇
帝其元下
應為叔直
言皇帝告
也

三宗，愚謂廟室無拘常數，宜遵復漢章，潁川以全七廟之禮，驛騎長史溫，囑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無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議，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蒸嘗於廟，既正於情，又安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若以一帝為一世，是天子反不及公侯，驛騎將軍王導從，囑議帝兩從之，于是還復漢章，潁川於昭穆之位，而惠懷愍三帝，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孫盛曰：春秋傳云：臣子一側，雖繼君位，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公，以為逆祀，準之古義，囑議是也。及元帝崩，漢章復遷，元帝神位在愍帝之下，有

史錄

卷七十七

八

坎室者，十至明帝，崩潁川，又遷猶十室也。成帝崩，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漢章，潁川三府君，毀主在太廟西儲夾室，今京兆當遷入，按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帝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及給居尊，是以孫代祖也。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能建，當入就太廟，文武不先不齒，殷祭之日，征西東西，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于征西之祧，護軍將軍馮愷，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燕王無忌等議：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于文武之祧，今府

遷廟三昭
三與太
祖之廟而
七世天子
七世天子
云七世之
廟可以觀
也若其帝

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尚書郎徐禰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
壇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禰則祭于壇
諸遺徐禰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曰漢世章玄成等以毀主
瘞于園夫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未藏又四
君無追號之禮應毀而無祭簡文為撫軍奏四祖同居西飛
廟祫乃祭時陳留范宜兄子問此禮宜曰葬廟所以祭皆是
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葬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依本號
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葬則猶藏子孫之所宜思其
變別榮一室親未盡則禱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
子孫之列太常劉遵等曰或疑陳于太祖者皆其後之變主
九

史籍 卷七十七

九

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禹不先祫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何
疑也于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穆帝崩而哀帝廢兩堂
為兄弟無所登除簡文上繼元帝世秩登遷于是穎川京兆
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穎川又遷孝武太元中詔曰
太祖虛位明堂未建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遵議武皇帝建廟
六世三昭三穆宜皇帝創基之祖實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
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廟
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京兆府君于
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帝未在本世之上須前世既遷及
太祖位定耳京兆既毀宜藏主于石室雖禰禰禱及何者

為天子第
一昭穆第
亦一昭不
在七世之
內也如東
所云廟止
於七而神
可與禰侯
去聖已遠
各就其是
安所折衷
故

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
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升附父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則從食
子孫與之俱毀明堂之制既已難詳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
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
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征西諸主各用其位之儀服神主入
廟設脯醢之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義熙元年四月將殿廟
詔博士議遷毀之禮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
緣情流遠上及征西世盡則宜毀宣帝當正太祖之位宜築
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未藏而弗祀時劉裕作輔議同會安帝
崩未及禘而晉亡 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

史籍 卷七十七

十

安以啓云元興三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夏應殿廟太常博
士徐乾等云應用孟秋臺尋枝白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
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禘之後得以蒸嘗未可廢為太元
二十一年十月應殿孝武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乃修
殿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殿今不設別殿禘祭於
廟故四時蒸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
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殿無取於限三十月
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隆安之初固以喪而廢矣月數
多少復進連失中今應寢而修意所未喻安國又啓據范泰
云今既禘遂祭於廟故四時蒸嘗如泰此言殿與蒸嘗本不

傳皇皇后
何氏崩於
未興三年
七月

亦見

同既刑之後可親蒸嘗不得親殿也太常劉璽云章后喪未
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
十月發與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
薨時為皇后七月葬十月殿此在哀皇再周之內二殿策文
是在廟又簡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躬服重制五
年十月及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秦謂不得
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殿皆見
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殿而泰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
為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敢不允仰當奏彈而魯墮稽
停遂非志舊請免泰瑾官詔皆白衣領職博士徐乾等皆免

史緯

卷七十七

十一

官初元與三年四月不得殿祠建用十月計常限則義熙三
年冬又當殿若更起端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謹丹陽
尹孟昶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殿祭舊准不差蓋施
於經常爾至於熙義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幸理同受命治
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殿無
定日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
典允備宜仍以為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祔五年一禘
經傳記籍不見補殿之文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
泰和六年十月殿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殿祠若依常
去前三十月則應用日月也于時蓋常有故而遷在冬但未

詳其于太元元年十月殿祠依常三十月則應居二年四月
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殿何邵甫注公羊
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為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為祫祭
如此履端始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
推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
計之禮同矣愚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
之等議泰元元年四月應殿而禮官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
應即以失為始也宜以反初四月為始當用三年十月尚書
奏從王謐議以元年十月為始也元帝太興二年詔瑯琊
恭王宜稱皇考負循議云禮子不敢以子母加其父號帝從

史緯

卷七十七

十一

之自漢文革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
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臨中者十五舉音葬
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薨丁卯
而葬是為不踰月也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
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守太傅
鄭冲太保王祥等奏請易服改坐復膳請如舊制詔曰每感
念幽冥而不得直經于草土以此存痛况當食稻衣錦誠慘
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
便易此情于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言及
悲痛奈何奈何等重奏今者干戈未戢天下至重陛下以

詳考
及為三公
乃不能引
君當道而
耶

武帝第

成帝之崩
與帝本末
以位廢未
帝故與帝
江嗣顯宗
與下帝繼
大統者不
先崩卒上
同七月崩
滿也復余
後八月崩
走者府不

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粗席，水飲蔬食，股憂內盈，毀性外大，然而躬勤萬機，坐以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懷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疾大事輒赦有司，改坐復帝，率由舊典，唯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帝復詔曰：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梵梵在疚，當復何時得一教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賻侍，以盡哀誠。太宰安平王孚等奏：陛

史綱 卷七十七 主

下至孝，蒸蒸哀毀，蔬食有損，神和湯見山陵，悲感推傷，羣下竊用竦息，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梵怨爾，日月已周，痛慕推感，永無遑及，不得如所奏也。穆帝崩，哀帝立，于穆帝為從父昆弟，尚書僕射江彩等云：閔傷兄弟也，而為父子，則帝應為穆帝嗣。衛軍王術等云：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繼承之序，宜繼康帝。尚書謝奉等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詔從奉議。康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等議：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辛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以閏月。祥右衛將軍殷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

清節
不計人當
用閏之後
月從閏後
之月算起
也

魏文
何足為法

豈可謂之驗期，當從其重者。驍騎將軍袁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此則歲不得而終矣。漢書以閏為後九月，明其同體也。散騎常侍鄭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用閏之後月，今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為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春秋之義，閏在年內，則器而不數，閏在年外，不應取之。以越期也。已西晦，帝除稿，即吉。徐廣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亦易是疑禮也。禮疑從重，喪易寧戚，固有成言矣。彪之

史綱 卷七十七 主

不能徵，拔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始過矣。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為中原山陵未修，復頻年元會廢樂。穆太后臨朝，后父哀亮元會亦廢樂。孝武太元六年，為皇后王氏喪，亦廢樂。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釋服，博士陳達以為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與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詳議。尚書杜預奏：按靖達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

不解其何
以終三年
年不吉不
言雖於服
費可謂強
解

未統帝者居喪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存身賤物有其宜，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書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經帶，既葬而除，不復寢苦枕土，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于冢宰，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張致疑于當時，此乃聖賢所以為議，非議天子不以服終喪也。

史緯 卷七十七

五

秦婦書節，幸意而行，充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且夕哀臨，經惟寒暑，禁寒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欽畢便葬，葬畢制紅禪之除，于時預修陵廟，故欽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魏氏革命，以既葬為節，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訊前代，自秦始開元，陛下追行諒闇之禮，慎終既篤，允臻古制。夫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不同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白勉以

疏疏者也
謂古禮

厚后宮臣
亦亦過
禮漢文加
葬以後便
葬改變故
而後之禮
也

崇禮此乃聖制，務風易俗之本，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以禮制自居，疑于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為斷，則父在為母，親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于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而長子不得服，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庶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為長子，妻為大妾為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禪既畢，孝景即吉于未央，薄后實后，必不得齊斬于別宮，此可知也。允皇太子，配成之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于禮，有直而行，有曲而殺，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于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殞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傍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為末嗣，官屬當獨哀麻從事，出入嚴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大臣而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于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于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因制除衰麻，諒闇終制，時外內卒聞，頂讓多恠之，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皮暢博採典籍，為之證據云。

史緯 卷七十七

六

后也
后也

光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
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
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
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于所
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于后哉謂應服齊衰從之 隆
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
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之故成風顯夫人
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于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
祧孫固宜遂服無屈若嫌明文不行則疑斯從重謂應同于
為祖母後齊衰期詔可 大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

史緯 卷七十七

七

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
御服齊衰期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
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
殤也中書令卜梓曰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
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為其升降
也微斬衰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以大功為重殤之服則雖
誓無三年之理明矣為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
服又諸宜重之殤士大夫皆不加服况以天子之尊而服殤
行成人之制邪秘書監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
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于是

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

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
斬之喪不佩劍綬華虞以為周禮虎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
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軍而哭
又成王崩太保命諸侯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
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
宜布衣劍如舊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兩簿皆有鼓
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衰麻以服玄黃
除吉駕兩簿又凶事無樂過密八音除凶服鼓吹華虞以為
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

史緯 卷七十七

七

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
乘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
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
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
宜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咸寧二年
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教上繼獻王後穆太常問應何服
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詰靖穆王不臣教
敦不繼穆與閔倍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住
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期而除主穆王喪
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 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

直漢魏是
意謂大夫
宜服非謂
婦人宜除
也

總麻三月
不巳經子

王乃來不復追服。臣皆已反吉。因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為變禮也。婦人服夫，若從權制，大義安託？于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為廢。三年之禮，開倫薄之源，漢魏之失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其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于宮寢，絲素之制，乖異于內外，無乃情理相違，哀樂失所乎？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言：謹按喪服，庶子為母總麻三月，傳曰：何以總麻，以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者，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弊，傷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蕩忘返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

史緯 卷七十七

本

本然，厥親于母，由來尚矣。禮記曰：為父後，出母無服者，以服則不祭，故也。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綿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頽，而習非成俗。誠宜崇明禮訓，以一風俗，不答十八年，胤又上言：臣頃聞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若以所陳或誤，則經有明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依樂安王故事，制大功，若按周禮

古禮亦有
難衣之事

則總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以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縵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屈家事于王道，降私恩于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制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嚴恪微于祖宗，誠微虧于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尚書奏：依禮，庶子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頹俗，宜依樂安王大功為正，詔可。喪服無弟

史緯 卷七十七

本

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舉虞以為夫子之喪，子貢心喪三年，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曰：而亦何常師之有？浸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是非因之而起。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無服如舊從之。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于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太康元年，東平人王昌父，志本居長沙，使魏，值吳叛，因仕魏為黃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求平議，守博士謝衡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害于

道宜更相為服守博士許猛以為制無前母之服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為常事制不為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期為斷都令史虞溥曰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防妒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媒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為之齊也秦秀議二妻之子父命相慈養便有三年之恩同于所生昌父何不命之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况見之毋乎領博士張憚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與

史籍 卷七十七 主

降二女為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宜使各自服其母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為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于今尚存則前母必不廢也苟昌父無妻前妻之命則昌無疑于不服賈曹屬下粹曰昌父當莫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于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後妻為妾矣死則同耐于葬無並嫡之實而使其子于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為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亡母以為禮無前母之服前謂以文害意愚謂服三年無異于前母舍曹屬衛恒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為

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有服此為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為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慈在南為邦族于北為羈族以名分言之前妻為元妃後婦為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前妻廢其嫡子春秋不書姜氏絕不為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推叔隗原同嫡宣孟雖遠禮苟讓春秋猶善之昔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故追而絕之邪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以為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禮

史籍 卷七十七 主

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前母義不賸禮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為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按為黃門侍郎江南已叛大義誠難慈何得以為妻子博駁粹曰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離合為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于死婦哉且初已為妻復云為妾妻專一以事夫夫懷二以接妻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為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喪問至當復為制何服邪夫制不應廢動而食火孝子不納親于不義今同前嫡于死婦使後妻為賤妻于

子之心曾無惠乎禮違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
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背叛之國宜誅宜撫將何取乎
且婦人有惡疾乃夫之所惡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絕故
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
絕前之証而云應服于義何居尚書八座以為設令有人于
此父為叔煌太守而子任于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有不
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雖與鞠養者哀戚有殊而為之服一
也兩后匹嫡即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可以常禮處之也昔
子思哭出母于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為哭于孔氏之
廟子思改哭于他室若昌不制服當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

史傳

卷七十七

五

尸徙之他地何則異族之女不得耐于先姑藏其墓次也今
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嫡輕重之事昌之前母宜依叔
禮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
如繼以名服三年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為之斷今
議此事引趙姬叔隗者粗是也然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
隗而下之吳冠隔塞步真前妻終始未絕必義無兩嫡今步
二妻並以死亡其子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與
初者作郎干寶論曰禮有經有權王慈之事有為為之也不
可求以循常之義二子同產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為兄諸侯
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為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

一非耳人
百其言其
妻訟也

人各有
有不幸

宜以先後為秩順序義也故春秋賢趙姬禮之變而得情
理也今生而同室者少死而同廟者眾及其神位有上下也
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即事也今雖
名為母而恩否于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未何追服之道哉
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術恒通于服絕之制可以斷
矣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為
服禮之善服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上以恕乃父之志中以
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同氣之好可以居生而况于死乎時沛
國劉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母丘儉反仲武出其妻別舍
而不告絕再娶王氏生陶及母丘氏卒正舒求附葬而陶不

史傳

卷七十七

五

許正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縗裳綴緒數十年不得
從以至死亡又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乘船入晉晉賜妻
某氏生子緩伯吳平某已亡緩伯將母以歸弟敦愛敬之
二母篤先後之序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尊交相為服君
子以為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立二嫡前妻
亡後妻子懸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為
妻後又娶丙不言有乙居家如二嫡無貴賤之差乙亡丙之
子當何服雖二嫡非正此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進退不
知所從大傅鄭冲讓甲失禮于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
專則乙丙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天尉荀頭議並后匹嫡

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為
天王富有四海而特賤無一級之尊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微
號顯之豈不以子無得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
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于子雖為天王后猶
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為子尊不加父母則武
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
與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尊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
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幼賤猶不得未
彭長貴况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宗命之言而尊太公荷
悅以為孝莫大于服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有過矣

史

卷七十七

七

及述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
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為夫人不審庶子命母
邪故當告于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
授賈人為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賈人斯則子得母也賈
人北而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各位定矣母賈子庶
人倫序矣欲加崇賈人而賈卑之雖顯明國典而賈廢之且
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
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賈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
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
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相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

晉書伊
為公贈子

新禮是

明帝此意
其行

終始不其
相違何不
至尊而冠
乃似於衛

如以夫人為少可言皇太夫人皇若也於名禮顯矣帝特下
詔拜皇太妃三月丙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如太
后又詔曰朝臣不為太妃敬為合禮不 太常江通議位號不
極不應盡敬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
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華虞
以為孝經責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明帝立皇子衍為皇太子詔曰禮無生而
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土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
臣朝臣咸拜此其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華今衍幼冲之
年便臣先達將今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其

史

卷七十七

元

故公卿通議尚書令十壹議以為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
同于君所以重儲貳異正嫡皇太子之立都告天地正位備
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合朝同拜太子
若存謙冲宜答拜 春秋左氏傳晉侯問襄公年季武子對
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
士為冠具武子曰君冠必以釋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
之以先君之禮處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
假爵焉侯許諾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賈
服說以為人君禮十二而冠古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

亦不理其
安在

二十而冠
五十為大
大之時皆
故已久矣
冠於大夫

天子之冠
子士也故
其未冠而
其父者即
謂之冠
亦仍應以
士禮行之

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以癸未歲反禮
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居東未反
成王冠弁以剛金賸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
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之文則天子諸侯近十二遠十五
必冠矣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儀禮云公侯之
有冠禮夏之未造王鄭以為夏未上下相亂故作公侯冠禮
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
大夫冠冠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
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
皆士禮耳然漢氏以來天子諸侯頗采其儀志曰儀從冠禮

史補

卷七十七

冠

是也漢順帝冠兼用曹褒新禮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云乘
輿初加細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王公以下
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細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
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
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此
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况十二之年未及志學
便謂德成無所助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
子乃三加孫毓以為一加再加皆非也禮詞曰令月吉日又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
定月也後漢以來帝加元服成以正月晉成寧二年秋閏九

既自太后
自應制本
后命

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此則晉禮亦非必歲首也禮冠於廟魏
以來不復在廟然晉武惠冠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
儀也晉穆帝孝武將冠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穆帝升
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以定其禮深
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于四海無非臣妾
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
坤之義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仇讎安有臣下
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考之今古並無此制于情不
安于義不通按成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
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主婚之文此大晉已行之事今納后
儀制宜依成寧故事從之其納采版文聖書曰皇帝咨前太
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
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
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
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開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
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
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
正位于內必俟命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
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
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雋妻侯願之女孫先臣

史補

卷七十七

冠

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雋妻侯願之女孫先臣

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安堂太守關中侯獻之
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曾之
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
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遠從，愈
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
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上元吉，臣陋族卑鄙，憂
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
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未承
大祥，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典章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
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

史籍 卷七十七 圭

以典禮，備物賚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
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秦筮元龜，罔有不臧，率循典禮。今
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
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行禮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
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
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
使者某重宣中詔。今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副介近臣，
百兩八鸞，臣蠆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
典制。某稽首承詔，皆如初。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
忌月，博士曹航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

帝復有忌哉

史籍 卷七十七 圭

晉書六
志

樂

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凋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于彭蠡，漢順聽鳴鳥于樊。衡聖入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節其哀思者也。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

史錄 卷之七十八

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闕闕。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制定雅樂。時有散騎侍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鐘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禘，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之詞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日鹿鳴，二日騶虞，三日伐檀，四日文王。皆古辭，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樂屬虞代，植文王三曲，更自

於在此若
竹四言亦
有何難
張華通理

劫服善亦
可取

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且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太始五年，荀勗云：鹿鳴以宴嘉賓，無取于朝。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陳三朝朝宗之義，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故勗造晉歌，皆為四言。張華以為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雖未盡合古，皆依詠聲節所本。有識樂知音，以制聲度曲，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篇辭，廢與隨時，至其音韻，逗曲折，皆繫于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勗既真知

史錄 卷之七十八

樂事，造正徵大豫之舞，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白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譏勗新律聲高，以為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必古今尺有長短也。勗以咸異已出，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于野，得周時玉尺，勗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服咸之妙，復感歸會咸卒。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更修正鐘聲，未竟其業而卒。元康三年，詔其子濬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沒于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

太古禪代未審樂名所以為異遺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樂自造新詩而已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皆太樂并鼓吹今自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及慕容儁平冉閔部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頗具大元中破符堅獲其樂工揚蜀等閑習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三

舊樂於是四廟金石始備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至于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故郊祀遂不設樂云 鼓角橫吹曲鼓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角說者云出尤氏帥魋魋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于是減為中鳴而聲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仰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存者有黃鵠篋頭山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

但歌曲名

黃草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和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等復合之為十三曲但歌四曲自漢世無茲節作伎長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之特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諸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中琅琊王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四

何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阿子開歌者穆帝升平初兒童歌畢輒呼阿子汝開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開不後人行其聲為此曲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珣與嫂婢愛好甚篤嫂捶捷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珣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懊惱歌者陸安初百姓忽作懊惱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懶及桓玄篡位三月義兵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悉為軍賞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懶也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廙臨敗所制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絲

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杯杵舞按太
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務手以按杯杵反覆之此則漢氏惟
有杵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
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
公莫言公莫害漢王也今之川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然
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
序以成其業觀其諸俗而正其紀綱勸農桑之本通魚鹽之

史緯 卷之七十八

五

利日中為市總天下之物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貨遷有無各
得其所若乃一夫之土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鄉無
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昔在金天勳
于民事命春為以耕稼命夏為以耘鋤秋為於焉收歛冬為
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
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
丹砂之富兖豫漆絲之府燕齊怪石之府秦鄴旄羽迥帶瓊
玕荆鄂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遠西旃扇之邦
蔥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黎
庶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磨

任石一物
何足以括
燕齊

後漢書無
食貨志故
以此補之

符三年有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青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
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享由其制家殷國阜遠
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貧賤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開笙鏞
商周之興用此道也班固為食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
羅前載其文詳矣元武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九服蕭條及
得隗囂黎民安堵始行五銖錢田租三十稅一民產子者復
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歲比登稔永平五年立粟市
于城東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九輕府虞遺
積姦回不用禮義施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咸里疾家
自相地養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

史緯 卷之七十八

六

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
下水旱人民相食以用度不足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
桓帝永興元年郡國遭蝗河泛數千里流入十餘萬戶所在
慶給乏絕靈帝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
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疾門居貧常曰桓帝不能作家
會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
家至巨億于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
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
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十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
銖錢而有同道連于邊緣識者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

及董卓遷駕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于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與毀不同凶訛相類焉卓誅李傕郭汜相攻長安城中為戰地是時殺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帝之東歸催汜追敗乘輿于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為糗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闕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

史緯

卷之七十八

七

採稻或不能自反死于墟巷魏武乃募民屯田許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歲收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平袁氏定鄴郡令收田租車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罷五銖錢于時三國志相吞滅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大將軍陸遜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欲與眾均其勞也吳之務農重穀始于此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三吳之資總西蜀之利牛戈于府庫破舟船于江整河濱海岸三丘八谷未耨所可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是正平秩東作荷鍾應糧有同雲布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官闕

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愷石崇等更相誇尚與服鼎鼐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碎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未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帝北征湯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囚府帑既竭百姓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愍帝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趙之趙肩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帝渡江軍事草創蠻貊賤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計四千疋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河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疋云

史緯

卷之七十八

人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糜詵議置屯田于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關本土安寧皆企望恩歸而無以自業于是衛觥議豐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官權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供給歸者使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于是魏武遣諸名監置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又以劉毅為揚州刺史廣屯田浚芍陂葺陂七門吳塘諸塢以既看

田公私有蓄歷代為利賈遠之為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其場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賈初中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後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課百姓令閉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賞以買牛始者以為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田役省賈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為患百姓饑乏渾于蕭相二縣與陂場開稻田躬帥百姓與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郡中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明帝時徐邈為涼州上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房穀又廣收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九

車用之餘以市金錦易犬馬供國中之費西域入貢財貨流通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耨犁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乃作耨犁又教使灌漑所省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焉南之地二千餘頃因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督諸軍伐吳欲廣田積穀為兼井之計乃使鄧艾白鍾離而南橫石以西蓋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于潁南

額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阡陌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武帝泰始二年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賤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糶之法理財均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自此事廢致令菽粟散于穰歲而上不收貧窮困于荒年而國無備蒙人富商挾輕資縑重積以營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糶以備儉乏然事未施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留心于兵食四年正月帝親耕籍田因下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十

若其惟當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于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賜縣令長相馬各一匹是歲始立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糶以利百姓詔以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咸寧元年詔曰山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皆如屯田法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停滯高山磽确百姓困窮方

在末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廝開大制
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百
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
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預為思慮者也臣謂既以水為困
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溢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
宛豫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宜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
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
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
至于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殺草之費宜大出
賞以易殺及為賞直今右典牧種產牛大小有四萬五千餘

史籍 卷之七十八

頭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養
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其失事宜南北以水田為業人無
牛憤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
使及春耕殺登之後頭賣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
大成殺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其所留好種萬頭可
今右典牧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佃牧地明其考課三親近
旬歲當復入數千萬斛殺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
之可行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此
施于新田草萊與民居相絕離者耳自頃戶口日增而陂竭
歲決良田發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

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澆不下閘故毋有水雨轉石
流延及陸田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臣近
者見宋國相應遵言運道東諸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
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求決壞之按遵
縣領應佃二千六百戶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
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不從遵言人心所見
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
其意莫有同者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
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州郡軍士凡
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平

史籍 卷之七十八

時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潦空溢大為災害
臣以為與其失當寧濶之不濫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
漢氏舊陂舊埭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官修繕以積水其諸親
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者皆決灑之長吏躬親勸督
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寬枯涸其所修功
實之入皆以俾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
一月以佐之夫川潰不常流地形成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
可足用今因其所患而宜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是
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
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

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狄輸寶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各以品之高，階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簡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武賁武騎一人，簡客官品第一第二者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均平，人咸安其業，而乘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于永嘉，喪亂彌甚，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爲廩，明帝時，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以殷廣，下及工商，流寓

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饑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舉陶不能使強不凌弱，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于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兵食有望，故大功克舉也。問者流人奔東吳，今東吳歲餘，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中州蕭條，未家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鎮河洛之形勢，近以爲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依，依廣開屯田，令糧有所蓄，趙充國農于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于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旱，田收不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頗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苟美爲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甌，公

私利之哀帝即位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獨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于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千家給人足矣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于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光武中興除莽貨泉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于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于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殺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愛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耳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五

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行之名曰均輸帝用林言少時復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錢一斛至錢數百萬魏武為相罷之還用五銖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故穀賤無已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小箱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無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因不復出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

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買人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銷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

刑法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撻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卑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官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于市與聚棄之三代

史籍 卷之七十八 未

向矣魏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劫捕故若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為雜律一篇又具加戒所著六篇而已皆罪名之制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典鹿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口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事類雖同輕重乖異雖大體與篇實相

謀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
既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
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
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
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于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
得雜用他家衛觀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
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
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
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相
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物附重法論之輕在者相繼其

史籍 卷之七十八

後天子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等制約
舊科傍採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
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
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
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
篇條傳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其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
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各冠
于律首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
為增于旁章科令為省矣其漢舊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
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

其類類矣

其類類矣

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為律首又改賊律
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
祖父母孫至于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汗濡或泉煎夷其三
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劫而止許依古
義聽于弟得追殺之命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
害也殺親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
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
罪及親屬異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
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囚強為義之限也三
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氏所改其大略如是及景帝輔
政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句妻
荀氏應坐死族兄顛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句其命詔聽離
婚荀氏所生女芝為穎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
獄荀氏詣司隸校尉何曾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會哀之使
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前侯修刑通輕
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魏承秦漢之弊未及
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法貴得中
刑慎過制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遇
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

說得可憐

是

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佗族之母而重戮無辜於法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實傷惻隱之心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獨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于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為晉王忠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于是令賈充與太傅鄭冲司徒荀顛等定律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賊詐偽水火毀囚因事類為

史律 卷之七十八

七

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三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獨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其餘未能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滅宗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囚囚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談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為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

前六百三十一條者律也此律令故有二十

殊大明新

條條

意其好而律不足以及之若出白漢人便是一篇絕妙文章

表上武帝詔加祿賞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六日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斐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其罪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聖王布於上諸侯奉於中兆庶守於下故有三才之義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歲累答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

史律 卷之七十八

辛

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律令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序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人為持守將中有惡言為恐嚇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賂劫名其財為持質此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餘人財物積藏于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

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歡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害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戲似鬪過失似賊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傷害縛爭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劫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

史律 卷之七十八

五

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奧之府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隨事以盡情或起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取舍之宜除刑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費也用法執詮者采其根牙之微致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章類於參伍然後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安加則傷物繩安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重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遠小人也侍中盧瑒中書侍郎張華請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詔從之及劉頌為廷尉上言曰臣竊以為議者均

知制誥守戶之類

孝又之小仁而違聖王之典制未詳之甚也夫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皆奸惡不軌之族去家懸遠志不聊生又令富者輸財解日歸家貧者作役窮俄山谷是以逃囚日屬賊盜日煩囚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復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白願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起為奸盜勢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諸犯囚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囚者積多囚繫猥畜議者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變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自項年以來奸惡陵暴所犯尤

史律 卷之七十八

五

其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件聽件聽孰與盜賊不集之為患哉聖王之制肉刑違有淡理非徒懲其畏割割之痛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囚者脚足無所復囚盜者截手無所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于塗路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逃囚淫盜悉以肉刑代之笞杖罰遣宜制其數使有常限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前已刑

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奸之手足而斃居必死之窮地。同哉。今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此由肉刑不用之故也。疏上不省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議。尚書裴頌表曰。刑書之文有限。而外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輩。乃為過當。不復以理。臣以為按行奏劾。應有定準。願雖上言。而曲議猶不止。劉頌又疏言之。于是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情奪法。則人徇情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宜如頌所啓為永久

史籍 卷之七十八

之制。元帝為丞相時。庶事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曰。禮以崇善。刑以闡非。人知畏法。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事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于處事不用律令。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臨事改制。朝作夕更。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諸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養術。非妙道也。矯制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本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

漢文加詳
刑不合於
古而行之
至今全下
從變亦特
也

意也。凡為駁議者。當合經傳及前此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斷耳。帝不能從。及帝即位。衛展為廷尉。言宜服肉刑。詔內外通議。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等。以為肉刑之典。山來尚矣。三代哲王。未之有改也。豈漢文常主所能易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漢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過怒也。非殘人也。所以教奸。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凶者避叛戶役。刑其支

史籍 卷之七十八

體而好可止。皆無殺害也。乃加之斬戮。刑過其罪。死不可生。是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欲趣其死。何取于政哉。今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于刑。然民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能改革。若刑諸市朝。朝夕鑿戒。刑者念為惡之末痛。惡者視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等。以為羣小愚蔽。習說所見。而忽異聞。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宜申明法令。樂刑者別。其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尚書周顛等。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人少罪而易威。則宜從輕

而寬之人多罪而難威則宜用重而制之肉刑平世所立非
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截頭絞頸尚不能禁
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為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眾
是為誘人於罪也踊貴履賤有與者醜也不如以殺止殺重
以全輕須兆庶易威之口徐施行也元帝欲從展所上大將
軍王敢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
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問天下於是乃止

史籍

卷之七十八

重

史籍卷七十九

晉書七

列傳

后妃

仲達殺于
其罪亦然
而不念此
後時耶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人后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宣帝
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
有一婢見之后恐事泄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斃帝由
是重之其後相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疾后往省之
帝曰老物可惜何煩出也后慚志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
帝驚而致謝退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卒年五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十九武帝受禪追尊為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肅之女也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文
義一見必貫于心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每先意候指
動中所適祖明甚愛異之曰與吾家者必此女也既笄歸于
文帝生武帝及齊王攸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曰會見利忘
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
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公卿重選其職以諸葛緒為衛尉劉
原為太僕曹楷為少府后雖處尊位不怠儉素特親愛人言
勳以禮崩年五十二
武元楊皇后諱暹字瓊芝華陰人文文宗母趙氏早卒后依

亦奇

以家以妻愛后親乳養之遣他人乳其子后聰慧善書委質
美麗閑于女工文帝為世子聘焉生惠帝武帝即位立為皇
后有司秦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不許帝
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
可動乎賈充妻郭氏賂后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婚帝欲娶
衛嬪女后盛稱賈后有淑德上遂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
以充後宮使后掠擇后性妬惟取紫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
並不見留時下潘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
潘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界位帝乃止及后有疾見帝幸
胡夫人恐立之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

史紀 卷之七十九

二

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泣許之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
悼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后既立婉嫻有婦德美賦椒
房甚有寵生渤海王早薨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曰
賈充有勳社稷當數世宥之賈妃正復妬忌不足以一肯掩
其大德后又數誅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反致忿恨惠帝立
母為皇太后賈氏內怙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為亂使楚王
璋稱誅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曰殺太傅者
有賞賈后以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後軍將軍荀愜送后
于承寧宮全后母高都君麗氏之命麗就后居止賈后諷有
司奏皇太后圖危社稷廢為庶人徙金墉城以麗氏付廷尉

人性本善
賈氏乃性
惡
賈氏內怙
忌
賈氏乃性
惡
賈氏內怙
忌

無益

行刑肥氏臨刑太后抱持號叫被髮稽顙上表請買后傅妾
請全母命不見省太后絕膳而崩年三十四賈后信妖巫恐
太后訴寃先帝乃覆而殞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
追復尊號配食武帝
左貴嬪名芬思之妹也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
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慈思之文後為貴嬪委賈無
文思奇
雅人
配以才德見禮體贏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棹過
之言及文義辭理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每有方物異寶
必詔為賦頌焉
胡貴嬪名芳喬之女也泰始九年帝簡良家子女自擇其美

史紀 卷之七十九

三

者以絳紗繁簪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
芳曰死且不良何畏陛下策拜貴嬪帝每有顧問不傳言辭
率爾而答進退方雅帝多內嬖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
千掖庭始將萬人被寵者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
之止便宴寢宮人取竹葉挿戶以鹽汗灑地引帝車然芳最
蒙愛幸始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備亞于皇后帝常與之博
博爭矢傷上指帝曰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
非將種而何帝有漸色喬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楊駿以后
文勝傲自恣喬曰卿侍女更益豪耶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
有不戒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

楊駿夫詩
然前不
賈氏乃性
惡
賈氏內怙
忌
賈氏乃性
惡
賈氏內怙
忌

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為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駭讎街之而不能害卒。論曰：壯。

惠帝賈后，名南風，充之女也。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姬女，元后納賈郭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頭荀勗並稱充女之賢，乃拜為太子妃。帝常疑太子不慧，朝臣和嶠等多以為言，欲試之。盡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夾之，停信待反。妃大懼，情外人作答，多引占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更益。通百不知，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為我好，答富貴與女共。

史籍 卷之七十九

之泓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示太子少傅衛璠，璠大取踏衆人，乃知璠有裏言，充密語妃云：衛璠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餓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曰：賈妃年少，如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苟妨漢教之悼，后亦為之言，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為皇后。暴戾日甚，與大將令程據等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忽有非常，衣服咸疑其竊盜。尉詰之，賈后親欲求盜物，往聽對。尉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于是隨去，上車下帷，內施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施箱。

賈氏之說
賈之始末

皆亦甚矣
會其非矣

太子不慧
內外皆疑
又何言試
即試何不
面試乃為
所愚武帝

便是微而
無影于

忽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痣，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都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故得全。后詐有身，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開所生，故弗顯。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慙嗟。前至三月，燕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太子，道每勸后加慈愛，及病篤，后歸侍疾，太子常將出，出入恂恂盡禮，后母臨終執后手，令盡意于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凌德吾言。后

史籍 卷之七十九

不能從，更與粲午為奸，謀廢殺太后，誣害太子，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璠等，罪惡彰著。趙王倫因衆怨，謀欲廢后，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齊王囂廢后，后驚曰：卿何為來？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曰：起事者誰？曰：趙王。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倫矯詔賜后死。趙粲賈午韓壽賈謐等皆伏誅。謝夫人名玖，父以屠羊為業，玖清惠有淑姿，選為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玖往東宮侍寢。玖既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太子適生三。

謝玖武帝
宮人何得

遺往東宮
侍殿合不
以正宜其
不終也

此亦托進
意望為正
耳

四歲，患帝不知也。人朝，見通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適為太子，拜玖為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及適遇害，玖亦死。永康初，追贈夫人。

簡文鄭太后，名阿春，榮陽人。世為冠族，后少孤，無兄弟。雅好姊妹，四人，后最長。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侯舅吳氏家，元帝為丞相，敬后，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于帝。口鄭氏女雖發，賢于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為夫人。后雖貴，幸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三妹，一適王哀，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從容謂劉

隗曰：「鄭氏二女，卿可為求佳對。」隗舉其從子儻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哀為尚書郎，以悅后意。帝稱尊號，后雖為夫人，詔太子及諸王皆母事之。后生簡文、帝威和元年，薨。簡文時為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王上疏曰：「臣母生臨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復重，明穆皇

后不奪其志，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乃徒為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即位，未及追尊，孝武帝立，下詔上尊號。簡文、太后，諡曰宣，立廟于太廟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謂鄭太后應配食元帝。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逸，逸曰：「按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官，而不配食于惠

史錄 卷之七十九 大

廟太后平素之時，不伉儷于先帝，至于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其崇尊蓋禮，由于臣子故得稱尊號。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康獻褚皇后，哀之女也。后聰明，有器識，選為琅邪王妃。康帝即位，立為皇后。穆帝立，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請太后臨朝攝政。太常殷融議：「父尊盡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衛將軍哀在官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從之。帝既冠，太后歸政。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戶前。

史錄 卷之七十九 七

視奏數行，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小人懼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于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羣臣啓太后復臨朝。帝既冠，太后歸政事。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年六十一。

史錄 卷之七十九 七

孝武李太后，名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有數子，俱夭。其後諸姬不孕，將十年，帝令恩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時徐貴人以德美見寵，帝常與有孕，而兩年無子。道士許遵時稱其得道，帝問之，答曰：『適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

履黑不可
長無猶可

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遠，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愚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請愛妾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勝示之，時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召之侍寢，后夢雨龍枕膝，日月入懷，遂生孝武帝，及會稽王，孝武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

王祥與元帝室元老但以善德尊之耳

王祥字休徵，琅琊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有丹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母嘗欲生魚，時天

史書 卷之七十九

仁者之勇

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幃，取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六十，同辭不受，弟覽勸之，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高貴鄉公即位，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大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帝王政化之要以訓之，高貴鄉公之執也，祥號哭曰：「老臣無狀，眾有愧色，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

何公曾也

武帝亦難

相王，何公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吾等親之三，公相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朝，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遷尚書，陵公祥與何曾鄭冲等，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詰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關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前後違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祥固乞骸骨，詔曰：「公屢以年高疾篤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譬彼汾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慨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朕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懇懇之心，以存大雅，遂退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贈陵公就第，位在三公之右，不朝大事，就詔訪之，賜几杖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祿賜地，前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子騎都尉學為給事中，使常定省，又以太保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賜第成乃出，泰始五年卒，年八十五，諡曰元祥之卒，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戚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遠矣，又稱祥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五子，學夏，後烈芬，烈芬並幼知名，祥愛之，同贈

史書 卷之七十九

史書 卷之七十九

未化不續
之受

呂維子反

諱為可與
師受其
不事其
足為海也

即不仕
意

病且將死烈欲遷葬舊土芬欲留葬京師祥流涕曰不忠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弟覽字之通年數歲見母遇祥無道祥被楚捷輒泣抱持至成童每諫其母為少止凶虐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慮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覽母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覽母漢疾之密謀使祥覽徑取酒將飲之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覽母遽奪反之自後每賜祥僕輒先嘗母懼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于祥為宗正卿封即丘子咸寧初歸老卒年七十三諡曰貞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

史籍 卷之七十九

與祥臨卒以刀投覽曰汝後必與足稱此刀覽六子後奕世多賢才與于江左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九世並以清德聞父衡上黨太守祜葬邕外孫景皇后弟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祜就徵祜曰委實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謂祜曰常職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祜常過野王令郭奕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滅郭大業少還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至此免官文帝為大將軍拜中書侍郎祜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徒秘書監拜相國從事

大臣之言
大臣之心

中即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統宿衛武帝受禪祜以佐命勲拜尚書右僕射時賈充張秀皆前朝舊臣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滅吳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以計罷之于是分遷戍之半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於關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自出身以來每極顛重之任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忠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運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察身察欲光祿大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夫李胤清亮簡素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居之何以塞天下之望是以自誓守節無苟進之心不聽祐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吳弱城東陽而蒯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對每與吳人交兵勉日方戰不為掩襲將帥有欲進滿計者輒飲以醇酒人有畧吳二兒為俘者祐遣還其家後吳將夏詳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破斬之美其死節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

史律 卷之七十九

恩率部曲降祐軍入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于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祐之德量雖樂殺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病祐饋之藥抗即服之入有止抗者抗曰豈有死人年叔子耶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日抗每告其下曰彼車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白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而詰抗抗曰一邑一鄉猶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從甥王衍嘗詰祐陳事辭甚俊辨祐不然之拂衣而起祐謂賓客曰王夷

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上疏曰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舉大創而定則眾役無時得安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寬廣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

史律 卷之七十九

勝席卷徑至成都非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浮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于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地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覆則上下震蕩孫皓恣情任意猜忌羣下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

戰船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我懸軍深入。人有致死之志。彼戰于其地。果有四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刻可必矣。帝漢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封南城侯。固辭不拜。祜凡所進。遠人皆不知。或謂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中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言詠終日。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南

嘗慨然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今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吳人冠江夏。時議欲移州。詔以問祜。祜曰。昔魏武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若輒徙州。賊由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祜寢疾。求入朝。既至。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為後思乎。華

凌贊成其計。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敗。諸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為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論曰。成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長皆疑而成水。南州人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邊將士亦為之哭。襄陽百姓於岷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墜淚碑焉。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之戶皆以門稱。改戶曹為辭曹。祜卒二歲而吳平。卒臣上壽。帝流涕曰。此平太傅之功也。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上天縱至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左

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耶。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不亦善乎。玄曰。除之數百年。一旦復之。恐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祜乃止。祜無子。以兒子篇為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于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發篤疾。祜母專心調養。發竟得濟。習鑿齒曰。傅玄恐無復君臣。而不知兼無父子。豈不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而人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

杜預

杜預字元凱。恕之了也。預博學多通。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與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之注解。奏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泰始中。受詔爲黜陟之課。預論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時。吝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于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

史錄 卷之七十九

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覈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于累細。以違大體。故歷代不能通。豈若去密就簡。使人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傷理矣。今科率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借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優舉者。超用之。六歲劣舉者。奏免之。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考課之品。誠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可以法盡也。今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取于風聲。

雖然一黜之使自難進

黜陟無斷。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類亦無取於黜陟也。拜度支尚書。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暑度。作上元乾度曆表。上行之。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崩廟歇器。漢亂失之。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上之。帝嘉歎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年祜病。舉預自代。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

史錄 卷之七十九

政大破之。政吳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於孫皓。預乃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置劉。憲代之。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帝報待明年。預表曰。年祜不先與朝臣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今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上有八九。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取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方畧。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

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
令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國
富兵強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
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於江陵遣參軍樊顯率眾
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剋城邑又遣牙門周旨等
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要
害之地以奪賊心腹吳都督孫歆震恐曰北來諸軍乃飛渡
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
為王游所敗旨等伏兵隨卽入城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
中為之謠曰以計伐戰一當萬進逼江陵剋之既平上流于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大

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杜節稱詔
而緩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西南郡故地
各樹長吏荆土肅然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
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
毅精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
邑莫不束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進當陽縣侯初攻江陵吳
人知預病瘳以狐紫狗頭示之每大樹似瘳輒斫使白題曰
杜預頭及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勤于講武攻破山夷錯置
屯營分據要害修立津宮江漢懷德因修節信臣遺跡激

消諸水浸原田萬餘頃分驅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
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污漢遂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
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
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所
興造必考度始終故鮮有敗事然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
谷澗谷為陵因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
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
而能任大事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
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大

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
監華處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
例本為傳說而所發明何但左傳預在鎮數館遺洛中貴要
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卒年六十三謚曰成
遺令曰古不合葬明于終始之理同于無有也中古聖人改
而合之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各以
已意所欲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塚
或云子產之塚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塚居山之頂四
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忌本也
其隧道雅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

郭氏想頂
後妻言及
心齊也

漢也山多美石不用而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塚藏費不勞
功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
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凶緣陪陵舊義
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
山上無舊塚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
南觀洛北望夷齊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
為一定之制至是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
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
遵之

裴秀

史籍 卷之七十九

裴秀字季彥潁之子也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漢
遼將軍母丘儉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非徒子奇其羅之儔
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辟為掾爽誅為文帝安東將軍司馬
文帝未定嗣屬意舞陽侯攸秀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
此固非人臣之相也山是世子乃定武帝即位以秀為司空
封鉅鹿公以職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
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
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畫收秦之圖
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
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

川雖有鹿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
區波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水陸
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度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
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
所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
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國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
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
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于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
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
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遠近之實定於分率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
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迫登降詭曲之因皆得舉
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制朝
儀陳刑政朝廷應用之以為故事卒諡曰元秀死後得表草
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
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
言未有成行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及時施用封
以上聞詔報答焉少子頌字逸民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
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頌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頌從
母夫賈充表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頌才

日與日異
不可不察

說得親切
而不引去
何也

史記卷之七十九

重

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而頹廢商惠帝即位兼右軍將軍楊
駿將誅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趙頹問太傅所在頹
給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出矣豫曰吾何之頹曰宜
至廷尉豫從頹言遂委而去詔頹代豫領左軍駿誅還尚書
侍中頹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
謝叔兒華模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
為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身以國危無益社稷頹曰昏
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見信
焉勸陳禍福之戒無大忤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謀
遂寢頹旦夕勸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

說頹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
若二者不立難乎免矣頹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還尚書左
僕射使頹專任門下事頹言賈模適以復以臣代崇外賊之
望影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漢
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曰獨賢
實以安理故也太子適之廢頹與張華苦爭不從頹思時俗
放蕩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論其畧
曰老子著五千之文舉靜一之義令人釋然自夷合于易象
損謙良節之旨而云有生子無以虛為主豈有以而然哉人
之既生以保生為全全之所感以順感為務若耽近而於遠

也

史記卷之七十九

重

則沉溺之世與懷末而失本則天理之真滅宜其以無為勝
而存在全有乃虛無之言日以廣行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
不貴無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頹用嬰然中
其所懷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可以崇濟先典焉得靜默而
已哉夫無不能生故生者自生也生則必體有遺之而生虧
矣虛無是有之所遺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
可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于匠然不可
以非器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美益于
已有之羣生哉趙王倫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
際遂誅之從弟楷字叔則倅相國掾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
史記

于鍾會曰裝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為楷為吏
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稱見裝叔則如
近玉山照映人武帝登祚採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
悅羣臣失色楷正容儀和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
歲轉侍中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侍中石崇酣燕樓殿過度
崇欲表免之楷曰足下飲人狂藥貴人正禮不亦乖乎楷性
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安于毀譽常營別宅其從兄衍見
而悅之即以宅與衍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
朕應天順時天下風俗何得何失楷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

武帝身以
天下得二
之驗也

此特得
為幸因
文子之
所

所以未止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
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帝出充為關中都督充納女
於太子乃止帝毋進公卿與論政道指陳三五之風叙漢魏
盛衰之述帝稱善坐者數服焉指子賈娶楊駿女然指素輕
駿及駿誅指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
縱橫眾人為之震恐指容色不變索紙筆與親故書侍中傳
祇救護得免長子與娶太宰亮女女適太保衛瓘子指慮內
難未已求山外鎮除安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垂當發而
楚王璋果矯詔誅亮指以指與亮璫婚親密遣人救之指一
夜八徙得免于難璋既伏誅以指為中書令與張華王戎並

史籍 卷之七十九

晉

晉機要指有湯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指請曰指受先帝拔
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指性不競於物昔
為帝侍求出為河內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出為河南尹與楊
駿不平求為衛尉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讓者有以見其
心也指今委頓臣凌暴之先祿黜缺以為可用今張華在中
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
其遠濟之益不聽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指回昨賜
之曰竟未相識衍淡歎其神指卒諡曰元子指字國寶中書
郎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從之遊綏父戎謂之日國寶
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第

字景思王浚承制以為尚書浚為石勒所破聚嵩等莫不謝
罪軍門惟惡及荀綽恬然私室勒召謂之日王浚虐暴幽州
孤恭行乾惡釋舊威歡二君齊惡傲威防風之戮將誰歸乎
惡神色侃然曰武王伐紂表商容之旅未聞商容在倒戈之
例也明公既不以道化厲物就戮惡之分也勒浚重之待以
賓禮勒薄王浚官寮皆貨至巨萬惟惡與綽家有書百餘卷
醜木十數斛而已勒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
州喜獲二子累遷太傅竟卒于石氏

衛雅

衛雅字伯玉安邑人鄧艾鍾會之伐蜀也以雅監軍事行鎮

史籍 卷之七十九

魏

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與
雅奏其狀詔檻車徵之會遣雅收艾欲令艾殺雅因加艾罪
雅知之乃夜至成都撤艾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
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雅鳴悉未赴
雅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雅乘使者車徑入至殿前艾臥未起
父子俱被執艾諸將聞欲劫艾起雅營雅輕出迎之偽作表
章將申明其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悉召胡烈等囚之
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會留雅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奏
以示雅雅不許雅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會過雅
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欲攻會雅不出未敢

發會使唯慰勞諸軍，唯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日，卿監司，且先行，唯便下殿，會悔道之，使呼唯，唯詐眩疾作，仆地，服鹽湯大吐，唯素羸，便以困篤，會遣醫視之，言不起，會乃止。及暮，唯作檄，宣告諸軍，諸軍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殺之，唯于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將士追破，監車出艾，還向成都，唯自以與會共圖艾，懼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及其子忠，斬之，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續，既而宥之，及唯遺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封苗陽侯，泰始初，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唯難

史籍 卷之七十九 美

問二虜，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拜尚書令，與尚書郎汝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謂唯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遷司空，唯以觀立九品，是唯時之制，宜復古，鄉舉里選，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為太子，制臣咸知其不能親政事，唯欲啓廢之，而未敢發，後宴陵雲臺，唯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唯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唯于此不復敢言，賈后由是怨唯，于宣尚公主，敬有酒色之過，楊駿欲專權，以宣若離婚，唯必遜位，與黃門殺之，勅帝奪宣公主，唯慚懼，告老遜位，楊駿誅唯以太保，錄

元凱得力
左傳云

又一日

尚書事，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唯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之，賈后忌其方直，不得勢，淫虐，聞唯與瑋有隙，遂誘唯與亮，欲為伊霍之事，帝作手詔，使瑋免唯等官，瑋欲聘私，怨使人收唯，左右疑其矯詔，曰：禮律，台輔大臣，未有此比，請罪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唯不從，遂與子恒等，同被害，初杜預聞唯殺鄧艾，言于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刑辟不正，自立辟也，唯聞之，不侯，獨而謝，終如預言，上簿劉繇，收唯而葬之，初唯為司空時，帳下督榮，聯有罪，唯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唯，故子孫皆反于禍，及楚王瑋伏誅，繇執黃旗，擗登聞鼓，曰：初矯詔者至

史籍 卷之七十九 美

唯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殺重，救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唯官，右軍以下，輒戮宰輔，收唯子孫，橫皆刑殺，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為楚王所誣，誤非本同謀者，皆勉道如書之言，謂被驅逼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兇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使唯父子，警人不滅，冤魂永恨，訴于高帝，臣身被刑，痼疾始訖，謹條唯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聯有罪，被黜，轉給右軍，其夜，晦揚聲大呼，宣詔免唯，還第，前到中門，晦讀所賞偽詔，手取章殺，紹蟬，催唯出第，晦知唯家人收，按大錄，唯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

如不為形
工為聲也

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將人劫盜府庫，考晦一人，眾奸皆出之。驗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恒字巨山，黃門郎，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制製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視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字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胸有髮，猶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思以贊其美，愧不足膺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天

古字勢
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

墳歷代莫矣，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流其文，其文乃耀，聚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地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米醇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門，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馮雁高飛，逸逸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靡靡，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縉繁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會玄。

史籍 卷之七十九

完

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秦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

使司空甄豐校文部詁，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謬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及秦李斯號為二篆，諸山銅入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

史籍

卷之七十九

辛

紆體放尾，長腹複身，頰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組，揚波振擘，虬跣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絲絲，疑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杳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翩翩，遠而望之，象鴻鶴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規其卻回，般倻揖讓而辭巧，籀籒拱手而翰翰，處篇籍之首日，繁斌斌其可觀，摘華鮑于統素，為學士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搢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畧而論旃，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

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上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于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極觀者以酬酒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被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畧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翫之以為勝，宜官故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

史籍

卷之七十九

辛

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勢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踴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儼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或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婉轉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絕而不離，縱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烟，嶄巖嘖嗟，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

眩奇委諷說不可勝原，研索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
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秘奧之不傳，聊
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典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
至帝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籀，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
氏授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
張伯英，因博精巧，凡家之布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
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
世猶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書次伯英，又有
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
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與伯英並時，見稱于西

史緯 卷之七十九

書

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
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
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
文章，發既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勳
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論指
用于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
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峙，疎企
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黠黠點點，狀似連珠，
絕而不離，竄怒佛鬱，放逸生奇，或凌遠備，若據高臨危，索
然邪附，似蜘蛛掘枝，絕筆收勢，餘絲糾結，若杜伯捷赤絲，

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隤焉若沮，岑崩崖崩，視
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粵髣若斯，
恒被害時，二子墜珮，在外得免，珮字叔寶，總角乘羊車入市，
見者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珮之舅也，每見
珮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
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
微，與瑯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珮言，輒歎息，故時人為
之語曰，衛珮談道，平于絕倒，珮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
以為婦公水清，女壻玉潤，拜太子洗馬，以天下大亂，扶母南
遷，珮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

史緯

卷之七十九

書

不見喜愠之容，至豫章，以王敦好居物上，恐弄國之忠臣，求
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覩，珮勞疾遂甚，卒年二
十七，時人謂珮被看殺，謝鯤哭之，勸曰，棟梁折矣，丞相王導
曰，衛洗馬，明當收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
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又，可方衛洗馬
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俛曰，杜又，膚清，叔寶神清，
珮為中興名士第一云。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少孤貧，牧羊，鄉人到放，奇其才，以女妻
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通圖緯，方伎之書，少自修，謹造次

必以禮度初未知名若鶴鶴賦以自奇有曰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鶴其巢于蚊睫大鵬翔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阮籍兄之曰王佐之才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盡地成圖左右屬曰帝甚異之拜中書令帝與牟祐謀伐吳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施及吳滅封廣武侯華名重一世官制及儀禮冠章多所

史籍 卷之七十九

書

損益當時器皆華草定有台輔之望荀勗疾之出華爲都杆兩州軍車領護烏桓校尉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朝議欲徵華入用馮純又害之惠帝即位拜華爲太子少傅以德望爲楊駿所忌及駿誅將廢皇太后議者皆承望風旨以太后自絕于宗廟華言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宜依漢廢趙太后爲考成后故事稱武皇后居其宮以全終始之恩不從楚王瑋矯詔殺太子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朝廷大恐華曰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之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驛處備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瑋拜中書監賈謐與后謀

劉下異人

亦是

以華庶族備雅進無過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任以政事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漢贊之華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閣主虐后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封壯武郡公及賈后誅廢太子左衛率劉卞以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耶華曰假令有此君欲何如卞曰東宮俊父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伊霍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使太子以不孝示天下也事雖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與

史籍 卷之七十九

書

乎帝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必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左僕射裴頠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而不決后知華等意堅乃表乞免爲庶人帝可其奏趙王倫誦事賈后求尚書令華與裴頠固執不可武庫火華懼有變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孔子履等盡焚焉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所封壯武郡桑化爲柘少子燧以中台星圻勸華退位不從及倫將廢賈后孫秀位司馬雅復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

何馬論

朝廷為朝者之事華距之雅怒曰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
顧而出華其臥夢見屋壞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
與裴頌俱被收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
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
具存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
斬公華曰臣死王室禍至矣遂害之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
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至窮賤之士有一善便咨嗟稱詠
為之延譽雅愛苦籍嘗徒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華虞撰定
官皆資之以取正焉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惠帝中人有得
鳥毛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海兒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

史錄 卷之七十九

史

機嘗餽華鮮華發器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
澆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主云厨中茅積下得
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鮮殊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忽
有雉鳴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果有蛇蛻吳郡臨平岸
崩出一石鼓提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
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
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
愈明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華要煥登樓仰觀華曰斗牛之
間頗有異氣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吾
少時有相者言吾山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其

之謂何以
不言

徐君不取
故以擊
華使煥
本之比
論

效與今在何所煥曰在豐城華因補煥為豐城令煥到掘
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
曰龍泉一口太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
北巖下土拭劍光凶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精芒炫
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白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可
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
異之物於常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在側
華以南昌士不如華陰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
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
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

史錄 卷之七十九

史

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于腰間躍出入水使人汲水取之
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
光彩照水波浪驚沸遂失劍雷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
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後倫秀伏誅齊王同輔政學虞致箋于
問曰問人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章先帝問華可輔政
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齊王宜稱以為社稷之鎮
其忠良之言信于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
而論也議者責華以惑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
諒者必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髮嬰齊之正
節不死推行之狀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通順之理也問于星

奏曰昔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圖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誅骨鯁之臣以斬喪王室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華等未蒙恩理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多稱其冤詔復華官遣使弔祭焉

史緯卷之七十九終

卷之七十九

庚

史緯卷之八十

晉書八

列傳

宗室諸王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明帝時為度支尚書孚言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充實待賊有備遷尚書令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防之孚大壽

史緯

卷之八十

春諸將欲擊之孚曰夫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不可力爭也乃緩之及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非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所以明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稱世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不曰周王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逝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也至于列國則曰紀伯姬卒書國稱

事天綱暫北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罷臣吾以間短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現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口之機據山海之憤矣然迫于倉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恒等見圍逼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凌同大趣嘉謀英算發自淵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開拙速未視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胙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送所

史籍

卷之八十

四

得臺中人苦疏令射以示城內相傳朝廷不守莫不悵悅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監送承荊州刺史王庶承敦旨于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烈王無忌嗣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餞于板橋時廩子丹楊丞承車灌奏無忌欲殺入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等事原情今王可恕然公私法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干亂朝憲于是聽以贖論薨于敬王恬嗣拜御史中丞值海西廢備文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室吹警角恬幼温大不敬温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可畏

也恬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漢仗之以爲都督亮青冀幽并揚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亮青二州刺史薨于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于文思爲兄尚之嗣襲封譙王劉裕以文思怨望誅其黨與送文思付休之令自訓勵休之請解所任歸罪關廷不許文思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兵誅裕裕親自征之休之治中南陽韓延之裕故吏也裕密與書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士倚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鄒僧施等交構積愆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

史籍

卷之八十

五

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縲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足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隔交鋒接刃蘭艾或恐不分故自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闕境士庶莫不悵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然耶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推寄相與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誰敢不先相諮嗚而徑表天子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

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來言虛懷期物自有山來今代人之君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託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欸懷之士間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少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賊洪游於地下耳祗得善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應如此祗父翹字顯宗延之于是字顯宗名子曰翹示不臣劉氏也宗之開裕向荆州自襄陽來就之使文思及其子執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延之奔於姚興裕平姚泓休之與宗之延之奔於魏休之道死

史籍 卷之八十

六

宗之死葬柏谷塲延之為魏虎牢鎮將封魯陽侯來往柏谷塲省宗之墓有終焉之志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都必有治於此者我死即可葬此及卒遂葬於宗之墓次子孫居於墓北死後五十餘年而魏高祖徙都洛陽
中山王睦宣帝弟進之後也武帝受禪封中山王睦表乞儀六夢祀皇陶節祀祀相立廟事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焯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始祖之廟也今睦非正統不得立祖廟於中山後世乃得為睦立廟為中山子孫之始祖耳睦乃宣帝之支孫

習陽亭侯順字子思宣帝弟通之孫也武帝受禪順悲泣事乖唐虞而假名禪受由是廢黜徙姑臧縣雖受流放守志不移卒

此亦宣帝之賢王也

扶風武王駿宣帝第七子也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讀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倚望武帝駿祥封汝陰王都督豫章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考陂駿督諸軍距退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駿善撫御有威德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資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詔遣昔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卷虜樹機能等叛駿遣眾討之斬三千餘級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劾等狀

史籍 卷之八十

七

先切個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假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待之機能懼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劾而縛軍門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物羅侯金多及北虜熱罔等二十萬口皆來降入朝徙封扶風王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有疾輒憂懼不食齊王攸出鎮驥表陳懇切帝不從遂發病薨西土聞之哭泣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者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齊獻王攸武帝弟也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嘗之景帝無子命攸為嗣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為散騎常侍時年十八

司馬昭數以攸為嗣不聞攸有異謀之語其不終

親王出封
古今定例
必欲親臨
不肖何意
果出何意
青齊地
故以親賢
夫情官室
少事而危
早天人之
不承官非
也又曰觀
武帝所以
武帝非無
大夫雖求
錫金封爵
有德意至
情上成券

史紀 卷之八十

撫軍部甚有威惠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武帝踐祚
封齊王時朝廷草創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詔濟
王令自選國內長史攸奏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
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
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濶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
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制樹建
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然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庸願職
而荆吳未賓宜俟清泰乃復古制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
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叙才皆
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
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止之帝皆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
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時有水旱
封內百姓輒加拯貸須豐年乃責國內賴之遷驛騎將軍開
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誠以待物雖不按吏然董御戎
政復有威克之宜故內外祇肅轉司空初攸特為文帝所寵
愛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寢疾慮攸不安泣執攸手以授帝
太后臨崩亦流涕以屬帝及帝晚年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
屬意于攸中書監苟勗侍中馮統以謂諛進攸素疾之勗等
恐其為禍禍必及已勗言于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
立矣帝曰何故勗曰百寮內外皆歸心於齊王齊王雖欲高

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
朝以為不可統又言陛下遣諸侯之國宜先從親始親莫若
齊王帝乃下詔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攸不悅主
簿丁願曰昔太公封齊以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
下謙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
帝裁攸曰卿言何多尚書左僕射王渾上書曰昔周氏建國
六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
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違朝故也是故周
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之德攸於
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二

史紀 卷之八十

之臣且攸為人修潔義信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
都督虛號而無典戎辟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
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
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宜
皇帝子其弟仙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慮亦不輕攸今之
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夫以妃后外親任朝
政則有王氏傾漢之禍呂產專朝之變若以同姓至親則有
吳楚七國之亂歷觀古今苟權勢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
事曲設疑防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
疑至於疎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治安之理此最

有國有家者之遺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珉，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止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陛下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帝不納。渾子侍中濟既陳請，又使其妻常山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遣婦來生哭人，後帝召濟切讓之，曰：『知愧不濟。』』尺布斗粟之語，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然，竟策攸之國。詔太常議崇錫之禮，以濟南郡益齊國。

史籍 卷之八十一 十

又以攸子寔為北海王，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病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修儀容，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辭出數日，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限社稷之福也。」帝收淚而止。攸以禮自持，鮮有過事。至性過人，有觸先諱者，輒泣然流涕。武帝敬憚之，每相見，必擇言而後發。四子：寔、瓘、贊、寔。瓘起義兵，趙王倫收鞋及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賤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眾。設從罪，以發奸。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奧法耳。鞋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業特有，以全穆親之典。會倫死，鞋等得免。脫其後人。」

王浚

王浚，晉陽人。父沈，以佐命勲，拜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封博陵公。母本趙氏，始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浚初不齒之。沉卒，無子，親戚共立浚為嗣。以東中郎將鎮許昌。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買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朔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

史籍 卷之八十一 七

結好夾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挾兩端，過絕檄書，使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書長沙王又浚不平之，穎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之。密使演殺浚。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清泉水上。薊城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欲合兩薄而圖之。值天暴雨，方出而還。單于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驟雨，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乃以謀告浚。浚嚴兵圍演，演降，遂斬之。召務勿塵，率胡晉二萬人進軍討穎，以邢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于平棘，敗之。乘勝遂剋鄴城，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畧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于是沉

于易水者八千人，然庶茶毒自此始也。浚還，商聲勢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將，浚遣祁弘為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南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為司空，領烏九枝尉，浚表封務勿塵，遣西郡公及其弟湯末、別部大駟滑、大屠瓮，皆為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秀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為勒所害，浚又領冀州，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率諸軍，及務勿塵于疾陸春，并弟文秀從弟末杯，攻石勒于襄國，勒車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杯逐北入其壘門，為勒所獲，勒贊末杯，遣間使求和，疾陸春以

史錄

卷之八十

十一

鎔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杯，結盟而退。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以司空荀藩為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為司隸，大司農華萐為太常，中書令李緝為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為勒所殺。劉琨與浚爭冀州，浚報討勒之師，與琨相距，琨敗還，浚為政苛暴，將士貪殘，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諫，浚殺之。劉琨為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於浚，浚設壇告新，建立皇太子，備置眾官，自領尚書令，以襄陽裴憲為尚書，使其子居王宮，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慈為東夷校尉，以田徽為兗州，李暉為青州，浚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應王者之識，謀僭號，燕相胡矩諫，浚出矩為魏郡守，前勅

夫尚何王

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博，司空接高柔切諫，浚並誅之。浚惡長史王悌，亦因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幾五幾入東，即東嵩之塔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彭祖，浚字也。有狐踞府門，雉入聽事，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併位問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浚矜豪口，其不親為政，所任苛刻，加以旱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參佐皆內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詐降于浚，詐未浚為主，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時百姓內叛，疾陸春等侵逼浚，喜勒附已，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于浚，浚許之。勒屯兵曷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請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眾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拒之。浚怒，欲斬言者，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勒眾執以見勒，勒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罵曰：胡奴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于晉，百姓餓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拯，給遺五百騎，先送浚於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連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浚，大馬而死。

史錄

卷之八十

十一

荀勗

荀勗，字公曾，爽會孫也。為文帝大將軍，從事中郎，高貴卿，公欲為變，時孫佑守閭闔，帝弟安陽侯幹問難，欲入，佑曰：未

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寢之幹以告帝欲族誅佑最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為庶人官駢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勗曰明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賦而使刺客除賊非以德服遠也帝稱善武帝受禪封濟北郡公拜中書監買充將鎮關右勗謂馮統曰買公遠放吾等失勢今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問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適勗光祿大夫命掌作樂事初勗行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調之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皆在帝座

史籍

卷之八十

五

進飯曰此是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云實用故車脚人服其明識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懸土必用敷敷國皆置兵官兵當以給國邊守必關帝從之燕冀省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今欲求之于本宜以省事為先凡發號施令惟當則安其有改駁多至壅否職司所臨履當使精察之吏先明得失裁其中而上之然後詳省所宜則令下必行比者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不可以不察也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卒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楊琰可使參輔

東宮尚書令衛璠吏部尚書山濤可為司徒帝從之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美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昔張釋之諫漢文謂虎圈齋夫不宜見用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頃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等吏多則相倚增置文法之職適恐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帝素知太子剛弱造勗及和嚆往觀之勗盛稱太子之德帝將廢賈后勗與馮統因請故得不廢者以為傾國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而終不書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謂勗曰兄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勗然然退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

史籍

卷之八十

五

汝等亦當宜達人問宜識此意遷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悵惘或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君何賀耶勗有才思探人主微旨不犯顛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卒贈司徒于藩永嘉末拜司寇洛陽陷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為留臺太尉卒弟組愍帝立拜司空復行留臺事西都不守組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琅邪王及帝踐祚以組為司徒組過於石勒不能自立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詔組與太保西陽王業並錄尚書事卒于奕散騎常侍侍中元帝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曰昔虞賓在位載于舜典有客信宿稱之周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

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禪受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尚書張闓難奕以爲宋不城周春秋所識特謂非體奕駁之以爲春秋之時周有子朝之亂于是諸侯違昔莫肯率職晉侯主盟率列國勤王而宋獨辭役責之可也公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除之於國體爲全詔從之時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博士郭熙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曰天子修禮辟雍猶拜三老導帝師謂宜盡敬奕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從之

賈充

史籍

卷之八

七

賈充遠之子也爲文帝大將軍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伐吳陰察其變充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仇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誕果叛充從討誕進計曰楚兵輕銳若漢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之誕下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成濟謂充曰事當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濟遂抽戈犯殿封臨沂侯爲晉元

勳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文帝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

武帝寬仁且又居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

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闕也帝受禪充轉車騎將軍封魯郡公

充所定新律班於天下百姓便之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宣

諭使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好進士每有所薦達

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然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

下專以詭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疾

之使充鎮關中乃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充自以失

職憂之計無所出將之鎮百寮餒于夕陽亭苟勗私焉充以

憂告勗曰是行也辭之是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

史籍

卷之八

七

矣充曰然就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

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荀勗亦稱之

皇儲當婚遂不西行遣司空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

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帝

問之徙和光祿勳而充位遇不替轉太尉錄尚書事伐吳之

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充屯項城表吳未可定雖

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表方至而孫皓已降增邑八千戶

充本無南伐之謀固爭不聽及師出而吳平慚懼請罪卒贈

太宰葬禮侯安平獻王故事配享廟庭充疾劇恒憂已諡從

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及下禮官議諡博士秦秀議

充河功而
增封晉武
姑息其矣

遺郭氏
行之事

蓋曰荒帝不從博士段暢希有議論曰武帝從之自充卒至
集時賜二千萬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荃游父豐
誅李氏坐流徙充後娶陽城太守郭配女名槐封廣成君武
帝踐祥李氏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
充迎李氏郭槐懷執數充曰任命之功我有其分李氏那得
與我並充答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是畏槐也荃
為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氏而還其母時此例既多質之禮
官皆不能決雖不遺後基多與居私通充自以為宰相為游
內準則乃為李氏築室于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游每號泣請
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潛懼充遂去

史籍

卷之八十一

六

乃排慢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寮陳母應燻之意東
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之既而郭槐女為皇太子妃
帝乃下詔斷如李氏比皆不得還荃憤恚而卒初槐欲省李
氏充曰彼有才氣卿不如不往及女為妃槐乃盛威儀而去
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遂再拜初充母柳氏不知充
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問者無不竊笑及將充問
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槐性妬
忌充子黎民年三歲孔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
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孔母即鞭殺之黎民眷念發病而死
後又生男孔母抱之充以手摩其頭槐又殺之兒亦思慕而

實年南風
美德也
行一也
此史也
此等事
意與史記
可與相如
傳與

死充遂無嗣及卒槐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
韓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母令其
史書過槐表陳是充遺意帝從之追贈黎民為殤公謚母賢
牛充少女也父韓壽南陽人美姿貌善容止充辟為司空排
於館牀有一婢言壽是故主人女令婢往壽家具其已意婢
言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潛修音好厚相贈結
呼壽夕人壽動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
暢異於常日時西域貢奇香一著人經月不散帝以賜充其
女密以遺壽充問其芬釀意女與壽通而其門閭嚴峻不知

史籍

卷之八十一

九

所由入乃夜中陽鸞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跡左右白無他
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疑
之遂以女妻壽壽官河南尹卒謚權過人主至乃錄聚黃門
侍郎負其驕寵者俊喻度開閣延賓海內輻湊浮競之徒著
文章稱美之以方賈誼石崇歐陽建潘岳陸機陸雲繆徵杜
斌韓康諸傳途王捧杜育郭捷左思崔基劉瓛和郁周恢索
秀陳珍郭彰許猛劉劭劉琨皆傳會于謚號曰二十四
友拜後軍將軍晉書議立限斷荀勗王瓚等謂宜以親正始
起年引嘉平以下朝臣盡入晉史謚請從秦始為斷從之
侍中時謚從惠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于會中召繇受拜

阿后謀人

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諡既親貴，致入二宮，共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嘗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質諶何得無禮？諶言之於后，出頰爲平北將軍，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召臨晉侯之諶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與母買牛皆伏誅。』」

楊駿

楊駿，華陰人，以后父拜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養盛弘內教也。后父而封臨晉侯，光於亂矣。尚書褚詵言：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不從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帝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

亦未左傳

史紀

卷之八十一

主

寵后黨，請謁公行駿及琬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聞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以汝南王亮與駿共輔王室，駿恐失權，從中書借詔親之，得便廢歷中書監，處廡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請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以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二日帝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山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自衛。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錄朝政，百官總已駿慮，左右聞之以

其甥以廣張邵爲近侍，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質后情性，難制畏憚之，多樹親黨，領禁兵，公室怨望。天下憤然，駿弟琬濟數諫止之，駿不用，因廢於家。駿闢于古義，勸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卽位之義，朝廷欲掩其失，令史官沒之。明年正月復改年

馮駿憤諫，自用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大開封賞，欲以悅衆，而爲政嚴碎，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謂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公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公，召公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幾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

史紀

卷之八十一

主

兵，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少府尉欽駿之姑子，屢以正言犯駿，琬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聞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不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使楚王琬討駿，啓帝夜作詔遣使廢駿，以候就第。東安公孫季嚴中兵隨其後，駿居武庫，南閣有變，召衆官議之，主簿朱振曰：「今內有變，必圍豎爲賈后，設謀不利于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奸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觀明

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肅請入雲龍門，觀察事勢。肅察
皆走，尋殿中兵出，燒駿府，弩士於閣上臨射之，駿兵不得出。
駿逃于馬廐，殺之。孟觀誅駿親黨死者數千人，令李肇焚駿
家私書，賈后不飲，令武帝頒命手詔，開於四海也。駿既誅，莫
敢收者，惟舍人巴西劉纂積殮之。珽尚書令，衛將軍，初聘后
珽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得全，皆受覆宗之禍。乞以
表事藏之宗廟，使臣得以免禍。上從之。右軍督趙休言：王莽
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兄弟並在大位，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
下憂之。珽固求遜位，聽之。珽初以退讓稱，晚乃搏合朋黨，庶
別稱冤。云事在石函，可開。張華當時謂宜為申理，而賈氏族

黨待諸楊如管，促行刑者，斬之。濟征北將軍太子太傅有沈
彝嘗從武帝校獵北谷，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騎馬執
角弓在鞞前，猛虎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
虎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呼稱快，駿忌大司馬，致南王
亮，促使之。藩濟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數
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微
還共崇至公，便足建立太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意，
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
以為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言之，駿不納。難養之次，
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為保傅，當至東宮。

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欲
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遂遇害。

劉亮

劉亮字子真，高唐人，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手約繩，口誦書，
博通古今。泰文帝相國軍事，鎮會稽，艾伐蜀，有客問亮曰：二
將其平蜀乎？亮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
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曰：自魏代以來，
登進辟命之士，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皆辭以禹
為詞，空再拜，辭首讓于稷，次暨皋陶，使益為虞官，讓于朱虎，
讓于伯夷，與三禮，讓於夔龍，唐虞之時，求官初除，莫不相

讓也。謝章之義，蓋取于此。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
用之恩而已。今叙用之官，其讓賢推能者，乃得通章矣。其不
能有所讓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三
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三公，三公已預
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
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四征，
四征已預選之矣。必詳于傳，使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
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人尚書，共選一尚書詳于
傳，使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郡守所讓最多者而用
之。詳于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舉官百郡，是讓與主者

禁氏不

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就推于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治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者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天下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于已。則無由外求者。相隨而歸。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寔妻盧氏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哲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竟婚華氏。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或謂寔何不教子。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訓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元康中。拜司空。轉太傅。以老病遜位。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因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懸車告老。二十餘年。可謂國之碩老。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寔年九十。命在旦刻。扶輿冒險而至。屢哀山陵。致教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朝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無曠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詔從之。卒年九十一。諡曰元時。禮教陵遲。而寔行已以正。目少及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辨正公

史傳 卷之八十

傳

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轄。嘗謂人曰。吾與劉頴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皆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睡矣。遷侍中。卒。諡曰成。

王游

王游字士治。弘農人。游美姿貌。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大過。游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州辟河東從事。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子內觀之。女指游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將軍事。年。祐淡知待之。祐見子。暨言。游者。後不節。不可備任。祐曰。游有大才。吾將濟其所欲。使可用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游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嘗夢懸三刀于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游驚覺。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車騎將軍。年。祐雅知游有奇略。乃表留游。武帝謀伐吳。詔游修舟艦。游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能馳馬。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游造船于蜀。其木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

史傳 卷之八十

傳

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放渡時不從尋拜潯為龍驤將軍監途
梁諸軍事時朝議謂吳未可伐潯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刑
揚賢愚莫不嗟怨若今不伐天變難料令皓卒死更立賢主
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
七十死無日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乃發詔分命
諸方節度潯于是發兵先向在巴郡所全育者皆堪供軍矣
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
正月潯發自成都率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勉之吳人于
江積要害之處以鐵鑲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
以逆距舟船潯作大筏數十縛草為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
史律 卷之八十一 五

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推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
之遺寇釋吳人於塗炭此曠世一事也潯大悅表呈預書及
潯將至秣陵王渾要令趙過論事潯舉忱直指建康報曰風
利不得泊也王渾雖被斬張悌頓兵不敢進而潯獨乘勝納
降渾恥且忿欲攻潯參軍何攀勸潯送皓與渾渾乃止而表
潯違詔不受節度渾潯罪狀有司按潯檻車徵帝不許詔讓
潯潯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
便當順流長騫直造秣陵臣即便東下又被詔書云太尉賈
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仙及渾潯彬皆受節度無令臣
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結窮取十四
史律 卷之八十一 七

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越頓威靈，幸而能濟。皆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瀾，不相赴接，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眾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見，怨毒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尊嗜，不可聽聞。按春秋之義，大

史

卷之八十

天

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愚，以為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傾護嫌疑，以避咎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陛下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勝別後書云：潯軍得吳寶物，濟復自表曰：被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請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于不負

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猷構南箕，成此貝錦。公于聖世，反自為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幸而滅吳。及至石頭，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為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譏問，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况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臣孤梗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強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作貴臣，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廢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備，石顯

史

卷之八十

天

雖合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渾之蠲黨，根株牙孽，並處勢位，間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外內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偽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將孔捷，說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死戰。皓意大喜，便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入皓宮，臣遣記室史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

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儲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筒，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船船上之物皆渾所見。知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行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一矢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無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佐。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

史籍

卷之八十

辛

風損皇代之美。山臣頑疎使致，干此罪表流汗，言不識大。渚至京都，有司奏渚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渚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肯掩之。有司又奏渚救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勅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渚，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枝雅五置此營，自渚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侯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置，封襄陽侯。邑萬戶。子葵陽郡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衣一襲，錢三十萬。渚自以功大而為渾所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渚之外親也。謂渚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也。渚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絕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萃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如此，王渚能無愧乎？渚曰：吾懼鄧艾之事，畏禍及身，不得無言。亦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渚功重報輕，博士秦秀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渚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亭，今渚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亦表訟渚之屈，帝乃遷渚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卒年八十。諡曰武。過江後，渚有二孫，不見齒錄。安西

史籍

卷之八十

辛

將軍桓溫表言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席卷萬里
仍吳面縛襄陽之封靡而莫續遐邇懷臣竊悼之濬今有
二孫年山六十室如懸磬關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
漢高定業求望諸之嗣世祖旌賢建孔明之循夫效忠異世
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犯棄况濬元勳建於當代皇
祚中興江左舊物克彰豈不由伊人之功也哉宜追勲錫
茅土不報

唐彬

唐彬字儒宗鄒人也州辟主簿遷別駕奉使詣相府計事時
袁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

史籍 卷之八十

以同奉軍孔穎穎忌其能良久不答陳壽在坐欽板曰彬之
為人勝焉其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因辟為鍾曹屬
帝他日謂孔穎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益州東接吳
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
侍文立立曰宗彬俱可用然彬好貨而宗好酒唯陛下裁之
帝曰財貨可足酒者難收遂用彬後與王濬共伐吳彬為衆
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
沔口以東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
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還留以示不競果先到者爭物後到者
爭功識者高之吳平以彬為右將軍封上庸侯北虜侵掠北

可為王濬
下一針
彬如也

平以彬監南州諸軍事領護烏九枝尉彬至鎮訓卒廣集
修學校思信廣被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庖穡何等並遣侍子
入貢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泊于碣石
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埃相望邊境無犬吠之警
自漢罷征鎮莫之比焉元康初拜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
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中叔嚴舒龍姜
茂時梁于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瞻境望風虛心饒渴
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中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
崇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
而待之卒諡曰襄

史籍 卷之八十

史籍卷之八十終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與嵇康呂安善後
 遇阮籍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年四十舉孝廉遷尚書吏
 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欵昵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俱
 無恨焉遷支帝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文帝將西
 征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行軍司馬鎮郿
 帝欲立齊王攸以問濤濤曰廢長立少建禮不祥國之安危



桓必由之太子位乃定遷侍中以母老辭職帝以濤清儉無
 以供養特給日饗加賜麻帳茵褥後遭母喪濤年踰耳順居
 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
 病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遷舉周徧內外並得其才除尚
 書僕射領吏部以老疾固辭不聽濤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
 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
 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與還寺舍濤不獲已乃起
 視事濤再居選職十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
 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
 以濤輕任意請之於帝濤行之自若濤甄拔人物各為

日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于朝晚值后黨端推每有諷諫帝

雖悟而不能改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大郡置百人不
 郡五十人濤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能用及承寧之後
 寇賊發起天下遂大亂拜司徒濤以疾固讓詔遣使者臥加
 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與疾歸家卒年七十九
 諡曰康左長史范曄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
 為之立室濤早孤家貧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
 無廢妾祿賜作秩散之親故袁毅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
 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之閣上後
 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受賂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經付史積

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入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入
 斗飲之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五子該淳允謨簡

王戎

王戎字濬冲瑯琊人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
 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與羣兒戲於道側有李
 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
 多子必苦李也驗之信然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戎少阮籍
 三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通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
 出渾曰濤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
 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不受由是顯名鍾會伐蜀

續後先法

成慶於始

豈老不戒
得若知之
以成名耳

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
保之難也以建威將軍侯吳吳平封安豐侯遷吏部尚書以
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
悴杖然後起時和嶠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
論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
苦食弱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有
疾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遷尚書左僕射戎與賈郭通親荀
媚取容轉司徒趙王倫殺裴頠免戎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
戎於城內倫子欲取為軍司博士王繇曰濟冲譎詐多端安
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官以戎為尚書令河間王頤就成

史辨

卷八十一

三

都王穎討齊王冏冏謂戎曰卿為我善之戎曰公首舉義衆
匡定大業然有功不賞朝野失望今願穎帶甲百萬其鋒不
可當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旗怒
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戎可斬也戎偽藥
發墮廁得免戎以晉室方亂與時舒卷自經典選未嘗進寒
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及總門可委事察察
問乘小馬從便門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性好利田園水
碓周徧天下積貨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
若不足又儉嗇不自奉養人謂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
萬未還女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

此亦下策

遣一單衣婚訖更責取之家有好李戎出貨之恐人得種恒
鑽其核從帝北伐王師敗績隨帝還洛陽車駕西遷戎出奔
於邠在危難之間談笑自若時名親賓歡娛永日卒年七十
二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質莫知
名其器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族弟敦有高名戎
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
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未
自嵇阮云亡吾為時所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
秀為琅琊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不許戎勸品之及秀
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衍字夷甫神情

史辨

卷八十一

四

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
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楊
駿欲以女妻之衍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
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衍好論縱橫之術會
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
口不論世事唯雅談玄虛而已為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
亦理入為黃門侍郎魏時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
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
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充
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錄

以識之。而行處之。自若。行提玉柄。屣屣與手。同色。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效。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遷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買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買后既廢。有司奏行曰。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得罪。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容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復爲中書令。司空司徒。行居宰輔。不以經國爲念。惟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

史籍

卷八十一

五

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教爲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爾此。足以爲三窟矣。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軍司。及越薨。衆推爲元帥。衍以賊寇蜂起。懼不敢當。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言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事耶。破虜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甚。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其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

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年五十六。衍將死。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也。

樂廣

樂廣字彥輔。涑陽人。善談論。每約言析理。以厭人心。尚書令衛璠見而奇之。曰。自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冰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視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何南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語。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

史籍

卷八十一

六

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廣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任放爲。遠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能見其涯際焉。愍懷太子廢。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多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潘奮。救河南中部收縛。送廣皆解遣之。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買謚曰。以太子罪惡。故行廢黜。今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也。謚然之。廣得不坐。遷尚書令。成都王穎。廣之壻也。與長沙王又構難。廣既處朝。望羣小譏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

易一女以憂卒

鄭袤

鄭袤字叔林，滎陽人，為光祿勳，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征之，百官相送於城東，袤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袤聞，自輿追帝，及之，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謂勳勞蓋世，志望無限，文欲勇而無謀，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武帝禪祚，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上遂印綬。

史書

卷八十一

七

至於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贊首，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以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見許，卒年八十五。子默，字思元，武帝受禪，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官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振給，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十二郡中正，乃共舉默與帝，文帝與袤書曰：『小兒得爾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

不愧品日

帝出祠南郊，詔使默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參乘乎？」昔州里舉卿相，常懷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勤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遣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陳懇見許，遂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卒，諡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贈三司，楊駿初欲以女妻默子深，默辭之，駿以為恨，議遂不行，默寬冲溫謹，雖儻豎所養，不加聲色，而猶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

盧志

盧志字子道，涿人，父欽，尚書僕射，志為鄴令，成都王穎鎮鄴，愛其才，委以心符，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取時望，穎然之，以志為左長史，穎前鋒都督趙驥為倫所敗，議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敢新得勝，必有輕易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劬，敗可立待，且曠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相持不決，大王運濟河北，勳莫之比，今齊王當與大王共制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宜因太妃微疾，求遷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

史書

卷八十一

八

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遂以母疾還齋，委重於罔，由是獲四海之譽。封志武強侯，河間王。穎納李含之說，欲除二王。樹穎儲副，穎將應之。志諫不從，及罔滅，穎遂執朝權，以長沙王又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荊州張昌作亂，穎表求親征。會昌平，乃迴兵以討又。志諫曰：「公有復皇祚之大勳，歸功於齊，爵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仇人，莖黃鵠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張昌縱逆，擾亂荆楚，公掃清寇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穎不納，及又死，穎表志為中書監，留鄴，乘輿敗於葛陂。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

史

卷八十一

九

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次洛陽，縱兵虜掠，欲還都長安。將焚宗廟官室，以絕人心。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方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惟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為怯，無所補。唯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而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順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為左將軍，隨穎行至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聞穎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還隨穎奔南陽，為劉陶所舉，還詣河北，及穎卒，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為軍諮祭酒，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為劉粲所虜，至平陽殺之，子湛，司空劉琨從事中郎，後歸石氏，為冉閔所殺。

史

卷八十一

十

華廡

華廡，字長駿，高唐人，少為武帝所禮，歷散騎常侍，前軍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初，廡父表封觀陽伯，有賜客在焉，使廡因縣令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令以賕致罪，獄辭遂謬，言送三奴與廡，中書監荀勗為子求廡女不許，因啓帝免廡官，以表孫混嗣封，有司奏曰：「廡所坐除名免官，一時之制，廡為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請侯犯法，八議平處者。」

漢有記傳
有有要方

長發五桂
不修

復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律應聽封。詔不許，混當受封，迺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語，故得不拜。世威稱之，真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弟，誦經典，帝後登陵雲臺，望見首稽，固依然感舊，乃得製封，還太子少傅，河南尹，轉善託買，后求以女配，庶孫，庶不許，后深以為恨，遂不登台司。卒，少子恒，字敬則，愍帝即位，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關中陷，恒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羣從乎？召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柴，宜於此修立，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成

史書

卷八十一

主

帝即位，加散騎常侍，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見恒加敬，鍾雅，劉旭之死，將井及恒，讓畫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將納后，冠履之後，與籍，康遠，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制廷軌，則事並施行，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死之日，家無餘財，庶弟，囑字叔駿，拜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疾病少瘳，囑與侍臣表賀，因啓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勝并拜，臣等愚陋，竊有後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禍於至，成祚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

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蓄養精神，願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而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以囑博聞多識，有良史之志，轉祕書監，著作，及禮儀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囑，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得偏觀祕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凡九十七卷，中書監荀勗，令和囑，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囑文質事核，有遷回之風，藏之祕府，永希喪亂，經籍遺沒，囑書存者五十餘卷。

劉毅

史書

卷八十一

主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毅有孝行，厲清節，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毅投傳而去，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不就，帝怒，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以毅忠正，使掌諫，官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隸守令，望風投印，毅者甚眾，時人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胡，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激之，然後入，帝嘗問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乎？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

但不言耳

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散騎常侍柳湛進曰：世以陛下比漢文帝，昔漢文帝嘗謂唐谷文帝云：不能用願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不遜，而陛下默然，以此相校，豈非乃過之矣。帝曰：卿何見張之甚。湛曰：臣聞猛虎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蟻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言，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還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喜百官將賀，毅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卜藏其歲，至周幽王，禍彙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經據舊典，

史籍 卷八十一

主

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為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協附登進，請託者顯達，守道者困悴。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夫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附一人之身，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莫不有失，何獨責於中人哉。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

史籍 卷八十一

高

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也。是以明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氏立法以來，未見得人之功而生譽薄之累，毀風敗俗莫大於此。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復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等亦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殺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直切，無所曲撓，為朝野之所式。賈謩散齋有疾，其妻省之，殺便素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殺濟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見許，以

不傳

史錄

卷八十一

光祿大夫薛第門施行馬卒，贈儀同三司，正直有父風，五為司隸校尉，殺辟廣平程術，為都官從事，殺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遣齊王使喻殺，殺許之，衛正色以為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藉然後言於殺，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歷官安定太守。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事武帝為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其為人，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詔監令異車，自

嶠始也，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勗希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嶠勗稱太子明謙弘雅，誠如聖詔。」嶠曰：「啓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居恒歎息，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國家，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忠，每不酬答，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禍也，臣敢進其罪乎？」元康二年卒，嶠家產豐富，而性至吝，喬杜預以為有錢癖。

史錄

卷八十一

未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於蜀，時蜀新平，人飢土荒，頌表請振貸，不待報而行，轉河內太守，上疏曰：「伏見諸書開啓土宇，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易生風塵之地，自吳平以來，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自謂失職，用懷不靖，今得壯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內兵得散，新邑亦安，兩獲其所，出封於蜀，亦然，此事宜也，臣聞不俾危

劉頌

不俾危

亡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閭閻用事。政荒民散。遂以亂亡。魏武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積數十年。然後吏清民順。法制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吳蜀英豪之敵。猶足自立。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凌夷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剪除凶醜。然其存者。咸遭時之恩。不軌於法。陛下踐祚。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當此天地之位始定。正四海華而洗心之會也。然陛下

卷八十一

七

猶以大晉禪代。異於漢魏。崛起革命之為。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易務。自宜漸出威斷。日就嚴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指所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不及時以成。始初之隆。使遺風餘烈。被及後嗣。異時憂責。追在陛下。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出。後嗣不必賢。此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設。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事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被小進。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

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經慮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於古。唐虞以前。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與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雖行封建。而強弱不敵。制度舛錯。不盡事中。跡其危亡。在同姓衰微。不在強盛。昔呂氏作亂。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玉莽得逞其奸謀。傾蕩天下。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立建國

史緯

卷八十一

七

之制。魏氏承之。罔開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聖速傾。天命移改。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臣聞國有賢臣。則安。有亂臣。則危。而明君至少。闇主至眾。物類相求。感應而至。是以闇君在位。則亂臣盈朝。明君臨政。則賢臣列職。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出。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樹國既固。則得賢益理。中智亦足以安。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於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侯。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祿。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民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冀壽王室。今諸侯裂土。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

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制宜一由古典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處近十世之外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遠近相錯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地方百里然人數殷衆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故當因時制宜以適事理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非所急須漸而備之不顧說也須車甲既具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管官室百姓已足乃備

東緯 卷八十一 九

官司境內既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惟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殺帛資賞慶賞刑威悉得專之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室並遠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僅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異效其故何邪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故無道之主不免誅放又教與滅繼絕之義誅放不免則羣后思懼絕滅必繼是無亡國也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諸王失度而國隨以亡不崇與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同國天子孤立姦臣擅朝此漢氏所以易傾也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法因

君雖陷於誅絕及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久長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宜稍寬其檢大制既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置諸宗廟寡弱小國猶不可危何況以萬乘之主承難領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馭輕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異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行在取容故無名士考課無實吏不竭節故無異能無異能則國事有虧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情也聖王大誥物情知不可去故同公私之利而迂其途使夫欲富者先由貧欲

東緯 卷八十一 十

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必寡欲寡欲然後節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而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而得貴公私之塗既乖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就凌替今欲使適情任欲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解之地約已潔素者獲蒙儉德之報列于清華之上然世放俗奢不可頓肅臣願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非視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非憚日昃之勤誠以事勢宜然也夫創造謀始逆億是非以別能否其難察也既已施

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其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今陛下每情事始而略於考終。羣吏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微。無逃其誅賞。竊惟聖心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愚以為羣官即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閭劣不得。尸祿以害政。如此則勝任者漸多。而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政之至務也。夫上不責成。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故。能否不別。今世士人不悉才能也。又不悉不肖也。然欲舉一

史律

卷八十一

主

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耳。非功實也。陛下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其者必改。而更張。今縱未得都委務于下。至于事應奏御者。獨除不急。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之統率。若冢宰丞相。惟立法制。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臺乃奏處。其餘歲終課功。校簿而已。今乃使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夫不得復以罪之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秩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體宜

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舉大而略小。何則。細過微闕。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疎。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夫大姦犯政。類出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又懼有縱姦之罪。則謹密網以羅微過。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巨姦縱舍。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兇豹於公路。而禁狐鼠於隅隙。古人有言。鉄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弊政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

史律

卷八十一

主

時而發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百姓雖身丁其困。而怨讟不生。誠以三方未平。知時未可以求安息也。至于平吳之後。天下慎靜。而東南六州。郡兵將士。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不習水土。有死亡之患。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征役。亦應改舊。黔首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古今異宜。息放牛馬。誠未可以希遊在昔。然此受徭役者。不出其國。修武備者。待事其鄉。實在可為天下所蒙。已不皆矣。事務多端。難以徧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曰安人。安在息役。息役在無為。曰足用。

足在利農利農在平糶曰信任信在備賢簡賢在官久三者
既舉可以為安有餘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
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應期踐祚有創業
之勳矣掃滅強吳有戡定之略矣躬行終喪有仁孝之美矣
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校功考
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若遺風不足繫人心餘烈不
足匡幼弱治安之理或有未善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美
其可惜也詔答曰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為國也轉吏部
尚書趙王倫害張華須哭之慟聞華子得進喜曰茂先卿向
有種也孫秀議加倫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須獨曰周勃誅諸

史集 卷八十一 重

目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宜並無九錫之命非先王
之制不可倫黨張林將害之孫秀曰誅張斐已傷時望不可
復誅須乃止尋病卒謚曰貞初須嫁女臨淮陳矯本劉氏
子與須近親出養於姑中正劉友議之須曰身後姚虞陳田
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公論非之須言事頗有
理為此行也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人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
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
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
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率

以說門姓
非近親

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無
否滯亦未易也古者諸侯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
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同人德歸
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華其弊對酌
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
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頌
頌歡視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
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
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
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

史集 卷八十一 重

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事功久則政化成以為選例
九等當今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
尚隳括於間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
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贖其事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諱
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稱漢
孔光魏徐幹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乃禁百姓賣田宅
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
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土地井田之制而辨五色九等
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
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陵者惟服物車器令

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責未嘗出爲之立限也。如和所稱光幹之議，然光等議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就既滅，而非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無所施用。司隸校尉石鑿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請召還尚書荀頤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以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贖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轉寧殊域也。從之。每大事及疑議，輒奏以經典處決，多見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

史籍

卷八十一

董

抑華說，留心隱逸，不通私謁。由是羣才畢舉，時燕國中正劉沅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素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潔身隱跡，或克己復禮，出處語默，唯教所

朱冲，雖皆以疾不至，而朝野悅服。臣訪之州邑，言冲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克壯，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栖遯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陛下仰體先帝禮賢之旨，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不報。趙王倫逼爲相國左司馬，以憂卒。

傅咸

傅咸，字長虞，北地人。父玄，字休奕，武帝時爲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而待旦。貴臣備伏臺，開生風，卒謚曰剛。咸爲司徒左長史，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言：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躬自菲薄，以利天下，然泰始開元，以暨於今，

史籍

卷八十一

史

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敢不自竭，以答天問。舊都督有田，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畝，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多置郡縣，虛立軍府，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給，暫有災患，便不繼贍。當今之急，宜先并官省吏，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

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賢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嬖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輿驅肥。古者人稱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者，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開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新焉在疚，而躬覽鷄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整而除，世祖雖大孝，蒸蒸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今聖上欲委政于公，諒開自居，此亦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德光顯，願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以若此，明公處之，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勝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苟明公有以察其性，款言豈在多威，每誠切駿，駿意不平，驍勇濟素，與威善，與威善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便了，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奏，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入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威答曰：「衛公

史傳

卷八十一

天

云酒色之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正，故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多因矯枉過正，或不忠允，欲以充厲為聲，故致忿疾。安有忠益而常見忌乎？駿誅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是亦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厚，羣下宜以實裁量，觀等已數千戶縣侯，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羣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三等超遷，爵位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封爵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謂殿下至此，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眾亦何所怒乎？眾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宜也。亮輔政專權，咸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天下誼譏，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靜處，此則詰詰及經道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

史傳

卷八十一

天

史 153-169

翁習既宜弭息又憂侯駿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公以為少府私論云駿公之姻姪故至于此一大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聽也成之為人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况于殿下而當有惜往者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欽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為領額然觸狂虎之鬚耳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狂虎之鬚非欲為惡所以敢言殿下當識其區區之意亮不納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上書曰夫與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議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速於仄陋暗谷無拘內外也中間選

史籍

卷八十一

无

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類復多節目就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重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官人而可以限乎或謂不制其法何以防私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衆職各得其才非徒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優甚於限法法之是非尤不在已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二則懼謫善則朝野稱誦不善則罪惡見歸此之職就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兼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於朝野洞洽咸奏免河南尹濟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等京師滿然貴戚備伏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之曰

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開張浮競虧敗風俗請免戎官御史中丞解結以成劫戎為違制侵官咸言按令司隸與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所未喻咸每上書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卒謚曰貞族弟祗字子壯為滎陽太守自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壞祗乃造沉萊堰至今充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遷左軍將軍及帝崩大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既誅收駿官屬祗啓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開山赴爽宣帝養之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赦之懷帝時遷司徒大將軍荀勗表請遷都使祗山詣河陰修理舟楫及洛陽陷沒遺臣共建行臺推祗為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宜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屯盟津以待暴疾卒

史籍

卷八十一

无

向雄字茂伯河內人為主簿事太守王經經死雄哭之盡哀吳喬為太守以少譴聚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為少

官從事會死無人殞殪雄收而葬之文帝召責之曰往者王
經之死卿哭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
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
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雄感恩收
葬殿下何必營枯骨而捐之中野使雄為忘恩背死之人乎
帝悅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為鄧艾鎮西司馬遷議郎武帝即位灼
上疏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
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

史

卷八十一

辛

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
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輔
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
帝之知人矣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
二州危懼隨右懷德幾非國家有也先帝以為深憂思安邊
殺敵莫賢于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將屯上邽
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喪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
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
率先將士身為大將不辭虜僕之勞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
少擊多摧破強賊遂委艾以伐蜀之舉艾受命忘身龍驤

王維詩本
此

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東馬
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
而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
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
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以禪初降遠近未附矯令承制
權安社稷雖遠常科有合古意原心定罪事可評論故鎮西
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懼艾威名知其必不同已遂因疑
似搆成其事艾被詔書仰遣強兵束身就縛誠自知奉見先
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叅佐部曲愚想相聚自
共追艾艾在何地狼狽失據父子受誅口無一言豈不哀哉

史

卷八十一

辛

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昔秦人博白起之無罪吳人傷
子胥之冤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
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其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
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釋冤魂於九泉
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
帝其嘉其意灼身微宦孤不見序進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
遣子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
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使官
之罪不問于忤之愆天地恩厚于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
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成

文無滯氣
可著

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
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
親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
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
君而厄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
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
四也憂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為不足
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慚日月之所養愧吳蒼而無
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臣欲言
天下大平而靈龜神龍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

史錄 卷八十一

臺之圃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為
伎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是戍卒妻敬上書曰陛下取
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漢祖感悟
深納其言他日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
者賈乃作新語奏之又田肯建言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
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寬明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
者皆曰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為未亦竊有所勸焉孟子曰
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舜相堯堯
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河南天下諸侯朝覲者訟獄
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官

說得妙

過堯之子非天與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
主均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眾受禪於廢敗而自以
德同唐虞以漢獻即古之堯自謂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
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班示天下亦安能使將
來君子皆曉然服其心乎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
魏狄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
四海貧服而於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
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靈莫之能任至大也非
至辯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
莫之能盡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

史錄 卷八十一

應天順人同符堯舜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魏文矣故宜
資三至以疆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無襟帶之實又蜀
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奸雄之所關通逃之所聚而無親戚
子弟之守強吳尚據江表帝制自為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
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為譬如
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誠存
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臣之懷懼亦竊願居安思危敢博陳
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信民之道設封建之議願陛下
察臣愚忠憇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臣疾痛增篤甚
念桑梓之詩深惟首丘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願瞻宮闕

說得妙

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遺息頽表言，其一曰舉相，其二曰任將。其三曰養老，其四曰信民，其五曰建侯，其封建曰昔周漢之與大封同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外戚，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專封之邑，同姓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選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于雲夢，尚未為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億萬斯年，不改其名矣。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魏魏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晉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此臣所以私懷

史緯 卷八十一 守卒

慷慨自忘輕賤者也。帝覽而異之，擢灼為明威將軍，魏與太

史緯卷八十一終

史緯卷八十二

晉書十

列傳

關續，續伯異人，可敬事烈而文亦佳。宋李太白極稱關續，字續伯，巴西人，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續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等共葬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之，眾咸懼而逃。續獨奔駿而去。河間王頤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廢，續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教文及榜下前太子遺手疏，竊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郡吏，率取青紫，鐘鼎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術紹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返照鄰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賊，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師非真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競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竟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辰太

史緯 卷八十二

續，續伯異人，可敬事烈而文亦佳。宋李太白極稱關續，字續伯，巴西人，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續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等共葬之。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之，眾咸懼而逃。續獨奔駿而去。河間王頤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廢，續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曰：伏見教文及榜下前太子遺手疏，竊為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郡吏，率取青紫，鐘鼎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術紹周文，石奮疎廣，洗馬舍人，亦無返照鄰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賊，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師非真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為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競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陵遲，以此歎息。今竟可以為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辰太

子無狀，稱兵距命，而盡關三老上書及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道無狀，言語忤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于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師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漢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頌、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文學之選，皆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及服勤更事，名稱素聞者，使與共處。嚴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于前，但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見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

史

卷之八十一

二

三年，思庸克復，為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因得嗣立。漢高皇帝，敬欲廢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矯適，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來，堪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伏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百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性慳之誠，實獲

國計，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泣見止，臣獨以為為類見，拔擢此恩，難忘，唯當陳誠，以死獻忠，既具棺槨，伏須刑誅，書奏不省，及張華遇害，買謚被誅，朝野震悚，縱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從，今果不免命也。夫過買謚尸，此曰小兒亂國，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縱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官，不意呂霍之變，復生于今日，向令陛下，即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

史

卷之八十一

三

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眾望，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太子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純為臣，既使上歷奢望，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慚易為規正，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誅獄中囚，那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流護皇孫，督責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苟志于忠，無往

亦未必但
說得可憐

說得可憐
可受

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牧寬平以成節義古語
詔書有而不責自魏晉以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口加苛
一身伏法猶可強為近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
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赴先徵昌入乃後召王假
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殺身成義者
哉又漢高祖廢趙王張敖其臣田叔孟舒等十人為奴髡鉗
隨王旦夕侍養向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官之臣有如周昌固
護其王得如那吉詎詔不坐則聖意必問太子以安如田叔
孟舒侍從不罪則左右侍養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天
也臣每責東官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

史籍

四

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後知臣故莫從良有以也
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
嚴覆請審報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
不虞奸邪煽詐宜開米防若于令典自今已後諸有典廢倉
卒群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而受口詔然後為信得同周
昌不造趙王得如田叔孟舒隨從張敖不加罪責亦永固儲
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鑒臣前見將事表
權用心懇側舍人秦斌數上疏啓諫謂宜褒贈裴權以寵其
魂推諱表疏如秦斌輩及司隸所奏諸拜辭於道路者明前
稱以使彼異於眾以勸為善以獎將來也辭又陳今相困雖

行會難
亦非大了

已保傳東官至于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宜避寒暑之士忠貞
清正如兼門校尉梁郁白衣木冲者以為少師少傅其侍臣
以下文武將吏勿復取盛威象門子弟若吳太妃及買郭之
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不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
皆非有所補益于儲君者也可擇寒門素士篤於學行者以
備官屬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以收切磋之益昔魏文帝之在
東官徐幹劉楨為友文學相核有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為
友諸葛恪為賓卧同床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
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忠不富貴不忠人不敬畏慮
於駑豎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

史籍

五

六尚可不勉哉昔周公建伯禽曹泰管不宿聖考慈父皆不
飭思今不忍小相難持今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
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今五日一朝
於敬既簡於思亦疎易致構闕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
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為天子父為庶人萬機事多故爾敬愛
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行養宜改此例文王世子篇
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親哉繼
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八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造
犯來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臣少時家門無祜具嘗辛
苦以家觀爾固知太子有受皇太子初見誣陷臣求副監因

詳覽續疏
皇誠實生
治安樂世

欲依那古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與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日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惟谷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苟全備君為買氏所誅，甘心無悔。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待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小人不足其責，故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也。是以聖王慎重其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棄故主鍾會，文帝嘉之，因拔顯用。至于先帝以為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動哉！此二使者，罪止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全其三族。如郭微、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監率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買謚小

史籍 卷之八十二

六

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謚前見臣，理太子表曰：聞兒作此為德，人皆為臣寒心。潘岳穆敬，皆謚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臣請非但岳撤二十四人，宜皆罷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既葬，費以車轅其家，張華兄弟皆徙漢中，積表還之，積不獲細行，而慷慨好大節。辛年五十九。

阮籍

阮籍字嗣宗，瑯之子也。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而喜怒不形，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嗜

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太尉濟濟聞其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彙翹首，俊賢抗足，辟書始下，以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草帶之士，孤居特立，正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富，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悉籍不至，得記欣然，適卒，理之，而籍已去。濟大怒，鄉親共喻之，及就吏，後謝病歸。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以病辭，歲餘而爽誅，人服其遠識。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帝崩復為景帝

史籍 卷之八十二

七

大司馬從事中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以酣飲為常。文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復為大將軍從事中郎，籍剛步兵營，厨人善釀，乃求為步兵校尉。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前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寤醉甚清美，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立遠，口不臧否人物。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回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次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朮，飲二斗酒，然後臨歿，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之，如禮，既去，或問楷：「凡往弔者，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籍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人，宜以執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籍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責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醴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亦不怪也。」

史籍

卷之八十二

九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有時奉憲，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驚，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躉子成名，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詩。」卒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咏懷詩八十餘篇，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返。至牛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若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唯法是修，惟理是克，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益之處，律中越乎溪澗，恒乎瓊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裨穉，自以為得

經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蟲處於穉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蠶之處繭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恭州刺史江夏李緒曰：昔侍坐於文王，時有三長吏，臨辭出，王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侍坐衆賢，莫不稱善，王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王曰：卿言得之，可舉近世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王曰：如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思理玄遠，而未嘗

史籍

卷之八十二

九

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以為明誠，凡人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子渾少慕通達，籍曰：仲容已豫吾流，汝不得復爾。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采日成，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散騎常侍，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若在官人之職，必絕于時，郭奕高爽有識量，少所推先，見咸獨心醉焉，始有胡婢咸幸之，始嘗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咸時方有客，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

咸妙解音律，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飲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荀勗與咸論音律，遠不及咸疾之出。補始平太守，卒。二子瞻字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典而談，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矣。司徒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咎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為記室參軍，時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聞之所入者，淺見之所得者，深是以閉。」

史籍 卷之八十一

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如親承音旨。小兒既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閉豫，周旋接，瞻素就無鬼論，物莫能難，忽有客通名詣瞻，談名理，甚有才辨，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侯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意色大惡，咸餘病卒，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爭之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以為字焉。」現那王哀鎮廣陵，以子為長史，元帝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乎曰：「竊以今王在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飲跡，正應端拱嘯咏，以樂當年耳。」遂黃門侍郎，嘗以金貂換酒，為斯可。

彌劬帝有之，轉吏部尚書，帝大漸溫，入受顧命，過子嬰與同行，升車乃告之，子不答，固求下車，囑不許，垂至臺門，告婚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性好屐，或有詣之，正見自屐，屐因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屐。」屐神色開暢，見者賞其高致，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子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數應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兆矣。」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子疎放，非京尹才，除廣州刺史，未至卒，尋而蘇峻作亂，籍從子修，字宜子，性簡任，不修人事，不喜見俗人，過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棄去，不避晨夕，或至無言，但欣然相對，常少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酌。

史籍 卷之八十二

飲，雖當世富貴，不肯顧家，無儲石之儲，要如也。拜太子洗馬，為賊所害，籍族弟裕，字思賢，大將軍王敦辟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飲，以酒廢職，敦謂裕徒有虛譽，出為溧陽令，由是得免，敦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復除東陽太守，以待中徵，不就，遂還剡山，有肥遁之志，王羲之曰：「阮公不為龍犀，雖古之高士，何以過此。」咸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裕審時流必當迫已，乃疾去，諸人相與逐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下耳，不敢復近。」思賢傍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而物自宗焉。在東山，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

其情實語

而不敢言。裕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加金紫。光祿大夫，教通不就。御史中丞周閭奏裕及謝安，建諸累載，應禁錮終身，詔皆贖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耶？」裕曰：「吾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少無宦情，兼拙于人事，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其先姓奚，以避怨徙銍，銍有嵇山，因以命氏。康早孤，有奇才，身長七尺八寸，而土木形骸，不自修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與魏

史籍

卷之八十二

十一

宗室，中散大夫，好修養生，服食之事，以為導養得理，則安。明彭祖之倫可及也。乃著養生論曰：「自厚者所以致其生，求益者必至失其性，惟超然獨達，遺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外，表爾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相友善，共游竹林，世號為竹林七賢焉。戎云：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于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與之言，登默然不應。康臨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君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于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取，輒不見。烈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為選，即舉康

自代康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為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受，不羞乘田子文無欲，三為令尹，是乃君子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治世，許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入，出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舉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向子平嘉孝

史籍

卷之八十二

十一

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加少孤，孤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性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之，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聞十机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畫之累。久與事接，疵累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合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高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

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
足下無事。究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
女年十三。明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
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陳說平生。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
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誓。不至
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東
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後安為兄異所枉
訴。繫獄。辭相引證。遂收康。康慎言行。一旦縲綬。乃作幽憤詩。

史錄 卷之八十二

曰。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我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
無威。恃愛肆嬌。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
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子不敏。
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
僻。政不出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
其過。滂議沸騰。性不傷物。類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
負宿心。外惡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管。神氣晏如。
終子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笑惠結。卒致困
圍。對答鄙訥。繫此幽阻。寔恥於克。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
志沮。渌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雁。厲興北游。順時而動。靜

如此便下
同誤

意忘憂。嗟我憤嘆。曾莫能鳴。事與願違。違茲淹留。窮達有命。
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
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覺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
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
易將來。無辱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承庸長吟。願神養壽。
初康居貧。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夏月。與向秀共
鍛于其下。以自贖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有才辨。往造焉。康
不禮之。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于帝曰。
嵇康臥龍也。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為慮耳。昔齊戮華士。魯飲

史錄 卷之八十二

少正邪。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言論放蕩。非毀典
謨。帝王所不宜容。可因寡除之。帝昵信會。遂并言之。康將刑。
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
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固靳之。廣陵散。于今絕矣。
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悟而恨焉。康嘗游洛西。暮
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不言其姓氏。與
康共談。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
康。仍囑不傳人。康善鼓理。能屬文。高情雅趣。率然玄遠。撰上
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于千載也。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人清悟有遠識好老莊之學莊別者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也始秀欲作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琴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復共呂安灌園于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乃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嵇博綜伎藝于絲竹特妙臨常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遊將西適經其舊廬于時日薄庚泉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

史籍

卷之八十一

末

家亮追想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于遠京今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今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今自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今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今悲麥秀于殷墟追昔以懷今今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非毀今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今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今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于須會今寄餘命于寸陰聽鳴笛之慷慨今妙聲絕而復尋音駕言其將適今故授翰以寫心後為散騎常侍在朝不任為容迹而已幸官

劉伶

竹非七賢
所起之作
五若味剛
山陽王戎
昔嘗摘阮
向對相火
而誇其勇
九得亦延
之意也

酒有何名
曰為生可
也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齊萬物為心澹然少言不妄文游與阮籍嵇康相親欣然神解携手入林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晉耳便可共酒肉妻從之伶號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兄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矣嘗大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徐曰鷄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爾机應不差未嘗屑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

史籍

卷之八十一

七

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躡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快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探尼執觚動則擊楫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甕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共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然視不貲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劍焉如粟廩之與稷粃為建威秦軍卒

謝靈運

謝鯤字幼輿陽夏人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太傅東海王越辟為掾坐事除名于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隣家女有美色鯤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遠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弼功封咸亭侯鯤居身於可否之間雖白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不親政事優游寄遇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豸桓爽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常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謂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

史

卷之八十二

九

鯤曰明公當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見官省穆然必無所虞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是時宿望被禍人士憂恐而鯤推理安帝時進正言敦雖不悅亦不之害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

尋卒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人為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常過河南門下飲河南賜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

史

卷之八十二

九

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名見喜之擢為功曹輔之正酣飲于謀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放達如此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為吏部郎比舍郎曬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遂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于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為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王澄傳揚等屬洛陽令曹摅請解之，摅以制旨辭輔之等，責羊酒詣護軍門。護軍問諸名士持羊酒來，嚴以待客。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遂入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東蘇公騰辟為舍人，不就。時尙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禍將不久。」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尼嘗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因數其無輔相之能，且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畧，尼受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尼早喪婦，有一子，無

史錄

卷之八十二

羊

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父子俱餓死。

羊舅

羊舅，字祖延，祐從孫也。為王敦右長史，舅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不涉其難。敦敗，為丹陽尹，時朝士相飾供饌，舅在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時臨海太守羊固，竟日美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舅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守雲龍門，王師敗績，或勸舅避峻，舅曰：「朝廷被敗，吾安忍求生？勳眾不動，為峻所害，贈太常。」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為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雪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大怒，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惜一被而殺人，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詣令家，望見逸，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斥遣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于越，越以門寒不召，後因宴會，貢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乃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後避

史錄

卷之八十二

羊

亂渡江來，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卓羊舅桓爽，流于散髮裸程，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大呼，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遂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為給事中，卒官。

庾峻

庾峻，字山甫，郡陵人。武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眾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眾，為賢眾而官多，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

右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清劬足以抑貪。退讓足以息鄙。斯其所以為美也。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於政。先王嘉之。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得是聞。故問閭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做其父兄。漢祖反之。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勲。而叔孫在。其前蓋公之賤。而曹泰。洛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世俗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

史籍 卷之八十二

五

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君相貴德。尚賢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乎。夫不華百王之弊。徒救一時之急。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少難進易退之節。雖無功而不肯下。已負敗而復見用。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流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生患一時之計。將為後來之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

采之注莊
原是窮水
自然更難
本相

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子有事親之孝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立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為之歎息。辭寵如斷金。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性之度。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敏。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非心逆起。上宜風以退讓。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

史籍 卷之八十二

五

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得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二子珉。數珉。字子珉。歷散騎常侍。懷帝沒於劉淵。珉從在平陽。淵大會。因使帝行酒。珉悲憤號哭。賊惡之。並遇害。謚曰貞。數。字子嵩。為陳留相。數見王室多難。知終嬰禍。乃著意賦以密情。衍買前之服。烏也。蔡東海王越。太傅軍事。河南郭象好老莊。數善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主簿。任事簡勢。數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嗜昔之意。都已盡矣。時劉與見任于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宿說越令就假錢千萬。與其有吝。因此可罪之。越于眾坐中

純此言所
修者大

西門採乃
與同從里
能今人不

史籍

卷之八十二

志

問數致頽然已醉，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與於是乃服為石勒所害，峻弟純字謀甫，歷中書令、河南尹，封關內侯。純以買充姦佞，與任數共出充鎮關中，充既不行，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為伍伯，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此相譏。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克克，由爾一人。』充曰：『充補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克克？』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衆因罷坐，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慚怒，上表解職，純懼，上印綬自劾，詔免純官，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齊王攸讓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于禮律，未有違也。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以為人倫之教，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者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子

史籍

卷之八十二

志

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詔不見聽，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純近為京兆父在界內，時得定省，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兄弟三人在家，不為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未九十，不為犯令，既免其官，又削爵土，愚以為非禮也。詔曰：『近世以來，多為貴重，順意卑賤，深文非持平也。今議責庾純，酌于酒德，疑買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于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親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沈酒之戒耳。』齊王劉據讓當矣。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勗于朝會中奏純前坐不孝，免職，不宜升進。侍中甄德曰：『孝以顯親為大，詔赦純前愆，擢為近侍，兼掌教官，而後將軍勗敢以私議貶奪公，論誣罔朝廷，宜加貶黜。』勗坐免官，初，勗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取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勗以為愧，至是毀純，既免黜，純往謝勉之。時人稱其通恕。轉尚書卒，子粲，字允臧，為博士。齊王攸就國，下禮官議崇錫之物，粲與博士太叔廣等曰：『書稱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大晉龍興，隆唐虞之化，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山統方嶽，遂撫其國，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賈季為司空，及召

諸君對頌亦正人也
見武帝之怒遂失其
所守機復
矣豈多矣

西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字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出居外藩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儀表東海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京師二千餘里非聖王親親賢賢之意也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碧等奏請收粵等

史籍 卷之八十二 夫

付廷尉科罪廷尉劉頌劾粵等大不敬棄市論尚書又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為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為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粵等除名後數歲起粵為國子祭酒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嵩曾孫也出後叔父年二十猶不好學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消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日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魯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

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息居貧帶經而農遂博綜百家之言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作立守論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終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贖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所必全者形也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形損命安得而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康烈猶不堪况乎弱且病也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

史籍 卷之八十二 夫

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而擾神耗精者與夫生為人所以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暗弊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今一人死而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又何損益于生死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壞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立乎損益之外則我全矣遂不仕耽覽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焉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乎叔父有子謐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富之官人勸謐儉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

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泰始受禪辟台三十七人同命之士莫不畢至或賜爵開內侯惟謚稱疾不行鄉親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武帝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華封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下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辛苦荼毒七年于茲隆冬裸袒當暑煩悶于今困劣救命呼嗚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迺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疾抱瘳床蓐雖貪明時懼蹙路隅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輪實之民

史錄 卷之八十一 夫

朝賁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築于傳殿收鈞于涓瀆無令泥滓有濁清流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不起上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雖羸疾披閱不怠因服寒食散委頓不倫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諭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費為煩請罷其禮幣詔從之謚問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國存而以讓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東帛妻老易之明義玄纁之費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席上之珍以待聘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辛野或就載涓瀆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六禮不備貞女心之况命士乎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棄禮失賢于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以謚為太子中庶子謚固辭疾篤尋復徵為議郎又詔補著作郎並不應者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為有存必有亡天地之定理也故禮六十歲制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哉吾年雖未六十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捐劣困頓者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逝人之死也魂無不之故氣歸于天窆體歸于地是以神不存體與氣升降靈爽之精也尸不久寄與土合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

史錄 卷之八十一 夫

則衣衾所以儻尸棺槨所以隔真故桓魋石椁不如蓬朽李孫瑛瑤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王孫親土漢書以為始皇不若如令魂必有知則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其器物待亡者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槨厚備器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或剖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持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笑如之刑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無有不發之墓也吾欲朝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纁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含之物一皆絕

之吾本欲路形入阮，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物為之制，吝不石柳，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蓮條裹尸，麻約二頭，置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阮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阮訖，舉床就阮，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不自隨。蓮條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無種樹木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附葬，附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

史籍 卷之八十三 幸

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魂而有靈，長為恨鬼，死苦難違，幸無改焉。竟不仕卒，年六十八子方回，少遵父操，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簪而後衣，耕而後食。南土人士，咸尊敬之。刺史陶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下車而進。王敦遷侃為廣州，侃將詣敦，方回曰：「足下新破杜弼，功莫與二，欲無危得乎？」侃不從。敦果欲殺侃，王廙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迎杜弼，廙大行誅戮，以方回為侃所殺，責其不來詣已，收斬之，荆土莫不流涕。

方回諱之，是而不知廙之害已，其自甚而已，死生命也。史籍卷八十二終

史籍卷八十三

晉書十一 列傳

華虞

華虞，字仲洽，長安人。作思游賦，有曰：「運可期，今不可思。道可知，今不可為。求之者勞，今欲之者惑。信天任命，今理乃自得。舉賢良，武帝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為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其畧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之流行，誠以法得于此，則物理于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以求其故，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而日月錯行，天厲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為。其亦振厲散滯，既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列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擢為太子舍人，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羆捕虜，得古尺，自許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

服喪而言
多不
則於
喪乃云
服喪之
曰自
不能終三

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駿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備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微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則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今尺長于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者用之孔穴垂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典同律度量衡成周之制謹權量審法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

史緯

卷之八十三

非所以執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頌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文雅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幸災便除虞各預書曰唐稱遐裔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爾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机太子監撫之重以

年喪豈可
自附諒闇
三年不
故虞其自
通

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備致爭哉皇太子尚覺有司奏御服齊衰并詔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遷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東軍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還洛歷太常卿洛京荒亂虞素清貧遂以餓卒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亂之地其唯涼州乎時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

東哲

東哲字廣微元城人漢廣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建

史緯

卷之八十三

難因改姓焉哲博學多聞與兄季俱知名察孝廉舉茂材皆不就太康中郡界大旱哲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泉為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禱三日甘雨霖霖以育稷以成何以報願長生哲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壽曰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依巖岫以幽栖或排蘭闥而求人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執述不同而道無貴賤覆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沈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何必食與二八為群而恥為七人之疇乎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先既開忠端亦作朝游魏嶽之宮夕陞崑崙之壑晝笑夜嘆晨華暮落是以諱

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各自汚或不食其祿比從政于匪簡
之能管官者於郊廟之積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蠶止毒
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羗纒之
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禍戮可以情恕寵祿可以願保且夫
進無險懼而寂寞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
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
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
寇平勃不能止如意之立于水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
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借
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美齊景之富且

史籍 卷之八十三

四

能約其躬則借石之橋以豐荷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
道德者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萬乘之君猶辱將研經籍
以訓世守澹泊以鎮俗偶鄭老于窮海匹嚴叟于僻蜀且神
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
捐夸毗之所貪收競躁之所棄雞丘索之荒蕪總羣言之一
至全素履于丘岡肯纓綬而長逸請子課素業于千載無聽
準言于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特晉為掾轉佐著作郎撰晉
書帝紀十志遷博士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安釐
王家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
犬戎所滅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

何種科十

之史書大畧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
蓋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
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
事非二相共和也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
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
秘書校綴次第詳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哲在著作得觀竹
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三日曲水之義
哲進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泚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劔曰令君制
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勝會帝大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五

悅賜哲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
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
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趙王倫為相國請為記室哲
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

御說

御說字廣基單父人秦始中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
舉說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備
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仲尼
聖人猶曰從周明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典而翼輔之王
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

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用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謂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建之遠也？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作，邊陲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與？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

史記 卷之八十三

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小安隨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蔡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伯，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刑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何修而嚮茲？臣以為莫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問，古之官人君貴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替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

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之是求，達在修道，窮在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滅否，失實與偽相冒，主聽用政，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不伐，相下不厭，主聽用察，德之所趨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風夜俗不一也。夫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眾正益至，若得其邪，則眾邪益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亡國破家者，未嘗不為眾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

史記 卷之八十三

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隆替，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邪門啓矣。朝廷不貴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舉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符，保不信則有罰。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藉。自頃長吏特多，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受絞索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縱之者；網漏石舟，何以過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奔競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下，誰憂之者？雖今聖恩勞於

夙夜所使為政恒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剝舉賢之典峻開舉之仿法利既立人慎其舉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與焉寡欲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刑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膏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致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未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報受施以殖其財圖報以結其心故居則資贖而知方動則親上而有勇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

史律

卷之八十三

九

寇以攻則拔善者慕德而安厥惡者畏懼而制述止戈為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郡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數此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怠榮而咎時非所以定民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擢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以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爇養鷄種蔬竭其方術喪畢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家負土成墳轉吏

志士妙用

府其對策
納有兩策
通風

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詵以事劾洪曾不私焉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儼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譽卒于官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餽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為先何仲舒抑於武帝之朝賈誼失於孝文之時可辨此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察之職非賢弗居中才之君所

史編

卷之八十三

九

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為是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豈故為是哉由淺見不明深理近才不親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詬寵而伍員戮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文帝蓋復是其輕者耳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有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搆貳之心而吳人越難屢作妖寇豈蜀人教機易可化誘吳人輕銳易動難安乎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鬥時蜀稷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

內附方始未改其舊非蜀人敢怒而吳人易動也夫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習輕悍治安之計當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德可以永保無窮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氏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千戚以來之如此可結鋒刃為田器罷向方武庫之兵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遠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啓折然大聖之德猶有三苗之征成周之世尚勤獵狝之伐既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至誠

史

卷之八十三

十

無為罷武庫之常職樂鋒刃為田器自可倒戟于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藏兵於農散軍邪射未為不泰也除郎中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封都亭侯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收譚下獄鎮東將軍周馥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人更奔散譚更移近馥馥嘆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于源之爵今果效矣甘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元帝命為軍諮祭酒譚薦于寶

范滂于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伯主遠聽以求才為務僚勳量身以審已為分故疏廣告老漢宜不違其志于木假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于進言聞于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養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為王敦所廢卒

太子適

適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官中宵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適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立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從帝

史

卷之八十三

十

觀豕牢適曰豕其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即使烹之嘗對群臣稱適似宣帝於是令舉流於天下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及長不好學不敬師傅買后素忌太子帝使黃門宦者蠶媚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而於官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重輕不差其母本居家女也故適好之又令西園賣蔬菜鷄麩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眾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雙龍洗馬江統諫之不納舍人杜錫每盡忠規勸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所坐墮中刺之買謹恃后驕貴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詹事裴權曰買謹有寵於中官若一日

通之不善乃皆及其所生

此可謂其不善

交構大事去。次宜謙屈以待之。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從。賈后為太子聘王衍小女。衍長女美。后為謚聘之。太子心不平。頗以為言。謚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河之謚。因謂太子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后故也。若官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為計。后納其言。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太康九年十二月。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東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香。使太子書之。有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並謝妃共勉。期而發。勿疑。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使人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持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以太子書。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與顏護明太子。賈后使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群臣若有不從。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及大將軍梁王彤。前將軍東武公濬等。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適問使者至。收服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轎車。潯以兵仗送太子及妃。

或曰許月為上也
言曰賜酒之名見病必死會同國安也本食空腹也

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明年正月。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潯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於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守之。太子之廢。如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遣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父子之情。實相憐愍。於時表國家。乞加椒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云。東宮發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

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且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來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啖棗。盡。那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帝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見賜。不敢辭。通日不盡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通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達。

段適嗣成
於秀

作此必
席之流
最可恨也

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那便
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來
持筆視畢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極重
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眾人見明也太
子廢非其罪眾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與常從督許越有寵
于太子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
勳必起而公奉事申官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深知一
且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
既定秀復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
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后之黨今欲建大功於太

史書

漢卷之八十三

西

子太子舍宿念當為通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
速禍也不如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
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
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
詔使黃門孫慮賞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恒自煮
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
人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過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
以藥杵推殺之太子大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
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建悼又早短折悲感之
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殆類正

行其女
安感
其女
何

史書

漢卷之八十三

主

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
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持乞天恩賜以王禮妾不勝至情
昨昨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
據等册復太子帝為太子服長子斬衰群臣亦衰使尚書和
郁率東官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輦蓋
飛裂為哀策謚曰愍懷葬於顯平陵帝感問續之言立恩子
亭妃王氏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衍請離婦惠風號
哭而歸及劉曜陷洛陽以賜其將符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
曰吾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太子三子彪臧
尚彪字道文早卒追封南陽王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
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太孫之東官
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到銅駝街官人哭侍從
者皆哽咽路人杖淚焉趙王倫篡位臧與帝俱遷金墉尋被
害惠帝反正謚曰哀立尚為皇太孫臧帝服齊衰非謚曰中
齊王問表曰東官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
儲嗣以固洪基今者後官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
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
無子定陶繼立孝和乏嗣安帝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
成式也清河康王遐嫡子單神安岐嶷慧智早成宜奉宗廟
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副四海願願之望遂立單為皇太子河

問王順勳遷大駕表成都王頌為皇太弟廢尊為清河王後
被害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風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
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於繼明宸極守器者
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奸邪肆斥
正士奸屠酷之賤役狀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詭譎競進讒邪
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階遂行一人乏援隱之慮百辟
無爭臣之節遂使寬逾楚建酷甚辰圍雖復禮備哀榮情深
惻惻亦何補於荼毒哉

陸機辨亡論舉放過秦殊遠遜之殊續以為直運西京
非定論也看此等文字愈思出師表之不可及

史籍 卷之八十三

陸機字士衡抗之子也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
章冠世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以
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于江表漢慨孫皓遂舉
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
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袁臣竊命禍始京畿毒徧宇
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群雄蜂駭義兵四起吳武烈皇
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蓋世遂掃清宗祊悉
殲皇祖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神兵東顧
僑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乘服而江外
底定負禮名賢交御豪俊張昭周瑜彼二君子肯弘敏而多

叔

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
士矣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縱襲遠軌啟
心因令圖而加以以篤敬申之以節儉備諮俊茂好謀善斷
吳人輻輳猛士如林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
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有吞江濟之志一宇
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健而獲免漢
主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
地而我陸公挫之西陵覆師敗績絕命永安由是二邦喪氣
挫鋒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躡天號踞峙而立西界庸益之
郊北裂淮漢之埃東苞百越之地而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七

代之禮備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庶尹盡規于上恭
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巨象逸駿擾於外關明珠
璋寶耀於內府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屢服之虞而帝業
固矣景皇聿興虔修遺憲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
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孟宗丁固之徒
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具爰逮末
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憂歷命
應化而徵王師既運而發卒散于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維
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音
楚子築室之圖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

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近日之師無與時之衆而成敗負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啓達。懿度弘遠。求賢若渴。視民如傷。忠臣競進。其謀志士咸肆其力。初都建鄴。群臣請備禮秩。辭而弗許。官室與服。蓋嫌如也。及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初修。體國經邦。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地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史錄

卷之八十三

六

字峻山。帶其封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可以長世承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蜀滅吳亡。理必然矣。夫蜀蓋落後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轡千里。前驅不過百艘。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謀臣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絕羣議。以詔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退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貸我也。謹守峽口。彼將

時大邦之衆。懸於江介。築壘遵渚。矜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溪澗高壁。披甲登城。反虜待戮。強敵宵遁。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提。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陸公沒而潛謀兆。吳蒙漢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言帝王之因時也。又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出焉。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夫四州之廣。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舟楫之器。堪用也。功不興而禍遽。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致俊。又敦惠以安民。人是以其安也。則上下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臣庶與之同患。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感周之威也。太康末。與弟雲入洛。太常張華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復二俊。趙王倫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付廷尉。成都王穎救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機有駿犬。名曰黃耳。其愛之。獨倚京師。久無家問。笑語大曰。汝能賚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

史錄

卷之八十三

九

機

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頭，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時中國多難，顧榮、戴淵等勸機還吳，不從。機既威顧全濟之恩，謂顧能康晉室，遂委身事之。顧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驕旅入宦，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有執望心，固辭都督，顧不許。將行，顧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顧左長史盧志、心管機寵，謂之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開主，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

濟事者也。顧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爭赴七里澗死，水為之不流。宦人孟玖與弟超並為顧所嬖，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為書與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請機于頴，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與牽秀等共証之，頴使秀密收機，機夢黑，總繞車，手次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衫，與秀相

見，因與頴戲，詞甚悽惻，乃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死。機死非其罪，士卒痛之。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葛洪稱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源如一，共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機弟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屬文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好以帛繩纏髮，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雲嘗著縵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

影因大笑，墮水，人救獲，免為沒。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來相候。』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雲愛才好士，多所進達，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司馬，顧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郡守，令長史盧志等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玖深忿，怨機之敗也，并收雲，顧官屬江統、蔡克等上書曰：「統等昨開教，以陸

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三軍知誠者也。且開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夫刑人於市，與衆乘之，今明公典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機兄弟並蒙擄，摧俱受重任，不當背罔顧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群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明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檢校其實，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亦未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也。穎不納，統等重

史律 卷之八十三

幸

請穎題週三日。盧志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襲，穎明公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若見殺，罪無彰驗，令群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無子，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初，雲嘗出行，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趨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自此談老，殊進雲弟，就為平東祭酒，有清譽。同時遇害，大將軍秦軍孫惠

傳載盧志亦有奸惡兄弟何也

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開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奈之何。深痛楚難言，因喪倚望，悲豈一人。其為世所痛悼如此。孫松字顯世，富春人，能屬文，機既為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幸意詣獄，用拯，極喻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死獄中，慈意亦死。陸機有孫拯，孫拯復有賈

潘岳

潘岳字安仁，中牟人，為河陽令，楊駿引為太傅主簿。初，燕人公孫宏客于河陽，善鼓琴，岳愛其才，藝待之甚厚。楚王璋族駿主簿朱振已就戮，時宏為率長史，言之璋，岳因得免。復為

史律 卷之八十三

謹

者作郎，轉散騎常侍。岳性輕躁，越世利，與石崇等相事，買盡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搆懷之。文岳之辭也。謫二十四友，岳為其首。其母數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自以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史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巧試有之，拙亦宜。然顧帝以為士之生也，以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詞立誠，顯居業，僕少猶卿曲之興，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涼開之際，領太傅主簿，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名拜，觀於自免，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

言不謂其不流者傳此所以自

觀孫岳公孫宏知無

余一承上
有六年天
下之至也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
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與之論余也，固曰拙
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又在官，百
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
之疾，尚何能遊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
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供釣，租稅
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惟
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遂情焉。其
辭曰：遊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惟吾顏之云厚，猶內愧
於箕道，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智巧之不足，而迂拙之

史籍 卷之八十三 詩

有餘也。于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
沂伊，而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係其高峙，闕天文之秘
與，視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管，玄模綠嶽，谷子巨黍，
異秦同歸，礮石雷駭，激矢竄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
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開，環林紫映，圍海回泉，聿追來孝，履父
配天，貴德尚齒，養老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
事於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展
振振以齊玄，管吹吹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
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胃，左納良選，
神那生徒，濟濟備衛，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在

則是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
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揚映沼，芳枳樹櫛，游鱗澗澗，齒首
敷披，竹木翁蒿，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桺之柿，周
文弱枝之東房，陵朱仲之李，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
之色，石榴蒲萄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棗之屬，繁榮
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菁，青紫
蕪荳，芥甘旨，蓼葵芬芳，菱荷依陰，時藟向陽，綠葵含露，白薤
負霜，於是涼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
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動宜，
常膳載加，舊病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

史籍 卷之八十三 詩

摘紫房水挂，頰鯉或宴於林，或禱於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
酒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盃樂飲，綠
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
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
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岳
父芘為現，那內史以小史孫秀給岳秀，狡黠自喜，岳惡其為
人，數撻辱之，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謂秀曰：孫令猶
憶時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俄而
秀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齊王罔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
請市與母訣曰：負阿母，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曰：安仁卿

論曰上言
可以安身
其說安身
正其何也

亦復則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誠。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字正叔，與岳俱以文章知名，靜退不競，以著述為事。作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機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三

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後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佑，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動乎中，則憂患接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固然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眾欲並爭，群私交伐，爭伐既構，危害及之，得不謀乎？然棄不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拙鋒摧顏，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富強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交，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求利則託詞，預之權爭，路則構劍，竹之怨。於是浮偽波騰，曲辨雲湧，寒暑殊聲，

朝夕異價，驚寒希奔放之跡，鈐刀鼓一割之川。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喏，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違義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尤也，故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途。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三

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期其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達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川天時，分地理，甘布衣，安數澤，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蓋當時，勢作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道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骸，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備刑名峻法，制文辨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

步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
步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理萬
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若
乃進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
不自貴于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
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
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因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
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干上而非爭也，舍則藏于下而非讓
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動
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與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

東籙 卷之八十三 夫

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
於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立乎大順之門，泰則翔
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
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治乎內而不
飾乎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
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貧賤，經盛衰而不
改，則庶幾能安身矣。應州辟，以父老辭位，致養後為著作郎。
作樂輿箴曰：太極啓建，兩儀既分，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帝堯
在位，茅茨不翦，文王日昃，昧且丕顯，夫德情如毛，而舉之者
鮮，故薄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未俗化淺，耽樂逸游，荒

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辨，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
之效，載在先典，夫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如傷，而知
其寒煖，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豈
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
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四嶽三
塗，九州之阻，共命如林，殷商之旅，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
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尅，卒
於絕緒，故王者無親，惟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如新，望由鈞
夫，尹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
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聽，或此而從，莫謂我智，聽受未

史籙 卷之八十三 夫

易甘言美疾，妙不為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
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姦，周室方隆，而
管蔡不虔，自匪舜周，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偶又在官，君非
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
告納言，趙王倫篡位，尼辭疾取假，聞齊王罔起義，乃赴許昌，
事平封安昌公，歷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
要，從容而已，雖備嘗艱難，而憂虞不及，永嘉中，年六十，辭還
鄉里，道病卒。

張載 字孟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載至蜀省父，道經初閭。

以人恃險好亂。因若銘以作誠曰。巖巖梁山。積石我嶽。遠
窮荆衡。近絕岷嶓。南通邛笮。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崑華。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
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
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
夫越趨。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
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典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
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勢不敗績。公孫旣沒。劉氏銜璧。覆車
之軌。無或重迹。勒銘山阿。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
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劍閣山焉。又為確論曰。夫

史籍 卷之八十一

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
故嘗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耕夫也。周武
無牧野之舉。則呂牙渭濱之釣叟也。故聲發響應。形動影從。
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哉。設使秦秦修三王之法。
則漢祖潤上之卒。光武春陵之農耳。况乎附麗者哉。故當其
有事也。足非麒麟。不入於乘。刃非饜鄒。不藉於佩。是以驚寒
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
列。處守文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欲吐建俗
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章甫而適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
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

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聘其能。辨無所展其說。
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
無雲而飛。和璧之蘊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
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散繁霜。繫於籠中。何以撮東郭於糞
下也。白後玄豹。藏于靈檻。何以接垂條於千仞也。故餓夫庸
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或有懷顏孟之術。抱
伊管之畧。沒世而不尚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
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况夫庸庸之徒。
少有不得意者。則遂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辨。立片善。以偶時。
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而世王相與雷同。豈不哀哉。若夫魁

史籍 卷之八十一

梧。偶傑卓。踈傲。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而
爭道里乎。至如軒冕蔽裳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
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
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
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長
沙王又請為記室。拜中書侍郎。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任意。遂
稱疾告歸。卒於家。弟協。允。協字景陽。有儒才。為河間內史。時
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野。以屬詠自娛。
終於家。允字季陽。亦有才藻。為散騎常侍。時號二陸三張。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疑然稀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氏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作從戎論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稍額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據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鄆瞞之屬。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三

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戰國。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西都長安。及至王莽之敗。西都荒毀。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鄆瞞征之。輿尸喪師。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

突厥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爲難療。瘡大逆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征伐。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阻東。雍州之戎。常爲困患。漢末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淵討叛氏阿賁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打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

史籍

卷之八十三

三

蜀。向鄆。因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鐘。百姓誦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夫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開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若陰平武都之界。順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秦

之成晉不難。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猶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越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也。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因逆既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期。若枯旱之思雨。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典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殺之人。遷乏食之虜。恐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宰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繁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者。子以此

史籍

卷之八十三

書

等爲向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榮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迫其死亡散流。與關中人戶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上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共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糗粒不繼。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原糧。遺居者以積倉。

寬關中之通。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於計爲長也。今并州五部之胡。散居六郡。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天性驍勇。弓馬便利。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榮陽句驪。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夫百姓失職。猶或亡叛。大馬肥充。則有噬臍。况於夷狄。能不爲憂。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城。慰彼羈旅之念。釋我寇攘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若憚覓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謀。還中郎。還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止疏。

史籍

卷之八十三

書

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史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不尊尊。有違禮經。若說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使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於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非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屬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太子頗聞朝覲。齊費過度。統上書諫。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買后諷有司不聽。

古人以從
字今此制
不行久矣

官臣追送，統與官臣冑禁至伊水，拜辭悲泣，後遷黃門侍郎。承嘉末，避難奔成，病卒。子悝，字思俊，孝友淳粹，以時好莊老，慕通達，乃著論以爲君子立行，應依體而動，雖顯殊途，未有不遵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

孫楚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魏郡曲之舉，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遷佐著作郎。復泰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遂構苞奏楚，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

史緯 卷之八十三 美

帝雖不顯明其罪，然遂淫廢積年，惠帝初爲馮翊太守，楚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濟。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楚孫綽，字典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尙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非山濤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吾所不解。雅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

妙善李位
曰孫子制
文生於情
下於子情
生於文

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欲反，早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起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典，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豈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慙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網絕，土崩之變，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寇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

丘墟，而又蕭條，井理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子孫，老死亡者丘隴，成竹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取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溪，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川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山礫石之回，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此仁者所宜哀矜，明王所宜深慮也。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

史緯 卷之八十三 毛

可也

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避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蓄積，然後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守而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質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堵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南北諸軍，風馳電赴，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節儉，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源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

史籍

卷之八十三

美

史籍卷之八十三終

史籍卷八十四

晉書十一

列傳

馬隆

馬隆，字孝興，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懸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獨殯葬之。兖州舉隆，才堪良將，授司馬督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平，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

史籍

卷之八十四

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覆虜不足滅矣。帝許之。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謂六軍既眾，州郡兵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說不可從。帝弗聽。隆募限，屢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十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隆，隆曰：「臣當亡身戰場，以報所受命。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聽其選，并給隆三年軍資。隆遂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眾萬計，或乘險以退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路狹則為



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創。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磁石夾道。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謂群臣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詔假節宜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奔。跋韓且。高能等。率萬餘落歸。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又萬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玖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

史錄 卷之八十四

前授。塞此後功。乃賜爵加秩。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向田者。虜不敢備。隆進兵擊破之。積十餘年。不敢為寇。威信振于隴右。封奉高侯。累賜太守嚴符。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遷老。於是徵隆以節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遣隆復職。卒官。

陶璜。白明。宣宗至今。交州并使。王土。然唐光以來。已宅。陶璜。字世英。秣陵人。父基。吳交州刺史。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請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

風 百古人之

民苦遣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請。以郡內附。武帝拜興交趾太守。尋為功曹李統所殺。南中監軍霍弋。遣健為楊稷代之。與九真太守董元等。自蜀出交趾。吳遣薛翊為威南將軍。璜為蒼梧太守。距稷戰於分水。璜敗。退保合浦。翊怒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各不相下。故致敗耳。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翊以璜領交州。璜從海道。出于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墻內有伏兵。列長戟于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所得錦物。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璜誘其弟象。為書與系。使象乘璜輅車。鼓吹導從而行。元

史錄 卷之八十四

曰。象若此。系必有去志。乃殺之初。霍弋之遣稷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者。無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董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誦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亂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皓以璜為交州牧。璜有奇謀。周窮好施。能得士心。南賊數叛。前帥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盛。禁勿與市。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果破之。武平九德新。呂土地阻險。夸。後勁悍。歷世不賓。璜討之。闢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二十餘縣。皓既降。晉手書遣璜子融。勸璜歸。璜流涕數

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復其本職封死陵侯時滅州郡兵
瑣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
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纒七百里夸帥范熊自稱
為王且連接扶南種類很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
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民臣以鳧鷖昔為故國所採偏
戍南土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遺
竄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
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國海異國無思
不服常卷甲消兵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
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有屬者乃五萬

史記卷之八十四

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幾五千餘
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趾郡于
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卑虛夫風
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獨其罪
狀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矢念投軀以報受命臨履
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
采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慮百姓私放好珠禁
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謂很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
二次者輸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
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於殊俗及卒舉州

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以吾彥代瑣彥卒又以顧祕代彥祕卒
州人遁祕子恭領州事尋卒恭弟壽求領州殺長史胡舉又
將殺帳下督梁頌頌起兵討會壽付壽母煬殺之頌迎瑣子
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緜
後並為交州自基至緜四世為交州者五人

周處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父笏吳郡陽太守處膂力絕人不修細
行州里患之後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諸
父老何所苦而不樂邪父老曰三害未除是以不樂處曰何
謂也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處曰若此吾能

史記卷之八十四

除之遂入山射殺猛虎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
處與之俱徑三日三夜果殺蛟而反乃入吳尋二陸勵志好
學非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官
醴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憾乎處曰漢末分崩三
國間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大慙入
洛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
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
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勝大不勝小乃
之楚郡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教以禮義檢尸骸無
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

規觀遷御史中丞，糾彈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按劾之。及
氏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乃曰：處，吳之名將子也。使謀夏
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
忠孝之道，不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
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才兼文武，若再斷
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彤為征西
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必當陷，自以人臣盡節，
不宜辭。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彤將還宿
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重臣，進不求名，退不畏咎。
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

史律 宋之人十四 六

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
不聽。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果使處以五千兵擊之。
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不獨亡身，為國取恥。彤不聽，乃與
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月，將賊處軍人
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
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果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
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之退，處按劍曰：古
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有進無退。此吾効節致命之日也。遂
力戰而死。追贈平西將軍。及元帝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曰：
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謚孝侯。子玘，字宜佩，太安初，妖賊

可恨至此
亦猶中法
未敢放
之意

張昌聚衆於江夏，別率石水畧揚土。玘欲討水，潛結前南平
內史王矩、吳興太守顧祕，同起義兵。水遣其將羌毒領數萬
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攻水
於建康。張統斬水以降。揚州平。玘不言功，散衆還家。後陳敏
反於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玘稱疾不行。客遣使告鎮東將
軍劉準，令發兵鳴江。已為內應，剪髮為信。準遣督護衛彥率
衆而東。玘與顧榮、甘卓攻敏，敏衆潰。單馬北走，獲斬之。詔補
尚書郎。不赴。吳興人錢瑜亦起義兵討敏。東海王越命為建
武將軍，使率其屬赴京都。瑜至廣陵，聞劉聰、暹、洛陽不敢進。
元帝促以軍期，增遂反。自號平西大將軍，入州都督。劫孫結

史律 宋之人十四 七

子充立為吳王。既而殺之。來寇陽羨，帝遣將軍郭逸都督朱
典討之。以兵少未敢前。玘合鄉里義衆與逸俱進，討瑜斬之。
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畧，帝嘉其勲，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
守封烏程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有威惠，
百姓敬愛之。帝以玘類典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
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玘宗族強盛，人
情所歸。帝疑憚之，玘以不得調，內懷怨望。而刀鋸復輕之，恥
志愈甚。時祭酒王恢亦為周顛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
流人帥夏鐵寓於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
吳應之。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懼奔於玘。玘殺之，埋於

豕半帝聞而秘之。北知謀泄，憂憤發背而卒。子弟于筵，卓卓有才幹，為黃門侍郎。吳興功曹徐殺，起兵以誅刁協為名。筵族兄續，總聚眾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寇，多則根本空虛。周廷忠烈為一郡所敬，直造筵，足能殺續。於是詔筵還陽羨，筵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筵謂曰：當與兄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筵返與俱坐定，筵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魏撫佩刀逼筵，時傳教吳曾在側，自有膽力，筵此曾何不舉手，曾便以刀環筵，續殺之。筵因欲誅總，叔父札拒不許，筵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及王敦作難，加冠

史 卷之八十四

軍將軍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教，憤序慷慨，形於辭色，尋遇害。

周訪

周訪字士遠，汝南人。徙尋陽，除郎中，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家，問殺之，訪埋其餘肉，不使人知。元帝渡江，命泰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江州刺史華軼，自以洛京所遣，不承元帝敕命，郡縣諫之，軼不納。元帝以訪為揚烈將軍，率眾屯彭澤，以備軼。訪謂若作郎于寶曰：太府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大志，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粉

新相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禍。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軼使武昌太守馮逸來攻，訪擊破之，乘勝進討，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峻，峻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根以距之，桔槔不能為害。訪為流矢所中，折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與賊隔水而營，賊眾數倍，訪密遣人如採樵而出，於是結陣鳴鼓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至，引退。訪曰：賊雖引退，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而賊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帝以第五倚監荆梁益寧四州，賊率杜曾迎倚奉之，聚兵數

史 卷之八十四

萬破陶侃於石城，徑造沔口。元帝命訪擊之，訪有眾八千，進至沔陽，使將軍李恒督左驍，許朝督右驍，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先攻左右驍，氣甚銳，訪乃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曰：一驍敗，鳴三鼓，兩驍敗，鳴六鼓，左驍敗而復合。趙亂馳馬以告訪，訪怒，叱令更進，亂號哭還戰。自旦至中，兩驍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已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自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勉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武當，訪曰：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

破之獲曾并第五倚送於王敦訪白敦倚過於曾不宜殺敦俱斬之進位安南將軍初杜曾之難王敦謂訪曰擒曾當為

荆州刺史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郢州雖荒弊實用武之國不可假人公宜自領敦乃以訪為梁州訪大怒敦手書督釋

并遣玉環玉梳訪投於地碎之曰吾豈賈豈可以資悅乎訪在襄陽務農調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上敦患之

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

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川命訪何功之有練兵簡卒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敦雖懷逆謀終訪

史錄 卷之八十四

之世不敢為非及卒帝哭之慟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孫慈字孟威為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慈固守涪

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安遣而獲之慈遂降堅以為尚書郎慈曰慈蒙國厚恩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

全公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堅乃止太元三年慈奔漢中堅追得之又謀襲堅事泄堅問其狀慈曰昔漸離豫讓

燕智之微臣猶漆身不灰不忘忠節况慈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遂

捷之徒於太原後堅陷順陽魏興獲其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

此必是其母

忠臣也越病卒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臨哭之上疏乞表其節孝武帝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

八王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廣樹藩屏崇固維城虞夏以前憲

章蓋闢玉帛會於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黎馬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共興也周名贊

其治及其衰也桓文輔其亂故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承逮至王赧天祿已終虛位無王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

天下謂王室之陵遲由諸侯之疆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已至乎子弟並為匹夫惟欲肆虐陵威莫顧謀孫翼子枝葉

史錄 卷之八十四

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

聿興爰革斯弊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而矯枉過直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黓醜次則吳楚稱

亂然雖克滅權逼猶足維翰王畿及成哀之後宗藩陵替新莽乘隙移助竊位光武雄畧慷慨下國遂能除凶靜亂復禹

配天休社咸於兩京賜祚隆于四百宗支之力可得而言魏武志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

不使之人徒分茅社遺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磐石或出擁旆節菴獄牧之榮入陵

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不恒賞罰
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為伊周夕為莽卓机
權失於上禍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孽徒與晉陽之甲
竟匪勤王之師為身擇利無心憂國遂使昭陽典廢有甚矣
恭乘與幽紫更同美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為
國之有藩翰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具
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翰式固禍亂何以成其階向使八王
之中一藩繁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慙則外寇
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由臣奢放難或類
沛未至土崩何以言之現邪警彼諸王權輕眾寡度長聚大

史籍 卷之八十四

主

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重存宗社百有餘年雖
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問之輩河間東海之徒家國
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
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叙而論之總為
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宣帝第四子也武帝卽位時宗室殷盛不相親睦
乃以亮為宗師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訓戒大者奏
聞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武帝寢疾楊駿出亮鎮許昌未發而
帝復有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索詔收之亮
崩駿欲誅亮亮問計于廷尉何場場曰今朝廷皆歸心于公

公何不討人而憚為人所討說亮學所領入廢駿亮不能測
夜馳赴許昌及駿誅以亮為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共
掌朝政誅駿論功亮封賞過差欲以苟悅眾心由是失靈楚
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欲奪其兵權瑋承買后旨誅亮與瑋
謀廢立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鳳夜以兵圍
之亮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有詔書其呵見平宏等攻之
長史劉準曰此必奸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遠涉距職弗聽
遂為瑋所執亮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瑋大坐亮於
車下將及日中無敢言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
為亂兵所殺及瑋誅追復爵位謚曰文成

史籍 卷之八十四

主

楚王瑋武帝第五子也為衛將軍楊駿之誅瑋少年果銳多
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傅衛瓘建議使之困瑋甚忿
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無行亮瑋將收之盛宏因積弩
將軍李攀請亮瑋於買后瑋不知也后使惠帝為詔曰太宰
太保欲謀廢立王宜宜詔屯官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賞以
投車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遂勅本
軍收亮瑋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買模郭彰以懼瑋瑋
室瑋猶像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官貴賈
虞瞻扈眾曰楚王矯詔眾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人瑋遂赴
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東帝遣騎者詔瑋還營執之下廷

尉詔以璽封制害二公。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璽臨死。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今更為罪。託假先帝。受枉如此。幸見中列。頌亦獻。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璽所。濟奸施。得衆心。百姓為之立祠。買后先惡。璽亮。又忌璽。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諡曰忠。

趙王倫。宣帝第九子也。拜車騎將軍。漢交買郭。詔事。中官。為。買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裴。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督司馬。璽。及常從督許。起。皆給事。東官。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騎。

史籍 卷之八十四

等謀廢買后。復太子。乃說倫。嬖人孫秀。秀言於倫。倫納之事。將起。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官。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稍疑。之。而微泄其謀。使譙黨聞之。因勸譙等。言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趙雅。薛奕。秀。復結右衛。伏飛。督。關。和。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等。鳴。鼓。為。應。至。期。矯。詔。勅。三。都。司。馬。曰。中。官。與。買。后。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官。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內。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遂。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道。翔。軍。校。尉。齊。王。問。將。百。人。排。開。而。入。華。林。令。驛。休。為。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買。后。為。庶。人。內。之。於。建。始。殿。收。買。午。趙。梨。等。付。暴。室。考。竟。收。捕。買。後。等。詔。尚。書。以。廢。后。事。召。中。書。監。

侍中黃門。侍耶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前。殺之。尚書疑詔有詐。耶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以為沮衆。斬之以。狗。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買。庶。人。於。金。墉。誅。中。護。軍。趙。浚。等。內。外。群。官。多。黜。免。倫。矯。詔。白。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一。依。宣。文。輔。魏。故。事。諸。子。封。王。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又。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下。受。制。於。秀。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既。執。機。衡。遂。恣。奸。謀。多。殺。忠。良。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與。秀。有。嫌。並。見。誅。淮南。王。允。齊。王。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亦。漢。忌。之。出。關。鎮。許。奔。允。護。軍。允。起。兵。討。倫。敗。死。倫。加。九。錫。倫。無。學。

史籍 卷之八十四

不知書而秀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畧。子參等。輕薄鄙戾。互相憎毀。秀子會。形貌短陋。奴僕下人。為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期。便納聘禮。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為。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秀。部。分。諸。軍。布。置。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為。副。禪。位。於。倫。倫。偽。讓。不。受。諸。王。公。卿。士。咸。稱。符。瑞。以。勸。進。倫。乃。許。之。其。夜。使。通。事。令。史。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黃。門。令。駱。休。通。奪。天。子。璽。殺。夜。漏。未。盡。內。

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由薄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省事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在職者皆封侯，以世子參為太子，孫秀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諸黨皆登卿將，列大封，奴卒廝役皆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以私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百姓皆知其不終，秀住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外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朝行夕

史

卷之八十四

七

改百官轉易如流，齊王問、河間王頊、成都王穎起兵討倫，殺至，倫秀大懼，遣其將孫輔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張泓率九千人，自堯坂關出，司馬雅率八千人，自成臯關出，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偏佑，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秀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襄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入坐議征戰之備，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欲劫殺之，秀走還下舍，諸軍既敗，許超、士猗等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官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所，孟觀等

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左衛將軍王與反之，率管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與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與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狗與使將士，以大戟守省間，入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於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勅將士解兵，黃門、將軍及參等還汶陽里第，以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送倫等付金墉城，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於朝堂，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子參

史

卷之八十四

七

等皆誅死，倫所用百官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攻戰殺害將十萬人，凡與倫為逆者皆斬於東市，王與以功免死，後謀殺問被誅，齊王問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問號，誦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元康中，領左軍將軍，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轉游擊將軍，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出問鎮許昌，倫篡位，遷鎮東大將軍，欲以龜安之，問因眾心怨望，遂與豫州刺史何勗等起兵，問徵淮南刺史都隆舉義，隆以諸子侄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主簿趙誘說隆

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騰起其敗必矣為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曰事機不斷變難將作州亦不可保也隆不從遂為其下所殺罔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揚州刺史鄒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遂斬之送首於罔罔屯陽翟倫遣其將問和山塲坂罔會成都軍攻和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罔討平賊黨率眾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罔居攸故官置掾屬四十八

史紀 卷之八十四

大

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官等鑿千秋門墻以通西閣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勒三臺選舉不均雖寵親昵以何勗領中領軍封葛族為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符置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罔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主簿王豹屢有箴規罔殺之驕恣日甚前賊曹屬孫惠上諫曰自承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王公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天下所以不去晉者主無嚴酷之暴朝無殘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尚結人心今明公建絕代之勲而不為高世之讓天下惑之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近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崇周召之德遵臧札之風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群后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鐘鼎不足以銘高金石不足以奏美姬文不得前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明公若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乘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機務損神雖游高臺之上處重何之間其危亡可憂甚於淵谷群下壞破莫之耻言惠以衰亡餘生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

史紀 卷之八十四

大

冠自從戎于許功無可記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楚連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義讓功成退就鉄鎖惠之死賢於生也罔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河間王顯詐云受密詔使顯誅罔顯遂表請誅罔罔大懼會百僚謀之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焉旗怒曰議者可斬也長沙王又承河間王顯檄徑入官發兵攻罔府罔遣董又陳兵官西又放火燒諸親罔及千秋神武門罔使黃門令王湖益賜虞幡唱云長沙王又矯詔又稱大司馬罔謀反助者誅三族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

臣死者相枕明日罔敗又擒罔至殿前帝念罔有興復功側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斬之暴尸於西明亭幽其三子於金甯諸黨屬皆夷三族罔故掾屬荀勗表乞殯葬許之永興初詔以罔前勲不宜埋沒乃赦其三子還第蓋曰武罔長沙王又武帝第六子也楚王璋誅二公又守東掖門及驛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受詔安知其非璋既誅又以母弟貶為常山王之國三王舉義又率兵應之至洛領左軍將軍復本國又見齊王罔專權與成都王穎拜陵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及河間王頊將誅罔傳檄以又為內主罔遣其將董艾襲又又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轡露乘

史

卷之八十四

辛

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罔相攻起火燒罔府連戰三日罔敗斬之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頊本以又弱罔強冀又為罔所擒然後以又為辭與成都王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已為宰相尚制天下而又殺罔其計不果乃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卜粹襲又又誅之頊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闖又左常侍王矩侍立見客色動遂殺之詔又為大都督以距頊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又穎兄弟可以釋解乃使中書令王衍光祿勳石叵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雖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又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為未可剋欲還長安而

東海王越恐又不敵潛與殿中將收又送金甯城又表曰陛下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眾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身死國寧亦臣之願但恐快囚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又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越懼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甯收又至營焚而殺之又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為之垂涕時年二十八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蓋曰厲懷帝以又子碩嗣

史

卷之八十四

壬

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也拜車騎將軍買蓋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呵諡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買蓋何得無禮蓋出穎鎮鄴趙王倫之篡也齊王罔舉義穎發兵應罔以盧志為左長史鄭琰為右長史和演為司馬趙驥等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家二十餘萬敗倫將士狩於溫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與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都誅倫罔始率家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罔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遂歸鄴遣信與罔別罔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

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加九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黃鉞錄尚書事穎讓九錫表論與義功臣盧志等皆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強賊相持既久百姓制煖乞運河北米以賑飢人又造棺制衣收葬黃橋溫縣戰亡士卒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仍表其門閭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帶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孫喻穎入輔政穎變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總鄴都以此久不決義募將士既久留鄴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穎知不可留因遣之及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恃功驕

史紀 卷之八十四

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憚長沙王又在內遂與河間王順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嵩等檄又使就第乃以陸機爲都督與順將張方伐京師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簾陸機破敗穎斬之進攻京城入之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順表穎宜爲備副遂廢太子厚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乘輿服御皆遷於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備後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穎將討長沙王又參軍邵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

中郎遂苞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贖勸穎距戰穎遣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於蔭陰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棄天子於棗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收元建武宮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巳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廡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與烏丸九羯朱襲穎穎遣幽州刺史王斌距浚爲羯朱所敗鄴中大震士卒分散穎懼將悞下

史紀 卷之八十四

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騎走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順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挾帝擁穎歸於長安順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柔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願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峰起穎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越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收捕穎穎棄母妻與二子普席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送鄴范陽王旭幽之屬旭弟旭畏史劉興慮爲後患僞令人爲塗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

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未嘗洗沐，取數斗湯來，共二子號泣，穎勸人將去，乃散髮束首，卧命徽繼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郭中哀之。河間王順安平獻王孚孫也。元康初，為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順於諸王為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爽合眾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順，順遣河間人張方討擒爽斬之。及冏檄至，順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順，順遣方率眾赴之。方至華陰，順聞二王兵盛，乃追方軍，以應二王。兵至灃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方率眾還，進位太尉。順長史李含入為翊

史

卷之八十四

高

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有憾，奔順，說稱受密詔伐冏。因說穎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眾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徽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順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為都督，率軍次於新安，去洛百三十里。徽長沙王又討冏，及冏敗，順以含為河南尹，使與馮翊等潛圖又。皇甫商以告，又誅含等。順聞含死，起兵以討商為名，使張方為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商距城而潰，方進攻西明門入之。又奉帝討方於城內，方軍望見乘輿而退，方止之不得。遂大敗，方退壁於十三里。

方欲挾天子，張谷使引守郭，順小賊意，則不

橋人情挫，勳眾勸方夜還，方曰：利鈍用兵之常，貴因敗以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於水橋西為營，築壘數重，外引熈毅，又新捷，不以為意。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及又死，方大掠洛中西，還長安。詔以順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順廢皇太子，立成都王穎為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珍奉天子伐穎，順遣方率兵二萬救鄴。方屯洛陽，及穎挾天子歸洛，方帥萬餘騎，銜帝而進。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欲須天子出，因劫西遷，乃請帝謂廟，帝不許。方遂引兵入殿，帝見兵至，避之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幸臣

史

卷之八十四

高

臣當捍禦，致死無二。軍人亂入官，爭割流蘇武帳為馬棧，劫掠府庫。帝至長安，順遷置百官，以方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東海王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起兵徐州。西迎天子。范陽王越應之，關中大懼。方謂順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眾奉送大駕還洛官，使成都王反鄴，公留鎮關中，可以少安。順恐事難濟，不許。越遣人說順，令送帝還都，與順分陝而居。順欲從之，而方不可。順乃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表等軍，據河橋以距越。范陽王越遣鮮卑騎襲河橋，表西走，追騎至新安，死者不可勝數。順遣方率步騎十萬距之。初，方從山東來，甚微，後長安富人郵，厚相供給，及貴，以補為帳下督。順參軍

畢垣、河間冠族，為方所侮，忿而說順曰：張方久屯霸上，開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之。且云：郵輔具知其謀，願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奈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禍必及輔。既入，順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順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願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昵於方，帶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便斬方，順以輔為安定太守。送首於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願悔之，又殺輔。遣刁默守潼關，東軍破，默入關，願懼，遣馬瞻於霸水，禦之。瞻敗走，順單馬逃於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果柳為鎮。

史紀 卷之八十四 魏

西將軍守關中，馬瞻詐降，殺果柳，與始平太守梁暹迎順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廩起義討順，斬瞻。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伐顯，顯將牽秀距晃，晃斬秀，順保城自守。永嘉初，詔以順為司徒，順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扼殺之，并其三子。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標，為中外所宗，拜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於洛陽，諸將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然通，越為主，夜收乂殺之。帝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楨不納，越還東海，中尉劉洽勸越起兵，楨懼，以州與越，越領徐州都督，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詔罷越，就

國，越稱迎奉大駕，還舊都，率甲卒三萬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順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入關，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史部郎周穆，越姑子也，與諸葛玖說越行伊霍之舉，越叱左右斬之，罪止其身，因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歸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長史潘滔說越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越自許遷於鄆城，恐清河王暉終為備副，矯詔收付金墪城，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越還洛陽，以太學為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

史紀 卷之八十四 魏

為亂，率甲士三千入宮，收延等殺之，中書令繆播及弟太僕卿亂，盡忠於國，帝委以心膂，越懼為已害，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奸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手，涕泗獻歡，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又以頃典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疾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畧盡，乃以其將何倫為右衛將軍，王景為左衛將軍，領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眾望，又殺散騎侍郎高韜，既多猜嫌，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擾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却殺王宰，蠶蠶莫有固志，公豈可遠

出對曰臣率眾擊賊勢必滅之若端坐京華恐弊日滋遂
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等守衛京都表以行
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詔加九錫越俾檄四方徵兵
皆不至而荀勗又表討越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司馬自領
豫州牧尚擅威權朝賢素望選為佐史各將勁卒充於已府
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遂憂懼成疾永
嘉五年卒於項秘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為大將軍統其眾還
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將軍錢端戰死勒以騎圍其眾而
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數十萬勒命焚越柩曰此人
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朝野歸罪於越詔貶越為縣王何倫

史籍 卷之八十四 天

李暉聞越死秘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
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為勒所敗毗及三十六王俱沒於賊李
暉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表妃為人所畧賈於吳氏大興中得
渡江表請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
以事緣情議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
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
至於宗廟寢廟祔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
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莫大
於此於是下詔不許

解系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父修封梁鄉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
潔已甚得聲譽荀勗嘗謂系曰我與先使君親厚系曰公若
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大慚
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會氏羌叛與趙王倫討之倫信用孫
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召倫還系表殺秀
以謝氏羌時結為御史中丞議秀罪應誅不許及賈后誅倫
秀以宿憾敗系兄弟梁王彤救之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
惡之以系兄弟故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殺系結并少弟
尚書郎育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
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

史籍 卷之八十四 天

閻閻字台臣天水人為東海王越參軍行豫州刺史事遭母
喪於密縣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
出奔密司空荀藩等在密縣建立行臺司徒左長史劉嘯為
塢主僉以閻有才用且握強眾假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賜
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曰山東非王霸處
不如關中適河陽令傅暢遺餉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賜拜山
陵徑據長安緩合夷晉興起義眾雪社稷之恥賜得書便欲
請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而藩

時等皆山東人不願西入。逃散。明追潘等不及。遂奉秦王。行抵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眾西至藍田。時劉曜向長安。雍州刺史賈疋大敗之。曜中流矢。走還平陽。疋追之。至於甘泉。遣人奉送秦王。道至長安。與大司馬南陽王保京。兆尹梁綜等。同心推戴。立王為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明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明爭權。明殺之。明首建大謀。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琳。害其功。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皆綜母弟。琳之姻也。謀誅明。明由奔雍。為氏賈首所殺。賈疋亦為仇家所害。

史紀卷八十四終

史紀卷八十四

三

史紀卷八十五

晉書十三

列傳

周浚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敵萬計。進屯橫江。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憚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眾。殄滅於此。朝廷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虜。土崩之勢見矣。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也。浚善其謀。使白渾。渾曰。渾聞於事機。動思免咎。必不能從。浚固使憚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衛。吳軍不使輕進。周將軍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必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制。但當具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虜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宋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利則端之。所謂受命不受辭者也。今渡江必全。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有識所恨也。渾不聽。俄而濟至。渾召之。不來。而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于濬。渾深恨之。欲與濬爭功。憚與浚曰。書貴克讓。曷大謀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閉其區宇。

史紀卷八十五

知人

我實殺師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與忿爭之鄙虧雅穆之弘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諫止渾渾不納遂相表奏浚既渡江綏撫新附封成武侯移鎮秣陵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初吳之未平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諸將多相競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常舉信義以相高而開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翁慎無見小利而忘大計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向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三子頗嘗讀額字伯仁廣陵戴淵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

史

卷之八十五

二

開額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辨額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額額陶然弗與之校人士益宗之中典建為尚書左僕射額以雅望搜海內盛名後頗多酒失為僕射畧無阻日時人號三日侯射額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侶從北來額遇之欣然乃出酒三石共飲俱大醉及醒使視客已腐者而死性寬裕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贖目謂額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額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因出下策耳及王敦構逆王師敗績額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額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不

何若如此
豈真醉耶

能答護軍長史郝嘏勸額避敦額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俄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額大呼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遂害之士民皆為流涕時年五十四敦素憚額每見之輒而熱雖復冬月扇而手不得休敦籍額家得酒五甕米數石素籠數枚盛故絮而已人服其清約敦初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額將入導呼額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頭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因賜酒額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額額不與

史

卷之八十五

三

言額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其銜之教既得志問導曰別額戴淵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不荅敦遂殺之導後射檢中書故事見額表殷勤款至執表流涕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追贈左光祿大夫諡曰康高字仲智元帝作相為參軍及帝為晉王嵩上疏曰臣聞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偉若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得義夫泣血士

女震動宜先雪社稷大耻濟弘仁之功崇謙讓之美揖讓以謝天下天下誰不敬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遷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察賢而授官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君隆其道故無過任之讓臣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誘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失禍亂相尋臣請校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師其道德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慮者也及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假假累世之寵因循弱

史書 卷之八十五

之主階危亡之勢然後乃能行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尤武以帝尊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靛英奇遂續漢業以成中興之功其典廢之事亦可見矣今王導等忠素竭誠翼成大業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用非獨陛下之力也今王猷雖建羯危尚存公私匱竭兵食未克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而一旦聽邪臣之言或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妨賢虧既往之明喪如山之功將令智士杜心賢臣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憂夫安危在號令存亡在

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顯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遂殺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渡從弟覆字祖宣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覆忠諫懇至見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上書曰昔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峭函險澀苑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成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

史書 卷之八十五

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徵前北中郎將裴憲風馳卽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疋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歸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畧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政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東海王越與苟暗不協覆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覆及淮南太守裴頡覆不肯行而令頡率兵先進頡於越乃與兵襲之為覆所敗頡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將軍甘卓攻覆於壽春覆眾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失駐江

華談第五
於而殺之
刑覆懷帝

教於現。現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勸。箕澹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今內收鮮卑之餘。殺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威。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現不從。悉發其衆。命潛領步騎三萬爲前驅。現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擊潛。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現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現。欲同誑王室。現率衆赴之。匹磾甚相崇重。與現結昏約爲兄弟。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現令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現與匹磾共討石勒。匹磾推現爲大都督。嘯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肯進兵。

史錄 卷之八十五

現勢孤而退。匹磾奔其兄表。現遣子群送之。末波要擊匹磾。匹磾走群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現爲幽州刺史。密遣人齎群書。請現爲內應。共襲匹磾。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現別屯小城。不之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現。曰。意不相疑。是以白公耳。現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若見書。豈亦不負公志義也。匹磾雅重現。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現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現。初現之去晉陽也。亦知夷狄難以義伏。與輸寫至誠。俛俸萬一。毋見將佐發言。微愾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

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有曰。白登幸曲逆。鴻門願留侯。現託深意。用以激諶。諶素無奇器。以常詞酬和。殊乖現心。現忠於晉室。素有重望。及被拘執。遠近憤嘆。匹磾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現後將軍韓據。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誅嵩等。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現。現聞。教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耻未雪。無以下見三親耳。因歎。秋不能自勝。匹磾稱有詔收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河北醜類。所顧憚者。惟現。現死之後。群寇莫不得意。贈太尉。諡曰愍。現少與祖逖爲友。聞逖在豫州。與親故書曰。吾沈

史錄 卷之八十五

戈待旦。志氣逆虜。常恐祖生先我着鞭。其意氣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無計。現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歎。歎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走。兄與字慶孫。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范陽王。虓鎮鄴。以與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冀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與猶賦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與審視天下兵馬。倉庫器械簿數。皆默識之。每會議。自濡酒以下。莫知所對。與慮機辯。畫。越仰膝酬接。遂以爲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與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動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人人懽暢。莫不悅附。論議如流。酬

封欵備時服其能比之陳遼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興長才裴逸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與謀也說越道現鎮并州為北面之重卒追封定襄侯

祖逖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性豁蕩不修儀檢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蹴現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謂現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者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之元帝徵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

史

卷之八十五

皆慕榮勇士逖厚遇之時揚土大饑貧從為盜竊攻劫逖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史所繩逖輒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逖自若也時帝方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國耻可雪矣帝以逖為齊威將軍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將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感嘆屯於江陰起鐵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進初北中郎將劉劭署流人張平為豫州刺史樊雅

史

卷之八十五

為燕郡太守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眾各數千皆統屬平平眾盛逖不得進逖誘浮使斬平遂進據太丘樊雅復夜襲逖直趨逃幕逖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眾討雅張平餘眾助雅攻逖時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逖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援之逖與頭進戰遂剋陂城逖獲雅駿馬頭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頭頭感逖恩遇歎曰若得此人為主死無恨矣川聞之怒殺頭以其眾歸石勒逖率兵伐之石虎救川逖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桃豹守川故城住于西臺逖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與相守逖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疲極而息於道賊逐之皆棄擔走賊獲米謂逖上眾豐飽石勒以驢千頭運糧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追擊於泚水盡獲之凡四旬而豹遁逖使韓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勒屯成漸威來歸附者日益眾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殺待之皆有恩禮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有任子在胡者聽其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使賊不思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赴獲皆由此也其有功勞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收葬枯骨為之祭饌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

東晉南宋
不勝其多
如此類

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復何恨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
河南使成阜縣修逃母墓因與逃書求通使互市逃不報書
而聽互市收利十倍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推鋒越河掃清
冀州會朝廷遣戴淵為都督逃以淵雖有才望而無弘致遠
圖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雅容一旦來統之意甚不悅
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
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逃雖內懷憂憤而外圖進取營繕武
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阜四望甚遠又以武牢之南無堅壘
恐為賊所襲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衆築壘未成而逃病甚
先是術人戴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妖星見於豫州之分矣

史錄 卷之八十五

逃見星亦嘆曰此為我也方平河北而死國之不幸也卒於
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
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逃不敢發至是遂肆意矣詔
以弟約為豫州刺史代領逃衆約與種峻反叛奔於石勒勒
殺之悉滅其家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謂之曰石勒
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為勒將約之誅
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之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為沙門時
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李矩 觀矩使來南走歸晉則遣使於腰乃一
時權計非果降也請者諒之可耳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劉淵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

愛乃推為馮主東屯桑陽後移新鄭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
密縣假河南尹魏浚請藩謀軍事藩要矩同會矩將夜赴
之將吏以為不可矩曰忠臣同心復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
藩假矩桑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附之石勒率兵襲矩矩
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放牛馬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
大破之折獲甚衆元帝承制加矩冠軍將軍長安郡益東下
所在虜掠矩遣步將擊破之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
非矩所部欲削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
之河南太守郭然為劉淵所逼乞歸於矩矩使其甥郭誦迎
之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五百餘騎往長安見賊被圍

史錄 卷之八十五

道路不通引還矩謂肇曰然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
屠各舊畏鮮卑請為誦釋後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
滿潛遣輕舟濟河夜襲賊營大破之然遂率其屬歸于矩劉
聰遣弟暢率步騎二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遣使招矩時
暢卒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人奉牛酒詐降潛匿精勇見其老
弱暢不以為虞矩大饗聚帥人皆醉飽使誦選敢勇千人夜
掩賊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郭然聞矩被攻遣弟芝率
衆援之矩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
矩之破暢也得聰書勸暢平矩說過洛陽收趙固斬之矩送
于固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聰遣其子秦率步騎十

萬攻固固奔陽城山矩遣郭誦救之誦簡精卒千人夜渡河
候者告有兵至察恃其衆不以爲虞誦十道俱攻衆驚潰
殺傷大半獲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衆見誦兵少悉舉攻
之苦戰二十餘日矩遣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誦賊臨河
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格增濟濟入
誦壘與誦選精騎殺牛馬焚器械夜突圍而出衆追之不及
而退聽憤恚發病死斬準既殺劉粲遣使於矩欲率衆扶二
帝梓宮歸附矩馳表於帝帝遣太常韓胤奉迎梓宮未至而
準已爲石勒所殺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懷憤歎及
帝踐祚以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封平陽侯時弘農

東錄

卷之六十五

高

太守永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屯洛陽各相疑阻其有志矩
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勸遣石生率騎至洛陽虜宋始百姓相
率歸矩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爲揚武將軍令阻水築壘且
耕且守爲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輒破之生
怒自率四千餘騎攻誦壘生敗退軍塢坂誦率勁勇五百追
及生於弊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封吉陽亭侯後
勸遣其將百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爲
賊所執賊使元以書說矩曰東平曹巖西賓銜虛矩如牛角
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中猶不改意弟何
足論勸復遣誦崖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荅石生大掠河南

矩饑郭默因說矩降劉曜矩遂遣使於曜曜遣弟岳軍於河
陰伏與矩攻石生反爲生所圍默敗於石念南奔建康矩遣
郭誦追之及於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妻子
而歸矩待之如初岳既降石勒矩所統將士陰欲歸勒矩知
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
餘人葉家送矩至於魯陽矩墜馬死史臣曰郭續魏浚郭默
李矩諸將契濶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乃保據危城折衝
千里招集義勇抗禦兇讐雖艱阻備嘗而乃心王室矩能以
少擊衆戰勝獲多遂至玄明憤恚世龍挫勳惜其寡弱功虧
一篑方之數子其最優乎續安陽人浚東阿人默魯人

東錄

卷之六十五

高

淮南王允

淮南王允武帝第十一子也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允爲驃騎
將軍侍中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
逆志允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懼之轉爲
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劾以大逆遣御
史收允官屬以下允視詔乃孫秀手書大怒收御史斬之遂
率帳下兵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佐淮南王者左袒於
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與閉東掖門不得入
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與倫戰敗之倫兵死
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勸東宮兵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

允可無憾

前弓弩齊發，飛矢雨下，倫司馬哇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聞未解。倫子虔為侍中，密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官中山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納之，下車受詔，為胤所殺。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相傳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義兵起，淮南國人自相率，領眾過萬人，與齊王問誅倫，追贈司徒，謚忠壯，以阿子超嗣。

會稽王道子

會稽王道子，簡文帝少子也。大元初，拜驃騎將軍，司徒，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孝武帝不親萬機，與道

史

卷之八十五

七

子為長夜之宴，蓬首昏日，親履紺屐，弄威福，佞幸小豎，多為郡守長吏，政刑膠亂，用度奢侈，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山是益不自安，時朝政昏亂，左衛將軍許榮上疏曰：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賊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用為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俯尼乳母，競進規竊，官以斯遷，其違一也。佛者清遠玄虛之神，絕酒不濡，而今之奉者，殘慢阿尼，旨酒是耽，五戒之法，尚不能避，况精妙乎。而施

可矣

賦之徒，競加敬事，侵漁百姓，飲器布施，其違二也。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加之。若政教不均，暴虐無罪，致天天命，其違三也。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扛母夫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也。上之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會未數日，廢棄不用，其違五也。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優崇之，中書令王國寶，毒之甥也，以相事道子，甯奏黜之，國寶使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發怒，斬悅之，國寶請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為豫章太守，甯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捕賊吏，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

史

卷之八十五

七

奉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用功鉅萬。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真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獵，甚善，然修飾太過，不可示天下。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資貨累億。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乘酒失禮，帝益不能平。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悅。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魏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敦穆，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安帝踐祚，進位太傅，王國寶擅權，勢

頃朝廷王恭等舉兵討之從弟緒說國寶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鎮國寶然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溫圍壽陽彌時乃尅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懼上既解職道子遂斬國寶以謝恭乃罷兵恭威振內外道子懼引譙王尚之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強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以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以備恭恭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應之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

史

卷之八十五

太

世子元顯時年十六攘袂曰去年不討王恭致存今役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委事於元顯以元顯爲征討都督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等討恭殺之仲堪等退屯尋陽嚴兵相距內外騷然時道子病酒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以琅瑯王德文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道子酒醒方知去職大怒而無如之何盧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爲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奏東第可設雀羅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問語舉日至或以爲一時英俊或以爲風流名士自謂無敵天下驕侈日增時軍旅薦興因川虛竭自司

徒已下日應七升而元顯聚飲不已富過帝室及孫恩至京口元顯橫斷石頭率兵距戰不利既而孫恩退屯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虜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賢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任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阿衡之重言何容易謂諛則致福干忤即取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慎但懼禍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曰桓玄素有豪

史

卷之八十五

氣既并股楊專有荆楚世居西藩人咸爲用明公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奸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急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明公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可召入殺之不爾收人大事元顯不從詔加元顯驃騎大將軍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以伐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命爲上流耳目可除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否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

觀此二策
法順未嘗
無才

立至可令半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
元顯又不聽時揚上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公私匱乏士
卒唯給梓椽玄進大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至西陽帝
戎服饒元顯於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於
宜陽門外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於玄
元顯趨入宜陽門牢之率兵逐之元顯衆潰奔入相府唯法
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收元顯殺之又奏道子
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玄使御史杜竹林耽殺之時
年三十九

王導

史籍

卷之八十五

王

王導字茂弘覽之孫也元帝爲琅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
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司馬及徙鎮
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琊王仁德雖厚而名
論猶輕安相匡濟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
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願榮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
進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
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願榮賀循此士之望當引之
以結人心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
風靡百姓歸心若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
江左導勸帝收其賢人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

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帝委仗之朝野
傾心號爲仲父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
帝達政之主也苟或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司
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假有鼓蓋動見相準
有不得者輒以爲耻天官混雜朝望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
物請從導始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
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
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
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
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

史籍

卷之八十五

王

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
謝之進驃騎大將軍封武岡侯司空錄尚書事領中書監導
請修學校置史官帝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
分澹如也王敦反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
詣堂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
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執其手曰茂弘方
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耶及敦得志加導尚書令初西都
覆沒群臣勸進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不可至是敦謂
導曰不從吾言幾至覆族明帝卽位導受遺詔輔政遷司徒
王敦又舉兵內向敦始疾導使率子弟發哀衆謂敦死賊希

齊志敦于始與郡公位太保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將不
名帝崩將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輔幼主是為成帝庾亮將
徵蘇峻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宜包容之亮不從遂召峻峻
舉兵反六軍敗績三年峻入臺城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
不敢加害猶以木官居己之右峻通乘輿幸石頭峻黨路永
勸峻誅導等峻敬導不許導奔於白石四年賊平時宗廟
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
建康古之金陵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
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
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際今宜鎮之以靜群情

史律

卷之八十五

五

自安導善於因事雖無日月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帝藏空竭
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乃與朝賢制練布單衣於是士
人競服之練遂顯貴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進位
太傅時庾亮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說亮舉兵內向或勸
導濟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宜絕智者
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
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譏問遂息亮雖居外
鎮而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起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
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咸和五年卒年六
十四帝於朝堂舉哀三日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明從之禮一

本晉書
若作川

依漢博陸侯故事中典名臣莫與為此。益曰文獻。

劉弘

劉弘字和季洛陽人太安中張昌作亂以弘為荊州刺史討
之時范陽王廙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舉兵距之
弘攻殺奕遣牙門將皮初討昌斬之悉降其眾表初為襄陽
太守朝廷以襄陽名郡而初資淺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
為襄陽太守陟弘之婿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
一心理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
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
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百姓愛

史律

卷之八十五

五

悅宵夜起開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
疾無儲弘愍之請罰主者給草袍複帽轉以相付又下教曰
齊中酒聽事酒損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
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
告急請糧弘移書贍給州府綱紀欲以零陵米三千斛與尚
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
顧之憂矣遂以米三萬斛給之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羸旅
貧乏多為盜賊弘給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叙用惠帝幸
長安豫州刺史劉喬與諸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
高冀州刺史以范陽王廙領豫州刺史喬以越非天子命發

弘治佛人
美湖所州

兵部之河間王顯使弘與喬并力攻越於許昌弘與喬
 適承范陽欲代使君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
 奕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使君不忍稍介之念甘為戎首
 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
 於與代之嫌繼介之憂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
 不間親曲直既均貴有所在康蘭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
 耻覆况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忠臣義士同
 心戮力之時弘實聞勞過蒙國恩願與使君掃除凶寇救蒼
 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大極此功未立不宜爭離春秋之時諸
 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使君題既往之恨修如初之好
 史籍 卷之八十五

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好矣東海王越將弘與
 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弘竊謂不可
 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
 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
 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矯枉過正耳昔齊桓救射鈞之
 仇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嬰方之於今當何有
 哉今奸臣弄權朝廷用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
 公義舍垢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運為先幸理為急不可思小
 怨忘大德也荷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
 將必輸為肝膽以報所施實不足計一時之失發赫然之怒

期

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又上表曰范陽王越欲
 代深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越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
 之臣以為喬喬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
 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越之非而
 威輒言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疑
 隙構於群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為忠明且為逆翻其反而
 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
 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扞軸之困而股肱之臣
 不惟因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剗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
 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關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
 史籍 卷之八十五

發明詔令越等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
 書擅與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
 濯之必無灼爛之患矣會帝遷洛陽大赦時天下大亂弘始
 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冉說弘以縱橫之事弘斬
 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使江夏太守陶侃屯於江夏
 以距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更以
 侃為前鋒督護侃遣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
 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竟不敢
 闕境進軍騎將軍開府每與利除害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
 皆感悅曰得到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卒于襄陽士女嗟

痛若喪所親。贈新城郡公。謚曰元。初成都王穎得罪南奔。弘距之。及弘卒。司馬郭勸欲推穎為主。弘子瑋。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蕭清。及山簡代弘。簡以瑋得衆心。表徵瑋爲越騎校尉。瑋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家累。僞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陳敏之亂。荊州刺史劉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出兵禦之。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有何不可。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藁多

今所不可
史籍
卷之八十五
末

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詞連西陽王業左右。侃令業討賊。贖罪。業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發資振給焉。杜預叛。元帝令侃率諸將擊之。賊退保冷口。侃曰。賊雖退。必更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鬪邪。部將吳寄曰。晝擊賊。夜捕魚。足相濟十日。侃撫之曰。卿健將也。侃至武昌。賊果來攻。侃逆擊大破之。杜曾反於竟陵。侃新破杜預。乘勝擊曾。有輕敵之色。司馬魯恬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將將無及曾者。未可輕也。侃不從。進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

會素懼侃。將趨順陽。下馬拜辭而去。王敦表侃爲荊州刺史。侃欲詣敦別。朱伺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王廙爲荊州。侃將鄭攀等。遂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推斷當裁天下。此何不決乎。因起如廁。泰軍梅陶言於敦曰。周訪與侃姻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動者乎。敦意乃解。設盛饌以饒之。侃便夜發。進至始興。會杜弘。弘謀取廣州。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於封口起發石車待之。俄而弘率輕兵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諸將請乘勝擊溫。侃

史籍
卷之八十五
末

笑曰。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都懼而走。追獲之。封柴桑侯。侃在州無事。輒朝還。百疑於齊。齊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遇。恐不堪事。其勵志如此。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鄧士女。莫不相慶。侃勳於吏職。終日危坐。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若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用於後。是自棄也。侃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束之。後正會。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趙

峻作逆平南將軍溫嶠推侃爲盟主同赴國難侃與溫嶠會於石頭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李根請立白石壘侃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白石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破之必矣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廻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我步戰不如峻救若不勝則大事去矣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大業自解侃從之峻果棄大業救石頭諸軍與峻戰侃部將彭世斬峻於陣復斬其弟逸於石頭嶽峻禍由庾亮及石頭平亮懼侃致討詣侃拜謝侃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藉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進長沙郡公詔以郭默爲石軍將軍默

史

卷之八十五

五

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遣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朝廷當爲官擇才若使人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此非我所及也默遂殺胤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自率兵討之默遣使爲中詔呈侃參佐多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少不出胸懷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備欲因隙會騁其縱橫耳發使表聞并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以待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邪侃笑曰是乃遵

養時賊也侃至默將宗侯縛默詣侃降侃斬之嶽峻將馮鐵殺侃子瞻奔於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畏侃遂殺之詔侃都督江州侃移鎮武昌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伐樊城走勒將敦敬破新野遂平襄陽咸和七年疾篤上表曰臣少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懷兼懷不能已已臣聞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虎是以遺毋丘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卒年七

史

卷之八十五

五

十六贈大司馬謚曰桓侃在軍四十餘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穢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於其門侃後見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掩惶怖謝罪辟名士殷浩庾翼等爲佐吏侃飲酒有定限嘗與未闕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凄然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武昌北岸有邾城議者請分兵鎮之侃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設險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

萬兵守之。今縱有兵，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成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及疾篤，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自加管籥，以付司馬王愨。期然後登舟歸長沙。尚書梅陶與親舊書曰：陶公明鑒似魏武，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侃騰，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闢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後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史錄

卷之八十五

五

溫嶠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平北大將軍劉琨請為長史。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與江南，子其行乎？乃奉表勸進。嶠既至，具陳琨忠誠，因言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深器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後聞母亡，苦請北歸，不許。遷太子中庶子。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固諫，太子乃止。明帝即位，轉中書令。王敦甚忌之，請為左司馬，嶠謬為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之。又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悅會

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登殿，喉舌公宜，自選其人。敦問嶠誰可作者，嶠曰：錢鳳可。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從。表嶠丹陽尹，嶠懼錢鳳問之，因敦，別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鳳入見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便相譏貳？嶠還都，具奏敦逆謀，請先為之備。敦問之，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奸臣，以嶠為首，及敦構逆，以嶠都督北部諸軍事。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帝不悅。嶠曰：

史錄

卷之八十五

五

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賊若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乎？賊至不得渡，嶠率衆與賊夾水戰，大破之。事平，封建亭公。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鑿、庾亮等同受顧命。歷陽太守魏駿、賊匿亡命，朝廷忌之，以嶠為江州刺史。平南將軍、鎮武昌及庾亮徵嶠，嶠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而峻果反。嶠屯尋陽，及京師傾覆，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遣嶠驛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事，殄寇為先，未敢敷庸而遊受榮，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遣督護王愨期，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辭嶠固請，推侃為盟主。侃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

舟移檄四方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龔登還嶠與侃
書曰僕聞軍有進而無退宜增不宜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
盟府勉期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
所統至便齊進耳今召軍還疑或遠近事之成敗將由於此
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實同之一旦有急亦
望仁公悉眾見救况社稷之難乎假令此州不守荆楚西邊
強胡東接逆賊將來之危當甚於今日也公進當為純臣救
公家之禍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
地討之若以石投卵耳今師克有期乃召兵還是為敗于後
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殺侃子瞻故嶠以此激
史緯 卷之八十五

之侃遂率所統與嶠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進
次蔡洲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不敢
交鋒川將軍李根計築白石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
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
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待是制賊之一奇也義軍進戰失
利糧食將盡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
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若復無食僕便西歸矣嶠曰自古成
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仗義
故也峻勇而無謀藉勝而驕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
捨垂立之功設退阻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人士百

姓肝腦塗地嶠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
主同祚如其不捷當下見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公若違
眾獨反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迺指於公矣侃無以對
遂留不去嶠於是建行勛設壇場告先帝曰逆臣蘓峻傾覆
社稷毀棄三正汚辱五行臣侃臣嶠等率厲士眾冀行天罰
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竊此
墓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嶠親讀祝文聲
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嶠
率精勇從白石挑戰峻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
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
史緯 卷之八十五

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
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
攻楊杭術固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
天子奔於嶠船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
賊拜驃騎將軍進始安郡公峻竄路永賈寧以眾歸順王導
將喪顯之嶠曰術輩首亂晚雖改悟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
可復用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至牛
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燃犀角照之須臾見
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夜夢人謂之曰
陶明道別何意相照也嶠甚惡之嶠有商疾拔之因中風至

顛而卒。時年四十二。謚曰忠武。子放之為交州刺史。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放之以其沮眾。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

史緯

卷之八十五

晉

史緯卷八十六

晉書十四

列傳

鄒鑿

鄒鑿字道徽。金鄉人。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惟鑿不染。逆節京師不守。鑿潛於陳午賊中。初邑人張寔求交於鑿。鑿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鑿。疾既而卿鑿曰。雖與邦壤。義不相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賊潰。鑿得歸鄉里。州中人士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亾。遂共推鑿為主。舉

史緯

卷之八十六

下徐家。避難於崢山。元帝承制。假鑿龍驤將軍。兗州刺史。時徐兪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百姓饑饉。或掘野鼠發鷄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眾至數萬。王敦制。明帝欲杖鑿為外援。拜安西將軍。都督荊州。江西諸軍。鎮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拘留不遣。敦黨譖毀日至。鑿舉止自若。敦謂錢鳳曰。鄒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鳳逼京。都議者以苑城不固。宜及鳳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鑿曰。逆勢方盛。欲豕突一戰。可以算屈。難以力競。舍鳳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入自為守。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成

丁傳之誤
如此傳原
小人以首
兩端史不
見於傳見
於他傳見
之其失甚
多非一事
也

敗於呼吸非萬全之策也。帝從之。鳳平溫嶠請教佐史鑒
以為先王傍法貴守死之節。昏主姑息開放縱之門。王敦佐
史雖多逼迫準之古訓。宜加罪責。王導議欲附周札官鑿駁
之曰。王敦逆謀緣札開門。今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
帝反為幽厲。邪遷車騎將軍鎮廣陵。蘇峻反鑿間難欲率所
領東赴。詔以廣陵逼近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
人宿衛京都。遣將軍夏侯長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
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
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野堅壁以待賊攻城。不拔野無
所掠。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然之。鑿立大業。如阿度亭三

史籍 卷之八十六

壘以拒賊。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竊迫遂突圍
而出。三軍失色。泰軍曹納勸鑿還廣陵。鑿責納將斬之。會陵
死。大業圖解。蘇逸走吳興。鑿遣泰軍李闓追斬之。拜司空。封
南昌公。進位太尉。寢疾。上疏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武逼
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宜國恩。示以好
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眾情駭動。若使北渡。必致
寇心。太常臣諫。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以為徐州刺史。臣兄
子晉陵內史。適謙愛養士。甚為流亾所歸。堪任兗州刺史。公
家之事。知無不為。伏乞垂察。卒年七十一。贈太宰。諡曰文成。
子愔。鎮軍都督。愔子超。字嘉賓。愔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問

庫任超所取。超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桓溫辟為大司馬。泰
軍與超言。嘗謂不能測傾。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主簿王
珣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泰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
怒。時愔在北府。徐方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不飲
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賤詣溫。欲共獎王室。超取視。寸寸
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
喜。即轉愔為會稽太守。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
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
中。溫將伐慕容氏。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
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固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運者冠不戰

史籍 卷之八十六

運道既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
必望陣而走。若能夾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為功力。百姓
布野。盡為我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若謂此計輕矣。欲務
持重。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備充。備足及來。夏雖如
除。遲終亦濟。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計。進不速。決日月相
引。僂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裹裨者少。恐不可
以涉冬。此大限。闕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大敗於枋頭。溫深
慚之。及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
有識之情也。超乃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
卿有所見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若不

能行廢立大事不足震服宇內溫深納其言遂行廢立還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起日所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傾耶先惜辛初起黨桓氏以惜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公年其恐以傷感致疾我公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惜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悉與溫往反審計惜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遂不復哭起止小孝惜乃大忠

顧榮

顧榮字彥先雍之孫也與陸機兄弟入洛時人號為三俊惠帝時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但無如作病何耳趙王倫篡位倫于度以榮為長史榮與同寮宴飲見饒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惟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彼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遂得免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醉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馮熊熊謂長史葛旗曰榮為主簿委以事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旗遂白冏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乃更飲後謂州里楊彥明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長沙王又為驛騎復以榮

亦危矣
欲自殺
不引退
不殺已耳

亦危矣
欲自殺
不引退
不殺已耳

為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西遷長安榮遂還吳榮數險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免廣陵相陳敏反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江南人物尚全榮常愛無孫氏之策以存之耳今將軍慎神武之界功勳效於已著帝甲數萬船艦千里上方雖有數州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帶芥之恨塞譏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引諸豪族委任之榮私於其卓曰敏既常才政令反覆于弟騎矜其敗必矣吾等受其官祿事敗之日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其卓之首辱及萬世可早圖之卓從之榮

史籍 卷之八十六

及其卓紀賄謀攻敏遂發橋飲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以羽扇揮之敏眾悉潰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加散騎常侍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疏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晏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機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亂之季天子流播豺狼塞路蓬言滿國人心蕩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賦蛙以募勇士懸脯以表辛苦實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泰佐白事斷賢客問訊哉願冲虛納下廣延傷彥思今日之憂雪天下之恥則群生有賴開泰有期矣六年卒帝欲

加贈時議依齊王國功臣格不得進爵土吳郡內史殷祐賤
曰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
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尙成功
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禮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
未必不由此而隆也由是贈榮驃騎將軍嘉興公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元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張翰弔之
上牀鼓數曲撫琴而歎曰彥先復能賞此不因慟哭而去族
子和字君孝榮雅重之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
之曰卿逐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停
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揮登夷然不動顛指和心曰此中何

卷之八十六

六

所有和徐應之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史中
有一令僕才和嘗請導導對之倦睡和因爾同坐曰昔每聞
族叔彥先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喟息導
聞之曰卿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後咸康初
拜御史中丞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和上
疏以爲保母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孔母趙婕妤爲
平氏君此末世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帝乃止康帝即位還
尙書僕射以母老因辭詔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以
母憂去職既練衛將軍褚裒薦之起爲尙書令遣散騎郎會
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爰服以

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
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補於萬分祇輕忘孝道貽素冠之
譏耳帝下詔敦喻和疏表十餘上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居
任多所獻納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卒贈司空謚曰穆

紀瞻

紀瞻字思遠秣陵人舉秀才尙書郎陸機策之因問有溫泉
而無寒火其故何也瞻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
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
柔濕燥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
爲質外性剛直以交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鑿火日之光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七

外施剛施柔爻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與觀榮同
赴洛在塗論易榮曰太極者蓋混沌之時曖昧未分天地混
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若象陰陽
交泰萬物勾萌六合闢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
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卽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位以
禮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
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
理盡矣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運行自然之
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曖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
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

益虛誕之說非易理也。意謂太極者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盡無復有餘也。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長史，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及帝踐位，轉尚書，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負鼎趨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忠，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二耳。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用。而犬馬齒衰，舉疾廢頓，僵卧救命，積月逾時，叩棺曳衾，日甚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蒞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入坐，升降臺閣也。臣為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微，皎然露見。」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九

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方今六合波蕩，人未安居，以臣平強，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久停機務。若朝廷以之廣恩，則受責日重，以之序官，則職事俱廢。當今才俊比跡，而虛停好爵，不以廉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國職，誠非進善退否之義。惟陛下割不已之仁，銓叙復，又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時却鑿提鄒山，屢為石勒所侵，鑿以鑿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卹，上疏請徵之。曰：「伏見輔國將軍却鑿，才兼文武，時之良幹，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若使鑿從容臺閣，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是以臣寢頓陋巷，竭盡。」

因見思補萬一，明帝嘗引瞻於廣室，慨然曰：「社稷之臣，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商畧剛事，云何復崇謙讓耶？」轉領軍將軍，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及王敦謀逆，帝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賊平，固辭不起，詔以為驃騎將軍，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年七十二。謚曰穆，瞻重交遊，喜士類，少與陸機親善，機死，瞻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褚沉，給事中章遜，歷陽太守武嘏，並與瞻素無交好，聞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同於骨肉焉。

賀循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九

賀循字彥先，山陰人。其先度普，漢時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漢安帝時，侍中慶純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循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捧尚高，童亂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拘忌停喪者，循皆禁之。政教大行，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陸倕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服膺道素，風操峻凝，前差陽令郭誦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倅，誦歸家巷，接運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管，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伏思臺郎，所以使州有。」

人非徒以均分顯略而已誠以士庶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迷邦為其夫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乃無一人為京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今才望資品皆可尚書郎訥可太子舍人此乃眾望所積非但企及清泰苟充方選也久之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辭疾去職逆賊李辰起兵江夏辰別帥石水畧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程超代之其黨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等唱義討水循合眾應之水大將抗龍屯講堂循移檄於龍為陳逆順龍遂遁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所豫及陳敏之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以

史籍 卷之八十六

十

疾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能逼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除吳國內史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東海王越命為參軍不赴及帝遷鎮東大將軍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賤疏十餘上帝遣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常宇宙清泰幾倫攸叙隨運所遇動然在已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道遠資和怡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獎主危國難義士救時驅馳拯世之武

繼以入素圍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群望願願實在君侯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一以貫之也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帝命敦逼不得已乃與疾至帝親幸其舟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不受廷尉張闔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作都門早閉晏開鄉人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適循至眾請循贊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闔遂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時江道多盜帝思所以防之以因

史籍

卷之八十六

十

於循循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成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循所聞江中據地惟有圖廬一處地勢險奧凶逆所聚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巡徼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以時番休役不至困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強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追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徵情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為益也帝從之以討

漢書純正
而文亦明

父昭子穆
不相通之

謂

華秩功封鄉侯，回讓不受，建武初為中書令，以老疾固辭，改拜太常，加散騎常侍，循以九卿舊不加官，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隱各為世，則頴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循議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嗣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今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三

兄弟旁親，同為一世。今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人，復毀頴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未敢輕論，况可輕毀祖先乎？頴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文俱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若祖宗百世不毀，所以特立本廟。

此理原見如

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昭穆既終，應別廟也。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少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七廟之義，從福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昔世祖定郊廟禮，京兆頴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頴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頴川，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以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三昭三穆廢闕其二，其非宗廟之禮，有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帝從循議，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鹿，風雨孤近，造其廡，為之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固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瑯琊恭王宜稱皇考，循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以循兼太子太傅，循枕疾廢頓，累表因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炭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加印綬，循口不能言，指麾左右，不受章服，車駕親幸，執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三

于流涕太子親至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半年六十
帝素服舉哀哭之慟贈司空蓋曰穆將葬帝出臨其柩哭之
盡哀皇太子追送里船流涕循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
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畀陞卒成名於世

戴淵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少好遊俠不拘檢行陸機赴洛船裝甚
盛淵與其徒掠之登岸搥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見之
知非常人於船屋上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淵感
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定交焉後舉孝廉
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淵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辨物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五

誠東南之遺寶倫辟之除沁水令不就元帝為晉王以為尚
書王敦舉兵進淵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攻之敗績淵
率麾下赴宮詔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淵曰前日之戰
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
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
謂能言敦參軍石倚性好諂前為臺郎淵為尚書惡其為人
至是說敦曰周顛戴淵高名足以惑衆公若不除恐為將來
之憂敦遂害之淵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贈右光祿
大夫弟逸字望之元帝以為丞相軍諮祭酒時學校未立逸
上疏曰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與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

髦俊斐然向風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
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胡羯
賜張神州蕭條土上有肝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何暇遊
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况曠
載累紀如此之久耶今後進晚生目不視揖讓升降之儀耳
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國史無遺此誠聖明之所深
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
之道譬之天地昏明迭遷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
以天下未一非典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
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
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且貴遊之子既
少斬將奪旗之才亦無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
使明珠加洗濯之功荆璞發琢磨之彩不亦良可惜乎世喪
道哀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
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與明王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
下篤道崇儒創立大業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上之
所好下必有甚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
飾而赴曲之和作實在感之而已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
疏奏納焉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淵遇害免逸官敦誅後拜
尚書僕射卒蓋曰穆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五

其卓卓無可錄者以郭雲樂道強秦康諸策可用

其卓丹揚人廣陵相陳敏反與卓相結後顧榮說卓共誅敏

元帝投卓湘州刺史時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孝廉不試而

秀才猶依舊策試卓疏以秀才宜同孝廉例不許卓於是精

加隱括舉桂陽谷儉為秀才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

皆俾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乃表求試以高第

除中郎選卓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鎮襄陽王敦稱兵遣使邀

卓卓偽許而不赴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容說卓曰劉

隗雖乘權匪非有害於天下也教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

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

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叫

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此千載之運

不可失也卓然軍李梁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

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但推公固存坐而待之使王

敦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

之此廟勝之策也奏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隗囂斷隴右竇

融兼河西各據一方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傾望及海內

已定君臣正位終之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

所不容也今將軍非竇融之比也襄陽非河西之固也安忍

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耶使教平劉隗還昌武壇

安忍無親
此安忍也

史籍 卷之八十六

未

此策不從
可惜

石城之守絕荆湘之果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

勝未之聞也卓持疑未決審又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教傲

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議者以彼強我弱是不量虛實者

也今教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

夫將軍擁強眾籍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舉武昌

若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

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敵也如是教可不戰而自潰今釋

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王敦以卓不至慮

其為變遣蔡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不欲背教因說卓

偽應教命即馳襲武昌教眾必不戰自潰卓意遂決與巴東

史籍 卷之八十六

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候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遣近陳

教肆逆率所統致討遣蔡軍司馬譚奉表詣臺臺內皆稱萬

歲武昌傳卓軍至人皆驚潰卓年老多疑猶豫不決軍大積

口累旬不前教遣卓兄子恭軍邱求和王師敗績教索賜奠

情駐卓卓謂邱曰吾據上流教亦未敢便危社稷若徑入武

昌教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

即命旋軍都尉秦康曰今取教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

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

軍之將恐將士亦各求便西還襄陽不可得守也卓不從徑

還襄陽散兵不為備襄陽太守周慮承教意詐言湖中多魚

物卓遺左右捕魚乃製殺卓傳首於教

卞壹

卞壹字望之濟陰人中興建為御史中丞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及式父死喪服訖還前夫家前夫後妻之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制出母齊衰期壹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於禮無所據若夫有七出之責常存時葬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服喪若式父讓亂使去留自由式宜正之以禮魏顯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式母於夫奉養至死非為既絕之妻制服終喪不為

史補

卷之八十六

九

無義之婦欲還前家非為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子出母也致使存無所容沒無所託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塚若式父以後母葬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為母於同居之日不為母於前子之門應斷離絕之忍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所生求去既非禮於後家還反又失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畫匡設外極防罔不絕明矣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犯禮違義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事存之道生則去留由己死則合墓路人虧損世教不可以居往世之任式遂廢棄終身明帝

式若善事繼母亦不來住前夫之床矣

史補

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帝崩成帝即位將臣進聖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壹正色曰王公非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與疾而至壹於諸大臣最為任職既平謂之曰君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壹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節者非壹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連壹厲色曰悻理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庾亮將後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微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遷延為惡滋蔓不可復制壹固爭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宜深思遠慮未可倉卒亮不納峻果稱兵詔以壹為領軍將軍與峻大戰

史補

卷之八十六

九

於陵西為峻所敗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壹力戰死年四十八二子珍肝見父沒赴關而死贈壹驛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珍散騎常侍肝奉車都尉壹妻姜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盜發壹墓而如生兩手悉舉瓜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塗光

劉超

劉超字世瑜臨沂人元帝相府建以超為舍人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寒無儲石之備山簡句容令

常年賦稅主者四出詰評百姓家資超但作大函使自書家
產投函中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王敦稱兵超
領安東上將軍六軍敗散惟超入直衛錢鳳反超招合義士
從明帝征鳳封零陵伯為義興太守帝崩穆后臨朝超射聲
校尉時軍校無兵超統義隨以宿衛號為君子營蘇峻謀逆
朝士遺家人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超不聽盡以妻孥入
處宮內及王師敗績以超為右衛將軍侍衛成帝屬太后崩
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還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阻沒
超與侍中鍾雅步隨左右賊給馬超悲哭不肯騎峻甚不平
然未敢加害以其黨許方補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超等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三

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啟投孝經論語溫嶠至石頭
王導出奔超與匡術等謀奉帝出幸嶠軍事泄峻使任讓收
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遂害之及峻平
讓與陶侃有舊侃請於帝帝曰是我殺侍中右衛者不可有
遂誅之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於高顯近地葬之使
出入得瞻其墓贈衛尉諡曰忠鍾雅贈光祿勳雅潁川人

熊遠

熊遠字孝文南昌人元帝作相引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
將舉哀遠上疏曰承傳之言未可為定且北陵非一而直官
俊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遣使按行審問然後發

哀即宜命將脩復山陵討除逆類若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
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耻乃子臣
奔馳之日乎夫修國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
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
項羽殺義帝高帝痛哭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群賊豺狼
弱於往日惡逆之罪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譴
吟懷思於下乞順天下之心命魏謩之士以副西土義士之
情允海內延頸之望屬有杜榘之難不能行建典初正旦將
作樂遠諫曰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
德茂親社稷是賴履端元日正始之初有識之士於是觀禮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三

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關忠
孝之儀弘禮樂之本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非納軌物
有塵大教元帝納之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
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
長制也今獨賜投刺吏臣近者情重遠者情輕請依漢法例
賜天下爵於恩為普可以息檢覈之煩蓋巧偽之端帝不從
冬雷電大雨帝下書引過遠上疏曰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
論之今逆賊猾夏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
而不能遣軍北討譬賊未報昔齊侯敗還七年不飲酒食肉
况此大耻臣子之責宜在枕戈敵愾若此志未果當上下克

儉恤人養士撤樂減膳惟修戎事而群官每有會同務在調
戲酒食而已此大失也選官用人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
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無能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
虛譽以從容見貴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舜猶歷試
諸難而今爵祿不試壞亂之所出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
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今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
物人才歲選而不足以濟事若此道不改災未可得而弭也
爲太常卿卒

陳頴

陳頴字延思陳國人州辟部從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

史緯

卷之八十六

三

結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頤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曰沛王貴
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頴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
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
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君言是也元帝以爲譽
軍頴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
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
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以崇尚老莊傾取朝野
養望者爲弘雅任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值法物墜喪夫欲制
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
桐鄉然後大業可興中興可興也時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

避事任頴言西臺當日朝臣養望小心恭肅以爲鄙俗假
倨慢以爲優雅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流漸不章以至傾國今
諸僚屬猶承餘弊夫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燦千里之隄蟻垤
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請自今臨使稱疾者
皆免官又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
宜循舊制試以經策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勞甚大請開舉
武畧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然後隨才授任夫舉十得一猶勝
不舉宜抑華校資盡其所能則人才輩出矣拜天門太守選
腹心吏爲州從事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遷果州
刺史卒

史緯

卷之八十六

三

郭璞字景純聞喜人高材博學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從之
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雖
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
曰嗟乎黔黎將溷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避地東
南元帝以爲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璞上疏曰臣按洪範有
休咎之徵易象有消長之數故木不生庭大戍無以隆雉不
鳴鼎武丁不爲宗聖王緣災而致吉因異以邁政實是所以
享福忘愆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宜發哀矜
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穢贊揚布惠此亦寄時事以制用

請開塞而曲成者也。今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跡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感職。大數改則觀覩生。官方不審則社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帝優詔起之。璞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誠以非適性之道。璞曰。吾所受有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自以才高位卑。乃若客做以自况。以毋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卽當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時。穎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未幾而沒。璞哭之甚哀。既而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璞嘗

史籍

卷之八十六

雷

為人非帝微服往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璞曰。能致天子來耳。帝甚異之。璞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請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葛峻之難。王敦謀逆。使璞筮之。璞曰。無成。敦曰。卿更筮吾。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不能久。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斬之。初璞行經越城。聞週一

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至是果此人行。時年四十九。王敦平。贈弘農太守。庾翼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刈。零及康帝卽位。改元為建元。或謂庾水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水撫心歎恨。穆帝立。何克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如是邪。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注釋爾雅。山海經。皆傳於世。子鸞。臨賀太守。史臣曰。景純篤志。綿緝洽聞。強記為中典才學之宗。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若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做

史籍

卷之八十六

雷

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吉凶修短。定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命之有在。自可居常待終。類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

葛洪

葛洪字稚川。句容人。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基局。幾道。樽酒。齒名。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不交一言。或尋普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得道。號曰葛仙公。以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復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深重之。以女妻洪。遂傳洪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精覈是非。才

章富瞻大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撤洪為都尉遷伏
波將軍水平洪不論功賞于寶為洪才堪國史徵為散騎常
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
出丹求為夕漏令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
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
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
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躡風長猶欲跋勁翮藏逸跡何
况大塊稟我以短羽造化假我以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
又豈敢力若蠅而慕冲天之舉策疲蹙而追飛兔之軌推沙
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僕僥之步而金及夸父之賤

史緯 卷之八十六 宋

近才所以顯曜也要離之贏而疆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
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藝養有八
珍之甘蓬華有藻枕之樂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進
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亦不少矣幸多隱語難可卒
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而弘博洽聞者寡意
斷妄說者衆好事者欲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意之所疑
又無可諦今為此書祖舉長生之理其微妙者不能宜之於
翰墨然同志之士省之亦可以思過半矣世儒服膺周孔莫
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又將謗毀故予所著言黃白之事者
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

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櫃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
書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
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顏
色如生肢體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仙去

庾亮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以為中書監亮上書曰
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
遠庇有道无帝龍興乘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
入侍省闈出總六軍無勞受遇莫臣為甚小人祿薄福過災
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陛下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

史緯 卷之八十六 宋

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宗室中表不同雖
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
有私則天下無公矣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
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喪今之禍敗皆由姻昵臣歷觀庶
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
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或若權寵
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自招殃國為之敵其故何
邪由婚媾之私群情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親則疑疑
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童蒙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
寒心者也夫物情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日親以求尺寸

之用若若防嫌以寒疑謗之端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齊外總兵權禍可立待也雖陛下明其愚款朝士謹其情素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貧賤卑寒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貴違命則賤臣雖不達亦何事背時違上耶實仰覽股鑿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願陛下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帝納其言而止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與西陽王羨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陳羨與宗等謀危社稷辭旨切至與司徒王尊受遺詔輔幼主太后

史籍

卷之八十六

手

臨朝政事一決於亮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謀廢執政亮殺宗及其黨十成而廢宗兄羨宗近屬羨元老天下以亮剪削宗室下威兄聞亡奔嶠嶠亮符嶠送關而嶠匿之嶠多納亡命亮以嶠必為亂欲徵之舉朝皆謂不可亮不納嶠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詔徵嶠為大司農嶠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後不

許嶠將赴召參軍任讓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嶠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嶠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王敦之難非我不濟殺免既死獵犬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結祖約以討亮為名溫嶠聞嶠不受詔便欲入衛京都亮不聽既而嶠乘勝至京都詔亮都督征討諸軍事屯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拖工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得賊衆心乃安亮遂奔溫嶠陶侃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躬詣侃侃曰君侯修石頭以擬

史籍

卷之八十六

手

老子今日反見求耶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嶠也亮謝之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彭討嶠敗績亮送節傳以謝侃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嶠平帝幸溫嶠舟亮進見稽顙頓首曰泥首謝罪乞骸骨欲合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之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先帝不讓臣奉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茲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匹夫之交猶有寄託况君臣之義豈敢距違加以陛下初在涼州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感激驅馳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

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內外退不能推讓親賢遂使四海側心。勞謙涉騰祖約積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憂逼。登遐。陛下踰年。肝食。臣之招也。臣之罪也。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臣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商臣於人。大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傷之心也。而明詔不垂。矜察。謂之獨善其身。所以重其罪也。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屏棄。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義矣。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

史緯

卷之八十六

三

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陶侃卒。以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武昌。時王導輔政。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胤等並不奉法。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却鑿不從。至是亮欲黜導。復以諮鑒。而鑒不許。亮與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近阿保。宦侍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折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扶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公與亮並荷

託付之重大。奸不除。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深量其所宜。鑒復不許。故事得止。石勒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遣輔國將軍毛寶精兵一萬戍郿城。以陶稱為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弟翼為南蠻校尉。鎮江陵。以陳當為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亮當率大眾十萬。據石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亟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死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請移鎮襄陽之石城。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素練。乘業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有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逆。雪大耻。實聖朝之急務也。願陛下

史緯

卷之八十六

三

下計其所陳。淮沔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恭冀以定經畧。却鑒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衆亮復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郿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行安西將軍。亮自郿城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典復不淺。便據胡林。與浩等談詠。竟坐。亮所乘馬。各的。顧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所不宜。而移之于人。浩大慙。弟冰字季堅。為中書監。時王導新喪。人情惘然。冰兄亮既同。辭不入。冰當重任。經綸時務。資禮朝賢。由是朝野咸稱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

下宜盡消弭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修人事。正臨實戶口，料出萬餘人，以克軍實，詔論其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及天庭決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隆，遂令臣等復得為時陳力，狗國之臣，因而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者，主恩不追，咎於往咎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哀恕由中，惠賜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有妾為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入，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主

虛妄推問果詐。康帝仰位，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虎，於是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豫諸軍事，領江州刺史，鎮武昌，以為翼援。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及卒，無絹為衾，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翼宇雅恭，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又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翼弗之重也。每語人口，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代亮鎮武昌。翼以年少，趨居大任，遐邇屬目，翼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畧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克實，人情翕然。自河

前幸謂王
導也

分善為長沙太守，在郡貪殘，見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臣聞騎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既雅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皆偃儻豪彊，以為民，茲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卒，以塞責山，還作餘姚，半年為官出二千戶，公卿官長也，而群驅逐之，紀陸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而桓逸還復，二使免官，前幸憐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白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日而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而不熟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多如此。康帝

史籍

卷之八十六

主

即位，翼欲率眾北伐，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反，又欲夾死遼東，號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擊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竊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梁益，與關配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荷國重恩，志存立效，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憑聖朝，高畧下藉士民，義誠因危，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搗穀，以伺二寇之變，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微，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截截凶醜，亦宜扼據要害，進圖攻取，是以輒

宜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愨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
在號遣啓開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
大會佐陳旌甲親投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
三三徙衆爲日其氣十倍翼遷襄陽衆朝謂之不可唯桓溫
及譙王無忌持成其計翼紱來荒遠立客館置典賓繕修軍
器屯田積穀欲圖大舉俄疽發背卒

史緯

卷之八十六

書

史緯卷八十七

晉書十五

列傳

桓彝

桓彝字茂倫譙國人爲尚書吏部嘗過與縣縣宰徐寧通朗
博涉藝遇之欣然停爵累日結交而別庾亮每屬彝瓦一佳
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徐安
期真海岱清士也亮問所長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
應無而不必無卽遷吏部郎宣城頻經變亂詔以彝爲內史
蘇峻叛破司馬流於慈湖遂長驅逕進彝退據廣德時州郡

史緯

卷之八十七

多遣使降峻長史裨惠勸彝僞與通和以須後舉彝曰吾受
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命
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韓晃攻之左右勸縱退軍縱曰
吾受桓侯厚恩矢以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
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城陷爲晃所害郡
人紀世和收葬之賊平贈廷尉謚曰簡俞縱贈典古太守孫
石虔趨勇絕倫於獵園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將知其勇
斂令拔箭石虔往拔得一箭猛虎跳石虔亦跳高於虎身猛
虎伏復拔一箭以歸從伯父溫入關叔父冲爲符健所圍垂
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時有

患瘡者輒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授南平太守苻堅
荆州刺史梁成寇竟陵石虔距之賊阻激水也管城石虔夜
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寇管城斬首七千級俘獲萬
人納降二千家而還進豫州刺史卒贈右將軍

王湛

王湛字處冲昶之子也湛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
爲癡昶獨異之問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兄
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
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
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剖析玄理皆濟所未聞也濟才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二

氣抗過於湛畧無子姪之禮既問其言不覺心形俱肅遂留
連彌日夜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及辭
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能騎不湛因
騎惡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又使騎濟所乘馬湛曰此馬雖
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之但芻秣不至耳濟
試養之謂與已馬等湛曰此馬任重方知耳平路無以別也
乃於蟻封內試之濟馬果頓濟益歎異謂其父渾曰濟始得
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
至是帝問及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
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三

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授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
史卒子承字安期避地江東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
艱險處之夷然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
人言愁我始欲愁矣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推誠接物盡
弘恕之理渡江名臣王導衛玠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
子述字懷祖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獨恬如人
或謂之癡司徒王導辟爲中兵屬既見問以江東米價述不
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
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僕
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爲庾水長史時庾翼鎮許昌以累有
妖惟欲移鎮避之述與米賤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樂鄉
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方當興立城府公私勞擾若信
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輕重之算况非今
日之要耶方今強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開取
彘又江州當派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
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
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陸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獄取重
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闕關之心不知所向天道玄
遠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拘小數
昔秦忌亾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壓弧之諺竟成褒姒

時而能穿
於而能透
慎祖固不
可測

之亂此既然矣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天下
幸甚令名可保矣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每受職不
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尚書令子坦之以為故事
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
曰既云堪何為復讓坦之為桓溫長史溫為子求婚於坦之
及還家省父述素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
意述大怒述排下曰汝竟棄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婚之也
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每言述才
不長直以真率勝人耳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為
州司所檢王導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
宜此述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
故宅宇器用不革於昔性躁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怒
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乃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投內
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極言罵
之述不應而壁而已奕去始復坐太和二年上疏乞骸骨曰
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廢於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
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
見廢棄時人咸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能為此公之
事雖是廢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年衰疾病乞奉先誠歸老
丘園不許三年卒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止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四

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
果不行又欲移洛陽鐘虞述曰永嘉不統暫都江左方當蕩
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國陵不宜先事鐘虞溫
無以奪坦之字文度弱冠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江東獨步
王文度拜侍中時卒士韓悵逃囚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考
掠罪以偷牛坦之以為悵東身自歸而法外加罪失牛事或
可恕考掠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從之簡文帝臨崩
詔大司馬溫侯周公居攝政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
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宜元之天下陛下
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溫卒遷中書令與謝安共輔幼
主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上表
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為本以委任為賢昔周成漢昭並
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為無難終能保安社稷蓋尊
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皇太后委性仁淑先帝奉事積
年每稱聖明臣願陛下奉事之心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
隆亦必不異所生不可自為疎疑昔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
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
社稷之臣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
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爽漢之霍光冲雖在
外路不云遠若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理獲盡庶事可舉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五

且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親見侍臣。詢求謫言。平易之世。猶尚誠懼。况今艱難。安危所繫。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宜元之祚。帝納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約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尊卒。子忱。字元達。弱冠知名。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飲。甯待其發言。忱竟不與語。玄失望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言。忱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曰。鄉風流儻望。真後來之秀。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為賓主。大元中。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六

武將軍桓玄時在江陵。常以雄才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觀門幹。玄怒去。忱亦不留。嘗朔日會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服之。而不能測也。性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每飲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數年卒。

荀崧

荀崧字景獻。或之玄孫也。元帝踐祚。以崧為太常。時讓省博士。崧謂昔咸寧中。侍中常侍。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術。三則。儀曹太常。得以質疑。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不宜過省。退

尚書左僕射帝崩。讓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道。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光啟中興。德澤伸於太戊。功惠邁於孝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遷毀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敦待崧甚厚。欲以為司空。衡之而止。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驥共登御林。擁衛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侍從不離帝側。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卒。諡曰敬子。美字令則。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美白其母曰。得一利刀。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七

遷尚華陽公主。美不欲連婚帝室。遁去。監司追之。乃出。尚公主。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揚州諸軍事。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時慕容蘭以衆數萬屯汴城。為邊害。美征之。斬蘭石虎死。胡中大亂。美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卒年三十八。帝歎曰。苟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贈驃騎將軍。

范汪

范汪字玄平。順陽人。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遁。西歸。溫嶠屯兵葦陽。以賊強未敢輕進。及汪至。嶠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強易弱。朝廷有倒

惡之急宜急進討。嗚深納之。引參軍事。賊平。封都鄉侯。拜中書侍郎。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制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汚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實剪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田疇稍墜。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勢。必熒然。咎悔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領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苦。不可不熟計。臣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賊誠衰矣。然得臣猶在中。原當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取今我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忌。願以任大責重。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然國家之慮。當出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宜詔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除都督徐亮。青冀揚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亮。二州刺史。桓溫惡之。溫北伐。令汪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曲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請已甚悅。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汪既至。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凶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遂止。卒於家。子寧。字武子。時以浮虛相扇。僞雅日替。寧以爲其源始

於王弼何異。二人之罪。深於桀紂。著論責之。拜中書侍郎。王國寶。寧之甥也。詔事會稽王道子。懼爲寧所不容。乃請寧於帝。寧求外補。出爲豫章太守。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愛乘休否。而常泰。今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於幾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鯨寡不敢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又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壘墳相。皆已成行。雖非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

史籍 卷之八十七

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徙家之禮。隨會仕秦。樂毅宦燕。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且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項者選舉。凌夷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且賦調役使。無復節限。牽曳百姓。營起屏舍。先之屋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又方鎮

去官皆割兵仗以為防護米布之屬不可稱計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者亦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原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監司相容不相彈糾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贖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雖多而用之無節猶酒永日馳驚卒年一寡之僕賞過十全麗服之美不可貨算盛狗馬之饒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論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向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項者小事便以補役一留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懼其禍海戶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其向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非復童幼之事矣違背經典困苦萬姓莫甚於此宜修舊制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江州刺史王凝之劾甯營建勞賞會赦免甯嘗患目疾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嘲之曰宋陽里子魯東門伯左丘明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得此方云損睛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篋蘊於胸中納諸方寸修之既久近

甯知方位之若乃以余竟後劫何也

能教其目睫遠能洞其墻壁非但明目亦且延年甯以春秋毅梁氏未有善釋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法世亦稱之汪叔堅字子常為尚書右丞廷尉奏延中帳吏邵廣盜官帳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搥登聞鼓乞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即朱暎以為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議者以廣為錮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而不為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樸澆散制為刑辟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此而不求續父者豈得不摛絕同之禽獸耶按主者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國典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仁恩不以為例交與怨讎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遷護軍長史卒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劉恢 字真長相人也祖宏字終淑光祿勳宏兄粹字純敬散侍中弟濟字冲敬吏部尚書並有名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

殷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悛少清遠，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苧橋以為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潘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悛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悛復喜，母又不聽。及悛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授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有訟官長者，諸郡因而幼之，悛歎曰：「古之善為政者，敦本正源，鎮靜流末，居下訕上，此大獎之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悛每奇桓溫之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為荊州簡文帝時，作相，悛言於帝曰：「溫不可。」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三

使居形勝地，宜我抑之，勅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悛以為必克，或問其故，云：「藉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但恐溫終制朝廷耳。」後竟如其言。

張晃

張晃，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晃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晃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耶？」舉孝廉，初欲詣劉悛，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悛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晃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悛清言，有所不通，晃於未坐判之，言旨淡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乃延之上坐。清言彌日，既退，悛遣傳教。

覓張孝廉船，便同載詣簡文帝。帝時為相，與語，歎曰：「張晃勃率為理，眉官至御史中丞。」

王彬

王彬，字世儒，導從弟也。為侍中，從帝，舉兵入石頭。元帝使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敦彬曰：「伯仁長者，而加以極刑，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矣。」言辭慷慨，涕淚交下。敦大怒曰：「爾狂悖至此，為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甚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汝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謝之有？」敦曰：「脚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後敦有逆謀，彬諫甚苦，敦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敦乃出彬為豫章太守，遷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舍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觀衰危，必與慙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舍不從，遂投舒，舒沉含父子於江，彬聞當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漢以為恨，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子彪之，字叔虎，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除佐著作郎，從伯導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還可作不彪之，曰：「位之高下，自不足計，當任之於時。」遷廷尉，永嘉太守，謝毅。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三

王惠知人

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不從，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白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凶惡之輩復生心，僥倖矣。從之。轉吏部尚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謂曰：「卿事任既重，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猜毀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當以正義相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十四

我無故，息先自取。厥浩曰：「決大事，正自難，問卿此謀，意始得了。溫奉帝旨，果不進。時官方混淆，遷易無常，彪之上議曰：『得賢之道，在於任官，任官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夫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流，職事未修，紀綱不肅，職是故也。當今之要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人才出職，并則吏簡，而風俗靜。久於其事，雖中才猶足有成。今六卿之任，太常望重，而所司務約，宗正所統，蓋妙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隨宜而領之。若

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庶官方之選差，清澁職之日稍久，無奉祿之虛糜。簡吏卒之煩役矣。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已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官。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官，則直侍頓闕，而宮省空矣。長安人雷弱兒等，詐云殺苻堅，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陽，營復山陵。彪之上簡文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弱兒等果詐，姚襄叛，浩大敗還。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人修器械，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漢察之。」轉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謝奕卒。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十五

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躬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陛下作異者耳。」簡文曰：「君言是也。」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彪之居郡八年，豪右飲跡，凶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疾之，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懼。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知溫不臣已著，勢不可奪，乃謂溫曰：「公自云欲爲伊霍，何不讀霍光傳耶？溫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溫甚歎服。溫將廢武陵王，題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尊親，未有顯罪，不可以嫌隙之微，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題題歸心，當崇獎王室，此

大事宜更漢詳。溫不從簡文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諸之。必反為所貴矣。朝議乃定。孝武即位。太皇太后以帝幼冲。令溫侯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臣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事。遂止。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因使宏改之。既屢引。宏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運。迺從之。溫尋卒。遷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廷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立判。安欲更營宮室。彪

史律 卷之八十七

末

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作。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比之臺府。稍稱宏敞。殆合豐約之中。今日可隨宜修補而已。強寇未殄。正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勞。勞擾百姓耶。安曰。宮室不壯。後世且謂我輩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以保國寧家為先。豈以修飾屋宇為能耶。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卒諡曰簡。彬族子允之。總角時。從伯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車。入則同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

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為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白舒。舒卽與導。啓明帝。咸康中。拜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陸玩

陸玩字士瑤。吳人也。王導郊際。庾亮相繼卒。以玩有德望。遷司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棟。梁耶。玩笑曰。哉。卿良箴。既而歎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子納字祖言。除吏部。卽出為吳興太守。將之郡。辭桓溫。因問曰。公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樹。卿復如何。納曰。素不能飲。止

史律 卷之八十七

七

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開。請曰。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時王坦之刁彘在坐。唯酒一斗。鹿肉一杆。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源。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餅飲極軟。而罷。遷左民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徙吏部尚書。待客惟兼。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傲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至。傲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傲車騎大將軍。驥之子也。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

如此斗酒
并肉卽不
為簡

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辟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舍時為廬江郡貪汚便藉敦於座中曰家兄在郡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遷中書令成帝有疾庾水慮易世之後成屬轉疎將為他族所攻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請立弟康帝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故武王不授周公昔漢景欲傳祚梁王朝臣以為虧亂典制執而不聽今琅邪踐祚如孺子何妄意改易懼非長計帝崩水竟立康帝帝臨軒水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水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親天顏帝有慚色帝疾篤水意在簡文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為穆帝水甚恨之尋水及弟翼俱卒充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其子爰之論者以諸庚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充曰荆楚國之西門地方千里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得賢則中原可定失勢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曰使爰之不避桓溫勢必阻兵將貽國恥充曰溫

史緯

卷之八十七

七

能制之諸君勿憂乃命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正色立朝以社稷為己任不以私恩樹親戚而性好佛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充問其故裕曰我國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泰乎於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詣於道二何優於佛充能飲酒劉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溫克也卒贈司空諡曰文穆

褚裒

褚裒字謀遠哀從兄也洛陽沒契與榮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民臺秀不能綏眾與陳撫郭重相攻擊契謂撫等曰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宜共戮力以備賊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為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等必內潰胡賊聞之潛來掩襲諸君雖殺秀何救於敗也撫等悟與秀交和司空荀藩以翼行梁國內史建興初遷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初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權勢翼帝優遇之及王玄代翼翼戒之曰卿威刑太過人情難一宜淡慎之玄外甥廢耿奴而內衛之及遷陳留將發收奴斬之奴黨攻殺玄梁郡既有內難徐州賊張平欲掩襲之眾謀以郡歸平荀組遣翼往撫之眾心乃定元帝為晉王以翼為會稽將軍蘇峻叛時翼為侍中王師敗績百官奔散司徒王導

既將發矣何苦為此

史緯

卷之八十七

七

謂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即入躬躬自抱帝
登太極殿尊升御牀抱帝翼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峻兵入
叱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峻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
逼山是兵士不敢上殿從幸石頭賊平遷丹陽尹卒諡曰穆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父克字子尼琅邪王澄行經郡界太守
迎之澄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
尉郡人多居大位澄舉以問曰是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
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謝
之克以朝廷日弊遂不仕東瀛公騰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

史綱

卷之八十七

三

邴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騰爲汲桑所破克遇
害謨成帝時爲太帝帝臨軒遣使拜三公將作樂門下奏非
祭祀燕享無設樂之制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
之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謨曰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然當其強盛皆屈
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
門則凶不終日原始要終歸於克濟而已豈與當凶之寇爭
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
困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力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
今日之事亦猶此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

弱在虎之能否虎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虎爲爪

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
相內外皆欲誅虎虎獨出於衆人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
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甯再戰而斬石生還據根本內
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寸其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
爲之其濟乎將不濟也虎遣將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
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
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桓宣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
爭疆場耳非其所急也今亮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宿
望也中國所歸心也今而西出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忌

史綱

卷之八十七

三

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銳身來距爭若欲與戰何如
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甯漢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虎
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亮之戰不能勝也金甯險固
亮之守不能勝也又當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
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較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
亮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
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逖
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
殺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
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

四分之一耳。祖述不能捍其一而亮乃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多出兵則必無糧夫致糧之難莫過峭函而虎背涉險阻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其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謂亮既至之後耳未及道路之厄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米襄之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我與賊水陸異勢便君不同寇若送死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破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朝廷從之故亮不果移鎮皇后每拜陵勞費甚多。諫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七

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拜諫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揚豫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諫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琊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眾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國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焚舟破釜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後顧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舟中之指可掬今征卒五千皆王都精銳之眾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

戰而傾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寇至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謹目陳聞時諫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壁凡十一處烽火樓壁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畧石虎死國中大亂朝野咸謂當太平諫獨謂不然吾所親見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諫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必由英豪之士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衣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司徒諫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七

上疏諫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至六年諫固辭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瓌徵諫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諫不幸有疾篤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諫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皇太后乃曰若諫必不來可罷朝簡文時為會稽王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禮盡於上而義不行於下亦不復知所以為政矣於是公卿奏諫悻悻傲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諫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免為庶人諫既被廢杜門不出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諫闔門思愆誠合大臣

罪已之義以讓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漢疏陳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卒年七十六諡曰文穆諛性篤慎每事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航脫帶履舟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琊人祖誕為文帝所誅父覲奔吳吳平逃竄不出覲姊為琅琊王妃武帝與覲有舊知覲在姊間因就見焉覲逃於廟帝過見之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覲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覲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躬冠知名時穎川荀闈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

史雜 卷之八十七

語

明與恢俱有名譽時人為之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承制以恢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鎮撫之方是以相屈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遷尚書右僕射卒

殷浩

殷浩字溪源陳郡人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糞時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擬之管葛曰溪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簡文輔政徵為揚州刺史浩陳讓不許桓溫滅蜀威勢

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引為心膂以抗溫王羲之

密說浩令與桓溫不同不宜構嫌隙浩不從石虎死胡中大

亂朝廷欲蕩平關河以浩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五

州軍事浩以淮南太守陳達為前鋒安西將軍謝尚為督統

師次壽陽浩誘梁安使殺苻健會健殺其大臣健兄子劼西

奔浩以為梁安事捷意健已死進屯洛陽降羌姚襄浩以嫌

欲誅之已又使襄為前驅浩至許昌謝尚敗績浩還壽陽而

襄反浩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以叛

浩遣劉啓擊襄於山桑為襄所殺溫既忌浩及聞其變上疏

罪浩廢為庶人徙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

史雜 卷之八十七

語

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至是溫語人曰吾

少時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

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

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不見有

流放之憾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隨

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清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

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遣書告之浩

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闢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

意由是遂絕浩既卒溫殺其子洵溫死後故吏顧悅之上疏

訟浩詔復浩官

與范武子事同

孔愉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年十三而孤事祖母以孝聞吳平愉遷於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封雲為亂過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者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為之立祠元帝鎮揚土徵愉為參軍那族等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參丞相軍事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以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台出為吳興太守遷大常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平南將軍溫嶠母遭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兩稱之遷尚書左僕射咸和中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恪居官次祿不代耕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疏曰方今強寇未殄政煩役重好吏擅威暴人肆虐大亂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偷安高位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得

此正不阿如

失陸玩抑之乃止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曰中興以來處此

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耶由是為導所惡出為會稽內史章句縣有漢時舊陂廢毀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卒年七十五諡曰貞從弟羣字敬林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置於峻實從甚盛羣與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有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眾坐令術勸羣酒以釋舊憾羣曰身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

史籍 卷之八十七

布其野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餗布曰久廢爛耶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耶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秣未不足了魏摩事卒官從子坦字君平為尚書郎臺郎初到例加策試元帝策問曰吳興徐覆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內罪不相及殫鯨而典禹徐覆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弑君汚官滯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江左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普皆除若不策試至是勅令試經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秀孝多不敢行其

到者並託疾帝欲如前除署坦奏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為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自喪亂以來室廢講誦國闕庠序涉歷三載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體累及長吏多不修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與於不試日昧未起既開審試遂不敢會夫不會與不行其為問也同若偏加除署是為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類風傷教懼於是始臣愚以去年察舉宜皆策試又秀才雖以事策亦記同經義如不能試遺歸不若申明前詔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帝納之王敦反坦在會稽與右衛將軍虞翻起義討賊事平遷尚書左丞蘇峻反坦自王導曰

史籍 卷之八十七

文

宜急斷阜陵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庚亮以為峻脫還來是能吾虛也不從峻破姑熟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蓋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侃夜築白石壘開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次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都鑿鎮京口侃召鑿以兵曾坦以為不應召鑿使東門無限亟宜遣鑿鑿還京口遣郭然屯大業賊勢遂分峻平王導庾亮欲以坦為丹陽尹時

說得甚詳
君子則下
辭也

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不許坦慨然曰若肅祖崩諸軍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小臣為先今猶組上肉任人膾截耳拂衣而去遷吳興內史加建威將軍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死石虎專恣聰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通選贈河金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附夏乘聲肆虐其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辟再集之慶中興應靈州之會百六之報已過惟新之美日隆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爾艾同受官愚所歎於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席唯虎是討彭譙

史籍 卷之八十七

文

使至承問欣豫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將軍出自名族遭世多故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誠反族歸正之秋剛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愚言宜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為國前驅雖賈融之保西河燕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為喻聖上寬明幸輔弘納雖射鈞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况二三子無幾人之嫌而運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就嚴水陸齊舉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雖不敏誠為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後期

廷不果北伐人皆懷恨遷侍中成帝每幸王導府拜導妻有
同家人坦切諫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欲
却期坦日婚禮之重重於救日使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
廢帝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發憤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
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山是忤導出為廷尉以疾
去職及疾篤成水省之流涕坦慨然曰老夫將終君不問安
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態耶永謝之與庾亮書曰不謂疾
苦遂至頓墜自省沉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
朝恩莫報所恨未叙即命多恨耳足下以元舅之尊居方伯
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稜稜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

史緯 卷之八十七

辛

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
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卒年五
十一諡曰簡從弟嚴字彭祖殷浩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
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浚不平浩引接荒人謀
立功于闕外嚴謂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聖主
日晏匪懈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
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言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
可寒心間日侍坐已籠中所懷不審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
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愚意朝廷宜明授任之方韓彭
諸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凌思廉聞屈申之

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可保大定功
平濟天下也又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
乃聚者都邑雜處人間而君常疲玉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振
之徒足疑惑視聽耳浩不能用哀帝踐阼議所承統嚴議宜
繼成帝從之隆和元年詔以天文失度欲依鴻祀之制於太
極殿親祭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太傅先儒所不究歷代莫
之典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
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不宜修雜祀之事帝
乃止以疾去職卒于家

丁潭

史緯 卷之八十七

壬

丁潭字世康山陰人察孝廉除郎中元帝稱制令陳時事損
益潭上書曰為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
明簡其才既得其人當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
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
禦未然甄壓奸內周雖三聖功成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
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
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為國者猶為家也計
財力之所任審趨捨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
卒兵民未瀕當審其宜不應使力單財盡威望挫弱也及帝

潭諫簡賢
有二京之
風

踐祚拜尚書祠部郎遷琅邪王哀郎中令哀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匡革之以敦於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寮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親衰致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王而已按禮賜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恐以郎中丁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天子諸侯俱以尊臨人君

史籍 卷之八十七

三

臣之禮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皆從其降春秋以來天子諸侯不行三年之喪至於臣為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斬衰既葬而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若常遠述三代不依法令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成帝立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雅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封永安伯康帝即位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年八十卒諡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同郡張茂字偉康為吳興內史死沈

充之難與孔愉丁潭齊名時號會稽三康云

史籍卷之八十七終

八

三

陶回丹陽人司徒王導引為司馬蘇峻之亂回與孔坦言於導請出兵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林陵迷失道執行人以為鄉導時峻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言王師敗績回還丹陽敢合義軍得千餘人與陶侃溫嶠并力攻峻破韓晃封康樂

亮亮可恨

之八十八

伯遷吳興太守時人饑殺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開倉及制軍資米數萬斛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勅會稽吳郡依吳興振郵三吳賴之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陽尹桓景依事王導為導所昵會榮惑守南斗導曰南斗揚州分而榮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榮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卒諡曰威

回之德大矣



謝尚字祖仁鯁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鯁常攜之延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寶莫不歎異司徒王導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曰聞君能作雉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可使者衣幘而舞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時有遺亂與父母乖離議者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理非嫌尚曰典禮之典因循情理運有屯夷要當斷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重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棄也至於天屬乖離之哀父子乖絕之戚莫痛於茲夫一體之小患猶或忘

有文風

史籍卷之六十八

思慮損聰察况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行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耶耐父爵咸亭侯為建武將軍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帳尚撤之以為軍士襦袴轉豫州刺史進安西將軍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緩懷之遇怒據許昌飯尚討之為遇所敗降建威將軍冉閔之子智來附得傳國璽致詣京師進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採樂人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

玉璽何如

尚始也卒謚曰簡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
徹當不減王東海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以疾辭寓居會稽
與王羲之許詢桑門支遁遊處漁弋山水言詠屬文無處世
意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
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溪谷悠然歎
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懼安吟
嘯自若風轉急徐曰如此將無歸耶舟人承言即迴衆服其
雅量安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為相曰安

謝安折屐
似此

史籍 卷之八十八

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弟萬為西中
郎將總藩任之重安處衡門其名出萬之右及萬黜廢安始
有仕進志時年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
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
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
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歎笑竟日溫後詣安值其理髮使取幘
溫曰令司馬著帽見其見重如此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
譽去後為人所思遷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溫薦安宜受顧
命望簡文禪位於已遺詔止依王丞相故事溫怒入赴山陵
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甚

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
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
移日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喁喁安
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
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卒錫命遂寢遷尚
書僕射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先朝主
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
僕與君諸人今上年出十歲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所
可惜者大體耳安不從益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

史籍 卷之八十八

獻替可否揣平在已彪之不達其旨故也加中書令時強敵
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鄆陷沒安鎮以和靖弘以大綱
人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思有
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胼胝文王肝食四郊多壘而虛談廢
務恐非常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以外寇為言安不從
宮室用成而役無勞怨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
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苻堅遣將寇邊安令弟石及兄子玄等
應機征討所在剋捷封建昌公八年苻堅帥衆百萬次於淮
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曰然答曰已別

與玄則世
張玄也

破城落市
國人盡知
之文讀史
亦得其意
而已

有旨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垂請安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
 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不勝安謂其甥
 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玄既破堅提書至安
 方對客圍棋看書竟置之牀上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
 兒輩已被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展齒之折其矯
 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拜太保初桓冲開符堅盡國內侵遣
 精騎三千入援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欲外示閉暇報
 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關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謝安有
 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
 少年輩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聞堅破慚
 史緯 卷之八十八 五

恥發病安上疏求自北征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
 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桓冲卒荆江二州并缺物
 論以玄勲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
 懼桓氏失職桓石虔有沔陽之功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
 伊於江州石虔爲豫州以三桓處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
 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絲
 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
 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之過江以來輩亾制度安以所記
 造焉及破符堅獲京都舊制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稱其精
 嘗謂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味

之亦以貪敗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奸諂相構
 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
 之裝欲經畧龐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疾篤上疏請旋旆
 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若二賊
 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遂還都當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
 遂淡自慨歎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
 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
 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等
 卒年六十六諡曰文靖安築塼於新城後人追思之名曰召
 伯塼羊曇太山人知名士也安卒後行不由西州路嘗大醉
 史緯 卷之八十八 六

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
 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兒奕辟
 桓温司馬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幘笑談無異常日温曰我方
 外司馬也嘗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
 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兵帥共飲曰失一
 老兵得一老兵温不之責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豫州
 刺史卒子玄字幼度少穎悟叔父安嘗曰子弟亦何豫人事
 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安悅玄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
 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恒温辟爲掾轉征西司馬時

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以玄應舉中書郎苻超素與玄不善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拜建武將軍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苻堅遣將彭超攻將軍戴遠於彭城玄天泗口欲遣問使報遠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傷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向留城超還保輜重玄遣使軍何謙馳進解彭城圍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先遣苻融至穎口梁成屯洛澗詔以玄爲前鋒都督與叔父征虜將軍石距之衆凡八萬玄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戰也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可乎堅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稍却令得過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于是玄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張氍小退玄遂進決戰肥水南臨陣斬融堅中流矢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宵遁聞風

史紀

卷之八十八

七

聲鶴淚皆以爲王師之至獲堅乘輿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勢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將軍桓石虔造渦澗經畧舊都玄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玄忠水道險澁糧運艱難川杼護間人夷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球爲派擁二岸之流以通運漕自此公私利便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岡降堅青州刺史苻剛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臨濟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于丕遣將柔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懼請降玄許之丕告饑玄饋丕米二千斛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封康樂公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往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還淮陰遇疾上疏解職不許玄復疏請乃授左將軍會稽內史卒於官年四十六諡曰獻武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錫謂玄未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子瓊嗣早卒子靈運嗣瓊不慧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曰我尚生瓊瓊那得不生

史紀

卷之八十八

八

送禮亦贈
男之過

靈運始從玄征伐者何謀東海人戴逵處士逵之弟並驥果
多權畧遂屬捺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
志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遂封廣信侯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
相於中外係存亡於社稷負戾資之以端拱鑿井頽之以晏
安者其惟謝氏乎簡僕任總中臺效彰分圖正議云唱喪禮
隨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
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度
霞之致暨於謝薛輩而襲朱組去衛綬而履丹墀庶績於是
用康樂倫以之載穆持堅百萬之衆已駭吳江桓溫九五之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九

心將移晉基衣冠易處遠避廟心從容而杜奸謀冥術而濟
羣寇宸居獲泰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
會於期服之辰擲百金於一歡之費廢禮於嬉薄之俗崇侈
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者儉於一致而不知類
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若是耶康樂才兼文武志存
匡濟淮肥之役功寇望之而土崩滿穎之師中州應之而席
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
功收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于也漢為導所器重太尉郗鑒使門生

恐亦未
有意

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
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若不
聞之鑒曰此正佳婿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
郎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召為吏部尚書不就授護國將軍
又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遺羲之書曰論者以足下出處正與
隆替相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
心義之報書曰吾素無廟廊之宜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
許之手跡猶存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
尚于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嗔使關隴巴蜀
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奉宣國家威德今遠近咸知朝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十

廷留心於無外此其所益不同居護軍多矣拜右軍將軍會
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和外
與浩書以誠之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復為書止之浩又
不從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羲之又遺浩書曰以區區江
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
往事宜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寇亂以來
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淡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
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
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
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

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滋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
賢思布，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創懸
之急。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
何所也。又與會稽王駿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
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願智力屈於當時，何得不權輕
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
欣，古之弘基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亦往往
而有之。誠稱運之明，足以適衆，費勞之舉，終獲永逸，可也。求
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夾勝，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
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十一

日史長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曰：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
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
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剪一
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重欽以資奸吏，今國用空乏，良可
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於叛散，不反者衆，所在凋
困，莫知所出，王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
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謀捕，謀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
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於絕沒，
家戶空盡，差代無所符檄，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
罪，無有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
可長充兵役，五歲刑者可充雜工，醫寺皆移其家，以實都邑，
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豈非適時之宜耶。義之
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
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
支遁等，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義之皆與之遊，嘗與同志
宴集於山陰之蘭亭，義之為之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
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
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
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
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
運以不窮
字作而文
亦非時流
所及以無
六朝版
氣也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十一

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善隸書為古今之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志

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會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後人耽之。若未必後之也。嘗以草草答庾亮。亮第翼波數。屢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頓損。遂乃凶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驛騎將軍王述與羲之情好不協。述檢祭會稽郡。羲之恥之。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亦不復徵之。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與道士許邁。修服食。採藥石。不遺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

正類絲竹陶寫。恒恐兒童。輒損其歡。樂之趣。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汚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猶欲養教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冷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此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燕。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飲。滿。那語田里。所行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常慕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為豫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志

州都督。又遺書誠之曰。以君過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又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過處。廊廟。恭讓。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果敗。年五十九卒。子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曰。似是馬曹。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

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吳中一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便造竹下韻嘯良久主人酒掃請坐撤之不願將出主人乃閉門撤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撤之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在剡便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撤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弟獻之卒撤之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獻之少有盛名雖閉居終日容止不怠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五

嘗與兄敬之探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嘗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龜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練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擊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謝安甚欽敬之請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因曰魏時陵雲殿榜末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楹書之比說鬚髮盡白獻之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應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過拜中書令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

唯香尚土
紅非木底

但不能堅
證焉符無

得失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鄰家離婚俄卒議者以為發之草謀江左中朝皆莫能及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句容許邁字叔玄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大有之上六璞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退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遇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以餘杭懸留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亦平倅嘗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留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湖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造孀還家遂攜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恒山何木液三年欲斷殺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濬之好道之徒欲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六

相見者登樓與語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耽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著書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義之造之常彌日陰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義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義之為之傳述靈異之跡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制曰善契之典肇乎中古末代舒賤黜翰爭相誇尚伯夷臨池之妙無復餘塵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遠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元常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獻之雖有父風觀其字勢

太宗以可
失定天下
又善書畫
文信才藝
之多典

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眼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
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羸靡而不放縱，故翰墨之病歟。
近世蕭子雲擅名江表，然無丈夫之氣，行行若鶩，春蚓字字
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
無一毫之筋，窮萬段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
名耶？許察古今，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
成之外，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
視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陸羽曰：
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
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徐得右軍皮膚，所以似之，顏
得右軍筋骨，所以不似也。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七

桓宣

桓宣，譙國人，宣開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場主張平，自
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眾數千人，帝以
宣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參軍，使諭平雅，平雅皆遣主簿隨
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將軍，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
含請宣為參軍，石勒別將圍祖逖於譙城，含遣宣率眾救之，
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棄
譙城，宣以腹諫，不從，及約與蘇峻同反，宣曰：使君欲為雄朔，
何不助國討峻，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約不聽，宣遂將數

千家，投溫嶠，賊平，宣居於武昌，子戎為郭默參軍，陶侃討默，
默使戎求救於宣，宣偽許之，侃疑宣與默同，西曹王隨曰：宣
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耶？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
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赴侃，侃
辟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遷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州
刺史郭敬，戎襄陽，陶侃使宣攻樊城，拔之，敬遁走，遂平襄陽，
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鋤
耒於輅，軒或觀耘，獲於隴畝，石虎再攻之，宣以寡弱距守，論
者以為大於祖逖，周訪後，石虎使騎七千渡沔水，之賊三面
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大

圍退，走宣收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宣久在襄陽，
綏撫僑舊，甚得眾心，庾翼鎮襄陽，令宣進伐，虎將李麗軍大
丹水，為賊所敗，翼貶宣為南郡太守，發憤卒，族子伊字叔夏，
為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
者授伊淮南太守，進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
謝玄破堅於淝水，封永修侯，進右軍將軍，伊性謙素，雖有大
功而始終不改，善音樂，盡一時之妙，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
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船
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

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孝武末年嗜酒好內，會稽王道子昏
 替尤甚，好利險誠之徒，以謝安功名盛極，構害之。帝召伊、
 綽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逆，即吹一弄，放笛云：「臣於
 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
 人帝善其調，建乃勸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未必合
 臣有一奴善相便，帝彌賞其放率，乃召之。奴既吹笛，伊便
 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
 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
 言，箏節慷慨，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
 此，不凡帝甚，愧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遷都督江
 軍將軍，本諡曰烈。』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
 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張昌之亂，伺率部黨攻滅之，加綏夷
 都尉，伺部曲以諸縣附昌，唯本部唱義討逆，求別立縣，因割
 安陸東界為潯陽縣焉。陳敏作亂，陶侃鎮江夏，率伺及諸軍
 討破之，伺封亭侯。西陽夷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議討賊之計。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九

奇人

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
 以力耳。珉因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唯
 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後隨侃討杜弢，戰於夏
 口，伺戴鐵面以弩射賊帥數人，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
 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繼至，賊
 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加威遠將軍，陳聲率無賴
 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討之，聲逃，其弟詣伺乞降，伺外
 許之，既去，遣勁勇要斬之，潛軍襲聲，會正旦，並祭祀飲食，伺
 軍入其門，方覺，聲東走，保董城，伺率軍圍之，繞城作高槽，以
 勁弩下射，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聲婦弟圍香，斬聲
 首，出降，加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王庾代侃為荊州刺史，庾
 將西討，留長史劉峻鎮揚口，壘杜魯請討第五衍於襄陽，以
 贖罪，伺曰：『曾嘗賊，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備
 之，未可便西。』庾自用，以伺老怯，不從，會果襲揚口，庾乃
 遣伺歸，裁至壘，為魯所聞，喚以北門危，令伺守之，或曰：『伺與
 馬偽同謀，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馬偽亦來攻，偽
 妻子在壘內，或請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危，但益其怒
 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惡之，賊攻南門，伺被傷，
 退入船，賊舉艇，伺逆接得槳，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
 呼云：『朱伺在此，船有底，開之可通水中。』伺從船底沉行五十

史籍

卷之八十八

十

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人說何云。馬傷感。恩妻卒。得活。今以卿家口付。倘盡心收視。卿可來。伺曰。賊無白首者。吾年六十餘。不能顧妻子。與卿作賊也。時虞與曾相持。累戰。旣山下。軍士驚喚云。賊至。伺刺潰而卒。

毛寶

毛寶字碩真。榮陽人。為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不行。嶠因遣使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曾寶使嶠曰。凡舉大事。當與眾共之。眾克在和。不宜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耶。宜急進。前信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即追信。改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主

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為前鋒。大茄子浦。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嶠祖約寶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耶。乃力戰。悉獲其糧。虜殺萬計。約用大機。約遣祖煥。熨口。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桓宣屯馬頭山。為煥所攻。求救於寶。寶赴之。兵少。為賊所破。寶中箭。寶微。使入。踞鞍拔箭。血流滿膝。洗瘡。訖。還。馳教宣。煥始退。侃以賊未可破。欲率眾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主

者杜敬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與寶兵。出其不意。上岸斷賊資糧。使賊困。感者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乏食。侃遂留不去。賊平。封州陵侯。庾亮西鎮。表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以萬人守郗城。石虎惡之。遣其子鑿。率步騎五萬攻郗城。寶求救於亮。亮不時遣軍。城遂陷。寶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孫瑛為鎮北。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皆湖澤。逃公所聚。威令不能及。瑛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瑛放火。荻葑盡然。亾戶窘迫。請瑛自首者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益州刺史。桓玄篡位。遣使加瑛左將軍。瑛執玄使。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屯白帝。瑛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擊希破之。瑛第寧州刺史。瑛卒於官。子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瑛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瑛弟于修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與祐之。費恬共殺玄。柳約之進軍到枝江。會桓振攻沒江陵。約之被害。涪陵太守文處茂。撫其餘眾。振遣桓放之。屯西陵。處茂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進瑛征西將軍。處茂輔國將軍。初。瑛聞振陷江陵。率眾赴難。使弟瑛順外江而下。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瑛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還。襲殺瑛。長史鄭純之。馳告瑛。瑛

時在畧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瑒討縱相距於廣漢統說臻帳下人殺臻追封歸鄉公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少好學師事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被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廢棄除佐著作即撰魏吳蜀三國志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漢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

史緯

卷之八十八

章

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雖名過其實讓者以此少之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遺命令葬洛陽又坐不以母歸葬被貶讓周皆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謹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卒年六十五尚書即范曄等上表曰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者舊傳十篇

虞溥

虞溥字允源昌邑人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詩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

史緯

卷之八十八

兩

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刻而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虧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閉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若乃含章舒澤採賸究奇使子雲編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志一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遠而不至耶時祭酒請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庠序壞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於郡庭注春秋撰江表傳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為秘書監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
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
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請刪改之盛年老
性方嚴子孫雖成立而庭訓嚴肅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
百日計盛大怒諸子遂私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
元中孝武博求異聞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
兩存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五

曰夫帝王之迹莫不以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宜皇廓定四
海武帝受禪于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
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上敷祖宗
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朕率土之望悅
人神之心請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于
是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二年凡二十卷奏
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成稱良史寶父有寵婢母妬忌及父
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少不之密也後十餘年母
喪聞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
之恩情如生在家中言詞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

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遂悟云見天

地問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撰集古今神祇靈異
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
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
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日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
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
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
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請尚若茲况述千載之前
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遺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
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良亦難矣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五

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
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采訪近世之事苟有
虛錯願與先賢分其譏謗羣言既多不可勝載耳目有限不
可勝覽今所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幸將來好事之
士錄其微旨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遷梁陽太
守溫弟祚素與鑿齒相善鑿齒既罷都歸與祚書曰吾以五
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歡情痛制之事故非書言
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人自北門西望隆中想潛龍之臥

正統有句
盛而終微

有先為前
後正則難
一何治也
黎西以皆
氣漢飲厚
其主似也
然漢獻既
以首武示
典中問焉
誰屬乎焉
歸之焉而
合則以皆
又漢諸子
天道五歲
再問有正
易之論也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主

東眺白沙思維鳳之飛北臨樊墟存鄧老之躅南瞻峴首懷
叔子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柳魚梁追二德之賢未
管不徘徊惆悵撫景躊躇慨爾而泣也若乃魏武之所譙歌
孫堅之所阻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陳浦
日曠陳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蘭
蕙清越生乎琳琅命世而佐時必重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
德必有絕塵之軼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想其為人况相
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時昔
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後邁如此時溫
覲觀非望暨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

於三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
帝平蜀乃為漢臣而晉始興焉世祖諱炎炎興而禪受可見
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後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苻堅陷襄陽
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興而致之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與諸
真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彼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
耳以疾歸襄陽襄鄧反正朝廷欲徵暨齒使典國史會卒

徐廣

徐廣字野民姑幕人為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奉勅撰國史
廣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秘書監時有風雹為災
廣獻書劉裕曰天變未必為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以

史籍

卷之八十八

主

與政教而隆德化也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英武應運功
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機務繁
湊感酬易滯且苛細煩密羣下多懼教帛豐賤而民情不勸
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望未易酬夫好
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羣情
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弊允康矣及恭帝遜位廣涉泗交
流悲動左右謝朓謂之曰徐公將無過也廣曰君為宋朝佐
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獻款因辭歸年
過七十猶歲讀五經一過卒於家時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
以示何法盛法盛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

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
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
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廣兄遠論議精密觸類
辨釋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
遠以為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見非藏
體地中也拜號騎將軍

袁喬

袁喬字彥叔陽夏人父瓌國子祭酒喬與褚裒袁友善及康獻
皇后臨朝喬與袁書曰皇太后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
之太上皇也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豈有策名人臣而交

媒人父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髮墨翟致懷岐路之感
楊朱與歎况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仕進先後而臭味同歸然
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其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
肆脫落儀制其將能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暑事亦
有之大師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親伏賢達執
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為得體遷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
溫謀伐蜀衆以為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畧大事故非常情所
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
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蜀人自以斗絕一方
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

史籍

卷之八十八

无

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
恐大軍既西胡必闕視此又似是而非胡開萬里征伐以為
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遠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可無
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地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
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
賊已近讓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
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若分為兩軍兵力
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釜餽資三日
糧勝可必也溫以為然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矢
及馬首左右失色喬麾軍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李勢降

當依行路
難以抗之

博州西傅華卒年三十六孫山松少有才名襟情秀遠善音
樂傳歌有行路難曲詞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
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年吳善唱樂府桓
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為吳郡太守
孫恩作亂山松守滄濱城城陷被害山松從弟毗字彥道倂
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欲求濟于
毗而毗在艱試以告之毗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
廣上戲毗素善博債者聞之而不相識曰卿當不辨作袁彥
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毗投馬叫絕探布帽擲地
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王導引為參軍蘇峻之難隨

史籍

卷之八十八

无

導在石頭導使毗潛說峻覺党路永等使歸順峻平封矜歸男

史緯卷八十九

晉書十七

列傳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少勤學家貧不常得油夏月作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焉桓溫辟為征西長史胤清素博學善於賞會當時有盛坐如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領國子博士時議立明堂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形範而不順時乎從之遷護軍將軍王國寶詣于會稽王道子

史緯

卷之八十九

諷入坐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相王豈得為周公乎傅疾不署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言於王道子將奏之元顯過令自裁朝廷傷之

王恭

王恭孝武皇帝之兄也性簡率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王忱訪之見恭所坐之蒲草屣之因坐薦上忱驚問之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太元中為中書令淮陵內史庾珉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嘗衣黃衣狀如天師會稽王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恭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坐賓

莫不反側孝武以恭為都督兗青冀幽并徐諸軍事平北將

軍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罷任王國寶及國寶從弟恭正色直言道子懼之深布腹心於恭與除舊隙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嫌怨始結或勸恭誅國寶時國寶黨庾楷士馬甚盛恭懼之不敢發既還鎮復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大喜乃抗表欲誅國寶兄弟清君側之惡內外戒嚴道子賜國寶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譙王尚之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廣樹置以自衛道子乃以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制庾楷豫州四郡使督之楷怒遣子鴻

史緯

卷之八十九

說恭起兵誅尚之恭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推恭為盟主勉期同赴京師時津邏嚴急仲堪因庾楷達信以絹角為書內箭筒中合鑄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斜展不復可識謂楷為詐又以仲堪去年不赴盟今無通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曰將軍雖曰伯舅之重相王實有叔父之尊昔年已戮寶緒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遂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為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距之恭置酒請劉牢之於眾中拜之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為前鋒元顯使人說牢之囑以重利牢之遂降遣其子

敬宣擊恭恭敗還半之婿高雅之閉城門恭卑騎奔曲阿恭軍股離以船載之賊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浦尉收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髮鬚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家無財帛惟書籍而已恭美姿容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初見就遇故吏戴者之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祀者之遂送於夏口後名曇亨為宋給事中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廋軍將軍謝玄鎮京口。以為長史。仲堪致書於玄曰。頃聞抄掠所得。多採獲饑人。壯者望欲救子。少者志

史籍

卷之八十九

三

在存。親行者傾筐而回。願居者吁嗟以待。延乃一旦幽繫。生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夫飛鸚惡鳥也。食桑葚。猶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荷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德音一發。聲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而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兩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執藥揮淚。遂眇一目。仲堪父嘗患耳聰。開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孝武問其事。而不知其人。偶以問仲堪。仲堪流涕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色。居喪哀毀。服闋。召為太子中庶子。帝與會稽王有嫌隙。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

殷得正非小惠也

漢中梁州郡

史籍

卷之八十九

四

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詐取父母卒。乘市仲堪曰。律詐取父母卒。依賤皆法。棄市。原其旨。當以親存。而橫言死。沒情事。忤逆。故同賤。置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情事。猶那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妄耳。比之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奏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矜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復上流。為習坎之防。歷年數紀。今梁州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宜遠慮長規。保全險塞。從之。仲堪性真素。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豁平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重其才地。玄亦欲假其兵勢。深相交結。王恭之役。玄說仲堪推恭為盟主。共與晉陽之舉。仲堪固要從。見南蠻校尉顛。南郡相江續等。續曰。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

獲死所耳大丈夫何至以死相勸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顛曰夫人臣之義當慎保所守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國晉陽之事所不敢豫仲堪要之轉切顛怒曰吾進不敢回退不敢異顛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徑歸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往省之曰兄殊為可憂顛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雖許王恭實不欲行間恭已誅王國寶乃抗表與師及恭回京口仲堪遂還後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仲堪以朝廷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恭再舉勢無不勉而我去年緩師失信於彼欲整旅遠征奈其弱功於是使

史籍 卷之六十九 五

佺期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淞口王愉奔臨川玄追獲之佺期進至橫江譙王尚之退走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廻師屯於蔡洲時朝廷雖平恭楷未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眾數萬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玄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乃以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黜仲堪為廣州以桓修為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廻軍仲堪憤悲以王恭雖敗已眾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欲順朝命猶豫未決仲堪弟道

為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遽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歸鎮太府至江陵當悉戮餘口玄等懼追及仲堪於尋陽時仲堪失職倚玄為援玄等復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為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盟於尋陽推玄為盟主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憚之詔仲堪復本位仲堪等乃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試可殺揚廣如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暹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景學之適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殺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城

史籍 卷之六十九 六

內大饑仲堪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將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不忍去江陵憂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此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乃率眾赴之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以粗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直濟江擊玄為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鄱城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佺期并兄廣俱為玄追軍所殺仲堪子簡之載喪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於陣初孝武將擢王恭仲堪為藩屏以訪太子少傅王雅雅曰王恭以外戚當視賢之奇然稟性峻隘執自是之見而無守正之心仲堪

雖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器不長今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四海無事足以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後果然

劉毅

劉毅字希樂沛人也桓玄篡位毅與劉裕等起義兵討玄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距義兵遇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玄大懼使桓謙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蘇弱登山多張旗幟玄益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習裕莫敢出關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七

蹶之音震駭京邑謙軍一時奔散及玄死桓振使馮該據魯城桓山客守假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劉懷肅攻魯城劉道規攻假月壘何無忌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督甲冑臨戰半日二壘俱潰馮該遁走生禽山客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桓振擁乘輿出營江津設率無忌道規等破之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遣部將追擊桓振斬之以毅為撫軍將軍義旗初興毅墨經從事至是上表乞終喪不許詔以毅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宣城安豐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封南平郡公及何無忌為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

果不及登
行來裕於
設亦無不
是

進朝廷震駭毅以舟師討之將發而疾篤嬖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遣毅從弟送書與毅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將前討之毅大怒謂裕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次於桑落洲與賊戰大敗棄船步走僅而獲免劉裕慰勉之復其本職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為運政以損益為道時否而政不草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犯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威廢敗

史緯

卷之八十九

八

至乃男多逃亡女無匹對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嘆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為大武畧以濟事為先因藉權宜遂成常例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設立藩屏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御之勢不得不爾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安息地在無虞猶置軍府豈所謂體國經野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魏邊江百姓遼落加郡亭險閭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尋陽接蠻宜有邊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

兵守尋陽，俄改荊州刺史。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為副。劉裕以毅試於已，乃奏誅藩及其黨。尚書左僕射謝混，裕自率眾討毅，命王鎮惡率軍至豫章口，燔舟而進，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毅督士卒力戰，眾知裕至，莫有鬪心。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眾皆散，毅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自縊死。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劉裕首謀起兵，毅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蘭相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九

如降屈於廉頗，輒嘆以為不可能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初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為司徒長史，要州府僚佐共出東堂，毅請悅曰：身久躓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徑前不荅。眾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甚不懌，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又請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盧循平後，毅都督江州。時悅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毅上表以江州內地不宜置軍府，悅以刺史移鎮豫章。建

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檄嚴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卒。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琊人。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為揚武將軍。裕討劉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長民驕侈殘虐，不恤政事，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醜彭越，今年沒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為亂。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勸之曰：黠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裕深疑之，輕舟兼程而下，潛入東府。明旦，長民間之，驚而造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幙中，引

史緯

卷之八十九

十

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昨自後拉殺之。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昨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士庶咸恨其誅之晚，若釋桎梏焉。安得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人。劉牢之之甥也。劉裕嘗為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桓玄篡位，裕與無忌密圖起兵。劉毅家在京口，亦與無忌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桓氏篡逆，雖強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但未遇之。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遂以告裕，因與毅相要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

無忌偽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桓玄問裕及無忌起兵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樛蒨一擲百萬，何無忌剋牢之之易，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及玄敗走，留其將何潛之守滄口，無忌與劉道規次桑落洲，潛之率軍來戰，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潛之不在其中，攻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潛之既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乘之，可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潛之矣。賊驚擾，道規乘勝徑進，無忌鼓譟赴之，賊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及武康公主。

史籍

卷之八十九

十一

郗璜王如還京都，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攻謙於馬頭，破之。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拜都督江荆三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鎮南將軍封安城郡公盧循入寇，遣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曰：賊舟艦既盛，兼勢處上流，蜂蠶之毒，邾魯成鑿，宜守二城以待之。賊必不敢捨我遠下，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射之，而泊於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舟艦小，飄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

之。衆遂奔敗，無忌馬聲曰：取我蘇武節來，乃執節以督戰。賊衆登艦，無忌遂握節而死。贈司空，謚曰忠肅。

魏詠之

魏詠之，任城人，生而龜缺。年十八，開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遂賞數斛米。西上，投仲堪，造門自通。仲堪嘉其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療之。及差，仲堪厚資遣之。桓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荊州刺史，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卒於官。

史籍

卷之八十九

十一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人。惠帝中，爲散騎常侍。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策之遇泰之觀，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爲涼州。承寧初，拜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討破之，斬首萬餘級。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徵九郡男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之禮。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楊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撫戶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麗絜，恭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証。詠計理無兩。

直遂自刎而死。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鮮卑拔能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惠帝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木句奴所築也。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永嘉初，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遣中督護氾瑗率眾二萬討之，稚降。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遣軌以帝所賜劍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其自至者，軌貢獻不替。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張越、涼州大族陰圖代軌，從隴西內史營遷涼州刺史，移檄廢軌。

史緯

卷八十九

七

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昊天不弔，凋余藩翰。維爾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蘭池長趙興得璽，文曰：皇帝璽，群僚上慶。寔曰：孤常非袁本，初諸君何得有此言。因送於京師，下令曰：此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車帛。疏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曰：聖王置疑，承輔弼以佐功不逮，今事無巨細，盡決諸已。與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下不分謗。竊謂宜假聰察，智聞羣納，言政刑大小，與眾共之。苟獨斷，目是則羣僚畏威而面從矣。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物於京師。會劉曜遁，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眾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於劉曜，詔寔為司空，承制行事。琅琊王宗室親賢，朕詔王時攝大位，若其夾贊琅琊，共濟艱運。寔受詔，大臨三日。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悲憤而卒。寔遣司馬韓瑛將軍張闓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將軍陳安故太守賈塞、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來會。瑛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瑛殺駕牛饗軍，泣謂眾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謀進戰，會張闓

張軌實錄

史緯

卷之八十九

十四

幸金城軍繼至夾擊大破之斬級數千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大耻而欲自尊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親藩先帝親屬宜勸即尊號傳檄諸藩明欲競之心息苟令之從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帝位是歲元帝即位於建鄴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為劉曜所逼謀奔寔會保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驕恣京兆人劉法挾左道於天梯第五山穴中然燈懸鏡為光明以惑百姓寔左右皆事之弘謂帳下閻沙等曰天與我神聖應王涼州沙等信之遂夜害寔元帝賜諡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誅

史緯

卷之八十九

五

閻沙及其黨與數百人劉曜遣其將劉威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定攻護軍陰鑿于桑壁河西大震秦軍馬炭勸茂親征長史氾禪曰亡國之人欲干亂大事宜斬炭以安百姓炭曰禪糟粕書生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今強賊自至不煩遠師追邇之情實繫此舉事勢不可以不出宜立國威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乃出大石頭謂秦軍陳珍曰劉曜以百勝之聲握三秦之銳長驅而至計將安在珍曰曜雖乘威情衆恩德未結於下又關東離武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氏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若二旬不退珍請為明公幸弊卒數千以擒之茂

大悅以珍為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咸陰欲引歸聲言先收隴西然後廻滅桑壁珍募發氏羌之衆擊咸走之赴復南安茂拜珍折衝將軍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懲既往之事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重城層樓適所以疑諸下示怯弱之形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茂曰王公設險武夫重門昔人之至戒也亡凡受禍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責育之勇無所復施今庶事未靖不可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迤邐之世紹無以對茂有志節能決大事涼州大姓賈纂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茂殺之於是京右跡屏威行涼城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

史緯

卷之八十九

六

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世執忠順今雖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吾遭擾攘之運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藩宣晉室下欲保定百姓然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氣絕之日白帟入棺以彰吾志私諡曰成駿立羣寮勸駿稱涼王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然境內皆稱之為王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自執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西域降附雖稱臣於晉而不行江左正朔舞六佾建豹尾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徵異其名咸和初劉曜攻抱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

韓瑛率步騎二萬擊之。戰於臨洮。大敗。遂失河南之地。及石勒殺劉曜。駿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潁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九年。拜駿大將軍。駿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遣參軍趙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雍秦涼州諸軍事。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國陵有殄瘁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

東緯 卷之八十九

七

域僻陋。勢極秦隴。勳雄既死。人懷反正。謂石虎李期之命。會不崇朝。而東西遠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凶逆篡繼。向義之徒。更思背護。鈐刀有干將之志。螿蠶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祖宗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再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臭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雖時有尚義之士。良道首領。哀憐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眾不盈百。郊祀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悍。涼州突騎。吞嚙遺羯。在於掌中。願陛下敷弘聖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

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後駿又遣參軍陳寯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言。寓等日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此山。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及卒。穆帝諡曰忠成。子重華嗣。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石虎使麻秋來。侵金城太守張冲。降涼州。振動重華埽境內。使將軍裴恒禦之。恒墜於廣武。欲以持久弊之。司馬張統曰。臣聞國以兵為強。以將為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冠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古之明君。靡不慎於任將。今

東緯 卷之八十九

八

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得其才也。強寇在郊。人情危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若委以專征。必能殲殄凶類。重華召見之。問以方略。艾曰。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生擒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選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請寵貴其毀之。出為酒泉太守。虎復令麻秋進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誘宛城都尉宋矩。矩曰。辭父事君。當立功事。功事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偷生。於是亮殺妻子。自刎而死。

不成人

秋進攻枹罕。晉陽太守耶垣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去外城，必動衆心。大事去矣。校尉張璩然之，固守大城。秋，李衆八萬圍重華，雲梯電車，地突百道。城中亦應之，殺秋衆數萬，虎復遣其將劉渾、李步騎二萬會之。耶垣恨言不從，教軍士李嘉潛引賊上城西北隅，璩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輜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

史錄

卷之八十九

九

馳擊之。左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恐有伏兵，疑不進。張璩從左南緣河截其後，秋軍引退。艾乘勝奔擊，大破之，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秋復率衆十有二萬進屯河內，姑臧大震。重華以艾爲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誓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索超曰：風爲號令，今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秋敗，遁還河南。重華連破劫敵，頗息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超諫，重華優文蒼之，然不能改也。遣使上表貢獻，康獻皇后遣御史俞歸，進重華爲涼州牧，歸至涼州，重華謀爲涼王，不受詔，使親信沈猛謂歸曰：我州主，奕世

忠於晉室，乃不如鮮卑，詔加慕容皝燕王，乃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勸有功之臣乎？今士民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先王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華不過稱公，漢高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禮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聖上以貴主忠賢，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且有殊絕之勳，方有不世之賞，今若使以貴公爲王，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何爵可以加賞乎？幸三

史錄

卷之八十九

十

思之，猛具告重華，遂止。未受詔而卒，穆帝賜諡曰敬烈子，耀靈嗣。伯父長寧侯祚廢爲涼寧侯，尋殺之而自立，祚淫暴不道，自駿重華妻妾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永和十年，僭稱帝，郎中丁琪諫曰：先公世執忠節，遠宗晉室，五十餘載，陛下築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且華夷所以歸心，義兵所以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相競，一隅之地，何以當四海之師？城峻衝乘，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祚宗人張璠鎮枹罕，祚惡其強，遣其將易楷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爲璠所破，攜單騎奔走，璠躡之，敦煌人宋混聚衆以應璠，尉繚趙長等入關，呼

重華母馬氏出殿拜，羅靈第玄觀為主，祚使易掃攻長殺之。羅第瑠募數百人，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瑠率衆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拒戰。衆莫有鬪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玄觀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以張瑠行大將軍事，瑠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討瑠，殺之。玄觀以混爲車騎大將軍，輔政。混卒，弟澄代之。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觀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驕於潘縱，通重華母馬氏，樹黨專權。天錫腹心劉肅年十八，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未可。」

史緯 卷之八十九

十一

知天錫曰：「何謂也？」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宰，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仰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露刃從之，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尅。邕逸走，二人與天錫入禁中，邕率甲士三百餘人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事不獲已，我家門戶事將士何苦，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自刎而死。天錫既殺邕，肅掌朝政。玄觀母郭氏，

到底少年不濟不手見恭舞陽

以天錫而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天錫殺欽等，率衆入禁門，害玄觀，宣言暴楚，遂自立。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涼州刺史。平西公天錫大舉伐李儼，儼求救於苻堅。堅使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自天錫嗣事，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人情危怨。苻堅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獻書大司馬桓溫，誓同大舉。博有口才，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彞嘲之曰：「君是韓盧後，那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彞以君姓韓，彞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那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爲刁也。一生稱歎焉。」太

史緯 卷之八十九

十一

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來伐，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劭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畧也。衆以劭爲老怯，請遣將軍馬達率精兵距之。」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曰：「馬達反覆，必爲變。」達率萬人，遇苟萇，果不戰而降。席劭與司兵趙充哲中衛史景與萇苦戰，皆沒於陣。天錫自出戰，城內反。天錫降于萇。天錫所居平章殿，無故自崩。旬日而國亡。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封爲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司馬，歸晉，詔復封西平郡公。天錫有文才，甚被恩遇，朝士多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西七所出，天錫曰：「桑甚適口，鶻懷好音，孔略養性，人無妬。」

心桓玄輔政以天錫爲護寇校尉京州刺史卒張淳駿治中
從事駿遣淳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有憾於南氏楊初淳
因說雄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平二國並勢席卷三
秦東清許洛北掃燕趙拯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
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者以陛下義
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也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
峽蜀人橋獲密以告淳淳入見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
地經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以陛下能成人之美故也君欲
殺臣當刑於都市宣示衆庶云涼州不忘舊義遣使琅邪假
途於我覺而殺之令天下畏威今盜殺之江中何以示天下

史籍

卷之八十九

三

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壽
曰張淳壯士宜留用之雄曰壯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
之壽謂淳曰卿體大暑熱且可遣下吏少往須涼淳曰寡君
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故遣淳奉表輸誠大晉所論事重非
下吏能傳若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
難豈寒暑之足避哉壽具以白雄厚禮遣之因謂淳曰貴主
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
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宗社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
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葛里翼戴何言自娛耶雄
有慚色曰我乃祖及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爲同

果能中興
不待言矣

盟所推遂有今日瑯邪若能中興晉祚於中州亦當率衆輔
之淳通表達京師朝廷嘉之

李嵩

李嵩字玄盛成紀人呂光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孟敏爲沙
州刺史著嵩效殺令敏卒救焜護軍郭謙等推嵩爲敦煌太
守業加嵩領護西胡校尉業替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
嵩於業以剛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嵩
使嵩已嵩將出迎之效殺令張邈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固
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
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率能距之可一戰而擒

史籍

卷之八十九

三

也同母弟宋繇曰大丈夫既爲世所推今便屈首於人豈不
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委挺傑有雄霸之風張軌之業不足繼
也嵩因遣繇規嗣繇見嗣啗以甘言還謂嵩曰嗣志驕兵弱
易擒耳於是遣其子欽與繇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乃罪
狀嗣於段業業殺之進嵩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
領護西夷校尉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嵩爲
大都督大將軍涼公秦涼二州牧嵩遣宋繇東伐涼興擊玉
門以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
遣舍人黃始間行奉表詣關嵩謂群寮曰昔河右分崩群寮
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忘寢與食思濟時艱故遣身繇

東登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賜時一城自張掖
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
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境諸君
以為何如長史張逸贊成之嵩大悅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
鎮樂涇宋繇為右將軍與其子太守讓鎮敦煌遂遷於酒泉
誠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
役智有所要求時會相驅遂荷州土門戶事重憂責不輕雖
詳人言未知天心登車理髮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近
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大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當任
汝等所見深淺非吾勅誠所能盡也汝等雖年未長大若能

史緯 卷之八十九

柔

克已纂修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
汝等其戒之慎之嵩親率騎二萬畧地至建東郡善前部王
遣使貢方物沮渠蒙遜來侵掠三千餘戶而歸嵩追之及於
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徙江漢之人萬餘戶及
中州七千餘戶於敦煌郭驛之亂武威張掖巴東人西奔晉
昌者數千戶嵩徙之於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
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昌張掖三郡
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
階伏惟陛下應期踐祚景福自天臣前乙巳歲順從群議假
統方城竊以五嶽神山狄汗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叩心

絕氣忘寢與食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
臣以其歲進師酒泉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
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
頗足器械稍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與氐國威掃
清秦隴承望詔旨隕越為效沮渠蒙遜來侵嵩遣子欽擊擊
敗之獲其將沮渠百年嵩上巳日譙於曲水命群寮賦詩而
親為之序寫諸葛亮訓誠以勗諸子曰武侯誠子質畧易通
寓目則了雖言發牲昔而道益今人夫經史問學如採菽中
原勤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嵩乃修敦煌舊塞東北二圍以
防北虜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嵩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為

史緯 卷之八十九

柔

群雄所奉遂啓斷國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尅期
而成河西十郡計日可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
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若賦述志焉嵩寢疾顧命宋繇曰吾
少離荼毒艱苦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
不能一同河右以此為恨耳軍國之事一以委卿吾終之後
吾子猶卿子也薨年六十七國人謚曰武昭王子欽嗣其辛
晉禪於宋欽以宋繇為武衛將軍廣夏太守錄三府事沮渠
蒙遜遣其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欽遣武術等赴之親勸
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代於麥泉欽引兵還蒙遜
追之欽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宋以

秋為都督七郡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飲用刑嚴峻又
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入歲以來陰陽失序屢有
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
農戰懷遠之畧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
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主簿池稱亦上疏曰臣聞
天心子愛人君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
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號公是也元年三月敦煌
謙德堂陷八月敦煌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
光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
臣雖學不稽古頗問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

史籍

卷之八十九

毛

畧言耳目之所見聞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
初西平地震狐入謙光殿前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藉秦
氏喪亂規有全涼之地聚飲傷民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
隕石於閑豫堂明年而呂光叛子敗於前身戮於後良業因
群胡創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
興瓜州蒙遜殺業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之所聞知敦
毅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
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
諺曰野狐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災之大也又狐者胡
也宋意若曰將有胡人居於此城南而面若者也昔春秋之

世星隕於宋襄公卒為楚所擒地者至陰夷狄之象當靜而
動反亂天常若不修德中國將喪於夷狄臣蒙先朝布衣之
恭是以不避忤上之誅願殿下親仁尊鄰養威觀象罷宮室
之務止遊畋之娛虛心下士廣招英俊待國有倉廩之積庭
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為前驅納良平之妙算一鼓而姑
臧可平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可計日而待飲
並不納試問蒙遜南伐禿髮儁檀將攻張掖其母尹氏止之
不聽宋繇固諫不從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
見師之還也故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濟淵蒙遜自浩
亶來戰於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飲還酒泉飲不聽勸衆

史籍

卷之八十九

天

復戰敗於蓼泉為蒙遜所害蒙遜遂入酒泉飲弟敦煌太守
恂棄郡奔北山蒙遜以索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粗獷好殺
大失人和郡人宋承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招恂恂率數十
騎復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與宋承等推恂為涼州刺史蒙遜
率衆二萬攻之恂閉城不戰蒙遜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
壯士一千連版為橋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飲子重
耳脫身奔於江左後歸魏為恒農太守蒙遜徙李氏於姑臧
後歸於魏嵩以安帝隆安四年據河右至宋少帝景平元年
滅凡二十四年

列傳

孝友

李審字令伯，犍為人。仕蜀，為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聞自足。」吳主與群臣泛論，謂審為人弟，審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謂審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審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審上疏曰：「臣以險難，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勇奪母志。祖母劉氏，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執事立形影相弔，祖母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祖母病篤，欲俯仰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况臣孤苦特甚，且臣少事僑朝，歷職郎署，本圖宦

史籍 卷之九十

進，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祖母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祖母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祖母保卒餘年，臣生當殫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哉！」後劉氏終，服闕，為溫令。中山諸王，每過溫縣，責求供養。吏民患之，及帝至，中山王過

實情

縣，欲求芻蕘薪蒸，帝聞之，高祖過沛，有禮老幼，桑梓之邪，一無煩擾。夫惟明王，孝思惟則，動念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司空張華嘗問之曰：「孔明言教何碎，審曰：「孔明與言者無已敵，是以碎耳。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饌東堂，詔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不悅，都官從事奏免審官，卒于家。

史籍 卷之九十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食必自哺之。母疾既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不在，取燔燔炙餈之母食，以為美。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

改善論亦

復蘇。母目即豁然開明。從此遂愈。仕吳至中書侍郎。大康中卒。

王哀，字偉元，營陵人。父儀，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斬之。哀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樹號泣，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為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食，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宿為刈麥，哀遂棄之，知舊致遺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

史錄

卷之九十

三

役告哀求，屬令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陰卿，獨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之。哀乃下，導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哀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始生，便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葬於洛陽，哀更嫁其女。彥弟韻問哀曰：「吾弟志畢願山，故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韻曰：「嫂齊人也，當還歸。淄哀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

下下借也
妙於說開
節

如此，何婚之有？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渡江東，哀戀墳塋，不去，為賊所害。

顏含，字弘都，琅琊人。少以孝聞。兄畿，得疾，就醫，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顏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汝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還家，不爾葬也。」旆乃解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欲開棺，而父不信。舍時尚少，謂父曰：「非常之事，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從之，乃共發棺，見畿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合

史錄

卷之九十

四

家嘗視，因廢生業。雖母妻不能無倦，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每省，悲淚問息耗，必簪笄束帶，侍人疏方，須臾地，磨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忽有一青衣童子，持青囊授含，開視，乃地膽也。童子遂巡出戶，化青鳥飛去。嫂病即愈。元帝以含備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豫討蕪峻功，封西平侯。除吳郡太守。王導問曰：「卿今莅名郡，政將何先？」含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當徵之。勢門使反，桑田數年之間，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守，還光祿。歟。以年老遜位。成帝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

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時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寮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降禮之文。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謂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豈有邪行乎。人嘗問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含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奸。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為甚。眾是其言。嘗遇郭璞。欲為之策。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不許。年九十三卒。謚曰靖。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家貧無幃帳。夏夜睡。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嗷親也。後遨遊四方。年四十。邑人丁義授以神方。因還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五

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庾亮為江州刺史。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猛至。自言已算將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死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原傳在藝術今收入孝友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祖母王氏。盛冬思董。每食不飽。殷時九歲。乃於澤中慟哭。不絕聲。忽若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有董生焉。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董熟。乃盡。又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掘而掘之。得粟。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食之七年方盡。及祖母卒。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甚盛。殷叩頭號哭。火遂越燒東家。有二白鳩

因思不薄

巢其庭樹。殷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類然。而不可侵也。太傅楊駿輔政。請備禮聘之。殷以母老。固辭。優詔遂其志。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齊王冏輔政。以殷為新興太守。永嘉之亂。沒於劉聰。官太保。錄尚書事。殷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發諫。不可犯顏。以彰君過。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非。而况人主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助。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恂恂然常先人而後已。以壽終。今伯以野為朝。長盛事聰而發諫。忠孝難兼。使我深味木無二致之語云。

忠義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六

嵇紹。字延祖。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杜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諍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仲卻缺。請為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起家為秘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尚書左僕射裴頡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元康初。為給事黃門侍郎。侍中賈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太尉廣陵公陳準卒。太常奏謚紹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素於闇蔽。自頃禮官。務情謚不依本。準宜謚曰謚。時雖不從。朝廷懼焉。司空張華為倫所誅。議者欲復其爵。紹駁之曰。召禍始亂。華

實爲之不宜復其爵位。惠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車不領，章往弊者，政不與，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河間王頌，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討長沙王，又大駕次於城東，又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得稽侍中。我等戮力前驅，死猶生也。屬又被執，穎黜紹爲庶人，朝廷北伐，復紹爵位，王師收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濟，惟紹以身捍衛，兵交御，紮飛箭雨集，紹遂被害，血濺御服，天子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稽侍中血，勿去。贈太尉，諡曰忠穆。

史事

卷之九十

七

王豹，順陽人，少而抗直，齊王問爲大司馬，以豹爲主簿，獨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問曰：豹聞王臣，齊譽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邦，保存社稷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拒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必輒有不善也。明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復因傾敗之法，尋覆車之軌，欲與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方剛強盛，並與戎馬處險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亢龍有悔，蹇蹇失據，豹見其禍，未知其福，敢以淺易陳寫，愚情，昔成周封建

諸侯，分天下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其末，霸國諸侯，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關，九馬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遵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長才命賢，備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葛圖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美，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慮，宛許可都也。書入，不報。豹重牋曰：豹聞安危之機，不可須臾忽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居大位，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曰：是不暇雖休勿休者。

史事

卷之九十

八

也。昔周公以文王爲父，武王爲兄，伐紂有功，以親賢輔政，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東征三年，願風雨之變，成王咸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戾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容思慮，密禍潛起，輒在呼喻，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規方千里，以爲王畿，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豹雖小才，願備行人，昔厲養卒，燕趙之微，役耳，百里

奚秦楚之商人也。一聞其說，兩國以寧。况豹雖陋，明公之主簿也，其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罔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义於罔案上見豹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遂從。又言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三王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罔敗。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服闋，遂廬於墓所，裴頡慕而造之，辭不見。頡言之於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頡然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常恐洪濤蕩，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闕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寇

史錄 卷之九十

九

元於劉聰
未可笑張
表也

破郡楚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救楚，以身捍之，泣曰：忠願以身代主，乞諸君哀之。身中數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討叛羌，遇害。辛勉字伯力，狄道人。懷帝時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使齎度食，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節，月致酒米，勉不受。年八十卒。族弟賓，愍帝時為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賓起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珽，董故不足為戒邪，遂害之。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西行，至榮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請以身代管平，賊曰：彼與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之，有一賊叱敏元曰：吾不放之，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人窮老，神祇尚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相投之故，請以身代。諸君若有聽吾之色，汝何得發斯言？謂諸盜曰：夫仁義何常？諸君上當為高光之事，下不失為陳項之流，當使所過稱誦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直前將斬之，盜長止之，謂其黨曰：義士也，乃俱

史錄 卷之九十

十

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

周崎邵陵人，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於外，為魏义所執，义臨以白刃，責問事情。崎曰：州將使求援於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醜，戴淵、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外授理絕，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即日遣大衆來赴，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义怒殺之。天門人周該叔父，級為宜都內史，遣該申款於譙王。該口陳至誠，聞出反命，與崎為义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世堅處生
於孝報仇
已難益愈
尤難

沈勁字世堅，武康人。父克與王敦構逆，泉敗而逃，為部曲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象匿之，得免。後勁竟殺儒，勁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遷司州刺史，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與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邦邦，貞固足以幹事，臣今西征，文武義故，吳與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現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克雖得罪先朝，然累蒙贖恩，不審可得許。臣所上，詔聽之。胡之以病解職，勁亦避吳，升平中，慕容恪侵迫山陵，冠軍將軍陳佑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佑效力，因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

史籍

卷之九十

十一

得千餘人，以助佑。賊寇許昌，祐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城。會許昌已沒，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將斫之，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遂遇害。恪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問今定洛陽而殺沈勁，賢有愧於四海。詔贈東陽太守。辟問
孫鏐，河內人，大司馬石苞鎮淮南，辟鏐為掾。鏐將應命，行達許昌，會有密表苞與吳人交通，苞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鏐過謁之，王先識鏐，以鄉里之情，私告鏐曰：無與禍鏐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放兵步出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苞因獲免，遷尚書郎。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為殷仲堪參軍，仲堪多疑，少決，桓玄來攻，企生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敗，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惟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欲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能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過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皆詣之，企生獨不往。或勸之，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不能共殄醜逆，亦何面目復就桓氏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遣人謂曰：若

史籍

卷之九十

十一

謝我當釋汝。企生不從，玄遂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願乞一命以養老母，玄許之。乃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死矣。企生曰：使君與吾陽之甲軍，大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勞，不能剪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卽日焚裘。
張祚，吳郡人，少有操行，恭帝為琅玕王，以祚為郎中令，及帝踐祚，劉裕以祚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甕，付祚，密令為帝禱，曰：為君求生，何而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遂自飲而死。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皆死非

其罪偉元耻臣晉室延福甘赴危亡所趣之途各異而並見
傳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
先乎或有論紹不應仕晉雖死難無所取者揚推言之未為
過論夫君天也天可讐乎既仕之自應死之嵇生之殞身全
節用此道也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
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夫長吏之官實為
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
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

史律

卷之九十

七

捕其微音良吏以為準的也秦始受禪勞心庶績垂意黎元
申勅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諄諭懇勸欲使直
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民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
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私調賄賂公行結
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蕩忘反寢以為常
劉毅賣官之言當時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逮於江
左政令多門元帝遜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徵昌邑之罪
元子亂常既權偏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為身擇利銓選
者為人擇官下僚屈英備之才勢位私高門之胄遂使良吏
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

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匡救彌縫僅免傾覆弘風草弊實
有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字世英郡人也魏明帝時為天水太守郡鄰於蜀數被
侵掠戶口減削芝傾心鎮撫數年間民戶悉復曹爽輔政引
為司馬宣帝起兵誅爽芝帥眾斬關馳出赴爽謂之曰公居
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上東門復可得乎若
挾天子保許昌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
東市豈不痛哉爽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下獄當死口不訟
直志不求免宣帝嘉之拜并州刺史武帝踐祚芝以年老遜
位加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為車騎將軍

史律

卷之九十

十四

上表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服事華髮以禮終始
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其為人所重如是卒
年八十四史臣曰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而用之
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胡威字伯虎質之子也拜侍御史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
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
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
恐人不知臣不及遠也入為尚書威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
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
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諡曰

烈、曹、懋、字、頌、遠、滎、人、也、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怒、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考、鞠、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懋、至、懋、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懋、行、獄、懸、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奈、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覓、見、室、家、邪、衆、囚、涕、泣、曰、若、得、覓、歸、死、無、所、恨、懋、悉、開、獄、出、之、杜、日、令、還、接、吏、回、爭、以、謂、不、可、懋、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釋、歎、服、號、曰、聖、君、轉、浴、賜、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大、雨、雪、官、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

史

卷之九十

五

知、所、在、懋、使、收、門、士、衆、咸、謂、不、然、懋、曰、官、按、禁、嚴、非、外、人、所、故、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齊、王、同、輔、政、懋、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同、嘗、從、容、問、懋、曰、吾、率、義、兵、與、復、王、室、入、輔、朝、廷、或、有、勸、吾、還、國、卿、意、如、何、懋、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哀、非、惟、人、事、抑、亦、天、理、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存、公、屏、欲、廉、賢、進、善、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矣、罔、不、納、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懋、爲、征、南、司、馬、流、人、王、適、送、掠、城、邑、簡、遣、率、軍、摧、曠、討、之、令、懋、督、護、曠、使、懋、前、戰、期、爲、後、繼、既、而、不、至、懋、獨、與、追、戰、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奔、喪、

會、葬、號、哭、卽、路、如、父、母、焉、時、有、喬、智、明、鮮、卑、人、爲、隆、慮、共、二、縣、令、部、人、張、允、爲、父、報、仇、有、妻、無、子、智、明、懸、之、停、其、獄、令、允、將、妻、入、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會、赦、得、免、

鄧、攸、字、伯、道、襄、陵、人、永、嘉、末、爲、河、東、太、守、沒、于、石、勒、張、賓、重、攸、名、譽、稱、攸、於、勒、勒、召、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置、車、營、中、勒、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隣、殺、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誣、服、勒、赦、之、胡、人、深、感、之、乃、自、縛、詣、勒、以、明、攸、更、遣、攸、馬、馳、詣、胡、莫、不、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

史

卷之九十

六

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或、當、有、子、妻、泣、而、從、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攸、繫、之、於、樹、而、去、元、帝、以、攸、爲、吳、郡、太、守、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刑、政、清、明、爲、中、興、良、守、以、疾、去、職、郡、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攸、船、不、得、進、乃、夜、中、發、去、明、帝、時、爲、太、常、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從、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遷、尚、書、右、僕、射、卒、攸、卒、無、嗣、時、人、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史、臣、曰、鄧、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雖、恐、力、不、能、全、而、割、情、忍、痛、何、至、加、以、徽、纆、絕、其、

奔走于斯豈慈父仁人之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居母喪哀毀過禮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營叫祥練之夕復有群雁翔集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嘗食醃菹以其味旨撮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慶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問隱之哭聲輒發投筋為之悲泣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乘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泰征虜軍事兄坦之為袁真功曹真敗應死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七

孝武帝欲用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備文帝乃止遷左衛將軍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帝浣衣至披絮際安中為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加前將軍賜錢五十萬殺于解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屬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為循所得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拜度支尚書每月得祿棧留身糧不沾妻子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

清而無用

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義熙八年請老致事授光祿大夫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初隱之為衛將軍謝石主簿將嫁女石知其貧素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歸自番禺其妻賣沉香一筋隱之見之投之於水

儒林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泰始初為太子中庶子上表以諸葛亮蔣琬費偉等子孫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太傾吳人之望武帝從之蜀故尚書健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問其名以問立對曰臣深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七

無復當世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吾故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卒
范毓字稚春濟北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建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梭高樛父終居於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壝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秘書郎不就於時青士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著門人清靜自守有好古慕德者來相諮詢亦頗懷開誘之年七十一卒
杜夷字行齊廬江人少恬泊操尚貞素寓居汝穎之間十

歲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
察孝廉州辟別駕永嘉初徵拜博士東海王辟並不就懷帝
詔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為賢良夷為方正逼之赴
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為參軍夷辭以
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為起宅宇供醫藥馥敗夷歸舊居
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盧江郡曰徵士汪君德懋行潔高尚
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顛躓刺史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棲
之士有此艱也今遣吏宜慰郡縣可遣吏恒營恤之以山租
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以寇亂渡江王道遣吏周贍之元
帝以為祭酒夷以疾辭帝欲詣夷夷固辭帝乃與夷書曰吾

史籍

卷之九十一

文

典足下雖在志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
寧論常儀也復除祭酒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
時命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卒年六十六贈大
鴻臚謚曰貞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
冠鳥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歛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
簡儉亦不煩苟取矯異也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避地江東元帝引為祭軍
記宅書令殷積以稱職見知領太子中庶子王敦請權衍私
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
敦聞而惡之終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

色郡縣接賦境衍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過山陽勅
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入郡境卒於官

范弘之字長文汪之孫也為太學博士南康郡公謝石卒請
謚弘之議曰石當淮肥之捷因時立功而因位容身鑽貨無
厭按諸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墨襄公又
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為國典尚書僕射王
珣溫故史也出弘之為餘杭令弘之與會稽王道子賤曰王
珣其入朝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足以明其忠
貞之節明公試詳思之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

史籍

卷之九十一

文

幼弱猶且避位歸政復于明辟溫不奉還萬机退守藩屏方
提勒王公總攬朝權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和將德桓溫
不願聽政和又逼勸朝廷使加九錫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
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奸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晉自
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興欽祚於王敦先皇受屈
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
望不於今大明國典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諸
貽厥孫謀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
以安如此而已弘之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

文苑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
產家貧歲饑晏如也嘗為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
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
今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
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烙或
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
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
有音律覆載無方流行品物鼓以雷電潤以烟雲八風翔翔
六氣氤氳行蠕動方聚類分鱗介殊別羽毛異群各含精
而銜治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

史緯 卷之九十 主

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
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泉
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虎時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
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微
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雁翔軒轅
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
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遂容著而生妖老人
形而受喜天矢黃而國稱祥非字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
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沈滯
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趾扶

桑高於萬仞尋木長於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於辰巳
於是八十一城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
州並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充帶河洛
揚有江淮辨方正土經畧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
邑深池高斯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嶽南暨
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隣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
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於大荒之外處於
巨浪之濱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
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強
統群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

史緯 卷之九十 主

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
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鼈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
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
參潤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
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於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
乘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為嘯賦曰逸群公子體奇好異救世
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
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
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
高蹈逸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於是羸靈俄景流光漾

汎道遙携手。踣路步趾。發妙聲於丹唇。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燥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於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誇。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淡。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溢。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驚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

史粹 卷之九十 五

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聘望。喟仰拊而抗首。嘈長引而僂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再弱而柔捷。或彭濩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澗。列繚眺而清和。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颺揚。啾啾響作。秦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離。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時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佛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風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靄之涸濁。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草蘭之倚靡。蔭修竹之蟬娟。乃吟詠而發歎。聲騁騁而響連。舒清思之排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

無累。志離俗而飄然。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喩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羗妹尤而絕世。張華雅重綬。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爲博士。遷中書郎。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思少學書及鼓琴。並不成。父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高舉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作序。張載爲注。

史粹 卷之九十 五

魏都劉逵注吳蜀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倫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思不仕。以壽終。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汝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問之。至曰。愧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游太學。遇循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請問姓名。康

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與而告之
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
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遊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
改名浚康嘗謂之曰卿頭小而銳童子黑白分明有白起之
風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卒乃向
遼西而占戶焉至與康兄子菴友善與菴書叙離并陳其志
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譎夫以嘉遁之
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握別之後離群獨逝背榮譙
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往日薄西山則
馬首靡託詩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

史緯

卷之九十

五

乃迴風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皇之內
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充路嘯
咏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
若蘭芷傾頰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
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榮華藉於修陵表
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艷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
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
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
啓暉則身疲而遠征太陽戡曜則情幼而力惕肆目平關則

如此適逢
何為

寥廓而無視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
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
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虎踞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蹕
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
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
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知非命孰能不憤悵者哉吾子
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
陸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疇交其左聲名馳
其右翔翺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
仰吟嘯自以為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

史緯

卷之九十

五

矣橋生遠離隔矣乳乳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
攜手之期逸無日矣思日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
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議論精辯有
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
其宦立弗之告戒以仍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太康中以
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
養既而志不就慟髮流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張翰字季鷹吳人也善屬文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
習猶赴命入洛經吳闔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

之大相欽悅。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問辟爲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怡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巖，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尊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賊人謂之見機，或謂之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常著學箴曰：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安仁義者寡，而

史籍

卷之九十

七

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故論之曰：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善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布冀邈以遠矣。征北將軍褚裒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以爲縣，試問之，充曰：窮後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令。遷大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其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

袁宏字彥伯，父昂，臨汝令。宏有逸才，少孤貧，以選租自業。安西將軍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

舫中，詠詩，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還問焉，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尚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中且不寐，自此著名。尚引宏參軍事，遷大司馬桓溫記室。宏爲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陶侃溫甚忿，以宏名重，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啟，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鑿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溫法然謝之。陶侃子胡奴遇於曲室，抽刀謂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盛述尊公

史籍

卷之九十

七

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胡奴乃止。後爲三國名臣頌，其序曰：夫時當顛沛，則顯不如隱，物方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忠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有道無時，孟子所以杏墜，有時無君，買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國霸朝，預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取義，誠亦高

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至如身為漢吏而逃入魏，魏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謂而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遐想管樂，俟時而動，治國以禮，人無怨辭，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元后授之無疑心，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群，斷一見於伯符，定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匡時佐主，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寒謬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

史籍

卷之七十

五

人之身所趣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濤壑，遇與不遇者乎？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蓋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疾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物之足悲，乃致傷於天下。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從事，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字一韻，固當為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彥伯。宏性強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辨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撰後漢紀三十卷，卒年四十九。

伏滔字玄度，安丘人。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於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地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能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其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宇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

史籍

卷之九十

三

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宵映而母丘萇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吳越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遑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係淮肥之固。龍泉之波，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百蠻。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容。土產草滋之寶，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豪右并兼之門，士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皆是。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是則侵弱乎途，以至絕亡。考烈當之，恃強畏逼，遂謀叛亂，照布有焉。劉長劉安父子，違逆，驕寵之

過也。李憲衰術，先後僭偽，乘雲之盜也。三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自矜樂禍，考其成跡，皆器小任重，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此則成乎人事者也。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布也。撮三策之要，馳救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尅之，害亦浹矣。長安之謀，蹀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閭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尤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蕪苦，而廬江之間，流離死亡者，十而七八焉。夫王凌面縛，得之於介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動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

史籍

卷之九十

三

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於是築長圍，起禁櫓，高壁連甍，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夫生乎漢宮，長於青梁，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險阻之居，奉以待衛之衆，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奸臣，利甲資堅城，僞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側，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况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圖全身之舉，望其僂首就羈，不亦迂哉。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聖王

之宰天下也，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贖，慎重名器，杜塞瑕弊，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與廢強者，不得資其弊。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何時之患哉。壽陽平封，聞喜縣侯，孝武嘗會於西堂，酒豫坐，還謂其子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遷游擊將軍卒，羅舍，字君章，來陽人，少有志尚，嘗畫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此蒸思日新。父緩，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美，後爲州將，引舍爲主簿，及美去職，舍送之到縣，新淦人以舍舊宰之子，咸致路遺，舍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補桓溫征西參軍，時謝尚爲江夏太守，溫嘗使舍詣尚，有所檢劾，舍至，不問郡事，

史籍

卷之九十

三

與尚酣飲累日，而還，溫問所劾事，舍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舍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轉州別駕，以解舍誼，授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疏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溫問坐客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遷散騎常侍，侍中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舍在官舍，有百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顧愷之，字長康，無錫人，父悅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簡文悅

此段可明
其自是
化

加也

其對歷尚書右丞卒愷之為荆州刺史殷仲堪參軍嘗假還
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象遭大風愷之與仲堪棧曰地名破
象其破象而行人安穩布帆無恙及還人問會稽山川之
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霞蔚尤善
丹青謝安甚重之以為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
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
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
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
去針而愈愷之每愛嵇康四言詩恒云手揮五絃目送歸
鴻難因為之圖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

史籍 卷之九十

三

又為謝觀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
堪有日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
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
封題其前寄桓玄皆淡所珍惜者玄乃發厨後竊取其畫而
緘閉如舊以還之愷之見封題如初畫失其畫直云妙畫通
靈變化而去了無性色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孟嘉字萬年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廣
陵從事嘉還都亮問風俗得失嘉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麴尾
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固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為
豫章太守正日謂亮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

問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
謂亮曰此君將無是乎亮欣笑嘉哀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
益器焉後為桓溫征西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
寮佐畢集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
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
坐處嘉遂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
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
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嘉曰漸近自然遷長史子弟
陋字少孤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屏
世事絕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喪

史籍 卷之九十

三

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謂之曰少孤
誰無父母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肯企及若毀性無嗣更為
不孝也陋感其言然後從吉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
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宜引在府溫歎曰會
稽子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
故耳天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本疾病非敢
為高也 更高

詳觀往誌，逃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慙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吝既至，黷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勒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史籍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之父于寶，廣國之弟兄，陰與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于時縱逸者，必以南終守道謙冲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賈謫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溢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身亡，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稽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川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



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卽敘其成敗，以為外戚篇云。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劭以幹用，稱家貧，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劭曰：物各有所施，榘榘之材，不合以為藩落，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年垂五十，羊祜與劭有舊，言于武帝，始被擢用。豫州刺史王沉辟為主簿，沉下教屬城及士庶，若能陳長吏可否，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給穀千斛。劭與主簿陳廡，曰：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進諫之辭，遠無傳言之者。誠以明公初至，未有甚得失之事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

史籍 卷之九十一

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曰：夫陳言於刺史，典蓋於本州，立德於上，受分于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劭曰：堯舜伊周，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歛誠之心著也。水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米炭之自然，則諂諂之臣將濟濟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苟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伊周，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以募之，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典齊之功，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慙教帛以求盡言也。沉遂從劭議，官至安東將軍，裒少簡貴，有盛名。

桓葵日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絨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雅重之曰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為車騎參軍以討蘇峻功封都鄉亭侯康帝為琅琊王嫡哀女為妃康帝即位拜侍中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復為衛將軍領中書令哀以中書銓管諸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拜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徐諸軍事初哀總角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祚康獻皇太后臨朝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哀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曰臣以虛鄙才不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顯號重鎮

史緯 卷之九十一

三

臣有何勳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界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遵先帝任賢之道無示天下私親之舉於是改鎮京口永和初復徵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暹說哀曰會稽王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服之哀以致道在於得才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詔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虎死哀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哀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遣前鋒督護王願之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糜疑進軍下邳賊即奔潰疑率所領探其賊

自加之明

可借可嘆

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哀率眾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哀撫納之甚得其歡心遣督護徐兗伐沛獲偽相支重沛郡降魯郡山中有五百餘家建義請援哀遣兗領銳卒三千迎之兗避哀節度軍次代陂為石遵所敗死傷大半兗為賊所殺哀以春秋賁帥授任失所威譽虧損上疏自貶求開鎮廣陵詔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哀敗還不能自援為慕容洸及苻健所掠死亡殆盡哀以遠國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其眾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

史緯 卷之九十一

四

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子欽以學行知名歷秘書監
哀以後父方伯而使宋使然其大器可知矣好謀無成一生遂不復振舉二十萬戶咸喪于喪歎可慨也夫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濛以風流美譽喜愠不形於色虛已應物恕而後行人敬愛之善隸書美姿容居貧附敗自入市買之雖悅其貌道以新帽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負有節濛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術奉侍濛北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徙中書郎簡文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確諸風流人綽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及簡文帝輔政濛與劉惔惔為入室之賓

快傳時人此之哀乎

轉司徒長史。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劉惔慟絕。久之。謝安常稱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而有今音。子蘊。字叔仁。為尚書吏部郎。性平和。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為會稽王輔政。蘊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連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郡荒人饑。蘊輒開倉贍。郵王簿請先列表。上蘊曰。今百姓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尚輒之。嘗罪在太守。無所恨也。朝議免官。士庶詣闕訟之。詔左降晉陵太守。有惠化。百姓歌之。孝武帝立。蘊女為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五

皇后封建昌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於是乃受命。拜尚書左僕射。蘊以如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除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內史。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暑少醒。日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素相善。往省之。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汝之友。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恭弟爽。強正有志力。為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

此安之通也。於事不。正安自。如此便可。飲酒。知悅何不。如其子。

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兄恭起事。以爽為寧朔將軍。恭預軍事。恭敗被誅。

隱逸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白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問所經家。或設衣食。受而去。皆捨棄。嘗任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聞。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六

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儻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也。竟不知所終。董京。字威華。不知何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繒。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邪。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敦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願

望而逝洋洋乎滿目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
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
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
於靈溫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
停鷗鷓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帳而不
被害鳴準遠巢咸以欲死盼彼梁魚邊巡倒尾沉吟不決忽
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
知不有達人淡穆其度亦將闕我輩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
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環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
其所寢處有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范太素

史緯 卷之九十一

七

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間孰知其實逝將歸
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流涕感獲麟麟乎麟胡不逝世以存
其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幼孤貧養母以孝聞宗族勸作郡掾統
勃然曰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同舉遇汗濁之代念與
屈生共沈若汗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
府之間乎言者大慚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
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能隱形匿影甲夜撞鐘擊
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
發諸兄弟給統曰從父問疾病得瘳大小喜慶欲因其祭祀

統其依
先王

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側
側靈談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愕而走責諸兄弟曰
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遂
被髮而臥後其母病請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貴人
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在船中曝藥不之顧太尉
賈充怪而問之統不應重問乃徐荅云會稽夏仲御也充使
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流風太伯之遺
俗又問卿居游濱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統乃操棹正櫂折
旋中流初作鱗鱗躍後作鱗鱗引飛鶴首投獸尾奮船直逝
忽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魚跳入觀者悚慄充乃就船與語

史緯

卷之九十一

八

其應如響使之仕不荅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
歌而善卿頗能作土地間曲乎統曰先王南巡稽山朝會萬
國崩殂而葬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孝女曹娥其父墮江不得
尸娥仰天哀號投水死抱父尸而出國人哀之為歌河女之
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
海唱今請歌之僉曰善統於是足叩船集氣引聲叱咤嘯
呼流激慷慨大風鼓浪雲雨四集雷電晝冥沙塵煙起衆人
皆恐止之乃已因相謂曰若不遊洛水安見斯人聽慕歌之
聲若瞻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如擊曹娥之事聆小海之唱
似子胥在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儀從遂命建旌旗舉羽

葆分騎列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茄長鳴車乘紛錯馳道縱橫又使妓女服袿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後不知所終范粲字承明漢萊蕪長丹之孫也魏時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景帝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詔為侍中持節使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至有昏宦大事密語之合者則色不變否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言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子喬字伯孫祖馨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告之便執硯涕泣友人劉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竝絕人事侍疾至粲沒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俱不就承明在忠義之董養字仲道浚儀人游太學見楊后廢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死罪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廷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人理既滅大亂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鴉出焉其蒼者飛白者不能飛養歎曰昔周時盟於秋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鴉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君等可演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九

知所終

伍朝字世明武陵人刺史劉弘薦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曰臣以為當今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履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守道衡門年過耳順所向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崇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終不就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十

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既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則貧弱得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居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何必讀書然後富貴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執我之手

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歎曰生於亂世富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卒於家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少愛山水尚嘉遁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虎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三

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鹽以自供有餘穀輒恤困窮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嘗有猛虎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虎夜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每寄宿文爲擔水無勸色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有鳥獸麋鹿因以居焉朝士咸觀之文頽然踣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曰人皆有六親先生棄之何耶文曰本遭世亂欲歸無路非故棄也又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人之常情先生何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曰先生獨處窮山若不幸爲鳥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

蟻所食復何異乎又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嘗衆賓其集絲竹竝奏文不轉眸居華堂如在林野永昌中大疫文亦病導遺之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遂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自後不復語自知死期臨安令萬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葛洪爲作傳贊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三

易安莫大之美也壽遂率衆討期尅之壽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路遺一無所取會久兩大饑壯上書說壽宜順晉朝上允天心下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祕而不宣壯以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誓以雪又勸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遂終身不復至成都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好游山澤嘗採藥至衡山溪入忘反忽見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因一因開一因閉水淡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云因中皆仙靈方藥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與長沙鄧粲友善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辟驎之爲長史粲爲別駕驎之固辭

至言世也
既下終亦
口頭語耳

冲因造其家，驩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驩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冲於是造其父，父命驩之，然後拂短褐，與冲相見。父使驩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勸人代驩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還。榮欲應召，驩之曰：「卿道廣學深，忽然改節，誠失所望。」驩曰：「足下有志於隱，而未知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驩之無以難之，然棄亦於此名譽減半矣。」驩之雖望族，凡斯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人有致贈，一無所受。有一孤姥，去驩之家百餘里，及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理我，惟有劉長史耳。」驩之聞其有患，往候之，值其命終，乃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主

身為營棺殯送之，聞漁人桃源之勝，欣然欲往，會病卒，遂無復問津者。

楊軻，天水人，不好娶，飯蔬衣褐，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及門，有所論說，須身無雜人，授入室，弟子通相傳。受劉曜徵拜，太常不就。石虎備東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追之乃發。既見，不拜，與語不言。虎乃舍於永昌乙第，每有饋餼，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美。虎欲觀其真，起令美女夜過之，軻蕭然不顧。又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以臨之，并竊取其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常臥土牀，覆以布被，保養其中。下無茵褥，頽川荀鋪，好奇士也。造之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

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類然，無愠色。於時咸以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淺淺者也。上疏求還，虎送以安車蒲輪。後州人西奔，京州弟子以牛負之，為追兵所害。軻豈有罪哉，死生命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於泰山，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緝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觀受而退，食用瓦器，擊石為釜，左右居人，儻之衣食一無所受。符堅遣使徵之，忠謂弟子曰：「吾不可逆時主之意，沐浴就車，及至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十四

故遠屈先生，將任同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况，非敢竊擬，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死於西嶽，命也。』及沒，堅謚曰：『安道先生。』」

宋徽宗令艾敦煌人，隱居於酒泉南山，敦煌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鑼鼓造焉。徽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張祚遣使者備禮，徵為太子友，徽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使

者至姑臧贈道皆不受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
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今
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師事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以為父生
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
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蘿谷鑿石窟而居服相實以
輕身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瑀指翔
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乎遂獲逃公明拘其門人瑀歎
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哉乃出就徵
及至值天錫母喪瑀括髮入乎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苻氏

史錄 卷之九十一 主

之末王穆起兵酒泉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
短長朕病三年不豫絕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况人將
左袒而不救之乃與致惶索糧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
穆穆感於譏間將攻索糧瑀諫曰今事業未建而誅功臣立
見其敗也穆不從瑀出城大哭引被覆面不食而卒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清貧好學夜忽窓中有聲呼曰祈孔賓
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間世甚苦不可諸所得未毛
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臺徵博士
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

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數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
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
王門伶人徙居剡縣常以禮度自處淡以放達為非乃著論
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出亡近關者
苟免之臣也而古人不以害名教罪之者逵其旨故也逵其
旨故不感其迹若元康之人逐其迹而不求其旨故有捐本
狗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
而折其中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

史錄 卷之九十一 主

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任真所以亂道竹林之為
放有疾而顰眉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中者也且儒家
尚譽者欲以與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狗名喪真以
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狗
其末又有越檢之行任情失禮則放逸自恣其弊必至於本
薄偽薄者非儒道之失而流傳之弊也夫道有常經而弊無
常情苟乖其本固聖賢無所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曷嘗不
棲情古烈擬規前修當先求其用心之旨定其趣舍之極故
塗雖殊而其歸可一也跡雖異而其旨不殊也否則流蕩忘
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薄自誑以偽外眩露華內喪道實可

不慎與孝武時累徵不就郡縣教逼乃逃於吳會稽內史謝玄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遠年垂耳順嘗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還召命帝許之幸於剡中

陶潛字淵明或曰淵明字元亮侃會孫也博學善屬文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七

不愆情去雷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躬耕自資謂親朋曰聊欲茲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縣有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稅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稅素簡貴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即日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

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以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今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六

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籽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著作郎不就絕州郡親謁親故張野羊松齡龐遵等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甚欣遲之乃自造焉潛稱疾不見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耶弘每令人候之知當往廬山遣其故人賚酒於半道要之潛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

室無業統
其先幸也

弘乃由與相見、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令左右為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履、弘要之、還州、潛素有脚疾、乘藍輿、令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言笑賞適、不異於林野、聞也、弘後欲見、輒於廬山候之、至於酒米乏絕、時復相贈、潛亦無所辭也、顏延之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尋陽、造潛酣飲、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醉而後歸、未嘗有喜愠之色、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咏不輟、嘗于夏月、高臥北窓、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酣適、輒撫弄以寄其意、曰、但識琴中趣、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元

本夕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意淺識陋、日月遂往、涵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每役薪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汝五人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稚春、當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評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故時謂潯陽三隱、惠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惠遠素為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惠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擊容、遠命返駕、禪師晚參、示眾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迴去、此法眼特為陶公掄揚也、惠遠持戒精嚴、送客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脩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乃相與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夾明、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干青雲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元

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佞安道苦節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黃庭堅曰寧律不諧不使句窮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度信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潛從父淡字處靜字繁字全儻客百數淡棄之不顧於臨湘山中結廬辟穀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淵水莫得近之後不知其所終

黃庭堅詩集卷之九十一
史籍 卷之九十一
王

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二十龜茲王迎之說經西域諸國伏其神僑每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符堅聞而欲致之遣驍騎將軍呂光伐龜茲破之獲羅什強妾以龜茲王女會姚萇殺符堅羅什為呂光父子所留及姚興破呂隆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使入西明閣譯眾經羅什覽傳經多有紕繆於是與使僧敷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廷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慈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起悟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

已百公上
又須婦人

令人百吟
伎女十人送之諸僧欲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相效食此者可奇室耳因舉七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弟子誦之以自救日轉危殆死於長安與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列女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魏文帝待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日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至國不可

史籍 卷之九十一
王

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泰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開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若何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爽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欲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得無始就爽之才非太傅偶也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恒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義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

爽事定後敵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號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雖至存家矣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泰始五年卒

卒於泰始故入晉書然因志亦無列女傳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十八而寡誓不改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五

節撫育二女教以禮度子植顯名於時女韓亦有淑德為傳玄繼室時玄與何晏鄧粲不穆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虎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晏等誅為宣帝所誅植後為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曰諒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其忍之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其妹非憲之妹也陶侃母湛氏新淦人侃父丹嫖為妾生侃而丹貧賤湛氏紡績資給之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餼遺母湛氏

封鮮為書貴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遠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撤所薦薦自剉給其馬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遂後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周頤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在室時周浚為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過止其家會父兄不在絡秀開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瘳何惜一女子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所益中興時子顛等竝列顯位皆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自吾渡江常憂託足無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五

所不謂汝等竝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語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訖人之失此非自全之道焉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有才識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况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荆末不

謂謂書阿叔火也其弟之謂也

與弟而郡
謝曹大家
受漢書願
相似

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嘗訊弟玄舉植不進曰為庶務經心
為天分有限耶孫恩之難疑之及諸子為賊所害道韞抽刃
出門手殺數人蔡居會稽家門整肅太守劉柳請與談議道
韞亦不自阻乃簪髻素禠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於別榻
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酌問言詞
理無滯柳退而嘆曰實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
韞亦云說從淵亡如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同郡張
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敬道韞有濟尼者游
於二家或問之荅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
婦清心玉映自是閨門之秀

史緯 卷之九十一 美

宋序母韓氏序鎮襄陽符丕來攻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
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
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
此城為夫人城
孟昶妻周氏昶弟顛妻其從妹也三家並豐財產劉裕將建
義與昶定謀昶欲以財物供軍乃謂周氏曰劉邁殺我於桓
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舉事卿可早離絕脫得富貴州迎不
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
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而起周氏
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所

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
資產以給之及事將舉周氏謂顛妻云昨一夢殊不好不宜
赤色當悉取七日藏厭顛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
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牢之兒女也少有志節牢之為桓玄所害劉
氏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密謀劉氏察其舉厝有異會無
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
謂之曰汝能如此吾誓耻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甚喜
乃言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

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
相繼吾今無男可傳汝其受之宋氏諷誦不輟屬天下喪亂
石虎徙之山東宋氏與夫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遂
時年少宋氏蓋則採樵夜則授經逞學遂成仕苻堅為太常
堅嘗幸太學問及經典遺闕博士盧壺對曰喪亂既久書傳
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
母宋氏傳其世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
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
人隔絳紗幔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
行於世云

史緯 卷之九十一 美

行於世云

苻堅妻張氏不知何許人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御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施之故黃帝服牛乘馬以物之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故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况人至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天道下集人事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堅不聽果大敗於壽春張氏後自殺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營壘既陷

史籍 卷之九十一 七七

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與萇交戰殺傷甚眾眾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為賊羗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既害天子又逼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其妹季妃慕容德之妻也垂欲立竇為太子元妃謂垂曰竇柔而不斷承平則為守文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才陛下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遠西高陽諸子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內難必作宜深圖之垂不納竇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元妃後復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元妃

泣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驢姬何其誣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祥未終其在王乎垂死竇嗣偽位遣麟逼元妃自殺元妃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其後麟作亂竇被殺德僭尊號終如其言

李嵩妻尹氏天水人嵩之創業也謀謀經畧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嵩卒子歆嗣位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云何輕舉闢冀非望蒙遜驍武善川兵數年以來有并兼之志汝非其敵惟當靜守先王遺令慇懃奈何忘之如果行也非惟師敗國亦將亡歆不從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天

果為蒙遜所滅尹氏至始城蒙遜勞問之對曰李氏為胡所滅復何言或問之曰國破家亡何獨無悲尹氏曰與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為作無益之悲乎蒙遜為子茂虔聘其女及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沮渠無諱鎮酒泉謂尹氏曰夫人諸孫在伊吾夫人能去不尹氏未測其意答曰我年老餘命待盡於此耳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報使者不敢追而還

史籍卷之九十一 終

史緯卷之九十二

晉書二十

列傳

四夷

西戎吐谷渾慕容廆之庶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曰先公分建何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追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常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早庶也理無致大今因馬而別殆

史緯

卷之九十二

天所啓乎君試驅馬令東馬老東我官隨之遂并過建才二千騎擁馬東行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駭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於是西附陰山永嘉之亂度隴而西其後據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肉酪為糧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飲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號為阿柴虜或曰野虜焉吐谷渾有子六十八人卒子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倣儻不羣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

竝驅中原使名垂竹帛而潛竄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策名姓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死作瑣裘之鬼雖倫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為羌酋姜聰所刺劍在其身謂其眾曰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白蘭地既險遠又土俗懦弱易為控御言終而卒葉延吐延長子年十歲每且縛草象姜聰哭而射之不中則瞑目大呼其母曰姜聰已屠鮪之矣汝何為此葉延泣曰以申罔極之痛耳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謂其下曰禮云公孫以王父字為氏吾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卒子辟奚性仁厚三弟專恣長史鍾

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况今三孽竝驕必為社稷之患吾與公誅之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於牀因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國事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為白蘭王以父憂卒不親政事不近酒色鍾惡地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眾養以酒醴娛以聲色而公皆畧之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悲痛升遐孤雖築業聲色遊娛非所安也臨終謂其子視熊曰我高祖吐谷渾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藩吾已不及在子孫輩耳視熊性英果有

史緯

卷之九十二

之寵宗祀幾傾况今三孽竝驕必為社稷之患吾與公誅之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於牀因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國事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為白蘭王以父憂卒不親政事不近酒色鍾惡地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眾養以酒醴娛以聲色而公皆畧之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悲痛升遐孤雖築業聲色遊娛非所安也臨終謂其子視熊曰我高祖吐谷渾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藩吾已不及在子孫輩耳視熊性英果有

三國史記
只合大誌

雄略嘗謂博士壽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
宰世不任威刑剛柔靡斷取輟都敵吾將秣馬厲兵爭衛中
國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為白蘭王視
熊不受謂使者曰自晉室衰微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
處形勝之地宜糾合義兵以愁不順奈何私相假署寡人承
五祖之休烈方欲廓清秦隴掃除涇渭迎天子於西京以盡
藩臣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
不立勳帝室建當世之功流芳來葉耶乾歸大怒遣衆擊之
視熊大敗退保白蘭及卒傳位於弟烏統提乾歸入長安烏
統提提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統提大敗亡失萬餘口保

史錄 卷之九十二

於南京卒視熊之子樹洛干立率所部千家屯莫何川自稱
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沙濠雜種莫不歸附
謂其衆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今士馬桓桓控弦數
萬孤將振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入朝天子諸君以為
何如衆曰此盛德之事也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
水樹洛干大敗復為乞伏熾盤所破退保白蘭憤慚發病卒
子拾虔嗣史稱吐谷渾世孫也承
北狄匈奴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失國
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割并州北界以安之匈奴五千餘落居
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

戶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
後漢末羣臣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為之防建安中魏武
帝分其衆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
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於太
原故汝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
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
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祚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
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與
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
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那城武帝遣婁侯何楨討之楨

史錄 卷之九十二

秦有才畧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匈奴震服積年不敢
復反後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邊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
狄強橫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
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
津黃河以北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
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
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
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
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匈奴胡太后厚復率其部落
三萬人歸化七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苒胡等各率種類凡

狄處不納
武帝最失
策定此亡
晉大同攝
也

十萬餘口請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明年匈奴都督大夏得
一有鞠等復率種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帝竝撫納之北狄
以部落為類其入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
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憐種萎苾種禿童種勃蔑種
禿髮種賀賴種鍾跋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九十
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
種其國號有左右賢王左右奕蘇王左右于陸王左右漸尚
王左右朔方王左右獨鹿王左右顯祿王左右安樂王凡十
六等皆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
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赫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右日逐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五

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右沮渠蘭氏則有左右當戶喬氏則
有左右都侯又有車陽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惠帝元
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上郡明年散弟度元攻破
馮翊北地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王敦晉書無賊臣傳列敦等於西夷之後以亂賊處之矣

王敦字處仲導之從兄也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
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
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導素不能飲恐行酒
者得罪遂勉強盡觴酒至敦所敦故不肯飲美人悲懼失色

敦傲然不顧導導嘆曰處仲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東海王越
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大傅而越用表請尚書猶以
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殺
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導同
心憂賊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杜弢作亂敦遣武昌
太守陶侃討滅之敦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
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始自選置
兼統州郡焉杜弢將杜弘降敦以為將南康人何欽聚黨數
千人敦加四品將軍帝擅之迹漸彰矣中興建拜侍中大將
軍江州牧敦素有重名既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閩外羣從貴

史籍 卷之九十二 六

顯威權莫二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引劉
隗刁協以為心膂敦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每酒後輒詠魏
武帝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
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敦欲以陳頒為湘州刺史帝不從
以譙王承鎮湘州復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淵為征西將軍
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眾內
向以詠劉隗刁協為名帝大怒下詔討敦石戴淵劉隗會京
師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劉隗死士眾多未易剋不如攻
石頭周札少息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
札果開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收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

劫掠內外官省奔散帝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琊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淵害之以敦為丞相江州牧武昌郡公使太常荀崧就拜敦還屯武昌殺害忠良樹置親戚以兄舍為荆州刺史敦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敦諷朝廷徵已敦移鎮姑孰明帝使侍中阮孚賚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為司徒敦自為揚州收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獄牧悉出其門徙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荆州彬為江州遂為徐州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瑤鄧徽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充等凶險驕恣殺戮自已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七

敦從弟豫章太守稜切諫敦怒殺之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為帝腹心敦殺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敦無子養合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將軍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請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在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帝以敦物情所畏乃下詔言敦已死誅錢鳳一人餘無所問敦病篤使錢鳳等率衆三萬向京師以舍為元帥鳳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

郊何得稱天子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舍至江寧帝遣中軍司馬曹暉擊舍於越城舍軍敗鳳屯於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頓戰破之敦聞軍敗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謂應曰我亡後便即位然後營葬事俄而敦死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與諸葛瑤等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舍等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朝廷已扼其喉情離衆沮持疑猶豫必致禍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楫之勢極水軍之川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

史籍

卷之九十二

八

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舍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燒營而退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傳首京師百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山尸踞而斬之敦充首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尚書令鄒鑿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炤市王凌觀土徐復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厥官刑後聽私殯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舍應乘單船奔荆州刺史王舒舒

沉之於江。餘黨悉平。武帝嘗召時賢言及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能。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杓。音節和諧。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石崇以奢蒙矜。物厠上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麗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着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焉。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錢鳳沈充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告歸。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九

賡。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充不納。及敗歸。典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汝若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劬竟滅吳氏。

桓溫

桓溫字元子。葵之子也。生未。林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葵以嶠所賞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溼令江播謀殺葵。溫枕戈泣血。志在復讐。年十八。播已死。子彪見弟三人。若喪置刀杖中。以爲

溫備溫。謔稱中寶。殺彪兄弟於廬中。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采。姿貌甚偉。而有七星。少與劉惔善。惔嘗稱之曰。眼如紫石。後嶽作。甥毛璩。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遷徐州刺史。庾翼薦溫於明帝曰。桓溫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婿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翼卒。以溫爲都督荆梁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溫率衆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礮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溫命參軍周楚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勢使其叔父福攻彭模。楚禦之。福退走。溫追擊之。三戰三捷。賊

史籍

卷之九十二

十

衆潰散。勢悉衆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敗。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面縛輿榎。請降。溫解縛焚榎。送於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振旅還江陵。進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溫威名既盛。朝廷杖殷浩以抗溫。溫甚忿。以國無他勳。故得用。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羈縻而已。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避之。人情震駭。備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溫乃廻軍還鎮。進位太尉。殷浩至洛陽。經涉數年。屢戰屢敗。溫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統步騎四萬。發江

竭天下智力與眾共濟而朝議咸疑詔旨爾固事異本圖豈
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輟
弄戎務彼勤思苦若得解帶道遙鳴玉闕廷參贊聖化豈不
是願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
漢川戍禦彌廣加強蠻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制命侯伯
自非威望重實無以鎮御遐外臣所以奮臂投身造事中原
者實耻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理於戎狄庶
免宗廟之靈呼吸蕩清如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
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豈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無煩以
臣疎鈍竝開機務且不行者誰并牧閩表裏相濟實浚實

史緯

卷之九十二

三

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乞時還屯撫寧方隅不許復下詔徵
溫溫至楮岍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固讓內錄遣領揚州牧
移鎮姑孰溫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嘗臥對親察曰為爾寂
寂將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千
載復不足遺臭萬年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
心迹若是廢帝太和四年溫復上疏悉眾北伐率弟南中郎
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
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
不通乃繫距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暉將慕容
重率眾八萬距溫戰於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使袁真伐

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
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丘經陳雷鑿井而飲行七百
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於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
甚耻之歸罪於真表廢為庶人真怒據壽陽潛通苻堅慕容
暉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於
徐中溫築廣陵城移鎮之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
五百姓嗟怨袁真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慕容暉苻堅並遣
軍援溫使督護慕容擊暉軍于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至
壽陽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使其將王鑿率兵救
璜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逆擊大破之擒袁瑾及朱輔送於

史緯

卷之九十二

四

京師而斬之詔犒軍於路次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
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滅於是參軍鄒超進
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溫多
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遷拜
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
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溫懼
不得一言而出進承相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
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日夜四詔溫上疏曰夫盛衰常理過
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辟嗣嗚噎以
問身後益所存者人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

溫欲委任
安坦之以

二人私於
已不知其
忠於國也

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帝膝，內輔幼君，外禦強寇，陛下便宜
崇授使安等奉命陳力，而禁下知所寄，至如臣溫，位兼將相，
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
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京之於公，如諸葛武
侯王丞相故事，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若
攝既不副所望，意甚憤然，及孝武即位，溫入朝，赴山陵，勅尚
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於道側，當時有位望者，咸戰
招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使盧悚入宮，收
尚書，陸始付廷尉，責其替慢之罪，溫拜高平陵，頗言臣不敢
不收，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因遇疾，歸於姑孰，諷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五

朝廷加已九錫，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成，
而卒，時年六十二，初溫弟冲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
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冲非其
才，所以息謀，冲既代溫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
權衡，冲不從，謝安輔政，冲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為
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邾超亦凌止之，冲皆不納，授車騎將軍，
徐州刺史，鎮京口，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等州軍事，荆州
刺史卒，謚曰宣穆，溫子玄，其母馬氏，嘗夜坐，見流星墜銅盆，
水中有如火珠，同輩競接取，馬氏得而吞之，遂有娠，及生玄，
有光照室，故小名曰靈寶，其重兼常兒，每抱詣溫，輒易人而

是行言耶

後至，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
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故吏也，玄涕泗
覆面，眾異之，及長，形貌瑰奇，風神疎朗，善屬文，負其才地，以
雄豪自處，朝議以溫有不臣之跡，故擯而不用，太元末，補義
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嘆曰：父為九州伯，兒為
五湖長，棄官歸國，上疏曰：先臣勤王艱難之勞，臣復冠平之
勳，朝廷若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
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豈惟晉室永安，於陛下
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互相扇附，以臣兄
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糈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五

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妻非之說，臣等自當
奉還封爵，受戮市朝，下從先臣歸訴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
速遵先旨，追錄舊勳，竊望少垂覆蓋之恩，不報玄在荆楚積
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其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
與王恭構隙，謀削弱方鎮，玄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唯患
相弊之不速，孝伯居元舅之地，為朝野所重，未便動之，必當
以君為首，若微君為中書令，用殷覲為荆州，君何以處之，
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君當遣使說王恭，宜與晉
陽之師，以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眾，順流而下，推恭為盟主，
僕等亦皆披袂，四方無不響應，此桓文之舉也，仲堪未決，而

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死兵罷玄求為廣州
朝廷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詔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
廣州刺史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
史王倫及譙王尚之玄仲堪謂恭事必捷同時響應仲堪給
玄五千人與楊佺期為前鋒軍至滋口王倫奔於臨川玄追
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
詔以玄為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西屯尋陽仲堪等推玄
為盟主玄既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
朝廷深憚之乃復仲堪等以相和解於是各還鎮玄屯於夏
口潛有吞并之計詔加玄都督襄陽四郡實佺期所統欲成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七

其隙隙也佺期甚忿仲堪亦慮玄為患遂與佺期結婚後荆
州大水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遣軍襲巴陵玄兄偉時
為南蠻校尉在仲堪部內玄密報偉令為內應偉違速自贖
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
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玄至
巴陵仲堪遣眾距之為玄所敗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
佺期自襄陽來共擊玄佺期敗還襄陽仲堪出奔鄱城俱為
玄所獲殺之遂平荆淮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
襄雍秦梁寧益七州後將軍荆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
是遂督八州及揚豫八郡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上疏

求討孫恩不許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眾外託勤王實欲觀
變而進會恩走玄奉詔解嚴詔徵廣州刺史刁遠豫章太守
郭昶之玄皆留不遣初庾楷敗奔於玄玄以為右將軍楷密
結元顯許為內應元與初元顯稱詔伐玄玄本謂揚土饑饉
孫恩未滅不遑討已可蓄力養眾觀變而動及聞元顯將伐
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下範之曰公英略威名振於天下元
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上崩
之勢可趨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盛弱乎玄大悅乃留
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罪狀元顯率眾下尋陽元顯大懼下船
而不克發玄與師犯順慮眾不為用恒有迴旆之計既過尋
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士亦奮庾楷謀泄殺之至姑孰使
其將馮該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
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加已總百揆都督中外諸
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
道子於安成郡害元顯於市玄入居太傅府害譙王尚之中
郎毛泰等有立親黨為將軍刺史大赦改元大亨玄自署太
尉加袞冕服綠綬綬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玄將出
居姑孰訪之於眾中書令王謐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
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且為心玄不能從遂大
築城府臺館山池乃出鎮焉自禍難屢構百姓思得戾止及

史籍

卷之九十二

六

一人三

玄初至假托仁義京師欣然俄陵侮朝廷南指宰輔豪奢縱
欲眾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會稽饑荒玄令賑貸之百姓散
在江湖採樵內史王倫悉召還請米米既不多更不時給領
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
之等皆北府舊將也諷朝廷以平元顯功封澤章公平仲堪
功封桂陽公木封南郡如故元興二年玄請平姚興又諷朝
廷作詔不許玄木無資力而好為大言初欲嚴裝先使作輕
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右
服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眾咸笑之玄兄偉卒玄所親唯偉
偉既死玄內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圖

史籍 卷之九十二

蔡逆殷仲文下範之等又催促之於是改授羣司解頊那王
司徒以王謐代之以桓謙錄尚書事桓胤中書令桓修撫軍
大將軍矯詔加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建平等十郡為楚王揚
州牧加九錫置丞相已下官屬六十餘人諷天子御前殿策
授焉新野人庾仄起義兵襲襄陽南蠻叅軍庾彤安西將軍
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應之江陵震動玄荆州刺史桓石康
女襄陽人敗奔姚興等皆遇害玄以歷代皆有肥遯之士
而今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又令讓而不受
時人名為充隱讓復肉刑斷錢貨造華紵粉紵政無一定性貪
鄙好奇異寶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

其此其外

者欲悉歸已而難於過奪皆漸博而取之遣臣佐四出移徙
果木不遠數千里信悅詭譽拒逆讒言每奪其所憎與其所
愛十一月玄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築位百僚陪列而儀注
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大赦改元永始錫天下爵二級
殺五斛徒空文無其實也初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愨之曰建
始趙王倫偽號也乃改為永始復王莽執權之歲其兆號不
祥如此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為平固王遷帝君尋陽降
永安皇后為零陵君追尊父溫宣武皇帝以其妻劉氏為皇
后封于昇等為王王謐等為公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
重多被原放造大筆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昇之性好吹遊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以體大不堪乘馬乃作徘徊輿施轉開令剋動無滯既不追
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曰據晉典宜追
立七廟蓋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禮得中道愈廣者敬
愛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然則太祖七廟
之首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
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
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各位不顯故不欲序列祕書監卜承
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別廟以廣靈樹其
生母孫嘗靡有定所并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忽
飛其儀蓋澗水入石頭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墜地玄

自篡位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或一日數出，性
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雜雜，無復朝廷之體。
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
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修於京口，斬桓於廣陵。
河南太守辛扈與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
太守劉邁，謀為內應，裕遣周安穆報之，邁悔告玄，玄殺扈與
等，封邁安重侯，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召侍官皆入止
省中，加桓謙征討都督，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
敷、北軍義軍、裕等戰於江乘，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
斬之。玄大懼，召諸道人推筭，數為厭勝之法，問諸臣曰：朕其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主

敗乎？曹靖之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有怨神，何為
怒對曰：後晉宗廟，風洩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
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登上帝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
何敢言。玄愈懼，使桓謙屯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眾合二萬，
以距義軍。裕至，將山使麻躬登山，分張旗幟，數道鼓前，玄偵
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鹿願之
配以精卒，赴援諸軍。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
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
親信數千人，聲言赴賊，遂將其子昇、兄子濟、山南掖門西至
石頭，使殷仲文具船南奔。玄腹心勸其死戰，玄不答。既經日，

不得食，左右進以粗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符而慟，
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誅玄兄弟，
子，至，遣劉毅、劉道規、躡玄，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
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
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至江陵，石康
納之，張幔屋於城南，署置百官，大修舟師，眾且三萬，樓船器
械甚盛。玄以奔走之後，懼法令不肅，遂忿怒妄殺，人多離怨。
殷仲文曰：陛下據有尊位，而遇此圯，非為威不足也。宜弘
仁風，以收物情。玄不聽。遣何濟之就郭銓守淝口，遣桓振往
義陽，聚眾為將軍，胡譚所破，何無忌到道規等，被郭銓何濟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主

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徐放說解
義軍，放曰：劉裕為唱端之主，劉毅兄為陛下所誅，並不可說。
毅道現與玄戰於呼嶽洲，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
敗，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眾莫有關心。義軍乘風縱火，盡
銳爭先，玄眾大潰，燒輜重，夜遁。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
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山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
於夏口，玄入江陵，馮該勸使更戰，玄不從，欲投梁州刺史桓
希，而人情乖阻，號令不行。玄乘馬至城門，左右斫之不中，相
殺交橫。玄僅得至船，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太守王
騰之率文武營衛，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奉軍費括

送弟番喪葬江陵有衆二百殊弟子修之為玄屯騎校尉誘
玄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怙與祐之迎擊矢下如雨玄嬖人
丁仙期萬蓋以身蔽玄竝中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
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環與之且曰爾何
人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并
斬玄康等昇云我是豫章王送至江陵斬之殺等傳送玄首
梟於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桓謙聚衆沮中為玄舉哀偽
諡武悼皇帝元興中衡陽有雉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其
及玄篡盜至敗凡八旬矣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
殺郎君後年斬諸桓郎君元顯也是月南郡太守王騰之奉

史律

卷之九十二

五

帝入若太府義熙元年正月劉毅何無忌行次江陵桓振擁
帝出營江津殺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遂平江陵振北走安
帝反正是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偽雍州刺
史桓蔚二月桓謙等奔於姚興桓振襲江陵劉懷肅擊斬之
桓亮復寇湘中廣武將軍郭弼攻斬之其餘擁衆假號皆討
平之詔徙桓胤於新安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謀反欲立桓
胤劉裕斬之後桓謙走入蜀譙縱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多
應之謙至枝江荆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
桓石綏桓氏遂滅

杜弢

杜弢成都人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避地南平太守應詹辟
為醴陵令蜀賊李驥屯聚樂鄉詹使擊擊破之蜀人杜時
等擾湘州泰軍馮素言流人皆欲反刺史苟眺欲盡誅之流
人汝班等聚衆應時逼殺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
軍攻破州郡眺走廣州廣州刺史郭納率衆攻弢弢逆擊破
之荆州刺史王澄擊弢敗於巴陵弢偽降於山簡簡以為廣
漢太守及郭察領湘州事率衆討弢敗死之弢遂南破零陵
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鑿邵陵太守鄭融
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郭荆州刺史陶侃討之前後數十戰
弢將士多死於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遣應詹書曰天步艱難

史律

卷之九十二

五

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荆土死亡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
所鑿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
足下擒其黨帥惟患籌不經遠力不陷堅耳湘中流人體死
求生遂相結聚迫逼相推欲守善自衛輸誠盟府尋山公鎮
夏口仰其陳之遂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議孰能若此此公
苑逝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人詣大府備列本
末恐貪功徇名之徒將譏問於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
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耀於
山澤舟艦盈於江湖威則威矣然吾竊未以為懼晉文伐原
以全信為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

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哉。過向義之人以為叛逆之虜，非不戰之廟筭也。驅烏合之率以當必死之衆，非百勝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卿粗悉之耳。昔虞卿不榮趙國之相，與魏齊同出奔司馬，遷不悔，腐刑之酷，明李陵為國上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為國家思靖難之畧，退當與舊交明枉直之心。望別騰吾箋，時達盟府，伏想盟府結四維於王綱，為一匡於聖世，使吾得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與於開闢，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如欲先清方夏，却走中原，使吾得一年之糧，沂流西征，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誓，復州邦以謝隣國，亦其志也。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圭

也。惟所裁處耳。降足下宏納之德，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顛顛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湖，際吾此言，如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衰之乃呈發書，并上言曰：破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寓詹郡，李驥為變，發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東下湘中，鄉人相逼，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發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後被湘漢，實發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發今書，血誠懇至，昔朱簡據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威義歸誠，終展力報効，由恕過以錄功也。竊謂今當此運，思弘遠猷，發等稽顙投命，可遣大使宣揚聖旨。

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發降，宣詔書大赦，加發巴東監軍。發受命後，諸將攻擊之不已，發不勝憤怒，遂殺運，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邀擊，大破之。真遂降，衆黨散潰，發逃遁，不知所在。亦具。

孫恩

孫恩，琅琊人，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塘杜子恭，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至，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神效如此。泰傳其術，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會稽內史謝輔察其謀，琅琊王道子誅

史籍

卷之九十一

圭

泰恩逃於海，衆聞泰死，皆謂蠅蚩登仙，就海中資給恩。時元顯縱暴，吳會騷動，恩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誅殺異己，戮及嬰孩，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燒舍廩，焚邑屋，虜掠財貨，相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籠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

可與見矣

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開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半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虜男女二十餘萬口逃入海懼官軍躡之乃緣道多棄寶物于女時東土殷實黎甍盈目半之軍士爭取故恩得逃入海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害會稽內史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擊之恩還於海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壘備恩明年恩寇扈潰山松淨海向京口劉裕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大敗復陷廣陵淨海而北劉裕躡之於郁洲恩復大敗由是衰弱沿海還南裕尋海道要截復大破恩於扈濟恩遂遠進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五

出而保一日之安若裕平齊之後自率眾至豫章遣鏡師過嶺君必不能當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裕雖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我當率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從之初道覆欲裝舟艦乃使人代船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致即於都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皆賣衣物市而儲之如是者數四船版大積及道覆與兵按籍而取之無得隱者乃非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眾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眾距之兵敗被害乃連旗而下或卒十萬舳舻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運至江陵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焚舟而上自新亭至白石數道攻之循欲為萬全之計不聽道覆數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復戰於南岸敗績進攻京口寇掠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與都下爭衡循可以濟因自蔡洲南據尋陽裕自統大眾追討敗循於雷池循走還豫章柵斷左里裕乘勝攻柵破之道覆走始興循走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與道覆襲合浦越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慈度敗之循知不免先鳩妻子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

史籍

卷之九十二

五

宋晉劉裕新道覆於始興

何不投明

官尚當死，其豈願生於此？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戮其尸，傳首京師，同黨盡獲。道服想

譙縱

譙縱，巴西人。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領諸縣兵東下，暉因梁州人不樂東，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為主，攻西夷校尉毛瑾於涪城，殺之。刺史毛璩遣參軍王瓊討縱，大敗。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璩既死，縱自稱成都王，遣使稱藩於姚興，請桓謙為助。劉裕欲討蜀，謀帥僉難其人，西陽太守朱齡石資名素淺，裕進眾拔之，以為益州刺史，授以麾下之半。九年，齡石率眾二萬發江陵，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屯平模，層樓重柵夾岸固守，齡石盡銳攻之，遂剋平模，斬暉，縱懼出奔，其尚書令馬統封倉庫以待王師，齡石入成都，蜀人皆安堵，復業。縱之走也，路經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於涪，道福怒曰：「成都當守不戰而逃，今欲為降虜，豈可得哉？」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而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汝等，正為今日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我在，猶足一戰，乃散金帛以賜其眾，眾受之而走，道福奔廣漢，廣漢人執之，朱齡石徙馬統於越雋，統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於京師，滅眾。」

蜀人多降
立地使然

史緯 卷之九十二 完

口也，吾必不免，乃引繩而死。

史緯卷之九十二終

史緯 卷之九十二

三

載記

劉淵

按劉淵以惠帝末興元年據離石稱漢李氏先據蜀是歲李雄自稱成都王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後三十六年張氏先據河西是歲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後一年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僞始信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京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末據上

史緯 卷九十三

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嵩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而晉鼎亦移於宋矣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能旌帝服建社開務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淵為之禍首云

劉淵字元海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南單于比入

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也中平中單于羗渠使子於扶

羅將兵助漢討黃中會羗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稱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大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家皆在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孕十三月而生子左手文有淵字遂以名焉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

史緯 卷九十三

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淵狼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為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武帝帝名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淵容儀機鑿雖由余口碑無以加也濟曰淵才兼文武陛下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臣觀劉淵之才當今無比陛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不復北渡也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時咨將帥李熹曰陛下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劉淵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李熹之言未盡淵若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帝乃止後王彌東歸淵饒於

劉淵長嘯
石勒倚嘯
二胡胸中
固無人也

好長者

九曲之濱謂彌曰王渾季慈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讓間因
之而進適足為害恐死洛陽未與子別因慷慨長嘯齊王攸
時在九曲聞嘯聲遣馳視之見淵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
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曰淵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
且大晉方以恩信懷殊俗如之何無故猜疑殺人侍子乎帝
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為左部帥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
齊朔將畢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左賢王
劉宣等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
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寸之業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
鼎沸與邦復業此其時矣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呼延攸詣鄴

史籍 卷九十三

三

告之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使宣等招集五部引
會宜陽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
兵伐穎淵說穎請還發五部以赴國難穎拜淵為北單于淵
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眾已五萬都于
離石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平車步騎二萬將討
鮮卑救成都王穎劉宣諫曰晉為無道奴隸御我今司馬氏
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
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攻之而拯仇敵乎淵以為然
因曰今見眾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
之業下不失為魏氏然恐華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

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
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
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未興元年淵僭即漢王位追尊
後主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
其妾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
夫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於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
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為寇淵遣將軍劉曜寇太原
晉之二年遣將軍劉景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為琨所敗
琨遂入晉陽淵侍中劉殷王育曰殷下自起兵以來已過一
期而尚守備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

史籍 卷九十三

四

定河東鼓行而南寇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眾席卷洛陽如
指掌耳此高祖之所以創豎鴻基尅殄強楚者也淵悅曰此
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都於蒲子時汲桑
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會單于徵東萊王彌及
石勒等並降未嘉二年淵僭即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立
其妻單氏為皇后子和為皇太子太史令宣于修之曰蒲子
崎嶇非可久安平陽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
下拜坤祥於是遷都平陽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
趙固為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等距之王師敗績
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等自長安討之

戰於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必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之聰敗還淵痲疾將為顧託之計以劉歡樂為太宰劉洋為太傅劉延年為太保劉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徒未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偽謚光文皇帝子和立和猜忌少恩其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叅顧命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勳卒居於近郊陛下今為寄坐耳禍難未可測也願早為之所和攸之甥也深然之名領軍劉盛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願以

史緯 卷九十三 五

上成先業為志勿聽狂恃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命左右殺之景懼曰惟陛下命乃相與盟於東堂使銳景攻聰攸攻齊王裕侍中劉乘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攻北齊王又密奔於聰聰命賈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攸乘斬裕及降聰攻西明門尅之銳等奔入南宮聰隨之斬和於先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聰淵第四子也母張氏孕五月而生聰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善屬文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京師與樂廣張華交結河間王顥表為赤沙

中郎將聰以淵在鄴乃亡奔成都王拜積弩將軍淵為大單于拜鹿獮王既殺其兄和遂僭位改元光興實未嘉四年也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以弟又為皇太弟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遣粲及將軍王彌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穎之間陷壘壁百餘單氏姿色絕麗聰悉焉其子又以為言單氏慙志而死聰悲悼不已又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署呼延晏為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將軍石勒進師會之晏至河南王師前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聞輜重於張方故壘遂寇

史緯 卷九十三 六

洛陽攻陷平昌門焚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績晏以外繼不至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帝將濟河東徙具於洛水晏盡焚之還於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民相食百官分散晏等陷宣陽門升太極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王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險固可敵主上徙都之曜不從於是焚燒宮室害王公及官民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於平陽彌怒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愈耶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將趙染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於長安染曜率大衆繼之染

應作此言
亦有

敗王師於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下邳模降彘殺之聰聞
大怒曰天道至神理無不報吾恐彘不免誅降之殃也署劉
曜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封中山王鎮長安石勒殺王彌而
并其眾平南將軍賈疋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率眾五萬攻
曜扶風太守梁綜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率眾十萬
來會曜與諸軍戰于黃丘大敗中流矢退守長安時閭鼎奉
秦王為皇太子入於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
死將納太保劉殷女又固諫聰訪之於太傅劉景景曰太保
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無害聰大悅復問大
鴻臚李弘弘曰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魏司空東萊王基當

史籍

卷九十三

七

樂者乃聚
一門

世大儒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
大悅賜黃金六十斤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
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
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引懷帝入燕謂
帝曰卿為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稱朕於卿卿
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辭賦
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
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祐弓銀
研頰記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
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天意非人事也臣家若

早識則無
今日矣

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
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善遇之拜
劉氏為會稽國夫人都水使者王據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
忻陵坐溫明殿不成皆斬於東市聰游獵無度中軍王彰諫
聰大怒送詔獄將殺之聰母三日不食乃赦彰麴特等圍長
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正旦聰
燕於光極前殿還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大罵聰惡之
遂鸞帝而誅珉儁復以劉氏為貴人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
聰將為劉氏起鸞儀樓廷尉陳元達諫曰先帝身衣大布居
不重茵先后服無綺繡重逆羣臣之請建南北宮今光極前

史籍

卷九十三

八

殿足以朝羣后養萬國昭德溫明已後可以容六宮列十二
等陛下龍輿已來外殄東西二京內興殿觀四十餘所重以
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伏聞詔旨將營鸞
儀樓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營建實為非宜昔文帝
以四海之富尚惜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擬於成康
陛下之所有不過文帝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豈僅匈奴南越
而已哉孝文之廣省費如彼陛下之狹傷財如此愚臣所以
敢昧死冒陳也聰大怒命斬之時在逍遙園元達抱樹叫曰
陛下殺臣臣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元達先鑽
屨而入及至即以鏃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在後堂聞

之密遣中常侍救左右停刑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謝之
易道遙圍爲納賢園時愍帝卽位於長安聰遣劉曜趙染入
寇翹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翹允率大衆在
外長安可襲而取也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王以重衆守此
染請輕騎襲之染敗王師於渭陽殺將軍王廣夜入長安外
城帝奔射雁樓染焚燒龍尾殺掠千餘人退屯道遙園翹允
率衆襲曜敗之曜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
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
七步吳聞於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既而劉
氏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於隕肉之旁俄劉氏死遂失此

史錄

卷九十三

九

肉哭聲亦止聰以子粲爲相國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封晉王
改年建元兩血於東宮延明殿深五寸又惡之以訪太師盧
志等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
晉王久矣王公以下莫不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以來非復
人臣之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尊貴踰於東宮萬机之事
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以爲羽翼殿下不得立明矣非特
此而已不測之危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
十餘營諸王皆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須一刻容耳大
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立便
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執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

爲異也又弗從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
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
又謀反聰收志等假以他事殺之使卜抽監守東宮禁又朝
賀又憂懼上表自陳乞爲黔首請晉王粲登儲副抽抑而弗
通聰以左貴嬪靳氏爲上皇后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
劉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聰不納聰宮中鬼哭三
夜上皇后靳氏有淫行元達奏之聰廢之靳氏自殺靳氏有
殊寵聰迫於元達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
進軍粟邑翹允饑甚去黃白軍於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
禹奔於允吾關右響應曜進據黃阜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

史錄

卷九十三

十

尺聰中常侍王沉郭荷等寵幸用事靳準語事之聰游宴後
宮或百日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決
之勲舊功臣弗見敘錄奸佞小人數日至二千石軍旅歲興
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資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踰
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
殘賊害良善郭荷有憾於劉父謂劉粲曰殿下高祖之世孫
主上之嫡統凡在舍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
聞太弟與大將軍有言矣若事成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
爲皇太子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事成之後主
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約以三月上巳因讒作難

宜早爲之所。臣當入言之。願殿下表其狀。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顧。以問之。必可知也。復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卿吾親舊，恐并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相國今問卿，卿但曰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云：『臣誠死罪。』仰惟主上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以爲欺故也。皮、惔許諾。及祭名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祭以爲信然。斬準從妹，爲又孺子，淫於侍人，又殺之。屢以嘲準。準慙，悲說祭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使天下早有所繫。至是，準謂祭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

史緯

卷九十三

十一

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祭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素愛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勿絕太弟賓客，使得交游。太弟素好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必曲意逢迎，以悅太弟之心。然後下官露表其罪，殿下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於是祭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不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祭。唯祭中旨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特進基母達。大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煥、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闇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曰：昔秦穆殺三良，不復

東面而征，晉厲尸三卿，終有樂書之禍。陛下何忍信左右，斐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猶未宜露，乞垂天地之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欲誅大臣，不正其罪名，何以示四海。耶因叩頭流血。王沉叱之曰：卜幹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大將軍劉敷詣闕諫，聰以表示沉等，笑曰：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適祭入，聰以訪之。祭盛稱沉等忠正，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忿恚而死。陳元達哭之，慟曰：吾旣不復，能言安用。生爲因自殺。聰立上皇后樊氏，卽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貨賄公行，軍旅不息，饑疫

史緯

卷九十三

十二

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怒曰：爾欲使汝公死乎。朝夕生來哭人，敷憂忿而死。有豕著進賢冠，犬著武冠，帶綬，并升聰坐，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處愈甚。讎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容貌毀瘁，鬚髮蒼然。涕泣陳謝，聰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請降。帝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祭告於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聰子約死，一指猶殘，遂不殮殮。及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返。於不周山見諸王公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有遮須夷國無主，待汝父爲之。汝

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死亡殆盡。但可未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退。後年當來。約拜辭而歸。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其王引約入宮。與約一皮囊。曰。為吾遺漢皇帝。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取皮囊開之。有白玉一方。題文曰。猗尼渠。餘國王敬信。逃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使呈聽。聽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聽死。與此玉并葬焉。時亦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表曰。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闕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跨巴蜀。司馬叔終據全吳之象。

史籍

卷九十三

七

天下其三分乎。皇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石勒鳩視趙魏。曹焜狼顧東齊。鮮卑之眾。星布燕代。齊趙燕代。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聰覽之不悅。祭使王平謂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教裝甲以備之。又命官臣曩甲以待。祭馳告新準曰。王平告云。東宮陰謀非常。將若之何。準曰。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曰。臣等久聞之。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祭圍東宮。祭遣準收父親近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灼目。自誣與父同造逆謀。聰誅東宮官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闒豎所怨也。廢又為北部王。祭使準賊殺之。坑

殺結之者
王沉乃屬
新準怒之
真忠臣也

史籍

卷九十三

七

主眾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氏羗叛者。十餘萬落。以新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立祭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祭言於聰曰。令司馬叔。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與兵聚眾者。皆以司馬叔為名。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絳邑。右司謀部人。盜收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之。殺萬餘人。固默遁還。使祭伐趙固。次於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祭。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十二月。聰弒帝於平陽。李矩使郭誦救趙固。襲敗祭軍。聰聞祭敗。使大尉范隆率騎赴之。誦等遁歸。聰所居益斯則百室災。焚其子會稽王衷等二十有一人。聰自投氣絕。良久乃蘇。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鑿。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聰大怒。令收鑿等斬之。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鑿瞑目叱之曰。豎子。滅漢者。鼠輩與新準耳。懿之曰。新準梟聲。虜形。必為國患。遂斬之。聰又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后。聰子約已死。忽晝見聰。謂祭曰。吾寢疾。悞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累日見之。此必來迎吾也。何闒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時。朝終夕殮。旬日而葬。以劉景為太宰。劉驥為大司馬。劉頌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范

歷為太尉、新華為大司空、並錄尚書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偽諡昭武皇帝、祭嗣位、尊新氏為皇太后、樊氏弘道皇后、宣氏弘德皇后、王氏弘孝皇后、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桑晨夜恣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新氏為皇后、新華將有異謀、謂祭曰、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來不及救也。祭弗納、華懼、再使二新氏承間言之、祭遂誅太宰劉景、太師劉顛、大司馬劉驥、齊王劉勳、吳王劉暹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祭大閱於上林、謀討石勒、以新華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祭荒耽酒色、游燕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華、華矯祭命、以從弟

史籍 卷九十三

十五

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勅兵入宮、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祭、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於東市。祭掘淵聽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大王、置百官、遣吏稱藩於晉。準將以王延為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曜淵之族子也。年八歲、從淵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鬚髯不過日餘根、皆長五尺、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時、號神射。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歸、自以形質異眾、恐不容

不如此說
新氏必不

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再拜而去。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為五色。新華之亂、曜自長安赴難、至於赤壁、太保呼延晏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赦。改元光初、使其將劉雅、劉策、大於汾陰、與石勒為犄角之勢。新華遣侍中卜泰降於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閣撓政、誅滅忠良、誠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勳高古人、朕方率濟大艱、終不記及細故、司空

史籍 卷九十三

十五

若執忠誠、早迎大駕、政由新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等殺準、推尚書令新明為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歸曜。曜大悅、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敗、求救於曜。曜使劉雅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來歸。曜誅明、新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僭尊其父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國號趙、黃石居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眾數千。附南陽王保、保以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張顛為新平太守、秦隴氏羌多歸之。曜遣將軍劉雅、攻楊曼於陳倉。曜率精銳以赴之、曼松多敗走、王連死之、保遷於桑城。曜振旅歸晉

將李矩、龔金、龐尅之曜左中郎將宋始降於石勒。曜遣廣平王岳鎮洛陽，至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曜將尹安以洛陽降生。岳還鎮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兩脚着裙，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葉遂成大樹，長水校尉尹車潛結巴會徐庫、彭謀反，曜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曜不從。巴氏盡叛，推歸善王句渠知爲主。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曜將親討，渠知子遠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

史錄 卷九十三 七

過於峻法耳。今死者可不追，莫若放諸逆人家，沒奚官者聽其復業。大赦叛黨，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歸命，願假臣兵五千爲陛下梟之。今賊黨旣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於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攻平之，遂循隴右。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會太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權渠率衆來距攻之。權渠將降，其子伊餘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况此偏師，奈何降之？」率勁卒五萬，晨歷壘門，左右請戰。子遠曰：

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強弱，復非其匹。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遙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權渠旣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譙羣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泣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錄舊聖后之所先，念惠恤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勸於喬公之墓。前贈大司徒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綬，或識朕

史錄 卷九十三 七

於童胤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責傷我心。其各加贈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綬，綬匿之於書匿，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變姓名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自首，求哀。岳曰：「卿劉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旣門衰，終鮮兄弟，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大丈夫處世，烏獸投人，猶欲濟之，而况卿乎？」曜遂從岳，資通疑滯。岳謂曜曰：「劉生，命世之才也。曹恂於屯厄之中，事曜有上下之禮，故皆德之。曜起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澠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

喬豫和苞上疏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詔書將營鄧明觀行道成非之曰一觀功費可以平涼州矣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凌霄此則功費億萬鄧明也以此功費可以吞吳蜀剪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殿亡國之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過貴能改又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顛項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終也如是秦始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

史錄

卷九十三

七

亡之後毀不旋踵開主之終也如是向雉石梓孔子以為不如此速朽王孫保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安固為優耳與亡儉奢罔然於前唯陛下覽之矚納之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文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等西小喪因踴喪鳴呼赤牛奮翻其盡乎羣臣咸賀以為為勸滅之徵矚大悅齊七日受之於大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可知昔三代之

詳明

季其災也如是臣請明之皇亡皇亡敗趙昌者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而趙昌今我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趙之分也言秦當竭滅趙當構成也等謂作孽歲次在酉之名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謂謂作孽歲次在子之名其時國當喪亡奮謂赤奮丑之歲名牛謂牽牛並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盡無復遺也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願追周且羅舟之美捐號公麥廟之凶謹沐浴以待誅殛懼然改容御史劾均誣罔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均以戒朕何罪之有陳安掠汧城曜將呼延

史錄

卷九十三

辛

定長史魯惠浸於安安謂定曰孤當與足下定大業寔怒叱之安遂殺寔以魯惠為恭軍惠大哭曰吾見陳安之死也安怒斬之曜慟哭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陳安善君子而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曜妻羊氏死偽謚獻文皇后本惠帝后也曜陷洛陽得之有符籙外恭朝政生三子庶孽剛曜嘗問羊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常謂世間男兒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栗邑以規度之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多發人塚怨呼之聲

身不能保
何况妻子
羊氏不及
死曜之愛
中書監劉均
之諫何

復為此

盈於道路游子遠練以為役夫呼嗟氣塞天地屍骸暴露哭
盈原野下有怨骨上有怨人暉不納大雨震暉父墓門大風
飄發寢堂於垣外五十餘步暉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使太常
樂舊籍復之暉親征陳安圍之於隴城安出挑戰輒敗之斬
獲八千餘級安突圍而出南走陝中暉使將軍平先率勁騎
追安敗之安與壯士十餘騎格戰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
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中輒死傷遠則雙帶雙鞭左右
馳射而走平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
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於溪澗翌
日尋之不知所在會雨霽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於關曲安

史紀 卷九十三

主

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眾同之及死隴上傷之時劉岳與涼
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暉自隴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
千列營百餘里軍旅之盛少有其比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
姑臧茂臨河諸戍望風奔潰涼州大恐諸將欲速進暉曰吾
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降附三有二焉中軍宿衛
皆衰老不可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
非彼五郡之眾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
如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貢
獻暉大悅署茂為涼王暉還初仇池氏楊難敵稱藩於暉署
為武都王陳安既平難敵內懼奔於漢中將軍劉厚追擊之

獲士女六千餘人暉以田松為益州刺史鎮仇池初斬華之
亂暉世子胤沒於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資給衣馬
送之暉見胤悲愴署郁鞠左賢王暉先立熙為太子及胤歸
以熙冲幼備選欲立胤為嗣以問羣下左光祿卜泰太子太
保韓廣曰陛下若以廢立為是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羣
下若以為疑因思問臣等異同之言竊以為廢太子非也使
光武以東海慕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器信獨絕
一時然太子孝友仁慈足以負荷基業為承平之賢主况儲
宮乃六合人神所繫望何可輕議廢易臣等有死而已不敢
奉詔雖然胤前曰陛下欲替熙而立臣諺恩乃爾臣請死

史紀 卷九十三
以示赤心陛下若以臣微堪指授自當仰遵聖軌竭忠輔導
因歎歎流涕暉以熙羊氏所生羊氏有寵暉哀之乃止追諡
胤母卜氏為元悼皇后卜泰胤之舅暉嘉之拜太子太傅封
胤為未安王衛大將軍都督禁衛諸軍事錄尚書事命熙於
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風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悲鳴五日
不食而死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北羗王盆句除俘
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暉大怒投袂而起遣劉岳
追之暉次於富平為岳聲援岳敗石他於河濱斬他及甲士
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而歸楊難敵還
襲仇池尅之執田松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定大事終屬也

史紀 卷九十三

主

胤分別為
平末賊

叱之排左右取其劍刺難敵不中死之。曜遣劉岳攻石生於洛陽。濟自盟津將軍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峭繩而東。岳攻石梁。石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石虎率步騎四萬入城。阜關岳戰於洛西。敗績。退保石梁。虎壅立罔。遂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收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前軍劉黑大敗石念於八特版。曜次於金谷。夜無故大驚。軍士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虎執劉岳送於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素服郊哭七日。召羣臣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勅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言曜失。曜殺之。張駿聞曜爲

史籍

卷九十三

五

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遣金城太守張閼。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洸相持。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濟師遁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於令居。斬級二萬。張閼率衆數萬降於曜。石勒遣虎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氏羌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引師退。追之。及於高侯。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遂濟大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

史云置石氏之典與何不支之甚也

胤夫策之其才異何在

進諫。曜斬之。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率入衆。繼之。曜欲增榮陽。戍會洛水。侯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耶其衆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酖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山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墜於水。曜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於勒。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曰。天使之然。復何云。耶幽曜於河南。承解使金瘡醫療之。載以馬輿。歸於襄國。既至。勒舍曜於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等乘馬僕從。以見

史籍

卷九十三

五

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瞻。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西宴終日而去。勒論曜與熙書。令速降。曜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怒殺之。熙及劉胤等。讓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之情。未有離叛。可并力距寇。如其不勝。走未晚也。胤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於上邽。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怒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歸勒。勒遣石生赴之。胤率衆數萬。將攻石生。隴東武都。北地扶風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於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虎率騎二萬攻胤。敗之。胤奔上邽。虎乘勝追戰。上邽潰。虎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胤將

相王公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
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坑其五部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
曜在位十年而敗始淵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成帝咸和
四年滅凡二十有七載

史

卷之九十四

三

史緯卷之九十四

晉書二十二

載記

石勒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也其先匈奴羗渠部父周昌朱
爲部落小卒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年十四
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
者胡雛吾聽其聲視其志必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
去勒壯健有膽力郢人郭敬陽曲審驅知非常人並加資贍
勒力壯于中每自聞鼓角之聲以占其母曰作勞耳鳴非

史

卷之九十四

不詳也乃安中并州會亂勒謂敬曰今六鎮不可守窮宜誘
諸胡冀州就殺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然之會并州刺史東
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時年二十餘賣於在平
人師惟爲奴惟家鄰馬牧與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
託於桑遂招集王陽慶安等十八騎爲羣盜於赤龍驛驛
苑中乘苑馬遠掠綰寶以賂汲桑劉淵稱漢王成都王穎故
將公師藩起兵趙魏衆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
騎以赴之桑始以石勒爲其姓名焉藩以勒爲前隊悍漢陽
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歸苑中桑以勒爲牙門勒帥
牧人劫掠繁囚招聚亡命桑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討

勒欲賣人
乃爲人所
賣



東瀛公勝以勒為前鋒都督，敗虜將，嵩遂入鄴，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南擊兗州，東海王越大懼，使荀晞討之。斬桑於平原，時鄴都大張旬督，擁眾數千，壁於上黨，勒往從之。因說荀晞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且不能勒，既不能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被單于賞募，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旬督懼，乃隨勒歸。淵謂旬督為親漢王，以勒為平晉王，勒於是以前督為兄，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有眾二千，壁於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請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眾心附已，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眾歸淵。淵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為前鋒都督，劉琨救壺關，勒敗之，遂陷壺關。淵命勒率眾三萬，寇魏郡，諸壘皆陷之，簡強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百姓懷之，及淵僭號，授勒平東大將軍，勒寇鄴，執魏郡太守王粹，進攻趙郡，害西部都尉馮冲，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壁百餘，眾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趙郡張寶，字孟孫，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以寶為謀主，刁膺、張敬為股肱，婁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二

王陽、桃豹、遼明、吳豫等為將，率王浚使祁弘率鮮卑沒務塵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復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車騎將軍王堪，自洛陽率眾討勒，勒距之於黃牛壘。魏郡太守劉距以郡附勒，王堪遠保倉垣，勒潛白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鄆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殺堪，進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巨踰城而遁，勒追斬之，坑降卒萬餘。河北諸堡皆降，劉淵死，勒破王如，盡并其眾，南寇襄陽，攻陷壘壁三十餘所，有雄據江漢之志。張賓勸勒北還，弗從。元帝使王導討勒，勒軍根不接，死疫大半，乃焚輜重，裹根卷甲，渡沔冠江夏，太守楊岷乘郡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進陷許昌，害東平將軍王康，東海王越薨於軍，眾推太尉王衍為主，率眾東下，勒輕騎追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端敗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二十餘萬人，無一免者。於是執行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長史庾敳等，問以晉故，衍等懼，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皆害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暉、奉越、妃婁氏及世子毘，出自洛陽，勒逆於洧倉，執毘及王公卿士，皆害之，率精騎三萬人，自成臯，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陷，勒屯於許昌，襲破大將軍苟晞於蒙城，執。」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三

初北時
矣不能制

之王彌惡勒偽卑辭謂勒曰公獲荷瞻而赦之何其神也使
瞻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
言卑是誘我也賓曰觀王彌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
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彌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
後也彌有窺明公之志但未復便耳今不圖之恐曹疑至共
為羽翼後雖悔之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可誘而滅
之會王彌與劉瑞相攻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明公
帝恐不得王彌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勒因擊瑞斬之彌
大悅遂不復疑勒請王彌譙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彌不從
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眾因殺荷瞻曹聰稱彌叛逆之狀聰
史錄 卷之九十四 四

勳義堂堂長享遐賞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翻然改圖天
下不足定也自古以來無戎狄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
者則有之矣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
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
其受之以副遠近之望至心實事皆來使所具勒報現曰事
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現名
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課農造舟將寇建
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率江南之眾大集壽春勒軍中飢
疫死者大半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送款於晉求
歸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勒
史錄 卷之九十四 五

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勒以左伏肅為前鋒
都督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
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囑與母王氏相失
至是劉琨遣使送其母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
燕豫伏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
而不有其人畧地而不有其土翁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
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
逆則為賊眾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尅而終歸殄滅
昔赤眉黃巾橫行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也
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

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曰及吳軍未
集萇等請各將三百人乘炬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
蓋生縛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
領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
害王侯妻畧妃主握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還
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爾也鄴有三臺
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晉保壽春懼將軍攻之
耳今卒開颶軍必欣我之去未遑奇兵倚擊也輔重從北道
大軍向壽春輔重既過大軍徐趨何懼進退無地乎勒壞袂
鼓將曰賓之計是也黃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

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退府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遣石虎率騎二千距壽春。勸發葛陂。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眾相食。行達東燕。時向水有眾數千。僅於枋頭。勸將於棘津北渡。懼米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曰。聞水。瓶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備壯勇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瓶。以濟大軍。大軍既濟。水可擒也。勸使孔萇支雄。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勸自酸棗向棘津。水開。勸軍至。始欲內其。瓶。雄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勸軍。令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水出戰。三伏齊發。擊破之。因其資糧。軍遂豐振。長驅至鄴。北中郎將劉演屯三臺。演將牟穆率眾數

史籍

卷之九十四

六

萬降於勸。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劉演眾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令之。彼將自潰。王浚劉琨大敵也。宜及其未備。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粟平陽。掃定并。桓文之業也。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仕宦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范險。形勝之國。可擇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勸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侵軼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勸然之。於是上表劉聰。分

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勸。劉聰署勸都督冀幽并管四州諸軍事。冀幽三州牧。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等。部眾五萬以討勸。時城隍未修。乃樹柵設障以待之。勸頌為就六眷所敗。問計於將佐。張賓孔萇曰。開就六眷。尅來月上旬。攻我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眾之悍。未極為最。精勇之卒。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擊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王浚可指辰而定。勸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鮮卑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七

入北壘。陣未定。勸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眾遂奔潰。長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鏡馬五千匹。就六眷收遺眾。屯於涪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勸殺末柸。勸曰。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仇。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結為兄弟。以末柸為子。署為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建興元年。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于康丘。將軍謝胥以三臺降於勸。勸以桃豹為魏郡太守。勸攻乞活。李暉於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

見郭敬而識之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若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大學簡明經若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虛葬於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郭禮之舊都風俗殷維須賢望以緩之誰可任也賓舉晉故宗廟鞠為茂草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樂龍之會但食人之食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微節明公之惠也勒默然張賓曰自將軍義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

史緯 卷之九十四

者彭忠於所事其賢如此何必吏之勒大悅賜安車駟馬以歸乃以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虎慕奔之萌兆於此矣王浚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遣使以覘之議者謂宜如羊祜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振於海內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雖有奇畧無所施也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乃遣舍人王子春多資珍寶推崇浚為天子并厚賂賚浚謂子春曰石公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昔陳嬰登其鄒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誠

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且自古胡人為名臣者誠有之帝王則未之聞也石將軍非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為列侯遣使報勒若以方物浚司馬游統鎮范陽遣使降勒勒斬其使浚益信之每浚使至勒匿精甲廄師以示之北面拜使受書浚遣勒應尼勒懸之於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遣董華奉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并修殿於東嵩乞并州牧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賊害賢良誅斥諫士政刑煩苛下不堪命鮮卑烏丸離貳於外賚蒿田矯食暴於內人情沮擾甲士

史緯 卷之九十四

羸弊而浚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比漢高魏武此亡至之期也勒撫几笑曰王浚真可擒也勒嚴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沉吟未決張賓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已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浚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為寇仇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餓人皆蔬食眾叛親離甲族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至郊必土崩瓦解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机電發勿使後時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殿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

劉琨王浚
俱為物所
愚不知存
計可概

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
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梓軍計故也遣張慮奉牒於
劉琨陳已過失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言
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乃受任通和
軍達易水浚督獲孫緜馳白浚將引軍距勒浚不聽浚將佐
咸請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命設
饗以待之勒至薊此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
聲言上禮實欲填街巷使兵不得發勒升廳事命甲士執浚
立於前使徐光讓之曰君得列上公跨掠幽都手握強兵坐
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妄擬借竊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

史緯 卷之九十四

恣欲自取覆滅此非天亡也送浚襄國市斬之分遣流人各
還桑梓擢用荀綽裴憲救莊嵩田矯等以賄亂政皆斬之焚
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勒
既還到翰奔段日磾劉聰署勒大都督東單于加金鉉黃鉞
增封十二郡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籍二匹
租二斛勒攻樂平劉琨遣將軍姬澹率眾十餘萬討勒琨大
廣牧為濟聲援勒將距之或曰澹兵強宜深溝高壘以挫之
勒曰澹眾遠來疲困大羊鳥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
強之有若濟乘我之退勢不復全焉得深溝高壘乎此不戰
而自亡也立斬言者以孔叢為前鋒都督分設二伏長輕騎

送下卷夫
若張寶何
在

與濟戰偽北濟繼兵追之勒伏發夾擊濟軍大敗獲鐵馬萬
匹濟奔代郡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勒置守宰而退琨奔
於段匹磾後為匹磾所殺孔叢攻代郡姬澹死之時司冀并
充流人馮勝馬嚴等數萬戶在遼西迭引招引孔叢攻之久
不剋勒門計於張寶寶曰馮勝等本非明公深仇遼西流人
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差選良守任之以冀遂之事不拘
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也勒召叢
歸署李回為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眾多叛歸之嚴奔
幽州馮勝率眾奔劉聰疾甚名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
遺詔輔政勒固辭聰遣使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增

史緯 卷之九十四

封十郡聰死子桑襲偽位其大將軍斬殺樂勒命張敬率
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羗羯降
者四萬餘落劉曜僭號署勒大司馬加九錫增封十郡勒攻
準於平陽巴帥及羗羯降者十餘萬落準使卜泰送乘輿服
御請和於勒勒與劉曜就有招懷之計乃送泰於曜使曜知
城內欲降於勒也曜潛與泰結盟遣還勒欲斬之諸將曰今
斬卜泰準必不降就令泰宜論城中使詠斬準準必懼而速
降矣泰入平陽與香秦等攻準殺之推新明為盟主遣秦奉
傳國六璽送於劉曜勒大怒進軍攻明敗之明率平陽之家
奔於劉曜曜盡殺新氏之族勒於平陽宮室使裴憲修淵聽

募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徒渾儀樂器於襄國劉驥遣使
君勒太宰進爵趙王勒舍人曹平樂使驢言勒遣王修外表
處誠內規強弱謀待修之返將襲乘輿囉大怒斬修追使者
還勒問王修死大怒誅平樂三族下令曰孤之奉劉家人臣
之道過矣若微孤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
不助惡假手斬華孤惟事君之禮當如事親之義故復推崇
劉氏齊奸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
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制邪於是石虎
張寶及諸將佐勒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
寵夙夜戰惶如臨深履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

史緯

卷之九十四

五

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
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亟止斯議勿復紛紜其有敢
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宜採
集其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
千文施行之虎賓等文武一百二十九人上疏請勒即趙王
位勒辭讓百寮叩頭固請勒乃許之太興二年勒偽稱趙王
重其禁法胡人不得侮易衣冠華族加張寶大執法嵩總朝
政位冠寮首署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劉驥將
尹安據洛陽降勒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衝陷山谷巨松偃
拔浮於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勒下令曰去年

勒之僭號
如是

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
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
石虎攻段匹磾於厭次匹磾降署為冠軍將軍散流人三萬
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皆
陷于勒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
之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塚二家逖甚悅遣使修結和
好勒厚賞之遣使報聘自是充豫人得休息祖逖牙門童建
善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
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充豫間
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初勒與李陽鄰居歲爭

史緯

卷之九十四

五

麻地迭相毆擊至是召陽至勒與酣譎引陽臂笑曰孤往日
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
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立子
弘為世子弘舅程遐疾張寶寶舉張披為別駕披遐之長史
遐忿其去已使弘母譖披與寶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
皆歸之非社稷之利勒召披不時至遂殺之以遐為右長史
總執朝政自是朝臣皆趨程氏寶亦尋卒勒流涕曰天不欲
吾成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
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祖逖卒勒遣其
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闕關之志於是梁鄭之間騷然矣遣虎

統步騎四萬討曹疑。周廣固曹疑降。勒殺之。坑其衆三萬。虎將盡殺疑衆。青州刺史劉微曰。今曹微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微將歸矣。虎乃留男女七百日。勒以參軍樊垣清貧。擢章武內史。入辭。勒見垣衣冠弊壞。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垣率然對曰。頃遭羯賊。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償耳。垣悟叩頭謝。勒曰。卿輩老書生。孤不相責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勒雅號文章。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存讀漢書。聞酈食其。勒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至曹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英達如此。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斬之。尅壘壁十餘。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

史緯

卷之九十四

高

石禍結。河東弘農民不聊生。晉都尉魯潛以許昌降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死之。石虎攻劉曜將劉嶽於石梁。獲之。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勒與程遐謀營鄴宮。以世子弘鎮之。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王陽統六夷以輔弘。石虎深恨之。石聰寇遼道。阜陵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閼害下邳內史夏嘉。降於石生。石瞻陷邾城。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降勒。在平令師懂。獻黑兔。程遐言。勒代晉以水承金。免陰精之獸。立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改年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陷壽春。約降勒。勒誅之。劉曜敗石虎於高候。遂圍

洛陽。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長史郭放程遐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問之。曰。劉曜乘勝圍洛陽。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侵逼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卿以爲何如。光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殿下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此一舉。時不可失也。勒悅。命石堪石聰等會榮陽。使石虎進據石門。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場。先是猛風流澌。軍至。風和水泮。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

史緯

卷之九十四

五

助命曰。靈昌津。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成擒也。諸軍集於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兼路出鞏營之間。曜陳軍十餘萬於城西。勒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宜陽門。虎步卒三萬自城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各以精騎八千自城北擊其前鋒。大戰。勒躬貫甲胄夾擊之。曜軍大潰。爲石堪所執。斬首五萬餘級。勒下令曰。所欲擒者曜耳。今已獲之。其救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曜子熙去長安。奔於上邽。遣虎討熙。尅之。秦隴悉平。虎送傳國玉璽金璽於勒。涼州牧張駿遣使稱藩。貢

方物徒氏羌十五萬落於司冀州羣臣石虎等奉皇帝璽綬
上尊號於勒以咸和五年僭即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建平徙
都臨漳立世子弘為太子子宏秦王斌太原王恢南陽王以
石虎為中山王勒遣監軍郭敬寇襄陽敬退屯樊城假藏旗
幟寂若無人謂謀者曰善守之後數日大騎將至不復得走
矣使人浴馬於津川而復始晝夜不絕謀還告南中郎將周
撫撫以為勒軍大至奔武昌敬陷襄陽勒下書曰自今諸有
處斷悉依科令其有忿怒發中旨者或德位尊高之人或服
勒死事之孤寡近雅譏門下皆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勒將
營鄴宮廷尉續成諫勒大怒將斬之中書令徐光曰陛下不

史籍 卷之九十四

六

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耶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
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
自專如是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乎終
當縶之耳今且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賜威絹百匹時大雨
霖中山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
曰天意欲吾營鄴都耳令少府任汪監營鄴宮勒以洛陽成
周土中漢晉舊京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治書侍
御史勒因樂高句麗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
主也對曰陛下神武邁高皇雄畧超魏武其軒轅之亞乎勒
笑曰卿言太過人豈不自知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

二大漂木
至亦奇

韓彭竦馳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大丈夫行事當橫掃六合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
馬仲達欺孤兒竊竊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
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稱萬歲電起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
尺不稼蕩然勒以問徐光光曰介子推帝鄉之神前禁寒食
故致斯災尚書議普復寒食黃門郎韋謏曰按春秋歲水失
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兩雹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
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為暴害如此今雖為水室懼所藏
之米不在固陰沍寒之地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絲介
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逆矣勒從之勒令其太子省可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七

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
自是震威權過於主相石虎之門可設雀羅虎忿快晉南中
郎將桓宣復襄陽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
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勒震疾召石虎
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
臣勒疾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
宏驚曰汝何故來耶使汝藩鎮正備今日欲誅名者虎懼曰
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論宏在外遂不遣之時赤黑黃
雲如幕長數十疋交錯聲如雷震陸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
有耕者往視之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磨勒

皆石水既
不藏則消
盡矣乃有
兩雷震水
之故哉

以水灌為
鏡亦未允
今惟京師
歲米天下

疾甚遺令曰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之股鑿中山王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虛葬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弘字大雅勅嘗謂徐光曰大雅性情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勅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奸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勅納之程遐又言於勅曰中山王武勇權智羣臣莫及自陛下之外視之茂如兼專征歲久威振內外性復殘忍恐不可輔少主宜早除之勅曰今天下未平大雅冲幼宜任弼輔

史緯

卷之九十四

太

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周霍之任卿懼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遐泣曰臣所言至公陛下反以私疑臣中山雖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魏任司馬懿終移鼎祚臣託爪葛於東宮臣不盡言更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見社稷不血食矣勅不聽遐以告徐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為家禍當為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待亡光復言於勅曰陛下廊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勅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氏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以吾為不應符錄每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大患何暇更憂餘事乎夫魏承

漢運為正朔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於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餘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天下皆言其英武兼為人殘暴奸險見利忘義父子握兵勢傾王室觀其怏怏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讒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勅默然竟不能從及勅死虎執弘使收程遐徐光殺之令其子遠率兵入宿衛文武奔散弘大懼讓位於虎虎不受弘涕泣固讓虎逼立之弘拜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總攝百

史緯

卷之九十四

九

揆虎府察親昵悉署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勅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車馬珍寶御服之上者皆入於已署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久矣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宮殿之內無所錯等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宣太后常於諸牧守征鎮令率義兵同討策逆庶可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堪輕騎襲兗州不尅遂奔譙城虎遣其將郭太執送襄國灸而殺之徵石恢還遂殺劉氏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虎留遠守襄國統步騎七萬破斬朗於金墉進攻長安生敗走追斬之虎還襄國弘資璽綬親詣虎論禪位意虎不受弘還宮對其母程氏流涕曰先帝真

不濟事

無復遺種矣。俄而虎遣丞相郭殷、廢弘為海陽王。弘容色自若，安步就車，謂羣臣曰：「不堪禁承大統，顧慚羣后，然此命也。復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虎幽弘及程氏，并宏恢於崇訓宮，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虎字季龍，勤之從子也。虎幼而子於勒父，故或稱勒弟焉。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及虎歸。時年十七矣。性殘忍，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毒患之。勒將殺虎，勒母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年十八，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拜征虜將軍，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畧，與已侔者，輒方便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別善惡，坑斬抄有遺類，勒屢加責讓，而行意自若。然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五

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之，仗以專征之任。署魏郡太守，鎮鄴。勒卽趙王位，署為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虎深恨之，謂其子遠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甯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弘，羣臣勸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

開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神人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改年建武，立其子遠為太子。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遠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雀臺崩，殺少府任汪，復修之。倍於常度。虎遷於鄴，徙洛陽鐘虞九龍翁仲銅駝飛廉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楯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民無生賴。又納解飛之說，投石於漳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太武殿基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五

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粹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鑄，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飾，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初，石勒敬事天竺僧佛圖澄，虎僭位，傾心事澄，有重於勒。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糾簡，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

類管即垂
論不下錢
也如此罪惡
淫於禁利
宜其無遺
種也

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
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庶
例皆禁之。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復百姓。
下書：百姓有樂事佛者，聽之。遠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
恣無道，或盤遊於田，懸管而入，或夜入官臣家，淫其妻妾，粧
飾官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與諸比丘
尼有姿色者，交俛而殺之，合牛羊肉羹食之，以賜左右，使識
其味。河間公宣樂安公縉，有寵於虎，遠疾之如仇。虎荒耽內
遊，威刑失度，遂以事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
不問，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極月至再三，遠甚恚恨。謂中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三

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我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
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顏
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
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遠亦昏醉而歸。遂母皇后鄭氏私遣中
人責遠，遂怒殺其使。虎聞遠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遠
抽劍擊之，虎大怒，誅李顏等三十餘人。幽遠於東宮。既而赦
之，引見太武東堂。遠不謝而出。虎遣人謂遠曰：「太子應入朝，
中官何以便去？」遠徑出不顧。虎大怒，殺遠及其妻，并男女二
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
為東海太妃，立子宣為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皇后，安定人

侯于光，自稱佛太子，遊于鄆縣。爰赤舂家，赤舂敬信之。妻以
二女，聚眾數千於杜南山，稱大黃帝。將軍石廣擊斬之。于光
頭無血，十餘日，面色無異於生。虎將伐遼，西段遼以桃豹為
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淪津。支雄為
龍驤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
遼。虎眾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上谷四十餘城並降。
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長史劉群虛謀封府庫，遣使請
降。虎遣將軍郭太率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於密雲，獲其母
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時真送表，及名馬、虎納之。
乃遷其戶二萬餘於雍司，兗豫之地。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

史籍 卷之九十四

三

遣使稱藩於虎。陳遼宜伐，請盡眾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
出。虎將伐之，佛圖澄曰：「燕、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燕
此攻城，何城不尅？』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諫曰：『燕
地處星所守，師行必受其禍。』虎鞭而黜之。進攻棘城，旬日不
尅。號遣子恪率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四面如
雲。虎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虎還，詣石勒
幕，朝群臣於襄國。至鄴，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
摩頭，斬首四萬餘級。以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
萬寇荆揚。石閔敗王師於沔陰，將軍蔡懷死之。朱保敗王師
於白石，將軍鄭豹等皆遇害。張賀度敗毛寶，陷郟城，死者萬

餘人變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鄒進皆降之。安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恣妬。託公行虎患之。擢李巨為御史中丞。自是百寮震懾。州郡肅然。虎曰。朕問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虎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州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於安樂城。以備軍調。李壽將李宏奔於虎。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還蜀漢。當鳩率宗族來歸。王化使其果然。可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取。酬反。

史綱 卷之九十四

晉

則取謂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以示彤弓之意。於是遣宏虎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尚書奏事。張駿憚虎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虎覓其表。辭頗蹇傲。虎怒。將斬詵。侍中石璞曰。為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勉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虎乃止。李宏至蜀。李壽欲跨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虎聞之。怒黜王波。虎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管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勅河南四州。具南師。

之備。并朔雍秦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三分而一。右僕射張離。總兵要求。婦於石宣。言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宜素疾石韜之寵。甚悅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餘兵五萬。悉配東宮。諸公咸怨。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斬。將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於道路者相望。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忽移在城東南。有狼狐千餘隨之。迹皆成路。虎大悅。曰。石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微也。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平江。

史綱 卷之九十四

晉

而群臣皆賀。時妖性尤多。石然於泰山。八日乃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中。謂者令申扁。有寵於虎。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嵩總機。洛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宜荒酒內。遊石韜沉。酒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皆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湛。崔暹。等。與之抗禮。建元初。虎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於馬道。南虎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奏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虎乃大閱而解。

石宜淫虐日甚，領軍王朗言於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眾吁嗟。陛下宜因遊觀而罷之，虎如其言。宜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宜，謂虎曰：「鼻者趙之分房，為天子熒惑所在，其主惡之，宜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者。」虎情朗曰：「更言其大。」攬曰：「其大為中書監王波耳。」虎乃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格矢之，懲腰斬之。及其四子投於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無罪，贈司空，封其孫為侯。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梁，柱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虎遣使致祭，沉璧於河，俄而壁流於渚，上地震，水

史籍 卷之九十四

美

初，殿觀傾壞，歷死百餘人，虎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宜石，始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故。司馬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假人，所以妨奸杜漸。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不及政事，禮之制也。庶人遠往，以問政，致敗股鑿不遠，所宜矯革。且二政分權，鈔不及禍，周有子頹之樂，鄭有叔段之難，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虎不納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及營未央宮，虎性好獵，其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格獸車四十乘，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作奸，百姓有美女好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

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置女官九等，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阿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家，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宜及諸公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縊死者三千餘人。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為列侯，荆楚揚徐間流叛畧盡，宰守坐不能緜懷，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切諫，虎怒殺之。自是朝臣杜口，虎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

史籍 卷之九十四

老

成，轉遊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雨霖道中，陷滯，生語軌道路不修，訕謗朝政，虎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符洪諫曰：「臣聞聖王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食不累味，百姓安樂，刑措不用，故其興也勃焉，凶主之馭海內也，瑤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割孕，故其凶也忽焉。今褻國鄰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於遊田，耽於女德，三代之凶，恒由於此。乃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

該殺

加極典此自陛下刑政失和陰陽失沴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尙未及修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四海何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舉望虎竟殺之憚洪之強弗罪乃停二京作役焉勒虎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奇珍異貨不可勝紀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於是使尙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于郭北廣長數十里申鍾等切諫虎大怒曰苑墻朝成而吾夕沒亦無所恨乃促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

史籍 卷之九十四 完

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於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易柱調之以駕芝蓋列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於華林園城崩壓死百餘人命石宜祈於山川因而遊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凌符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罪園禽獸皆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馳射其中宣與嬖媚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羆乃止其禽獸奔

後趙也非乃思祿文

逸有爵者奔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虎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遊於秦晉宣素惡韜詭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幸於宣勸宣除之石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志甚謂所幸楊杯卒成曰韜敢違我如是汝爲我殺之韜死主上必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當盡以韜國邑分封汝等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稍分爲三狀若疋布東西經天夕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間有白雲如魚鱗韜頗解天文見而惡之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定

史籍 卷之九十四 完

誰當之是夜韜讎其寮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長歎曰人世無常別易會難各開意爲吾飲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醉乎注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於佛舍宣使楊杯卒成趙生等緣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虎聞之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墻之內發生非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害韜將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懼宜不自疑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韜死夜因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與五人從外

百好新

史記卷之九十四

辛

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
 兒罪虎欲赦之大臣不聽遂於懷中取而戮之兒挽虎衣大
 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又誅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
 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衛士十餘萬人皆
 滿成涼州先是趙覽言於虎曰中官將有變宜防之至是虎
 以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庶人貴顯柳氏以才
 色特幸坐其兒有寵於宣亦殺之虎追念其姿色復納其妹
 虎讓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
 陛下神衛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將軍張豺破上
 邽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姝色虎嬖之生子世豺規立世為

天道不遠

此未洗所

高力有力

史記卷之九十四

辛

嗣劉氏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官皆山自
 倡職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
 吾知太子處矣復議於東堂虎曰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欲
 以純灰三斛洗之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
 二十吾已老矣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虎以永和五
 年僭即皇帝位太赦境內建元太寧故東官誦卒高力等萬
 餘人當成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雍州刺史張茂又奪
 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成所高力督梁憤因衆心之怨謀起
 兵東還以告成者成者皆踊拊大呼梁憤乃自稱晉征東大
 將軍率衆攻陷下辨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
 長聖而東掠民間大斧施一丈柯所向奔潰北至長安衆已
 十萬樂平王石苞鎮長安盡銳距之敗績憤遂東出潼關至
 洛川虎以李農為大都督率步騎十萬討之敗於新安又敗
 於洛陽乃退壁成臯續東掠榮陽陳晉諸郡虎大懼以燕王
 石斌為大都督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符洪等擊憤於榮陽
 斬憤盡滅其餘黨虎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
 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
 劉氏懼斌之害世也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劉氏矯命
 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命率軍五百人守衛之石遵自
 幽州至都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哭而去虎疾

大似石勒
將死時

史不載其
年

與在將軍

小麥問曰：遵至未，左右言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虎坐西閭，龍騰將軍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所求，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虎不知斌之廢也，怒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病酒不能入。虎曰：促持禁，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等惜眩而入，張豺矯虎命殺斌。劉氏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乃仰藥而死。俄而虎死，凡在位十五歲。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豺謀誅李農，農出奔。保於上白。劉氏使張舉率宿衛精卒圍之。石遵問虎死，屯於河

史紀 卷之九十四
內姚弋仲符洪石閔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有意於殿下。末年情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遵從之。遵次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距之，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幼冲，託之於將軍，將軍何以策之？加遵重官，可以彌不豺惶怖失守，但唯唯而已。劉氏令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錄尚書事，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出迎，遵命執之。賈

此是冉閔
好心

甲臘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殿，辨勝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市。夷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群臣敦勸，遂僭位。封世為燕王，廢劉氏為太妃，尊皆殺之。世凡立三十日，石冲鎮于前，開遵殺世而自立，乃留將軍沐堅戍幽州，帥眾五萬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眾十餘萬，次於苑鄉。冲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篡弑，其罪大矣，且已起兵事難中止。冲從之。遵使石閔李農率精卒十萬討之，戰於平棘，冲敗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堊虎偽諡武皇帝，石苞鎮長安，謀率關中之眾攻鄴。長史石光司馬曹曜固諫，苞怒，誅光等，苞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遣人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率眾赴之。斬京兆太守劉季離，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以應勳。苞使麻秋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之於鄴。勳拔宛城，殺遵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汝為儲。既而直行，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將軍，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說，奪其兵權。閔益恨準等，勸遵誅之。遵召石鑒等議於太后鄭氏之前。

史紀 卷之九十四
攻鄴長史石光司馬曹曜固諫，苞怒，誅光等，苞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遣人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率眾赴之。斬京兆太守劉季離，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以應勳。苞使麻秋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之於鄴。勳拔宛城，殺遵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汝為儲。既而直行，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將軍，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說，奪其兵權。閔益恨準等，勸遵誅之。遵召石鑒等議於太后鄭氏之前。

謀及婦人
十應作干

自取

鄭氏曰無棘奴豈有今日不可殺也鑿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鑿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鑿復能幾時遂殺之誅鄭氏及其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僭位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鑿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誅閔農於現華殿不克俱為閔所殺石祇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連兵誅閔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太尉張舉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討祇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不克死之龍驤

史籍 卷之九十四

蕭

將軍孫伏都劉錚等結羯士三千欲誅閔等時鑿在中堂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扶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臣嚴率衛士謹先敢知鑿曰朕從臺觀卿好為朕陳力伏都等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眾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誅已馳招閔農開門納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現華橫尸相枕血流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斬關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眾數千守鑿於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我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

閔以千人
破七萬眾
亦勇哉

不為已用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老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半尸諸城外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戍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太宰趙鹿太尉張舉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沉屯滏口張賀度據石濟各眾數萬現舉率眾七萬伐鄴閔率眾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現遁歸冀州閔與李農率眾三萬討張賀度於石濟鑿密遣宦者召張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盡磔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虎小兒混永和八

史籍 卷之九十四

臺

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詔斬之建康市初讖言滅石者陵而石閔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勅以成帝成和三年僭位穆帝永和五年滅凡二十三年石閔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本姓冉內黃人為遊擊將軍虎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既殺石鑿即偽位國號大魏復姓冉氏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祇聞鑿死僭號於襄國諸六夷據州郡者皆應之閔遣使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可遣軍來朝廷不答閔誅太宰李農石祇遣相國石琨率眾十萬伐鄴進據邯鄲閔大敗之死者萬餘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

度將攻鄴，閔遣劉群為都督，帥步騎十二萬，閔統精卒八萬，繼之戰於蒼亭，賀度大敗，死者二萬八千，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絳亘於百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帥步騎十萬，攻石祗於襄國，為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帝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儁遣將軍悅，鎰率甲卒三萬救之，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將軍胡睦，距襄於長蘆，孫威距琨於黃丘，大敗，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至，閔將山擊之，將軍王泰曰：「石祗窮寇，希望外援，今強救雲集，吾若出戰，腹背受敵，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躬親卽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臣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道，士法饒曰：「大白經泉，當殺胡王一戰百寇，不可失也。」閔攘袂曰：「吾戰矣。」敢諫者斬。盡衆出戰，姚襄悅縮，石琨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大敗，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執其子亂，送祗殺之。公侯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盜賊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白石虎死，閔盡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荆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其能達者，十僅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農，閔誅法饒支解之，石祗使劉顯率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死，射聲校尉張

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劉顯次於明光宮，去鄴二十里，閔大敗顯軍，追奔斬首三萬餘級，顯密請降，求殺祗為效，閔振旅而歸，顯既殺祗，復率衆伐鄴，閔敗之，顯還，遂稱偽號於襄國，閔徐兗豫荆四州刺史，皆以城歸晉，將軍高崇執洛州刺史降，劉顯伐常山，閔留大將軍蔣幹輔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大敗，閔追奔至襄國，顯將曹伏駒開門迎，閔入襄國，誅顯焚宮室，遷百姓於鄴，慕容儁尅幽薊，略地冀州，閔率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大將軍董閔曰：「鮮卑乘勝，其鋒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挫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取勝。」閔怒曰：「吾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何為避之？」恪十戰皆敗，乃以鐵鑠連馬，簡鮮卑善射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矛，右執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忽斃，為恪所擒，送之於薊，僞問閔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侮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何為不可作帝王耶？」僞怒鞭之，三百遺慕容評，率衆圍鄴，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官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繆嵩奉表乞師於晉，濮陽太守戴施責其傳國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兵入鄴，助守，幹既出，璽馳送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開門降，蔣幹奔蒼垣，許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及三公卿

上於薊，傷斬於遼，徑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備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因之勇力亦自非凡

史籍

卷之九十四

天

史籍卷九十五

晉書二十三

載記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鮮卑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保於鮮卑山。因為號會祖，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飲髮釁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為慕容。

史籍

卷之九十五

焉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拜鮮卑單于，遷邑于遼水北。廆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童幼時，往謁張華，華歎異之，曰：君後必為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幘遺之，結殷勤而別。初涉歸有憾於宇文氏，廆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於肥如，廆衆大敗。後復掠昌黎，又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龔立依慮之子為王。廆率騎邀之，為龔所敗。廆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勢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耶？乃遣使來降，帝拜為鮮卑都督。廆致書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龔疑兵引見。

魔改服衣其服而入人問其故魔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愈聞而愧之魔以大棘城帝顛項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燕垂大木魔開倉振給天子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郡魔收之素延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魔曰素延雖大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軍但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魔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隴本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仇攻陷郡縣殺掠士庶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魔子翰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二

成事業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外託報仇內寔為寇封使君與之連和毒害滋深遼左傾沒已垂二周杖義勤王今其時也宜數連津之罪合衆兵以誅之興復遼郡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吾鴻漸之始也魔從之遂率衆討連津斬之二部悉降立遼東郡而歸元帝承制拜魔都督遼左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魔不受將軍魯昌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心所係明公雄據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莫肯相下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魔乃遣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位遣謁

者陶遼重中前命魔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亾士庶襁負而歸之魔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裴疑魯昌等為謀主逢美遊遠等為股肱以劉讚為東庠祭酒令世子統率國胄受業焉魔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時平州刺史崔恣陰結高句驪及宇文弋國謀滅魔以分其地魔曰三國信崔恣虛說遂一時之利烏合而來既無統一各相顧望吾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吾速戰我靖以待之必懷疑貳一則疑吾與恣誦而覆之二則疑三國之中與吾有謀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三國攻棘城魔閉門不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三

戰遣使送牛酒以瀆宇文二國果疑宇文同於魔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魔簡銳士配號推鋒於前騎領精騎為奇兵從旁出直衝其營魔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魔軍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震擾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疑送於建郡崔恣懼使兄子燕偽賀魔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崔平州教我非本意也魔將燕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崔恣教三國成我何為詐來賀乎燕懼服魔乃遣燕歸說步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室奔

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元帝加虜平州牧，承制海東，備官司，置守宰。段末波初立，不修守備，虜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執其使，送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虜，虜遣號距之，以裴疑爲右翼，少子仁爲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宇。文國收其費用，徙其人戶數萬以歸。成帝卽位，虜與太尉陶侃箋曰：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皇輿遷幸，大晉啟基，群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鴟，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普天率上，誰不同仇，深惟文武之士，荷受寵

史籍 卷之九十五

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渚，發曜衡陽，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昔楚子重恥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今者英賢比肩，使其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虛，機命舊都之士，招來懷本之人，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耳。且孫堅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及仲謀距破赤壁，尅取襄陽，使魏氏肝食，不知江表賢僞，爲匿其智，計藏其勇，駭耶將呂蒙、周瑜、高蹤、曠世哉！况凶羯虐暴，人士逼迫，衆心所去，易以震蕩，王朗衰術，竊據一方，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也。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庚

元舅風情都雅，超然高蹈，虜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掩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稽首，虜在一方，敢不竭命，侃疏請封虜爲燕王，行大將軍事，朝議未定，虜卒而止。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贈大將軍，諡曰襄，及僞僭號，僞武宣皇帝，號虜第三子也。龍顏版齒，雄毅多權，略虜卒嗣位，號庶兄，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並有寵於虜，號惡之。及虜卒，懼不自容，輸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號，號殺昭，遣使按仁，仁殺號，使東歸平郭，號弟建武將軍，幼討之，幼敗沒，襄平令王冰以遼東叛，仁

史籍 卷之九十五

蓋有遼左之地，成帝拜號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號將乘海征遼東，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號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叛以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虜之乎？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號之至，狼狽出戰，斬仁而還，段闡率衆數萬，將攻柳城，宇文歸寇安晉爲闡聲援，號以步騎五萬擊之，闡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之，收其軍實而還，號謂諸將曰：二虜必無功而歸，必復至，宜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於馬兜山，遼騎果至，夾擊大敗之，封奕等以號任重位輕，宜稱燕王，咸康三

此表忠
應殿同
皆有表
求山自
狗黎不
孫與亮
弟德亮
尊宜為
所侮也

年號併即王位，號以段遼屢為邊害，遣使稱藩于石虎，請師討遼。虎總眾而至，號率諸軍攻令支，以北諸城大破其將段蘭，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虎至徐無，遼奔密雲山，虎入令支，怒號不會師，進軍擊之。至於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叛應虎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號降，號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虎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降虎，請兵應接。虎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斬遼，號雖稱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開康

史紀 卷之九十五

六

亮亮弟水與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之主，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中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於漢世，推重田蚡及蚡死後，切齒追恨，咸帝聞勢，不能自立。外恣五舅，王莽篡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輔政之重，執權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太后升遐，舉朝喪氣。若非社稷之靈，人神協助，

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方鎮，昆弟並列，人臣莫時。陛下深敦淵陽，冰等自宜引分，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豐其祿，賜限其權，勢使上無偏私，下無異議。亮宿有名望，尚致斯變，况今居之者，又亮之不如乎？臣與冰者，名位殊班，遐邇異勢，又國之戚屬，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直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等，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宜帝不從，致令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心，不用臣之計，焦爛之後，更思從新之言耳。昔王章、劉向指斥王氏，而公不旋踵，谷永、張禹依違，苟免，亦

史紀 卷之九十五

七

取譏後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受恩深重，固知所報。當外殄寇仇，內盡忠規。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昔竇武何進，虛已下賢，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以國因凶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述僭逆之寇，家有流血之仇，人有枕戈之恨，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耶？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倉稟有餘，師徒不頓，敵人畏懼，境土開闢。况今萬乘之威，四海之富，豈可同日而語哉？冰甚懼，以其絕遠，非能所制，遂與何充奏聽號稱燕王，號伐高句麗，其王劉乞盟而還。初段遼之敗，翰奔於宇文歸，恐不

保全乃陽狂被髮恣酒歌呼。魁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在。山川形便，莫不詳悉。號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磨而已。車還以白號，號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號將圖石氏，謂諸將曰：虎安樂諸城，東西邊敵，守防嚴固，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嚙嶺塞，長驅至薊城。進渡武遂津，入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俗築柳城，構官廟，收為龍城縣。號遷都之，率勅卒四萬入自南陝，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勒眾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到謂號軍從北路，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

史籍 卷之九十五

八

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到戰，大敗之。乘勝入九都，到遁馬而遁。號掘到父墓，試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宮室，毀城郭而歸。到遣使稱臣於號，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號，諸將請戰，號不許。渾以號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號曰：渾侈怠已甚，今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眾，號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號將涉奕于距戰，號謂翰曰：奕于雄悍，宜少避之。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矣，今若勉之，可不勞兵而滅奕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於是前戰斬奕于，盡俘其眾，歸遠遁漠北。號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

於昌黎，號以牧牛給貧家，田於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祿，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高遷農官，務盡勸課，人治田百畝，亦不假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商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職，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于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今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敬爾。在公務盡地利者，漢祖以墾田不實，殺二千石，是以明章之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九

際號為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烟。饑寒流頂，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權畧，保全一方，威以珍好，德以懷遠，故夷夏之人，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多於舊戶，十倍有餘。人殷地狹，無田者眾。殿下以英明之資，克廣先業，南推強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宜省，罷苑囿，以業流人，無資產者，賜以牛種。人既殷下，之牛安往乎？善藏者藏之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魏晉雖道消之世，其制百姓，尚不至是。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臣循日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能免，宜濬治溝洫，循鄭國史，起灌溉之法，早則防之水。

實其母妻
足矣
所為

則洩之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又句麗百濟及宇文
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徒非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
十萬湊迫都城恐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宗屬徙於西境諸城
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不使散在傘下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
平資畜宜廣官司很多逐末者衆一夫不耕必受其饑游食
數萬損當何如其有才稱時用者自可置之列位非此已往
其耕而食獵而衣亦天之道也習戰力農國之本務百工商
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需置其名數此外歸之於農教之
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殿下聖性寬明求言若
湯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

史籍 卷之九十五

獻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他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
殿下慈弘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罪諫臣而求直
言猶北行詣越豈得至耶右長史宋該阿媚苟容輕劾諫士
已無骨鯁反以嫉人掩蔽耳目不忠之甚不可充大員以塞
聰僞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施行非也速加罪戮就加納
之賜錢五萬宣示內外直陳過失勿有所諱時有黑白二龍
見於龍山號率群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
首嬉翔解角而去號大悅號新宮日和龍建龍翔寺於山上
立東序於舊宮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其學生通
經秀異者擢充近侍號雅好文籍勤于講授學徒至千餘人

遺其世子僞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魁之虜其王及部
衆五萬餘口以還號敗於西部濬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
白馬舉手麾號曰此非獵所至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
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斃傷乃說所見輩而還官引
僞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五十二僞僞號
追諡文明皇帝僞號第二子也永和五年襲位時石虎死趙
魏大亂僞將圖并兼之計命慕容恪慕容評陽鶩慕容垂四
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明年僞率諸軍南伐次無終
石虎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僞攻陷薊城因都之及冉閔僞
號遣常熈聘於僞僞使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

史籍 卷之九十五

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僞稱大號熈曰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
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遂能成大功慕容
酷亂蒼生屠廬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功格皇天恭
承休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閔
鑄金為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熈曰誅胡之日在郭者
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寡君今已握乾符何所求慮而
鑄形以取信乎僞既信舉言又欣閱鑄形之不成必欲審之
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以意喻之熈神色自若曰結髮以
來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吾所不為也直
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僞遂赦之遣慕容恪

攻中山。尅之。因奔常山。格追及於派水。因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格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其師老卒疲。不足畏也。吾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厲卒。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矣。及戰。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斬於龍城。格進據常山。段勤降。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僞道慕容評率騎一萬。曾攻鄴。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評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奔還。評進攻之。遂尅鄴城。群臣勸僞稱尊。號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鄴。僞欲神其事。詐云閔妻獻之。賜號曰奉璽君。以永和八年。僞卽帝位。時朝廷遣使詣僞。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五

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段蘭之子。竊因冉閔之亂。擁衆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遣格討之。僉率衆三萬。戰於濟水之南。格大敗之。盡俘其衆。進圍廣固。諸將勸格急攻之。格曰。軍法有宜急以尅敵。有宜緩而取勝。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須急攻之。以濟大事。如我強彼弱。外無寇援。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今促攻之。不遵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卒。自有事已來。不獲寧息。吾無思之不遑安寢。何可輕殘人命乎。格既尅廣固。留慕容塵鎮之。振旅而歸。僞遣慕容垂。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於塞北大。

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龐有駭馬曰。精白石虎之伐棘城也。號將出奔。欲乘之。馬悲鳴踴。號曰。此馬見異先人。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吾出。其先君之意乎。乃止。虎尊退。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僞比之。鮑氏。馳命鑄劍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鑄勅其上。置之東掖門。象成而馬死。晉泰山太守諸葛攸。伐東郡。僞道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恪進寇河南。汝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僞遷於鄴。廷尉監常熈言。今祖父未葬者。不聽任於朝。斯誠王教之首。然禮貴適時。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慘。覆軍之禍。孤寡。斃于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齊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五

成天。外孝子。糜身無補。願孫腐心。靡及。欲招魂虛葬。以叙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若斯之流。愧英猷而不齒。恐非愛惜人才之道。吳起陳湯之。曠無所展。其才幹。謹按戊辰。詔書。蕩清殺戮。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逾背。於綸綍之體。臣竊未安。僞從之。常山大樹白。拔根下得磬七。十。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僞以爲煥神之命。以太牢祀之。石虎將張平。據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曩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僞遣司徒慕容評討之。平奔平陽。悉降其衆。僞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

果爾驛乃
其人必
八安能
此子哉

彼此舉
之失其
神必不

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明年大集洛陽。劉賈上書極諫。陳百
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乃改為三五
占兵。寬戎備。一周。令明年季冬集鄴。都備諸將臣於蒲池。酒
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潁然流涕。謂群臣曰。昔魏
武追痛倉舒。仲謀悼惜孫登。孤寄謂二主。緣愛稱奇。自長子
辟以後。孤疑疑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辟定何如
也。孤今悼之。得無貽譏將來乎。司徒左長史李續曰。獻懷之
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泰近侍。性質德業。臣實知之。太子聖
德有八。臣請言之。至孝自天。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
若流。二也。沉毅善斷。理詣幽微。三也。疾惡諷諫。雅悅直言。四
也。好學愛士。不耻下問。五也。英姿邁古。才藝超時。六也。虛襟
恭讓。尊師重道。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八也。備泣曰。卿雖
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矣。吾既不能追躡唐虞。官天下
以禪有德。近模三代。以世傳授。景茂勿冲。道藝未舉。卿以為
何如。續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而八德闕然。二關未補。雅好遊
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備顧謂聯曰。伯陽藥石之言。汝宜
敬之。因賜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諸葛攸率
兵討備。備遣慕容評統步騎。戰於東阿。王師敗績。備獲疾。謂
慕容恪曰。吾疾恐不濟。二寇未除。景茂勿冲。未堪多難。吾欲
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明。不可以亂正統也。備

史籍 卷之九十五

志

備此舉
之失其
神必不

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
軍不能輔少主乎。備曰。汝若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續宿
方忠亮。可善遇之。時兵集鄴城。盜賊攻劫。晨昏斷行。於是設
嚴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數和等百餘
人。乃止。升平四年。備死。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偽益景昭皇
帝。備雅好文籍。講論不倦。覽政之暇。與侍臣錯綜義理。性嚴
重。慎成儀。未嘗以慢服臨朝。雖閉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備第三子也。升平四年。備位。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
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慕容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
督。鎮梁國。臨既庸。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根恃勳驕傲。忌
恪。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謂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
下宜慮楊駿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
弟及山陵之後。可廢至上為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
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賊吳札於家難之際。
猶曰。為君非臣。節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奈何有此言乎。根
大懼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
虜伺隙。而宰輔自相誅滅。恐失遠近之望。且容忍之。根與左
衛慕容千。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太后。可足渾氏及
聯曰。太宰太傅。相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
渾氏相從之。聯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所託。應無他志。此太

史籍 卷之九十五

志

師將為亂也。收根等斬之。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謀引王師襲鄴。瞻使恪率眾討之。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護經變多矣。觀其為備，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以趣一時之利哉？」遂列長圍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奔晉，悉降其眾。恪攻陷金墉，害晉揚威將軍沈勁，以慕容恪垂鎮之。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瞻不許。慕容恪有疾，召瞻兄安樂王臧謂之曰：「今勁奈跋扈，強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恐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若能推才任賢，協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國豈能為難哉？吾受顧託之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既矣。」

史籍

卷之九十五

末

嗣成先帝遺志，而疾病彌留，此心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司馬統兵權，當得其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及死，國中痛惜之。苻堅將苻諫據陝降於瞻，堅恐瞻乘聲入關，乃盡精銳以備華陰。群臣議遣兵救諫，因關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之問，因曰：「秦雖有難，未易圖也。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不如太宰，但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陛下方闡崇乾基，纂

恪在必不
失此機會

成先志，逆氏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雲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取亂侮亡，機之上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辱踐夫差，我之鑒也。宜應天人之會，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諫圍。太傅總京郡武旅，為二軍後繼，乘機關輔，仁聲先路。三秦豪傑，引領後后，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瞻將從之，評固執不可，乃止。苻諫恐救師弗至，乃殷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其日久矣。今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雨東之悔。垂私於真，曰：方來為患，必在於秦。上當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謀之不從，可如何？」僕射悅綰言于瞻曰：「太宰政制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瞻納之。綰既定制，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賊殺之。晉大司馬桓溫率眾五萬伐瞻，執將軍慕容忠，瞻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城，大敗。溫次枋頭，瞻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大都督，率眾五萬距溫。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眾二萬出洛陽，外為赴援，內實觀隙。垂使豫州刺史李邦率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又聞堅師至，焚舟棄甲而逃。慕容德率勅騎四千，先至襄邑，伏於洞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七

史籍

池邀擊於譙，溫泉死者復萬計，垂既有大功，慕容評不能平，可足渾氏素惡，遂與評謀誅垂，垂懼奔於苻堅，嗚使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堅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乘襲之謀，深宜備之，評曰：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隣國相并有自來矣，况今并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善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嗚評不以為虞，太尉皇甫真上疏曰：苻堅雖聘使相尋，依託輔車，然抗均鄰敵，其於取利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至，兼師出洛川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九

夷險要害，具在耳目，觀虛實以措奸，聞聽風塵而伺國隙，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主，伍負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宜增兵益守，以防未然，嗚召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弱，杖我為援，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誑擾，以動寇心，俄而堅遣王猛率眾攻慕容竦於金墉，嗚遣慕容臧率眾救之，猛與臧戰於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竦遂以金墉降，猛時外則晉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太后亂政，大臣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尚書左丞中紹上疏曰：臣聞隣之有善，眾之所望，我之不修，隣之願也，秦吳狡狴，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秦晉，弓馬之勅，二

國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鈞也，皆由賦法靡恒，使民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令越股，強首役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吞怨，遂致奔入，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督私業，父兄有陟岵之望，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漢，去華敦朴，哲后恒憲，謹按後宮，四千有餘，儻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襦，綸之資，將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厝火積薪，未足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九

為喻，宜山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信賞必罰，綱維修舉，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備豫戰守，通接漕穀，以絕二寇，闕闕之際，嗚不納，苻堅使王猛楊安率眾伐嗚，猛攻壺關，安攻晉陽，嗚使慕容評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等進師，路川州郡盜賊大起，嗚憂懼不知所為，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欲以持久制之，猛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燒評輜重，火見，郭中評性貪鄙，郭固山泉，賣燕鬻水，積錢相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嗚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宜以宗社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士卒，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珍寶，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可散之三軍

以平寇爲先。許懼與猛戰於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軍騎遁還。猛長驅至鄴。侍郎徐蔚率扶餘高句麗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曠與評等數千騎奔於昌黎。堅遣騎追之。及於高陽。堅將巨武執曠。將縛之。曠曰。汝何人敢縛天子武。曰。我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耶。送曠於堅。堅詰其奔狀。曠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之。令還官。率文武山降。堅徙曠及其王公已下。并解界四萬餘戶於長安。封曠新與侯。若爲尚書。堅淮南之敗。慕容垂攻苻丕於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曠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年三十五。及德僭號。僞益幽皇帝。廐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海西公太和

史籍

卷之九十五

辛

五年。滅凡八十五年。慕容廆庶長子也。雄豪多權略。復督工射。膂力過人。廆奇之。委以折衝之任。宇文遜昵延攻廆於棘城。時翰戍于外。遜昵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謂遜昵延曰。翰素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長驅不備。伏發。爲翰所虜。翰善撫接。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後石虎征遼。就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擊之。翰謂遼曰。今石氏將至。方對大敵。不宜以小事爲意。燕王士馬精銳。若有失利。何以南禦乎。

段蘭不可。遂率衆追就。果大敗。及遼敗走。翰北投宇文歸。既而逃回。歸遣勁騎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再反。吾之弓矢。汝曹所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汝便宜反。不中。可來前也。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中。刀環追騎乃散。既至。就甚加恩禮。從討宇文歸。爲流矢所中。後疾漸愈。於家中騎馬自試。或告翰欲爲亂。就素忌之。遂賜翰死。翰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忍以骨肉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恩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願也。但逆胡跨據神州。翰誓吞醜虜。上成先公之志。以不遂此心。爲恨耳。遂仰藥而死。慕容恪字玄恭。就第四子也。僂癡疾。引

史籍

卷之九十五

辛

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曠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僂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爲愛方大耳。慕容根之。誅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始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手不釋卷。臨終。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焉。士舉之版築。而况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可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闞之計。言終而死。裴嶷字文翼。聞喜人。爲給事黃門郎。轉昌黎太守。被徵至遼。

西道路梗塞，乃投鹿時諸流寓之士見鹿草創並懷去就，疑首定名分爲群士倡，鹿甚悅以疑爲長史，悉獨官寇逼鹿，問策於疑，疑曰：「悉獨官雖擁大衆，將無號令，軍無部陣，若簡精卒，乘其無備，則成擒耳。」鹿從之，遂破悉獨官，鹿遣疑於建鄴。初，朝廷以鹿僻在荒遠，以邊裔處之，疑至，甚言鹿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帝試留以觀之，疑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願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方掃平中，稟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奉款，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五

併陋孤其誠心，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圖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

韓恒字景山，觀津人，爲慕容廆參軍，咸和中，朱該等建議，以廆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恒諫曰：「自群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勞，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一匡之功，亦不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要君以求罷爵，非爲臣之義也。廆不悅，出爲新昌令，僞僭位。

將定五行之次，群臣以燕宜承晉爲木德，恒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於震，易震爲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倘從恒議，秘書監聶雄聞而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僞顧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僞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仕石氏，爲本郡太守，慕容僞南征，衆勸產迎降，產不從，城陷，始詣軍門，僞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不能立功於時，而反來見乎。」產泣曰：「犬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路，僞歸死實，非誠欺僞嘉其

史籍

卷之九十五

五

慷慨顧左右曰：「此真長者也。」拜太子太保，固辭歸。子績字伯陽，弱冠爲功曹，石虎征段遼，次范陽，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與寇接，人懷危慮，聞與駕親戎，爲民除暴，嬰兒白首，咸思効命，敢有私吝，以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廢闕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績年少奇之，於是太守獲免，產已歸燕，績後至，僞責之，績曰：「臣不能學豫讓，爲智伯報仇，實自愧歸順之早也。僞以爲太子中庶子，及臨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臨憾績往言，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李績一人，瞻請獨裁，績以憂死。」恪死，鳴一羊，績而皇甫真字楚季，安定人，累遷太尉，苻堅密謀，兼并欲觀隙，

遣其西戎主簿郭辨潛結匈奴左賢王曹毅令毅遣使詣鄴辨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為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辨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辨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真怒曰臣無境內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晞請窮詰之晞不許辨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鑿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真本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又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恠也猛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死

史綿

卷之九十五

音

史綿卷九十六

音書二十四

載記

苻洪

苻洪略陽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為氏焉洪好施多權略永嘉之亂散千金召英傑宗人蒲光蒲突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降石虎拜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於枋頭冉閔言於虎曰苻洪雄果諸子並非常才宜除之虎不聽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

史綿

卷之九十六

十

洪都督洪怨之遣使降晉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公洪有衆十餘萬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初虎以麻秋鎮枹罕洪擊而獲之以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世子健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健僭位偽盜惠武帝健洪第三子也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於京師時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

白稱首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眾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既濟焚橋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自統大衆繼進命見了首自軹關入河東健執善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進次赤水復敗張先擒之諸城盡陷善所至皆降三輔略定健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致書於桓溫杜洪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率步騎三萬入秦州健敗之於五丈原永和八年健僭即帝位國號曰秦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瑒所殺瑒自立爲秦王健率步騎二萬攻瑒斬其首健遣雄率衆援石虎

史籍

卷之九十六

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王師敗績雄遂虜遇歸健拜遇爲豫州刺史鎮許昌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乃與中黃門劉晃謀襲健事覺健殺之健於上洛郡通關市來遠商國用充足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衆五萬距溫於堯柳溫轉戰而前次於灊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守長安遣銳卒三萬距溫三輔郡縣多降於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於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溫既退健與百姓約法三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待生又

一

章薄賦節用留心政事優禮耆老崇尚儒學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順天受命今當太平俄而不見新平令以問健以靖妖言下獄會大雨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于河長七尺三寸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健寢疾善勅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從疾善以健爲死週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善衆逆散執善殺之數日健死正位四年僞諡明皇帝生健第三子也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以佩刀白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三

洪曰吾將以汝爲奴生日可不如石勒也洪懼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苻雄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可便殺乃止及長雄勇好殺桓溫來伐生單騎入陣率旗斬將前後十數健卒僭僞位初將軍強懷與桓溫戰沒健欲封其子未及而死生出遊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言懷忠烈乞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中書監胡文言於生日客星孛於太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日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將軍梁

入保國者
皆不與之
皆附可也
也

榜左僕射梁安又誅司空王墜以應日食誅丞相雷弱兒南
安差符也剛鯁好直言雙臣趙韶董榮譚之生誅弱兒及其
九子二十七孫諸義悉叛生在諒闇荒耽淫虐鍾錙鋸鑿備
置左右贊琴臣於太極殿飲酒樂奏生現歌以和之命尚書
令宰羊典勸有不強飲者生怒引弓射宰殺之百僚大懼無
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僂仆生以為樂生問張祚見殺
玄觀幼冲命泰軍閭負梁殊以書喻之負等至姑臧涼州牧
張璠謂之曰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
何焉而至負曰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晉王以鄰藩義
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不欲使干陸二公獨美於前是以
史籍 卷之九十六 四

恐涼州弗可保也璠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崑城東
阻大河秦何能為患負曰涼州險塞孰與崑函五郡之衆何
如秦雍張琚杜洪據天阻之固藉陸海之饒先帝神矛一指
望旗水解燕雖虎視關東猶北面稱藩單于屈膝名王內附
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河西君公何以抗之璠曰秦
之威德加于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
道濶先叛化盛後實自古而然豈但今也姚襄張平一時之
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
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璠笑曰此决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曰
涼王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實在君公璠新輔政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五

不遠而來璠曰本朝六世重光忠節不二若與征東私交是
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河石遵奉之情負曰臣晉之餘孽
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君公欲稱
制河西既橫挑強敵欲宗歸遺晉又漢乖先行孰若遠踐寶
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璠
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不遑論通
和之事也負曰趙多奸詐秦先義信豈可河作而語哉璠曰
秦若成強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為秦有何辱征
東之命乎曰主上以吳必兵取涼可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
好如君公不能機而作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迺

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觀遣使稱藩生因其
所稱而授之生發三輔人營渭橋光祿大夫程肱強平以妨
農時上疏極諫生俱殺之平太后強氏之弟也衛將軍苻黃
舒前將軍苻飛等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生不聽強氏憂恨
而死生下書曰朕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謠之音扇滿天
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
復如朕何時虎狼肆暴世則斷道夜則發屋自生立一年虎
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相聚邑居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生曰
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天豈不予愛羣生正以百姓犯罪
不已將助朕施行故耳生如阿房遇兄與妹同行者過令為

非不從生怒殺之譏羣臣於咸陽後至者皆斬之使太醫令程延合藥問藥分多少延曰雖少不具亦自堪用生以為譏其目擊延出日然後斬之姚襄據黃洛生遣苻黃眉率眾討之襄漢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頭為桓溫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強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陣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羗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蓋鏡出戰羗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於三原羗迴騎擊之俄而黃眉至大戰斬襄盡俘其眾黃眉有大功生不加賞每於眾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事發伏誅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

史籍 卷之九十六

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誅太師魚遵及其子孫生殘虐滋甚姚灑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左右或言聖明宰世生曰婦我也斬之或言刑罰微過曰謗我也亦斬之遣官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鴉鴛三五為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為嬉樂室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既有口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佻之言左右犯而死者不可勝紀截漚剝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生夜對侍婢問阿法兄弟亦不可信問膏除之侍

有何可樂
世立無化
怒之人

婢以告清河王苻法乃與特進梁平老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堅廢為越王南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在位二年堅健弟雄之子也其母苻氏孕十二月而生堅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因名曰堅健之入關夢天神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以授之苻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苻生嗣位苻讚說堅曰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天之道也神器重業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然之堅既弑生以位讓其

史籍 卷之九十六

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復魚遵等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隨才擢授堅母以法長而賢懼其為變賜死堅與訣於東堂勸哭嘔血諡曰哀堅以王猛為中書侍郎朝政皆諮之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請和雲中護軍賈雅率騎襲之堅曰昔荆吳爭戰事興蠶婦梁宋息兵惠出澆瓜夫怨不在大德不在小撥邊動眾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悉以歸之免雅官鳳凰集于東闕大赦太和五年遣王猛率步騎六萬伐慕容暉猛大破慕容評於渭原進師圍鄴堅帥師赴之攻陷鄴城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捷之

堅既為君
何母何特
願其見
若其與殺
何以不殺
勸哭嘔血
將以誰欺

堅入鄴凡得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慕容評奔於高句麗句麗縛送之堅散騎宮人珍寶以賜將士以王猛為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郭慶為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讎父老攻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於長安諸因亂流移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定仇池欲以德懷遠且誇威河右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遣使稱藩堅署天錫為西平公堅如鄴狩於西山樂而忘反伶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盎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姓父母何可盤於遊田若變起不測其如宗廟何堅善之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謂羣臣曰溫前敗潞上後敗枋頭再傾國師不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六十歲公衆動如此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廢缺堅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學校漸興關隴清晏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道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行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安之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垣東井自夏至冬不

滅太史令張孟言彗起箕尾而垣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垂為京兆尹冲為平陽太守苻融上疏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胤遂疎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以為猛虎不可養往年星異灾起于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堅不納堅遣朱彤毛當率眾寇蜀入自劍閣梁州刺史楊亮率巴獠距之戰於青谷敗績彤遂陷漢中益州刺史周仲孫奔於南中當遂陷益州西南夷叩夜郎皆歸之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

史籍 卷之九十六

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請誅鮮卑堅不從丞相王猛卒堅遣將軍苟萇校尉姚萇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先遣尚書郎閻賀下書徵天錫天錫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大敗而還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眾五萬屯於洪地萇攻據殺之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致虜降降其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輓降於軍內萇釋縛焚輓送於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封天錫歸義侯堅遣將軍苻洛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徙又遣將軍俱羅率步騎十萬東出和龍鄧羗率步騎十萬西

好景主親
書不載

山上郡與洛會於涉翼健庭翼健戰敗遁於弱水苻洛追之翼健退保陰山其子翼圭縛父降洛振旅而還堅以翼健荒俗未知禮義令人太學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堅嘗之太學召翼健問曰卿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教臣何為堅善其答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鼠鳳膺麟身堅曰昔漢文帝千里馬吾嘗嗟美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堅遣其尚書令苻丕率衆寇襄陽苻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慮不將石越遂遊馬以渡序懼固守城中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將攻急之苻苻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

史籍 卷之九十六

山但徙荆楚人於許洛絕其糧運糧儲既盡外援不至彼將自潰何爲速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堅以師老無功下書切責丕促開攻之遂陷襄陽執朱序堅署爲度支尚書堅以苻洛爲益州牧鎮成都命自襄陽遡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健勇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怒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圍長安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謂之曰天下未一兄弟匪他何爲反叛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承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禍既不足容萬乘須還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遜位歸本國堅大怒以苻融爲大都督率衆討之戰於中涓洛大敗執之堅徙洛於涼州苻洛既平堅以關

史官皆可
明其其事

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之欲分三原九嶷武都汧雍諸氏十五萬戶於諸方乃分四帥于第三千戶以配苻丕鎮於鄠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鎮龍城韓徹領護赤沙中郎將鎮平城梁謙爲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并州刺史鎮晉陽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豫州牧鎮洛陽苻融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懸珠簾于正殿以朝奉臣官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西

史籍 卷之九十六

城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方物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堅修起居注見其事慚怒焚其書將加罪史官著作郎趙泉已死乃止堅兄法之子東海公陽與王猛之子散騎侍郎皮謀反堅詰問之陽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臣父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讐而况臣也皮曰臣父猛有佐命之勲今臣不免貧餓而陛下不恤之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遺卿十具牛使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也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僞位新平王彫陳國諷曰謹按識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徙西

此王器
大矣
形言有微
而不在也
前知何為

史籍 卷之九十六

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祖宗之聖諱也又曰常有事付臣又
土城東燕被北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識之文陛下當城燕
願徙汧隄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識之
言王猛以彫為左道惑眾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
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國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顛頊
之墟里名曰雞問記云此地應山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
顛頊項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草
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湛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
落於此地斯蓋是乎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願陛下誌
之至是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

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
此已下列帝后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
宮布列侯王縣版辭備載不違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
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微追贈光祿大夫
車師前部王彌實朝於堅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誠節未
純乞依漢置都護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堅以呂光為都督
西討諸軍事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為虛耗中國投
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堅不納堅引羣
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
賓王化略討兵卒可有九十七萬吾躬伐南裔何如秘書監

說得奸惡

朱彤曰陛下應天順人恭行誅伐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
江海絕流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與觀啓穎軍門若迷
而不悟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畢命中州之人還之桑梓
然後廻駕岱宗告成封禪受萬歲於中嶽此終古一時也堅
大悅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
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
仁誅放然後奮戈收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
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師克在和今晉
和矣宋可圖也堅然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
牛福德在吳越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元帝藩王耳夷夏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
朝無昏詘之費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昔武王伐紂逆
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眾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雖有長江其足恃乎羣臣各有異同堅獨留苻融議之融曰
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禍不可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
可伐二也頻年數戰將倦兵疲不可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
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與
誰言之今有眾百萬資仗如山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
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社之憂也融泣曰晉
之不可伐昭然其明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諸蠻句舊人族

類斥徙還方。監國以尉卒數萬留守京師。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恐非但徒返而已。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遊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登權翼。曰。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乘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之榮。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謁虞陵於九疑。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南區區。地下氣。羸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不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生賓百越。若勢駕必欲親動。不須遠涉江淮。可暫幸。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五
洛陽明。段勝略。馳紙傲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處。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發一言。故安因此而諫。苻融石越等上書。同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詵有寵於堅。諫曰。臣聞季氏在隋。楚人憚之。國有人焉。故也。晉有謝安。而用之。陛下有陽平公。而進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不聽。堅南游。灊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江東不可不滅。今有

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推遣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曰。吳今得歲。晉未失道。謝安桓冲。一方之偶。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彼若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堅壁清野。固守不戰。我已疲矣。兼土下氣。癘不可久留。動必無功。堅曰。往年滅燕。亦犯歲而克。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恭乎。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以攻其外。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不從。冠軍慕容垂曰。孫氏僭跨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禦強。以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五
盈朝。乃令司馬氏偷魂假號。以賊遺子孫哉。昔晉武之平吳也。書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陛下內斷之心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唯卿耳。賜帛五百疋。彗星埽東井。堅遂遣征南將軍苻融。衛軍將軍梁成。冠軍將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眾。俱至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又陷項城。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輔國將軍謝琰等。水陸七萬。距融。去洛湖二

十五里而屯。將軍胡彬保峽石，為融所逼。融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為融軍人所獲。融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慮其越逸，宜速進軍，擒禽賊帥。堅大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斬。青龍驤將軍劉半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於洛澗，斬成及士卒萬五千。梁成既敗，謝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堅遣尚書朱序說謝石欲降之，序反謂石曰：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遂請戰。苻

史

卷之九十六

七

融許之。謝玄謝琰勒陣以待，融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饑甚，有進登廢廡，謂者堅食之大悅，命賜帛十疋，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魚樂而見，困豫且，陛下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妾旋不為患，安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父母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悔，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

頗似左傳

見今日之事，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涕淚，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等皆歸晉。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鎮項，堅不從。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難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震備，未至關而垂有賊志，請延撫燕俗，并求拜慕。堅許之，權翼固諫，堅不從。堅次於長安，哭苻融而後入，慕容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攻鄆城，毛當石越為垂所殺。慕容泓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鄆，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屯華澤，自稱濟北王。堅遣將軍苻融率兵五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

史

卷之九十六

七

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將軍竇衝討之。泓聞敵兵至，將奔關東，顧馳兵要之。姚萇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驛出關，不可遏也。敵弗從，戰於華澤，敵敗被殺。堅大怒，甚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興復燕室。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鄆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患也。鉅鹿公輕惠統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而賊心也。朕

龍圖頁人
不少

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待之如初，命卿以書喻垂泓，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卿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吾龍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等以泓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為皇太子。苻暉率洛陽之眾七萬歸於長安，堅拜暉車騎大將軍，距冲。冲乃令婦人乘牛為眾，揚竿為旗，揚土為塵，晨攻暉營於鄭西，驛出距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遣尚書姜宇與苻琳率眾三萬擊冲於灊上，為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走，冲遂據阿房城。初

史紀 卷之九十六 大

堅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冠後庭。冲年十二，有龍陽之姿，堅亦幸之。姊弟專詭，官人莫進。長安歌之曰：「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堅乃出冲於外。長安又謠曰：『鳳皇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入阿房城焉。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責冲曰：『汝輩羣奴，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冲稱詔曰：『朕於卿恩分何如，而一朝忽為此變？』冲命答之稱皇太子，有令孤心在天下，豈顧小患，苟能知命，若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圖篡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

不加何也

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猛苻融之言，使虜敢至如此，苻不在，鄴糧草皆竭，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不遣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以為援，垂遣張崇要興，獲之於襄國，不進退路窮，司馬楊膺唱歸晉之計，會晉師克黎陽，不乃遣從弟就與秦軍焦達請救於謝玄，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聘廢文降而已。遂謂楊膺曰：『今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遣寇警三軍，聲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公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事必無成。今日之始，疾如轉機，宜正書為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歸誠。』

史紀 卷之九十六 大

如其不從，可縛與之一人，力耳。若侯累葉著名晉朝，今復建崇勳，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乃自改書而遣達，并送任於晉。堅徵處士王嘉與道安處於外，屢動靖咨問之。慕容暉謀殺堅，以應冲，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令豪帥悉羅騰等詐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暉因伏兵私室，入見，稽首謝曰：『弟冲辜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得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欲竹屈與，為幸。臣私第，堅許之。』山嘉曰：『惟慮作蓬蔕，不成文章。今夜天大雨，不得殺羊，堅不能解，是夜大雨，堅不果出，鮮卑人突賢，其妹為左將軍寶術小妻，以當去。』

妹請衛留之，衝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道其謀，堅乃誅辟父子，城內鮮界，無少長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遠既至，固陳苻丕款誠，并宣揚磨之意，乃遣劉牢之率眾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餒妻子。慕容冲偕號於阿房，堅與冲戰，為冲所圍，上將軍鄧遵、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先君建殊功於國家，當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與毛萇、樂蒙、虎皮、奮擊冲軍，冲敗，堅獲免。冲遣尚書令高蓋率眾夜襲長安，入於南城，左將軍竇商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復敗冲於城西，追奔至於阿房，諸將請乘勝入城，堅不敢進。劉牢之至枋

史錄 卷之九十六

頭，參軍徐義告楊膺等謀反，丕殺之。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姚萇攻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馮傑馮羽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猶連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竭力，死而後已，不宜有貳，輔乃憑城固守，萇攻之不利，死者萬餘人，輔復詐降，萇將入，覺之，引眾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及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莫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乎？吾須此城，卿可率見眾還長安，輔以為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慕容冲率眾攻城，堅距之，身貫甲冑督戰，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兵寇危逼，馮翊諸堡，猶有負糧而至者，多為賊所殺。」

堅謂之曰：「間來者率不善，不可徒喪無益。」三輔人為冲所略者，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但時運厄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眾固請曰：「臣等投身為國，死無所恨，賴上天之靈，或冀有濟，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為反風所燒，免者十僅有二，堅痛哭而祭之，眾咸相謂曰：「至尊如此，吾等有死而已。」冲游暴關中，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仇鵬為馮翊太守，寇勉諸縣之眾，皆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時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總戎政。」

史錄 卷之九十六

常山隴收兵運糧，以給汝衛將軍楊定，擊冲於城西，為冲所擒，堅彌懼，遂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遂散慕容冲人，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誰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眾奔散，獨侍御十數人，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忠執堅歸于萇，萇幽之，使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為忍，堅顧目叱之曰：「羌奴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璽已送晉。」

則燕秦俱
不能得

不可得也。其又遣尹緯告堅，求為禪代之事。堅責之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敢擬古人？萇乃縊堅於新平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歸晉，拜輔國將軍。初，堅強盛之時，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昭死新城。又云：阿堅連牽三十年，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及丕僭號，諡曰宣昭皇帝。丕堅長庶子也。堅敗歸長安，丕在郿城，為慕容垂所逼，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為垂所敗，率眾三萬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率男女六萬餘口，如潞州。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

史紀 卷之九十六

青拔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能弘濟艱難。衛公朽壤，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討姚萇。迎大駕，諸軍有不同者，誅之。眾從之。于是推登為帥，遣使請命於丕。丕以登為征西大將軍，南安王丕進據平陽，慕容永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王永敗沒，慕容永進據長子，僭稱帝。初，苻纂率壯士三千餘人來歸，丕忌之。及王永敗，懼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於京師。苻廷赦之，歸於苻宏。丕丞相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其足，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晉，以為洛陽令。苻纂率丕餘眾數萬，據杏城。不在位二年而敗。苻登僭號，諡為哀平皇帝。登堅之族孫也。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登兄同成，為河州牧。毛興長史言於興，以為司馬。登好謀略，同成誠之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吾恐或不喜人矣。豫耳。汝後得志，自可專意。登乃屏迹，不妄交遊。興有事則召之，登言輒中理。興服焉。姚萇遣其弟碩德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可以後事付卿。小第珍碩德者，必此人也。及登代，衛平時，歲旱，眾饑，登每戰殺賊，名為燕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飽，何憂於饑？士眾

史紀 卷之九十六

皆力戰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登具
丕死問發喪行服以太元十一年偁位立堅神主于軍中載
以輜軒繕甲募兵將引而東告堅神主獻款流涕將士莫不
悲慟鉞鋒皆刻死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為方
圓大陣如有厚薄從中分配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敗
堅將軍徐嵩校尉胡空各聚眾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
姚萇官爵及苻害堅嵩空蔡堅於二堡之間至是率眾降登
登改蔡堅以天子之禮遣使拜苻纂為太師領大司馬封魯
王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懿世祖之孫先帝之子何山不立
而自厚乎纂長史王旅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

史籍 卷之九十六

可自為弊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泉二虜之後徐
更圖之纂乃受命虜帥差豪盡應之有眾十餘萬登遣馮翊
太守蘭贖帥眾二萬自平陽入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
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聽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贖絕
之遂皆為姚萇所敗登屯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餘萬姚萇
攻殺徐嵩進據武都與登相持互有勝負萇還安定登留其
大軍於胡空堡率騎萬餘圍其營四面大哭哀恸動人萇恐
之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靈
亦於軍中立堅神主登進師攻萇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
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弑君賊姚萇可出吾

道何也

與汝夾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
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斬象首以送登登既敗萇進攻萇將
吳忠於平涼勉之萇率騎三萬夜襲登別營於大界陷之殺
登妻毛氏及其子并擄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
退據胡室堡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徽三輔曰義感
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累世受恩安可坐視豺狼毒害君父舍
恥而存執若蹈道而沒乎眾皆從之唯鄠縣人荀曜聚眾數
千應姚萇質伐曜大敗而歸登次於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
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萇病見苻堅為崇登聞之秣馬厲兵
告堅神主進逼安定萇疾小瘳率眾距登登去營逆戰萇遣

史籍 卷之九十六

其將姚熙隆攻登營登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
躡登後及旦候人告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人
去今我不知來今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吾與此老野
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秦寶衝叛自稱秦王登攻之於野人
堡衝請救於萇萇遣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萇
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盡眾而東自耳
泉向關中興追之登從六陌趣廢橋與將尹緯據橋以待之
登爭水不得眾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眾潰登
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廣守雍子崇守胡空堡廣崇
聞登敗山奔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眾人馬毛山與

率眾攻之。登遣子定質於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逆擊於山南。登敗被殺。在位九年。崇奔於湟中。僭號。諡登曰高皇帝。崇為乾歸所逐。與定皆死。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以孝武太元十九年滅。凡四十有四歲。史臣曰。苻堅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而足已懷諫。輕敵怒鄰。自謂戰必勝。攻必取。曾弗知天道。助順神理。害盈雖於涿野之強。終至昆陽之敗。遂使凶桀候隙。狡寇伺間。身死國亡。貽笑天下。豈不哀哉。苻融堅之弟也。少而岐嶷。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銓綜內外。刑政修理。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為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五

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是夜。妻為盜所殺。妻兄告豐殺之。豐不堪。楚掠誣服。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發夜。夢乘馬渡水。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濕右燥。寤尚心悸。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捕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融所至。盜賊止息。略不拾遺。堅既有意。荆揚慕容垂。姚萇。說堅以平吳之事。堅謂江東可

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亾。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經。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融復切諫曰。陛下聽信羗虜諛諛之言。採納少年利口之說。非但無成。臣恐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讐敵。思國家有變。因之以逞其志。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進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果叛。

王猛字景略。北海人。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負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猛從之取直。行不覺遠。忽至浚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引猛進拜。父

史籍

卷之九十六

七

老曰。王公無下拜。命十倍。偵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氣度雄遠。不參其神契。即不與交。粗濕。關猛被褐。詣之。捫發而談。當世之事。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可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溫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詣師。師曰。卿與桓溫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為遠行。猛乃止。時秦王苻生。醜虐不道。而東海王苻堅有志度。將圖大事。以問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

畧不世出。殷下宜吞之。堅因婆樓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即始平豪右。縱橫劫盜。充斤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禁勒強族。鞭殺豪吏。百姓上書訟猛。徵下廷尉。堅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且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劇邑。謹為明君。掃除內猾。始殺一奸。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肅清。執法。臣甘心鼎鑊。酷刑之罪。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為尚書左丞。猛舉人才。修廢職。泰民大悅。遷京兆尹。健妻弟特進強德。昏酒豪

史緯 卷之九十六 夫

橫為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餘人。百僚震肅。路不拾遺。除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司隸校尉。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樊世。氏豪也。負氣倨傲。眾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君無汗馬之勞。而專管大任。我輩耕之。君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當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吾不處於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尊居九五。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

庚一作改

斬之。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請殺猛。堅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遷尚書令。張天錫攻其叛將李儼於葵谷。儼請降於堅。堅命猛救之。天錫引歸。儼猶覓城未出。猛乃坐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晉興二年。汝南公騰謀反。誅騰生之弟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勿帥杏城之眾。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柳復據蒲坂。燕公武據安定。趙公雙。魏公庾。據上邽。欲攻伐長安。庾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猛率兵討平之。秦國

史緯 卷之九十六 夫

乃定。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燕。至枋頭。慕容暉遣使乞師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羣臣議未定。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澗。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其將苟池率步騎二萬救暉。晉師敗還。慕容垂來奔。堅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晉師既退。慕容暉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行人失辭。割地。分災。救患。鄰國之常也。堅大怒。遣猛率步騎三萬

攻障刺史慕容筑於洛陽。障遣慕容斌率兵十萬救之。猛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斌於榮陽。筑降。猛留鄧羗戍金墉。而還。五年，遣猛率步騎六萬伐聯。堅親送猛於霸東。謂曰：卿可從。蓋關上黨出。路川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躬率眾以繼。卿後於鄆相見。猛曰：願不煩輿軫。日犯霜露。臣雖不武。克不淹時。請勅有司。部置鮮昇之所。於是進師。遣楊安攻晉陽。猛自攻蓋關。執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楊安為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慕容莊。聘遣太傅慕容評率眾四十餘萬距猛。屯於潞川。猛遣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後燒其輜重。

史緯

卷之九十六

幸

火見鄆中。時懼遣使催評出戰。猛遣將軍徐成視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將斬成。羗請曰：賊眾我寡，請朝將戰。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羗固請曰：成羗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羗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許。羗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以羗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羗自來謝。猛執羗手笑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爾，况國家歟。秋七月，猛陳師渭源，而晉眾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軍盛，謂鄧羗曰：今日之事，將軍其勉之。羗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羗。羗弗應。猛

馳就許之。羗乃大伏帳中，與張蚝徐成跨馬遊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萬餘。慕容評單騎走還鄆。於是秦兵長驅閉鄆。猛之未至也，鄆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以太牢祭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鄆。七日而至。猛潛知，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亾之虜，如摧枯拉朽耳。監國幼冲，勢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堅既入鄆，以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

史緯

卷之九十六

幸

五人。上女伎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固辭不受。入為丞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位。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禮義，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苻融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作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何衛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堅帝

初其太子宏長樂公不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廣平麻里
 流寄關右因母亡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符思
 發遣及出關郡縣皆被管攝其令行禁止事無留滯皆此類
 也猛有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及疾篤堅問以後事猛
 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國鮮
 卑羞虜我之仇讐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言終而死
 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歛三臨謂皇太子宏曰天不欲吾
 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畧之速也何不從其言桓

史紀卷九十七

晉書二十五

載記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
 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九世孫遷那率種內
 附漢封遼東將軍歸順王處之南安之赤亭那立孫柯邈為
 魏鎮西將軍西羌都督邈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
 撫為務永嘉之亂東徙榆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劉曜以
 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虎尅上邽弋

史紀卷九十七

仲說之曰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滂先叛宜徙隴
 上豪強以實畿甸虎納之啓勅以弋仲為六夷都督晉豫州
 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朝通殺太
 后而陛下寵之臣恐奸亂之萌自此始矣勒遂誅約及虎廢
 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正色曰奈何把臂受
 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強正不之責遷十郡六夷大都督冠
 軍大將軍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眾
 八千餘人屯於南郊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
 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
 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乃引見弋仲數虎曰見死來恣耶乃



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致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
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
憂此不煩憂賊也嶺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奸盜所行殘賊此
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
卑皆汝之虎不責也於坐授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
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於庭中貫鏡跨騎策馬南馳不辭
而出遂滅梁犢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眾討閔石祗
僭號以弋仲為右丞相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祗
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
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

史籍 卷九十七

曲馬何羅有文才背弋仲歸張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來
歸眾勸弋仲殺之弋仲曰今正招納賢才之日當收其用何
必害之以為參軍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
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
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
竭盡臣節無為不忠不孝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
仲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大單于高陵
郡公八年卒年七十三其僭位蓋曰景元皇帝襄弋仲第五
子也弋仲死襄率戶六萬歸晉晉處襄於燕城襄單騎渡淮
見豫州刺史謝尚尚幅巾以待之款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

人 說語不成

武冠世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囚襄諸弟遣刺客殺襄
刺客推誠告之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
而并其眾浩遷襄於梁國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率眾
北伐襄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鼓行濟淮屯於盱
眙招掠流人眾至七萬郭敦執堂邑內史劉仕降於襄朝廷
大震襄將佐部眾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執北引自稱大
將軍大單于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遂攻洛陽踰月
不尅長史王亮勸襄宜還河北襄未發晉征西大將軍桓溫
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北敗之襄率麾下數千騎奔於北山
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

史籍 卷九十七

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眾輒扶老携幼奔馳而赴之或傳襄
創重不起溫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弘農
楊亮襄客也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也襄將
圖關中進屯查城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襄率眾西引苻生
遣苻堅鄧羗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以眾寡不敵勸襄固守
鄧羗歷壘挑戰襄怒戰於三原兵敗為堅所殺其僭號追諡
魏武王長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襄敗於麻田馬中流矢死長
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長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
長會救至俱免及襄死其降於苻生苻堅冠晉以苻為龍驤
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長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

此計甚通

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賈衡曰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堅敗歸長安慕容泓叛堅遣子暉討之以襄為司馬暉為泓所殺其遣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其懼奔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等率五萬餘家推襄為盟主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秦王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襄將西上恐冲過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攻之不能尅襄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襄曰冲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鎮北廣

史籍 卷九十七 四

收資實須秦獎燕邈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下莊得二之計也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苻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文武數百人奔於襄其遣將軍吳忠率騎圍堅執之慕容冲遣將軍高蓋率眾五萬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降冲眾既東下長安空虛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驎有眾數千據馬鬼奴遣弟多攻驎長伐驎破之執郝多進攻郝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僭位於長安國號大秦以弟緒為司隸校尉鎮長安襄如安定擊平凉胡金熙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襄者二萬餘戶統降因襄將士

又得二之計

必仇其質不

於上却古成統進曰臣州人殷地險用武之國也王統不能收拔賢才而坐玩珠玉陛下宜散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襄擢為尚書郎拜弟碩德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鎮上邦襄還安定苻登馮翊太守蘭順與苻師奴不協襄客示攻之嶺遣使請救襄將赴之尚書令姚昱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襄曰登遲重少央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方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可赴此三登矣師次澠源師奴率眾來距大敗之盡俘其眾又擒蘭順收其士馬襄掘苻堅尸裸制衣裳鞭撻無數鷹之以棘坎土而埋之致煌索盧雅請刺苻登襄曰卿以身殉難將為誰乎曜曰臣

史籍 卷九十七 五

死之後以友人辛運仰託事發為登所殺襄以進為騎都尉斬平羌雷惡地率眾降魏魏飛自稱衝天王率氏羌數萬人攻將軍姚當於杏城惡地應之攻將軍姚漢得於李潤襄將討之群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飛乎襄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魏飛東結董成以成奸謀若得杏城李潤二賊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乃潛軍赴之其眾不滿二千魏飛應地眾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其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群下問故襄曰今氏胡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覆其巢穴東北無復憂也魏飛等以兵少盡眾

來攻，長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以乘其後，
初飛兵擾亂，長率眾擊之，禍飛眾潰，斬之，惡地請降，長待之
如初，長命姚當成于營處，每一柵孔中，蒔一柵以旌戰功，
歸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長曰：少來，關戰無如此快，以千六
百人破三萬眾，小乃為奇大何？足貴，長性簡率，羣下有過，
加面罵，太常催翼曰：陛下駕馭羣雄，有高祖之風，然輕慢之
失所宜除也。長曰：吾無大舜之美，而有漢祖之短，是吾過也。
將軍苟曜據逆萬壘，密引荷登，長與登戰於馬頭原，敗績，收
眾復戰，姚頌德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
而更逼賊，必有由也。長聞之，謂頌德曰：登川兵遲緩，今輕兵

史籍

卷九十七

七

直進，運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
連戰者，欲因登子之謀未就，故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將
金柅以新平降，長輕將數百騎入其營，羣下咸諫，長曰：柅既
去，存登如復圖我，將安所歸？懷德在初，附柅推款，委質吾以
不信任之，何以御物乎？長如陰審及登，勅其太子與曰：苟曜
奸奸變，將為國害，聞吾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與，
於長安與執而誅之。長大敗登於安定，置酒高會，諸將咸曰：
若值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長笑曰：吾不如
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
萬之眾，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

將字如云
全定

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俊異，三也。董率大眾，極險若夷，上下
同心，人盡死力，四也。所以能建立功業，策任賢才者，正在算
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長寢疾，召太子與詣行營，符登
與寶衡相持，尹緯曰：太子將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
子討登，從之。長戒與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壘，聚而掩
之，無不尅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與向胡空堡引還，
與因襲平涼，大獲而歸，使與鎮長安，其如長安，夢符堅將鬼
兵數百，突入營中，長走入宮，官人迎，長刺鬼，誤中長陰，鬼曰：
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
如夢，長狂言，稱殺陛下者，非臣，長之罪，願不枉臣，長召太尉

史籍

卷九十七

七

姚旻，尚書僕射尹緯，姚晃等，入受遺輔政，長謂與曰：有駿諸
人者，慎勿受之。以太元十八年死，在位八年，僞諡武昭皇帝，
與，長長子也，長死，與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頌德鎮
陰審，弟崇守長安，與自稱大將軍，率眾伐存登，頌德將佐謂
頌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
宜據秦州，觀望事勢，頌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符
登木滅，而自尋干戈，追二袁之覆轍，授首與人，吾寧死不為
也。符登向廢橋，與自將精騎迎之，登大敗，與乃發喪。太元十
九年，僭位於槐里，登率餘眾入平涼，馬毛山，與與登戰於山
南，斬登，散其部眾，歸復農業，與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

姚奉祀
更不佳
本其因
史有優

善威見禮異。天水姜龔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皆耆備頌德。經明行修。高長安牧授。諸生自遠而至者萬餘人。與每聽政之暇。引龔等於東堂。講論道藝。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益盛。京兆章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黃門侍郎古成。說曰。吾當手刃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與遣鎮東將軍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亂自賣為奴婢者。悉免為良人。與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遣太尉姚安告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寡寡粟。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黠貨誅。於是羣國肅然。洛陽既陷。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與下書。聽祖父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頌德威權日盛。與恐奸佞小人蠱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使頌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與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眾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乾歸來降。拜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眾配之。與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期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於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奔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遂侵河東。長安大震。涼州呂隆率眾入。與欲親率師伐魏。司隸姚顛曰。陛下可使諸將討之。不宜親行。與不聽。立其子泓為皇太子。命尚

史錄 卷九十七

九

秀不同也

善令姚晃輔泓守長安。遣姚平秋伯支率步騎四萬伐魏。魏緒統河東兵為前軍。遣越騎校尉唐方率關中勁卒為後繼。姚頌德率步騎六萬伐呂隆。頌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率眾二萬五千。以東死來歸。隆懼遂降。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嵩據敦煌。皆遣使來降。與率戎卒四萬七千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平被汾水以守。與至蒲坂。不敢進。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將率四萬餘人。皆為魏所擒。魏軍進取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與徙河西豪右萬餘戶於長安。皆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與遣楊佛嵩率騎迎之。遂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於梁國。而歸。呂隆懼禿髮傳檄之。逼表請內徙。與遣齊難率兵迎之。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及其僚屬於長安。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與雷恭靖而遣澹之。謂之曰。桓玄將圖篡逆。天未亡晉。必有義舉。以吾觀之。玄終當傾覆。卿往必達其敗。與卿相見。期在不遠。初恭靖至長安。見與不拜。與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為晉鬼。不為賊臣。與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與遣姚頌德姚欽成姚壽都率眾三萬伐楊盛於仇池。壽都入自宕昌。欽成從下辨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欽成。從子斌。距壽都。壽都逆擊擒楊斌。降楊壽

史錄 卷九十七

九

楊盛請降遣子難當為質。碩德引還與如道遙園引沙門於
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覽舊經多有華謬。與使
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
舊經以相考校。并諸論三百餘卷。與既好佛道。公卿已下莫
不欽附。沙門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立波若臺。州郡化之事
佛者十室而九。劉裕誅桓玄。新安王桓謙將軍何澹之等
奔于典。劉裕遣衛凱之請通和。與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
絕。晉求南鄉諸郡。與許之。羣臣咸諫。與曰。天下之善一也。劉
裕拔萃起微。匡復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
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與謙恭孝友。每見緒及

史律 卷九十七

碩德如家人之禮。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
大政必諮之。而後行。禿髮儁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與署
儁檀為涼州刺史。徵王尚還長安。主簿胡威流涕上言曰。臣
州奉罔五年。救援不至。銜膺樓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
靈。俯杖良牧。惠化耳。今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夷狄。若傳
儁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問乃以臣等買馬三千匹。羊三萬
頭。是為華人貴畜。苟以馬為軍國之需。直煩尚書一符。三千
餘家戶。輸一匹。朝夕辨。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今陛下方
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嚴稅。忠誠華族
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為聖朝肝食之。發與乃遣

使馳止王尚會。儁檀已入姑臧。尚至長安。生匿呂氏宮人。扼
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京州別駕宗敞上疏理。尚曰。臣州
荒裔。鄰帶寇讐。居秦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刺史王
尚受任垂滅之州。立策難全之際。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
希世之功。不終有成之用。莫展當時明其事者。誰不慨然。雖
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關。自至京師。重罹姜斐。以取呂氏宮人
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拘於南臺。高厚之恩。暫免縲紲。譏繩
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發居本家。不在尚
室。年逾姿。何用送為。邊藩要捍。眾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
刑辟。以彼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為罪。正闕奚

史律 卷九十七

官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取則過微。而執憲者。吹毛求疵。
志勞記過。斯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也。尚歷事二朝。能否教
於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仁恕之施。
以彰覆載之德。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偽政。絕進
趣之途。及皇化既沾。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愛臣辱。故重
爾披款。唯陛下亮之。與覽之大悅。謂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
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偶也。與曰。有表理王
尚。文義甚佳。當王尚作耳。文祖曰。尚在南臺。不得與賓客交
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與曰。若爾。桓為構思乎。文祖曰。西
方論敞。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可試問之。與因問

與欲成格
之與西河
使相連
伏可明
是長帝故
四野人之
索耳

超曰宗散交才可是誰輩超曰敵在西土時論其美方魏之
陳徐晉之潘陸與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
臣以敵餘支觀之此亦未足稱多琳現出於崑崙明珠生於
漠海但當論其文彩不可以區宇格物與悅赦尚之罪以為
尚書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于并其眾是歲與復與魏通
和魏放狄伯支等還長安蜀譙縱遣使稱藩請和謀東伐劉
裕與許之禿髮僭稱使將軍姚弋仲率騎三萬伐之又使
左僕射齊難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曰停留待選
敵較遠適宜詔蒙遜及李嵩伐之使自相攻擊待其蹙然後
取之此卡莊之舉也與不從弼濟金城部將姜紀曰今停種
停遠未為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
吾有孤城獨立可坐冠也與不從傳相出兵擊弼弼敗退齊
難為勃勃所擒與遣弟姚冲將軍狄伯支率騎四萬討勃勃
冲次於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遂為殺伯支與聞冲
謀欲隱忍容之歛成泣謂與曰冲凶險不仁每待左右臣常
寢不安席願早為之所與乃賜冲死晉師伐譙縱縱乞師於
與與遣將軍姚弋仲率眾二萬救之晉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
貢方物與拜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
王子叔道來奔與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國璠曰裕
前弱王室有能自修立者莫不告之臣等之來圖以避死耳

卷九十七

史籍

與以國璠為揚州刺史叔道為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與如武
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將軍姚詳及歛曼嵬分督相運諸軍未
集而勃勃騎大至與欲匿步軍輕如嵬營羣臣固以為不可
尚書郎韋宗勸與行侍御史姜楞曰韋宗傾險不忠宜腰斬
以謝天下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與默
然右僕射華華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必可
至與乃遣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
之二將力戰勃勃乃退留姚詳守貳城與還長安姚詳後為
勃勃所執譙縱遣桓謙譙道福率眾二萬寇江陵遣譙良請
大舉伐晉與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江支林屯江津
謙部曲徧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荆州刺史劉道規嬰城
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眾救之道規留宗之守江陵率軍
逆戰謙敗乘輕舸奔苟林晉人斬之苟林引歸與以國用不
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羣臣咸諫與曰能踰關梁
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
與從朝門出遊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
尉王滿聰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
可開與乃迴從朝門而入且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歸叛
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不食而死呂氏叛臣姜紀阿諂奸
詐與子弼有寵於與紀傾心附之弼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

五

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與以弼為尚書令大將軍，既居將相，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與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官爵，西胡梁國兒作壽家，每將妻妾入家飲，酒酣升靈牀而歌，與以為將軍征伐有功，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上表請罪，與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仇池公楊盛叛，遣建威趙毗、秦州刺史姚嵩率騎五千討盛，與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天水太守王松念謂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冠軍徐洛生勇猛兼人，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習勇直地勢然也。今以趙毗之眾，使君之威

史錄 卷九十七

南

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現為盛所敗，與引還，嵩具陳松念之言，與善之。乾歸為其下所殺，子熾，立，羣下勸與取之，與曰：乾歸先已返舍，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姚文宗有寵於姚泓，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與賜文宗死，自是羣臣莫敢言弼之短，弼寵愛方隆，所言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為黃門侍郎，唐盛為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右僕射梁喜等言於與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若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不以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次其側，市巷諷議，

皆言陛下有廢立之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與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迨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戒其威權，宗社有磐石之固，弼亦有泰山之安矣。與默然，與寢疾，太子泓屯兵於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弼招集數千人伏於其第，謀為亂，將軍姚紹及侍中任謙等宿衛於內，姚裕遣告姚懿，起兵蒲坂，姚沈起兵洛陽，姚謙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與疾瘳，朝羣臣，將軍劉羗泣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與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京兆尹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度，阻兵懷戚，宜寘之刑，書以明典，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可

史錄

卷九十七

北

前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紆關闕之禍，全天性之恩，與謂梁喜曰：卿以為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與乃免弼尚書，令以公就第，懿等聞與疾瘳，各罷兵還鎮，魏遣使聘於與，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與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今來求婚，吾欲許之，何如？成都曰：魏與我近，土地廣大，師旅充盛，今修婚姻之好，實永安之福也，與遂遣使報聘，姚宣姚誼來朝，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陛下以神武定業，安可使弼誼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與曰：吾自處之，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羣豎為之盡足，彘成逆著，取噬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

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
已弼之亂心其可華耶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與以虬表示
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弼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
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與默然與如三原謂羣臣曰古人有言
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僞與汝穎多奇士卿等宜明揚
仄陋助吾舉之梁喜曰奉旨求賢孜孜不怠未見王佐之才
可謂世之乏賢與曰漢高光武之興也將則韓吳相則蕭鄧
終不擇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之不明求之不至奈
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弼恨姚宣數譖之於與會宣司馬
權不至長安與責不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因誣

史緯 卷九十七

六

宣罪狀與大怒遂收宣下獄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諫
曰弼與皇太子不平握強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
危與弗納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來歸以為揚州刺史休之
將行侍御史唐盛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不宜放之
與曰脫如所記留之遼足為患遂遣之與有疾弼稱疾不朝
集兵於第與聞之怒收其黨唐盛孫玄等殺之泓曰臣不肯
不能訓第致弼構造是非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乞聽臣守
藩與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審謀收弼數日不決弼黨兇懼
與慮其為變乃收弼囚之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乃
止并赦弼黨與謂梁喜曰泓天性和平人也正旦與朝羣臣

於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恸哭不止眾咸怪之賀僧者莫知其
所從來言事皆有驗與甚禮之與如華陰以泓監國與還長
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弼每希覲非常
今殿下若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泓乃
拜迎於黃龍門弼黨本謀欲因泓出害之姚沙彌曰今太子
既不來迎當奉乘輿直趨公第宿衛開上在此白當來奔誰
與太子守乎尹冲不從弼黨欲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與存亡
疑而不發與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
殿中上將軍欲受鬼收弼第中甲仗與疾篤與妹南安公主
問疾不應與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情曰上已崩矣情與其屬

史緯 卷九十七

七

率甲士攻端門欲受鬼率殿中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
守四門情等遣壯士緣屋而入曼鬼率兵力戰太子右衛率
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情等不得進遂燒端門泓時
侍疾於諸議堂與力疾臨前殿禁兵見與喜環貫甲赴賊賊
眾駭擾和都自後擊之情等奔潰與賜弼死召姚紹姚讚梁
喜尹昭欲受鬼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與死時年五
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偽益文桓皇帝泓與長子也孝友寬和
好學能文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與每征伐巡遊常留總
後事尚書王敏以刑政過寬議欲峻法泓曰人情挫辱則暴
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作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

等恭贊朝政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刑峻法豈安上馭下之理乎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請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馮翊人劉厥聚眾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將軍彭白狼率東官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露布廣其首級泓曰主上委吾後事吾按御失和以長奸寇方當引咎責躬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之未嘗見於色姚紹黨於弼泓推心崇事弗以為嫌紹感而歸誠與既死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為亂泓誅之乃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位姚宣時鎮李閔奉軍章宗說宣曰主上初立勃勃侵害本朝之難

史籍

卷九十七

七

未可耳也邪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霸王之業也宜乃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閔以叛姚紹討破之宜詣紹歸罪紹殺之泓將封官臣十六人為侯姚讚諫曰東宮文武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元子遭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然姚紹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赦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楊盛攻秦州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皆戰死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抗將士五千餘人軍都不屈勃勃殺之姚恢棄安定單騎歸長安勃勃遂據雍姚紹率步騎五萬討勃勃敗之勃勃引還晉太尉

劉裕率眾伐泓次於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皆降之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遂入穎口所至皆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道濟攻破之殺遵姚紹謂泓曰豫州安定東西懸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卒十萬縱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將若之何左僕射梁喜曰安定人與勃勃深讐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先自搖動泓從之吏部郎懿橫曰廣平之難齊公恢有功於陛下陛下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

史籍

卷之九十七

九

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鼓行而東社稷之憂也宜徵還朝以慰其心泓曰恢既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不從晉師至成臯姚洗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洗部將趙玄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眾寡勢殊難以應敵戰如不捷大事去矣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斃司馬姚禹潛通於道濟固勸洗出戰洗遣玄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將軍石無繆東戍鞏城以距晉師陽城成臯營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長驅而至無諱奔

此時懿復
內叛天亡
之也

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於柏谷，被瘡十餘，據地大呼，司馬懿鑿肩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懿曰：「當與將軍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道濟進至洛陽，洗遂降，關生等至新安，而洛陽已沒。姚懿司馬孫暢勸懿襲長安，廢泓自立。懿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圍儲樹，已惠懿常侍張敞諫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越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撥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諸侯勤王之日，毅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責問，殿下將何辭以報懿怒殺之泓謀於姚紹，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當由史緯。」

史緯

手

軍姚恢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將軍姜紀率眾應之，彭完都乘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兵東出，京師空虛，公輕騎徑襲長安，事必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扶風太守姚雋、安夷護軍姚墨蓋等皆降。恢勇將軍苟和獨不附，恢謂之曰：「眾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亂賊，使得肆逆，節勇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罪大惡極，天欲盈其罰，守志執志，臣之分也。」泓善其忠，怒姚紹率輕騎赴難，使姚洽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進屯杜城，紹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尹雅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姚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生同氣，上負祖宗，無顏見諸父。」懿既構逆，城內恢復擁眾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擗以公禮。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執太守尹雅，雅殺晉守者，奔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泓遣姚曠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決焉。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晉師於

史緯

手

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非可卒尅。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尅潼關，紹不戰而服。道濟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劉裕使沈田子率衆萬餘人入上洛，進屯青泥。姚紹前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使姚鸞絕道濟糧，道劉裕別將姚珍入子午谷，資霸入洛谷，泓遣姚萬軍，霸姚強距珍，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潼關南，為琰所獲。送之劉裕，裕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裕嘉而釋之。泓遣黃門侍郎姚和都屯於堯柳，以備田

史緯 卷之九十七 三

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兵衆不多，要壘自固者，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據閿鄉，以絕其糧運。不一月，道濟之首可懸麾下。」道濟既沒，劉裕自退。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敗之道也。」紹乃止。紹遣武衛姚鸞營於大路，為犄角之勢。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於河上，遣將軍姚難運蒲坂，殺以給其軍。至香城，為晉師所敗。讚奔定城，紹遣長史姚洽率騎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租輪。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遠在河外，衆寡勢殊，恐無所濟。」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洽戰死。

衆皆沒。紹聞洽敗，啜血而死。泓遣使乞師於魏，魏遣南平公拔拔嵩正直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為泓聲援。劉裕次於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於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親將大衆繼發，姚裕為田子所敗。泓退次於蒲上，關中郡縣多潛通晉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攻蒲坂，將軍姚璞擊敗之。超石奔潼關，姚讚距裕於關西，遣司馬休之、白軹關向河內，引魏軍以躡裕後。時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渡。姚難屯於香城，裕遣王鎮惡自秋社渡渭，以逼難。難引軍而西，鎮惡追及之。泓自蒲上還軍，次於石橋，以接之。讚退屯鄭城，將軍姚

史緯 卷之九十七 三

強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於灃上，以距鎮惡。鎮惡擊敗之，強死。難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屯兵宮中，姚沈屯於灃西，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不守渭橋，胡翼度屯石棧，姚讚屯霸東。泓軍於道遙園，鎮惡夾渭進兵，被姚不至。渭橋泓率軍赴之，不戰敗。逼水地狹，遂相踐而退。姚讚姚烈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於石橋，讚軍聞泓之敗，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讚夜率衆會泓于石橋，晉師固守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潰，泓欲降於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不能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

不指其
石何有於
建康市斬之
時年三十
在位二年
建康百里之外
草木皆焦
死焉
姚襄以孝武太元九年僭位
以宏帝義熙十三年而滅
凡三十二年

子請學門降，讚亦率宗室子弟百餘人降，裕盡殺之，送泓於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焦，死焉。姚襄以孝武太元九年僭位，以宏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姚襄奔馬牧，緯與尹詳等推襄為盟主。

遂為佐命元功，及襄執持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畧之信而朕不知，不亦宜乎！以堅性傾巧，襄愛其博識，以為侍中。緯固諫，襄不從。緯於衆中辱錙，襄謂緯曰：卿既不好學，

反憎學者乎？緯曰：臣不憎學，憎錙學不正耳。襄曰：人苦不自知，卿比蕭何無乃過乎？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白衣，是以知陛下生而富貴，是以不知賤。臣因曰：陛下何如漢祖？襄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不如蕭何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錙之徒，故耳。襄然，乃出錙為北地太守，典戎符，登成術業，皆緯之力也。及死，贈司徒。

史緯 卷之九十七

李特，巴西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相

爭為神，於是劍刺石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曰：若其船浮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士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神女止之，曰：此魚鹽所出，地上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口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不知天地東西，廩君欲殺之，不可別，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印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望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賈，因謂之賈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賈人，定三秦，既定，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天下大亂，賈人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

荒唐

爭為神，於是劍刺石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曰：若其船浮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士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神女止之，曰：此魚鹽所出，地上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口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不知天地東西，廩君欲殺之，不可別，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印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望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賈，因謂之賈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賈人，定三秦，既定，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天下大亂，賈人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於洛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氏特

史緯 卷之九十七

李特，巴西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相

父慕爲東羌獵將，特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元康中，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流移，就殺人漢川者數萬家。特將人蜀，至劍閣，其路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初，流人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賑贖。東下荊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永康元年，徵益州刺史趙廣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之。廣有異志，乃領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與廣同郡，廣厚遇之，以爲爪牙。特等聚衆，剽盜蜀人。

史籍

卷之九十七

七

患之，滕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本土，否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廣惡之，及滕至，廣率衆攻之，殺滕。廣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等以四千騎歸廣。廣以庠爲將軍，使斷北道。庠東羌，良將，部陣肅然。廣惡之，長史杜淑、司馬張粲，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強兵於外，例戈投人，竊以爲不可。」會庠入見，勸廣舉大事。廣曰：「此豈所宜言，遂殺之。」及其子姪三十餘人。廣慮特爲難，遣人喻之曰：「兄弟罪不相及，以庠尸還，特復以特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弁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不許，弁怒，手刃淑、粲。」

右又殺弁，皆廣腹心也。特既怨廣，引兵歸縣竹。廣遣長史費遠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石亭。特夜襲遠軍，放火燒之，遠潰，進攻成都。文武盡散，廣與妻子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所殺。特縱兵大掠，害廣所置守長，遣牙門王角詣洛陽，陳廣罪狀。先是，惠帝以羅尚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將七千餘人入蜀。特聞尚來，甚思使其弟驥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驥爲騎督。特及弟流以牛酒勞尚於縣竹。牙將王敦、辛冉說尚斬之，尚不納。朝廷以討趙廣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督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廣者，將加封賞。辛冉不以實上，衆怨之。會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名還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令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備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又年穀未登，無以爲資。知特兄弟頻請小停，皆感而恃之，遂相與詣特，特結大營於縣竹，以處流人。移冉求寬，冉大怒，遣人分勝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悉取其牘，改云：「能送六郡之豪及氏、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咸往歸特。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知冉意不可迴，乃辭歸。尚謂式曰：「子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

史籍

卷之九十七

七

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眾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亦非尚所能制。宜為之備。特納之。冉等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特兄弟有雄才，吾屬將為虜矣。乃遣廣漢都尉曾元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特知之，戒嚴以待。元至，特安臥不運，待其眾半入，發伏擊之，殺傷甚眾。斬元，傳首以示。尚冉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為主。特命部曲督李含等上書請依賈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進兵攻冉於廣漢。冉出戰，特破之。冉奔江陽。特攻尚於成都，尚嬰城固守。羅尚貪殘

史綱 卷之九十七 完

而特軍政肅然。百姓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河間王顯遣督護衛博討特，南夸校尉李毅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邈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眾大敗。蕩與博接戰，連日博敗。邈其眾盡降於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建初。進攻廣漢太守張微，微依高據險，與特相持。因其樵採，率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皆勒特引退。特與蕩分為二營。特料蕩必來，故不退。微眾至稍多，山道狹，蕩軍至不得前。蕩曰：父在重圍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殺十餘人。微率眾攻之，蕩軍皆殊死戰。微軍遂潰，進攻其營。

微走，蕩追之，遂害微。特進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羅尚守大城，時蜀人並結村堡，請命於特。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分人散眾，在諸村堡，苛歛百姓，驕息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尅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偽降，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明游說諸村，諸村聽命。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軍次德陽，特遣蕩距阜，尚率眾掩特營，連戰二日，特大敗，斬之。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及子雄僭號，追尊曰景皇帝。流特弟四弟也。初，特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曰：殿下已尅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

史綱 卷之九十七 完

多。宜錄大姓子弟以為質，任送付廣漢，收集猛銳，嚴為防衛。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流與蕩雄收遺眾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羅尚遣督護常深、牙門左氾等攻北營，流攻深，深尅之，追至成都，蕩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阜兵至，甚恐。李含勸流降，流從之。雄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離聞父欲降，白梓潼，馳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今二翁不從，奈何。離曰：若不從，便行大事。雄大喜，乃攻尚軍。害汶山太守陳國，尚保大城。時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流等

野無所略，士衆饑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
恭軍徐舉，求爲汶山太守，尚不許，舉怨之，遂降於流，說長生
資結流軍糧，流復振，流疾謂諸將曰：「雄美武殆天所相，可共
受事，遂死，諸將共立雄爲主，雄僭號，遣蓋流、秦文、王雄、特弟
三子也，母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夢大地繞其身，遂有孕，十
四月而生，雄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
使李驥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雄進攻之，尚奔巴郡，牙
門羅特開門內，雄遂尅成都，以承興元年，僭稱成都王，旋僭
帝位，改年太武，遣李國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
長安，遂陷漢中，盡徙人於蜀，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驥攻涪，陷
史籍 卷之九十七 三

之將，埽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
有年，刀矣，會獲來，既情何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
秋之義，於斯莫大，雄乃遣使朝貢於晉，李驥死，以驥子壽爲
大將軍，率衆陷巴東，建平朱提等郡，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
南中之地，雄生瘍于頭，六日死，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益
武帝，雄性寬厚，簡刑約法，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
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
歲殺三斛，女、丁、牛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
姓富實，問門不閉，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
有進金銀珍寶以得官者，丞相楊褒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綱
史籍 卷之九十七 三

之班弟玠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夜臨越殺之而立期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期雄第四子也越既殺班以期雄妻任氏所養乃讓位於期期既立輕諸舊臣外任尙書令景壽內任宦豎許浩等國之刑政希復周卿相網維紊亂誣其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雄子霜保並無病而死皆云期鸞殺之大臣懷懼期多所誅夷籍沒其婦女資財內外兇兇復鸞殺其將軍李攸攸之乃率忠騎一萬自浩向成都稱景壽許浩亂政與晉陽之

史籍 卷之九十七

季

甲以除君側之惡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壽遂入城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建寧王越尙書令景壽中常侍許浩等懷奸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皆殺之壽矯任氏令廢期為平都縣公南之別宮自縊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蓋曰幽公雄子皆為壽所殺壽初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威名遠振為李越景壽等所忌壽憂之代李玠屯浩每應朝親嘗自陳邊疆危警故得不朝壽懼不自全聘巴西魏壯問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欲假手報讐因說壽攻期壽既寇成都縱兵虜掠奸略雄女及李氏諸婦數日乃定長史羅桓解思明勸壽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

任謂必任 氏况弟

任謂與司馬蔡興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謂曰一日已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以咸康四年僭位下書宮與期別族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聽納中素帶居師友之位壽遣散騎常侍王叔聘於石虎虎遣壽書欲連橫入逸約分天下壽大修船艦嚴兵備糧以馬當為六軍都督營東場太閔軍十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羣臣曰我國小眾寡吳會險遠圍之未易能壯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異勢此虞虢之成鑒也壽乃止

史籍 卷之九十七

季

壽亦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舊政未逞其欲會王假從都還盛稱虎威強宮觀美麗人戶殷實壽又聞虎虐用刑法控制邦域心欣慕之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以都邑空虛工匠未充乃令傍郡戶三丁徙一以實成都與尙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百姓疲於役使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僕射蔡興李疑切諫壽殺之八年壽死在位五年僞諡昭文帝初壽病思明復勸壽稱藩於晉壽不從諫壯作詩託言應成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今人所作賢哲之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辭耳勢壽長子也既嗣偽位勢弟漢干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

不多，勸勢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太保李奕、廣於涪城，廣自殺。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自此之後，無復敢諫。初蜀地無隄，至是忽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勢好色，每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夸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性猜忌，誅殺大臣，人懷危懼。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青衣，勢發軍距守，又遣督堅率軍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師，堅不從。率軍從江北，鴛鴦碛渡，而溫出江南，堅到犍為，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溫已造成都十里，阻堅眾潰。溫縱火燒諸門，城中惶懼，無復固志。中書監王叔等勸勢降，勢以

史籍

卷之九十七

晉

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督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勢與觀而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觀，遷勢親族十餘人於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於建康。在位五年，而敗。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以穆帝永和三年，凡四十六年。

史籍卷九十七終

史籍卷九十八

晉書二十六

載記

呂光

呂光，略陽氏人也。父婆樓，苻堅時官至太尉。光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股有肉印，沉毅凝重，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奇之，言之苻堅，為鷹揚將軍。苻雙反於秦州，將軍楊成世為雙將，苟與所敗。光與王鑿討之，鑿欲戰，光曰：「與初破成世，乘勝輕進，宜持重以待其弊。與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破也。」二旬而與退。光曰：「揆其奸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贖，非國之利也。」進師追之，與果敗。堅授光都督西討諸軍事，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感神，飛泉湧出，吾等獨無感應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可不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至焉。耆其王泥流請降，進至龜茲，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嬰城自守，光急攻之，帛純傾國財寶，請救獫狁，獫狁率騎二十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獫狁便弓馬，善矛

史籍

卷之九十八

一

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繩策馬擲人光列陣爲勾鑠之法以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關戰於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去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胡人奢侈蒲羹酒家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諸國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異之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鳩摩羅什勸之東還光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侍堅高昌太守楊翰說涼州刺史梁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意必有異圖且京師擾亂存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亾未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以高梧太遠伊吾之關亦可距也地有所必爭正謂此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智難爲謀矣熙弗從美水令張統謂熙曰主上傾國南征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奸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智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推歸師之銳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宿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

行唐公洛上之從弟爲將軍計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統率羣豪使光之異心無自而起東兼毛興連王統集四州之衆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光至高昌輸出迎光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不能納善從說計謀未定宜在速進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亂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光報檄責熙不赴國難擅還歸師遣杜進爲前鋒擊亂亂敗走追擒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主簿尉祐性奸佞與彭濟同執梁熙光寵任之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皆名士也遠近離貳光擢

史緯 卷之九十八

祐爲金城太守祐次允吾據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鶴陰以應之光遣其將姜飛擊敗之祐奔與城武威太守索泮固守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梁熙無狀絕孤歸路卿何故與熙同惡泮厲色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恨力寡不能報君父之讐主賊臣死吾之分也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韃思復韃送之魏安魏安人焦松起兵奉大豫攻陷昌松郡光遣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遂進逼姑臧王穆謂大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

粟東向而爭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遣穆求授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暉、祁連都尉嚴純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隄子奚子等陣於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子等二萬餘級。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大臨於城南。三軍編素，謚堅曰文昭皇帝。於是大赦，改元太安。自稱中外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光西平太守康寧叛，自稱匈奴王。光討之不克。光刑罰峻重，參軍段業諫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霜刑變何也？」業曰：「明公方居臨一方，豈行堯舜猶懼不及，乃欲以商申之法臨道義之邦，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束結康寧西通王穆。光將討之，諸將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於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此危道也。」光曰：「今不往伐，坐待其來，晃穆共相唇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一城以外，非吾之有。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之交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光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晃將寇顛斬關納光，遂誅彭晃。王穆以索綬爲敦煌太守，旣而攻之，光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

史紀 卷之九十八

寇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中道衆散，驛馬令郭文斬首送之。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己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張掖督郵傅暉考核屬縣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暉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按校諸縣丘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惟殿下理其冤，光寤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遂殺興。」光遣其弟右將軍呂寶討之，伏乾歸爲乾歸所殺。光親討乾歸，子虎賁將軍纂軍於左南，乾歸將彭奚念於白土津累石爲堤，率精兵一萬距守。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白石堤，攻寇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以太元二十

一年僭卽天王位。光使呂纂率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以甲卒萬餘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寇之。呂纂寇金城，擒乾歸太守衛韃，韃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大震，泣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縱反問，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司馬耿稚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寇楊定，皆羸師以誘之，不可輕也。」因獸猶鬪，况乾歸乎？告者視高而色動，必奸計也。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待諸軍大集，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戰，敗，見殺。耿稚

史紀 卷之九十八

史 153-426

收集散卒屯於枹罕光荒羣信讒殺其尙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勳弼羅仇弟子蒙遜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屯兵金山扇動諸公衆至數千蒙遜兄子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男成等首倡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遠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箒轉禍爲福業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勢

史籍

卷之九十八

六

戰於合離纂師大敗光太常郭騰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曰業聞師起必躡軍後宜銜枚夜發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奸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騰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兄桓曰郭騰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臣子之事君親有阻無二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統遂奔郭騰摩道軍要纂於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摩軍破之乃得入城初摩獲光孫八人

及軍敗悉殺之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掩目不忍視摩悠然自若摩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光遣楊軌書曰卿雅志忠貞何圖松柏彫於霜霰難鳴已於風雨朕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荅率步騎二萬赴郭騰壘於城北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騰聞軌敗奔於乞伏乾歸楊軌聞摩走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督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

史籍

卷之九十八

七

戮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相猜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在位十年僞謚懿武帝纂光庶長子也光死呂紹祕不發喪纂排闥入哭蓋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纂不受紹既嗣驍騎呂超請紹誅纂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慎勿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紹曰吾每念哀尙兄弟未嘗不痛心寧死不忍行之超曰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

刀侍，日纂請收之，紹弗應。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開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憾紹，遣尚書姜紀審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感恩被於遐邇，欲廢昌邑，以兄為宣帝，何如？」纂夜率壯士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眾，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問曰：「誰也？」眾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率禁兵距戰於端門，呂超率卒二千赴之。眾素憚纂，悉潰散。纂入白青角門，升於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投。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紹弟也，而承大統，眾心不順，是以

史籍

卷之九十八

八

違先帝遺勅，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於敵國，宜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僭即天王位，謚紹為隱王，以弘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番禾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復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但不識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陳謝，纂復其爵位。纂深忌呂弘，弘不自安，遂起兵東苑，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眾潰，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婦女賞軍。弘之妻子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粲泣

曰：「天禍涼室，戮起威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番禾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孽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纂改容謝之，名弘妻及男女於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纂遣力士拉殺之。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曰：「夫起師動眾，必恭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不舉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殲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桑，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纂不從。為鹿孤所敗，

史籍

卷之九十八

九

遂西襲張掖。姜紀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不從。遂圍張掖，聞鹿孤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籠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遣使修其墓。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於纂。纂召超入朝，超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超入見，纂怒曰：「卿兄弟乃敢欺吾，要當斬卿。」然後紀綱可定。超頓首謝，纂因譙超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纂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內苑，至現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寶川路騰，倚劍於壁，推

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搏超，超刺纂，胸胸奔於宣德堂。川騰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尙阻之。將軍魏益多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草菅民命，昵近小人，輕害忠良，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傾覆，已除之矣。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逆天弑君，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其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

史紀

卷之九十八

十一

爲舍超助緯而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弑君自立，輕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先帝之子，明公爲長，人無異議。隆超正欲尊立明公耳。緯信之，與邈結盟，軍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光弟寶之子也。超旣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以安帝

元興元年，僭天王位，以弟超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尙書事。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翳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亾，死者大半，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徽政于玉門，纂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嬰城固守，將軍魏益多謀殺隆，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羣臣請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劉禪迎降，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

史紀

卷之九十八

十一

之資，樹恩百載，虎旅十萬，謀臣盈朝，秦師臨境，而復諫自專，社稷爲墟，何惜尺書，卑使不以危易安，今且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隆曰：吾雖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計，雖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可保宗族。隆乃請降。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遺子弟文武舊臣，質於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諸臣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饑窘，尙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達。

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與乃遣使來觀虛實。姑賊殺價賄貴，斗值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盡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為夸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積尸盈路，禿髮偃檀及沮渠蒙遜頗來侵伐，隆以二寇之逼，遣超多資珍寶，請迎於姚興，興遣其將齊難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支嗣不滅，迭相篡弑，三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獻歎慟泣，酸感與軍，隆率騎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後登坐與興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以孝

史籍

卷之九十八

三

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以安帝元興三年滅，凡十有三載。史臣曰：昔竇融歸順，垂榮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呂光棄茲勝躡，遵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微而養晉室，仗義而誅姚氏，則舊主之耻可雪，新朝之功可立，郭廢段業，豈得肆其奸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狼狽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禍必速，居其位而亾其德者，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溢乎？

慕容垂

慕容垂，初名霸，號第五子也，就愛之，踰於世子，僞不能平。

垂少好田獵，墜馬折齒，僞卽位，改名皝，以慕容皝為名，實惡之也，尋去夫以垂為名焉。石虎死，趙魏亂，垂謂僞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僞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根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僞乃以垂為前鋒都督，既寇幽州，僞將坑降卒，垂曰：方今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僞從之。及僞僭號，封垂吳王，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為太宰，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則親賢兼舉矣。及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與其子全奔於苻堅，恪卒後，堅密有圖燕之謀，

史籍

卷之九十八

三

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大悅，郊迎執手，以為冠軍將軍，封廣都侯，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及王猛伐燕，請垂子全參軍，以為鄉導，將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詐為垂使者，謂全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全遂奔燕軍，猛表全叛狀，垂懼而出走，至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為狼狽如是，待之如舊，堅敗於淮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子寶曰：天厭秦德，一旦土

崩建中興之業今其特也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秦覆我邦家轉恥莫甚焉不可以意氣之微而忘社稷之重垂弟德曰夫鄰國相并有自來矣秦強而滅燕秦弱而圖之報讐雪辱古今之大義也宜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天下大機弗可失也今釋數萬之衆授于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垂曰吾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譖禮遇如初國士之恩既未能報今投命於我若害之天下以我為不義使秦運已窮歷數歸我興復之會何慮無之君子不估亂不始禍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撫降戎權真曰垂世豪東夏今之名將

史緯

卷之九十八

南

避禍來歸非慕德而至封侯之賞未滿其志冠軍之號不稱其心鷹隼遇風雲之會必有凌霄之舉宜羈絆之堅不從遣李蠻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在鄴及垂至館之於鄴西會丁零翟斌謀逼洛陽丕令垂討之賜以金帛垂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兵騎一千為垂之副實防之也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請殺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觀離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今不殺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

存小惠不顧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名募數日衆至三萬濟河焚橋翟斌推垂為盟主垂欲襲洛陽又未審斌之虛實乃距之垂至洛陽符暉閉門距守斌復遣長史郭通說垂乃許之斌勸垂稱尊號垂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因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今欲控御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於石門初垂子農及兒子楷紹弟子宙皆在鄴中垂誅飛龍遣人密告農等使起兵以相應于是農宙據列人楷紹據辟陽農西招庫辱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

史緯

卷之九十八

北

討農農敗斬之垂引兵二十餘萬長驅攻鄴丕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君保衛乘輿邁蹤前烈奈何棄忠貞之節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宜詳思之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開於事機不以鄴見歸大義滅親况於意氣之微公若迷而不返孤亦欲窮兵勢恐單馬投命不可得也讓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之契未有其比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事終

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欲與天之所廢
吾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居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
其可束手輪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
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
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
痛之垂然左右勸垂殺之垂不聽遣讓歸垂表於苻堅曰
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恨
叨願遇位為列將爵奉通侯臣戮力輸誠常懼不及桓冲送
死一掃雲消迴討耶城俘馘萬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闕會
不圖天助弱晉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惟

史緯 卷之九十八

陛下鑿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
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
豫州丕令臣赴戰惟配弊卒二千不給兵仗復令飛龍潛為
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進無淮陰功高之忌
退無李廣失利之愆營營青蠅交亂白黑丁零夸夏以臣忠
而見疑乃推臣為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
涕卽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
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
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子農收集故營
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燹柴交越已阻

首臣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城臣國
舊都應相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恩遇之
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
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
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遣兵止銳不敢
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唯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
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唯東南
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軍恭行天罰而昊天不弔王師敗
績賴卿忠誠輔翼朕躬社稷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辭勳

史緯 卷之九十八

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為淫夫覽表悵然有慙臣庶
卿不容於本朝匹馬投命朕寵卿以上將禮卿以大賓任同
舊臣爵齊勳輔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樞懷首豈意種
棘自刺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漢高之事豈卿下庸所可
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吾所制翹陸任懷何
煩聞也念卿垂老作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顯布毒
存亾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
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輕略未稱朕心所恨者
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鄴丕固守中城垂墜而圍之分遣老弱
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請為

尚書令垂不許，斌密應符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垂誅之。斌兄子真引兵向鄴，欲與丕為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擊破之。真北走，寶使慕容楷追之，為真所敗，真遂屯於承營。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以擊程真，開符丕逸路，以謝秦主。疇昔之恩，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垂謂范陽王德曰：符丕吾縱之不去，方引晉師，規向鄴都，不可置也。復進師攻鄴，慕容暉為符堅所殺，羣臣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眾救符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微鄴圍，退屯新城。將北走中山，牢之追垂戰於五橋澤，晉師收績，牢之馳馬

史緯

卷之九十八

六

跳五丈澗，會符丕救至而免。翟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自立為趙王，營人殺乞，立真從弟成為主。成長史鮮于得斬成降，垂入行唐，悉坑其眾。符丕棄鄴城，奔於并州。慕容農尅令支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以太元十一年僭位，追尊母蘭氏為皇后，遷號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議以堯母位第三，不以賁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符堅冀州牧符定，幽州牧符謨等皆率眾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慕容楷為前鋒，都督遼部眾皆燕趙人，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請降。慕容農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

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練經，以赴時役，名曰効忠，實殉利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禮，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廓中興之業，四方漸平，兵革就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史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垂不從。翟遼死，子劉代立，攻鄴城，垂伐劉，次黎陽，津劉於南岸，距守，諸將以遼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劉以大眾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慕容鎮於黎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七

陽津，夜濟，壁於河南，劉聞奔還，士眾疲渴，潰走，劉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眾，劉單騎奔長子，凡得七郡，戶三萬八千，垂議征長子，諸將曰：慕容永未有變，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曰：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慕容瓚攻永弟支於晉陽，永遣刁雲率眾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農入自壺關，垂頓於鄴西，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大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於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於壺壁之南，農楷分為二翼，慕容圍伏千兵於深澗，及賊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

里圍發伏兵斷其後，楷農夾攻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尅晉陽，垂進攻長子永將賈韜爲內應，垂入城。永奔北門，爲將士所獲，數而戮之。永所統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尅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置守，率而還。垂遣其太子寶及慕容農、慕容麟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帥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宜遣兵禦之。」寶不納。曇猛因以爲言，乃遣騎率騎三萬爲後殿。麟以曇猛言爲虛。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三

縱騎遊獵，是夜魏師至，大破燕軍。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紹死之。士衆遺者十僅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狙於參合之役，有度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於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慕容隆、慕容盛踰青山，陷平城，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令人祭之。死者父兄一時號哭，三軍皆慟，垂慙憤，嘔血乘馬，與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引歸，垂至祖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寶祕不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偽謚成武皇帝。寶垂

第四子也。既嗣，僞位，嚴政峻法，上下離心。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有雄略，垂奇之。及寶北伐，垂使會代攝官事。禮遇一同太子。垂伐魏，以龍城舊都，使會鎮之。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寮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毀會。寶以訪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希旨贊成之。寶遂立策母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策年十一，美姿貌，而性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大敗。軍馬遁還山中。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距之中。」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三

昔令蛙速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資糧，不週旬日，宜令郡縣聚爲堡壁，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資食既窮，自然引退。」尙書封恭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且動衆心，是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也。阻關距戰，策之上者。慕容麟曰：「魏軍乘勝，其鋒不可當。宜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於魏。寶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於曲陽。魏軍至新梁，寶遣慕容隆夜襲魏師，敗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士卒兇懼，農勸寶還中山。魏軍追擊之。寶棄步卒，率騎三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

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甲冑武器盡棄無遺魏軍進攻中山屯於芳林園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斬開奔魏麟劫左衛慕容精使率禁旅試寶精不從麟殺之出奔丁零初魏師來伐寶使子會率幽并之眾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適麟侍郎段平子白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萬餘騎迎會於薊使慕容詳守中山會率步騎二萬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會以策為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一方積習驕貴非有他也臣當以禮誨之幽平之士懷會威德咸請曰清河王天

史緯 卷之九十八 圭

資神武臣等誓與之同生死願陛下與太子諸王止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左右讓之寶遂不許眾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謂會曰大王所恃者父也父已異國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蓋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復謂農隆曰會必為變宜早除之農曰寇賊內侵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眾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奔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逆跡未彰宜隱忍之今社稷危若綴旒復內相誅幾損威起釁不可寶曰會逆心已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方思朕言農等固

有不早從仇尼歸之策

諫乃止會聞之懼奔於黃榆谷遣仇尼歸率壯士二千餘人襲農隆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於寶寶誘而安之潛使慕容騰斬會不剋會勒兵攻寶寶率百數騎奔龍城會率眾追之請誅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眾悉逃散會單馬奔中山為慕容詳所殺詳僭位荒酒者淫殺戮無度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駭麟率丁零之眾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號與魏師戰於義臺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奔郡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慕容盛以為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容騰曰今眾

史緯 卷之九十八 圭

旅已集宜乘新銳之氣以成進取之功民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容騰為前軍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連骨因眾軍之憚役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引軍討連骨眾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眾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連骨通謀連骨進師攻城農為連骨所殺眾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遣使迎寶及於薊城寶欲赴之盛等以汗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若有二志悔之無及寶乃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騰集散兵於鉅鹿盛結豪傑於冀州段儀收

寶若從重
之言立命
焉則安有
身試國以
之滿

部曲於內黃，眾皆響會，寇期將集，會蘭汗遣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舅，盛又汗之婿，謂必忠款，無二，乃還龍城。汗弒之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偽謚寶惠愍皇帝，盛寶庶長子也。沉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於冲，及冲稱尊號，有白滿之志。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吾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為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在疑忌之際，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同行，東歸於慕容垂，遇盜陝中。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盛曰：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箭百步外，我若中之，汝等速退，如其不中，當束身待命。蓋乃豎箭，盛一發中之，蓋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後永誅垂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寶為蘭汗所殺，盛馳赴哀將軍張真固，諫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有之，奇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於外，眾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佞淫荒，事汗

無禮，盛因問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辨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遂誅提，遣其將仇尼慕討奇，汗兄弟見提誅，皆懼，共襲破慕容軍，汗遣其子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事，盛必應之，吾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引見察之，盛妻以告，盛偽稱疾，汗乃止。李早衛雙等，皆盛之親舊，蘭穆引為腹心，早等與盛潛結大謀，會穆斬蘭難，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等踰墻入東宮，誅穆，進攻汗斬之。內外咸悅，以長樂王稱制，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等叛，盛擊敗之，執奇而還，斬生，於是僭位，有犯罪者，十日一白決之，搥捶少用，獄情多實，盛聽詩歌及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周公之事，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咏德於管絃，我太宰桓王受遺輔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以政刑制羣后，肅穆雅熙，時無異論，勳德之茂，豈遜周公，乃詠歌闕而無聞，盛德掩而不述，非所以稱揚其先也。」乃命中書為燕頌，以述恪之功焉。盛頗通文義，嘗論伊尹能廢太甲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而幽其主哉？遂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為

自安之計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李早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早旋師則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早遂襲寇令支遣孟廣平率騎追期及於無終斬之初盛追早還羣臣莫知其故至是盛謂羣臣曰前追早還者政為此耳則新為叛逆必忌誅討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入窟山澤未可卒平故不意而還以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寇之理也盛去帝號稱天王譙其羣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故信言及之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爽等謀率禁兵殺盛事覺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段璠及秦與子興等因象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而入盛率左右出戰眾皆披潰有一賊從關中擊傷盛盛名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諡昭武皇帝是歲隆安五年也熙垂之少子也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悉於熙遂立熙熙諡段璠秦興等夷三族賜元死元寶第四子也熙寵幸苻貴人丁氏志恨呪詛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熙逼丁氏令

信知謀廢
亦自平

自殺誅丁信熙狩於北原石城令高和閉門距熙熙馳返和舉潰熙誅之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盛暑輿工士卒不得休息賜死者大半熙寵幸二苻氏長為皇后少為昭儀二苻並美而豔好微行游讎熙弗之禁也請謂必從刑賞政令無不由之及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竟卒熙支解溫而焚之其弟好游田熙從之北谷自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士卒為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高句驪寇燕郡熙代高句驪以苻氏從為衝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車地道以攻遼東城將陷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人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熙與苻氏釐契丹不克將還苻氏不聽遂棄其輻重輕輿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瘁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克而還盡殺寶諸子為苻氏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上與殺同價典軍杜靜載棺上書極諫熙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苻氏死熙悲號躡踊若喪考妣偃仆氣絕久而後蘇大飲既訖復啓其棺與交接服斬綰食粥命百寮於宮內哭臨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為淚

奇

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為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苻氏禊穉，張氏所作也。熙毀而視之，見中有弊，遂賜死。令公卿以下至於百姓，率戶營墓，費殯府藏下。銅三泉，周輪數里，內圖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後入此陵，僕射韋珍等恐為殉，並沐浴而待死。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將軍馮跋張興坐事，亾奔與跋從兄萬泥等結盟，推慕容雲為主，發尙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走龍騰苑，微服隱於林中，為人所執，送雲試之。及其

史緯

卷之九十八

未

從

諸子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於苻氏墓，垂以孝。武太元八年，僭立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凡二十四年。初，童謠曰：東燕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燕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謂禾草俱盡，高字也。雲父小名禿頭，三子雲其少也。熙竟為雲所滅。

雲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驥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姓高氏。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請雲告之以謀。雲懼不應。跋逼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越騎校尉慕容廆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亮仁、懷劍執紼而入，稱有所啓。班拔劍擊雲，雲以几距班，亮仁進

二人必死

弑之。雲自以無功德，為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養壯士班仁等，以為腹心。典禁衛，賞賜月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竟為所殺。

馮跋

馮跋，信都人。慕容寶署中衛將軍，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乃取龍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之，素弗不與。熙怒，及僭位，欲誅跋兄弟。跋與諸弟避於山澤，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既昏虐，忌吾兄弟，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

史緯

卷之九十八

未

死未晚也。同謀二十二人，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雲署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錄尙書事。武邑公雲為離班、亮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奮劍而下，斬班、亮仁。眾推跋為主。以太元二十年，僭稱天王。於昌黎，仍國號曰燕。署弟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尙書事。弘為征東大將軍，尙書右僕射。從兄萬泥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弗徵二人。遂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尅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

我管宜備不虞弘令人課草十束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
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
等降弘斬之跋省徭薄賦情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尙書
紀遠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問政事之要朝野競勸契丹
諸落來附跋撫納之魏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魏使
長孫道生率衆伐之不尅而還元熙元年跋有疾其長子永
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跋妾宋氏覩立其子受居謂
翼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
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唯中給事胡福得出入跋疾甚福
慮宋氏將成其計乃告跋弟弘弘勒兵入跋驚怖而死翼死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三

於陣跋有男百餘人悉爲弘所殺弘跋少弟也跋以爲尙書
左僕射領軍將軍中山公內掌禁衛外總朝政及自立與宋
交通魏主伐之弘嬰城固守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
皆降魏徙三萬餘戶於幽州尙書郭淵勸弘進女乞爲附庸
保守宗廟弘曰負纍在前降附取死不如更圖所適初弘廢
其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爲世
子崇母弟明邁勸崇降魏魏拜崇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
遼西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弘遣其將封羽圍崇魏使永
昌王健救之封羽以凡城降徙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尙書高
顯請罪乞以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

散騎常侍劉劭曰雖結婚通和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
危亾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街壁長江之難孫皓歸命况
魏強於晉氏燕弱於吳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
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以濟民乏勸督農桑以邀秋
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弘怒殺之魏又遣樂平
王丕討之日就覺削上下危懼太常陽嘏復勸弘速送王仁
入質弘曰吾未忍爲此若事不幸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嘏
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勢必土崩且高麗奪狄難以
信期始雖相親終必爲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弘不聽乃求
迎於高麗高麗遣將葛盧迎之入和龍城取弘精仗以賦其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三

衆弘擁城內士女入於高麗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
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
平郭等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奪其
侍人質任王仁弘謀南奔魏徵弘於高麗高麗遂殺之子孫
死者十餘人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以宋元嘉十三年
滅凡二十八載素弗跋之弟也慷慨有大志弱冠自詣尙書
左丞韓業請婚業不許復求尙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
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不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
談飲連日藻奇之曰吾遠求麒麟不知近在東隣何識子之
晚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雖屬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

字務從儉約，修已率下，百寮憚之。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何如？業拜謝，素弗待之。彌厚，跋之七年死。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也。在昔有如弗斯山，連此盧三部，及乞伏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請養為子，眾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泥字之曰紇于，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託鐸莫何可汗，託鐸異人之稱也。其後曰祚鄰，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於夏緣部，眾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川，與祚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洛陽，祚鄰盡并其眾，因居高平川，祚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眾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祚延立，祚延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於苑川，大破之，降其眾二萬餘落，因居苑川，述延死，子儼太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於麥田，元孤山，太寒死，子司繁立，遷於度堅山，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眾降于統，司繁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眾，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眾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

史籍

卷之九十八

垂

矣，乃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眾。鮮卑勃寒，侵隴右，堅以司繁為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壽春之役，徵為前鋒，會國仁叔父步頰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頰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跨據八州，不殺之以德，方窮兵極武，騷動蒼生，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志盈則覆，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國仁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眾至十餘萬，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家帥曰：苻氏以高世之

委而困於烏合之眾，天也。夫守常失時，允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時至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澧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眾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羸師以張之，賊不設備，于是勒眾五千襲擊，大敗之。祕宜率眾三萬餘戶降，苻登署國仁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遇於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三部震懼，率眾迎降，國仁討鮮

史籍

卷之九十八

垂

車越贊此黎於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詣歸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大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偽諡宣烈王國仁子公府幼冲羣下推其弟乾歸爲大單于河南王遷於金城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苻登將沒奕于遣使結好請討鮮卑大兜圍乾歸與沒奕于攻之大兜退保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還至鳴雀峽爲呂光弟寶所敗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大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左丞相大將軍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氏王楊

史紀 卷之九十八

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殆天以之資我也遣其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將軍詣歸距之定敗益州于平川軻彈詣歸引衆而退將軍翟瑄奮劍曰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關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宰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使爾奔散何而口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胡建戮監軍將軍之所聞也瑄敢忘斯義乎軻彈詣歸乃勒衆而進大敗之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呂光率衆來伐諸將勸乾歸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于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

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筭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當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必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及呂延將至乾歸泣謂諸將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至然相去遠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軍輕進乾歸破斬之使益州攻尅支陽鵠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於苑川姚頌德率衆五萬伐之乾歸次于隴西以距頌德姚頌德潛師繼發乾歸聞與將至謂諸將曰姚頌德領國而至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何其殆而擊

史紀 卷之九十八

之於是遣將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於相陽羅敦將外軍四萬遷於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與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及戰爲典所敗走金城謂諸豪率曰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輓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西遷幽人如歸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義深父子敢有心離背請生死與殿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凶之國廢典命也苟天未亡我興復有期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偁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而羌梁

七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泄。利鹿孤遣弟吐雷屯於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利鹿孤忌吾威力，勢難自全。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大悅，署乾歸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眾配之。乾歸征伐有功，加左賢王。元興元年，熾磐奔長安。姚興以為典晉太守。姚興慮乾歸終為西州之患，因其入朝，留為主客尚書。以熾磐監撫其眾，熾磐以長安方亂，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於嶗峴山，以據之。熾磐攻尅袍罕，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堅有眾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袍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眾三萬，遷於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造隴西羌昌何攻尅金城郡。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尅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袍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為邊害，署乾歸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儁奴。師濟河，敗儁奴太子武臺於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乾歸敗於五溪，有眾集於其手，甚惡之。為兒子公府所弑。公府奔大夏，熾磐討擒之。輟之於譚郊。偽諡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熾磐，乾歸長子也。義熙六年，篡偽位。七年

而宋氏受禪。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為己瑞，于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儁奴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尅，遂入樂都。徙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袍罕。儁奴遂降。熾磐既兼儁奴兵，強地廣，置百官。十一年，熾磐攻尅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將四遠為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蒙遜遣使聘於熾磐，遂結和親。熾磐遣尅昔郎莫胡、獻黃金二百斤於魏，請伐赫連昌。魏許之。及魏主拔統萬，熾磐遣其叔泥頭弟度質於魏，表貢方物。熾磐死，子暮末立。暮末弟殊羅、悉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暮末禁之。殊羅

史緯 卷之九十八 五

與叔父什質謀殺暮末。禿髮氏盜門鑰，將啓之。鑰誤門者以告。暮末收其黨與盡殺之。欲鞭什質，什質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刺其腹，投屍於河。什質弟白養去，列有怨言，皆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為赫連定所逼，請迎於魏。魏主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暮末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保於南安。魏遣使迎之。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赫連定遣北平公韋伐率眾攻之。城內大饑，人相食。暮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為赫連定所殺。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以宋文元嘉七年滅。凡四十六載。

史緯卷九十九

晉書二十七

載記

秃髮烏孤

秃髮烏孤，鮮卑人。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匹孤卒，子壽闡立。壽闡在孕，母胡拔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秃髮，因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舉秦如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敗涼州刺史蘇愉。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肝食，為馬隆所破，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三傳至烏孤。呂光署為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大都統廣武侯諸將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不如受之，以待其變。烏孤從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破之。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遣使署烏孤左賢王，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患安黎庶，吾安可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興，豈有常哉？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號曰南涼。曜兵廣武，攻苑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於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更稱武威王，徙於樂都。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夸，儆，檀，為車騎大

十餘郡也

鎮北將軍

將軍廣武公鎮西平，豪雋秀傑，皆居顯位。郡縣守令咸得其用。烏孤從容謂其下曰：隴西區區數郡地耳，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以業阻兵張掖。呂氏偷據姑臧，吾蕭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三者何先？楊統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與我鄰好，無故伐之，非義舉也。呂尤衰老，嗣子闇弱，纂弘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當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亶，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疲於奔命，不得安其農業，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烏孤因酒降馬，傷甚，謂羣下曰：四方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位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二

三年，偽謚武王弟利鹿孤立，徙居西平。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漢口。呂纂來伐，使儆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我軍擾懼。儆檀下馬，據胡牀而坐，衆心乃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儆檀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堅守不戰，儆檀置酒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理窮歸命，非出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宜徙於乙弗，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不從。乾歸果奔於姚興。隆安五年，利鹿孤僭稱河西王，率師伐呂隆，敗之。利鹿孤謂其下曰：吾處

駕戎車無闕境之功不愛官爵少賢能之助其故何也祠部郎中史嵩曰王者行師以全軍為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緩寧為先惟以徙戶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冠城主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以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立冲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利鹿孤雖借位尚臣於姚興功臣楊經死其弟桓有才望姚興徵之利鹿孤僂桓於城東謂之曰本朝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情同古人夫鯢非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踰其翼卿有佐時之器當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三

振纓雲閣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殿下宥臣於俘虜之中任同親舊國土之恩豈敢忘之因灑涕而別遣僂檀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祥執之僂檀數其不降祥曰禪問忠於彼者亦忠於此禪受呂氏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僂檀悅欲以為司馬祥曰禪不能死而復官之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禪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僂檀義而釋之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偽諡曰康僂檀少機警有才畧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僂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僂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元興

僂檀阻兵
其國亦滿
受不明耳

元年僂號涼王遷於樂都初乞伏乾歸在晉興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僂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熾磐雖逃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乃赦之至是又奔僂檀歸其妻子姚興拜僂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僂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眾迎呂隆于姑臧僂檀攝昌松魏安二成以避之與涼州刺史王尙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熒呂光時為尙書郎見僂檀於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弘拔命世之傑也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為託至是僂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冰鏡之明不期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四

朱耶那張堪之孤叔向撫女齊之子無以加也姚興密圖姑臧僂檀乃去其年號遣秦軍關尙聘於興興謂尙曰車騎為國藩屏擅興兵眾輒造大城為臣之道固若是乎尙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眾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劫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僂檀表求涼州興不許僂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畧僂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僂檀率步騎三萬次於五潤興涼州刺史王尙遣辛旻孟祥出迎尙山自清陽門僂檀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尙還長安僂檀曰

君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敵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侮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適之畧爲之若何敵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山人弘實在殿下以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松趙昌武回飛羽以大王之神畧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橫于天下河石豈足定乎侮檀大悅賜敵馬二十四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遣西曹從事史嵩聘於姚興興謂嵩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因威未接萬里投誠陛下官方任才量功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五

授職遷授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涼州授車騎車騎何從得之嵩曰河西雲擾呂氏顛狽實由車騎領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遠在天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尙孤城獨守外通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性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拜騎都尉侮檀宴羣寮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曰張文王築城郭繕宮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渙然龙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土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王有西夏率土崩離

街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主更四姓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侮檀曰非君無以聞此言也侮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敵爲太尉主簿錄記室事侮檀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遂伐沮渠蒙遜蒙遜來戰於均石爲蒙遜所敗西郡遂陷侮檀又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大敗侮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侮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於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率其屬叛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恃衆故也貴躬侮

史籍 卷之九十九

六

遇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殿中騎將白路擒七兒斬之軍諮祭酒梁哀輔國司馬邊憲謀反侮檀誅之姚興以侮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尙書郎韋宗來觀變侮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畧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辨宗出而歎曰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碑豈足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侮檀權詐多方兪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尙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患不尅宗曰形移勢變終如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侮檀以輕敵致敗今以大

軍臨之。必有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侮檀匹也。典不從。遣其將姚弼飲成。率步騎三萬伐之。又使姚顯為後繼。遣傳檀書云。遣向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勒。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遊之。傳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眾至漢口。呂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弼寧為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弼。弼至姑臧。屯於西苑。州人王鍾等謀為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傳檀。傳檀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飲成縱兵虜掠。傳檀遣其將軍俱延敬歸等十人。率騎分擊。人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閉營不出。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

史綱 卷之九十九

勢甚盛。遣射將孟欽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宋益馳擊斬之。顯乃委罪飲成。遣使謝傳檀。引師而歸。傳檀于是偕印涼王位。傳檀將伐蒙遜。太史令景保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酉。宜以自守。難以伐人。傳檀不聽。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傳檀怒。錄之而行。蒙遜來戰於窮泉。傳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吾向實言之。但不從耳。蒙遜曰。昔高祖困於平城。以妻敬為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妻敬之賞。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

遜乃免之。至姑臧。傳檀謝之。封保安亭侯。蒙遜進聞姑臧。百姓怨東苑之殺。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傳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子他。及司隸校尉敬歸為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而歸。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傳檀懼。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傳檀始出城。焦湛合三千餘家。據南城。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蒙遜乘勢來伐。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傳檀曰。若以愛子為質。我當還師。傳檀不從。蒙遜築室。返耕。為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為質。蒙遜引歸。傳檀將伐蒙遜。護軍孟位曰。蒙遜初并姑臧。兵勢甚盛。宜固守。伺

史綱 卷之九十九

隙。不可妄動。不從。進至番禾。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曰。殿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貲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由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不聽。屈右出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侯而昏霧風雨。蒙遜軍至。傳檀大敗。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傳檀嬰城固守。以子崇千為質。蒙遜乃歸。蒙遜又攻樂都。不克。而還。將軍文支。以湟河降蒙遜。蒙遜徙五千餘戶於姑臧。蒙遜又來伐。傳檀以太尉俱延為質。蒙遜乃引還。傳檀欲西征。乙弗孟體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克。後患必

蒙遜亦恨如泰之於六國也

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羅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不聽傳檀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荒弊蒙遜不能卒至熾磐易以拒守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傳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從事中郎尉肅對西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所全武臺不聽一旬而城潰傳檀謂眾曰今樂都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今還無所歸卿等能與吾取契汗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眾多逃返遣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將士皆散傳檀遂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九

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傳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東哭秦朝申包胥之誠西感沮渠展毛遂之搵負羈勒而侍殿下者舍臣其誰惟願審進止之笑傳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潰諸城皆降於熾磐獨浩登尉賢政固守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孤城獨守何所為也賢政曰雖知樂都已陷先歸獲賞後服受誅未審主上存亡不敢歸命妻子豈足動懷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為國儲不能盡節而轉於人棄父負君乃欲使人效之乎及聞傳檀至乃降

傳檀後為熾磐鳩死在位十三年武臺亦為熾磐所殺傳檀少子保周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義熙十年滅凡十九年

慕容德

慕容德毓之少子也苻堅拜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曰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迺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去之及次榮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亾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十

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慕容垂如鄴垂稱燕王以德為司徒時慕容永據長子有眾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為不可德曰昔三祖積德遺澤在人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今永僭建大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橫不息宜先除之以一眾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可已乎垂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魏將拓拔章攻鄴德敗之魏師退次新城南安王慕容青請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夾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寇利在野戰一不可

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雖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來我寡，步馬殊勢。四不可擊也。我自戰其地，各顧其家。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圍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數生，圍之必勝。德從之。魏遣遼西公賀正，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爲致死。會章虛乖，爭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擊之。德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奔薊。慕容詳又僭號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

史紀 卷之九十九

謂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廣開恩信，以招集之，可一舉而取也。從之。隆安二年，德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徙于滑臺。遇風，船不可渡。魏軍垂至，衆懼，議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乘夜濟師。魏師且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旣至，滑臺。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赦境內，置百官。魏將賀賴盧率衆來附。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己瑞，誅爲亂。賜死。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中黃門令趙思名募容鍾來。

迎鍾執思付獄，遣使勸德稱尊號。德謂其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以嗣帝奔亡，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奉迎。謝罪，角巾歸第。卿等以爲何如？黃門侍郎張華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慕容與護請馳問寶虛實。乃率壯士數百謀殺寶。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乃還德，以趙思閉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厚恩，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以明臣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有犬戎之禍，晉鄭是依。漢有七國之難，梁王扞禦。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

史紀 卷之九十九

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愧申胥，痛哭秦廷，欲學箕。不食，養粟。德怒，斬之。苻堅旣爲姚興所滅，族孫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苻斌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於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辨勸和納之，和不從。辨懼，及德是役，辨又勸和反。和不從，辨殺和，以滑臺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曰：魏軍已入城，據國成資。容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旣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以爲基業。然後畜力而圖之。

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新李辨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眾曰：「符廣雖平而滑臺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慕容鍾曰：「攻滑臺，潘聰曰：『二君之議皆非也。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之舊鎮，必距我師。又密邇江淮，水路沮洳，秋夏霖潦，千里為湖，水戰固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地二千里，戶十餘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曹凝之所營，山川阻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五

峻足為帝王之都，宜遣辨士馳說於前，大兵繼進於後，辟開渾昔負國恩，必翻然而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關中河內也。沙門朗公善占候，德因訪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典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墟虛危，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遂撫項邪，待秋風戒節，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問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

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前訓，是以宣王龍飛於衰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之定期，帝王之大運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問渾父蔚，昔同段龔，困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齊魯，遠附吳越，割荆東藩，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廣固，昔韓信以禪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尅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未足以喻，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五

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衆戰，何戰不勝。昔賈融以河西來歸，榮被於後，喬彭寵以漁陽肆逆，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凝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龔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敢抗違，必無遺墟，覆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焚。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奔魏，追斬於莒城。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帝位，燕其羣臣，酒酣，問曰：「朕可方自古何主也？」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

左右賜仲昂千匹，仲辭以過多。德曰：卿戲朕，朕亦戲卿耳。卿所言非實，故以虛言相賞。韓範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德悅，賜範絹五十疋。白是日言競進，德登營丘望嬰冢，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莖，平仲生居近市，死莖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臣先人之時，政在家門，奢僭相高，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作亂，率眾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其家。段弘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達奔魏，尚書韓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主

諱上疏曰：二寇通誅，國恥未雪，關西為豺狼之藪，揚越為鴟鴞之林，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畧未振，使長蛇騰霧，封豕假息，夫一日之安，唯百世之患，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征，懸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於營丘，難以經畧於秦越。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燧燒，公避課役，擅為奸宄，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戶，進為雪恥討寇之資，退為足國強兵之計。若蒙採納，冀神山海，雖遇商鞅之禍，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

百姓逃竄，以諱為行，蒙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謂尚書韓範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邠，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辨，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連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昔賢，典懷往事，彼而有知，亦將有感於斯言。桓玄將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等皆奔於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畧，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主

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或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於茲，桓玄篡逆，虐踰董卓，神怒人怨，機有可乘。以陛下神武，驅樂奮之卒，當厭亂之會，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無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禦之備，亦云微矣。若以步騎數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直指江介，必望旌草偃，壘漿屬路，拓境開疆，無過今日。如後機失，會蒙傑奮，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時過患生，憂必至矣。諸將咸以玄未可圖，德乃請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鈇騎五萬三千，周山澤，旌旗彌漫，鉦鼓

之聲振動天地。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為前鋒，慕容鍾為大都督，率步卒二萬騎五千，尅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其月死。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偽諡獻武皇帝。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被鄴，處納於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囚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將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七

超，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內外稱美。馮頊之立為太子，德死，義熙元年，嗣偽位。以慕容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鍾宏有不平之色，封孚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固之宗臣，祗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宰鍾等權過五樓，欲前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不行。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長史，悅譚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豈天族乎？」處之外館，超聞而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七

以中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談所許，韓絕多智，足辨昔與姚
興俱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超曰：得吾心矣。使範聘於
典，及至長安，典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
效款稱藩，為能以小事大，抑端為親者，屈範曰：昔周爵五等，
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能興，光宅西秦，
卜朝不承，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下，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
尚謙冲，便至於誕，荷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
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所未安。典
怒曰：若如卿言，便非為事大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
寡君純孝，願陛下體愛親之道，需然垂慈，典悅於是。為範設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九

舊交之禮，中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
於機辨未也。範曰：大辨若訥，古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
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典笑曰：可謂使
乎。範承間遂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
疑自梁父來，奔言於典曰：燕王稱藩，本非至誠，權為母屈耳。
古之帝王，尚與師徵，實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
臣也。宜先令其送伎，然後歸之。典從之。超遣僕射張華，送大
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宴，酒酣樂作，典黃
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其事也。華曰：
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自古

帝王為道不同，典怒曰：昔秦楚競辨，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
何敢抗衡朝士。華避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
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典善之於
是。還超母妻，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
集於闕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大風暴起，天地昏昏，行宮羽
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太史令成公綏，綏曰：陛下信用奸臣，誅
殺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之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
孫五樓等，俄而復之。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樂作音節不
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領軍韓謨諫曰：先帝以舊京傾
沒，戍吳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九

關養士，以待賊發，不可結怨南鄰，廣樹讐隙。超不聽，遣其將
斛發提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
大樂教之時，公孫五樓專總朝政，論宿豫之功，封斛發提等，
並為郡縣。公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
率騎三千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將
討之，超引見羣臣，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
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
銳氣。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
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
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粟。

五樓超所
用而不
何也

說得是

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迎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難以卒芟。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千羣。縱令週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川馬爲便。宜出峴迎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賊入峴。自貽窘迫。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當爲膽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人曰：主上旣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從人，逃匿，以劉璋、吳國威，吾必死之。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王師次東莞，超遣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步騎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主

五萬進據臨胸，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於臨胸。暉謂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將據川源，劉裕前驅，孟龍符已至。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胸。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暉戰敗被殺，超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赦慕容鎮，引見羣臣，謝之曰：朕聞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悞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事急還謀，忠臣臨難立節，諸君其勉思奇策，共濟艱難。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聞西秦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

入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尙爲美，不可閉門坐受攻圍。司徒慕容惠曰：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乞師於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項得張綱爲攻具，城乃可得。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射之，乃退僕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主

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匹。裕弗許。晉兵繼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旣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遺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至洛陽，與姚紹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範曰：自亾祖司空世食燕祿，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天

喪敵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恩猶未忍謀燕祿嘉之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超知收在旦夕又範弟諱盡忠不二故不罪焉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殺馬以饗將士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泣韓諤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當勉強之秋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尙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怒繫之於獄賀賴虛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五

嶽降後慕容恪圍段龔亦如之裕從其言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尙書悅壽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厄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宜轉禍爲福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與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象之以皮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改解之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公爲裕軍所執裕數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世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七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

吳綱被殺

安四年僭立以義熙六年滅凡十一年

封平牛處道渤海人寶僭位遷吏部尙書及爾汗之篡南奔辟間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乎出降德大喜乎外統機事內參密謀及超嗣位政出權嬖殘虐滋甚乎屢匡救超不納後臨軒謂乎曰朕於百王可方誰乎曰蔡紂之主超大怒乎不改容徐步而出司空鞠仲謂乎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乎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卒於家

沮渠蒙遜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五

沮渠蒙遜臨松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爲氏蒙遜雄傑有英略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伯父羅仇建弟從呂光征河南光軍敗鞠粥謂兄羅仇曰主上荒老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護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是智勇見猜之日吾兄弟素爲所憚死而無名不若勒衆向西平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不從兄弟皆爲光所殺蒙遜求還葬時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達荒虐無道賊殺忠良吾將爲二父報讐遂斬光護軍馬邃以盟一句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京兆段業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使蒙遜攻西郡蒙遜引

水灌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欲擊之業遜曰歸師勿追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果為弘所敗業築西安城以藏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退此謂之策家非築城也業不從俄為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業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呂光遣子紹伐業業請救於秃髮烏孤烏孤遣楊軌救業紹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覲之志紹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乃按兵不戰紹引兵歸業懼蒙遜雄武欲遠之以

史紀卷之九十九

五

為臨池太守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世之才信愛讓佞遠棄忠良吾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不從蒙遜與男成期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成告業曰男成欲謀叛約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誅叛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今以臣在恐部人不從與臣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業枉見屠害諸君能為報讐乎男成素有恩信衆皆從之比至瓜池衆踰一萬羌胡多起兵應之蒙遜壁於侯塢蒙使將軍田昂攻

殺兄

殺兄

蒙遜王豐孫陳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非昂無可以討蒙遜昂至侯塢率騎歸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業曰孤單馭一已為貴門所推可見有餘命蒙遜斬之隆安五年蒙遜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姚興遣姚碩德攻呂隆於姑臧隆降於興酒泉梁寧二郡叛降李嵩蒙遜懼遣其弟寧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還碩德大悅拜寧建康太守寧還兩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遠離桑梓受制于人蒙遜乃止姚興遣齊難率眾四萬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蒙遜敗其

史紀卷之九十九

五

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人也何以紀綱百姓乎今自殺姚興遣張構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拜秃髮厚植為車騎將軍廣武公蒙遜不悅謂構曰儻椒上公之位而身為侯者何也構曰每桓桓不仁款誠未若聖朝加以重爵者褒其歸善之義耳將軍匡贊帝室勲高一時安可以不信相待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見佐命元勳齊難徐洛驍勇將並位總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封西海邪構

殺伯

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
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大史令劉梁言
於蒙遜曰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遂攻偏
桓西郡太守楊統統降蒙遜率步騎三萬伐偏桓次於西郡
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蒙遜引還偏桓追及於
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曰賊已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偏桓
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一鼓而滅進
擊敗之乘勝至姑臧奪夏降者萬數千戶偏桓懼請和而歸
及偏桓南奔樂都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
賊之黨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遂遷於姑臧以
史緯 卷之九十九

義熙八年倂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偏桓來伐蒙遜敗之於
若厚塢偏桓湟河太守文支降蒙遜寇於新堂關人王懷祖
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率眾攻乞伏
熾磐尅廣武郡如湟河度浩靈熾磐遣乞伏魁尼寅距戰蒙
遜擊斬之熾磐又遣折斐趙景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
戰且前大破之斬折斐等七百餘人趙景奔還蒙遜以弟漢
平爲湟河太守而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
舍人黃迅報聘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於南裔
蒼生沒於北虜陛下聖重光八表宅心臣被髮邊徼才非
時倚謬爲河右遺孽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

嶮旄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
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
爲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夏祚光武之
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中興之
美陛下據吳楚之地擁荆揚之銳詎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
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尅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晉爲右翼前
驅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
擊之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漢平長史焦昶客招熾磐熾磐
復攻漢平漢平出降隗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
爲熾磐所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宜宥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之以厲事君乃放還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
昌太守蒙遜遣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
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
寺中有玄石神圖命中書侍郎張穆賦焉勒石於寺前遂如
金山而歸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蒙
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顧謂左右曰古之
行師不犯歲氣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
轅而裕滅之必不能久據關中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
緝熙庶政乃者公私草創未遑舊式朝士多違憲章或當直
文案在家臥署政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今黜陟絕於皇朝

駁議寢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為度日之事、甚非靖共爾位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蒙遜攻浩、有虵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進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乃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欲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耳、乃露布稱得浩、將進軍黃谷、欲聞而大悅、進都濱澗、蒙遜潛軍逆之、敗於壞城、斬之、遂進寇酒泉、欲弟敦煌太守、自稱大將軍、蒙遜築長堤引水灌城、恂將宋承舉城降、恂自殺、李氏遂入、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稱臣、貢獻宋武以蒙遜為都督涼州諸軍

史緯

卷之九十九

无

事鎮東大將軍涼州刺史張掖公景平元年、苗芮來抄、蒙遜遣世子正德拒之、正德軍敗、見殺、乃以次子興國為世子、元嘉元年、枹罕虜乞佛熾、祭攻河西白草嶺、寇臨松郡、執蒙遜從弟成、都六年、蒙遜征枹罕、時乞佛熾、祭死、子茂、蔓大破蒙遜、生禽興國、殺三千餘人、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貢於魏、上表曰、伏惟陛下、天縱睿聖、德超百王、陶育齊於二儀、洪基隆于三代、上靈降佑、昨歸有道、羣生幸甚、率土齊欣、臣誠弱才、效無可錄、幸遇重光、思竭力命、自欣投老、得親盛化、異終餘年、憑倚皇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塗、危險、竟不仰達

為是天朝高遠、未蒙齒錄、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祇等還、奉被詔書、三接之恩、獨隆、萬里之心、有賴、今極難之餘、開泰唯始、誘勸既加、引納彌篤、老臣見存、遐外無棄、仰荷愷悌之仁、俯蹈康哉之詠、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鴈以寶融、知命之美、顧惟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庶微誠上、宜天鑒下降、若萬國來庭、百辟陞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尚殷、私懷未遂、許身於國、款誠莫表、貽慮公卿、辭旨紛紜、不在同獎之例、未遑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啓聖姿、幼登天位、美詠作於

史緯

卷之九十九

无

成康道化、踰於文景、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灑玄澤、以潤八荒、况在秦隴、塗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後蒙遜遣子安周為質、魏主遣太常李順拜蒙遜太傅、都督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十年、蒙遜死、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閨庭無禮、菩提年幼、蒙遜第三子茂、度一名牧、健、時為酒泉太守、眾推茂度襲位、十一年、茂度上表於宋曰、謹按蓋法、尅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助光天府、標榜稱述、實兼斯義、輒上謚為武宣王、若九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詔從之、以茂度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茂度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

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休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凶典七卷、魏駁九卷、謝文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敬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求晉趙起、注諸雜書數十件、宋文賜之、茂虔亦請命於魏、先是魏主遣李順迎蒙遜女為夫人、會蒙遜死、茂虔立、送妹於魏、拜昭儀、茂虔尙魏主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以世子封壇為質、魏主以茂虔所行乖悖、且願望兩端、親征之、茂虔求救于蠕蠕、遣弟董來、率兵萬餘人拒魏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三

軍於城南、魏主至姑臧、茂虔嬰城自守、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魏主引諸軍進攻、茂虔兄子萬年、又率麾下來降、城拔、茂虔而縛、請罪、命釋其縛、徙涼州民三萬餘家於魏、始有父老投書於敦煌、東門忽不見、其書八字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震電、其下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佛泥、陷不通、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茂虔立果七年、而滅、茂虔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茂虔姊、共毒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得愈、乃徵李氏、茂虔不遣、既降、魏主猶以妹婿待之、為蒙遜置守墓三十家、授茂虔征西大將軍、涼王初、魏軍將

此則有神
以無知

人不作

之曉矣

無諱非以
之除能
二日可謂
壯士

入茂虔開府庫、取金銀珠玉、不更封閉、城民取之、巨細蕩盡、守藏者告之、又有告茂虔父子首奔、藥前後、殺人以百數、姊妹皆為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初、劉賓沙門、曾無識、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蔡、是、顯、臨、林、私通、凶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蔡、無識、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皆受其法、魏主召蔡、無識、蒙遜殺之、至是、魏主知之、乃賜昭儀死、誅其宗族、人又告茂虔與故臣謀反、於是賜茂虔死、茂虔與主決、乃自裁、遂以王禮及公主卒、與茂虔合塋、公主無男、有女、蒙母、尊為武威公主、茂虔之敗也、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魏使弋陽公元黎守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三

酒泉、無諱聞之、挈出、為無諱所執、遂冠酒泉、留從弟天周守之、無諱進據敦煌、十八年、魏主遣軍圍酒泉、城中饑餓、死萬餘口、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陷、執天周、殺之、時魏兵甚盛、無諱懼、不自立、遣弟安周、將五千人、伐鄯善、鄯善王出走、無諱率萬餘家、棄敦煌、西據鄯善、遣將衛祭、祭高昌、高昌王、奕、奔、蠕、蠕、無諱復據高昌、遣常侍汜、偁、奉表於宋、獻方物、宋文投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河西王、無諱卒、弟安周立、孝武大明三年、安周奉獻方物、後為蠕蠕國所併、赫連勃勃

者數萬計，置守宰以撫之，乃率騎二萬人高岡及於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與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遣姚文宗距戰，勃勃偽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姚楡生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勃奇堡，勃勃攻之，奚聚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自刎而死。勃勃攻興將姚壽都於清水，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於大城，復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於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三萬匹。以叱干阿利領將作

史緯 卷之九十九 蓋

今事夏後 大匠發嶺北，奪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馮為名，阿利工巧，然性殘忍，乃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又造兵甲，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鎗匠，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世甚珍之。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讓討乞伏熾磐，王買德曰：明王之行師也，以德不以暴熾磐我之與國，乾歸新死，棄好伐喪，匹夫猶耻為之，而况萬乘哉！勃勃曰：善。其年下書曰：帝王者天之子也，是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天屬之尊，不可令

漢美于故 勃勃於此 雖之中也 之以女稱 於之何 有於乞伏

或時未可

支庶同之，其非正統，以鐵伐為氏，庶朕子孫，剛銳如鐵，堪以伐人。攻姚興將姚達於杏城，寇之，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姚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勃勃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為盛所殺。勃勃攻上邽，寇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進攻泓將姚湛於雍城，譏奔長安，進師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有高世之畧，率兵伐秦，姚泓豈能自固！且漢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寇之。裕既寇長安，

史緯 卷之九十九 蓋

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軔，吾取之。若拾芥耳。於是秣兵厲馬，休養士卒，進據安定，盡有嶺北之地。劉裕滅泓，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勃勃命中毒侍郎皇甫徽為文，而陰誦之名，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以答裕。裕賢而奇之，使者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大毒。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奪，無暇力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百姓日望義旗之至，青泥上洛，南

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峭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盡樂以迎王師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旬之間可不戰而定也勃勃善之以世子瑣都督前鋒諸軍事率騎二萬伐長安子昌爲前將軍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瑣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眾逆戰不利退屯劉翹堡田子殺司馬王鎮惡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城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百姓逐齡石勃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七

知長安累代帝都山河四塞之固荆吳僻遠勢不能爲人患拓拔與我同壤境去統萬裁數百里若都長安統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北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及此耳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瑣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尙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赦其境內改元曰真興刻石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我皇祖大禹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數遭屯險王桀失馭然鴻績未渝慶祿萬祀龍飛漢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望崑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緬滄海之表爰始建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峭函五德華運於伊洛秦雍成纂弒

史緯

卷之九十九

七

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為獨尊之形險絕之狀固以遠邁於威
揚超美於洛邑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
建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間闔披霄
而山亭魏象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
道苑園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予並建森然畢備
若紫微之帶皇穹閭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猶
以重威之式有關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
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
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路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
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椳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堯

第三子昌攻項殺之勃勃以昌為太子元嘉二年勃勃死昌
嗣偽位魏主燕聞勃勃死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
至昌方宴饗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次黑水去統萬三十
里昌出戰魏主馳擊之昌退走入城軍士乘勝入其西郭焚
其門明日分軍略居民殺獲生口數萬牛馬十數萬徙萬餘
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魏將奚斤相持於長安魏主乘虛西
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魏臣以統萬城堅非旬日
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尅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
俱往魏主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攻具
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
史緯 卷之九十九 卑

擊彼僞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
 而前紆陳為翼行五六里魏主衝之昌陣不動稍復前行會
 有風起宦者趙倪勸魏主更待後日崔浩叱之魏主分騎為
 左右以倚之魏主墜馬昌來逼魏主騰馬刺殺其尚書斜黎
 又殺昌騎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大潰奔上邽遂克
 其城勃勃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
 宮墻五仞其堅可以礮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彫鏤圖畫
 窮極文采魏主曰慕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
 乎後安頡擒昌魏主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尚始平
 公主假帝忠將軍封秦王以謀反誅昌弟定凶暴無賴昌敗
 史緯 卷之九十九 聖
 奔於平涼自稱尊號登陰槃山望其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
 業豈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諸卿建中興之業俄
 有羣狐百數鳴于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定惡之曰此亦大
 不滅咄咄天道復何言哉與宋連和遣其將侵麟城魏將隗
 歸破之定自將數萬人擊隗歸魏主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
 涼方陣自固魏主圍之斷其水草定引眾下原魏將丘眷擊
 之眾潰定被劍單騎遁走收餘眾保上邽為吐谷渾慕墳所
 襲擒定送魏殺之自勃勃至定凡二十六載而亡
 沮渠赫連等皆宋魏三書相入者
 不便割截連類載之以便觀覽云
 史緯卷九十九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宋書一本紀

武帝

少帝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卷一百一宋書二志

律

曆

禮

樂

天文

州郡

史緯

宋書目錄

百官

卷一百二宋書三列傳

后孝皇太后

武帝胡婕妤

文帝袁皇后

路淑媛

孝武王皇后

殷淑儀

明帝王皇后

陳太妃

劉穆之

王弘

卷一百三宋書四列傳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濟

謝朓

王鎮惡	劉彥之
王懿	劉敬宣
沈田子	
卷一百四宋書五列傳	
朱齡石	崩思
胡藩	垣護之
張興世	宗長沙王道憐
臨川王道規	王誕 <small>假</small>
謝景仁 <small>純</small>	張裕
褚秀之	庾登之
史緯	
宋書目錄	
謝方明	孔靖
羊玄保	臧熾
謝瞻 <small>滄</small>	孔琳之
卷一百五宋書六列傳	
蔡廓 <small>與宗</small>	王惠 <small>球</small>
謝弘微 <small>莊</small>	江智淵
范泰	王淮之 <small>進之</small>
王韶之	荀伯子
武五廬陵王義真	彭城王義康
江夏王義恭	南郡王義宣

衡陽王義季	
卷一百六宋書七列傳	
羊欣	張敷
王微	王華
王曇首 <small>僧粹</small>	殷景仁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古翰
王裕之	何尙之
謝靈運	鮑照
劉湛	范曄
史緯	
宋書目錄	
卷一百七宋書八列傳	
袁豹 <small>淑</small>	江湛
文請 <small>子</small> 南平王鐸	竟陵王誕
建平王宏	廬江王暉
義陽王昶	武昌王渾
始安王休仁	晉平王休佑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巴陵王休若	顏延之 <small>發</small>
臧質	魯爽
卷一百八宋書九列傳	

沈攸之	朱修之
宗慤	王玄謨 <small>贈玄象</small>
柳元景	沈慶之
劉延孫	劉德願
顧璩	顧顛之
卷一百九宋書十列傳	
周朗	沈懷文
吳喜	黃回
鄧琬	袁顛
孔顛	孝武 <small>始平王子鸞</small>
史緯 <small>宋書目錄</small>	王彧 <small>拘約</small>
永嘉王子仁	劉勔
殷孝祖	
卷一百十宋書十一列傳	
蕭惠開	殷琰
薛安都	沈文秀
袁粲	孝 <small>郭世道</small>
賈恩	吳達
潘綜	丘傑
王彭	卜天與
余齊民	孫棘

良 <small>杜慧度</small>	徐詒
阮長之	江秉
逸 <small>戴顛</small>	宗炳 <small>或之</small>
周續之	王弘之 <small>阮萬齡</small>
孔淳之	劉凝之
翟法賜	雷次宗
朱百年	漁父
恩 <small>戴法興</small>	徐爰
阮佃夫	
卷一百十一宋書十二列傳	
史緯 <small>宋書目錄</small>	五
索虜	吐谷渾
外 <small>林邑</small>	天竺 <small>迦毗黎</small>
荆雍州蠻	豫州蠻
氏	二凶 <small>濟</small>
史緯 <small>宋書目錄終</small>	

本紀

梁武康侯 簡悅撰著
清晉江 孫錫勳 校

高祖武帝，姓劉氏，諱裕，小名寄奴，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徙居丹徒。皇考翹，晉陵郡功曹，生帝。神光照室，及長，雄傑有大度。嘗游竹林寺，獨卧講堂，上有五色龍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懸漁山澤，同侶或亦視焉。皇考墓在丹徒之侯山，其地秦史所謂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帝素貧，時人莫能

史緯

卷一百

知唯王謚深敬焉。帝嘗負才，建社錢三萬，為達所執，謚代償。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明日復至，聞有杵臼聲。見青衣童子數人，擣藥，問其故，荅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藥傳之。帝曰：王何不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死，帝叱之，皆散走。帝收藥而反，以傳金劍，無不立驗。嘗客下邳，有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帝患手創積年不愈，沙門西藥一丸與帝，既而忽亡，以傳孫一宿而愈。晉安帝隆安三年，孫恩作亂於會稽，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高祖參軍事。牢之命高祖與數十人，規賊卒，遇賊數千人，高祖與戰，所將人多死。高祖獨奮長刀，殺傷甚衆，既而衆騎並至，賊奔退，進平山

禪帝者舉
其終而言
稱高祖者
未即位也
上與帝一
也

陰恩遁入海。四年，恩復入會稽，殺衛將軍謝琰。五月，恩破淝

濱，殺吳國內史袁山松。高祖破之，恩奔臨海。以高祖為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元興元年正月，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將軍劉牢之拒之。高祖參其軍事，次深洲。玄至高祖，請擊之，不許。將遣子敬宣詣玄，請和高祖，與何無忌固諫，不從。玄赴京邑，殺元顯，以牢之為會稽內史，奪其兵。牢之欲就高雅於廣陵，謂高祖曰：卿能從我乎？荅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廣陵豈可得至耶？裕當復還京口耳。牢之竟死，何無忌謂高祖曰：吾將何之？高祖曰：劉將軍去，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能守臣節，我當與卿事之，不

史緯

卷一百

然與卿圖之。玄方矯情任數，必將用我輩，撫軍將軍桓脩鎮丹徒，以高祖為參軍。孫恩既敗，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以循為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玄遣高祖東征，破循於東陽，追至晉安，循浮海南走。加高祖彭城內史。桓玄將篡位，桓謙屏人問高祖曰：楚王勳德隆重，四海歸懷，中外人情，謂宜揖讓，卿以為何如？高祖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便是。真可耳。十二月，桓玄篡帝位，遷天子於尋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都。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謚曰：昨見劉裕，風骨不佞，蓋人傑也。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有智鑒，嘗見帝，謂

率諸軍追討，大破玄軍於崢嶸州。玄西走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天子入居郡府，屯騎校尉毛修之誘玄入蜀。至枚回洲，與益州都護馮遷斬玄，傳首京師。義熙元年正月，毅等破桓謙，桓振、江陵平。三月，天子至自江陵，進高祖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鎮丹徒。盧循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以循為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高祖上言：「先後起義將軍毅等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乞正封賞。」尚書奏唱義謀主裕封豫章郡公，食邑萬戶，其餘封賞有差。東陽太守殷仲文謀叛伏誅，桓玄餘黨至是皆誅夷。司徒王謐卒，徵高祖入輔，僞燕主慕容超掠淮北。高祖抗表伐之，舟師發京都。

史綱 卷十甫 五

沂淮人泗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鄒和公孫五樓說超宜斷據大峴，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僞軍無資，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折挫笞之。超曰：「彼遠來疲勞，勢不能久，當引令過峴，以鐵騎踐之，不憂不破。」豈有豫芟苗稼，先自賊弱耶？初，高祖將行，議者以賊聞大軍遠出，必不敢戰。若不斷大峴，當堅守，廣固則粟清野以絕三軍之資，非唯無功，將不能自反。高祖曰：「我籌之熟矣，鮮早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遂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保為諸君破之。」高祖既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高祖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敵，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慕容超遣五樓據臨朐城，臨朐有巨茂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樓曰：「急往據之，吾軍得水則難擊也。」五樓馳進，將軍孟龍符先據之。五樓乃退，大軍分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行，車悉張慢，御者執稍以輕騎為遊軍。軍令嚴肅，行伍齊整。比至臨朐，賊騎皆至高祖，命劉藩及弟道憐等擊之。日向昃，戰猶酣。高祖遣參軍胡藩襲賊，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斬其大將段暉等。大軍尅廣固大城，超退保小城。乃設長圍以守之，停江淮轉輸，餉穀於齊土。高祖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網，何能為也？」網超尚書郎有巧思，會遣劉宏師於姚興，興僞許之。實憚高祖不敢救，網從長安還為中宣所獲，乃升網於樓車以示之。城內莫不失色。於是使網大治攻具，超憂懼乞稱藩，求割大峴為界，獻馬千匹。不聽。姚興遣使來告云：慕容氏與吾隣好，今晉攻之急，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若晉軍不退，仰當長驅而進。高祖謂興使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當平開洛。今自送死，便可速來。參軍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高祖，以語之。穆之曰：「此言不足成敵。適足怒敵耳。若燕未可拔，秦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高祖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救，必畏我知寧容先來相告。此懷懼自張之辭耳。」張網治攻具成。六年二月，拔廣固，超踰城走，追獲之，殺其王公以下，送超斬於建康市。

史綱 卷十甫 本

高祖之北伐也。徐道覆至番禺，說盧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正以劉公難為敵故耳。今頓兵堅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思歸死士，掩襲劉毅，何無忌之徒，如反掌耳。若平齊之後，息甲養衆，不過一二年間，必豐晉徵君。若劉公率衆至豫章，道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今若尅都邑，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乃率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時高祖鎮下邳，欲清盪河洛，及使至，即日班師。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於豫章，敗死。內外震駭，朝議欲北遷。高祖至山陽，聞無忌死，卷甲兼行，至江上，知賊尚未至，大喜，單船過江，至京口，衆乃安。將軍劉毅抗表南征，高祖以賊新誅，鋒銳當嚴軍同進，遣毅弟濬止。

史

卷一百一

七

之毅不從，率舟師二萬，發自姑孰，循之下也。使道覆向尋陽，自寇湘中，乘勢至巴陵，道覆聞毅上，馳使報循曰：「毅兵衆甚盛，成敗所係，并力推之，天下無復事矣。」循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船有八，艦九，枚起四層樓，高十二丈，與劉毅戰於桑落洲，毅敗績，棄船而走。餘衆皆為賊所擒。時北師始還，制夷未復，戰士纒數千，賊既破江，豫二鎮，戰士十餘萬，船艦巨千。里孟昶懼，欲擁天子過江。高祖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運動，便瓦解土崩。江北亦豈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當死社稷，不能寬草間求活也。」昶恐不

自此起死
亦有別

濟乃仰藥而死。議者欲分兵守諸津要。高祖曰：「賊衆我寡，若分兵，賊得測我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不若聚衆石頭，令賊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乃移屯石頭，賊大至。高祖曰：「賊若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回避之。若回泊蔡洲，此成擒耳。」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上，循多疑，少決，謂道覆曰：「我軍未至，孟昶望風自裁，大勢已得。今決機於一戰，勝負未可知。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高祖登石頭城，望循軍，見向新亭，高祖失色。既而回泊蔡洲，乃大喜。賊遣十餘艦來攻石頭，循高祖命神弩射之，循率衆轉向白石。高祖出拒之，使參軍徐赤特戍南岸，命堅守勿動。高祖既去，赤特出戰，大敗。

史

卷一百一

八

賊遂據丹陽。高祖率兵馳還石頭，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乃列陣於南塘，以赤特違令斬之。命參軍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卒賊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結陣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數百人，乃退走。賊自蔡洲將還尋陽，遣王仲德追之。高祖還東府，大治水軍，皆大艦重樓，高者十餘丈。盧循遣希林寇江陵，荆州刺史道規斬之。高祖遣將軍孫季高率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勅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當至廣州，傾其巢穴，令賊無所歸。十二月，高祖率舟師前伐。以後將軍劉毅監留守府，季高至廣州，焚賊舟艦，四面攻城。屠之高祖屯軍雷池，賊揚聲當乘流徑下。高祖恐賊戰敗入

海遣王仲德以水艦二百於吉陽斷之十二月循道覆率眾
救萬方艦而下高祖出關躬提幡鼓命眾軍齊力擊之又
上步騎於西岸參軍庾樂生不進斬以徇於是踊騰爭先軍
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於中流賊之因風水之勢賊
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焰張天賊眾大敗初分遣
步軍眾不知其意及燒賊艦乃悅服循欲走豫章大軍追至
左軍將戰高祖所執麾竿折幡沉於水眾咸懼高祖笑曰
所段及投水死凡萬餘人遣劉藩追之循收散卒走廣州天
下遺侍中勞師七年正月振旅於京師授高祖大將軍揚州

史籍

卷之十

九

致南北征伐戰士者並列上賄賂虛循至番禺為季高所破
收餘眾南走劉藩斬徐道覆於始興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
循傳首京師荆州刺史道規以疾求歸詔豫州刺史劉毅代
之毅與高祖興復晉室自謂京口廣陵功足相抗雖權推高
祖而心不服毅有雄才大志朝士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
丹陽尹邵僧施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以自隨請僧施
為南蠻校尉高祖知毅終為異端密圖之毅復表求從弟亮
州刺史藩以為副貳公偽許之藩入朝高祖收藩及謝混賜
死高祖自討毅以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西府事司馬劉穆
之加建威將軍配以實力遣將軍王鎮惡襲江陵赴之毅伏

誅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率眾伐蜀進高祖太傅劉毅既誅
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誅韓信禍其至矣謀作亂
高祖至都長民到門高祖卻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旡等自慢
後田拉殺之時民居未一高祖表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
序分境畫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漢承秦亂大遷
國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為鄉問不復係之於齊楚自
秦始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有思本之心經略之
計且不暇給是以率民綏治猶有未遑大司馬桓溫以民無
定本傷治為深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自茲迄今備
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雖居流寓問伍弗修王化所以

史籍

卷之十

十

未純民瘼所以猶在白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所謂父母
之邦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壘成行
桑梓之誠豈不與事而生請準例土斷庶民有定居然後率
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
在始暫勤要終能易伏惟陛下永懷鴻雁之詩思隆中興之
業委臣以國鈞期臣以寧濟於是依界土斷惟徐亮青三州
居晉陵者不在兩例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朱齡石平蜀斬
偽蜀王燕縱傳首京師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重望得江
漢人心兄子燕王文思在京師招集輕俠高祖執文思送休
之令自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高祖收休之子文寶賜死率

軍西討軍次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帝慮不為高祖所容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救之高祖命彭城內史徐達之參軍王允之出江夏口為軌所殺高祖怒率眾濟江躬督諸軍登岸奮踊爭先休之眾潰奔姚興以道憐為荊州刺史初高祖平齊有定爾洛之意值盧循反故止至是姚興死子泓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三月高祖率兵北討以世子監留府事左侯射到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月軍至洛陽圍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天子進高祖相國總攝揚州牧封宋公加九錫位在諸侯上上將軍檀道濟次潼關十三年三月大軍入河魏步騎十萬據河津高

史籍

卷之十百

祖命諸軍濟河擊破之進至洛陽七月至陝城將軍王鎮惡伐木為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於葭田王鎮惡尅長安擒泓送斬建康帝高祖至長安謁漢高帝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天子詔進爵為王十一月劉穆之卒以司馬徐羨之代掌留任高祖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會穆之卒乃歸以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參軍沈田子殺司馬王鎮惡諸將復殺長史王修關中亂遣朱齡石代義真為雍州刺史義真還為赫連勃勃所迫大敗僅以身免諸軍並沒高祖聞咸陽淪沒欲北伐謝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登城北望慨然不樂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

唐氏高祖
穆母也

晉曰故也
裕後晉帝
世罪人

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高祖流涕不自勝十四年十二月天子崩瑯邪王即位元熙三年六月高祖至京師晉帝禪位於高祖有司詔草成呈天子請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恒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未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葬壇於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禮畢備法駕臨太極前殿太赦天下封晉帝為零陵王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詔論戰亡追贈及酬賞復除之科增百官奉收晉泰始曆為永初曆社以子臘以辰遷神主於太廟車駕親奉追諡妃滅氏為敬皇后立王世子義符為皇太子

史籍

卷之十百

子十二月車駕臨延賢堂聽訟是歲魏明元太常五年二年春二月車駕幸延賢堂策試秀才孝廉四月禁淫祀六月詔曰杖罰雖有舊科然職務殷碎推坐相尋若皆實行之則人所不堪若行文而已又非設刑之意其議中正之格九月己丑零陵王薨詔曰兵制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及傍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宜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管押領其適止一身者不得侵濫服親以相連染三年春正月選儒官立國學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躬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入侍醫藥亡命刁弼襲京城太尉司馬陸仲元討斬之五月上

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奇略而無遠志非如桓韶之難御也徐羨之傳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必可以會稽江州處之朝事一委宰相并后不須臨朝祭亥上崩時年六十七秋七月葬初寧陵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外無輿馬之餘內無絲竹之音時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聽耳寧州獻虎魄光色甚麗時將北征命持碎付諸將以治金劍平關中得魏典從女有寵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綉金玉內外化之莫不

史籍 卷之一百

五

節儉性簡易每出神虎門道途從者不過十餘人嘗思徐羨之便步出羽儀絡繹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且問起居入閣脫公服著裙帽如家人之禮徵時耕於丹徒及受命擢相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對文帝有慙色近侍曰大舜耕歷山伯禹治水土陛下不視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先帝之勤儉乎孝武堞上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部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曰用舍翁得此以為過矣
少帝義符武帝太子也武帝崩是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夏六月太尉長沙王道憐薨冬十二月魏軍克滑臺景

平元年春正月魏軍破金墉陷河南郡二月太皇太后崩三月豫州刺史劉粹饒許昌殺魏穎川太守庾龍虜自河北之敗請修和親及開高祖崩因復侵擾河洛巋然魏軍克虎牢洸司州刺史毛德祖七月尊所生張夫人為皇太后是歲魏主拓跋嗣薨子宣立二年春正月廢廬陵王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執政使人誅之夏五月江州刺史檀道濟揚州刺史王弘入朝帝所為多過失乙酉皇太后令曰先帝創業弗承棄世登遐義符長嗣屬當天位大行在殯宇內哀惶幸災肆於悖詞喜容表於在感至乃優倡管絃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採擇腰御產子就宮視然無作愧聲四達加復日

史籍 卷之一百

五

夜嫖仰草小戲慢典造千計費用萬端穿池築觀朝成暮毀柅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苛虐幽囚日增處萬乘之尊悅斯養之事親執鞭撲毆擊無辜遠近歎嗟人神怨怒豈可嗣守洪業君臨萬邦今廢為榮陽王奉迎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始徐羨之傳亮謝晦等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來赴國討弘等來朝謝晦以內屋敗壞應脩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道濟入宿領軍府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墮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夕遊天泉池即龍舟而寢

其朝未與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收
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於吳郡南之桓道濟入守
朝堂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那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帝有勇
力突出昌門安泰以門閉路之死時年十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封宜都王少帝廢百官
奉迎入嗣皇統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即位詔復廬陵王先
封本迎靈柩九月立妃袁氏為皇后二年春正月司徒徐羨
之高書令傅亮奉表歸政上始親覽萬機三年春正月司徒

徐羨之尚書令傅亮有罪伏誅帝親率六師西討荊州刺史
謝晦聞月皇子劬生將軍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擒之伏
誅車駕還宮夏五月遣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車駕臨廷

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六年春三月立皇子劬為太子八
年春正月征南大將軍檀道濟被魏軍於東壽張詔曰頃軍
役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尚繁內外詳思務從節儉
閏月詔曰頃農桑情業遊食者眾荒菜不闕督課無間一時
水旱便有整頓郡守縣宰視民之土宜思訓導使地無遺利
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方田殊眾歲竟條名朝上九年六
月詔曰益梁交廣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偏擁可更遣大
使巡求民瘼十年冬十一月氏楊難當據梁州梁秦二州刺
史蕭思話破平之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以

史籍 卷之一百

主

徐豫南兖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數百萬斛賜遭水民人是
月斷酒十三年春三月誅江州刺史檀道濟十五年立儒學
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上好儒雅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
學者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聚徒就

業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二十年仇池為
魏所沒二十二年春正月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曆十
二月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免彭城王義康為
庶人二十三年六月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虓之車駕

幸國子學策試諸生是歲大青年二十五年閏月大蒐於宜
武場二十六年二月詔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衿帶江山表
史籍 卷之一百 主

裏華甸經塗四達利盡淮海域邑高明土風淳一苞總形勝
實唯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回軍民徒
散屋里廬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
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給以田宅并蠲復又詔曰吾生於此
城廬循肆亂時以蒙難猥同艱難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
不若逝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春惟既往倍深感歎可
搜訪於時文武今尚存者其以名聞已亡者資其子孫二十
七年三月罷國子學秋七月遣將軍王玄謨侵魏江夏王義
恭次彭城總統諸軍十二月魏主率大衆至瓜步聲欲度江
都下震懼內外戒嚴初帝欲北侵朝士多不同至是帝登絳

火機極望不樂謂江淮曰北伐之計同論者少今日士庶勞怨貽子大夫憂予甚慙之因饋百牢於魏二十八年春正月魏主自瓜步歸停廣陵居人萬餘家徐豫青冀兗州殺略不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二十九年魏主諡烈三十年二月甲子太子劬構逆上崩時年四十七葬長寧陵史臣曰帝聰明仁厚躬勤政事加以在位日久政平訟理朝野悅安自江左以來未之有也昔漢氏東京備建武永平之政自茲厥後每言元嘉斯同盛矣然按將遣帥事乖分鬪才謝高光而遣制兵略至於改日戰時威德成音雖獲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地賊臣節此之由且言高矣在難結內豎致禍生於不

史籍

卷之十

七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文帝第三子也少機穎讀書七行俱下有才藻長騎射封武陵王魏大武寇淮南帝鎮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帝改服視之孝伯曰帝不報及出問入口何在張侯側者誰與風骨視瞻非常人也為都督江州刺史元凶弒逆上率眾入討荊州刺史南燕王義宣雍州刺史臧盾並舉義兵四月上次溧洲前鋒柳元景至新亭勸親率眾攻元景敗走上次江寧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上至新亭己巳即皇帝位五月將軍申坦克京城朱修之克東府劭及始興王濬諸同逆並伏誅尊所生路淑

如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傅領大司馬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八月詔武皇帝舊後軍人賜解戶後孝建元年春正月立皇子子業為皇太子起正光殿二月豫州刺史魯爽江州刺史臧質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兗州刺史徐道寶舉兵反三月徐道寶為兗州刺史夏侯祖暭所破葉暭走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破魯爽於歷陽斬之義宣攻梁山豫州刺史王玄謨大破之賜死於江陵臧質走武昌為人所斬傳首京師二年八月武昌王渾有舉廢為庶人自殺三年二月始制朔望臨西堂接羣下受奏事大明元年夏四月聽訟於華林園自是非巡符車役

史籍

卷之十

七

則庶三賦詠冬十月詔百辟庶尹下民賤隸有懷誠抱志及失理負謗者皆聽中奏將親覽焉三月以田農要月大官停殺牛八月中書令王僧達有罪下獄死魏寇青州刺史顏師伯大破之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殺兗州刺史垣閏以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討誕秋七月尅廣陵城斬誕悉誅賊內男丁以女口為軍賞九月詔自今囚至辭具卽以聞帝親詳斷於玄武湖北立上林苑四年夏四月詔臧四時供御之牛太宰江夏王義恭等表請封侍宗不從魏遣使通和五年三月行幸江乘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五月制帝室期親非祿官

者月給錢十萬九月行幸邗邪郡閏月立馳道自關園門至
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十一月詔曰王畿內奉
京師外表諸夏民殷務廣宜思簡惠可遣尚書就加詳檢并
與守宰平治庶獄其有疑滯具以狀聞六年新作大航門七
年春正月大閱水師於玄武湖因巡江右講武校獵二月車
駕幸南豫南兗二州詔曰霍山南嶽實為國鎮靈呈瑞肇
光宋道朕駐蹕于野有事岐陽瞻瞻風雲徘徊以想可遣使
奠祭車駕校獵於歷陽遂登六合山詔曰朕受天慶命十一
年於茲矣憑七廟之靈獲上帝之佑禮橫四海威震八荒方
巡三湘而莫衝獄次九河而檢云岱今恢覽功成省風義表

史緯 卷之十

七

觀民六合蒐枝長洲藪晉合序饒歌協節敬舉王公之屬廣
納士民之壽八風循通卿雲叢聚思散大極之泉以福無方
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無出今年租布其通租餘債勿復
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刺守邑宰普加洽賚行幸尉
氏觀溫泉三月還宮詔自非臨軍戰陣不得專殺其皇當重
辟者皆先上須報犯者以殺人皇論五月詔自今刺史守宰
勅民與軍皆須手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奸孽內發變起倉
卒者不從此例冬十月車駕巡南豫州奉太后以行詔曰朕
巡幸所歷先見百年者孤寡老疾並賜粟帛狹繫刑罪並親
聽理其士庶或寬滯受抑或潔清負損許而自陳訴忠信孝

義力田殖教悉加旌賞其有乏絕開倉賑賜車駕校獵於姑
孰於行所訊深陽永世丹陽縣囚祀梁山太閩水軍於中江
有白得二集華蓋有司奏收元為神爵不許十二月行幸歷
陽於博望梁山立雙闕是月車駕至自歷陽八年夏閏五月
庚申帝崩年三十五堯景寧陵帝末年為長夜之飲每旦寢
典以激卑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偕睡若大醉者有奏事
便蕭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內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廢帝子業孝武太子也世祖鎮壽陽子業留都下世祖入
討元凶囚帝於侍中省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世祖踐祚
立為皇太子世祖崩其日即位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

史緯 卷之十

七

曰皇太后是歲東諸郡大旱米一升數百餓死者十六七未
光元年夏五月魏文成帝殂八月殺越騎校尉戴法興帝自
率宿衛兵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左僕射顏師
伯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帝釋素服御錦衣九月幸湖熟奏
鼓吹帝在東宮不謹每為孝武所責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
史言於帝不利乃止縱糞於陵肆罵孝武為嬖奴忿殷貴嬪
為孝武所寵發其墓武帝為貴嬪造新安寺并壞之廢新安
王子鸞為庶人賜死車駕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奔魏嬖
言文帝女新蔡公主薨殺一婢送其夫何邁第嬖嬖行喪以
主為貴嬪改姓謝氏加虎賁銀戟鸞輅龍旂出入警蹕常

古今所無

太子

進有異聞，遂因謀廢立。帝親討，適殺之。立皇后路氏。皇子生，少府劉勝之子也。大赦，賜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死，囚悼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官，不保首領，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湘州以厭之，期且誅除。囚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或與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結帝左右，壽寂之。差產之等十一人，謀廢帝。先是，帝遊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有一人不從，斬之。後夢遊後堂，有女子罵曰：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燕矣。帝於宮中，求似所夢者，戮之。復夢所殺女罵曰：汝枉殺我，已訴上帝。至是，坐現云：堂有鬼，帝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隨帝車捕鬼。帝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樂，寂之。

史錄 卷之一百

主

懷刀直入，產之為副。帝走於華光殿，追及執之。時年十七。太皇太后令湘東王或、纂承皇統，葬於郊壇西。帝繼日烏喙，長頸銳下，幼而忿急，初踐祚，受璽綬，傲然無哀容。蔡興宗退而歎曰：昔魯昭不戚，叔孫請死，國家之禍，共在此乎。帝始猶難，諸大臣既殺，法典遂誅。羣公、卿皆被段筆牽曳，內外危懼。太后疾篤，召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及崩後，帝夢太后曰：汝不仁不孝，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孫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帝慮諸叔為患，聚之都下。山陰公主是也。淫恣過度。

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後宮萬數，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至於此，帝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長公主，秩同諸王，加鼓吹班劍，帝每出，公主常陪辮。主以吏部郎褚淵貌美，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過迫，得死不得免。以魏武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置此二官，以進安王休祜領之。

太宗明皇帝諱或，文帝第十一子也。廢帝既死，上未知所為，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登御座，召見諸大臣。時事起倉卒，上失履，跪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今備羽儀，凡事悉稱，令書施行。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並賜。

史錄 卷之一百

主

死，直閣將軍宋越諱金童，太一伏誅。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改太皇太后為崇憲太后。立皇氏王氏大赦，晉安王子助舉兵，反鎮軍長史袁顛赴之，都統為謀主。鄂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舉兵應之。二年春正月，子助僭位於尋陽。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兵反，命建安王休仁都督諸軍南討。兗州刺史殷孝祖入衛京師，詔遣孝祖南伐。徐州刺史中令孫司州刺史龐孟蚪，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襄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益州刺史蕭惠。

西討中
今孫等

東討中
今孫等

開涿州刺史柳元怡同叛車駕親御六軍頓中興堂遣山陽王休祐西討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景皆陵太守袁標山陽太守程天祚並舉兵反遣巴陵王休若統軍東討二月吳興太守張永右將軍蕭道成平晉陵晉興吳喜公攻顧琛等太破之吳興諸郡平同逆皆伏誅賊劉胡衆四萬馮精圻殺將軍殷孝祖詔以沈攸之爲南討先將軍賊袁顛頭陽尾連營至漢湖衆十餘萬詔入米七百石自餘郡賊此各有差以男子時朗之爲北豫州刺史八月王休仁大敗袁顛首之進計江鄂荆湘雍州平之晉安王子助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項郁陵王子元並賜死同黨

史籍 卷之一百 五

晉伏誅冬十月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與松滋侯于房並賜死以沈攸之爲中領軍北討薛安都引魏軍伐之太敗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三年閏正月曲敕責冀二州秋八月命中領軍沈攸之率衆北伐以皇后六宮雜衣千領金釵千枚賜北伐將士四年秋九月詔定黜刑之制有司奏凡劫竊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爲劫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若遇赦熟兩頰切字斷兩脚筋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黜作劫字斷兩脚筋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徒猶然而補治士家人應及坐悉依舊結詔冬十月發諸州兵

北代南是安安咸宣城四郡不同南逆免發五年春正月魏魏肅州執刺史沈文秀十一月魏人來聘六年春正月初制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祭明堂九月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陰陽學竟無其人七年五月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巴陵王休若賜死泰豫元年正月上有疾改元夏四月己亥上大將軍諸淵劉劭蔡興宗沈攸之同被顧命上崩時年三十四葬高寧陵帝風姿端雅早失所生養於路太后大明時諸弟多被猜忌唯上見親好讀書愛文義撰江左文章志及即位四方反叛以寬仁待物諸軍師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委任

史籍 卷之一百 五

不易故衆爲之用及平叛亂多所全宥引進才學之士於華林園講周易帝自臨聽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章有禍敗凶喪及疑似應回避者數千百品犯卽舉戮改駟爲邊瓜以駟字似禍故也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二百年期訖更請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以爲不祥甚諱之尙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宮中禁忌甚移牀治壁必先祭土神爲祝策如大祭饗路太后停屍漆牀移置東宮上他日見之怒甚坐死數十人左右失旨輒劾斷截禁中禦藥若踐刀劍夜夢豫章太守劉惔反遣就殺之阮佃夫楊運長王道隆皆擅威福言爲詔敕富於公室胡母穎專權奏無

本謂何以
明此等
處此注

查疑裝印
石首魚以
全

不可時人曰禾絹開眼諾胡母大張索禾絹謂上也軍旅不
息府藏空虛百官並斷祿奉郡守令長一缺十除內外混淆
官以賄命在朝皆市井傭販之子令小黃門於殿內埋錢以
為私藏以宴漬疑鯁一食數升噉腊肉常至二百餘奢費過
度每所造制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各三十一物輒造九十枚
天下騷然民不堪命親近護恩剪伐皇枝宋氏之業自此衰
矣

後廢帝昱明帝長子也泰始二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即皇
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拜所生陳貴妃為皇太妃尚書令袁
粲護軍將軍褚淵輔政元徽元年春正月魏人來聘二年五

史緯 卷之一百 五

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內外戒嚴遣中領軍劉劭
右衛將軍蕭道成南討出屯新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前
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淵入
衛殿省賊奄至攻新城壘道成擊破之斬休範賊黨杜黑蠡
丁文豪別軍向朱雀航劉劭拒戰敗績死之張永潰於白下
沈懷明白石頭奔散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賊入屯中堂羽
林監陳顯達擊破之張敬見復破賊於宜陽門進平東府城
是日解嚴鄂州刺史晉熙王燮舉義冠尋陽江州平十一月
帝加元服四年尚書虞玩之表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
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殺帛所入折供文武

豫克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為寡
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游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引費四
倍元帝臺坊人力五不一餘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
材竹俱盡東西二垣磚瓦雙墜勅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
舍日就傾頽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遑救知無暇及等所
入定調用恒不周既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
昔歲奉救課揚徐衆通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
絹五萬匹賴此相贖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多典用漸廣漆
器俱奉頽闕軍器輟功將士饑怨百官驚祿國威無以贖
首無以給如臣所慮不月則成矣經國遠謀所不敢言朝夕

史緯 卷之一百 美

祇勤心存匪懈起伏震遼車馬日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
垂永代之計則氓庶齊懽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秋七月南
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
將軍黃回北討蕭道成總統衆軍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
猷死黃回破斬景素同逆皆伏誅五年四月豫州刺史阮佃
夫步兵校尉中伯宗朱幼謀廢立伏誅七月戊子夜帝遇弒
於仁壽殿時年十五皇太后令貶帝為蒼梧王葬郊壇西或
云太宗不男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為李
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帝之生夕明帝夢人乘馬馬無頭及
後足有人曰太子也及在東宮年五六歲好徒跣踣踞綠漆

帳竿去地丈餘，半食時乃下。喜怒乖節，左右失旨，輒手加撲打。主師以白太宗，太宗敕昱所生母嚴加捶訓。及嗣位，內畏太后，外憚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變態轉興。三年秋，冬間便好出遊行，太妃每乘青篋車，隨相檢攝，昱漸放恣，太妃不能禁，單將左右，或入市里，或往營署，遇慢罵，悅而受之。自京口，尅定意志，轉騎與左右解僧智張五兒，恒相馳逐。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值無免者。民間惶懼，晝不開門，道無行人，常著小袴，不服衣冠，有台籍數十，各有名號，錯錐錐，不離左右，為擊膺槌陰，剖心之劑，日有數十，常錐人陰，左右有頻眉者，昱大怒，令袒裸正

史籍

卷之一百

毛

立以矛刺之，洞過杜延載，沈勃，杜幼文，孫超，皆躬運矛鋌，手自割，執杜叔文於玄武湖，馳馬執箭，自往刺之。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孝武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吳興沈勃多寶貨，居喪在廬，往劫之，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投之，不中，勃知不免，捶帝面，唾罵曰：汝罪踰禁，封屠戮，無日遂見殺。帝自備制露車一乘，其上施蓬，乘以出入，從者不過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及，亦不敢追尋，唯在別處瞻望而已。於雄靈殿上，養蠶數十頭，所乘馬養於御牀側，與翼擊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供酒肉之費，出逢婚姻，送輒輿輓車，小兒羣聚，飲食以為歡適，凡諸鄙事，過日則能鍛鍊。

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沐嘗吹簾，執管，便韻天性，好殺，常見伏尸流血，然後為樂，內外憂惶，夕不及旦，屢欲殺領軍將軍蕭道成，道成潛圖弑立，與直閣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帝往青園尼寺，偷狗，晚至新安寺，就曇度道人，炙之，飲酒，左右楊玉夫素寵愛，忽然見憎，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夕，令玉夫伺織女度河，報已，與內人穿鍼，訖大譁，隕於仁壽殿，東阿麗帳中，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內外不相禁，攝敬則結楊萬年，玉夫，陳奉伯，俞孫等二十五人，謀弑帝，玉夫候帝睡熟，與萬年入帳內，以帝防身刀斬之，奉伯提其首，稱救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馳至領軍府呈道成。

史籍

卷之一百

天

道成戎服，率左右數十人，稱行還，開承明門入，曉乃奉太后，令奉迎安成王準。順帝準，明帝第三子，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為神人，廢帝殞，迎王入居朝堂，壬辰，卽位，改元昇明，以蕭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輔政，鎮東城，荆州刺史沈攸之，不從道成，遂舉兵，道成入守朝堂，侍中蕭疑守東府，以武陵王贊為安西將軍，督諸軍南討，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暹，冠軍王濞，率眾赴之，右衛將軍黃回，輔國將軍孫曇瑤，屯騎校尉王宜，典輔國將軍任侯伯，左軍將軍彭文之，密相響應，中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於殿內同謀，道成

誅韞等遣軍主蘇烈王天生攻石頭陷之聚乘述韞並伏誅

吳郡太守劉遐據郡不從道成道成遣將軍張瓌討斬之又

殺屯騎校尉王宜與倭之攻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拒守假

道成黃絨出頓新亭二年春正月沈攸之敗走華容縣民斬

攸之首送之雒州刺史張敬兒克江陵斬攸之子光琰同逆

皆伏誅道成旋東府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

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十二月誅臨澧侯劉晃三年春

三月加道成相國總百揆封齊公備九錫位在諸王上誅臨

川王綽夏四月進齊公爵為齊王辛卯帝禪位於齊遜於東

邸王敬則陳兵殿庭太后懼自索板與黃門或促之帝怒抽

史緯 卷之一百

无

刀殺之帝出宮入行哭俱遷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封帝為汝

陰王居丹徒宮齊兵衛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聞外有馳

馬至監人遂殺之而以疾赴時年十三齊人賞之以邑葬帝

於遂寧陵謚曰順帝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宋氏八主其

六十二年魏漢晉魏待舊君猶有禮

史緯卷之一百終

史緯卷一百一

宋書二

志

律

夫辨有清濁故協以宮商形有長短故檢以丈尺器有大小

有定以斗斛質有重輕故平以鈞石虞書曰同律度量衡然

則律呂宮商之所由生也古人為度量輕重皆生乎天道黃

鐘之律長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

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長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

為詩有形即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為匹匹

史緯 卷之一百一

者中人之度也一匹為制秋分而禾稊定稊定而禾熟律之

數十二故十二標而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

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為丈其重十二粟而當

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

之故二十四銖而當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

四十六故十六兩而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一月故三十

斤而為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而一石其為音也一律而

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

六十日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

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論曰律呂相生皆三分而損益

此不易之

之十二律從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志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無射既下生
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鍾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
宮今上生不及黃鍾實二千三百八十四凡約實一千九百
六十八為一分此則不周九寸之律一分有奇豈得還為宮
乎凡三分益一為上生三分損一為下生此其大畧猶周天
斗分四分之耳比十二律微有增損京房不思此意方引
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減至於南事為六十律
竟復不合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源徒訓角為解徵為社
陽氣施種於黃鍾如斯之屬空煩其文又推九六欲符劉歆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二

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故蔡邕上書
云前漢志但載十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至可馬彪皆
志之

曆

天地之所貴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神無物不
察是以動作云為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
去陰陽二氣陶育羣品精象所寄是為日月羣生之性章為
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曆象擬天行而序七曜紀萬國而
授人時順其氣數以應天道萬物羣生蒙其利澤三王既謝
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可曆之過漢孝成時劉向繼

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
事雖云精巧非其實也班固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
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數時
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
於春秋下不可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
何承天曰夫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
做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益一
日積代不悟徒于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歲緯遂關治亂
此之為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
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三

於漢志司馬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
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曆幾乎不知而
妄言矣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終首
於五行之次應尙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於丑宜祖以酉日
服以丑日改景初曆為泰始曆奏可按鄉衍五德周為火行
衍生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周年八百秦即周之建國也
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說鄉衍以相
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義使即劉向之說周為木行秦氏代
周改其行運若不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
乃海水德斯則劉向所證為不侑矣張蒼是漢臣生與周接

何不宜云
買香教星

司秦柱下備觀圖書秦雖滅學不廢術數揀漢水德事非虛
作賈誼云漢土德蓋以漢代秦詳論二說各有其義張蒼則
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
為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為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事為
長若同蒼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賈誼取秦則漢
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斬蛇神母夜哭云赤帝子
殺白帝子然則漢非火而何斯不然矣漢若為火則當云赤
帝不宜云赤帝子也蓋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
乎金斯則漢以土為赤帝子秦以水為白帝子也難者曰向
云五德相勝今復云土為赤帝子何也曰五行自有相勝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一

四

義自有相生之義不得以相勝廢相生相生廢相勝相勝者
以土勝水耳相生者土自火子義豈相關耶晉江左侍中劉
智推三百年斗曆改為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
為度法三十七為斗分飾以浮說中領軍王朔之以其上元
歲在甲子善之欲以九萬七千歲之甲子為開闢之始何承
天云悼於立意者也景初中月中晷景即用漢四分法是以
漸就乖差其推五星甚為踈濶江左更用乾象五星法以代
之猶有前却宋太祖好曆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新法元
嘉二十一年上表曰臣受性頑惰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曆
數統情注意迄於白首臣忝舅故祕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

七曜曆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此
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其疎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
七曜運行離合去就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
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曆
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
辨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
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為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
堯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
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

史籍

卷之一百一

五

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
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
以土圭測景考檢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
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
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
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
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
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臣更
建元嘉曆以六百八為一紀半之為度法七十五為室分以
建寅之月為歲首雨水為氣初以詔法閏餘一之歲為章首

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久迪聖哲先天不違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效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疎密若頗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丞嚴粲奏曰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曆法以月蝕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景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使考月蝕土圭測景檢署山來用偉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六

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軫三度以月蝕所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酉亥初始蝕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蝕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蝕光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衝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

曆之失如何仍舊

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昂一度半景初其日日在房二以衝考之則其日日在氏十三度半凡此五蝕以月衝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各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間悉如承天所上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景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景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景極長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日景極長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並陰不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景極長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景極長十七年十一月十二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七

日冬至其十日景極長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景極長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景極長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陰不見景尋校前後以景極長為冬至並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上圭測景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間亦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為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舊散騎郎皮承宗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

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有司奏治曆改憲經國盛典
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
輝舊城光被誠應綜覈度以播維新承天曆術合可施用
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曆詔可承天奏今既改用元嘉曆漏
刻與先不同宜應改用二十五箭從之前世諸儒依圖緯云
月行有九道故畫作九規更相交錯檢其行次遲疾換易不
得順度劉向論九道云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
黑道二出北赤道二出南又云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夏夏
至南從赤道秋白冬黑各隨其方按日行黃道陽路也月者
陰精不由陽路故或出其外或入其內出入去黃道不得過
六度入十三日有奇而出十三日有奇而入凡二十七日
而一入一出交於黃道之上與日相掩則蝕焉漢世劉洪推
檢月行作陰陽曆法元嘉二十年太祖使著作令史吳葵依
洪法制新術令太史施行之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冲
之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躡次三王交分春秋
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曆晉代起居揀
異古今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
疎密之驗專功就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
漏目畫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移曲備其詳矣案古曆疎舛
類不精詳羣氏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

史律

卷之一百一

九

何承天曆
當以元嘉
二十二年
始行之至
大明六年
而改元嘉
曆以行
禮法亦
何所適從
耶

置法簡畧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
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
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何察無準臣生屬
聖辰逮及昌運敢率愚瞽更造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
法之情有三改易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
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履遷實
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
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按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
初即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
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
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
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
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
僂合一時莫能通遠由此遷革不已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
差却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
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爰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
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
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曆法設元應在此
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有值此今

史律

卷之一百一

九

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置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則合璧之曜信而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願非妄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細不審臣用是淡惜毫釐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十

而莫知悟而弗改也竊恐讚有然否每崇遠而陋近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力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盛典上元之歲歲在甲子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於虛度之初陰陽遲疾並自此始世祖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唯中郎將戴法典駁之冲之隨條辯答時法典爲世祖所寵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冲之之術執據宜用八年上欲用冲之新法須明年改元因此改曆未及施用而官車晏駕

禮

禮二地視二人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尙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喪季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歛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並南北之祀互相卽襲以迄於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閏子識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劄漢制化流後昆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亾國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滅身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稜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制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衛顛典定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十

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顛郭冲詳定典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鈔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顛頊爲稷官主農事周棄繼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禮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晉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百畝躬乘耒耜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治國宜修耕藉之義然未施行宋太祖東耕後乃班下州郡縣悉備其禮焉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菴服心喪三年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

文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基不應復有禫詔可 孝武孝建三年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總本月成服仍即公除今月竟未祥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為但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勅禮官處正太學博士王府之議夫情理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哀痛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痛不可以無服王光祿祖葬之日皇后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宜反齊衰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皇后除心制日宜反服未公除時服以申制巨之情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至尊總制終土舉哀而已不須釋服詔可 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謚東平冲王服制未有成准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則不為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主敬備典成就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安可服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使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為義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為王乎然則有在生而封或既沒

而爵俱受帝命不為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易數今聖策成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學含疑未之或辨左丞羊希議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者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為取七月勅禮官議博士丘遵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亾者應以本正之月為忌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讓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亾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為祥忌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奏

史緯 卷之一百一

都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六日薨今為何月祥除下禮官議博士傅休讓尋正禮喪遇閏月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春內故也都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為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承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為義閏月亾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承章節候亦舛說有人以閏臘月亾者若

是附正月
不易之論
之故至今從

用閏月後為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
拜之義。冬亾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明
年未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尙存。應用後年正朝為忌。
此必不然。則閏月亾者可知也。詔用蔚之議。三月末祥。宋
明帝泰始二年。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
未詳宮臣及朝臣並有敬不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禮敬
貴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尙書令建安王
休仁議。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為序。母以子貴。經著
明文。內外致敬貴妃。誠如慶緒議。但天子姬嬪不宜通音介
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賤表。詔可。大明二年。有司奏凡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七

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為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
議。正博士孫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
世子。先代成準。宜為今例。博士郁禮。禮記。微子立衍。商禮
斯行。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次子自宜紹立。曹
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
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
以為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詔可。大明四年。有司奏。陳
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
嗣。今依例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為世子。為應立次子錯。大學
博士王溫之議。為應以銑為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

是

妾議。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虔嗣。承家傳爵。身為國王。薨
沒。無子。立後之日。即纂國統。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季以次
襲。紹虔嗣。既列廟饗。豈容蒸嘗。無闕。橫取他子。為嗣。案禮。公
子不得嗣。諸侯。虔嗣無緣降廟。即寢。銑本長息。宜還為虔季
世子。詔如妾議。孝武帝孝建元年。八座奏。劉義宣。賊質。於
時。犯順。謀危宗社。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質既梟懸。
義宣禽獲。二寇俱殄。禮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謝晦。普告郊
廟。賊既平蕩。唯告廟社。不告二郊。詔禮官博士。徐
宏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
璋。生議。天子出征。類於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七

郊。不復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
云。歸假祖。禴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義。彌所未達。夫禮記。幾
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不可
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蓋
出入必告。乃孝敬之心。今輿駕既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
但出師已陳。告捷為先。宜並用牲。告二郊。廟社。依舊公卿行
事。詔可。孝建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
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
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灌。同之於廟。送神
又灌。禮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祀之

如聖者多
少異說

議案周禮太宗伯以吉禮事鬼神祇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故郊天以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事又說云君執圭瓚裸尸太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太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履時之思情深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求之不以一處故祭於初而釋今廟祠闕送神之裸將移祭於初釋明在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承朱膺之議漢百官志云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

史緯 卷之一百一

末

儀及行事字贊天子太常既掌贊天子不容兼灌事殷人後灌周人先灌皆謂廟祭非謂郊祠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今之有灌相承為失則宜無灌尚書令建平王宏謂膺之議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與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既出遇雨顧和云宜更告徐禪云晉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禮官議正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變之議遇雨遷郊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微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所殺

卜為卜日 則告為告日 何云非為告日

于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殺潔曰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下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下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下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禋斯則不得用辛也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圓丘方澤二至之祀今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於圓丘非所殺之祭故不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遷郊猶必用辛也又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禴宮鄭玄注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七

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為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案周禮有冬至日圓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穀于上帝鄭氏說圓丘祀昊天上帝以帝饗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圓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圓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原不用辛日郊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晉行夏之時郊因以歲首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既告日而以事不從禮祀重禮謂宜

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謂北郊可不以辛也
尙書何偃議鄭玄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
用正歲左傳啓蟄而郊則鄭之說誠有據矣或云三王各用
其正郊天此曲學之說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其庸淺
也愚謂遇雨遷郊宜依禮用辛右丞徐爰議宜依經遇雨遷
川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宋孝武大明五年詔立明堂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
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明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爲名異實
同或以爲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
路寢同制鄭注云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六

已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个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
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定制以爲尊祖
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
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
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
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赫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
位太祖文皇帝對饗自郊徂宮宜共一日禮記郊以特牲詩
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
鼎俎羹簋一依廟禮班行有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尙書將
作大匠量物商程尅今秋繕立乃依頡議但作大殿屋雕畫

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
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用鄭玄議也元嘉
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
二日烝祀謹按天子祫烝諸侯烝祫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
諸侯孟月烝仲月祫也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
禮爲煩不報大明二年十一月有司奏四時廟祠吉日已
定遇雨及舉哀舊侍親奉以有司行事請下禮官博議爲得
遷日與不博士江長議禮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
其義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德不損恩以爲有故則
使人者明無遷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九

澄議案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君曰王有
故行其祭事也此謂在致齋祭祀盡備神不可瀆齊不可久
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親祠
於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天祲也求之古
禮未乖周制案禮記孔子嘗曾子嘗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
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爲之輕重耳
日蝕廟火變之甚者牲至尙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
未及致齋而有輕哀甚雨展事延敬不愆情義改擇今日夫
復何疑唯入致齋及日月暹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
司空顧和啓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還日更郊事見施用郊

之與廟其敬則均至日猶遷况散齊耶殿中即股談晉世
遇郊宋初遇祠並有成唯謂孟月散齊之中遇雨及舉輕哀
宜擇吉更遷唯入致齊及侵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大明五年十月八日孟祠有皇太子獻妃服議禮所以有喪
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妃以元嫡之重主上不以尊降正
服大功夫總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釋春秋明義况皇太
子妃大功未祔者耶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
君不得齊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
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望謂孟祠宜廢過卒哭祔廟一依常
典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有司奏乘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
獲肉先薦太廟太學博士虞蘇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
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菱舍夏苗則以享初治兵秋獮
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志唯立秋之日白
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狝劉乘輿入圃躬執弩以射牲以鹿
麋太宰令詣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春田薦廟未有先
准參議蒐狩之禮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太宰令謂
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以太尉行事詔可 明帝泰豫元
年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尊閣之內為親奉與不下禮官議
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制為權典魏晉以來卒哭而
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禘禘而

皇太后
崩後行
祭也

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云所以闕宗廟祭者以
哀感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為吉祭總
麻之喪於祖考有服則亦不祭為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
在無服亦廢祭三月晉武有二喪兩替之中並不自祠亦近
代事也伏惟至尊公服雖釋推訪典例未應親奉有司行事
為允詔可 大明二年有司奏皇代股祭無事於章后廟魏
高堂隆議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太后股
薦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案禮記祭法王立七廟遠廟
為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
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
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股祭又禘大祭也春秋
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
主皆升合食太廟傳云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於
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股祠是合食太祖而序
昭穆章太后昔屈於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配列
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為位若徐邈議今股祠就
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喪服小記禘與
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穆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與謂
之陰厭是殤有位於廟與非就祭別宮之謂今太廟禘祫章
太后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三

於祔合食之文，謂不宜預太廟，同殿祭之禮。博士王燮之議，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祔為合食，祭典所重。夫以孝饗親，尊愛罔極，因殿薦太祖，亦致祀於小廟，嘗有事於尊者，因以及卑，是高堂隆所謂獨以祔故而祭之也。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不序於太廟，而猶禘於姜嫄，徐邈所云四廟不祔，就而祭之，以為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殿薦，禘部朱膺之議，闕官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別人洽歲俱祔，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建禮，無相讓，非愚意同變之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稱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殿薦闕官，適祔既行，有周魏晉從祭式範，無替宜述。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三

前典以宣情敬。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有司奏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正名存實，有國之極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稱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奠則母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太后廟，依晉元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上不親祭，使有司行事，時帝母宜太后，已祔章太后廟，儀曹郎虞蘇議以為春秋之義，庶母雖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又婦人無帝秩，各以夫為定，其從子者，以子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

江夏太子
安陸王

前宣太后追尊在後，從序而言，宜躋新主於上，詔可。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東平冲王年穉無後，殤服五月，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為當它祔與不，慨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為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冲王宜祔諸祖之廟。為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大明四年，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宣王太子所生夫人，當應祔不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子祭孫止。又云：為慈母後者，為祖庶母可也。注稱父妾無子，亦可命已庶子為之。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三

後也。考晉義父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所生夫人，既未獲祔，寧江夏宜依祖母有為後之義，合列祀於廟，詔可。大明六年，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因臣從權制除釋，廟堂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為士大夫，承庶母之議，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靈筵猶存，朔望及卦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帻，使上卿主祭。大明七年，有司奏新安王服宜貴妃齊衰，十一月，練十三日，縗十五日，祥心喪三年，未詳宜貴妃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但入新廟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太學博士虞蘇議：春秋

傳云祔而作主，蒸嘗禘於廟，為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新安王心喪之內，若遇時節，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為言。以後凶者祔於先廟也。禮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今貴妃爵視諸侯，不得祔於先帝，又別考新宮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左承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今時諸侯皆祔終入廟。宜貴妃考宮廟祀，上厭皇姑，下絕列國，無所應祔，詔可。

指南車，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指南。武帝平長安，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東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南薄，其先帝行此車。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一

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須人工正之。祖冲之謂宜更造，順帝命造之。車成，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南薄，以次指南。

武帝永初元年，改晉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孝建二年，中曹郎荀萬秋議案禮祭天地有樂者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郊享闕樂，竊以為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

舞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秦泰，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傅玄作郊廟歌詩三十二篇，荀蕃受詔，成父勗業，金石四縣，用之郊廟。是則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歌，雖奏而象舞未陳，懼闕備禮。夫聖王經世，異代同風，雖損益或殊，除殺迭運，未嘗不執古御。今同規合律，多休明在辰，文物大備，禮儀遺逸，固不具舉。而況出祇降神，輪樂於郊，祭昭德，舞有功，關於廟宇，謂郊廟宜設備樂。使內外博議，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以為聖王之德，雖同，制之禮或異，樂不相沿，禮無因襲。晉氏之樂，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為前後二舞。依據昔代義，舞事乖今宜，釐改。又宋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二

及東晉，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恒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夫神升降無常，何必恒安所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有神天，又詩云：神保適歸。注曰：歸於天地也。並言神有去來，則有送迎明矣。周肆夏備送迎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祝有迎尸送尸。近代雖無尸，豈可闕迎送之禮？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散騎常侍顏竣以為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接准。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夫德。文物之備，禮固不然。周官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

明說

更胡說
疑說

此一定之
理

耶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知上帝非天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地大司樂職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郊祀有樂未見明證今樂曲淪沒知音世希正德大隆禮容其存宜殊其擬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為宣化之舞大隆為典和之舞建平王宏復議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易之作樂非祭天也按尚書云肆類於上帝春秋傳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或謂昊天或謂上帝不得以天有數稱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欲使二天同文故變上帝耳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為五帝後冬至所祭為昊天峻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衆議並同於是郊廟迎送神並奏肆夏初獻並奏凱容宜烈之舞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傳隆以為

史籍 卷之十一

天

雖不詳
乃云天帝
使之無
之甚

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為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故以八為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一系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今總章舞伎即古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賜魏絳一六也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降二人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事不施行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靈抱智以避天地之間夫喜怒哀樂之情好得惡失之性不學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則爭鬪喜則詠歌夫歌者固樂之始也詠歌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則舞又歌之次也詠歌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無節則流瀉莫反故聖人以五聲和其性以八音節其流而謂之樂能移風易俗平心正體焉昔有絃氏有二女居九成之臺天帝使鸞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鸞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歌始為北音禹省南土命山之女令其妻候禹於命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黃山天大風墜其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

史籍 卷之十一

天

曰頌於漢
中又曰振
王北濟益
振其戶也
不厭王何
不厭之而
特周公左
傳亦曰耶
士南征不
復

二事應其
妙其功甚
以上並見
諸子

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析橙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
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南征殞於漢中王
右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
追思故處作歌始有西音此蓋四方之歌也黃帝帝堯之世
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樂慶雲之瑞以作歌其後
風衰雅闕而沃活靡漫之聲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薛談學
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饒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
振林木響過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
之齊至離門廣楹乃鸞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
左右謂其人不夫也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天

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因追之韓娥還復為曼
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拊舞不能自禁恣向之悲也乃厚賂
遣之故離門人善歌哭効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
謳河西之人皆化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
其業前漢有虞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善斯之類並徒歌
也爾雅曰徒歌曰謠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
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二子白頭吟之屬是也吳歌雜曲並
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

天文

御史中丞何承天論渾象體曰詳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

天形正圓而水周其下東陽谷日之所出西濛汜日之所入
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
出由高趣下歸於注海日為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
燄竭百川歸注足以補復故旱不為減浸不為益太中大夫
徐爰曰渾儀之制未詳厥始王莽言虞書稱在璇璣玉衡以
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玄說動運為機持正
為衡皆以玉為之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渾儀義和氏之舊
器歷代相傳謂之璇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
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意見有
七政之言因以為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織緯鄭玄起思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天

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夫候審七層當以運
行為體設器擬象焉得定其盈縮設使唐虞之世已有渾儀
涉歷三代以為定准後世幸遊孰敢非革而三天之議紛然
莫辨至揚雄方難蓋通渾張衡為太史令乃鑄銅制範衡傳
云其作渾天儀考步陰陽最為詳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
儀矣者又云渾天遺秦之亂師徒喪絕而失其文惟渾天儀
尚在候臺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載今儀所造以緯書為穿
鑿鄭玄為博貫偏信無據夫璇玉貴美之名璇衡詳細之目
所以先儒以為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以審時
變焉史臣按設器象定其恒度以之占察有何不可渾文廢

絕故有宣蓋之論其術並疎故後人莫述揚雄法言云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於安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若問天形定體渾儀疎密則雄應以渾儀答之而舉此三人以對者知此三人制造渾儀以圖昏緯問者蓋問制儀非問占天也以此而推則西漢已有其器矣將由喪亂心失故術復鑄之乎王蕃又記古渾儀天度并張衡改制之文則知斯器非術始造明矣術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沉沒戎虜積蕃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術舊器儀狀難舉不綴經星七曜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令饒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

史緯 卷之一百一 辛

丈八尺六分少地在天內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為一度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為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宮星備足以白黑黃三色珠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云劉向五紀說夏曆以為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故日與列宿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

天道微木自難定

傳多附會及子不信

西行也向難之以鴻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朏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放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曆皆違之迹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義熙九年二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於東井按星傳曰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今按遺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漢以王齊以新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齊則永終侯伯終無更紀之事是則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漢光武晉元帝並中興而魏宋並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三

更紀是則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
州郡 諸州郡志宋獨多係立
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冀州帝都土界廣遠濟河為兗州海岱為青州海岱及淮為徐州淮海為揚州荆及衡陽為荊州荆河為豫州華陽黑水為梁州黑水西河為雍州自虞至屢無有改變周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離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離曰涼改梁曰益凡為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三州司隸所部如故及三國鼎峙吳得揚荆交

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吳又分交為廣魏末平蜀又分益為梁晉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分涼離為秦分荆揚為江分益為寧分幽為平而為二十矣自夷狄亂華司冀離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並僑置牧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荆為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為南徐徐州為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荆為離分荆湘為郢分荆為司分廣為越分青為冀分梁為南北秦太宗初索虜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並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虜庭乃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為北兗而青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五

冀二州治頓榆縣地理參差名號屢易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並有離合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今志大校以大明八年為正其後分派隨事記列焉揚州刺史前漢末有所治後漢治歷陽魏晉治壽春晉平吳治建業宋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為東揚州大明三年罷州以其地為王畿以南臺侍御史部諸郡如從事之部傳焉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八年罷王畿復立揚州揚州還為東揚州前廢帝省東揚州并揚州領郡十丹陽尹治建業會稽治山陰吳郡分會稽立吳興分吳丹陽立淮南治壽春三國時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

高丘曰京是也何以京師之口

數百里諸縣並在江北淮南虛其地無復民戶吳平民各還本故復立焉其後中原亂民多南度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宣城分丹陽立東陽本會稽西部都尉臨海本會稽東部都尉永嘉分臨海立新安分丹陽立

南徐州刺史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徐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及留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安帝分淮北為北徐淮南猶為徐州宋武帝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更以江北為南兗州江南為南徐州治京口爾雅曰絕高為京京城因山為壘望海臨江割揚州之晉陵兗州之九郡僑在江南者屬焉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州郡

史緯

卷之一百一

五

邑領郡十七南東海晉元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為東海郡宋文帝立南徐州以東海為治下郡以丹徒屬焉南琅邪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立懷德縣後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晉陵吳分無錫以西為毗陵與農校尉晉立為郡義興分吳興之陽羨立南蘭陵南東莞臨淮江左僑立淮陵南彭城江左僑立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宋東郡南太山寄治丹徒濟陽分陳留立南齊郡徐州刺史後漢治東海郟縣魏晉宋治彭城明帝時淮北沒寇僑立徐州治鍾離泰豫元年移治東海朐山後廢帝元徽元年分南兗州之鍾離豫州之馬頭又分秦郡之頓丘梁郡

之殺洗歷陽之郡立新昌郡置徐州還治鍾離舊領郡十二
彭城沛郡下邳蘭陵分東海立東海明帝失淮北僑立青州
於頓榆縣立東海郡隸青州東莞分琅邪立東安分東莞立
琅邪淮陽晉義熙中土斷立陽平魏分東郡及魏郡為陽平
郡故屬司州流寓來配濟陰屬兗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為境
北濟陰今僅領三郡鍾離馬頭故當塗縣地因山形立名平
昌
南兗州刺史中原亂北州流民南渡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
京口又立南并州武帝省并州併南兗文帝元嘉八年始割
江淮間為境治廣陵二十八年徙治盱眙三十年省南兗州

史綱 卷之一百一

併南徐其後復立還治廣陵領郡十一廣陵海陵分廣陵立
山陽晉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盱眙本屬臨淮晉安帝分立
秦郡晉武帝分扶風為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縣
安帝改堂邑為秦郡南沛宋分廣陵立新平宋明帝立北淮
宋末僑立北濟陰北下邳東莞俱宋失淮北僑立
兗州刺史後漢治山陽昌邑魏晉治廩丘武帝平河南治滑
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二十年省兗州分
屬徐冀州三十年復立治瑕丘宋末失淮北僑立兗州寄治
淮陰領郡六泰山高平故梁國宋明帝僑立於當塗縣界魯
郡東平宋末僑立於淮陰陽平本魏郡宋時流寓立濟北宋

末僑立於淮陽

南豫州刺史晉江左胡寇強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刺
史祖約自譙城退還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僑立豫州庾亮為
刺史治蕪湖咸康四年毛寶為刺史治邾城六年荊州刺史
庾翼鎮武昌領豫州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趙胤鎮牛渚九年
刺史謝尚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升平元年刺史謝奕戍譙
哀帝時刺史袁貞退守壽春安帝義熙二年刺史劉毅戍姑
孰宋武帝欲開拓河南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天雷以北悉
屬豫州豫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壽陽永初
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文帝元嘉中割

史綱 卷之一百一

揚州之淮南宣城屬焉徙治姑孰明帝泰始二年又合而以
淮南宣城還揚州九月又分還治歷陽三年又合四年以揚
州之淮南宣城為南豫州治宣城五年罷時自淮以西悉沒
寇矣七年復分歷陽淮陰南燕南兗之臨江立南豫州秦豫
元年以南汝陰度屬豫州豫州之廬江度屬南豫州按淮東
自永初至於大明便為南豫雖乍有離合而分立居多自泰
始失淮西復於淮東分立兩豫南豫州領郡十九歷陽分淮
南立南燕晉太元中於淮南僑立後實土廬江分淮南國立
南汝陰江左立南梁晉太元中僑立於淮南晉熙晉分廬江
立弋陽分汝南立安豐江左僑立汝南新蔡東郡南頓帖治

陳郡、潁川、西汝陰、汝陽、陳留、南陳、左郡、邊城、左郡、以豫部贊
民立、光城、左郡、分、陽立。

豫州刺史、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平吳、後治陳國、永初
寄治睢陽、而郡縣在淮西、領郡十、汝南、新蔡、帖治汝南、譙郡

分沛郡立、梁郡、陳郡、南頓、分汝南立、潁川、汝陽、分汝南立、汝
陰、分汝南立、陳留。

江州刺史、晉惠帝、分揚州之豫章等郡立、初治豫章、後移治
尋陽、領郡十、尋陽、分廬江、武昌立、豫章、鄱陽、分豫章立、臨川、

分豫章、東部都尉立、廬陵、分豫章立、安城、分豫章、廬陵、長沙
立、南康、以廬陵、南部都尉立、南新蔡、江左立、建安、本閩越地、

史緯 卷之十一 一 美

吳分會稽、南部都尉立、晉安、分建安立。

青州刺史、治臨淄、江左僑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
北青州刺史、治東陽、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孝武

孝建二年、移治歷城、大明八年、遷治東陽、明帝失淮、北於鬱
洲、僑立青州、領郡九、齊郡、濟南、漢文帝分齊立、魏平蜀、徙秦

將家於濟河、立濟岷郡、義熙中、土斷、并濟南、樂安、本名千乘、
高密、平昌、分城陽立、北海、東萊、太原、本屬并州、文帝割濟南

太山立、長廣。

冀州刺史、江左立、南冀州、後省、義熙中、更立、治青州、又省、文
帝、元嘉九年、又分青州立、歷城、割土置郡、縣、領郡九、廣川、江

左所立、平原、清河、樂陵、分平原立、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
俱、宋、孝武、僑立。

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寇、雖永和
太元、土化、暫及、太和、隆安、還復、涇、陌、牧司之任、示舉大綱、而

已、縣、邑、戶口、不可具知、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
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三郡、又有河內、東京、兆二僑郡、

河內、寄治河南、東京、兆、寄治滎陽、少帝初、司州復沒、北虜、文
帝、本僑立於汝南、尋廢、明帝復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

漸成、實土、焉、領郡四、義陽、分南陽立、隨陽、分義陽立、安陸、分
江夏立、南汝南、

史緯 卷之十一 一 美

荊州刺史、漢治武陵、漢壽、魏晉治江陵、王敦治武昌、陶侃南
治沔陽、後治武昌、庾翼治襄陽、復還夏口、桓沖治上明、此後

遂治江陵、宋初、領郡三十一、後分南陽、順陽、襄陽、新亭、竟陵
為雍州、湘州十郡、為湘州、江夏、武陽、屬郢州、隨郡、義陽、屬司

州、文帝立宋安、左郡、後改汝陽郡、度屬、領郡十二、南郡、南平
治江安、天門、武陵、有松梁山、山石開數十丈、以弩仰射、不至

其上、曰天門、因此名郡、宜都、分南郡立、巴東、分巴郡立、汶陽
新立、先屬梁州、南義陽、晉末、以義陽、流民、僑立、新興、建安二

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為此郡、屬并
州、晉江左、僑立、南河、東晉、咸康中、以司州、僑戶立、建平、分宜

印... 多可... 詳... 此... 甚...

益州刺史漢武帝分梁州立所治見梁州領郡二十九蜀郡... 廣漢巴西分巴郡立梓潼分廣漢立巴郡遂寧江陽分犍為... 立懷寧秦雍流民晉安帝立寄治成都寧蜀越嶲汶山南陰... 平永嘉流寓來屬寄治長陽犍為開夜郎國立始康關隴流... 民晉安帝立寄治成都晉熙秦州流民晉安帝立晉原分蜀... 郡立宋寧文帝免吳營僑立寄治成都安固張氏於涼州立... 晉哀帝時民流入蜀僑立此郡南漢中北漢中民流寓僑立... 北陰平流寓僑立武都秦州流寓立新城新分廣漢立南新... 巴新巴氏流寓割配南晉壽元嘉十二年於劔南以僑流立... 宋興元嘉十年免建平營立南宕渠本南中民天水東江陽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單

沈黎漢武分蜀西部即存立
寧州刺史晉武帝分益州之建寧等郡立領郡十五建寧本
滇王國晉寧分建寧立牂牁平蠻分牂牁朱提建寧立夜郎
分牂牁朱提建寧立朱提分犍為立南廣分朱提立建都分
建寧立西平分典古立西河分河陽立東河陽分永昌雲南
立雲南分建寧永昌立興寧分雲南立典古分建寧牂牁立
梁水分典古立
廣州刺史吳孫休分交州立領郡十八南海蒼梧晉康分蒼
梧立新寧分蒼梧立永平分蒼梧立鬱林秦桂林郡桂林高
涼分合浦立新會分南海立東官故南海司監都尉安分

此宋書... 志... 存... 今... 編... 錄... 此...

東官立宋康本高涼西管綏建海昌宋熙元嘉十八年以交
州流寓立寧浦改合浦屬國都尉立晉興分鬱林立樂昌
交州刺史漢武帝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漢獻帝時改曰
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徙治番禺及分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
龍編領郡七交趾武平吳孫皓討扶嚴夷立九真九德分九
真立日南秦象郡義昌宋平分日南立
越州刺史宋明帝立領郡九百梁愧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
臨漳合浦宋時
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人竹鴻鴈之歌士畜桑梓之
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

史緯 卷之一百一 單

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月徙寄寓遷
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宋啓邊隙淮北五州屬為
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悉加
推討隨條辨析以備叅攷云
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
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漢末以來民戶凋耗荆楚四戰之地
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自元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
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不用氓庶禁息至餘糧栖
飲戶不夜屬蓋西楚之極盛也揚都境極江南考之漢城淮
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東遷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

應云前
不期

塵之警，區域晏如，孫恩寇亂，旋就殲亡。至於大明之季，年喻六紀，民戶繁育，同於曩時。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傍湖良疇，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鄴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被天下。而田家作苦，役勤不減。出於此，穰歲糶賤，賤苦無贏。饑年糶貴，貴愛無食。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雨，蓋由此也。大明之末，積早成災，敝同往困，而救非肯主，所以病未半，肯死已倍之。井命比室，戶口減半，使常平之法行，其患亦不至是。若抑以平價，斯又下矣。

史綱

卷之一百一

聖

百官

太宰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為六卿之首。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殷紂之時，箕子為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為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為太師，後畢公居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東京廢，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太傅周成王時，畢公為之。漢高后元年，用王陵、太保、股、太甲時，伊尹為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為之。漢平帝用王舜，後漢

晉其太尉
不置
引今有大

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無其人則闕，訓導人主，以德義者也。相國漢高帝罷丞相，始置以蕭何居之。後曹參代何，蔡邕罷魏齊王，以司馬師為相國。晉惠帝時，趙王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順帝時，蕭道成並為之。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丞相殷湯以伊尹為右丞，仲虺為左相。秦悼武王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昭襄王以穉里疾為丞相，後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後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復置一丞相。哀帝更名大司徒。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復置丞相。魏及晉初又廢。趙王倫篡位，以梁王彤為丞相，丞與初以成都王穎為丞相，感帝

史綱

卷之一百一

聖

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元帝以王敦為丞相，成帝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宋世祖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太尉自上安下為尉，掌兵事。堯時，舜為太尉。漢因之，武帝省光武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以劉虞為大司馬，而太尉如故。司徒掌民事，少昊氏以鳥名官，以祝鳩氏為司徒。堯時，舜為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為司徒，周時司徒為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哀帝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去大字，司空掌水土事，舜攝帝位，以禹為司空。契之子曰冥，為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為司空。周時司空為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

魏晉以下
事不師古
以司馬師
之官太宰
自是六卿
實得為三
公之首又
可與司馬
伯公同宗
伯司寇知
不以爲公
同爲大夫
京壇亞探
孔子則危

置成帝更名御史大夫爲司空哀帝時復爲御史大夫後復
爲大司空光武去大字獻帝罷司空置御史大夫魏初又置
司空大司馬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堯爲后稷兼掌司
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漢初不置武帝初置司馬以有
軍候司馬故加大及置司空以有獄司空亦加大光武省大
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太尉如
故大將軍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
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爲
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大司馬冠之漢東
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時司馬懿自大將軍
史籍 卷之十一
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可馬師
爲大將軍而叔父孚爲太尉奉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復爲
晉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
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頌爲司空石苞爲司馬陳壽
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丞相有疾御史大
夫率百僚三且問起居及瘳遣尙書令若光祿大夫賜養牛
上尊酒漢景帝三公病遣中義門同病魏晉則黃門郎尤重
者或侍中特進前漢所置漢及魏晉以爲加官惠帝定位在
諸公下驛騎將軍上驛騎將軍漢武帝始用霍去病爲之車
騎將軍漢文帝始用薄昭爲之衛將軍漢文帝始用宋昌爲

攝行其事
一卿即以
大司馬以
軍代之尤
非古

之三將軍位亞三司漢章帝始用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
班同三司自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伏波輔國將軍並加
大儀同三司東晉中鎮撫四鎮或加大及左右光祿大夫並
得儀同三司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征
伐四方始置督軍御史事竟罷魏武帝始遣大將軍督軍建
安二十一年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始置都督諸
州軍事或領刺史黃初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
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明帝時司馬懿征蜀加號
大都督高貴公時司馬昭都督中外諸軍加大都督晉世則
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
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
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東晉都
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
黃鉞假黃鉞則專職節將非人臣常器也征東將軍漢獻帝
時馬騰居之征南將軍漢光武時岑彭居之征西將軍漢光
武時馮異居之與征北爲四征魏位次三公漢與雜號同鎮
東將軍後漢魏武帝居之鎮南將軍後漢劉表居之鎮西將
軍後漢韓遂居之與鎮北爲四鎮中軍將軍漢公孫放爲之
時爲雜號鎮軍將軍魏以陳羣爲之撫軍將軍魏以司馬懿
爲之三號比四鎮安東將軍後漢陶謙爲之安西將軍後漢

段煨為之與南北為四安平東平南平西平北為四平俱魏
置左右前後四將軍周末官秦漢因之東漢省魏以來復置
自左右前後將軍至偏將軍神將軍凡四十號惟東西南北
四中郎將各一人餘無定員太常舜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禮
即其任也周時曰宗伯是為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因
之景帝更名曰太常前漢常以列侯居之後漢不必列侯也
國子祭酒博士助教聰明有威望者為祭酒通古今者為博
士太廟令有丞明堂令有丞太祝令有丞掌祭祀讀祝迎送
神周舊官也太史令有丞掌三辰時日祥瑞妖災歲終則奏
新曆三代舊官太樂令有丞掌諸樂事周時為大司樂陵令

史籍

卷之一百一

吳

乘黃令掌乘輿車馬以上並屬太常光祿勳有丞秦曰郎中
今漢武更名光祿勳掌三署郎郎執戟衛宮殿門戶光祿勳
居禁中如御史有獄在殿門外魏晉以來光祿勳不復居禁
中又無復三署郎三署者五官署左署右署也各置中郎將
以司之郡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多
至萬人左右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其重者加金章紫綬謂之
金紫光祿大夫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掌論議光祿
中散養老疾無職事衛尉有丞掌宮門屯兵秦官也廷尉掌
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兵獄同制故曰廷尉舜命咎繇作士
即其任也周時大司寇為秋官掌邦刑秦漢為廷尉有丞有

兵曰太尉
刑曰廷尉

正有監有評大司農有丞掌九穀膳羞舜命棄為后稷即其
任也周則為太府秦治粟內史太倉令有丞導官令有丞掌
春御米漢東京置導擇也擇米令精也藉田令有丞掌耕宗
廟社稷之田於周為甸師以上並屬司農少府有丞掌市服
御之物秦官也漢因之掌禁錢以給私養故曰少府東冶令
丞南冶令丞漢有鐵官晉置令掌工徒鼓鑄平准令丞掌染
秦官也漢因之俱隸少府左右尚方令丞掌造軍器秦官也
漢因之於周則為王府將作大匠有丞掌土木之役秦時置
將作少府漢景帝更名將作大匠晉氏以來有事則置無事
則省大鴻臚掌贊導拜授諸王秦世為典客漢景帝更名大

史籍

卷之一百一

吳

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鴻大也臚陳也晉有事則權置事畢
即省太僕掌輿馬周穆王所置秦因之周官則枝人掌馬中
車尚車太僕兼其任宋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即省太
后三卿各一人衛尉少府秦官太僕漢成帝置皆隨太后宮
為號無太后乃闕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則省長秋
者以皇后陰官秋者陰之始取其終而長欲其久也尚書古
官也舜命龍作納言即其任也周官司會鄭玄云若今尚書
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
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已
有尚冠尚衣之屬矣秦世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漢初

史部等六
尚書與官
雜稱與蓋
宋制也

並隸少府東漢猶文屬焉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
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事也秦時有左右曹諸吏官無職事
將軍大夫以下皆得加此官漢武帝世使左右曹諸吏分至
尚書事昭帝即位霍光領尚書事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東
漢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魏省錄尚書職無不總
王肅注納於大龍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大龍曰堯之政也
宋世祖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省錄尚書大明末復置漢獻
帝以執金吾榮邵為尚書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二僕射分
置自此始也漢成帝初置尚書員四人增丞四人曹尚書其
一曰常侍曹主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
其三曰民曹主吏民尚書事其四曰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尤
武分二千石曹為二又分客曹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改常
侍曹為吏曹凡六尚書減二丞唯置左右二丞而已魏世有
吏部左民民曹五兵度支五曹尚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
都部屯田度支六曹尚書尚書令任總機衡僕射尚書分領
諸曹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吏部尚書領吏部制定三公
比部四曹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度支尚書領度支金
部倉部起部四曹左民尚書領左民都部二曹都官尚書領
都官水部庫部功部四曹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二曹昔有
騎兵別兵都兵故謂之五兵若有右僕射則不置祠部尚書

史籍 卷之一百一 吳

清正可矣
故歷何也

五尚書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座若營宗廟宮室則置起部尚
書事畢省漢官云置郎三十六人然則一尚書領六郎也主
作文書起立事草初為郎中滿歲則為侍郎尚書寺居建禮
門內尚書郎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綿縑為之給帷帳
毡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洗果實之屬給
尚書伯使一人女侍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奉
事光明殿殿以明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色地謂之丹
墀尚書郎口含雜香以其奉事容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奉
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天子所服五
時衣以賜尚書令僕而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除慶墨一
史籍 卷之一百一 吳

御史中丞
為何通丞
郎為總也

史籍 卷之一百一 吳

九魏世二十五曹晉西朝三十五曹江左十七曹今凡二十
曹即漢制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書令僕丞郎謙相回避
臺官過乃得去今尚書官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漢
制丞郎見尚書呼曰明時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晉西朝
八生丞郎朝脯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武庫令掌軍器
秦官今隸尚書庫部車府令丞秦官也隸尚書駕部上林令
丞隸尚書殿中曹材官將軍司馬主工匠土木之事漢左右
校令其任也隸尚書起部侍中掌奏事直侍左右應對獻賢
法駕出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殿內門下眾事皆掌之周書
常伯即其任也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

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裘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章御唾壺，朝廷榮之。及次者為僕射。漢東京掌侍左右，督導眾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新白蛇劍，乘餘皆騎在乘輿後。光武時，改僕射為祭酒焉。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中出禁外，有事乃入。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御，伏誅。由是復出外。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不主數。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侍從左右，關通中外。應劭曰：每日莫向青瑣門拜，謂之

史緯

卷之一百一

至

夕郎董巴曰：禁門曰黃閣，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黃門郎給事黃閣之內，故曰黃門郎。公車令掌受章奏，太醫令有丞。周官為醫師，太官令有丞。周官為膳夫，俱隸侍中。散騎常侍掌侍左右，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在乘輿後，中常侍侍入禁中，並為加官。東漢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官者。魏文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為祭酒。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魏末散騎常侍有在員外者。晉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魏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罷初，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四人，元帝使二人與

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給事中，漢西京置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奉朝請，東漢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以宗室外戚為奉車駙馬駙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以參軍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舍人為駙都尉。皆奉朝請。後省奉車駙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永初以來，以奉朝請選雜，其尚主者拜駙馬都尉，中書令有舍人，有侍郎，有通事舍人。漢武帝遊後廷，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謂者，置令僕射。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中外。成帝改中書謂者，令曰中謂者，令東漢省。魏武帝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

史緯

卷之一百一

至

帝改為中書令，又置監及通事郎。經黃門郎署事，通事奉以入為省，讀書可晉改曰中書侍郎，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詔命，自置通事舍人而侍郎之任輕矣。祕書監有丞，有郎。漢桓帝置後省，魏武帝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書。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即其任也。漢西京圖書所藏有天府石渠閣，石室，延閣，廣內之府。東京圖書在東觀，晉武帝以祕書監并中書省丞為中書祕書丞，惠帝復置著作郎及佐郎，掌國史。周世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即其任也。東漢使名儒碩學著作

東觀撰述國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魏世隸中書元康中改隸祕書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國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移領軍將軍掌內軍漢有南北軍衛京師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光武省中壘校尉置北軍中候監五校營魏武為丞相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時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初省武帝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騎營兵即領軍之任也祜遷復置北軍中候元帝復為領軍護軍將軍掌外軍秦時護軍都尉漢因之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為中尉矣魏晉江左領護各領營兵資重者為領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

史籍 卷之一百一 五

左衛將軍右衛將軍掌宿衛營兵驍騎將軍漢武帝時李廣為之魏世置為內軍有營兵高功者主之遊擊將軍漢武帝時韓說為之是為六軍左右前後軍將軍是為四軍左右中郎將秦官漢因之與五官中郎將領三署郎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並漢武帝置屯騎步兵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掌越人來降因以為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長水掌長水宜曲胡騎長水胡部落名胡騎屯宜曲觀下韋曜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厥近長水故以為名長水關中小水名也射聲掌射聲士聞聲則射之故以為名東漢五校典宿衛士虎賁中郎將周官有虎賁氏漢武帝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

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多至千人平帝更名曰虎賁郎置中郎將領之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為賁允從僕射羽林監漢武帝置建章營騎亦掌從送次期門後更名羽林騎置令丞宣帝令中郎將監之謂之羽林中郎將東漢置羽林左右監晉罷中郎將置一監而已自虎賁至羽林是為三將積射將軍彊弩將軍漢武帝以李沮為彊弩將軍至東漢為雜號漢魏無積射晉立射營終置積射彊弩將軍主之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置宿衛內宿衛制會宴襲則將軍司馬督戎服直侍左右夜間城諸門則執白虎幡監之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曰

史籍 卷之一百一 五

御史丞掌奏劾不法其二曰御史中丞殿中蘭臺祕書圖籍在焉中丞居之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是中丞亦受奏劾與丞分掌也成帝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中丞官職如故安帝時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名御史長史光武還曰中丞治書侍御史掌舉劾漢宣帝齋居決事令御史二人治書因謂之治書御史東漢使明法律者為之天下獻疑事則以法律當其是非魏晉以來則分掌侍御史諸曹若尚書二丞也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周官有御史掌治令亦其任也秦置漢因之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者舉劾之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

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官廐馬五曰乘曹掌護駕晉凡十三曹魏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蓋蘭臺造御史居殿內察非法也秦漢有符節令周禮典瑞掌節之任也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虎符竹使符晉武帝省併蘭臺署符節御史焉謁者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領謁者十人掌小拜授及報章蓋秦官也謁請也都水使者掌舟航及運部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東漢省都水置河防謁者魏因之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而河堤為都水官屬太子太傅少傅古官也晉武帝詔太子拜太傅少傅如單于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太子詹事有丞職比尚

史籍 卷之一百一

書令詹省也晉初太子官屬通屬二傅咸寧元年復置詹事二傅不得領官屬家令有丞漢世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又主刑獄職比司農廷尉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衛尉僕漢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及中允且入請問起居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自家令至僕為太子三卿門大夫職如中郎將分掌遠近表裏中庶子職如侍中中舍人職如黃門侍郎東漢太子官屬有中允職如中書舍人食官令職如太官令舍人職如散騎中書侍郎洗馬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太子五衛率職如三衛秦世直云衛率漢因之主門衛晉初曰中衛率太始分為左

書

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加置前後二率成都王穎為太弟又置中衛是為五率宋世止置左右二率太子左右積鈔將軍太子屯騎校尉步兵校尉翊軍校尉太子冗從僕太子旅賁中郎將職如虎賁中郎將周官有旅賁氏漢制天子有虎賁王侯有旅賁旅賁也平越中郎將治廣州南蠻校尉治江陵西戎校尉治襄陽南夷校尉治寧州刺史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秦造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為言猶參覘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曰制宗室右田宅論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其二曰二千石不遵典制背公向私浸漁百姓聚斂為姦其三曰二千石不恤刑獄賞罰任

史籍 卷之十百一

意煩擾刑戮百姓疾苦妖譎繁興其四曰二千石遷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曰郡守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歲終則乘傳請京師奏事成帝改為牧哀帝時復為刺史前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詔靈帝世天下漸亂豪傑各據州郡而劉焉劉虞自九卿出為州牧其任漸重矣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更名守曰太守尉為都尉有東西部有蠻夷者為屬國都尉漢末

有曰行

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為郡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
上郡內衆事謂之階簿至今行之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為令
小者為長侯國為相漢制置丞尉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伍
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
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遊徼鄉佐有秩主賦稅三
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遊徼主姦非漢初王國置太傅掌輔
導內史主治民丞相統衆官中尉掌武職至景帝懲七國之
亂史制諸王不得治國漢為置吏改丞相曰相餘官皆損其
員數成帝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省內史其中尉如郡尉太
傅但曰傅東漢亦置傅王師事之相主治民中尉主盜賊郎
史緯 卷之一百一 美

史緯卷一百一終

史緯卷一百二

宋書三

列傳

后妃

孝皇蕭太后蘭陵人高祖繼母也上性孝奉太后素謹及卽
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未嘗失時刻少帝卽位加太皇太
后崩年八十一謚曰懿遺令曰孝皇背世五十餘年古不附
葬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為一壙孝皇陵
壙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今可一遵往式乃
開別壙於輿寧陵域內初高祖徵時貧甚孝皇之卒葬禮多
闕高祖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附葬故稱后遺令云
武帝胡婕妤淮南人義興初為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譴
賜死葬丹陽高祖踐阼追贈婕妤太祖卽位有司奏上尊號
曰章皇太后立廟於京師

文帝袁皇后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
適太祖初拜王妃生子劭上待后恩禮甚篤外家貧薄后每
就上求錢帛以贖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匹後
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欲知信否乃因
潘妃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使得因此悲恨稱疾不復
見上上每入必回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竟憤恚成疾及病

八字抵三
十萬計
必其日射

為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年三十六。上甚悼痛。之詔前承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有曰。戒涼在律。抄秋。仰空。霜夜流唱。曉月升魄。灑零玉墀。雨洒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南背闕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願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來芳可述。往駕弗援。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上所益也。詔謚曰元。初后生劭。詳視之。使馳白太祖。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凶家。不可舉。欲殺之。太祖狠狽至後殿。禁之。乃止。后以非罪見責。賜死。從徽音殿前度。美人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中諸憲戶。應聲奉

史籍 卷之一百二

然大開職堂。連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文帝路淑媛。建康人。生孝武帝。孝武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頗豫政事。賜與黃門。即瓊之等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伴。瓊之。太后弟慶之子也。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皆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禮之。問曰。身昔門下。聘人路慶之。是君何親。命焚瓊之所坐。林瓊之以告太后。太后大怒。泣涕謂帝曰。我尚在。而人陵我家。我死後。乞食矣。欲舉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請見。母乃其宜耳。豈可以此加舉。僧達廢帝即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阼。號崇憲太后。太宗少失所生。為太后所養。撫愛甚篤。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

路太后世
奉明帝而
帝事之亦
孝欲步明
帝應子傳
以致反際
帝事之未
必朕者此
以出而史
而宋世不
後世何開
殿殿與天
可知亦不
可知

日有司奏別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歡闔禁。不如所奏。及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痛起。以其危。上壽。是日太后崩。時年五十二。祕之。喪事如禮。上詔曰。朕幼集荼蓼。夙覺德訓。允釐定業。實資仁範。恩著重。更有兼常。森大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葬世祖陵東南。號曰修寧陵。晉安王子勛。未平。平者謂宜開陵。毀梓宮。以為厭勝。泰始四年夏。詔有司修復。路氏有此。子以當學。古孝武王皇后。琅邪人。初并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世祖在。恭后甚有寵。上即位。立為皇后。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於

史籍 卷之一百二

西郊。皇太后親禮妃主以下。並加班錫。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后宮曰永訓。其年崩。年三十八。謚曰文穆。祔葬景寧陵。后父儼。晉丞相。導之後也。儼母。晉孝武帝女。都陽公主。儼尚高祖女。吳興公主。世祖即位。授金紫。光祿大夫。儼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卒。長子藻。東陽太守。尚太祖臨川公主。性妬。藻愛左右。吳崇祖。主護之前。廢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太祖初。主適豫章太守。庾冲遠。未及成禮。而冲遠卒。宋世諸主。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湖孰令哀情。妻以如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敬當。尚世祖女。上使人為敬作表。讓婚曰。白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

人不聽出
此常情也
逆不獲前
四故

經美貞亦有名才。至於王敦懾氣，桓溫飲威，真長伴愚以求
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假無仲都之質，而傑露於北階。何瑀
闕能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冲幾不
免於彌鉏。此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開覽。
存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
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闕門之
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禮。非唯交游離異，乃亦兄弟踈濶。第
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舉止
未開，是非言謬。於虛實，姆好白恃者，舊唯贊妬忌，尼姐說
倡多知，務檢口舌，乃至殘餘飲食，詰與誰衣，被故敵必責。
史緯 卷之十百十一 四

以克堪，必將淪門。豈伊身侍，前後嬰此。其人甚衆，皆患彰遐
邇事，隔天朝，而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
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
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以
恩假用，是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實
乃廣中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昭察特賜，獨停使燕雀微
羣，得保舍生。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窟
海。太宗以表徧示，諸主於是臨川公主上表曰：妾遭逢奇薄，
絕於王氏，私庭羸戾，致此分異。今孤疾莫然，假息朝夕，情寄
所鍾，唯在一子，否泰榮枯，繫以爲命，契濶荼炭，特深憐愍。實
史緯 卷之一百二 五

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喪，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
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聘爲期，遣必以日
出爲限。夕不見晚，曉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
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聲影裁聞，則少婢奔，逆襪袂
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
致斥，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以爲急者，法急則可
爲緩者，師更相扇誘，不可貸借。雖曰家私，有甚王憲，發口所
言，常同科律。王藻戲笑，遂爲寃魂，褚曉憂憤，用致天絕。傷理
害義，難以具聞。夫益斯之德，實致允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
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髮咎，以臣凡弱，何

願申其門，恐還爲母子，推遷僂倂，未及自聞，仰揆天旨，或有
可持，敢緣恩濫，觸同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息許之。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美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
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及卒，帝思見之，爲通替
棺，欲見，輒引，暫觀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諡曰宣
及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九旒黃屋，左蘇，前後部羽葆，
鼓吹，上於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上痛
悼不已，精神罔罔，政事多廢，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飲之，既
而痛哭，不能自反，諷有司，奏立別廟，時有巫者，能見鬼言，貴
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

有貞風不
愧其名

之言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歌帝九嘆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臥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收入宮云此說近之

明帝王皇后諱貞風琅琊人初拜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上常宮內大集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障面不視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甚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為樂外舍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語舅謝韓曰后在家柔弱不知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宮

史緯

卷之一百二

六

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訓勸始猶見從後狂愚轉甚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羽扇帝嫌其不華欲加醜害已令太醫袁粲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殺狗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租於丹陽更立第都下建元元年堯年四十四諡曰恭葬以后禮

順帝陳太妃建康人太宗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殺其母以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柱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為母焉順帝即位進為皇太妃禪位去太妃之號

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民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高祖殺相修高祖即馳名之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於是反室壞布囊為袴往見高祖高祖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須才當無見踰者高祖大笑即於座受署從平京師諸大處分舍卒立定高祖委以腹心之任勳止谷焉穆之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秦族陵縱小民窮賦重以司馬元頌政令違外桓玄科條繁密穆之

史緯

卷之一百二

七

對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揚州刺史王謐卒高祖以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謝混為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穆之曰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與復皇降勳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復為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君與公俱起皆欲匡主成勳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委體心服宿定君臣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以授王謐事出權宜豈大計當若此哉今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再得公功高勳重疑

畏交加將來之危可不熟念今應云神州治本幸輔崇要宜
加詳擇非可懸論便趨入朝共畫同與公至都彼必不敢越
公更授餘人明矣高祖從之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
常居中畫策穆之性好客坐中恒滿故朝野同異莫不畢知
凡所聞見雖復親履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議之穆之曰以
公之明將來會自間達我家厚恩義無隱諱高祖書素拙穆
之曰此雖小事然宜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種
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
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與朱齡石並善尺牘常於高
祖坐落書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轉太尉司馬加丹陽
史籍 卷之一百二

之之之
大太太
南北也

性奢豪食必方丈座客數十人未嘗獨餐義熙十三年卒
年五十八高祖在長安欲經畧趙魏聞驚痛乃馳還彭城
衣贈司徒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謚曰文宣每曰穆之不死
當助我理天下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穆之誕
節貧時好往妻家乞食其妻江嗣女江氏每有慶會妻屬令
勿往穆之故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
常儉何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妻泣謝穆之曰何至此乃省
妻兄弟莫飲至醉令左右以金拌貯檳榔一斛遺之元嘉中
配食高祖廟庭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焉孫龜嗣
性嗜齋茹以為味似鯁魚嘗詣孟靈休靈休患齋茹落牀上
史籍 卷之一百二

因取食之靈休大驚曰性之所嗜靈休齋未落者悉視以
餽也與何易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
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常以齋茹給騰穆之中子式
之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賊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
之式之謂從事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倫數
百萬錢何有况不偷耶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子瑀性陵物
護前為始典王濟南徐州別駕恭軍領護輕薄有才能濟待
之厚瑀乃折節事邁漆布情款家內婦女閑事莫不備說邁
深相感信濟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進射忽頓左右索
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家人待卿言無不盡而卿於小宜

何子良
劉文宣

沈我是公吏何得不啓因白之濟大怒徙遷廣州元凶執立
瑀時為益州刺史間問即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即位
召為御史中丞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為逆瑀言不可義宣
不聽以為丞相俱至梁山瑀乘蜀中船舫潛於洲外投官軍
既拜中丞願為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
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世祖許之坐奪人妻為妾
免官後為吳興太守侍中何偃考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
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瑀與親故書曰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到安衆處可謂朝廷無人遂發背何偃
亦發背瘰癧疾篤聞偃亡權躍叫呼而卒兄子祥齊建元中

史錄 卷之一百二

為正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屢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賣利
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以聞齊
武衛之又著連珠十五首以寄譏議或以啓齊武詔御史中
丞任遐奏其罪付廷尉別勅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萬里思
愆若能改革當令卿還乃徙廣州終日縱酒卒秀之穆之從
子也兄欽之為右軍參軍隨朱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嘗
者十年除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
私廢業秀之修復之雍部由是大豐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
凶弒逆秀之即日起兵未至事平遷益州刺史折留

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行囊蕭然梁州豐富前後刺史大營
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携資儉並都下貧子出為郡縣皆荷得
自資秀之為政整肅以身率下遠近悅服南譙王義宣據荆
州為逆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封康樂縣侯徙丹陽尹穆
之為丹陽時與子弟宴聽事上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曰汝
等試以栗擲柱若能入穿者後必得此郡秀之獨入焉還向
書右僕射卒贈司空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泄官清
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

王弘

王弘字休元琅琊人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父珣晉司徒
史錄 卷之一百二

頗好貨物取息珣卒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舊業悉委諸
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徵召皆不就桓玄
尅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於道
側拜辭舉取流涕論者稱焉高祖召補諮議參軍封華容縣
侯遷太尉長史從北征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衛使還京
師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
遂卒宋國建遷尚書僕射世子左衛率謝靈運其嬖妾為軍
人桂典所淫靈運殺與棄屍江中御史中丞王淮之不彈舉
弘糾劾靈運淮之治罪遷江州刺史入朝加衛將軍帝因宴
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欲盛稱功德弘軍對

穆之願也

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更徐美之等謀廢少帝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有曰本非始謀又無功效而僭賞於上忝竊於下厚誣當時承貽口實微躬所惜一朝俱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良朋且凡人之交尚中知已况在明主可用理請所以敢遂愚狃守之以死見許進車騎大將軍帝將誅徐美之等以弘非首謀又弟曇首為上所親委密使報弘美之等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上西征謝晦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任中書下省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臣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新戒憂及社稷所以僂倪從事

史緯

卷之一百二

主

志在宜力應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寧便宜遂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倫安日復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憂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及堪底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奏天譴少弭謗讟時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平陸令成粲與弘書誠以盈滿兼言彭城王宜入知朝政弘固陳請乃遷衛將軍六年弘復言彭城王宜入輔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臣忝荷要重四載於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徵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謫旋親周行興愧已後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臣義康

既總百揆毗贊聖化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竟竊不己為爾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但成旨已決渙汗難及臣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置置冰鮮食為瘠祇畏天威遂復僂仰乞解分錄願垂賜允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舊制主守倫五匹常倫四匹並罪大辟弘以為小吏無知臨財易昧宜進主守倫十匹常倫五十匹死四匹降以補兵又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九年進位太保卒配食武帝廟庭詔曰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

史緯

卷之一百二

主

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勳止施為及善輪儀禮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歷任藩翰不營財利身以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少嘗榜蒲公城子野舍及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好蒲戲弘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然然自領選將加祿爵於人每呵譴之然後施行若接待欣歡者必無所請人問其故答曰王爵加於人而相擬勞是市恩也若求者既無以為惠又不借以顏色必成怨府聞者悅服于錫詞

史緯卷一百二終

不相機勞
是也人所
應得之官
領選者因
而役之等
耶

徐羨之東海人為桓修參軍與高祖同府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為參軍高祖北伐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穆之卒高祖以羨之為吏部尚書丹陽尹轉尚書僕射軍人朱興妻周氏男道扶年三歲得痼病周氏掘地生蓮之正棄市劉美之議曰周氏凶忍宜加顯戮然母之即刑罪由於子愚劉可流之還裔從之高祖踐祚封南昌公進司空錄尚書事

史籍卷之一百三

揚州刺史羨之起白白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亮亮胸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高祖不豫與尚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遣使殺義真於新安殺帝於吳縣太祖即作進羨之司徒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三請乃許之羨之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等謂非安復奉詔攝任三年正



母可云我
父恐不
辨云汝父

月詔曰徐羨之傅亮謝晦旬月之間再肆醜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于時大事甫爾慮或難圖故忍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命同寇肅明典刑晦據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率六師討罪止三人餘無所問遂召羨之羨之至西門外謝晦弟驛為黃門郎馳報傅亮亮以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車出郭步走至新林人陶甌中自到死時年六十三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子喬之尚高祖女富陽公主從誅羨之嘗行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無後足曳尾而行竟以凶終兄子遠之尚武帝女會稽公主為彭城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遠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待寇當即投荆州於陣為魯軌所殺子湛之拜秘書監公主身居長嫡文帝甚重之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武帝徵時貧甚嘗伐荻新洲其納布衣與皆敬皇后手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示之湛之為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相附及湛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將致大辟公主入宮見文帝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號哭謂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尋加侍中湛之貴威

史籍卷之一百三

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待寇當即投荆州於陣為魯軌所殺子湛之拜秘書監公主身居長嫡文帝甚重之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武帝徵時貧甚嘗伐荻新洲其納布衣與皆敬皇后手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示之湛之為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相附及湛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將致大辟公主入宮見文帝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號哭謂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尋加侍中湛之貴威

辭不納
便應還俗

史錄

卷之一百三

三

豪強產業甚厚，園池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和之子也，並奢豪，與洪之以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洪之美，兼何孟。還丹陽尹范曄等謀反，洪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所連，有司以洪之凶險逆黨，事起積歲，未乃歸罪，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洪之上疏請罪，上優諾答之，出為南兖州刺史。廣陵舊有高樓，洪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木物盛，洪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

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洪之善尺牘，時有釋惠休，本姓湯，善屬文，辭采綺麗，洪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官揚州從事史，洪之入為丹陽尹，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軌子也。洪之言朝廷所獎納，不敢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時江洪為吏部尚書，與洪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洪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勸賜死，而孝武無寵，累出外藩。南平王鐸，建平王宏，並為上所愛，鐸妃，洪之之妹，洪之勸上立之，徵鐸入朝，既至，失行，欲立宏，嫌其非次，與洪之議，連日累夕不能決，慮有竊聽，每夜使洪之自執燭繞壁檢行，劾弒逆之前夕，上與洪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賊

入，洪之驚起，趨北戶見殺，子著作郎聿之亦為劾所殺。

傅亮

史錄

卷之一百三

四

傅亮，成之孫也。宋國建，除侍中，中書令。高祖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篡亂，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復與皇室南征北討，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非可久安，吾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其意，日聽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官門已閉，亮叩扉請見，曰：臣暫空還，都高祖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人，便足，亮辭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聽於省，見客亮，總國權，每且神虎門外，車常數百兩。二年，轉尚書僕射，高祖不豫，與徐美之謝晦並受顧命，少帝即位，進尚書令，少帝廢，亮奉迎太祖，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車行臺百餘，諸門拜表，威儀甚盛。太祖引見亮，慟哭哀動，左右問義真及少帝，亮廢本末，悉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美之問帝方，可誰，亮曰：吾文景以上人，美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未然。太祖登阼，加左光祿大夫，進始興郡公。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之，召亮入見，密有報之者，亮遣信報徐美之，因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

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使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
恙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
臣聞命矣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曰
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賅夜蛾赴燭作感物
賦以寄意自知傾覆求退無由竟及於禍亮等就君

檀道濟

檀道濟金鄉人高祖北伐以道濟為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
咸望風降服進寇許昌俘四千人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
觀道濟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咸悅
道濟甚眾長安既平以為征虜將軍封禾修縣公丹陽尹高

史緯

卷之一百三

五

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為南兖州刺史徐羨之將廢廬陵
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以為不可羨之不納羨之等謀廢立
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
晦宿晦竦動不得眠道濟既寢便睡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
道濟入守朝堂上即位進武陵郡公固辭上將誅徐羨之等
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羨非劍
謀撫而使之必無所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使道濟
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
晦同從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
軍次勝戎事非其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命致討必

史緯

卷之一百三

六

禽之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
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
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魏軍三十餘戰
多捷至高梁亭魏濟州刺史悉賴庫結邀戰道濟擊斬之軍
至歷陽以資運竭乃還卒有降魏者具說繼已擊道濟夜唱
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
追而斬告者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
身坐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全軍而反名震敵
國魏人聞之以瘞鬼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
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有才氣朝廷疑畏長之文帝寢
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彭城
王義康慮當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召道濟
入朝其妻向氏曰今無事相名禍其至矣道濟不答及至上
已聞十三年春遣還鎮下船未發有似鸛鳥集船悲鳴會上
疾動義康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與子八人並伏誅時人歌曰
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業地震白毛生又誅
祭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
俄爾間引飲一斛脫屣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
喜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
江之志文帝問殿景仁曰誰可繼道濟曰道濟以累有戰功

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牧，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之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兄祇為廣陵相，義熙十年，以命司馬國璠，自北徐州界潛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城入，大呼，直上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吏賊，懼曉必走。賊聞鼓鳴以為曉，奔散，追殺之。從孫瑛，元徽中，王僧虔為吏部尚書，以瑛為征北板行參軍，瑛訴僧虔求錄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不沾餘潤，雖腹飽腸為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連與肉餓，驛不墮，誰為

史緯 卷之一百三

七

落毛身雖孤微，累世國士，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伯為江州，珪祖亦為江州，僕於尚書人地固懸，至於背宮，不至殊絕，今運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為爾見苦？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春擬南昌縣，為史假所奪，二子家世人才，有何見勝？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取，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乃以為安成郡丞。

謝晦

謝勝，陽夏人，為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披甲登岸，請將諫，不從，晦前抱持高祖，高祖

怒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賊退，乃止。加侍中，高祖受命封武昌縣公，轉領軍將軍，高祖不豫，與徐羨之傳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羨之亮輔政，少帝既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慮太祖至，或用別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建平郡公，晦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上欲討晦，聲言北伐，治舟艦，傳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朝士

史緯 卷之一百三

八

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詢，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驥，馳使告晦，晦謂不然，以亮書示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使承天豫作答語，草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報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區區所懷，恐不能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向來至此，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精糧給，聊且決戰，死復何晚？又謂承天曰：若後二三日，幼宗無消息，便是不復來耶？承天曰：幼宗本無來理，西討已定，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事見力，樊戰，士人多

發兵乃立幡戒嚴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
表自白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荆州暴其罪
狀晦以弟遜為竟陵內史總爾任司馬周超城守晦率眾二
萬發白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於破冢於旗相照歎曰恨不
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傲京師言王弘王曇首等罪晦至江口
到彥之前軍蕭欣已到彭城洲晦司馬庾登之畏懦不敢進
以霖雨為辭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桓征北尋至東
軍方強唯宜速戰登之使作大囊貯茅數千斛懸於驢轡云
焚燬用火安須臾以緩戰則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
欣於彭城洲晦參軍孔延秀率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後

史綱 卷之一百三

九

樞相自衛旋委軍還船於足大敗廷秀攻洲口樞陷之彥之
退保隱圻晦復上表曰臣昔因時幸遇蒙先眷內閣政事外
經戎旅與美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招濟大業爰自
權輿於折讓誠積難微仍見紀錄並蒙丹書之誓各受山
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豫召臣等同升
御林顧命領遺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効期之以死特
賜侍德自絕於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與
乃遠稱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
龍飛非俟宋昌之讓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美之及亮內
贊王猷臣與道濟分翰於外遊象龍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

以待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
大小動皆咨啓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
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送女遺兒闕家俱下血誠如此
末知所媿而凶狡無端妄生毀禍美之內誅臣受外伐願省
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遐邇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
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欲馮陵恩
幸圖望國柄親從磐跨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
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廬陵為罪又
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
下機能不暫或伏自守省廢昏立明事非為已廬陵之事不

史綱 卷之一百三

十

由傍人內積蕭牆之毀外行叔段之誅既制之有主臣何預
焉况廬陵為性輕險悌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此雖發
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美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
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令臣等願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
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沂
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駕駕以遵下武心血若斯易為可塞
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重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
致茲變調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謫難
之冤慈父非無情於孝子明君豈有怨於貞臣衰邁所移勢
回山岳况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謗人罔極

交亂四國，憐憐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覆是非，爰
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閹樂之
禍。夙夜憂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
鞅入誅。况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過，台輔擊毀，岳牧傾陷，臣才
非絳侯，安漢是職。人魏博陸，則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
輒簡徒縉甲軍，次巴陵，蕭欣宥，望風奔逃。臣誠短劣，在國
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
泉剪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痛。然後分
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
道侔玄極，鑿禍孽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

史

卷之一百三

七

電之威，暴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
藩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
便勒衆回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美之
傅亮，謀為自全之計。晦據上流，植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以
制持朝廷。美之亮於中乘權，謂可持久。及太祖誅美之傅亮，
誅道濟入朝，委之西討。晦聞美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
聞率衆西上，始惶懼。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彥，數不
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明。西人離阻，無復
圖心。彥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潰散。晦夜投巴
陵，得小船，還江陵。離州刺史劉粹，嬰江陵。周超率萬餘人與

可致
哭府在此

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媿謝而已。
趙合軍，單舸請到。彥之降，晦衆散。畧盡乃攜其弟遜。兄子世
基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遂至安
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
作悲人道詞。以自哀。行曰：能安親而揚名，諒見稱於先哲。保
歸全而終幸，傷在余而皆快。惟喬嘗與灑掃，痛一朝而永絕。
幸有踰於丘山，雖萬死其何雪。鵠角偃兮衡開，親朋交兮平
義。雖履商兮不一，隆分好兮情奇。但憚拚兮從祿，視世道兮
艱。設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兮為易。今定論兮閭棺，愆明智
兮昔議。到彥之以周超參府事，劉粹言沙橋之敗，事由周超。

史

卷之一百三

七

於是與晦等並伏誅。初，晦與劉粹厚善，以粹子贖之為參軍。
粹受命南討，無所顧。晦送贖之還粹，亦不害也。世基、晦兄綯
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鯨，壯矣垂天翼。
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成俾昔人，身退無定
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為彭城王妃，聰明有才貌。
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恨籍都
市，言訖叫絕。行人為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晦走左右皆
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啻太祖嘉之，以為長沙王功曹。
王鎮惡

王鎮惡，猛之孫也。以五月五日生，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

直嘗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故名爲鎮惡年十
三而符氏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
英雄主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
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雁歸晉騎射非所長而
意畧縱橫果決能斷武帝伐廣固時鎮惡爲臨澧令或薦之
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
門有將也以爲太尉參軍高祖謀討劉毅鎮惡請給百舸爲
前驅劉毅表從弟兗州刺史蕃爲副貳高祖仍許之大軍西
討加鎮惡振武將軍使率將軍劇恩百舸前發戒之曰若賊
知吾上比軍至政當岸上作軍未辨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

史籍 卷之一百三

三

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棄便棄今去但云劉
兗州上鎮惡晝夜兼行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鎮惡捨
船步上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岸上登旗立鼓語
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嚴令後有大軍狀分兵燒江津船
船鎮惡還前襲城津戍皆以劉善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
六里逢殺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欲出江津問是河人答云劉
兗州至顯之馳前問善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望善不至見軍
人善取其又江津船艦被燒鼓聲甚盛知非善上便驅馬告
殺垂得至城未及閉門鎮惡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

得朱顯之
殺問方顯

延助

城東門南門時城內東從舊將有千餘人西將及吏兵復有
二千餘人食時就闕至下脯西人退散鎮惡遣人以詔并高
祖手書示殺殺皆燒不視金城內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
手斬桓謀爲高祖所拔西還江陵迎家率十餘人助鎮惡戰
於金城東門北擊城作一穴桓先入鎮惡繼之短兵接戰鎮
惡軍人與殺將多父兄子弟中表親戚且鬪且語衆知高祖
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殺勇將趙蔡殺左
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乃開金城南門以爲退路被慮
南門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十許人開北門突出直直鎮
惡軍衝之不得去回衝劇恩軍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寺

史籍 卷之一百三

三

自縊死鎮惡身中五箭所執稍於手中被射被折江陵平後
二十日大軍方至封漢壽子初高祖征毅以司馬休之爲刺
史令遣軍爲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及高祖西
討休之鎮惡恐朱襄爲忠於夜擊斬襄殺千餘人鎮惡性貪
既殺襄因抄掠諸蠻不時反高祖怒不見之鎮惡笑曰但令
得一見吾無憂矣高祖尋喚鎮惡鎮惡強辯有口機隨宜酬
應高祖果釋除游擊將軍高祖北伐以鎮惡行龍驤將軍領
前鋒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卻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至
洛陽魏陳留公姚光降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
厚加饋餼即授方爲澠池令方執長驅徑至潼關僞大將軍

姚紹率大衆拒哈，鎮惡懸軍遠入，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期，若寇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鎮惡逕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馳告高祖，求糧援。時高祖入河，魏屯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問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進？」軍鎮惡既得義租，合紹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將軍姚襄屯兵涇上，鎮惡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人。北土素無舟楫，咸驚以爲神。鎮惡既至，

將士食畢，便乘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慰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卿諸人去家萬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無復生計。唯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衆莫不騰踊，泓衆奔潰，遂陷長安。泓降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至，鎮惡於灊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耶？」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高祖留次子義真爲安西將軍，暨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杆禦之任，及大軍東還。

史籍 卷之十百三 五

此宋武所以失關中

赫連勃勃北地，義真遣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屯刺回堡，遣使報鎮惡。鎮惡對其使謂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述其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武帝將歸，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故也。至是，田子請鎮惡會傳弘之壘。田子屏人語，因斬之。幕下時年四十六。弘之奔告義真，義真披甲以待，俄而田子至，執田子以專戮斬之。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封龍陽侯。諡曰壯，配食高祖廟庭。弟康攜家至洛陽，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肝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僞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塘。

城時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南，以命司馬道恭率三千人屯城西，以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魏野坂戍主黑彌公攻之，康堅守。六月，宋遣將軍姜某率軍救之。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男。進龍驤將軍，迎康家還都。康在金塘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

到彦之

到彦之，彭城人，以擔糞自給。後從武帝討孫恩，以功爲南郡太守。從文帝西鎮，除南蠻校尉。文帝入奉天統，以徐羨之等新羅虐，欲使彦之領兵前驅。彦之曰：「彼不貳，便應朝服順。」

兵大主
之其可

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元嘉三年。討謝晦。彥之於彭城洲戰不利。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封建昌縣公。上於彥之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督諸軍北侵。自淮入泗。泗水參日。彥之走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墾。十年。魏軍向金墾。杜驥奔走。進至虎牢。尹冲衆潰而死。魏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軍實蕩盡。府藏爲空。收彥之下獄。免官。起爲護軍卒。

王懿

史籍

卷之一百三

七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父苗。仕苻堅爲二千石。堅敗。懿年十七。同兄叔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懿被重創。困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懿。問曰。食未。懿告饑。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懿衣。因渡水。懿隨之。獲濟。與叔相及至滑臺。爲翟遼所害。懿奔太山。遼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懿隨之行。百許里。乃免。叔字元德。兄弟至江南。值桓玄篡位。懿兄將軍張暢言及世事。懿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懿果敢有智畧。武帝使於都下。襲玄。懿謂叔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

史籍

卷之一百三

六

今若國之一夫力耳。事泄。叔爲玄所誅。懿奔竄。義軍尅建業。懿抱叔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之。相對號泣。追封叔安復侯。以懿爲中兵參軍。盧循敗。劉毅於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賊衆十萬。舳舻百里。衆議欲遷都。懿正色曰。今天子當陽。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征。既聞。入勢必奔散。今自投草間。同之匹夫。何以威物。義士英豪。各擇其主。謀若果行。請自此辭。帝悅。及與循戰於左里。懿功冠諸將。封新塗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虜將軍。冀州刺史。爲前鋒。諸將咸統於懿。懿率將軍朱牧等。開鉅野入河。進據潼關。長安平。以懿爲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懿曰。非常之事。本不易行。今暴師經歲。士有歸心。故當以建業爲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納之。元嘉三年。與劉彥之北伐。大破虜軍。魏棄河南。司充平定。三軍咸喜。懿獨有憂色。曰。虜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水冬合。頽國而至。爲憂方大耳。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虎牢洛陽並不守。彥之欲焚舟步走。懿曰。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滑臺猶有餘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更詳所宜。乃回軍。於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尋與檀道濟救滑臺。檀盡而還。自是復失河南。九年。爲徐州刺史。懿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

後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進號征北大將軍卒

劉敬宣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八歲喪母晝夜號泣父牢之參桓序軍事鎮蕪湖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淮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為名牢之時為恭司馬恭甚相悅忽牢之不能平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使反恭牢之以問敬宣敬宣曰朝廷無桓靈之失德而恭怙亂阻兵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遣敬宣策恭破之孫恩為

史緯

卷之一百三

九

亂牢之東討軍次虎嘔賊死敬宣以騎傍南山越其後賊首尼父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加臨淮太守高祖屢破妖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惡結牢之討桓玄元顯為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請門不得相見桓玄至深洲遣人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除元顯父子然後誅玄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之敬宣諫曰方今國家擾亂天下之重在夫夫與玄藉父溫之基據荆南之勢一朝縱之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遣敬宣為任玄板為諮議參軍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為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

以明巨值大霧齊門晚開敬宣不至牢之謂敬宣謀泄率部

曲奔白洲敬宣還京口牢之不知敬宣所在自縊死敬宣聞變奔襄陽渡江與司馬休之高雅之奔長安求救於姚興與令往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至彭城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絡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與敬宣攻之不利乃奔慕容德敬宣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謀滅慕容德推休之為主克日垂發時劉軌為德司空雅之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齊志不可告也雅之以為不然遂告軌軌果不從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封

史緯

卷之一百三

十

武岡男遷江州刺史敬宣固辭曰警恥既雪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遣遂復僂僂即今所忝已為優渥且盤龍無忌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初劉毅為敬宣參軍時人以雄傑許之敬宣曰毅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深以為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不與義始授之郡符已為過優尋聞復為江州尤為駭悅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高祖恩款周洽莫與為比敬宣嫁女賜錢三十萬襍絲千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表遣敬宣率眾三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祇諫曰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子遺計得其所與行軍之

費不足相補也。今雨雪方降，驅吳越之人投巴蜀之土，必生疾病。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死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主客不同，大勢挫衄。此二疑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今泝險萬里，軍無資儲。若兵不解，匱乏可待。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耳。此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未必千人一心，有前無退也。爲治者先定內而理外，安近而懷遠。今毛修之家，譬不雪，不應以得死爲恨。劉敬宣蒙恩再生，亦安舍性命仰答將軍欲舉二死之甘心，而亡國家之重計。越情猶所不安，不從。設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既入陝，敬宣遣將軍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等由墊

江而進，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譙道福距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出。敬宣不得進，糧食既盡，軍多疾疫，死者大半，引還。譙道福送毛璩一門，喪柩浮之中流，修之接致歸葬。有司奏免敬宣官。五年，高祖伐鮮卑，除冠軍將軍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奮擊大破之。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少所交納，獨與敬宣善。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者耶？劉毅爲荊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豈有意乎？敬宣懼，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可無過慮。

高祖討毅，諸葛長民監太尉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遇禍生，實思避盈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曰：阿壽故不負我也。進右將軍，司馬道賜晉宗室也。爲敬宣參軍。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陰結辟問道秀及左右王猛子等謀反，未發，適敬宣召道秀屏人語。李猛子逸，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之。時年四十五。文武佐吏討道賜，猛子等斬之。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屨，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高祖臨哭甚哀。子光祖嗣。

沈田子，田子林子，自足以武功顯，不應緣此。沈田子，武康人，爲高祖參軍，從克京口，封營道侯。盧循逼京師，高祖遣田子與將軍孫季高海道襲廣州。徐道覆還保始興，田子與將軍劉蕃殺之。循還廣州，圍季高。田子謂蕃曰：廣州城雖險固，本是賊之巢穴，今循還圍之，或有內變。且季高衆力衰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城，凶勢復振，遂率軍救之。賊聞廣州急，田子背水結陣，身先士卒。季高夾攻破之。田子追循於鬱林，又被之。除振武將軍。高祖北伐，田子與廣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據青泥。姚泓率軍數萬奄至，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不

史籍 卷之一百三 三

既自賊敗
安能破敵
此休文飾
詞耳

折其估賦
以果奪當
絲網之類

可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固爭田子曰衆寡相傾
勢不兩立若使賊固既固大事去矣及其未整攻之必克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獨率所領黃謀而進前後奮擊賊衆
潰散所殺萬餘人得弘乘輿服御長安既平高祖燕於文昌
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授咸陽太守大軍
既還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參軍佛佛來寇田子與司馬
王鎮惡出北地禦之初高祖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以鎮惡
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言之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
兵萬人彼若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時
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田子與弘之

東漢 卷之一百三 毒

謀誅之并力破佛佛然後南還謝罪田子請鎮惡會弘之營
計事於坐殺之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田子殺之無子以弟
子亮爲後爲州主簿時三吳大水亮以東土災荒民凋殺屬
富民蓄米日成其價空班下所在隱其虛實積蓄之家聽留
一年儲餘皆勅使糶貨爲制平價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
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二麥已登黍粟行晚可折其估賦
仍許交市使強壯轉運以貸給老弱且酒有嗾唇之利而非
食餌所資空禁斷之以息浮費刺史彭城王義康卽施行之
世祖出鎮歷陽行參軍事時制有盜發冢者所近村民與符
伍遺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優

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
謹呼以成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爲無人
之鄉丘壘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
理與劫與則符伍之坐居空降矣又罰雖同符伍之限而無
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
步之內與十里之外同懼其責防民之禁空當其律愚謂相
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啓陳府
事曰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
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溷徵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疲勞
昏藉藉苦傾晚於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

東漢 卷之一百三 毒

役少以十六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時營創城府
功課嚴促亮陳之曰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
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
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乃涉寒暑多有死
病頃日所承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
無繁早晚若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爲悅加
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詔俱報可遷義成太守淮官清約太祖
嘉之賜誓二千卷及車馬服玩二十七年卒林子田子弟也
沈氏奉五斗米道孫恩之亂田子祖斡及兄弟爲宗八沈預
所告見殺林子逃伏山澤高祖討孫恩至會稽林子乃自歸

亦為本紀
作本特

高祖甚奇之。載以別船。盡室移京口。分宅給之。從克京城。時年十八。沈預慮林子為害。常披甲持戈。林子與田子還東。報讐五月五日。預大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祖父墓。林子以家門荼苦。無復仕心。高祖敦逼。淵年不起。及高祖為揚州。梓為從事。謂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頃年相申。欲令天下見卿此心耳。不得已。就職。領延熙令。封資中侯。盧循寇都下。林子領別軍於石頭。每戰不勝。乃揚聲當悉眾於白石步上。而設伏於南岸。大軍赴白石。留林子與徐赤將拒查浦。林子曰。賊詐言未必實。高祖曰。石頭城險且淮。備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大軍既去。賊來挑戰。亦將將擊之。林子曰。賊將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今盡銳來攻。而吾眾不盈二旅。獨可拒敵。自固。賊偽討不立。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將曰。今賊悉眾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銳卒擊之。無不破也。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發。亦將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進戰。破之。徐道覆又至。銳卒必精。數里。林子曰。賊必不敢過而東也。乃斷瘡。而陽會朱齡石至。與林子并勢。賊敗走。高祖斬赤將以勸。以林子參軍事。十一年。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勅還內侍。高祖伐羌。參征西軍事。從汴

史記 卷之一百三
去賊來挑戰。亦將將擊之。林子曰。賊將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今盡銳來攻。而吾眾不盈二旅。獨可拒敵。自固。賊偽討不立。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將曰。今賊悉眾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銳卒擊之。無不破也。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發。亦將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進戰。破之。徐道覆又至。銳卒必精。數里。林子曰。賊必不敢過而東也。乃斷瘡。而陽會朱齡石至。與林子并勢。賊敗走。高祖斬赤將以勸。以林子參軍事。十一年。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勅還內侍。高祖伐羌。參征西軍事。從汴

人河一路。寇捷偽并州刺史尹昭。據蒲阪。林子與他道濟攻之。王鎮惡攻潼關。偽東平公姚紹救之。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克。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共攻潼關。潼關既克。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眾。圍林子等。時懸師深人。糧輸艱遠。三軍莫有固志。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大軍。林子按劍曰。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眾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致死。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今諸軍退。捷何以見。相公旌鼓耶。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眾小。乘其亂而薄之。遂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器械。查實。結還保定城。留將軍姚襄精兵守險。林子銜枚夜襲。剽虜而坑其眾。紹遣姚襄將兵屯河上。絕水道。諸軍未立。林子遂擊破之。謂奔還。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率眾三萬屯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林子破之。斬伯子。姚襄至。林子復破之。高祖至關。鄉姚泓掃境內之兵。屯堯柳。時田子自武關入藍田。泓率大眾攻之。高祖慮眾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相接。授比至。泓已被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耳。今寇賊賊。使為獨牛一。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長安既平。殘兵十餘萬。田子奔隴上。林

史記 卷之一百三
人河一路。寇捷偽并州刺史尹昭。據蒲阪。林子與他道濟攻之。王鎮惡攻潼關。偽東平公姚紹救之。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克。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共攻潼關。潼關既克。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眾。圍林子等。時懸師深人。糧輸艱遠。三軍莫有固志。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大軍。林子按劍曰。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眾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致死。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今諸軍退。捷何以見。相公旌鼓耶。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眾小。乘其亂而薄之。遂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器械。查實。結還保定城。留將軍姚襄精兵守險。林子銜枚夜襲。剽虜而坑其眾。紹遣姚襄將兵屯河上。絕水道。諸軍未立。林子遂擊破之。謂奔還。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率眾三萬屯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林子破之。斬伯子。姚襄至。林子復破之。高祖至關。鄉姚泓掃境內之兵。屯堯柳。時田子自武關入藍田。泓率大眾攻之。高祖慮眾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相接。授比至。泓已被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耳。今寇賊賊。使為獨牛一。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長安既平。殘兵十餘萬。田子奔隴上。林

子追討至槐里，冠之俘獲萬計。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為聲援。大軍還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既久，士有歸心。言聖王戒慎，祇肅非以崇威立武。室中嚴宿衛，俄而謝翼謀反。高祖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遭母喪，起為輔國將軍，固辭不許。頃之有疾，林子性至孝，上不欲使哭泣，道與入省，日夕撫慰。及上不豫，而林子卒，羣公不欲使上知，每召輒答疾，病還家。至高祖崩，竟不知也。元嘉中，論曰：懷少子璞為揚州刺史，始與王濬主簿長史范暉行州事。太祖謂璞曰：「濬以弱年臨州，神畿之政，既不易理，賞罰得失，特宜詳慎。范暉性疎，彼誰行事？其實委卿也。」遷宣威將軍、

史籍

卷之一百三

三

始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以強寇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陽路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隄，聚材石，積鹽米，為不可勝之算。託跋蘇自率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遠近騷懼。衆勸璞還京師。璞曰：「賊大衆未必攻小城，若肉薄來攻，則成禽也。諸君何嘗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泥前事之明驗。此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衆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足矣。」賊既濟淮，毛遐、祚、胡崇之諸軍並為所沒。將軍臧質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諸將曰：「若不攻，則無所事。衆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更相蹂踐，欲閉門勿受。璞曰：「賊之殘害古

今未有屠剝之慘，衆所共見，其中不死者復驅還作奴，衆寧不憚此耶？所謂共舟而濟，胡越同心也。命開門納質，質見城隍完固，人情輯和，鹽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衆皆稱萬歲。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空應距，攻守三旬，殄其大半。濬乃遁，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士兵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與言戰也。可整舟艦，示若欲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質以璞城主，使上露板璞性謙虛，竟推功於質。為太祖嘉璞功，遣中使褒美。又詔曰：「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為，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比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徵還，燕賜豐厚。元凶弒立，令送老弱還都。世祖

史籍

卷之一百三

三

軍至界首，璞迎見，顏竣與璞素不平，璞後至，見殺。弟子伯玉為衛尉丞，世祖以其容狀似周仲尼，常呼為孔子。舊制車駕出行，衛尉丞戎服直門，張承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或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曰：「孔子奇形容，於是特聽伯玉服玄衣，除晉安王子助行佐，或領選，謂典籤沈光祖曰：「那晚一兒為長史行事。」沈伯玉先帝在藩時佐，今猶不改，民生定不應佳，乃轉參軍事。子助即伯玉位，以為中書侍郎。初，伯玉為衛尉丞，太宗為衛尉，其事甚美。及子助敗，伯玉下獄，見原，除承世令卒。璞有子約。

宋書五

列傳

朱齡石

朱齡石，沛人也。伯父憲，斌，為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憲斌與溫潛通，真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發棺戮屍。溫將斬之，溫弟冲苦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為廣平太守，及冲卒，綽歐血死。齡石少不治，崖險勇，頗有大痛。齡石伺其眠，割之立死。高祖克京口，以為秦軍從至江乘，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

史籍

卷之一百四

十

軍後，高祖畏而許之，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招聚亡命，為劫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係祖親厚，召為秦軍，係祖恃強，謂齡石不敢圖己，出應召。齡石斬之，掩殺其家，自是一郡得清。高祖復召為秦軍，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其親委之。義熙九年，遣諸軍伐蜀，以齡石為元帥，加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兵二萬，發自江陵。毛修之父秦州刺史璋，為譙縱所殺，故修之與敬宣伐蜀，既無功而返，至是復求行。高祖慮修之至蜀，多所誅殘，且土人既與毛氏有嫌，當以死固守，不許。高祖策之曰：「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

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恐賊聞之，乃函書付齡石，

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嘉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輝、蜀郡太守譙詵、彭模夾水為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偽督護譙元等兩岸連營，層樓重，得衆號三萬，前鋒劉鍾時脚疾不能行，齡石乃誦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可拔，祇增疲困，欲且養銳息兵，以伺其隙。若何？』鍾曰：『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

史籍

卷之一百四

二

敢舍涪城。今大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凶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守矣。若緩兵相持，彼知我虛實，必引涪軍，并力來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為蜀子虜耳。齡石從之。賊水北城險，諸將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攻自下也。」七月，齡石率劉鍾、廟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向南城，即時散潰，乃舍船步進。賊嘉病卒，朱林至廣漢，斬其大將譙撫，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之，偽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

來赴關。縱已走，道福亦散，逃於徐中，杜遠緝送之，斬於軍門。高祖將伐蜀，謀元帥，眾難其人，高祖乃舉齡石。眾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高祖不從，乃分麾下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賊喜，敬皇后弟也，命受其節度。及蜀平，咸服高祖之知人。齡石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殺，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義真敗於青泥，齡石棄城，義弟超石俱被執，見殺。青泥之戰，西戎司馬傅弘之氣貫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降，見殺。

別恩

史

卷之一百四

三

別恩，南陵人。高祖征孫恩，縣差恩負馬，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捨躬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高祖聞之，給器仗，恩膽力過人，常先登，小心忠謹，未嘗有過，甚見愛信。遷龍驤將軍，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破之，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不成，恩經百戰，身被重瘡，錄功封新寧男。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轉輔國將軍，入關迎桂陽公義真，還至青泥，為佛佛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軍敗，為虜所執，死於虜中。

胡藩

藩既非桓玄復其軍事何也

又不非桓

胡藩，南昌人，泰和振軍事，時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為仲堪參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藩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規去，就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泰玄後軍事，仲堪敗，企生果及藩，義旗起，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控玄馬，曰：今羽林射手尚有八百餘人，皆荆楚義故，尚可一戰，一旦捨去，欲歸可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汝多士，余乃復見王叔治、桑落之戰，藩艦被燒入水，潛行三十

史

卷之一百四

四

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高祖召為參軍，從征鮮卑，賊屯臨胸，藩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遣樞詔與藩潛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散，還保廣固，圍之。將授之夜，佐史並集，忽有烏大如鴉，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眾以為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日城陷，轉都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殺之荊州，表求還建業，辭慕去，都數十里，不遇拜，嗣高祖出倪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從征司馬休之，領游軍於江津，徐達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渡江，江岸壁立數丈，休

之臨岸置陣高祖呼潘令上潘有難色高祖怒命左右錄來斬之潘頰曰藩寧前死耳以刀穿岸步容脚指遂徑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殊死戰賊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潰高祖伐關中秦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渡北岸為索虜所獲藩憤怒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巡往河北賊騎五百自見潘軍共笑之藩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牽其船而返與朱超石追索虜於平城大破之高祖還彭城秦相國軍事封陽山男元嘉十年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為庶子六十人

垣護之

史籍

卷之十

五

垣護之界陽人形狀短陋而氣幹果毅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彦之北伐彦之將回師護之曰殘虜畏威望風奔逝入戰後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靈秀速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遊魂自然奔退今青州豐壤濟清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乘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精散敗而歸後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為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護之馳書玄謨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亦眾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傷被願以屠城為急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索

玄謨大膽速以鐵鑠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時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鑠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留戊靡溝城而還加建威將軍屯歷下世祖入討率所領馳赴以為冀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遺寶焚城走義宣賊眾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等鎮新亭玄謨求救甚急上遣元景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賊遣將龐法起襲姑熟適值護之至舍擊大破之前赴梁山將戰護之見賊舟艦眾多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王張談等燒賊艦風狂水急賊軍奔散梁山平護之追討至尋陽而還封益陽侯世祖以歷下要書欲并青州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歷城北近大河歸順者易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畧也由是遂定徙豫州刺史護之多聚斂下獄免官復起為太中大夫卒弟詢之驍勇有氣元因以為將軍張東軍副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東詢之規殺之東亦有意朱湖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起來論事東動色詢之覺之即與定謀使召超超疑之不至移宿他所詢之不知遲就斫之殺其僕於床因與東南奔東潯淮死世祖以詢之為積弩將軍梁山之役詢之為流矢所中死

史籍

卷之十

木

附冀州刺史

張興世

張興世，竟陵人。太宗即位，拜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相持久不決，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形便，我雖相持有餘，而制勝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據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迫，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與之並贊其計。時劉劭攻殷瑛於壽陽，賊遣龐孟虬率軍助瑛，劉劭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據上流，賊不憂不殄，興世遠策，是安危大機也。」乃遣

史籍

卷之一百四

七

段佛榮授勳，太宗遣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防。賊帥劉劭聞興世欲上，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與世何物？」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曰：「上流惟有錢谿可據，地既險要，去大眾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潤洲，船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其宜於此。中夜值風，果帆直前，賊兵於東岸相翼而上，與世夕住。景江浦，潛道黃道標，夜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立城柴，劉劭領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歡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力盡，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舸入潤洲，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

擊之，胡敗走，投水者甚多。時興世城壘未成，建安王休仁慮

賊并力來攻，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以皮艦二十攻賊漢湖，屯苦戰連日，斬獲千數，錢谿城柴由是得立。赭圻軍士伐木為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興世遇其樞道，賊眾漸饑，劉劭遣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船，監柵為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問信報胡援接，與世擊之交戰。晝日，仲玉走還，悉虜其資貨。劉劭棄軍遁走，袁顛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封作唐侯。遷太子右衛率，雍州刺史。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

史籍

卷之一百四

八

中無洲，興世初生，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興世為方伯，洲上遂十餘頃。興世往襄陽，父仲子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對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興世欲拜，某仲子曰：「汝衛從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昇平初卒。

宗室

長沙王道憐，高祖中弟也。為驍騎將軍，荊州刺史。道憐素無才能，語言艱澁，舉動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為虛。高祖受命，進太尉，封長沙王。時盛陵王羨真為揚州刺史。

太后謂上曰道儻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上曰奇奴與道
儻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儻所了太后曰
道儻年山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耶上曰車十雖為刺史事
無大小悉由奇奴道儻年長不製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
無言志謚曰景子義欣嗣為南兗州刺史到彥之率大眾入
到義欣進彭城為衆軍將長彥之敗退青齊播擄將佐勸義
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動還豫州刺史鎮壽陽于時土境荒廢
人民凋敝城郭頽敗益賊公行義欣糾雜補緝隨宜經理立
討盜之制盜賊逃遁道不拾遺城府庫藏命皆完實遂為盛
藩鎮時淮西北長吏悉效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

史集 卷之一百四

江淮左右上將民疎項東鶴儀相襲百城刑弊緩教之宜必
依良吏沈官長多非才拙勞人武夫不經政術東南殷實
循節賢能混實接荒垂而可輯柔頓關顧勅選部使任得其
人芍陵良田萬餘頃堤塢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泰軍殿
諸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渾水入陵不治積久樹木堙塞肅侯
本開道水復通注山是無旱憂義欣曰成王于魏宣城太守
于勛為亂賊來屯據鵝尾攻逼宣城時四方牧守莫不同逆
唯魏京郡赴朝廷太宗嘉之以為雍州刺史人為中領軍昇
平二年為蕭道成所誅魏人才凡鄙以宣城之勲特為太宗
所寵在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時常披玩嘗以

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陽若不解指魏像問曰此何人
而在章上魏曰此正是我問者笑之弟述亦庸劣嘗有總喪
或慰之并訪其子答曰父子聚應蓋謂應為憂也義欣弟義
宗新淪縣男子乘泰始初為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
寡乘少自砥東甚得朝野之譽太宗委任之後廢帝立為中
書令與蕭道成袁粲相分口入直決機事及帝廢為蒼梧
王乘集議出於路達從弟中領軍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
見耶乘曰吾等已讓蕭領軍矣魏曰兄何故肉中出血
耶今年族矣道成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乘知運祚
將移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道成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

史集 卷之一百四

城與乘及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乘素懼怯驥
擬不自安備後使自丹陽御車數百乘載婦女盡室奔石頭
臨行妻蕭氏強勸令食乘歎美寫胸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
丁靈衛問難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
恩義無有二乘至石頭袁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乘曰
今得見公死亦何恨從弟魏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典謀
其夜攻道成秣陵令劉質建康令劉遐密告道成道成使將
軍王敬則收魏魏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魏左右皆披靡
因敬之伯典亦伏誅粲敗乘踰城出走於領擔湖見禽二子
承宗承死僕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

以為妖何乘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謂乘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為兒子作計乘弟遐散騎侍郎與嫡母殷氏養女雲敷私通殷氏每禁之及殷氏口血出眾疑遐行毒害孝武識乘證其事乘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寧死不取奉救眾以此稱之乘死遐亦被誅乘當權時遐累求方伯乘曰我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為得免不至是果死義宗弟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濟嘗謂之日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

史籍 卷之一百四
王濟嘗謂之日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何意苦阿父如此

臨川王道規高祖少弟也儻有大志高祖奇之桓弘鎮廣陵以為秦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率眾濟江立走江陵留何濟之守浚口義軍至賊列艦距之濟之不在此船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濟之既不在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船必可獲彼眾以為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破之必矣道規曰善遂攻舫獲之因鼓譟曰已斬何濟之縱兵擊之賊眾奔敗克浚口進平等陽追及玄於晴曠洲道規等兵不滿萬而玄戰士數萬眾欲退尋陽道規曰彼眾我寡強弱異勢今若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保玄奔敗之虞眾無同心夫汝機兩陣

將勇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今不可先為之弱因應眾而進大破之玄單舸走江陵為馮道所斬桓謙桓振復據江陵道規與無忌進破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州無忌欲乘勝直取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勝今日頗兵以計靡之不憂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為振所敗乃還尋陽繕治舟甲進平巴陵謙振遣使求割荆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桓蔚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毅道規馳襲之謙奔走即日克江陵城振破宗之而歸開城已陷亦走無忌翼

史籍 卷之一百四
王

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功自居其末封華容公荆州刺史道規善為治刑政明理士民畏而愛之盧循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將軍檀道濟到彥之赴援至尋陽為賊黨荷林所破乘勝伐江陵揚奔云徐道覆已克京師桓謙自蜀寇江陵與林會於屯江津謙軍枝江荆楚愈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開眾咸畏服莫有去者雖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眾議欲使檀道濟與宗之分擊二寇道規曰盧循

羅隔中流，尉張同興，桓謙荷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圖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自率諸軍攻謙，將佐諫曰：「今遠討桓謙，其勝難必，荷林近在江津，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守，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荷林思豎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疑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豈敢復來。」且宗之固守，何為不支，遂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敗，單騎走追斬之。還至浦口，林亦奔散，復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謀為內應。泰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徐道覆率衆三萬奄至破。

史籍 卷之一百四

左

家符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武傳循已平京師，遣道覆上為刺史，道規使劉遵為游軍，自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意氣益厲，激揚三軍，還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滬口，初使遵為游軍，衆咸云：「今強敵在前，唯患人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進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疾不拜。八年，薨於京師。年四十三。謚曰烈武。高祖受命，追封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王次子義慶為嗣。太祖少為道規所養，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乃止。元嘉九年，以義慶為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

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特有此授。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改授江州刺史。薨，謚曰康王。義慶謙虛簡素，至州及去鎮，迎送之物皆不受，愛好文義，招聚才學之士。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為佐史，所著世說十卷，集林二百卷，行於世。太祖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云。

士誕

王誕，瑯琊人，字茂世，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府，以誕為長史。桓玄殺元顯，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長史，甚賓禮之。誕說循曰：「下官逆流在此，彼蒙殊眷，士咸知己，實思報答，但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識，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

史籍 卷之一百四

古

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務歲月，循然之時，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金還。高祖以為太尉長史，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討，誕書白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威權，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之。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經，從行。時諸葛長民行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疑心，卿宜去。」誕曰：「長民知我家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以為無虞，可

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育矣九年卒元子偃尚武
帝女吳興公主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大雪噤凍久之偃兄
偃排闥詣主乃免

謝景仁

謝景仁本名裕陳郡人參會稽王世子元顯軍事嬖人張法
順僅領一時內外無不造門惟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為著作
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
令謝景仁三十方著作郎玄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
強記善叙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十
策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為桓修參軍嘗

史籍

卷一百四

五

論景仁語事景仁與語奇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
為玄所召玄性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留
之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
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嘗稱景仁不忝太傅安孫高
祖為鎮軍以為司馬高祖以內難既寧思弘外畧將伐鮮卑
朝議皆謂不可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匡復
皇祚芟夷奸逆雖業高振古而物望未歸宜推仁罔存廣樹
威畧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陲伐罪弔民於是乎在不定之
後養銳息徒以觀兵洛泐修復固衰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
患者哉高祖納之及北伐景仁專總府任轉左僕射景仁性

詳

嚴整居宇靜麗每唾左右人衣事畢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
右爭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盧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
義熙十二年景仁卒高祖親臨哭之甚慟弟純劉毅鎮江陵
以為長史王鎮惡率軍襲毅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已
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
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殺兵敗衆散時已暗夜司馬毛修之謂
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為人所殺純弟述隨純在江陵奉喪
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處乘小船等
求之經純妻庾氏舫過庾氏遣人謂述曰風波如此小船冒
險寧可存亡俱盡耶述號泣曰若兄喪有失述亦無心獨存

史籍

卷一百四

六

因目淚而進見喪舫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精誠
所致高祖臨豫州以述為主簿景仁素情述及景仁有疾述
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景仁以為愧元嘉二年為
彭城王義康長史轉左衛將軍領軍將軍劉湛謂人曰我見
謝道兄未嘗兄道兄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致
大辟述言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太祖從之述語于綜曰若
此疏宣布是侵奪主恩也使焚之十二年卒及劉湛誅義康
出鎮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
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綜與舅范
曄謀反伏誅述何不測其子固知子之
賢不肖非人所能為也

張祚

張祚字茂度吳人也名同武帝諱故以字稱曾祖澄常葉父郭璞為古墓地曰葉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滅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葉其少處位光祿大夫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蕃昌云祚五子演太子中舍人鏡新安太守祚辭命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延之談論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祚涉獵書史能文章善謀書騎射兼有巧思紙墨皆自營造為尚書郎文帝每得

史書 卷一百四

祚表啓輒把說吞嗟自謂供御者不及也迨華林園玄武湖並使祚監統祚既有才能文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祚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中坦等經畧河南進攻碭礪累旬不能拔經軍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殺傷甚眾祚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眾軍驚擾為親所乘死敗塗地塞軍將軍蕭思話繫祚及坦於歷城獄文帝以諸將屢征無功不可專責祚等詔思話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虜敢送死吾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中坦元因試立起祚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奉軍劉宣助馳赴固難遷廷尉承晚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字武以問永永言

鐘有網罅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桂陽王休範作亂永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承遣人覘賊妄言臺城陷眾潰永奔還慚愧發病卒

褚秀之

褚秀之陽翟人其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高祖高祖受命為太常率弟浚之為侍中淡之兄弟盡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高祖輒令方便殺之或誘賂內人或自加毒害前後非一高祖既使王韶之醜安帝及恭帝遜位居殊陵宮帝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醜毒自食食於牀前高祖將行欲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飲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氏往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為會稽太守明年卒

史書 卷一百四

庾登之 庾登之鄆陵人為新安太守謝朓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登之與朓俱曾氏姪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於海坐滿兩經賦云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朓常修容之勝拒王師登之留守登之不從朓嚴登之以無任免死何承天嚴之曰因禍為福亦未可知登之曰我幾與三豎同戮承

史部與今
史歌彈其
來久矣

天為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賢故登之以為朝後拜
豫章太守卒于仲遠為明帝府佐廢帝猜忌宿客故人無到
門者唯仲遠朝謁不替明帝仰位謂之曰卿所謂疾風知勁
草擢豫章太守卒弟炳之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從
丹陽丞炳之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議中書侍郎
裴松之曰炳之為史之道定於受命之日名器既正禮亦從
之遷始與王濬後軍司馬特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彭城王義
康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
獨炳之遊二人之間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常令炳
之街命去來湛不疑也湛誅炳之遷吏部尚書內外歸附勢

史籍 卷一百四

元

傾朝野炳之素無學術不為眾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
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沐領選頗通貨賄不緝眾論舊
制今史諸事不得停宿炳之請急還家令史錢泰則伯齊出
炳之宅諸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為有司
所奏上將恕之尚書僕射何尚之曰夫為國為家何嘗不謹
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虛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事如丘
山臣所聞既非一旦若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
日明主斷兩令事遂能奮發華屨見待不輕廢綱累年若言
炳之盡誠於國不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言
與劉湛亦復不殊且景仁當時豈可輕皮朝士兩邊相推亦

北人自甚
然居而亦
小

復何限縱有後誠何足掩惡炳之亂俗傷風罪數藉藉交結
朋黨構扇是非其惡過於范曄所少作賊一事耳伏願淡加
三思炳之自理不請臺制太祖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
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語都令史駱宰宰云不可令
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不聽非為不解直是苟相
留耳虧損朝典不得謂之小事謝晦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
珣桓厥小有失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耶左丞孔蕩
祀語弊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或可得無言耳又云不
聽不詳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可罪也太祖使尚之更陳其
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云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

史籍 卷一百四

辛

持琵琶甚精麗道之便復欬然市令盛觀進數百口材助營
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雍得其力助夏中送耳燕運送機發
無輒於道諸見人有物解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
好獨盤便復乞之太祖欲出之為丹陽尹尚之曰古人云無
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事若在可否之間臣亦不敢苟陳
今在直灼然而明主不悟令買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
於聖世耶謂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政還亦不難而可少明國
典脫離四海之誦今愆戮如山禁任不損炳之若有大罪誰
復敢以聞歷觀古今未有過惡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宥
厚祿者也設令臣等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云何處之臣

竟謂債大痛炳之所行云張幼緒語人吾雖得一舉貢三十萬錢萬秋嘗請炳之值一客姓夏侯至人間有好牛否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索之劉道錫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百萬數猶謂不足今史章龍向臣說言得嫁女具銅鑪酒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酷罰酒刑其百十自立臺閣所未有也恐傷日月之明臣竊爲之歎惠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卒於家子弘遠仕齊爲江州長史與刺史陳顯達舉兵及敗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子曜年十四抱持其父

乞代命遂併殺之

謝方明

謝方明陳郡人伯父遷吳興太守孫恩寇會稽諸郡響應吳興民胡禁被東遷縣方明勸遷避之不從被害方明逃免初遷舅子馮嗣之及馮胡仇玄達投禮待甚簡二人恨之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討恩恩走入海嗣之等更聚合方明素與恩而勇決過人結門生義故得百餘人討擒嗣之等手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山郡陽附載還都流離險阨屯苦備經而貞操無改從兄景仁舉爲高祖主簿方明性嚴恪雖處閭室未嘗有

史集 卷一百四

主

史集

卷一百四

主

情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稱慕其不至者唯謝混方明却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恨及混僧施誅後方明廓往造之穆之大悅自高祖曰謝方明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轉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時重罪二十餘人網紀以下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儻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言就死無恨至期有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返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討之方明令五官不須入囚自當返囚遠巡墟里不自歸鄉村責讓之領囚送郡遠近欽服焉高祖受命遷侍中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強弱相凌奸吏蜂起文攝相續動輒連坐罪及比伍方明淡達治體不拘文法濶畧苛細務存綱領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貴族豪吏莫敢犯禁東土至今稱之性愛人物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卒官于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淡相知賞云每作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見惠連新文每日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尚書僕射殿

於仁愛其才言次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詩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法曹參軍年三十七卒

孔靖

孔靖字季恭山陰人名同廟諱故稱字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高祖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議討之季恭以為山陰去京師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篡逆事彰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剋高祖乃止虞曠父為會稽內史季恭求為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為內史使督封板拜授季恭外出適與使值便回舟夜還至即

史籍

卷一百四

書

扣扉入郡囑父本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請罪季恭慰勉之使且安在明且乃移焉季恭務存治實勅止浮華並罰遊惰境內肅清遷尚書左僕射固讓復除尚書右僕射不拜未幾建以媽尚書令又讓不受乃拜侍中辭事東歸高祖優之歲馬臺百餘賦詩以述其美及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不受卒年七十六子靈符大明初為丹陽尹山陰土境福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貧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界墾起湖田並成良業為前廢帝所殺子潤之大明中為尚書北都郎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氏罵母黃氏令死黃氏念恨自經死值赦律傷父母梟首罵世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

止顯作會
轉內史

刑補治時以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若同殺科則疑重刑段馬科則疑輕制打母過救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毀傷呪詛法所不原管之致盡則理無可宥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氏所恨情不在婦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淵之議淵之亦為廢帝所殺

羊玄保

羊玄保太山人為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與郎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朗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常共推羊長史遷黃門侍郎善奕棋太祖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太守劉式之立吏民凶叛制一人不禽

史籍

卷一百四

書

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實位二階玄保陳之曰臣伏專凶叛之由皆出於窮迫未有足以安存而樂為此也今立殊制於事為苦易云若節不可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警民如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為用不以嚴刻為先臣以為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擒獲叛凶類非謹愿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勸無以自勸又專此制施一郡由此得停歷丹陽尹會稽吳郡太守太祖以玄保廉潔寡欲鎮投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也

如此便不
然作即無
轉以贈
付之也

家儉薄太祖常曰人仕宦非難須才亦須命運每有好官飲
我未嘗不憶年玄保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
祠薦者口不敢嘗卒年九十四子戎有才辯帝常遣中使至
玄保曰上召我何耶戎曰金溝清此銅池搖展既佳光景當
得劇棋然少行檢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凶我家官通
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
曰臣無日碑之明以此上負陛下上美其言戎二弟太祖賜
名曰咸曰絮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兒子
希大明初為尚書左丞右衛劉瑀於司馬何季穆不平季穆
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瑀出為益州奪士

史綱 卷一百四 美

人之妻為妾宏使希彈之瑀坐免官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
伯往來希間瑀令訪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到宏
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廣州
刺史希以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失利
希遣收之思道率所領攻州希踰城走思道追殺之希子崇
尚書主客郎聞廣州亂即日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
濱門義以小船致之父盡畢不勝哀卒

威嚴 晉人武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
里所稱晉孝武太元中謝安始立國學徐充二州刺史謝玄

舉養為助教孝武追崇庶祖母宜太后或謂宜配食中宗養
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
子之官若配食惠廟則官無緣別祭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
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
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
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並不配食義同春秋唯光武
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
人為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
配故耳謂宜遠准春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
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廟之義顯繫子為稱兼

史綱 卷一百四 美

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從之頃之
去官與弟燕業人事躬耕養親十餘載義旗建為太學博士
高祖鎮京口與燕書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類業衡門之內清
風輟響長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業豈可
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就
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蘭懷馨事資扇發今經師不遠而
赴業無聞非雅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弘之補尚
書祠部郎襲封高陵侯時太廟鴟尾災燕謂著作郎徐廣曰
昔孔子在齊聞將廟焚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
在祧毀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肅崇嚴平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與於古典，循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遠廟為祧，有二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壇，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每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壇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土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祭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之旨，所謂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殿，給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科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體之主，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殿，給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猶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淵術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

禮王者所
以祖之所
自出以其
明及太祖
之先矣其
祖以尊其
德之遠也
依止及大
祖耳

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乘或異，而大歸是同，若宜皇既居奉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事實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不斷故報本之情，雖飾而隆殺之義難移，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既用豈無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宜廢，若更饗祀亦神之所不享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時多從議，議竟未施行。高祖受命，拜太常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二年致仕，卒年七十，子遂嗣，遂子疑之，年少時與傅僧祐俱引見太祖，祖與何尚之論鑄錢事，疑之便干其語，上因與論之，僧祐引疑之衣令止疑之大言曰：明主難遇，便應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疑之銓序有理，上甚賞焉。除尚書右丞，為元凶所表，謝瞻，字宣遠，梅之兄也，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詩，齊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氏撫養有恩，瞻事之同於所生，劉氏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忍遠，遂自秘書郎解職，隨從除相國從事中郎，瞻時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瞻嘗駭謂瞻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僅隔門庭。

曰吾不忍見此後因論人從容謂晦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
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屢言於武帝曰臣家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今年始
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乞降黜以保衰門帝不
聽又欲以瞻為吳興郡瞻自陳請乃除豫章太守晦建佐命
功瞻愈愛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醫藥晦聞疾奔視瞻曰
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告晦反
者卒年三十五靈運父瑒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
賦否人物混思之謂瞻曰非汝不能殺折之乃與晦弘微等
出遊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曰秘書早

史籍 卷一百四

元

仗氣不替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歷位尚書武帝將
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劼進重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澄
攝符侍宴爾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曰濟方外士
不宜以規矩繩之然不以任奇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
羣臣須屈順者乃見貴及黜之徒無用也帝大笑遷光祿大
夫晦為蕭州將之鎮詣濟別意色自矜濟問晦年答曰三十
五濟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汝比之已為後
矣晦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卒

孔琳之

孔琳之山陰人桓玄以為西閣祭酒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
之曰洪範入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至要者
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
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通員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實本
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費於商販之手耗素
於割稅之用此之為敝著於自昔故鍾繇曰巧偽之民競濕
穀以要利薄絹以充資制以嚴刑弗能禁也司馬芝以為用
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
夫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舍庾充行或升斗靡儲
貧者仰富以相資通致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

史籍 卷一百四

辛

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大弊也據今用錢之處
不為資用穀之處不為富習用既久革之必惑魏明帝時廢
錢用穀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達治之士皆以宜復用錢
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
年豐百姓樂業幾乎家給人足錢又何妨於民哉今宜弘敦
本之教明廣農之科遊蕩知返務末自休將昇平可致豈在
於廢錢耶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
淳淳既異致化不同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
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動陷憲網若三
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肉刑所以不可復也漢文發

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無由革古制制然名器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從而輕之輕則民慢又不期於刑罰之中斯為盡美所以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也兵荒以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恨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皆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有仁既濟物法亦警衆又今之所患逃徙為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以免絕惡原至於條條宜且歸舊玄好附從而琳之不能順自是以不見川宋臺建除侍中永初二年為部中丞明憲執法無所屈撓劾尚書令徐美之時美之

史錄

卷一百四

三

天下蕩蕩皆以兼本為事豐行則同多徐之資饑困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淡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千疋為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為市未易於越鄉可使未伎自禁遊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家有藏鏹而良時罕闕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偽還淳反古抵璧幽降爵珠璣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美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闔法銷鋒勿遺桓玄知其始而不覺其終孔琳之視其末而不統其本也

史錄

卷一百四

三

史錄卷一百四終

蔡廓字子度，謨曾孫也。性至孝，遭母憂，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遷御史中丞。傳亮與廓書論揚州刺史盧陵王義真朝堂班次，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廓答曰：揚州位居卿尹

史錄

卷之一百五

之下，常亦疑之。然朝廷以位相次，無明文云。皇子宜加殊禮也。昔齊獻王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以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齊王為司空，賈充為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嘗在充後。梁王形為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後。王渾下，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為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廷之班次。足下復思之。遷吏部尚書，廓謂傳亮曰：遷事當悉以見付，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君。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

若紙尾也。遂不拜。遷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羨之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太祖入奉

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至尋陽，遇疾，亮詣廓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君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耶？亮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羨之怒曰：與人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亦使人止之，已不及矣。太祖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是而北面事人，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皆入

史錄

卷之一百五

二

於軌有所須，就典者請之。從高祖在彭城，妻敬氏書求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卒。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初廓罷豫章，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西宅未立而廓亡。軌罷長沙，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廓少子與宗時十歲，謂母曰：吾一家由來豐儉必共，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之。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世祖踐祚，拜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患疾，上謂與宗曰：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侍中，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與宗陪乘，及還，上因欲射雉，與宗正色曰：今致虔，因陵情

敬兼重從禽稍有餘日上大怒遣令下車竟陵王誕據廣陵
叛事平孝武與駕出宣陽門救左右文武稱萬歲與宗時陪
輦帝曰卿何有不呼與宗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
稱慶帝不悅與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與宗善被
誅與宗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上曰卿何敢放爾觸綱與宗
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友既犯嚴制甘受斧鉞帝默然
慮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鑲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送者
與宗時在直請急請朗別上怒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
解士乞者告申坦與義宣同謀時垣已死于山陽太守令孫
自繁廷尉與宗議曰若坦身今尚存累經肆責猶應蒙宥况

史籍 卷之一百五 三

人亾事遠迨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逆謀
當時即應啓問包藏積年發因私怨况稱路傳實無定主于
贖厥罪應反坐轉吏部尚書前廢帝即位與宗奉璽綬嗣
至無哀貌與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以彘
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錄尚書事受
遺輔政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與中書人巢尚
之專制朝權詔自孝建至大明末凡諸制度悉改除與宗既
然謂僕射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
改古典所貴今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
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議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與

荆州在蜀之右分陝西

宗每陳選事法與等輒點定回換與宗謂義恭及師伯曰主
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
何天子意又與義恭忤法與等因出與宗吳郡太守固辭求
益州義恭大怒言與宗之失詔付外議義恭使尚書令柳元
景奏與宗及尚書袁愍孫私相選署亂羣害政除與宗交州
承昌太守朝野喧然與宗納尼智妃為妾姿貌甚美迎車已
去而師伯密遣人馳誘之與宗被徙論者云由師伯師伯病
之法與等亦不欲以徙大臣為名由此得停頃之法與見殺
尚之被索義恭師伯誅以與宗行荆州事不行前廢帝凶暴
與宗外甥袁顛為雍州刺史勸與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

史籍 卷之一百五 四

見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為人州行事顛在襄沔地
將兵險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
功豈與受制囚狂禍難不測乎及今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
哉與宗曰吾素門平遠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慮官省內外既
人不自保會應有變且外蒙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
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
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常遣范羨詣與宗屬事與宗謂羨曰
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羨復命
慶之使要與宗與宗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所忌
憚唯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追迫人懷危怖指麾

之下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
故敢盡言願思其計處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
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
有其意亦無從與宗曰當今懷謀思者其要富貴求功
貨各欲殺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
則俯仰可定公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今
門徒義附宅內奴僮有數百人陸攸之入東討賊大送鐘仗
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觀字
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中自當竭率
百餘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呂

史籍 卷之一百五

邑虛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蒼生寤急禍百往代
乎又朝廷所行民間皆云公豫之今遲疑不決當有先公起
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留置屏
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渥重故吐去
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淡感君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
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以見忌致禍領軍王玄謨有威
名時詭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與錢包法榮與
宗故郡民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與宗問與宗曰領軍比日殊
當憂懼法榮曰領軍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
門不保俄頃與宗曰鎮軍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至玄

與宗原以
此事辨人
亦危矣

謨舊部曲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微配監者玄謨啓留五百人
殿山營募未畢少帝欲獵悉喚還城時兵在中堂與宗勸之
舉事曰以領軍威名率此倡首事便立剋玄謨遣法榮報曰
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
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敦宅與宗乘馬車從
道隆從車後過與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開寫道隆遠達其
旨謂與宗手曰秦公勿多言每帝朝宴推殿羣臣太將軍建
安王休仁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也唯與宗得免頃之太宗
起事廢帝橫尸大醫問口與宗謂僕射王或曰此雖凶悖要
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真如此四海必將乘人太宗

史籍 卷之一百五

既即位王玄謨責故吏郭季產等曰當艱難時無一言相扣
發者季產曰秦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合機便大事難行
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大愨時諸方命舉兵反國家所保惟
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至永世官省危懼
上集羣臣問計與宗曰昔天圖逆人懷異志宜鎮之以靜推
至心待人今逆賊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
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
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領衛
尉太宗謂與宗曰諸慮未定殷琰又復同逆頃日人情如何
事當濟不與宗曰今米其豐賤而人更安以此卜之清濁可

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典宗，典宗言之不已。上曰：誠如卿言。及褚圻平，函送袁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觀之。典宗潛然流涕。上不悅，殷琰據壽陽，將軍劉劭攻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警琰。典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賜手詔，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清方國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造，果不降。攻戰經時，久乃歸順。劭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上遣張永率軍迎之。典宗曰：安都遣使歸順，今宜即安所益，不遺遣一使及咫尺書耳。不宜以重兵迎之。使生疑懼，若以叛臣當誅，則此者所有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強藩，密邇邊關，尤宜馴養。如其遂叛，招引索虜，將生肝食之憂。不從。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索虜，未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敗問至，上謂司徒建安王休仁曰：吾慙蔡僕射，召典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封樂安伯。太宗崩，典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做，命以典宗為征西將軍、荊州刺史。典宗入朝，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常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日，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金雜無所知也。若

史紀 卷之一百五 七

往詣球，可稱有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以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典宗復然。道隆等以典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固辭不拜。太原孫敷玉嘗通典宗侍兒，被禽反接。典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懼色。典宗命釋縛試之，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為立室家。後至尚書右丞，典宗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袁顛始生象，而妻亦凶。顛母與宗姊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典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典宗女配南平王敬猷。典宗以姊生不之懷，屢啓辭婚。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國家何由得婚。耶。遂他娶。其後象家好不終，及敬猷遇害，蔡氏無子。史紀 卷之一百五 八

王惠 妾居明帝勅，適謝氏。典宗辭竟以女適象。太康元年卒。奏還封爵，不許。子順固辭，表十餘上，乃見許。順官晉陵太守。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年位未高，一時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銜，衡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闡時艱，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王惠 字令明，鄉郡人。惠幼而夷簡，謝瞻有才辯，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蜂起。文吏聞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達，瞻等慙而退。謝靈運與交言，靈運辯博，惠將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自蕭散直上，王廓有如萬頃波焉。宋國建為

郎中令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之
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書求官輒置閣上及去職印封
如初時以廓與惠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營田業惠曰何用
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曰營聚之苦如此亦復何用
食為卒贈太常從弟球字衛玉司徒謚之子簡貴少交遊尚
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
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不視求官書疏銓衡有序朝野稱
之選光祿大夫兄子履淡結劉湛委誠義康球每訓厲不納
履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泣訴不願違離文帝
甚銜之及湛誅履徒跣告球球命取履温酒與之謂曰常日

史籍 卷之一百五 九

語汝何如履怖不能答球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還
齊上以球故履得免死殷景仁卒還尚書僕射素多病朝直
甚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羣下宜加
戮力而球簡慢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
疾公宜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降文帝曰王球
誠有素譽願以物外自許端右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
是特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
也十八年卒

謝弘微

謝弘微本名密陽夏人叔混奇之謂其父思曰有子如此足

矣混族子靈運驕驩弘微並有文義混謂贈等曰汝諸人雖
才義豐辭至於領會機要故當共推微子又云微子異不傷
物固不害正吾無間然拜員外散騎美熙八年混以劉殺黨
見誅妻晉陵公主詔改適王練公主執意不行猶令與謝氏
離絕公主以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數
十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一錢尺帛
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以混事經異代公主節義可嘉聽
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歲而室宇修整門徒業使不異平日
田時壘閣有加於舊公主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
僕射為不亾矣中外親友見公主之歸入門莫不歎息或為

史籍 卷之一百五 十

之流涕感弘微之義也轉右衛將軍弘微器服簡約而飲食
豐美兄御史中丞曜卒弘微蔬食經年服雖除猶不食肉拜
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食慧琳曰禮越素多疾即吉之後猶
未服膳以無益傷生非達理也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賒
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款款不自勝弘微口不言人長
短而曜好賦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他語亂之及晉陵
主薨資財巨萬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
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長塋殷殷好樛滿
開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之分以還戲貴內人化弘
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劉湛不能堪謂弘微曰天

和向勸人
食肉何也

下事宜有裁求，卿如此，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議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一朝賦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鄙賤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吾微祿自資，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相關？卒年四十二。贈太常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基友，人西南基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將死，其歲果終。或問史臣曰：王惠何如？曰：簡。又問王球何如？曰：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文，淡而不厭。近日名士弘微當之矣。子莊，字希逸，年七歲，能屬文，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曰：

史籍 卷之一百五 二

藍田生玉，豈虛也哉！掣方丈木為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雁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宇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道尚書李孝伯來，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除太子中庶子，南平王鐸，獻赤馬，賜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作賦，舉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之歎美，遂自藏其賦。世祖入討，密送檄與莊，改正莊遺門生具慶，奉啓事詣世祖，帝踐祚，除侍中，索虜求通互市，詔羣臣博議，莊議曰：獯獫素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規國順之示弱，不足柔遠，距而不答，可以表強。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期

關河為屈冠帶之邪，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燕之風，交易既應，漢杜和親尤宜固絕，竟陵王誕當為荊州，徵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克日下船，莊以南郡既無入志，竟陵便有發期，似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祚，欲弘宣風，則下節儉，詔書莊慮此制不行，上言曰：明詔實切時弊，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為令有所屈，伏願深思，無緣詔書既下而聲實乖爽。臣謂大臣在祿位者，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孝建元年，還左衛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荅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屬于

史籍 卷之一百五 三

里，今共明月，帝告莊以延之語，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曰：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群，何者為疊韻？曰：玄謨為雙群，破碣為疊韻，其捷速如此。世祖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能言，時按才路，限莊上表曰：今以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欲使國罔遺獻，野無滯賢，其可得乎？如臣愚見，宜特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

蘇文弘說
四十二歲
何不及之

職者左遷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是歸守宰故
黃湖治穎川累除杜畿居河東歷職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
絕今茲民之職宜遵六年之制初文帝限年三十而仕郡縣
六周乃選代刺史至是皆易之仕者不拘長少淮人以三周
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故莊以為言拜吏部尚書莊多疾
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腹曰莊稟生多病天下
所悉兩脇癰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運心
氣餘如繩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恆常如行尸眼堪五
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帶情為此不獲得
朝謁高王慶弔親舊唯被救見不容停耳持此不堪而使銓
吏部
卷一百五
三

職患不能禱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舉負主上摺授
之恩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
微公恩盼弘深寃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若不蒙降
祐下官當何希與耶坐辭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
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初觀其詞死有餘
罪詳察其理實並無幸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自今入重
之囚縣考正罪以事言郡二千石上之刺史刺史歸上臺獄
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需棺之諺輟歎於終古矣土親
覽朝政虛權務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詔
吏部尚書依郎分置并詳省開會又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
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議不辦洽通兼與奪
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
及度支尚書顧頌之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河南獻
舞馬詔莊為賦又使作舞馬歌令樂府奏之五年為侍中領
前軍將軍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祭信或虛不奉
旨須墨詔乃開上因侍譙從容曰卿欲效郭君章耶對曰臣
聞寬宥有度郊祀有節陛下業犯塵露晨往宵歸恐有不逞
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聖筆六年又為吏部尚書坐事
免官新安王子鸞有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為
長史除吳郡太守莊多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即

妙對疑人
說語應加
此

位以為金紫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為誅云贊軌堯
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好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衛之至是道
人詰責曰卿昔作殷貴妃誅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
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為漢困莊少長富貴
今日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曰卿言
有理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使為赦詔莊夜出署門方
坐命酒酌之已微醉使者立待詔成其文甚工及即位轉中
書令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四十六所著文章行於世

江智淵

江智淵濟陽人父解安太子中庶子智淵為隨王誕佐誕待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之其厚上薄沈懷文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
其江智淵乎誕將為逆智淵覺之請假還家誕敗除中書侍
郎智淵詞采清贍世祖淡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常命羣
臣五三人游集以智淵為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象引進智淵
以越眾為慚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
來知當呼已輒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尚書吏部
郎上每酣宴輒使羣臣相嘲訐以為歡笑嘗使王僧朗嘲戲
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
人子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是恩寵大衰上寵姬貴妃殷
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淵上議曰諡上以未盡美改諡曰宣基

街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
指墓前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吝有懷字智淵益懼以髮卒

范泰

范泰字伯倫甯之子也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為天門
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蕭泰謂忱曰酒雖會
性亦能傷生游處以來常欲以此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
及今醒時又無假陳說忱嘆歎久之曰見規者眾矣未有若
此者也為敬騎常侍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泰
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在公直言不異私室高祖甚愛賞
之高祖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於哲王教訓表於聖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
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尊師無遠負糧趁艱安親光國莫不由
此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命下遠近遵承今維新告始盛
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生徒之制取少停多臣以近
惟遠恐孤陋寡聞不足以宜大宋之風弘多士之美夫父兄
之於子弟情理欲其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弘彰孝道不知
春秋則所陷或大趙盾許止忠孝得罪以斯為戒可不懼哉
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漢有志尚者何必限以
一格而不許其進耶昔中朝時穎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
子取為助教所貴在得才無係於定品其有職閑而學優者

可以本官領之，今生徒已到，而學校未立，覆實其速，回轍已恨其遲，事有似除而實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廢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言事者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秦諫曰：議者將禁私銅，以充官鑄，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可足，其利實多，愚臣意異，不能寢然。臣聞治國之道，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謝者不吝，反裘負薪，毛寶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下與百姓爭利，故拔葵解曰：善相，幾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

史籍 卷一百五

七

無已，食者眾，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以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昔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等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材有要用，則貨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貨，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蓍莖之說，景平初，加特進，明年乞致仕，詔解國子祭酒，少帝多愆失，秦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好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於外，黠武掖庭之內，誦諱省園之間，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今之吳

會寧遊關洛，根本既搖，何所不至，加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求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芻虜難以意度，此臣所以用為憂食，而非其位者也。陛下賤作，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陰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經久之計，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天下歸德，宗廟惟承，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恩，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昏耄已及，有疾于生，誠恐承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食及視息，陳其狂管，陛下若能留心察覽，則臣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美之等，與秦素不平，及廬陵王少帝見害，秦謂所親曰：吾親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親王嬰

史籍 卷一百五

大

戮者也。元嘉二年，旱災，秦上言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早乾為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租輸既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災旱，若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巫祝常祈，卒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殺孝婦，元早三年，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遊心下民之瘼，厝思上玄之紀，令諺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泣百姓之罪，殷湯引萬方之過，大戊齊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災，感以修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為，風就正路者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

謀朝會及歲慶得一闕遠微誠少亮無恨泉壤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効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美之等猶乘重權泰復上表請子止之表竟不奏三年美之等伏誅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以泰先引舊臣恩禮其篤以脚疾毋宴見特聽乘輿到坐其年秋旱蝗泰上表曰災變之生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諉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大戊桑殺無假斤斧楚昭疾病不資藥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翼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飛石不能言星不自限春秋之旨所宜詳察周書父子兄弟罪不

史綱

卷一百五

五

相及女人夜宿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匹婦之微亦能上感善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漢存降是彭城王帝之介弟宜徵入朝共參國政弘納其言時早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為過甚古以為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為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歸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於心道敷自述桑穀生朝而殞樊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贖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當仰推

天意俯察人謀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唐虞之道先帝登遐便是道消之日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咨嗟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為戎首天下將傾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覆非復宋有革命守成其義惟均古今異用循方必應道廢於小成欲速則不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以猖狂妄發而不能緘默者也泰博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卒年七十四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行其約不可贈以台司乃止及薨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為報贈車騎將軍贈

史綱

卷一百五

五

日宣 王淮之淮之父子保骨連與宋齊梁陳隋相孫也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請江左舊事絳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為丹陽尹究識舊儀問無不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子進之仕齊為扶風太守梁武帝舉兵所在響應鄰郡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歷右衛將軍子清東陽太守陳武帝殺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督杜詵清引兵後詵大敗文帝追奔至晉陵吹陽頰同清授命申更改異殺

清而歸陳武帝子猛終文帝之世疏食布衣不聽音樂宣帝立為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郡人以此起廣漢至德初為左驍騎將軍孔範施文慶等害其梗直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瑋不受徵乃除猛領始興內史討之猛擒靖送建業加平越中郎將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徙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隸督府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濟遠太守曾孝遠策斬之而發其兵固臺城不守乃素服舉哀籍粟不食日中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及帝後主不死乃遣辛助

史籍 卷一百五

赴京師歸欵隋文帝大悅謂助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僕即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我之功臣拜助開府儀同三司詔猛與總管韋洗留嶺表經畧猛母妻子在建業隨後主人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資物一千段遣重書勞猛猛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曰昔漢武此地開喜用改縣名王猛今者告捷遠符前事帝又降璽書褒賞以其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卒於廣州文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封歸仁公繕襲爵授晉州刺史李延壽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魏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專在世祿乎及

陳亾之年淮水流竭時人物掃地盡矣亾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智識所能謀乎

王韶之

王韶之瑯琊人父偉之為烏程令好史籍博涉多聞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春秋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嘗自耕耳為中書侍郎高祖使韶之與安帝左右密加醜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韶之啓曰臣尊舊制以罪補士凡十餘條輕重不同如詐列父母

史籍 卷一百五

死誣罔父母淫亂被戮反逆此四條實窮亂極逆雖復殊刑猶不足以塞其罪既獲全首領寧可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方令聖化維新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韶可為吳興太守韶之作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珣子弘厥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漢結徐美之傅亮美之被誅王弘入相韶之常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嘉之十二年卒

荀伯子

荀伯子穎陰人為尚書祠部郎上表曰臣聞咎繇亾後滅播

韶之狀此當得何事
此等入作史與亦甚矣
春秋書否

以為譏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百世不泯蓋賞終
朝可說故太傅鉅平侯祐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關然
悉嘗莫奇漢以蕭何元功故世絕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
鄭國故太尉度陵公陳淮黨異孫秀禍加淮南竊譽大國因
罪為利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奪謂廣陵之國宜在
則除故太保衛霍本爵蕭陽縣公既贈廣陵又轉江夏瓊功
德不殊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衛與陳茂先上
表自陳詔付門下並不施行遷尚書左丞上表曰伏見百官
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竊以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
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蘄帝舜之後於陳夏

史籍 卷一百五

後於祀股後於宋陳祀宋並為列國而漸祝焦無開焉斯則
褒崇所近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列序諸侯宋居祀
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
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附馬都尉
又太始三年博士劉憲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
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應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御史中丞
立朝正色內外憚之出為東陽太守前于所議俱正

武五王

廬陵王義真高祖次子也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不定高祖
以義真行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三

修為長史委以關中之任高祖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民
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親衣冠方仰聖澤長安陵關是公
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怒然慰管
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德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今文
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執義真手以授王修又領秦州刺史
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重因大威得歸本土及置秦州
父老知無復經畧隴右之意相與歎息而佛佛虜寇母死田
子既殺王鎮惡王修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不節修常按
之左右並怨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修殺田
子是又欲反也義真遂殺修修京兆人初南渡見桓玄玄曰

史籍 卷一百五

君平世吏部郎才也修既死人情離異高祖遣將軍朱齡石
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速歸諸將競歛財貨多載子女方
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遣兵至青泥
軍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奔軍段宏單騎逃尋兼道呼喚
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宏乃東義真於青泥
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高祖未得義
真密問怒甚剋日北伐及知義真已免乃止義真至授揚州
刺史以段宏為參軍宏驍卑人也永初二年封廬陵王司徒

高祖不豫以為都督南豫雍司諸軍事車騎將軍南豫州刺
史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而性輕浮與

晉書 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五

所以不

此和

惟命

晉書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五

史籍 卷一百五

夫

晉書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五

念而不能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帶，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丈夫方欲贊世成名，何至因循無斷哉？今龐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尚先，哲所去，器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漢宜鑒此，苟有所懷，密自書陳，形迹之間，漢宜慎護。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囑，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

史籍 卷一百五

充

務乞慈愛，可入問訊，既觀顏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察其情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畧所請，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為限，不須紛紛。日末新興，凡訊獄多，夾管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淇輩，處共詳論，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矜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有志誠陳啓，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效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譏搆，勿輕信受。

當善察之名器，漢宜愛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宜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捕魚獵獸，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又誠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應爾，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九年，除南兗州刺史，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二十一年，進太尉。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

史籍

卷一百五

手

失難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十萬，他物倍之。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別給錢年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太祖欲開定河洛，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及虜至，義恭欲走，衆議不同。乃與世祖閉城自守。及虜退，自彭城北過，義恭震懼，不敢追。其日有告虜驅廣陵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陔，去城數十里，追之可悉得。諸將並請義恭不許，經宿，太祖遣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聞之，盡殺所驅民，引去。降驃騎將軍，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義恭悉伐取，父老莫不歎息。二十九年，還朝，元凶肆逆。

志百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致害皆有常人
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勅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內兵
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世祖入討勅疑義恭有異志使佐尚
書省諸子住侍中省勅問太祖入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
道義恭慮世祖船小勅中流攻突為患乃進說曰割素南岸
欄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勅從之世祖
前鋒至新亭勅挾義恭出戰勅敗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
先具船於東冶活因單騎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僅得
得免勅殺義恭十二子義恭見世祖於新林上表勸進授
尉錄尚書六條事進位太傅領大司馬上不欲致禮太傅諷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有司奉天子不應加拜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反及事平世
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強盛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上表省錄
尚書又與竟陵王誕奏貶損典服二年為揚州刺史時西陽
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大宰義恭常慮為
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言諸王不宜居
邊世祖嚴暴義恭卑辭曲意盡禮祇奉每有符瑞輒獻賦頌
德大明元年前有三春芽生石頭西岸表勸封禪上大悅七年
世祖崩遺詔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鉅細悉
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事
奏願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加錄尚書事義

義恭性
而卒不
死其可
憐

恭性嗜不恒日時移變屢遷第宅與人遊欲意好不終吝侈
無度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作意輒起奪
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除市物貨無錢可還民有
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
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至無錫縣登島山以
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為義恭作傳義恭雖任宰輔
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
景等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年五十三
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實漬之為鬼目綜大
宗定亂追崇官爵諡曰文獻詔陪祭廟庭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南郡王義宣高祖第六子也生而舌短澀於語言元嘉元年
封竟陵王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
居之謝朓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
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
才幹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
義宣代義季為南徐州刺史會稽公主每以為言上遲回久
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為車騎將軍荊州刺史詔曰師護以
在西久比表求還由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今欲聽許以汝
代之護雖無殊績蒙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
在彼已有入第為士庶所安論者謂未宜遷之今之同換更

欲為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亦互有少劣若今向
 事脫一或之者既於西夏有礙遷之誠必歸責於吾矣不
 可不勉無使人生評論也師薩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勒自
 課厲政事修理進位司空義宣白柝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
 帶十圍多畜嬖廢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
 麗費用殷廣二十七年索虜南侵義宣欲奔上明及虜還太
 祖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濟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揚州
 刺史未行元凶弒立義宣即時起兵傳檄遠近會世祖入討
 義宣遣參軍徐遺寶奉衆三千為前鋒世祖即位以義宣為
 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史改封南郡王封次子愷為南燕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改荆湘二州刺史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既首初大義
 者若天下所求必從朝廷制度意所不同者皆不遵承嘗
 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賊質有異
 志以義宣凡弱欲假手以成其奸自襄陽過江陵見義宣便
 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
 之威自古少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姓莫不係心
 於王權衆而入內外執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
 宣陰納質言而世祖聞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
 發怒密治舟甲期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曹爽亮
 州刺史徐遺寶與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丘曹送版以

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
 俱起兵二月遣傳奉表以奸臣交亂國傾宗社輒徵召甲
 兵戮此內醜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論以禍福令息兵謝過
 義宣不從移檄州郡遣參軍劉謀之率軍就滅質以子愷鎮
 江陵自率兵十萬發江津船艦數百里入夏口離州刺史朱
 修之起兵討之義宣遣魯爽弟秀將萬餘人攻修之初秀至
 江陵見義宣既出府曰阿兄誤事乃與爽人作賊今年敗
 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至離頭聞徐遺寶敗魯爽被殺相
 視失色上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東西兩岸為節
 月城營柵其柵無軍柳元景據姑孰偏帥鄒琨戍南浦質

史籍 卷一百五

五

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
 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元從僕射胡子友戰失利率
 眾就玄謨質遣龐法起數千兵從洲外趨南浦使自後掩玄
 謨郊與法起戰大敗之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東岸
 攻玄謨玄謨遣將軍垣護之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護之因與
 縱火焚其舟風勢猛盛義宣時屯西岸延燒殆盡諸將縱兵
 攻之賊衆奔潰義宣與質各逃走義宣舩舫猶有百餘西奔
 至江夏聞巴陵有軍抄斷乃回入還日向江陵衆散且益左
 右唯十許人義宣步行數日脚痛不能行就民僦車自載
 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司馬竺超民超民具

羽儀兵眾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魯秀竺超民
 欲收合餘黨更圖一決而義宣督整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
 左右腹心相率介叛義宣欲隨魯秀北走戎服盛糧糗帶佩
 刀馬帽及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
 義宣大懼落馬步行超民送山城外更以馬與之因還城守
 義宣既失秀所在將士散盡唯餘情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
 還向城入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遣故車
 一車載送荆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賊質老奴誤我始與
 五妾俱入獄等皆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
 分別始是苦江夏王義恭諸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
 史籍 卷一百五

言義宣反道賊恩官寧行大戮書未達修之至江陵已於獄
 盡之世祖聽還楚義宣于十八人其二早卒餘並為修之所
 殺長于恢初為侍中義宣起義元因收繁振及其弟重承使
 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有歸順意密謂恢等曰禍福與諸郎
 同之願勿憂及賊質白白下趨廣莫門勅令煥殺恢等煥乃
 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出廣莫門門者拒之煥曰
 賊公已至內人走矣此司空諸郎能為諸君得富貴非徒免
 禍而已會質至因得出至是俱死焉此於前為忠孝之
 衡陽王義季高祖第七子也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為
 荆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為太祖所愛元嘉元年封衡

陽三十六年拜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
 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奇財省用數年間遂復充實隊主續
 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每月給日
 米貳斛錢一千義季素拙書上聽使徐人書啓事唯自署名
 而已嘗大免於郵有野老帶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
 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
 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
 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之也不奪
 人時則一州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弗敢嘗嘗食問其
 名不告而退二十年進征西大將軍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
 史籍 卷一百五

義康廢後遂為長夜之飲畧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
 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為貴此非虛傷事業亦
 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語近長沙兄弟皆遭遭殺將
 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為禁斷并給藥膳今能起立
 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
 能感王尊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
 何不慨然淡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哉一門無此酣酒汝於
 何得之臨書歎案義季雖未肯酬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
 之曰汝依積食少素羸多病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
 家國為懷奈何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本望能以理自

此本有
彭城時年二十三贈司空益曰文子
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魯慕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
若斯之難夫一父之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心雖同富貴之情
是足見

滿不欲相若耳今造孫道胤等令屢夕視汝進止湯食可開
懷虛受吾恨見人斷酒無他嫌口蓋是甘嗜罔已之癖耳今
者憂恒政在性命未暇及事業何為使吾煎毒至此耶義季
終不改二十一年為都督充徐青冀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
兗州刺史登舟之日惟提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二十
二年遷徐州刺史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推飲酒而已二
十四年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發薨於
彭城時年二十三贈司空益曰文子
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魯慕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
若斯之難夫一父之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心雖同富貴之情
是足見

史籍卷一百五
則其視彭城南郡之事以為太息
高祖七子六人不得其死
手解酒早卒義季亦建矣

史籍卷一百五終

史籍卷一百六

宋書七

列傳

羊欣

羊欣字敬元泰山人少靖默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父
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愛之欣
嘗夏月著新絹裙登疑獻之入縣見之書帟數幅而去欣本
工書因此彌善為輔國參軍陸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
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嘗使欣書扇辭不奉命元顯怒
以為役軍令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
史籍 卷之一百六

者稱之恒立輔政以為殿中郎欣稱疾免屏居里巷十餘年
不出衣履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參軍鄭鮮之曰羊徽
一時美器世論猶在欣後恨不識之即板欣長沙王諮議參
軍遷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太祖即位復拜新安太
守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稱病為免歸卒
年七十三

張敷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生而母沒年數歲問知之便思慕求法
遺物惟得一身乃緘錄之每感思輒開符流涕為黃門侍郎
父邵亡凡十餘日始進木槨葬畢不食鹽菜遂毀瘠成疾未



期而卒年四十一、頌延之書弔其伯父茂度曰、景胤少履貞、
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而以來、便申忘年之好、
比雖艱、阻成阻、而情同無際、薄莫之人、莫其方見、慰說、豈謂
中年、奄為長往、開問、悼心有加、但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
實、一旦喪失、何可為懷、世祖卽位、贈侍中、改其所居為孝張
里、從弟暢、字少微、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制服盡
哀、時論美之、世祖鎮彭城、暢為安北府長史、元嘉二十七年
索虜訛、跋燕南、使太尉江夏王義恭、出鎮彭泗、燕眾至、蕭時
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參軍沈慶之欲以車營為函
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主及妃、媛、趨歷城、長史何妨欲奔鬱
洲、自海道還都、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為
請、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但以關扇嚴密、欲去莫從耳、若一
動搖、各自散走、雖欲至、其可得乎、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
罄、豈有捨萬全之術、而就危亡之道、世祖曰、張長史言是也、
義恭乃止、燕至、登城南、亞父冢、隊主廟、應見執、燕送還、求甘
蔗及酒、世祖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燕送駱駝
驢馬、及貂裘、裸食、燕上戲馬臺、設禮屋、遣使至小市門、欲與
世祖相見、曰、我亦不攻此城、世祖遣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
暢何姓、曰、姓張、曰、是張長史耶、暢曰、君何得見、議虜使云、君
聲名遠聞、我是以知、城內有具恩者、皆在魏、義恭遣視之、恩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二

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既開門、暢出受餽物、孝伯云、魏主致意
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
我大小、知我老少、觀我為人、暢曰、二王知魏主欲垂見、常願
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交、故不容私、覲
暢入、復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見、李尚書銜
命、不忠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孝伯曰、君南土膏梁、何為著屨
暢曰、魏以不武、受命統軍、戎行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君家
民人、甚相念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
暢曰、二國人民、列居河、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行殘
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民何怨我、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
自率眾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然、彭城
亦非所須也、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各應反命、遲復見、悉
暢便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昔
將愛、與蕩定有期、君若得還、求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
當至、建業以訪君耳、孝伯足辭、辨北土之秀、暢隨宜應答、敏
捷詳雅、魏人歎美之、虜放火攻彭城南門、暢拒、賊身先士卒、
及城、自瓜步北走、經彭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
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虜期又至、議欲芟剪麥苗、移民堡
聚、參軍王孝孫曰、百姓閉在內城、飢僅日久、方春之月、野採
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虜若必來、艾

不但吾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三

琴未晚四坐默然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典義董元嗣曰王祭軍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敏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彈子夏世祖曰何事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實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瑞會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欬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慙時虜聲云當出襄陽以暢為南燕王義宣長史南郡太守孝武誅元凶徵為吏部尚書封夷道侯時義宣有異圖蔡超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遣嬖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以暢不回勸義宣殺暢賴司馬竺超民深持之美宣進暢撫軍暢常醉不省軍事義宣將暢東下及敗於梁山暢欲自歸為軍人所掠衣服盡盡值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衣敗衣排玄謨上輦玄謨不悅諸將欲殺之隊主張典世救之得免執送京師見原起為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何偃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衆曰何謂偃曰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何以致此暢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閣帝曰何事相苦初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與嬖妾共洗黃閣故暢以此讓之出為會稽太守卒暢愛其弟輯遺命與輯合墳時讓非之從弟淹東陽太守令郡吏燒骨照佛百姓有罪使施佛贖刑動至數千免官

王徽 王徽字景玄弘弟子也少好學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方陰陽術數文帝以其善筆賜以名著微素無宦情為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微歎曰我兄無事屏廢我何得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為光祿勳微為文言頗抑揚袁淑謂為詆屈微聞之與從弟僧綽書連贖自解作書絕之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或云何假參其議假慮為微所舛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文帝使微從弟僧綽宣旨就職因留僧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指示僧綽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一屋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惟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親治之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治以書告謙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商於外不為察慧之舉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尋念平生十年中間自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誦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然獨坐居但慮吾麻病豈圖奄忽先歸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髮髯

以爲在

事歷然弟今何在吾獨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句耳其中三
 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管方欲其替林澤
 以送餘年有何罪戾兄此天酷沒於我手觸事痛恨吾素好
 醫術不能使弟得全毒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特復痛階痛
 階奈何吾罪奈何弟奉親孝事兄順僮僕無所叱咄冲和淹
 通內有兄白舉動尺寸吾每吞之常云兄文竹氣可推英特
 爲人磨介宜思中和言猶在耳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
 微封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昔聞吾病卅心寸絕謂當以
 棺中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殮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
 子不妄踐一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劉新婦以刑傷自
 東華 卷之一百六

音必留供養服太妃感柏舟之飾不奪其志僕射篤愛范夫
 知感求得左率第五兄廬位有主此亦何益爲是存者意耳
 吾病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應有何慰適正願
 弟耳過中未來自白惘望今云何得立此煩冤困憊不能作
 刻石文若靈寶有識豈不爲恨思之如狂不知所告書此
 數紙無復詞理阿謙何圖至此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
 祈年今也唯迷化耳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光諸
 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吾臨靈取其飲杯酌
 白釀酒寧有仿像不究痛冤痛僧謙卒後四句而微終年二
 十九遺令薄葬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似來以琴與之無于

貞烈將軍

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卽位詔曰徵志慮貞深文行惇洽生
 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資茲丘園風是薄俗不幸早世朕甚
 悼之可贈秘書監

王華

王華字子陵弘從弟也父獻晉司徒長史王恭起兵討王國
 寶厥居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厥聚眾應之其女爲貞烈將軍
 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旣死恭檄厥罷兵言其多所誅戮厥復
 起兵討恭恭遣劉牢之擊之厥敗走不知所在華時年十二
 隨於門崇承逃竄華從衣屢隨後津邏疑之華行遲承呵罵
 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之衆乃不疑遇赦還吳以父
 東華 卷之一百六

存亡不測布衣蔬食者十餘年高祖欲用之乃使華制服服
 關薛爲主簿文帝鎮江陵以爲咨議參軍太祖委任司馬張
 邵華不欲邵在已前邵性豪侈每行常引夾轡華出入從者
 不過三二人以矯之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代爲司馬文帝
 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
 下四海所服雖關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
 布衣書生并有司馬懿王敦之心明矣虛陵剛愎屬下寬仁
 越次奉迎與以見德且三人執均莫相推伏不遇欲握權自
 尚耳今日就欲高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
 華爲侍中右衛將軍羨之等日夜構之於太祖華出入逢羨

之等每切齒憤歎元嘉三年。羨之等誅。遂獲軍。華以父死非命終身不飲酒。未嘗預宴集。若有論事則乘車造門。主人至車就之。及弘輔政。弘弟曇首為太祖所任。華謂已才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賴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上思誅羨之功。起封新建侯。華為司馬時。孔寯子為參軍。太祖即位為黃門侍郎。寯子嘗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寯子命去之。曰。此紙君亭不可泊也。寯子會稽人。

王曇首

王曇首。弘之弟也。與從弟球。詣高祖。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弘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局度。喜愠不形於色。閉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為文帝鎮西長史。高祖謂文帝曰。王曇首沈毅有器量。宰相才也。汝可每事咨之。太祖入奉大統。府僚多致疑。曇首與從兄華。固勸上行。上乃下車。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自臺所遣百官。眾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朱昌獨兒。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右衛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不謝晦。曇首及華之謀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三更竟。使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葵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官。曇首曰。既無墨勅。又關幡。榮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前年雖有開門例。此乃一時之失。臺臣守舊。未為非禮。上遂不問。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因譙集。舉酒勸之。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有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乃止。時兄弘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意常快快。以曇首居中。愈不悅。曇首固乞。郡太祖不許。七年卒。年三十七。太祖為之慟。中書舍人周起曰。王家欲衰。賢者先須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左光祿大夫。追封豫寧侯。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襲封。尚太祖女東陽公主。遷侍中。任以機密。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二凶巫蠱。上召僧綽告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勸於東宮。夜焚將士僧綽密以聞。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銖。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徐湛之女。縲如江。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義制恩。不爾。便應坦懷如初。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難密。易致宣布。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于載。上曰。卿可謂能斷。然此事重大。不可不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于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謂僧綽曰。卿言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弒逆。江湛歎曰。不用僧綽

言以致於此。初既立，轉為吏部尚書。後檢太祖巾箱及籍江
洪家，得僧綽諸辱事書疏，乃收殺之。世祖即位，贈金紫光祿
大夫，諡曰愍。太社西空地一區，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
家，南渡後為周顛宅，又為袁悅宅，又為司馬秀宅，皆以凶終
後給城，亦過禍，故世稱為凶地。僧綽謂宅無吉凶，請以為
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世祖風無
朝寵，累任邊外，常壁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同疑，事無蚤斷，若
使守器以長，命不待賢，則密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
欺我哉。

殷景仁

史籍 卷之一百六

殷景仁，長平人。太祖即位，景仁以左衛將軍與右衛王華駿
騎王學首侍中劉湛並為侍中，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
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朓，司徒王弘入居中
書省，景仁共掌留任。太祖所生胡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母蘇
氏甚謹，及卒，車駕親往臨哭，詔遊二漢，推恩之典。景仁曰：蘇
夫人階級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恩，實感聖懷。明詔爰發，詢
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備衛茂如，自君
作故，門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
君來必書，哲王之所慎。禮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
每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邦。貽則後昆，痛以蘇氏，恩無可

別洪海生
至此

史籍 卷之一百六

推上從之。丁母憂，尋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劉劭代。拜
遣中書舍人周起與載還府。九年，遷尚書僕射，劉劭代為領
軍，與景仁素善，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會王弘華英，有相繼亡
景仁引湛共參政事，湛以景仁名位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
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
義康，欲倚以傾之。景仁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墜人。十二年，景
仁遷中書令，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義康毀景仁於太
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然之。景
仁稱疾解職，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與義康謀遣賊人殺之，太
祖雖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令以郡陽主第為景
仁護軍府，密通宮禁，其計不行。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
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之。影迹周密，莫有
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不曉其意。其夜
上出延賢堂，召之。景仁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
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
便覺疾甚。太祖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尚書省，月餘卒。或云見
劉湛為崇時年五十一，贈司空。景仁卒後，以沈演之為侍中，
右衛將軍，與左衛將軍范基同參機密。太祖謂之曰：侍中領
衛掌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畢懷逆謀，演之覺其
有異，言之。太祖暴伏誅，轉吏部尚書，任寄不異宰相。等卒，演

之吳與人

鄭鮮之

鄭鮮之字道子，開封人。為桓偉主簿。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美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存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道過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定罪。屈中與奪，難可等齊。舉其呼陌，可畧言之矣。主可廢乎？而伊尹稱聖君可殺乎？而鬻權見善國可去乎？而微子推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吳魯而等美者，不可勝言。如滕美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三

其朝理務無議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議為證。塞廉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晉楊臻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太真則見過於王命。高世遠則勸除於驍騎。無有如滕美之易者也。文帝制東關之役，戶骸不反者，其子不廢婚宦。明此則孝子不白同於他人。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何復明制於其間哉。此為國之權宜，非所以訓範人倫也。美但當盡陟帖之哀，存不仕之心。何為證前人，以自通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九榮見貴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復通於前代，便無疑。

如此亦能
政故復又
仇矣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三

於後世乎。若以美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卜商受會參之責也。遷御史中丞，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獨盡心高祖，毅甚恨之。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彈毅曰：毅上言傳詔，羅道蓋輒開，賤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疾，爵輒復停省。按毅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非請於後，闕外出，逼非此之謂中水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禮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時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上議曰：夫事有輕重，故制有與否。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從。而為水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夫設法蓋以重舉輕，不以輕廢重。今防比去官，而塞孝愛之實，是矯枉過正也。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戾理，莫此為大。詔停其制，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榜滿，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敘局，各得其半，積錢可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良久乃答之。四坐傾聽，既擲得盧，五子盡黑，毅意色甚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時鮮之喜甚，繞牀大叫，毅大不平，曰：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

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鮮之難必切至高祖慙惡
變色然知其誠甚感之時人謂為格佞高祖北伐以為石長
史及人咸陽而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
以得喪鮮之以賈誼過秦論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為晚矣
然始皇為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佞言似
忠知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賂於
誠上而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耶鮮之曰昔葉
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吐握待士豈
患海內無人帝稱善久之佛佛虜陷關中高祖欲北討行意
甚盛鮮之諫曰虜聞殿下親御六軍當重兵守潼關欲陵威
長罪臣實見其未易若與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賦素攝
天威故不敢乘勝過陝今輿駕造洛而反虜更生播量之心
必啓邊境之患往年西征成都劉鍾危殆前年賊破廣州人
士都盡三吳心腹屢告反叛彭城劫盜攻陷縣邑事非偶爾
皆山勞役所致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為亂
矣漢高身困平城魏武軍敗赤壁神武之功猶無所損况偏
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耶反覆思維不煩親征今宜通
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清徐靜願留聖鑑高祖踐阼遷
都官尚書時傳亮湖海位遇日隆范泰嘗眾中請鮮之曰卿
與傅謝俱從聖上有功關洛卿復居僚首今日各蠲去人遊

史籍

卷之一百六

南

不對亦非

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燕視不對鮮之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
無所隱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高祖
所狎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
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鮮之詣神虎門求啓事
高祖大笑引入景平中徐傳當權出為豫章太守時王弘為
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于前代鍾元常
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為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
三年弘入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射卒

裴松之

史籍

卷之一百六

主

裴松之字世期聞喜人為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
乖事實上表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
允應茲典是以孔惺之銘事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魏色自
時厥後其流彌多臣吏建立真假相蒙殆使善者不肯不加
禁裁其敝無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
然後聽之制可高祖北伐以為主簿既克洛陽高祖曰裴松
之廊廟之才不空久尸邊務以為世子洗馬遷國子博士太
初元嘉三年誅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使湘州
甚得奉使之義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
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此為不朽矣進大中
大辛年八十子驥南中郎參軍注史記行於世

何承天

何承天東海人劉毅鎮姑孰版為參軍毅嘗出行鄆陵縣史
厚滿羽烏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
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罪止
罰金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
意在羽烏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况不傷人
罰之可也高祖以為太尉參軍高祖謂劉毅留諸葛長民為
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
必濟何則時別有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輕脫
今還寧加重復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宋臺建為尚書祠部

史補 卷之一百六

七

郎直亮其撰朝儀補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
長史有尹嘉者家貧母熊氏自以身質錢為嘉償責坐不孝
當死承天讓曰法吏為縣錢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
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許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
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身自質錢為子還責嘉雖犯義
而熊氏無請殺之辭熊氏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應所求
之謂大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
今重刑殺之條於佩寒之諫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
也事未判值赦免元嘉三年晦將兄討其弟黃門郎驛密報
之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

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

以腹心領兵於義陽將軍率眾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
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
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
已欲遣兵襲之承天以為邵意趨未可知不宜便討晦乃止
前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
殺之承天盡力營救得免晦既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
馬頭承天白諸歸罪彥之使行南蠻府事十六年除著作佐
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呼為姝
母承天曰卿當云風凰生九子何言姝母耶十九年立國子

史補 卷之一百六

七

學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
統經選御史中丞索虜侵邊太祖訪羣臣御戎之畧承天上
表曰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為念大
宋啓祚兩耀靈武懷德良威用自歛納陛下臨御以來賜虜
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憤心易
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構攜隙燧燧之警自此而始臣以
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畧舉矣曹
孫之精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若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
非畜牧之地戎馬之場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
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孰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

此塗要而歸之其畧有四一日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池以增阻防三日集馬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使勿使有闕臣間兵農並修務於封畿之內軍國異容施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往成申許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未若仰川被衆之易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明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書則見貌夜則聞警斯教戰之一門先哲之遺術今因民所利導而率史籍

史籍 卷之一百六

太

之耕農之業為府庫之資田盤之砥堅城守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其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糜糧者不可同年而較矣承天好奕棊頗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表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承天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帝每有疑議必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稱促嘗對使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後帝應遣使戒之曰善候何顏色如其不悅且未須陳二

從凡為三百卷

帝雜傳

吉翰

吉翰池陽人為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今且去明旦可呈及旦典籤不敢入呼之前殿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卿既欲加恩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命其下莫敢犯禁卒官

王裕之

王裕之字敬弘琅邪人名同高祖諱故稱字性恬靜樂山水為天門太守其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桓玄時為荊州遣信

史籍 卷之一百六

太

要令過敬弘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贊塔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回去官始作塘縣界玄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為臨川王道規諸議參軍時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酬酢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更引還重申譴飲召為中書侍郎高祖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有司奏免官值赦復職高祖受命轉吏部尚書敬弘每被除召即便抵奉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違也除秘書監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太尉即位為尚書僕射開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

弘不對上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付僕射敬弘曰臣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不悅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車駕幸洛亭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請闕上表曰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能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不許敬弘終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妄處幸以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為身三復斯言每念庶勉願追惜老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道猶然况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回聖恩賜反其所則天

史籍 卷之十百六

千

道下濟思心盡矣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中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澗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穢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谷尚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八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卒諡曰文貞敬弘形狀短少而坐起端方恒玄謂之彈碁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為政得失敬弘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悅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條五辯者青紋袴襦飾以朱粉女適何述之僕射尚之弟也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頃之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

之人云卧熟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子恢之除祕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于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兒孫茂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奉辭敬弘呼前既至問復不見恢之於閩外拜辭涕泣而去粧顯成顯敬弘之謂也

何尚之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人父叔度尚書義熙五年武康縣民王經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叔度誠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所以罪及同產欲

史籍 卷之十百六

主

別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今睦父子之情可其避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脫求全於情可愍遂宥之尚之為高祖主簿思勞疾積年食乳乃差太祖即位遷吏部尚書郎告休定首領朝送別於洛渚及至叔度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始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步德也昔殷浩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親舊無復相窺者遷吏部尚書時范曄為左衛將軍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太祖出之上曰始誅劉湛畢事跡未彰便豫出之天下將謂卿不能容才但使其知如此不愛致變也畢後謀反伏誅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射上行幸

過多侵夕尚之諫曰安不忘危古今深誠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臣等碌碌每愧願雲伏願少採愚誠以慰四海之望上優納之時鑄四銖錢民間多剪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尚之曰大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亦存交易豈假數多用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耶凡制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家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久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貨貨教倍貧者彌增其困恐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潛之以為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實家贏一倍之利不俟與楚巧源自絕施一令而眾美兼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轉尚書令二十九年致仕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詔書教勸尚之復攝職上待之愈隆太子左衛率表淑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其隱傳以啗焉元凶秋立進司空領尚書令子偃為侍中掌詔誥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設機宜曲得時譽三方典將佐家在都邑劾欲誅之尚之諉說多端得免世祖即位復為尚書令領吏部時欲分荊州置鄆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巴陵尚之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

史籍

卷一百六

圭

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要津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至宋以揚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關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拜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卒年七十九贈司空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揚土自盛蠶以北臨海門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鄂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強富因十載之基據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鄆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劫盜實人單關外之寄於斯而盡使長君南而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忠強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近臣懷禍尚之有外憚呂氏之誅責由齊楚興衰之源於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史籍

卷一百六

圭

謝靈運

謝靈運，玄之孫也。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娶封康樂公，性奢豪，車服衣物，多改舊制。高祖受命，為太子左衛率，康陵王義真，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好非毀，執政徐羨之等，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勸諭旬朔，在郡一周，稱疾去。靈運父祖墓始寧縣，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作山房賦，以言其事，與隱士王弘之等，遊咏為娛，有終焉之意，每有一詩，貴賤莫不競寫，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太祖誅徐羨之等，徵為秘書監，令撰晉書，未就，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工書，作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既

史籍 卷一百六

靈

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帝唯以文藝見接，王雲首殷景仁等，名位不如之，並見委任。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穿池種樹，營謀工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之，但諷令自解。靈運陳疾，上因賜假，靈運以族東歸，遊娛宴集，以夜積晝，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免官。靈運既黜，與族弟惠遠、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璠之，為山澤之遊，惠遠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造方明，見惠遠，大相知賞，時長瑜在郡內，故惠遠讀書，靈運以為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餽以下客之食，既不能禮賢，

史籍 卷一百六

靈

宜以長瑜還我，便載之而去。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為記室參軍，嘗以韻語序義慶僚佐，如陸展、柴、稽、吳、欲以斟酌，室者齊，不解，久是星行，復出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其文流行，莫慶大怒，自太祖除為增城令，後遇暴風溺死。靈運用父祖之資，生業甚厚，擊山浚湖，功役無算，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常背木筏上山，則去前崗，下山則去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道，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在會稽，亦驚動郡邑，太守孟顛素為靈運所憚，顛事佛精懇，靈運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之，會稽東郭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顛言：「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呼喚湖，顛復執不與。」奏靈運有異志，靈運請闕自陳，太祖知其見誣，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又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與州從事鄭望生收之，靈運流望生與兵反，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計擒之，廷尉論斬，上愛其才，僅免官。」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降死徙廣州，其後獲查趙欽，云同郡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成國報欽云：「靈運今徙廣州，給欽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健兒於三江口，篡取，遂合部黨。」

要之不及既還緣路爲劫有司奏依法收治詔於廣州素市臨死作詩曰興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恣時年四十九子胤早卒

鮑照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諱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獻詩言志或止之照勃然曰古來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可勝數哉大丈夫亦安能懷奇蘊異抱璞不剖與草木同腐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擢爲侍御甚見知賞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辭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章多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頂爲荊州照爲參軍子頂敗尚書二十餘牒宣勅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

劉湛

劉湛滎陽人彭城王義康爲豫州刺史以湛爲長史義康弱年未親政州事悉委湛吏犯賊百錢以上皆殺之湛每生女輒不舉其不情如此廬陵王義真爲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義真居高祖憂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命酌酒炙車蓋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罍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

史 卷一百六

宋

史 卷一百六

宋

宋

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入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並爲侍中文帝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之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爲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意甚不平次子瑛於江陵病卒湛求送喪還都義恭爲之請太祖答曰吾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不欲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時諮委仗欲得其人量算二三未便相許頃朝臣零落奇懷轉寡湛是國器欲令其還直以西夏任重故且停之汝慶賞黜罰豫關夫得吉宜悉相委奇義恭性折隆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爲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大謂聞之密遣使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乃詔曰事至於此甚爲可歎當今委授已兩直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云泯然無際如此其佳不可使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以汝輕重未必盡得耳會王華曇首並卒殷景仁白太祖徵湛召爲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皆被任遇湛嘗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景仁轉尚書僕射湛代爲領軍將軍湛與景仁數款又以其微之初甚感悅景仁既專管內任湛猜隙漸生彭城王義康

秉政漢青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義康之力傾點
景仁義康屢構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俸屬潛相約勒無
敢入殿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及知詣景仁求郡敬文
遂往謝湛曰老父存老乃就殿鐵千祿由敬文圖淺上負生
成合門惶恐無地自處義康擅權威傾內外湛推崇之無復
人臣之禮上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日夕引接湛善論治道并
請前事致致盡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
左右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至晚節驅扇義康陵
轅例廷上意雖微之而接遇不改嘗日到班初自西還吾與
語常有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有日早晚慮其不去班

史籍

卷一百六

天

洪小字也遷丹陽尹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愛難將結
洪亦知禍及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
推移耳今既窮毒無復所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待上
臨弔謀為逆事泄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

范暉

范暉字蔚宗秦之子也母如願而生額為博所傷小字曰博
為彭城王義康參軍遷尚書吏部郎彭城太妃薨將葬倭故
並集東府華弟廣潤為司徒祭酒暉與西屬王浚宿廣潤計
夜中酒酣開北窗聽枕歌為樂義康大怒左遷暉宣城太守
不得志乃刪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中榮辱之際

為太守不
得志則後
書為傳其
不得志宜

爾全史也
文人言行
至此

未嘗不致意焉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長史兄高為宜都
太守嫡母隨高在官病亡報之華不勝哀赴及行攜妓白隨
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遷左衛將
軍太子詹事華長不滿七尺肥黑禿鬚善彈琵琶上欲聞
之屢諷以徵旨華若不曉終不肯彈後上宴飲歡適謂華
曰我欲歌卿可彈華乃奉旨上歌既畢華亦止魯國孔照
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照先父然之
為廣州刺史以賊得罪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及義康被
黜照先密為報劫以華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華外甥
謝綜與照先相識照先家甚富足乃與綜博故以物輸之綜

史籍

卷一百六

天

因引照先與華感照先前後輸華物甚多華既利其財寶又
愛其文德遂與中莫逆之好照先說華曰大將軍英斷聰敏
人神俊屬失職南重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道命以死報大
將軍之德頃人情駭動天文奸錯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若順
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誅除異己崇奉
明聖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歸諸君子何
如華愕然照先曰昔毛珣竭節於魏武張溫單議於孫權彼
二人者豈言行玷缺以致禍辱哉皆廉直勁正不得久容丈
人之於本朝不淺於二主人間雅譽有過於兩臣謹夫側目
為日久矣近者廢錢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誓百世

春秋

既善天又
不可不知

之不淡矣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可為寒心豈書籍述
事也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
一旦包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睥睨疑未決熙先曰
丈人失業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夫豕相遇而丈人會
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睥素有閭庭論議故門胃雖華
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此激之睥默然不答其意遂定
時沈沈之為右衛將軍每被召睥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
之之下書册被引睥以為怨睥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
威之長意好乖離為義康記室參軍中義康意於睥求解

史籍 卷一百六

手

雖中好睥既有逆謀欲探上旨乃密奏請誅義康上不納熙
先素善天文云太祖當骨肉相殘以非道篡竊江州應出天
子以為義康當之經父述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義康婿故
太祖使綜隨從南上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熙先以六十萬
袋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
義康舊所信任銜命下都潛結腹心規有異志丹陽尹徐湛
之義康之甥恩過子弟承祖告以密計復中義康意於蕭思
話法略道人為義康所供養王國寺法淨尼出入義康家皆
感激舊恩規伺抔拔並與熙先往來法略姓孫改名景玄為
賊質參軍熙先善治病法淨林夫許耀領隊宿衛嘗有病因

止署置案

小兒戲

法淨就熙先乞治一劑即愈權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難
瞻幹淡相待結因告逆謀權許為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子
也與法略其款亦相酬和法淨南上熙先遣婢採藥隨之付
以戲書陳說圖讖法淨還義康餽熙先袍段等物熙先慮事
泄脫殺採藥湛之謂睥等賊質見與異當歲內當還已報質
悉攜門生義故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思
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軍春遇必無異同思話三
州義眾亦不減質郡中文武及合諸處偵邏當不減千人不
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相署置湛之為撫軍將軍揚
州刺史睥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餘皆選撥

史籍 卷一百六

手

凡素所不善者別薄並入死日熙先使弟休先為徵丈睥
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衡陽王義季南
平王錄出鎮上於虎帳圖祖道暉等期是日為亂許耀侍上
扣刀日睥睥不敢視俄而坐散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其
夜召睥及朝臣集華林東閣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歿
服上在延賢堂遣使問睥曰我待卿不薄云何乃有異謀睥
不承上遣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並已答歿後
謀見存何不依實睥尚不服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
外寧欲而辨之乎睥辭窮乃曰熙先荷誣引臣臣當如何熙
先問睥不服笑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睥所造云何於

今方作如此抵蹋耶。上示以墨跡。驥乃具陳本末。曰：久欲上聞逆謀。本著故推遷至今。負國重罪。分日誅戮。明日送驥付廷尉。驥入獄。問徐升陽所在。然後知為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欬。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謂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德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也。徒徇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首為奸謀。干犯國憲。整會肅臨。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弘。量包天海。錄其一介之節。最重優選之詔。恩非始望。沒有餘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大益馬絕。縶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因難。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抗概。竊慕烈士之遺風。但

史籍 卷一百六

臺

際。是之石。事絕升。躋履盆之水。理垂收。沒方當。身膏鐵。鉗治。誠方未。然區區。丹抱。不負本心。會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學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別狀。願勿遺棄。少垂觀覽。庶九泉之下。少塞戮責。所陳天文占候。誠上有骨肉相感之詞。其言淺切。驥在獄。與綜及熙先隔壁。遙問綜曰：知誰所告。綜云：不即驥。曰：乃是徐童童。湛之小名也。在獄為詩曰：尚尚末。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生。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同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藉生琴。庶同夏侯色。奇言生存子。此路行後

史帝亦會弄人

即上送白團扇與驥。令書詩賦美句。驥受旨。援筆書曰：白日之昭。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倏然。驥本謂人獄便死。而上窮治其事。遂經二旬。驥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驥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將軍嘗共論事。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存及將詣市。驥故在前。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耶。綜曰：賦帥為先。一路語笑。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驥既食。又勸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強飯。驥家人悉至市。監問曰：須相見不。驥謂綜曰：家人幸得相見。可不楚別。綜曰：別與

史籍 卷一百六

臺

不別亦何所論。見必號泣。徒亂人意。驥曰：亦殊勝。不見於是。呼前。驥妻撫其子。回馬。驥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驥乾笑而已。其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以手擊驥頰。驥顏色不作。妻云：此罪人也。願阿家莫憶。莫念。及妓妾來別。驥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同。夏侯色也。驥收淚而止。綜以子弟自蹈。遂亂。獨不出視。驥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收籍驥家。服玩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而母居止單陋。驥及熙先等。並伏誅。驥年四十八。驥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為心

驥後書自佳要得之

班固蔡邕
此序成自
文章以道
為正莫不
魏元

一篇六耳
字

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之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于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末闕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視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漢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焉此方班氏史律

史律 卷一百六

壹

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聞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方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記傳例為取其大略耳請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擘自序並實

故存之擘少時兒晏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餘銜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得不作賊耶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熙先有美才而騁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待罪遼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鷦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蘊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史律 卷一百六

壹

史律卷一百七

宋書八

列傳

袁豹

袁豹陽夏人為御史丞都陽侯孟懷玉上母桓氏拜國大夫人有司奏許豹以婦人從夫爵懷玉父璋見為大司農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僕射劉柳等官詔以贖論遷丹陽尹卒子淑字陽淵為彭城王義康軍司祭酒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淑不以措意與湛大相乖失淑賦詩曰植蘭忌膏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以疾免官後為御史中丞

史律卷一百七

邊太子左衛率淑劾之勇劾將弑廷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護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任明且常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及斌曰昔古無此願加善思劾怒斌懼曰臣昔奉伏事常思効節况憂迫如此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耶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劾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為天地所不容大禍旋至耳願速止之劾左右引淑等袴褶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中破之分斌淑及左右以縛袴淑出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劾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不起劾停車奉化門催逼之乃起劾使登

淑何不上
受意風故

不與其事
謂夫必死
正欲欲父
之人於身
何有哉

車辭不上見殺時年四十六世祖卽位贈太尉諡曰忠憲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五家長給摩祿史臣曰天長地久人異於斯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雖天行路險而未之斯過所願七尺常存百世可保是以據洪圖而輕天下黃子陰而賤尺璧若乃義重乎生斯為不朽陽源之節汗青之所貴也

江湛

江湛字叔淵考城人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桓道濟為子求婚湛妹不許義康命之亦不從義康之盛人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為武陵內史轉吏部尚書家貧約不替

史律卷一百七

財利備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值淪衣稱疾經日衣乾然後赴牛餒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部頗有刻嚴之議而公平無私索廣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之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劾以下集議並以爲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劾怒曰今二王在阮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劾使左右推之殆於傾側上乃爲劾長子儵之妙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劾使湛具詔草劾入弑湛直上省聞叫噪之聲匿傍小屋中劾遣收之舍吏云不在此兵殺舍吏因見湛之湛之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五子皆見殺初

清者多則

洪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世祖即位。贈左光祿大夫。諡曰忠簡。

文諸子

南平王。鑠。高祖第四子也。元嘉二十二年。為豫州刺史。二十六年。魏圖汝南懸瓠城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虜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像為大鈞。施之衝軍。端以索樓。樓城內有一沙門。輒設奇以應之。賊作蝦蟆車以填塹。因攻城。憲竹厲將士。固女城而戰。賊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司馬劉康祖與將軍臧質

史籍 卷之一百七

救之。虜燒攻具走。元凶弒立。以鑠為中軍將軍。柳元景至新亭。劭親攻之。扶鑠自隨。及義軍入宮。鑠與濟俱歸。世祖薄伏法。上迎鑠入營。進侍中司空。鑠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殿中蹶起坐。與人語多謬僻。謂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素與帝不和。上壽殺之。前廢帝召鑠。如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之。江氏不從。廢帝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終不受辱。於是殺其子敬猷。敬淵。敬先。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死。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封廣陵王。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

命諸蕃並出師。皆奔敗。唯譙參軍柳元景。克弘農關陝。會諸方並退。徵誕還京師。遷安東將軍。會稽太守。元凶弒立。分江東為會州。以誕為刺史。誕將受命。參軍沈正謂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之眾。為天下倡始。四方誰不響應。上雪朝廷之耻。下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凶逆乎。琛曰。江東忠職日久。士不習兵。雖逆順不同。而強弱勢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未為晚也。正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殿下義兼臣子。寧可自安。譬耻而責義於他方。今正以元凶欲逆。不同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琛乃與正入告。誕猶豫。未決。會世祖義兵起。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

史籍 卷之一百七

參軍劉季之。與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為後繼。遇劭將華欽。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為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揚州刺史。改封竟陵。義宣反。有荆汀兗豫四州之地。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誕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勳。上性多猜。頗相疑懼。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多聚才力之士。器甲精利。上愈不悅。建平二年。出為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邇。改南兗州刺史。誕既見猜。亦潛為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使。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

康民陳文紹上言父饒為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詔解饒吏名誕大怒殺饒吳郡民劉成上書告誕謀反稱子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以為非宜向伴侶言之誕怒殺道龍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與莊慶傳元祀潛圖奸逆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呪詠之與建康右尉黃宣達來往誕疑其宜泄殺詠之上將誅誕以垣閭為兖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聞襲誕明寶夜報誕與叢蔣成使開門為內應成謀之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大驚執蔣成斬之勒兵自衛及旦明寶與閭率精兵數百人至

史帝

卷之一百七

五

而門不開誕遣腹心率壯士擊破之閭遇害明寶逃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焚燒外郭驅百姓悉入城分遣書檄要結遠近以表投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因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賊魯協從朝野怵惚咸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慙慙累加榮寵驛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充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受遇厚恩感此何忘庶希借老丞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剪先經何禍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濫定以期美在旦夕右

年... 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殺殺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官帷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甚凡誕左右腹心甚親以上並誅之死者以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慶之進廣陵誕棄城北走行十餘里眾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為我盡力不眾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羸馬曰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誕乃馳還誕初反記室參軍賀勳因諫誕怒抽刃欲殺之眾諫乃止及圍城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以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山陰人後贈車騎將軍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

史帝

卷之一百七

六

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謀襲誕欲通於慶之說誕求為間謀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事泄誕支解之上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募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募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使太史擇日將自濟江江夏王義恭固諫乃止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軍入趨後園隊主沈亂之馳至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亂之傷誕面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請五尺以下免死於是殺城內男為京觀女口為軍貨死者數千人每風晨

甫夜自號哭之聲初誕左右侍直數十人夢有告之曰官須
變為精胎及覺已失髻矣誕甚怪之琅邪王瑱之為誕城守
其子五人在建業慶之紳以招之瑱之曰吾受王厚恩不可
二心安可以私親誘之慶之殺其五子

建平王宏文帝第七子也元嘉二十一年封少而閑素篤好
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蓋山水之美僚佐高
位因一階為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為左將軍
丹陽王世祖人許劭錄宏殿內自投莫由世祖嘗以一手板
與宏宏遣親信周道法齋手板請世祖事平以為尚書左僕
射冠軍將軍中書監臧質為逆給仗士五十人宏為人謙儉

史籍 卷之一百七

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宏少而多
病大明二年亮年二十五贈侍中司徒謚曰宣簡上痛悼甚
至每朔望輒出臨自為墓誌銘五年亮諸弟國各千戶亮者
不在其例唯宏追益焉子景素有父風泰始六年為鎮軍將
軍南徐州刺史時太祖諸子盡殂眾孫惟景素為長景素好
文章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朝野翕然莫不屬
意後廢帝為太子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廢帝
母黨陳氏疾忌之楊運長阮佃夫並太宗舊隸貪幼小以久
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閑將軍
王季符失意怨恨單騎奔京師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

長等欲遣軍討景素蕭道成袁粲並保持之景素馳遣世子
延齡還都自申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奪景素征北將軍
廢帝狂悖口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
景素為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之
輔國將軍曹欣之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等皆習
附武人失職者莫不歸之廢帝好單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
之謀據石頭郭蘭之等欲候廢帝出行作難事克奉景素景
素每禁駝之未欲怒舉動運長遣僧人周天賜偽投景素
勸為異計景素知之即斬天賜送首詣臺元徽四年七月垣
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

史籍 卷之一百七

即舉兵運長遣冠軍將軍任農夫討之景素欲斷據竹里以
拒臺軍垣祗祖等曰今天時早熱臺軍遠來罷困引之使至
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參軍殷滯固爭不從農夫等既至
放火燒市邑景素本無威畧諸將各相顧望無爾志遂為臺
軍所破右衛將軍張倪奴攻陷京城禽景素斬之時年二十
五景素仁孝儉約為荊州時州有高齋刻楹栢構景素竟不
處朝廷賜以甲第不受兩官所遺珍玩塵於筥篋食不過一
肉器用皆瓦木有獻錢玉器者景素謂主簿何昌寓曰我持
此安所用之及敗後昌寓與記室王摘等上書訟其寃不省
齊武帝即位詔以王禮葬舊塋

盧江王禕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封東海王世祖時
昨進太尉改封廬江初廢帝目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
改封馬太祖諸子禕九凡劣兄弟中鄙之南平王鐸早嘗錄
子敬淵婚禕往視之自世祖借伎世祖曰婚禮不舉樂且敬
淵等孤苦倍非宜也太宗詔建安王休仁曰人既不比數西
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禕任西州故也泰始五年河東柳
欣恩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恩要結征北參軍杜幼文
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餉幼文幼文奏其事上暴其罪惡
出為南豫州刺史出鎮宣城上遣腹心楊運長鎮兵防衛柳
欣恩等既誅今有司奏禕怨懟逼令自殺

史紀

卷之七

九

義陽王昶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封前廢帝即位為
征北將軍徐州刺史昶輕詭福急不能祇事世祖帝被嫌責
民間常云昶富有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轉甚廢帝既誅羣
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嘗戒嚴使人臣
也江夏王義恭後昶造典籤憲法生奉表求入朝帝謂法
生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
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走還彭城帝親率眾過江
討昶昶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斬昶使昶知事不捷夜與
數十騎開門北奔索虜棄母妻惟携愛妾一人作丈夫服騎
馬自隨在道慷慨為斷句曰白雪滿郭來黃塵半天起關山

無知取死

四面絕故郡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慟每
節悲慟遙拜其母起家還都二妻各生一子太宗即位名長
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並卒帝以千金贖昶於魏不獲乃以
第六子燮繼昶封晉熙王元徽元年燮年四歲為征虜將軍
鄧州刺史以王奐為長史總府州之任明年江州刺史桂陽
王休範反燮遣中軍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降進燮安西
將軍順帝即位燮為揚州刺史時蕭贛為長史與燮俱下會
荊州刺史沈攸之反贛奉燮鎮尋陽攸之平燮遷司徒齊受
禪降封隆安侯謀反賜死

史紀

卷之七

十

武昌王渾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封汝陰王索虜破
汝陰徙封武昌少而凶戾嘗怒左右人援刀斫之元凶弒立
以為中書令文帝葬日渾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彎弓射通
直郎周朗中其佞以為笑樂孝建元年為雍州刺史渾與左
右作文檄自號楚王年為永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
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免為庶人徙始安郡逼令自殺時
年十七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立為建安王
景和元年為護軍將軍廢帝在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
囚之殿內殿捶凌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
體肥壯帝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猶肥號為猪王休仁為

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帝尤忌之常然以白近東海
王禧凡劣號為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得從
容嘗掘地為坑穿實以泥水保太宗坑中以木槽盛諸雜食
攪令和合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欲害太宗及
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說悅之故
得推遷帝於休仁前使左右淫其母楊太妃左右不得已願
命至將軍劉道隆歡悅奉旨盡諸醜狀廷尉劉暉妻懷孕臨
月迎入後宮欲其生男立為太子太宗嘗許旨帝怒保之轉
其手即以杖貫縛內使人擔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
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

史綱 卷之十七

七

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游荆湘待旦發詣
父乃發其夜太宗弑帝於華林園休仁推崇太宗便執臣禮
出往東府時南平王敬猷兄弟為廢帝所害猶未窮殮休仁
休祐同載臨之聞惟歡笑鼓吹往返人咸非之太宗以休仁
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時道隆為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
不能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
諸軍事出據緒圻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年與太宗隣亞
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廢帝時同經危難太宗資其權請之力
泰始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總
百揆親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輻奏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

休仁休祐
方腹死厄
此真無人
發也

表解揚州許之六年進太尉太宗末年猜忌益甚休仁不自
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慮諸弟強盛太
子幼弱與楊運長為身後之計運長亦慮帝晏駕後休仁居
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贊上使害諸王上疾嘗暴其內
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觀信自
結納其富直不得出者皆懼上既宿懷此意乃召休仁入宿
尚書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力
也孝武以誅子孫至於滅亡今復遺覆車枉殺兄弟使忠臣
抱冤求氏之業其能久乎時上疾久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
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下詔稱其自殺降為始安縣王上與

史綱 卷之十七

七

休仁素厚慮後嗣不安以至殘害休仁既死痛悼甚至帝疾
革見休仁為祟呼曰司徒小寬我遂崩休仁妃殷氏嘗有疾
醫士祖翻入視脉翻美姿貌殷氏說之遂與好事泄還家
賜死
晉平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封山陽王太宗定
亂除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休祐素
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及長貪淫好
財色在荆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求白米一斛
米粒皆令微白若有破折者不受民間糶此米一斗一百至
時又不受米評米貴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不堪命徵為

南徐州刺史上以休祐貪虐不可在民留之京師遣上佐行
府州事休祐狼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
彈基上召之休祐不遣上責之曰汝剛戾如此豈為下之義
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
嚴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祐射之語云不
得雉勿歸休祐時在黃麾內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
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不復
相得上遣壽寂之等追之日已欲闕與休祐相及推令落馬
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後引其
陰因頓地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云驃騎墜馬上曰驃騎體

史籍

卷之一百七

七

大墜馬殊不易遣御醫絡驛往視休祐左右至久已絕矣追
免為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疾見休祐為祟使使者至
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封為雍州刺史左
將軍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尊深之及王
帥每案之常懷忿怒左右張伯超休茂所愛多罪過王帥常
加呵責伯超謂休茂曰王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啓聞如此恐
無好休茂曰為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衛
此去都數十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使
伯超殺深之徵兵建牙侍讀博士荀詵諫見殺伯超專任軍

世有顯世
世不牛帝
三家皆何
也

政殺害善民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所休茂不克死休茂出
城行營參軍沈暢之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
薛繼考為休茂攻城陷之暢之見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
攻休茂禽之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封順陽王大明元
年改封桂陽王太宗定亂以為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驃
騎大將軍江州刺史遺詔進司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
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
此以我弟故生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太宗晚年
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

史籍

卷之一百七

七

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澁無才能不為物情所
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及太宗晏駕王幼時艱近習秉政
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
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領身接引厚相資給於是從
者如歸朝廷知有異志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即葬廬山以
示不還之意夏口居尋陽上流朝廷欲樹置腹心乃以晉熙
王燮為鄂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兵力慮為休範
所留自太子湫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與典義許公與謀起
兵乃修城池起樓堞多取材木以備用元徽二年五月休範
反發百姓舩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板材合手裝治二三

定天下耶。休範者，至羽林監陳顯達，率兵與墨齋戰，破之。賊黨潰散，斬墨齋、文豪等。晉熙王變，自夏口遣軍平尋陽。休範諸子重伏誅。

巴陵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封，泰始元年為雍州刺史，進衛將軍。典籤夏竇期事休若，無禮繫獄。啓太宗殺之。休若恐不許，啓永報，輒行刑，詔令鎖送。而竇期已死，上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之世，汝敢行此耶？」使其母羅美人加杖三百，降左將軍。遷荊州刺史，進征西大將軍。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謠言：「休若有至貴之表。」太宗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嘗眾賓滿座，有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休若甚惡之，會後為南徐州刺史，將佐咸謂遷朝必有大禍。參軍王敬先勸休若據荆楚，以拒朝廷。休若執送之，殺先誅死。既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休若能諧集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復入朝。又恐猜疑，乃偽遷為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手書召拜。七月七日，休若至，即於第賜死。後謚曰哀。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成。晉平以橫暴摧軀，巴陵出和良醜體，保身之路，未知彼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將有以乎。

文帝諸王非天則殺此，所以不願多男子也。

史籍

卷之一百七

七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延之少孤貧，居負郭陋巷，好讀書，飲酒不護細行。妹適劉穆之，穆之稱其賢，將仕之，欲相見，延之不往也。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者稱微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上使延之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復為廬陵王義真所厚，亮甚疾之，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矣。」黃門郎殷景仁曰：「俗惡俊異，世號文雅，無足怪也。」亮誅後為中書侍郎，領步兵校尉。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當任，意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湛恨之，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乃作五君詠，以見志。詠稱康曰：「鸞翻有時，鐵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途窮能無憐。」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新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詠向秀曰：「流連河裏遊，懶捨山陽賦。」山濬王戎以貴顯被黜，湛及義康見之大怒，欲遠黜之。延之屏居里巷，不豫人事者七載。晉恭思皇后葬，百官執事，皆取義熙元年除身已。

史籍

卷之一百七

六

更送札於延之。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文帝嘗召之，延之於酒店裸袒挽歌，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奚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也。劉湛謀起為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坐事免官，復為祕書監。沙門慧琳以才學為太祖所愛，政事多與之謀，每召見，常升御榻，延之甚疾之。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變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廁塗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無所回互，議者謂之顏彪。而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酣醉郊野，當其適意，傍若無人。二十九年，自陳老病。

史籍 卷之七 九

乞免不許。明年致仕，元凶弑立，以為光祿大夫。時竣為世祖諮議參軍，義帥人討竣，參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為陛下劾？意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竣既貴重，凡有所供，皆不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一日乘麻牛車，逢竣南簿來前，延之急趨屏道側，後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矣。見竣起宅，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有愛妾，特寵，滋延之墜牀，竣殺之，延之人痛惜，坐靈牀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妾排屏風，歷

延之詩勝
此不稱絕
耳

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三。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進速不同。文帝嘗勅各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常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綉，亦雕鑽滿眼，延之不以為然。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子竣，字士遜，為世祖主簿，甚被愛。遇竣盡心補益。元嘉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曰：夷狄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至年江上之役，乃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義在鴻慈，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歐心忿怒，故致深入。

史籍 卷之七 十

幸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別，若言互市，則復開蠻界之萌。議互市之利者，不過在得馬耳。今棄此重貨，得彼下驪千匹以上，尚不足言。况所得之數，裁百十匹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贖其求，則禁傲固已裁節其欲，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歛，望內修德化，外謹邊防，保境觀變，於事為長。世祖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世祖發壽陽，便有疾，自沈慶之等，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臥內，斷次事機。世祖屢經危篤，不任容稟，皆專斷施行。世祖薨，阼以為侍中，左衛將軍，封建城侯，轉吏部尚書。任遇既隆，奏無不可。竣留心選舉，及謝

莊代竣領選事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和美時人爲之語曰頗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竣產男上爲制名曰辟疆以比張良之子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卽位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民間盜鑄雲起雜以鉛錫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死免相繼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歛輪郭錢藏之以爲永寶

史籍 卷之一百七

主

禁鑄則國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剪華利用於事爲益太宰江夏王義恭以爲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久矣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歛取輪郭藏爲永寶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歛輪郭其價必倍今入署者萬輪三千而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好僞自止愚謂赤縣之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好僞已積惟云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此條在可開許竣云今開署鑄錢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值一千則鑄之減半無利雖令不行今縱行細錢無解官之唯簡費去華務在節儉足國之道莫此爲美議者又

以銅鑄錢得欲鑄銖錢竣曰今鑄銖錢恐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之而奸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禁嚴而利深難絕且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必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甚不可也宋之錢法自前廢帝卽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如今之剪鑿者謂之未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錢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鴛眼錢尚有劣於此者謂之絰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及太宗卽位並禁斷之唯用古錢竣加中

史籍 卷之一百七

主

書令時歲早民饑竣上言禁錫一月息米近萬斛丁父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竣因辭表上上許遣中書舍人戴寶明抱竣登車載之卽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時上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上甚不悅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見納疑上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上遂出爲東揚州刺史竣憂懼無計至州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懷怨憤每對親故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王僧達被誅以爲竣所構臨死陳竣忿懣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宜加顯戮請免竣官削爵土收付廷尉上未欲便加大戮止免官竣

與折足耶
孝武孫恩
至此

類啓謝罪乞性命上愈怒及竟陵王誕為逆因言凌通於誕
名徽之於前立泰詔先折足然後賜死子粹驍徙交州沈之
官亭湖竣與山陽向柳友善及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
之順陽范瑛誠柳曰各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
耶柳曰我真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以勢利處之及柳為
南康郡以義寧事繫獄屢審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
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
躬情義兼重其子前濟陽太守奐可擢為中書侍郎史臣曰
自昔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代邸之賞已
行豐沛之望愈後嫌怨既生誅責自起竣之取繫蓋由此乎

史記卷之二十七

書

為人臣者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斯不至於顛陷也

君恩難報情薄如孝武者亦少矣
又曰竣於向柳朋友且然况君臣乎

臧質

臧質，蘇弟熹之子也。熹與蘇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
騎射，嘗與深陽令阮崇獵。值虎突圍，獵徒走散，熹直前射之。
應弦而倒。高祖入建業，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收圖書器。
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
上播越非所，熹從將軍首建大義，實無心於樂。高祖謝之，封
始興侯。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高祖遣朱
齡石統大眾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蜀主譙縱遣將譙撫之。

萬餘人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
走，追斬之。小苟奔散，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贈光祿勳，質為
世子中軍參軍，嘗請護軍趙倫之、倫之、孝穆后弟也。各位已
重，不相接，質憤然曰：丈夫各藉老嫗作門戶，何至此。相輕
倫之慙謝，質搗衣而去。元嘉末，遷寧朔將軍，拓跋燾圍汝南，
成主陳憲告急，太祖遣質往壽陽統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
救燾，燾退走。後拓跋燾率大眾數十萬向彭城，以質為輔國
將軍，率萬人北救燾。燾已過淮，質敗走，棄輜重器甲與七百人
投野。野野太守沈璞為守戰之備，城內有兵三千，質因共
守。虜自出後無資糧，野野有積粟，欲以為歸路之資。燾自

史記卷之二十七

書

廣陵返，悉力攻野野，就質求酒，質封澠便與之。燾怒甚，築長
圍，一夜便合。又於軍山立桁，水陸路斷。燾與質書曰：吾今所
遣圍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設
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氏羌死，
正滅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可。質答書曰：省答具悉，奸
懷爾自恃四鄰，屢犯國疆，爾不聞童謠：虜馬飲江水，佛狸
死那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爾自送死，豈容
復令生全哉。我若力屈於爾，盡粉屑裂，亦無所恨。爾識智衆
力豈能勝符堅耶。爾但安意攻城，糧食闕乏，當出原相餉，各
自努力，無煩多云。時虜中童謠曰：駟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

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能。故引之。蓋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與虜衆書。寫臺格。購斬。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虜以鈎車鈎垣。樓城內繫以繩。緝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備。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殺傷萬計。射殺魏高祭王。相持三旬。彘乃解去。上嘉質功。以為雍州刺史。明年。太祖北伐。使質率兵向潼關。質頓近郊。不時發。顧戀。要。單馬還城。故用庫錢六七百萬。為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弒立。以為丹陽尹。質家遣人報

史籍

卷之一百七

重

質具言。太祖崩。故質馳告。義宣及世祖。質率衆討逆。自陽口進江陵。時質諸子在都。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下書令還。錄得質長子。救。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質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以質為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質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開。薛安都亦自南掖門入。與質會太極殿。生禽元凶。質留守朝堂。封始興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軍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諳京朝。廷益口鈎。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初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庸。易制。外相推奉。及至江陵。致拜稱名。質於義宣中

表兄弟。而年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體宜然。時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慮事泄。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世祖猜嫌。既積。質漸懼。會義宣有憾於世祖。質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女為義宣子妻。義宣信之。將佐蔡超。民之徒。咸獎勵義宣。義宣時辭丞相。質子黃門侍郎。收奉詔勸諭。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之。義宣意決。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至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瑜奔亡。瑜弟弘。為質府佐。世祖馳使。遣質誅弘。質執臺使。狼狽舉兵。義宣繼至。時孝建元年二月也。孝武遣撫

史籍

卷之一百七

重

軍將軍柳元景。統豫章刺史王弘。讓等。屯梁山。西岸。築堰。月壘。水陸待之。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山此。與質相疑。質謂義宣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湛之曰。質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大事既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尹周之攻胡子。反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玄。謨遣崔勳之救之。比至。壘已陷。勳之戰死。子反奔還東岸。質欲攻東城。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劉洪之陳

軍城南玄謨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軍
繼之賊大潰因風放火船艦悉焚質見義宣計事義宣已走
矣質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
居前至西陽太守魯方平質黨也誑文敬曰奉詔唯捕元惡
一人餘無所問文敬棄衆而走質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
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逃竄南湖無食摘蓮噉之追
兵至自匿於水以荷覆頭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
兵刃亂至腸胃俱出隊主裴應斬質首傳京都錄尚書江夏
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於武庫詔可

魯爽

史律 卷之一百七

七

魯爽郢人也祖宗之義熙元年起義拜雍州刺史高祖討劉
毅與宗之會江陵封南陽公自以非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
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遂與休之北奔宗之善於撫御
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高祖定長
安宗之子琬奔魏魏以琬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
鎮襄陽軌遣程整奉書軌欲歸南以殺劉康祖徐達不敢歸
太祖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代
鎮長社數有過失魏主將誅之爽弟秀才力過爽爲中書
郎封廣陵侯或告燕郭民欲據滅反遣秀檢察秀以病還通
燕許讓之秀懼燕而危俱從渡河燕還至湖陸爽等謂曰水

與南有警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至國都虜羣
下於其王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燕許之長社虜有六七百
人與南之曰南有軍至可進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
腹心夜擊虜盡殺之幸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
秀至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錄曰爽秀得罪本朝負累三世生
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鬪門淪點僞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
近係南雲傾屬東日猶疾人思步盲者願明嵩看咫尺江河
匪遠夷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夜悲虜主猖狂射
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亡禮過半昏謝沈
溺恣性肆身爽秀等因士民之願藉將帥之威齊美義憤衆

史籍 卷之一百七

七

微醜徒馮特皇威肅清通畿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
微雪風負方當束骸北闕待戮司寇懦節未申伏身邊表大
王以獻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邁傾戴承風聞德願垂授拯老
弱百口先遣歸庇逼切丹心仰希懷鑒鏃馳驛以聞上大悅
以爽爲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輔國將軍管陽潁州二郡太
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給甚厚爽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
八百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年也虜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
朝時燕已死上謀經畧遣爽秀等率步騎并荊州甲士四萬
出許洛虜長社戍主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
叛僕蘭曰爽身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檀山必

可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王玄謨攻穽破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弒逆，南燕王義宣起兵入討，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南江陵事平以爽爲左將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而意質客命士人蓄仗聚馬，如逆將至。元凶爲逆時，秀在京師，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以爲右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歸順。世祖卽位，以爲輔國將軍，司州刺史，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造法服，長

史籍 卷之一百七

史

史常處穆等不從，爽殺之。義宣質聞爽已舉事，復俱同反，爽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拔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各修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世祖遣右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水軍分路並會，安都與爽相遇於小岷，將戰，爽飲酒醉，安都刺爽倒馬，左右范變斬首，傳送京都。魏平壽陽，義宣初舉兵，與秀俱下，會雍州刺史朱修之起義，義宣更遣秀擊之。王玄謨聞之喜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陽，爲修之所破，義宣敗還，秀與義宣北走，衆叛且盡，義

帥射之中箭，赴水死。初，殿中將軍程天祚亦爲虜所沒，天祚善城術，燕愛之，封爲南安公。恒勸秀南歸，燕北還，天祚因其沈醉，僞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加責罰，虜不疑之，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

史籍 卷之一百七終

史籍 卷之一百七

史

沈攸之慶之從子也。永嘉末，索虜南寇，發三吳民丁，攸之至京都，請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嘆曰：昔孟嘗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豈因隨處之征討，新亭之職，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參軍，封平洛侯。太宗即位，四方反叛，南寇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五軍後

史稿

卷之一百人

十一

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眾軍姓號不同，若中夜有警，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從之。南賊鍾冲之據赭圻，前鋒都督殷孝祖率軍攻之，為流失所中死。軍主范潛率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建安王休仁屯虎檻，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與龍驤將軍劉靈遠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再攻，則示之以弱，方與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至諸方，與日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唯有成孝祖為朝廷所委，願鋒鏑裁交，與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

濟否。唯在詰朝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咸謂吾應

統之，自卜幹譽，不辦及卿。今相推為統，當相與戮力，方與甚。况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耶？吾本為國家，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當共濟艱難，豈可自分同異。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之。進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賊薛常寶在赭圻食盡，賊帥劉胡屯濃湖，以糞盛米，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而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糞米，尋尅赭圻。遷雍州刺史，袁顛復率大眾入雀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與世越鵲尾，上據錢谿，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劉

史稿

卷之一百人

十二

胡遣人傳唱錢谿已平，眾懼攸之曰：若錢谿實敗，萬人中應有逃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虛聲以惑眾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谿信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谿所送耳鼻示之，賊駭懼，攸之進軍攻之，胡棄眾而奔，顛亦逃走。赭圻濃湖之平，賊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飲，唯攸之張與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言故，帝大笑。遷鄆州刺史，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僚佐有忤意，輒面加笞辱，而晚達吏事，自強不息，士民畏懼，人莫敢欺。郡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獲兩三，若過暮不食，則宿昔圍守，須獲

乃止刑罰嚴酷。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
有異圖。進鎮軍將軍。太宗崩。攸之在外。蕃。豫。顧命。巴西民李
承明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
徵。刺史蔡典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攸之至。會承
明已平。乃以攸之為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在荊州。政治如在
夏口。招聚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將士使耕田而食。糧廩悉
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
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錢帛器械山積。時幼主
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
擬於王者。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

史

卷之一百八

三

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有異志。以徵旨勸攸之。使
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
之不開書。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
襲京師。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云吾與之同。若不
勤王。必增朝野之惑。遣軍主孫同。沈懷與。率軍受鄂州刺史
晉熙王變節。度休範不進攸之。征西大將軍攸之自擅闕外。
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
問攸之。日久勞於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換代不易。還止
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其意。攸之答曰。荷國重恩。各器至
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戍防西蕃。撲討蠻獍。聊可

充任。雖自惟如此。豈敢厝心去留之事。伏聽朝旨。朝廷愈憚
之。徵議遂息。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口反。攸之復應朝廷。景
素尋平。直閣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至州。道慶膝其親戚十
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為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
毀之而去。及還臺。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之聚眾繕甲。
奸逆不久。請襲之。朝廷難其事。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
慶密造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時有象三頭至城
北。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刺客事發。會
廢帝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
帝遣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判割之具。以示攸

史

卷之一百八

四

之。元琰既至。攸之曰。吾寧王陵死。不作賈充生。然未能即舉
事。乃上表稱慶。并與高帝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稱
在兩禰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
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攸之遂舉兵。其妻
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作計。攸之指兩禰角示之。
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十萬。鐵馬二千。將發江陵。使
僧榮筮之。云不至京師。當自鄂州回還。意甚不悅。攸之起兵。
眾謂當沿流直下。西陽軍事劉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驟風
著。危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
齊武帝據益城。眾以益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軍副周山圖

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大眾致力川岳可為城隍小事不足難也武帝委以處分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木欄旬日皆辦攸之至沌口聞之震懼不敢下因攻郢城山圖曰攸之山同隣鄉亟同征伐悉其為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必有離散之勢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賡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弦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為不請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耳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已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

史綱

卷之一百八

五

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國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未及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何如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阻昇平二年正月司馬劉懷兵燒營入降衆遂離散不可復制攸之率衆過江中道散走至江陵聞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走華容之陂頭林投州吏家吏嘗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為怨殺純薦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或剖其腹心有五叛主簿苟昭先收葬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

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風浪米船沈沒倉曹參軍崔靈風女適柳世隆子攸之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意在由與城內婚姻耶靈風曰樂廣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貞不肯來攸之遣騎追之泰貞射殺數人單身走入巖追者錄其母去泰貞乃自歸攸之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補隊主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京都有相者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得此相相者曰若不驗便是相書誤也其後攸之為郢荆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下有順流之意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

史綱

卷之一百八

六

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既敗諸將皆奔散或呼寅俱寅曰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參軍邊榮為錄事所辱攸之鞭殺錄事及自江陵下以榮為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所不能也城敗敬兒曰避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死要是宋室忠臣不可謂之為賊榮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命斬之榮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固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邕之寧蹈江漢而死豈肯

與將軍同生敬兒先殺邕之然後殺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滅洪及陳容云廢帝之死攸之欲起兵問之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日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逢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今太白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景和中攸之與齊高帝同直殿省中以款好帝以長女義興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養之宮中武帝以攸之弟孫僧昭為公主後

史籍 卷之一百人

七

朱脩之

朱脩之義興人為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遂陷於虜脩之母聞其被圍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魏果以其日赴滑臺囚之拓跋肅嘉其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竟不告時馮弘稱燕王治黃龍齋伐之脩之奔馮弘弘不見禮會宋使至脩之各位素顯宋使見即拜之彼國敬詔使謂天子邊人見致敬於修之乃更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修之求救修之泛海至東萊遇

史籍 卷之一百人

八

猛風能折垂以長索懸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何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師以為黃門侍郎遷雍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之舉兵修之偽與之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為荊州刺史義宣遣雍州刺史魯秀擊襄陽修之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竺超民執之修之至殺義宣封南昌侯修之治身清約贈賂一無所受以蠻人宜存撫納或受其餉與佐吏賄之終不入已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儉尅少恩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為設菜羹粗餅修之曰此貧家好食致飽而去時庚彥達為益州刺史携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修之後墜車折足特給扶侍卒贈侍中

宗愨

宗愨字元幹炳兄子也年少時炳問其志愨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兄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愨年十四挺身拒之賊十餘人皆披散為江夏王義恭上軍將軍從兄綺為主簿嘗入直給吏牛泰與綺妾通愨殺之林邑王范陽遣使獻方物求領交州詔以道遠不許陽邁遂寇邊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督諸行詔受交州刺史檀和之節度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毘沙遠來救和之遣愨拒之愨分軍為數道假旗潛

此來風破
張野也

進被之按區粟入象浦陽逃頓國來拒以其裝被象前後無
際士卒不能當慈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
禦象果驚奔眾潰散陽遇挺身奔逃遂克林邑異寶雜物不
可勝計慈一無所取衣被蕭然文帝甚嘉之孝武伐元凶以
慈領中兵孝武即位授左衛將軍封洮陽侯遷豫州刺史初
慈過鄉人庾業業家富豪侈設方丈之膳以待賓客以萊菹
粟伴待慈謂客曰宗軍人慣噉廩食慈致飽而去至是業為
長史慈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慈表
求赴討乘驛詣都而受節度上慰勞之隸車騎大將軍沈慶
之率平入為左衛將軍卒配食孝武廟庭

史緯

卷之一百八

九

王玄謨

王玄謨太原人領汝陰太守虜陷滑臺玄謨上疏曰王途始
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
抑亦木之不同本之不同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
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為兩道直趨滑池征士無遠徭之
患人吏有休否之樂若欲以東國之眾經營半洛道途既遠
徇克實難玄謨每陳北伐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
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為典安侯義賓司馬彭城太守義賓
堯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
武出鎮及大舉北征以玄謨為將軍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

玄謨向碭破戊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王拓跋燕率
大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之出軍眾甚盛器械
精利而玄謨專執所見多行殺戮初圍滑臺城內多茅屋家
室及魏救將至眾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懷怨兼營貨利
一疋布貴人八百粟以此倍失人心及燕軍至乃奔退麾下
散亡眾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爭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
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
玄謨將見殺旁人告曰誦觀世音經千遍則免玄謨曰何可
竟也其人曰固誦之既覺誦之且千遍及將刑誦之不輟忽

史緯

卷之一百八

十

傳呼停刑遣守碭破江夏王義恭以碭破不可守召還為魏
軍所迫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歷城元凶弒立以為冀
州刺史孝武討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
除徐州刺史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
輔國將軍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
之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大潰封
曲江侯司馬劉冲之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免官復為
雍州刺史雍土多僞寓玄謨上言所統僞郡無有境土新舊
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上許之百姓多不願屬籍玄謨又
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嗟怨詭言玄謨欲反新城

太守柳僧景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啓孝武帝，遣王書吳喜公撫慰之。勅曰：君臣之際，足以相保，悠悠之談，聊復爲笑。以仲卿眉耳，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會伸，故帝以此戲之。遷太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曰：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齶。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奉謝，傾路以爲歡美。而玄謨受之，皆之曰：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至嘗在左右，公以擊羣臣爲樂。玄謨遷徐州刺史，北土饑饉，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

史緯

卷之一百八

十一

州刺史。少帝既誅，師伯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及至流涕，諫諍少帝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玄謨統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除大將軍。江州刺史玄謨嚴刻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語曰：寧作五年徒，莫逢王玄謨。玄謨稱白：宗越更殺我卒年八十一。宗越南陽人，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謀反，下獄死。玄謨子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母在西州，爲賊所執，復西行，襲被隨州，得其母，以歸。寬弟瞻，負氣傲俗，爲黃門

郎善齊豫章王晏而輕武帝，瞻常候晏高論，武帝時在牀寢，瞻謂晏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與武帝銜之。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爲守寺所列。武帝送付廷尉，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慢朝廷，臣輒已收治。高帝曰：此何足計，而瞻已死。玄謨從弟玄象，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樹，民間垣內有小冢，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命發之，見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聞，玄象坐免郡。

史緯

卷之一百八

十一

柳元景，河東人，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將軍尹顯祖出賁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參軍龐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入盧氏，邑人趙難納之。元景率軍繼進，閏月方平等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難率義徒，以爲鄉導。法起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元景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爲軍援。元景束馬懸車，上百丈崖，出温谷，入盧氏，法起諸軍進至弘農，僞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守，法起

安都等數道進攻古拔父子據南門督戰弘農人於北樓樹白幡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率眾先登生擒李初古拔父子百姓皆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頗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李明等軍向陝十一月元景至弘農誕以為弘農太守初安都屯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宜急進軍眾軍並造陝城列營以逼之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為固李明安都諸軍頗攻未拔虜地河公張是提眾二萬度峭來救安都方平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兵為後繼賊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橫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眾軍鼓譟俱前虜

史籍 卷之一百八

主

虜眾大駭元怙率手下猛騎衝賊陣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左右奮擊虜眾大潰斬張是及餘虜三千餘級投河赴壑死者甚眾而裨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晨至虜兵降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皆中國人今為虜盡力如此應盡殺之皆曰虜虜兒輩後出赤族以騎賊步未戰先死非敢背中國也元景乃盡釋之皆稱萬歲而去峭峽既定誕以劉克虜行東弘農太守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圍城拔之法起長驅入潼關行王桓故壘關中義徒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請節度時北討諸軍敗退虜軍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令班師元景乃南歸安都斷後諸將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關城關城棄戍走即據之元景至潼關欲濟河攻蒲阪會爽退復還元景再出北討威著境外世祖討元凶加冠軍將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慈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小虜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聞石頭出戰艦乃於江寧步上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歸順來奔者勅元景速進元景曰輕進無防實啓危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危之不我攻哉劾以元景壘壘未立可平地決戰既至柴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使肉薄攻之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

史籍 卷之一百八

南

力易竭令銜枚驚鼓音元景察賊氣衰弱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大敗赴淮死者甚多劭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爲侍中雍州刺史上在巴口時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投初劭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開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羗冠軍當是未知廢下義舉耳方慮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刺史質慮爲荆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以元景爲領軍將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滅質義宣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燒據歷

史籍 卷之一百人 主

陽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器而不登今當悉兵赴之乃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京師兵大至於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開府儀同三司封巴東郡公六年進司空留衛京師世祖受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元景少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元景嗟嘆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

元景以爲慶之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父老曰公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白將帥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在朝勲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管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食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禁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禍及時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不敢私相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相謂曰今日始免橫禍馳逐酣飲以夜繼

史籍 卷之一百人 主

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顏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不決遂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戮法與後凶悖轉甚義恭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司空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帝率宿衛兵自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出門第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祭之既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子弟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孫纂在孕獲全太宗即位贈太尉諡曰忠烈

沈慶之 沈慶之武康人除殿中員外將軍隸檀道濟北伐道濟還稱慶之忠謹曉兵太祖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領軍將軍

劉湛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
 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轉正員將軍湛被
 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
 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呼隊至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
 殺之雍州羣蠻叛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眾進討大破緣沔
 諸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世祖參軍世
 祖為雍州羣蠻阻大隄不得進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
 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慶之討獲七萬餘口即山蠻最
 強慶之剪定之禽三萬餘口雖州蠻復為寇慶之與隨王誕
 入沔率參軍柳元景等八道俱進慶之頓破焉為眾軍節度
 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蠻據山為阻以是無功慶之
 令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
 穀重巖卒難禽剪今諸軍各率所領登山上出其不意必可
 破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要害
 諸蠻震擾因而擊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殺慶之忠
 頭風常著狐皮帽羣蠻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懼曰蒼
 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
 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三萬五千口牛馬七百餘
 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
 討犬羊諸山蠻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山多木石積以為糧

慶之連營山中開門相通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
 汲以防火攻頊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火至輒
 以池水灌滅之多出弓弩夾射蠻散走慶之置東園蜀山宜
 民西柴黃微上凌六戎蠻被圍日久饑乏多出降慶之前後
 所獲蠻並移京師以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太
 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日已久道濟再行無功
 之失利而返今科王玄謨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行時將
 恐重辱王師上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所以挫敗
 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泛舟濟河碯碯必走滑臺小城易可
 覆拔克此二戎館殺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守慶之固諫不
 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在坐上使湛之等難之慶
 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
 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北討慶之副玄謨
 向碯碯戍王棄城走玄謨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碯碯玄
 謨攻滑臺積旬不拔虜主拓跋燾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
 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
 將斬之慶之固爭乃止太祖後問何故止斌殺玄謨對曰諸
 將奔退莫不懼皇自歸而死將至逃散耳蕭斌欲死守碯碯
 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挫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
 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碯碯孤絕

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關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求成，稿礮檄還歷城，中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歸未至，上驛詔使還。救玄謨會方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參軍，拓跋焘至那山，義恭遣慶之率兵三千拒之。慶之以虜衆強，往必見禽，不肯行。後太祖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唯恨不棄稿礮耳。」卿行兵久，正復遺詔濟事，亦無嫌也。十九年，更北伐，慶之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時亡命司馬黑石

史籍

卷之一百八

七

在西陽五水，誑勳羣蠻，遣慶之討之。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諮受軍畧。會元凶弒逆，世祖遣慶之討之。慶之曰：「蕭斌婦人不足數，東官將帥並易與耳，其餘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請見孝武，稱疾不出。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孝武。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仰勅兵至薄顏峻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勅據有天府，宜待諸鎮至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舉大事，而黃口小兒，輒相參預，禍至矣。」宜斬以徇衆。

帝命竣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慶之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衆軍既集，假慶之征虜將軍，領府司馬。世祖至尋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即位。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封南昌縣公，鎮廣陵。孝建元年二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尋聞荆江二州並反，徵慶之討爽。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進與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征北大將軍，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世祖欲誅寧朔將軍中坦，羣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監刑以白上，乃

史籍

卷之一百八

十

宥之。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不許。表疏數十上，又稽顙涕泣而陳，乃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三年四月，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率衆討之。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齋書說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上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又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還城，誕餉慶之食，與者百餘人。慶之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

汝送之，每攻城，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耶？七月，城陷，斬延慶之司空，固讓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為寇，慶之統諸軍討之，悉平定，獲生口數萬人。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回閤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殺萬斛，以助國用，以始與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伎妾數十人，並美容工，慶之優

史籍

卷之一百八

五

為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固辭，柳元景顏師伯嘗謂慶之會其行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插杖而耘，元景等微侍寒裳從之，慶之相對盡歡，慶之既通貴，鄉里素輕慶之者，見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慶之也。諸沈為劫者數十人，鄉里患之，慶之置酒大會，一時殺之，合境肅清。廢帝狂悖無道，江夏王義恭、柳元景等謀廢立，以告慶之，慶之與義恭等有隙，遂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太尉，帝因恭曰：甚慶之盡言諫，帝不悅，及誅何遜，其必諫，乃撤清谿橋以絕之。

慶之不成人其見

史籍

卷之一百八

五

不中死者交橫遷始與太守討蕭簡於廣州簡誑其衆曰莖軍是賊助所遣城內信之由此固守初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出已不從法系曰更相守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拔斬蕭簡廣州平官至驍騎將軍

劉延孫

劉延孫彭城人父道產襄陽太守登秀順服百姓樂業世傳襄陽樂歌曰道產始也世祖討逆延孫以長史行留府事孝武即位討東呂縣侯遷尚書右僕射出為南徐州刺史武帝遣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過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

史籍

卷之一百八

蓋

居彭城者分為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延孫居呂縣凡四刻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族屬既疎不應有此授時竟陵王誕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為南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五年誕平詔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已弼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奉卿司徒

劉德願

劉德願彭城人父懷慎南城侯德願為秦郡太守世祖狎侮

此義和長工也

之殷貴妃薨葬畢上數與羣臣至墓所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號慟撫膺躡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之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有此急淚志時新喪愛妾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善諧諷上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其中劣通車軸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乘畫輪車幸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死庶兄榮祖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敗沒諸將意沮榮祖戰愈厲高祖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

史籍

卷之一百八

蓋

賊破走高祖北伐轉寧遠將軍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平城高祖大贊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賜爵都鄉侯從子亮梁益二州刺史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在梁州服食修道欲求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合仙藥泰豫元年遷益州藥始成而未出火毒道胤不聽亮食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時心動如判便絕及就飲屢軟如生後人遂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道家所謂尸解也宗人劉伯龍少而貧薄後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

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顧琛

顧琛，吳人也。為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界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後太祖會宴，有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尚書寺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頌，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頌同席坐，坐遣出。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遺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為隨上誕司馬，遷吳郡太守，坐事免官。誕據廣陵反，遣客陸

史籍

卷之一百八

五

延稔板琛為征南將軍，世祖以琛誕之故吏，恐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首誅之。使至，會琛斬延稔，送首入郡獲免。以為撫軍司馬，琛母孔氏，年百餘歲。晉安帝時，王廞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以孔氏為司馬。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焉。前廢帝即位，復為吳郡太守。初景平中，琛為朝請還東，晚至方山，時商船悉泊岸側，有人乘白馬，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知為善徵，因誓之。

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再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至，歸降。卒年八十六。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為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劾違科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通，自當釐改，而項來劾，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王者嚴為其科，乃拜。

顧覲之

顧覲之，字備仁，吳人也。為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夜以繼晷，事猶不舉。覲之理繁，以約縣中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遷

史籍

卷之一百八

美

尚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日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世祖即位，轉吏部尚書，相縣唐賜，往彭家飲酒，還得病，吐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氏，死後割腹視病，後張氏手自割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氏忍行割剖，事起故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三公郎劉思謙，賜妻痛往，遵言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覲之曰：法移路尸，翁為不道，况以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張氏宜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出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覲之未嘗降意，或以為言，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

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觀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起兵。將加以位。觀之不受。曰。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况年過七十。發生無幾。守書家門。不敢同命。時者天同逆。唯觀之獨無所與。太宗扶嘉之。以為左將軍。相州刺史。卒。中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庶士。多負其責。觀之禁之不止。及為吳郡。謂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資。近來思之。貧薄亦不可。括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綽大喜。悉出文券。一大厨呈觀之。觀之悉焚之。實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觀之常謂。求命有定分。非智力所能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閻者不達。妄求舍人。

史籍

卷之一百八

毛

史籍卷之一百八終

史籍卷一百九

宋書十

列傳

周朗

周朗字義利。汝南人。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參軍。詔百官議。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指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為之耳。今運鍾澆。世曆亂。餘重以宮廟。遺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泰漢流。傲猶行於上。魏晉遺謬。尚布於下。欲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步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所無辭以解也。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畧薦。凡治者何哉。為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驅之。豈為政之道歟。欲為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二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理。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謀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農者民之命。民者國之本。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實。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多墾。

史籍

卷之一百九

一



滿弄所子
何必言

棟焚極露。不敢加泥。民困如此。何以爲國。今欲重農。宜制茲法。凡國家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強。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殺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縣居不願。娶生子不敢舉。又成淹徭久。妻老嗣絕。及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開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最可驚。心悲魂慟。慟哭太息也。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誠重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其處耶。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難可以聘娶。制布可以下歸。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

史錄 卷之一百九

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令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此則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任之遷流。夫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盜寇。豈可得耶。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水竭已厚。首蓋難實。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典役。宜募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可食五萬口矣。待歲熟。使之復舊。夫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淮北僑戶。當使南渡。山東旅客。盡令西歸。今函渭靈區。闕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

懷。陛下酒間。何足獨懸。議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徙。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國家由來。所願覆育。華既坐實。戎當自遠。其爲利固大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行見淮北。非復國有。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奔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設使胡滅。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

史錄 卷之一百九

弱卒。典肥馬。俾胡相角。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蓄。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微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死。筋力盡於戎役。其望於上者。固已淡矣。重有澁風掃霧之勤。驟波滌塵之力。此其自矜尤復爲甚。近日功賞。頗謬虛實。垂臂反旂者。往往爲部。稱語怨望者。處處成羣。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怒者。皆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將秩未克。餘費宜闕。其餘他役。長不應與。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虛冒以

六十五

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乃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哉。今教化不敦，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十家而五矣。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宜明其禁，以革其風。有善於家者，務重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由衷出，故制自外。興漢世飾其臣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佩

史籍

卷之一百九

四

玉啓旒裘冕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害於事，則莫能從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遵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自身始。如主典制，宜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大布之鄙，亦無取焉。夫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日豈常視身未時，規是爲積帶寶笥者。衣空散天下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情禮，如以此做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之。一豎之家，豎以役。瓦金皮繡，漿酒葷肉者，不可稱紀。至有列駢以遊遊，備兵以

驅叱，不亦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節儉。而拳怪改造，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治者，以質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下之好尚，每立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賈之室，飾等王侯。備取之身，製均妃后。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游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以睥睨。官中朝制一服，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由宮闈。又外戚賜與不限高卑。自今以往，宜爲節日。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器則焚之，而重其罪。夫置官者，將以變天下氣，質地成功。防

史籍

卷之一百九

五

奸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故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賈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抑何甚矣。今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綬佩，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邪而有徐也。揚境而宅充民，上消辰紀，下亂幾甸。其地本縣，也不宜置州。其土非郡者，應更建邑。民少者易理，官近者易歸。凡吏皆宜詳其能，厚其秩，爲縣不得用恩貧之家。爲郡

不得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謙未堪務，不應出仕，須既冠而啓封，能政而讓爵，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且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后能使使其家不此陰郭之族，盛矣哉！可爲後世法也。至當與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如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漢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處卑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

史緯

卷之一百九

六

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真才固未得矣，宜使通經達史，更能將勇者，各盡其用，使用人之官，審求官之人，察言觀色，其擢斥吻，樹頰，肢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彊正，惇允，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舉，早之於銓衡，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任，如此，故應恐鄙盡拒，賢明悉進矣。又俗好以毀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多輕人賤，不知其

賤於人矣。老者亦忽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亦濶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東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徒，復粗假醫術，雜托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泆堂，寄夫托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象背親，傲君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人不得然，况其鬼欺，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遣除，隨其執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凡鬼道惑眾，妖巫破俗，言怪神者，亦不可數計，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以祈

史緯

卷之一百九

七

祝從之，以報請，其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因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閘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脉之伎，人鮮能達，民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天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更愛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微正奏理之微矣。夫政者無世不行，令者無時不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者，以非政令之本也。又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抵普謹呵，死壓窮掖，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都

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修具文，循末典，則群臣在焉，若思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書奏忤旨，自免去。復除太子中舍

刑口一字
明是無符

人出為廬陵內史。亂後荒蕪，郡有野獸。母薛氏欲見，願閉合
圍縱火，令母親之。火逸燒郡廨，副以秩米起屋償所燒。為州
司所糾，明稱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
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
不允，容或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明尋丁母艱，有至性，
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常節。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
收治。詔曰：明性禮利口，木應剪戮，特饒付邊郡，傳送寧州。於
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為南海太守。

周明弘傳此文簡當考武不能用
反以為罪此達士所以錄也

沈懷文

史緯 卷之一百九

八

沈懷文，字思明，武康人。為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
懷文上議曰：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世，總滯之實，不愆於自古。
比代相沿，歷朝罔乖。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
考之茲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時榮或守南
斗，上欲廢西州舊館，使西陽王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
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大明
二年，遷吏部尚書郎。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
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世宜，非存
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
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物

史緯 卷之一百九

九

情不說，恐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長史，行府
州事。時因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
獄，咸稱平允。遷侍中。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盡。
身輓面，然後加刑。聚其首於石頭南岸，謂之爛髀山。懷文陳
其不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東人情不和，貶其勞祿。
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
失大體。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
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
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或、顏師伯被勅入省，未及進，或
稱竣明文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因語次叙或等言上
倍不悅。上壞諸郡士族，以克將吏皆逃亡，不服役，加以嚴制，
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逃者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懷
文又以為言，齊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
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至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
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所減無幾，俄復從舊。子尚諸皇子
皆置邸舍，廷什一之利，為惠徧天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
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
度不通，頓止為難，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
陵平後，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
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游陵王

到齊後文
有誤語

求還亦無
大罪

徐茂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止時遊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或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風雨甚驟坐松樹下或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以為當言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或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斡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預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殺其而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同欲異已謝莊諫之曰卿每與人異亦何能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能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不如是耳五

史籍 卷之一百九

年出為晉安王子助長史廣陵太守明年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中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求東還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年五十四三子淡淵冲仕齊皆為御史中丞晉宋所未有也史臣曰晉氏以來浮偽成俗人懷獨善士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海捐竿抑揚名教而闕聽之路未啟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缺早臣義合朝算徒以事非已出命允莫從也曩時開之若彼今日塞之若此非為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何圖宋時蓋山川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節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則沈懷文之言多切

治要而詞實竹主禱至殺身言之為果一至此乎

吳喜

吳喜臨安人本名喜公少知書為領軍府白衣吏將軍沈演之嘗作表未奏失本喜一見即寫無所漏脫遷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太宗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悅假建成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任之必有成績喜在孝武時常克使命性寬厚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望風降散所至克捷封竟陵縣侯轉驍騎將軍大破魏軍於荆亭長社公道

史籍 卷之一百九

走戊午帛乞奴降初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乃生送于房還都北諸大帥顧琛王榮生之徒皆赦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賊私萬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不悅及誅壽寂之吾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愈怒會上有疾以喜素得人情恐將來為變乃召入殿內與其言語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賈

鳩之也上與劉劭蕭道成詔曰昔大明懸欲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孝武命喜至二縣說誘詳賊即時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及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

人臣宜可
懷二心以
事君

人多以三
人請說

三吳十郡
何忍殺之

德不致生
心又何必
殺

三吳自破闕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
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能弭伏如此喜初發都
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既平之
後緩兵施恩聽諸賊帥假稱焉降擁衛子房使得生歸推此
意正是開南賊勢盛殷孝祖戰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
至荆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遺喜軍中諸將皆是劫賊常
云賊何須殺但收之必得其用健兒可惜天下未平當令以
功贖罪感恩出力反勝平人凡有罪入死或應繫者必磨以
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死之人緣以得活非唯得活又
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

史緯 卷之一百九 七

但喜不敢生心耳喜西攻汝陰縱肆兵將暴掠居民近段佛
榮求還欲川喜代之西人聞其常來皆欲叛走云吳喜軍中
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
虜耳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
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必見壽寂之伏
誅施修林被擊內懷憂懼故與此計同欲自安朝廷之士及
大臣藩鎮喜殆無所畏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修短不可豫
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疾不可治天下
豈可有喜壽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宜遭國家間隙使
有可乘之會耶夫富之與貴難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

此誠與道
道成者道
成集於身
非觀而不
知所謂哲
人之惑也

一四耳

故善始者未足稱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
當其為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為害畏之若仇讐豈暇遠尋初
功而忍受終敵將之為用譬如餌藥疾初作資之以全身
病勢既移去之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
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及喜死發詔賜
賜子徽民襲爵

黃回竟陵人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於宜陽門與人相毆鞭
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回奉事明寶竭盡
心力明寶出委任如初管免回領隨身隊桂陽王休範為逆

史緯 卷之一百九 七

回以屯騎校尉隸蕭道成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
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斬休範事
平轉驍騎將軍封開喜縣侯建平王景素反回率軍討之城
陷回軍先入以景素讓張倪奴遷右衛將軍沈攸之反以回
為平西將軍鄧州刺史率眾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
石頭謀攻道成回與新亭諸將帥任侯伯王宜興孫榮璠等
謀應策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於朝
堂會衆敗不果道成撫之如舊回未至鄧州而沈攸之敗走
加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道成以回終為禍亂乃召之同上
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之不肯住及至見誅于僧

念尚書左民郎從死，回既貴，祇事戴明寶，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造，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為常，宜與吳縣人，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為劫，不須伴，郡討之，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使十餘人，以水交洒，不能著，太始中，在壽陽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虜眾引避，不敢當，遷輔國將軍，與黃回不協，為回所殺。

鄧琬

鄧琬，南昌人，為晉安王子助長史，行江州事，而廢帝以太祖世祖重次居第三，登大位，子助次第既同，遂致嫌疑，撫軍何

史緯 卷之一百九

邁謀廢帝立子助，帝誅邁，使人座奏子助與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助死，景雲至益口，停不進，遣使報琬，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實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都，與祥公卿士，廢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子助戎服出聽事，宜肯欲舉兵，四座未答，參軍陶亮曰：少主昏狂，醜毒日積，伊霍行之於古，殿下當之於今，鄧州士子，請效死前驅，眾皆奉旨，荆州錄送長史張悅，至益口，子助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為司馬，與琬掌內外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斷絕商旅，及公私使命，發諸郡民丁收斂器械，旬日得甲士五千

衆人之見

人出頓大雷，會太宗定亂，進子助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至，諸佐吏重喜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大慶，琬以子助次第居三，又以壽陽起事，有符世祖，理當必克，乃取今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眾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鄧州刺史安陸王子綬，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項，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顛，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晏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首，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同舉事，邵陵王子元除，湘州刺史，至謁頭，聞兵起

史緯 卷之一百九

自太宗進止之宜，太宗以子助起兵，事出群下，不欲先彰形迹，勅令進道，琬遣人劫致之，建牙於桑尾，傳檄京師，袁顛奉表勸子助即位，鄧州府行事荀下之，遣參軍鄭景玄率軍馳下，并送糧仗，琬稱說符瑞，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籍崇憲太后，令上僞號於子助，泰始二年正月，即位於壽陽，改元義嘉，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志稱萬歲，取子助所乘車，除脚以為輦，置殿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鸚鵡集其幃，琬為左將軍，尚書右僕射，悅領軍，將軍吏部尚書袁顛，安北將軍尚書左僕射，琬鄧開貪吝，財貨酒食，身自量校，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飲博奕，日夜不休，賓客到門，歷旬不得前，內事悉

委宿靈祠等。草小橫恣競為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太宗遣領軍將軍王玄談率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為後繼。又遣寧朔將軍沈攸之率眾屯虎檻。琬遣孫冲之前鋒一萬據赭圻。冲之與子助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眾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冲之聞亮諸軍俱下。亮本無幹畧。聞建安王休仁及嚴孝祖至。不敢進。屯軍鵲洲。及孝祖為流矢所中。死。沈攸之代為前鋒。冲之謂亮曰。孝祖泉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時賊眾強盛。遠近疑惑。太宗欲緩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

史緯 卷之一百九

去

求黃門郎沈懷明。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使褚淵擬選。上不許。曰。吾欲選用新附者耳。謙之等皆舊人。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耶。太宗遣散騎侍郎王道隆督戰。眾軍奮擊。大破之。亮急呼冲之還鵲尾。爾薛常寶守赭圻。琬遣豫州刺史劉胡率眾三萬。鐵騎二千助之。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吳。率軍至赭圻。常寶檄告胡求援。胡率步卒一萬。夜衝山開道。運米來餉之。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壘。未得入。沈攸之率軍攻之。軍主荀僧詒率眾三千夾攻。胡欲斷橋。僧詒接戰。遂得渡。攸之策馬陷陣。賊眾大敗。胡被劍緣山遁。

五非天意

走得免。常寶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胡率數千人迎之。常寶突圍走。攸之悉眾擊之。吳喜率軍來赴。苦戰移日。常寶被重創。走還赭圻。斬快寶。納降數千。建安王休仁進據赭圻。始安內史王彥之。建安內史趙適生。安成太守劉襲。並舉郡奉順。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遣強弩將軍任農夫領兵繼至。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會廣送榜五千片供胡軍用。忽風潮奔迅。枋材突柵。山江自撞。船艦沒數千人。赴流而下。消攸之營。於是材板大足。袁顛率樓船千艘。欲入鵲尾。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樞道。胡粟攻之不能尅。袁顛曰。人入我肝。賊莫何由得活。劉胡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步戰

史緯 卷之一百九

七

在數萬人中水戰。一舸之上。不過三數十人。舸舸各進。不復相關。非萬全之計也。乃遣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飛慶不須戰。慶於梅根立砦。胡謂顛曰。與世管若已立。不可卒攻。陳慶與大雷諸將。遇其上。鵲頭諸將。斷其下流。而大軍在此。彼已墜圍中。不足復慮。顛怒曰。糧運梗塞。當如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糧運何以不得泝流。越彼而下。顛使胡率步兵二萬。鐵馬一千。往攻。世沈攸之。吳喜進攻。濃湖拔其營。柳苦戰。移日大破之。顛召胡還。琬遣資糧於胡。與世燒其米三十萬斛。胡眾駭懼。副張喜來降。胡証頭欲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與世頭。悉度馬配之。胡委頭奔走。頭亦棄眾西遁。

本明牙有
上意

奸人以主
僕俸又欲
實之求活
可恨可殺

見殺胡率數百，刺向壽陽，報于助云：袁顛已降，軍皆散，唯已率所領獨反。當死守益口，胡夜走，汭惶惶無計。張悅稱疾請琬計事，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悅曰：「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首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耶？」因呼酒再呼，左右震懼不能應。悅子狗提刀出，餘人續至，斬琬通事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至。悅曰：「鄧琬謀反，已梟戮矣，卿何為者？」欣之乃取琬子殺之，悅齋。亂脫錄入城，執子助囚之，沈攸之至江州，斬子助及其母子。助年十一，葬廬山，同逆並伏誅。劉胡走入河，衆稍放，比至石

史籍 卷之一百九

大

風，或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恢真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自度不免，因隨恢真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師。張興世弟僧產追胡至石城，逢恢真送胡首，殺之，攘其功，懷真後追封永豐男。荊州刺史宗景執臨海王子項以降，賜死。何慧文始謀逆，其母禁之不從，乃携女歸江陵，慧文之慧文才兼將吏，上特加原宥。慧文曰：「既陷逆節，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業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初，劉胡破定陵縣，縣人賈襲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版為參軍，使還。釋里招集為胡所擒，以火炙之，問堂軍消息，襲宗瞋目曰：「君稱兵內侮，窺視神器，未聞奇謀遠畧，而為炮烙之刑，僕以身

奉義死，亦何有？乃斬之。胡，涅陽人，本名均，胡以其顏面均黑，似胡，故以為名。元嘉末，為振威將軍，率步騎二千討南山蠻，大破之。至今蠻中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

袁顛

袁顛，淑兄子也，為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上有廢立之意。從容言之，顛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顛相與嫌。顛陳慶之忠勤，有幹畧，堪當重任，由是廢帝深感。顛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遷吏部尚書，嫌其異趣，令慶之與顛參知選事，坐事，令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

史籍 卷之一百九

七

召顛，慮禍求，出慶之為顛固陳，乃見許。除雍州刺史，顛躬奉，與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耶？」顛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日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遠，何必皆驗？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迫，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款狎，每相過，必盡日窮夜，顛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既至襄陽，與劉胡繕修器械，集士卒，會太宗定大事，進顛右將軍。顛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太宗，顛子秘書丞說曰：「一奉表，琬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顛詐稱太后令，使其起兵，建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助即大位。子助進，顛安北將軍，尚書左僕射。太宗使顛舅右僕射蔡興宗從弟領

軍將軍袁象，作書招之子，助徵顓下尋陽，遣孔道存行雍州事。顓率眾馳下，時劉胡屯鵠尾，久不決。顓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援。顓本無將畧，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大失人情。胡以軍事賸乏，就顓求借資，顓答以都下兩宅未成，方當經理。又信往來之言，云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雄甲以待之。太宗使顓門生徐頌奉手詔諭之，曰：卿未經為臣，今追躡寶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謂其眾曰：我當自追之。因遁走，至鵠頭，與成主薛伯珍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回尋陽。夜

史綱 卷之一百九

于

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謂之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戰而散，豈非天耶？非不能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左右不應。及旦，伯珍請間，斬顓首，請軍主俞湛之降。湛之斬伯珍首，以為已功。太宗流顓尸於江，弟子彖求訪，四十一日乃得，密瘞於石頭後岡，與一奴共負土，顓子諶亦伏誅。

孔覲

孔覲，琳之孫也，為黃門侍郎。初晉世，散騎常侍，遷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故用人漸輕。世祖欲重其選，吏部尚書顏竣奏以覲及司徒長史王彧為散騎常侍。世祖不欲，威權在下，又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蔡興宗謂人曰：

亦不情

選曹要重，侍郎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遷御史中丞，覲每醉，輒彌日不醒。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視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有無豐約未嘗關懷。時顧覲之亦尚儉素，宋時清約，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清迎之，輻重十餘，皆緇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曰：汝輩泰預士流，何至作賈客耶？命取火盡燒之。庶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

史綱 卷之一百九

于

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初頗輕之，及見覲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覲不能曲意權幸，僚類間多所凌忽，出為安陸王子綏長史，典籤訟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徽為右衛將軍，道存代徽為長史。時東土大旱，斗米百錢，道存慮顓困乏，遣吏載米五百斛餉之。顓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便得此米耶？可載還之。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貸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遷侍中，出為尋陽王子房長史，行會稽郡事。太宗即位，召為太子詹事，遣庾業代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瑑入東慰勞，瑑說覲以廢

孔瑑求首

唐業何為者

帝修費倉儲耗盡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鏡招
勳三吳事無不克覲然之遂發兵馳檄觀子長公瑛二子淹
玄在都馳信報之並叛迎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瑛瑛意
未決瑛子寶先為山陰令馳書報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
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瑛前鋒渡浙江瑛遂據郡同反吳
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
唐業至長塘湖與延熙合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
書張永繼進巴陵王休若董統諸軍事時將士多東人父兄
子弟皆附逆詔曰父子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
斷卿等勿以親戚為慮眾大悅覲遣孫瑒頓晉陵九里部陳

史錄 卷之一百九

三

甚盛懷明所領寡弱至奔牛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得
懷明音問將士驚擾咸欲離散永還延陵就休若眾欲退保
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壞決壞眾無固心休若宣令敢
有言退者斬眾少定尋得懷明書人情乃安吳喜至國山縣
界過東軍大破之進至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
壘與之相持唐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眾七千餘人與
延熙遙相犄角太宗遣督護任農夫領千人助戰未至數十
里遣人占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馳攻大破之唐業棄城
走義興喜度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喜與數騎登高東西指
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諸營大駭一時奔散唯孔淑一柵未

板喜乃開圍緩之其夜唐業孔淑相率奔走劉延熙投水死
義興平時蕭道成與張永劉亮於九里西結營與東賊相持
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與南臺御史王道隆視賊形勢賊帥孫
曇瑤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捍宗城猶未固道
隆急攻之城陷斬捍宗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
展劉亮乃負柵而進直入重柵眾軍因之皆摧破袁標遣千
人來救道成與永馳擊大破之屠其兩城曇瑤率眾數百鼓
譟而至江方與勇士迎射之曇瑤敗走吳喜軍至孔瑛與
瑛牛焚倉庫奔錢塘道成急攻九里曇瑤景遠一時奔潰進
軍晉陵袁標棄郡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顧瑛與子寶素携

史錄 卷之一百九

三

其老母泛海奔會稽吳喜至錢塘孔瑛等奔江東喜趣西陵
賊兵散潰斬唐業會稽開西軍稍近眾多奔亡覲不能制上
虞令王安起兵攻郡覲憂遽不知所為率千餘人趨石渚值
湖洞不得去眾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舸竄于嶧山村偽中郎
將張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晏殺張綏執尋陽王子房縱兵
大掠若邪村民送孔淑晏將斬之淑曰吾年過三十未嘗官
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無所恨含笑就戮孔
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送之嶧山民縛覲詣晏晏謂之
曰此事孔淑所為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理覲曰江
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若輩所行耳晏命斬之

休仁何若
如此宜其
見殺

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願琛王墨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
喜府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其餘皆原有子
房至京都上赦之貶為松滋侯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
為禍難勸上除之廢徙遠郡賜死年十一子助以道存為侍
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孝武諸王

始平王子鸞孝武第八子也初封襄陽王改封新安為北中
郎將南徐州刺史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
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府淑儀薨贈貴妃班重皇后子鸞
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既誅辟公乃遣使

史籍

卷之九十九

王

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帝
王家同生弟林並死葬京口太宗即位改封始平王諡曰孝
敬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平嗣

永嘉王子仁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泰始元年為平南
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
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逃愚相扇四
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陸地汝輩便應
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
司徒年長今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
未能厭奸心我唯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

有此謂明
帝意尚可
取休仁死
有餘辜

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衛為疆庶使天下不敢關
覬王室汝諸兄弟冲眇為羣凶所逼誤遂與奸人還圖骨肉
於汝心豈能無愧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今處汝湘州汝
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思刻厲奉朝廷為心爵秩自然與年俱
進我友愛之情若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我勅旨及司徒建
安王休仁南討還白上以將來非社稷計宜為之所時子仁
年十歲及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東平王子
嗣俱賜死後明帝諸子亦皆為蕭道成所殺

王彧

王彧字景文球之從子也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禮壽重

史籍

卷之九十九

王

之帝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及與劉穆之謀討劉毅時智在
坐及出穆之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使王智知高祖曰此人
高簡豈關我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為五兵尚書景文美風姿
善言理太祖甚相欽重為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各
太宗高祖女新安公主適王景演離絕欲以適景文景文固
辭世祖以散騎常侍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遇以景文孔
頴南北之望補之前廢帝嗣位遷右僕射太宗即位加左衛
將軍丹陽尹出為江州刺史封江安侯徵為尚書左僕射揚
州刺史時議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
書曰吾雖察於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

梨木書及

景文當此
處建士所
實見幾於
早也

聞有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
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
俗脫其妄作常賜恩罔味之由吾踰忝轉漢足以致謗念此
驚懼何能自己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為
中啓進中書監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為身後計將帥吳
喜壽寂之之徒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
其將來難信乃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懼
乃自陳求解揚州上荅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
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充人主顏恩伯白衣僕射橫行
尚書中令表祭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祭祭選為令

史綱 卷一百九

五

居之不疑時既省錄令便居錄祭作令來不異為僕射人情
向繁淡淡然亦不改常以此居要任當有致憂競理不想卿
虛心受榮有而不累夫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
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
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踏高涯之修幹與淺
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
牘下獨相費祿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達
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
輕故易忘乎已然為教者每誠責不誠賤言其盈滿好自恃
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泰則世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

景文知有
此久矣

於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註數死於溝瀆困於
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可以係意以此而推貴何必
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行已用心自應恭慎為道若乃吉
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遇參差莫不由命既非聖人不能
先見吉凶止是依倫於理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
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
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乃遇中興之運表顯圖避禍於襄
陽當時皆漢之謂為瘦霄駕風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
語人曰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今主上口頸
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

史綱 卷一百九

五

都令史在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
金木經身性命幾絕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耶
時上有疾而諸弟並見殺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
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不復為純臣泰豫元年春
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
故有此處分勅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棊扣函看復封置局下
神色不變與客奕竟欵子內查畢謂客曰奉勅見賜以死以
勅示客酒至未飲門生焦度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
坐受死中州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
見念我當為百口計乃墨啓答勅并謝手詔酌酒謂客曰此

先平便重

酒不可相勸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議曰
子純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
耶乎文哉詢曰尊者之名豈可戲寧敢道草翁風必偃及長
篤志好學官至秘書丞先景文卒弟約齊明帝時廢綱數年
循衍謂之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衍作輔謂曰我
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富貴便是由我歷侍中廷尉或
兄子燕父楷人才凡劣故蘊不為奉從所禮常懷耻慨家貧
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
與太阿汝知我者或嘗誡之曰阿若汝滅我門戶蘊曰若與
童烏貴賤與童烏詢小字假寧朔將軍隨建安王東討封吉

史籍 卷一百九

天

殷孝祖陳郡人為兗州刺史太宗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
荀僧韶為司徒參軍議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
安都據津逕僧韶問行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

殷孝祖

如今立碑
者多矣

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決辰夷凶剪暴公卿百辟人無
異議而羣小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劫弱競懷希望使逆謀得
遂權柄不一兵爭互起豈有容足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
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匡主靜亂可以垂名
竹帛因陳主上欲委以前舉之任孝祖即日率文武二千人
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及孝祖至人
情乃安進冠軍將軍督前鋒諸軍事御仗有諸葛亮蒲扇細
錦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人上以賜孝祖孝祖負氣凌
轍諸將賊據精所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
勝家駭怪之孝祖與賊台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私言曰
殷統軍將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士
發射欲不覺得乎於陣為矢所中死蓋曰忠

史籍 卷一百九

天

劉劭

劉劭彭城人太宗即位豫州刺史殷琰反假劭輔國將軍率
眾討之琰嬰城固守薛道標引兵救之劭內攻外禦戰無不
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眾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劭所乘馬諸
將忿其叨冒劭歡笑即解馬與之及琰請降劭約令三軍秋
毫無犯百姓扶老携幼歌唱而出重圍生為立碑封都陽縣
侯遷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虜遣司馬趙懷仁寇武津縣劭遣
將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奔散虜子都公闕于授軍東於汝

陽臺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直入斬拔首，進攻汝陽臺，陷其
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十級，復破虜於許昌，燒
其租車二千兩。淮西人買元友上書請北攻懸瓠，可取陳郡
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勳，勳曰：「竊尋元嘉
以來，偷荒逸人，多干國議，負僭歸關，皆勸討虜，魯爽誑說實
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
皆貽後悔，界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
退軍，便投截蜂起，將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弊。議遂寢，勳
與常珍、尚書勸令反虜，珍殺虜子都公費拔等三千餘人，
於譙引軍南歸，虜追擊破之。珍倚依山，走至壽陽，徵勳為中

史籍 卷一百九

手

領軍。太宗顧命以守右僕射中領軍。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
白化上將，或勸勳解職，勳曰：「吾持心行已，無愧，幽明若災，肯
必及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京師，加勳領軍將軍，
鎮石頭。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航南急
召勳，勳至，命閉航。道隆怒曰：「賊至當急擊，寧可閉航自勝耶？」
道隆寵臣勳不敢復言，度航戰敗，見殺。賊乘勝逕進，道隆棄
家走向臺，所乘馬駒不肯前，賊兵追及殺之。初，勳高向其意，
造園宅名為東山，忽畧世務，蕭道成謂之曰：「將軍以領命之
重，當艱難之日，而淡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
勳不納，竟敗。贈司空，謚忠昭。

元角不明
何吳龍臣

終

史籍卷一百十

朱書十一

列傳

蕭惠開

蕭惠開，南蘭陵人，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為祕書郎，意趣
與人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劉成戒之曰：
「汝思成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周朗以
偏奇相尚。孝建元年，為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論事不合，偃
怒，使門下彈之。惠開上表曰：「偃恃恩使貴，欲令人不敢異已，
且議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

史籍

卷一百十

一

職，改意重臣，刺骨鏢金，將在旦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忤旨
免官，父征西將軍思話素恭謹，見惠開表，歎曰：「見子不乖，與
周朗同旋，故應如此。杖之二百，重除中庶子，丁父艱，以孝稱。
家素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園下曰禪開寺，西阿舊鄉曰禪
鄉寺，京口墓亭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曰禪封寺，以封秩悉
供僧，眾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
應須二千萬，乃以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著貪暴
之聲。遷益寧二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輪子在荊州，與惠開
有舊，為設女樂，中有一人獨美，惠開就求不得，欲以四女伎
易之，不許。惠開怒，收斬之，而取其伎，稱其為劉義宣所厚交。

好笑

結不逞輒以殺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州有沙門三千。一閱其名。無所遺失。明帝卽位。晉安王子勛反。惠開集將佐曰。景和乃世祖之嗣。雖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今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巴東人任叔兒邀之。欣壽敗沒。更遣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氏楊僧嗣所斷。蜀人素怨惠開。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得前。諸郡並反。凡城內蜀兵。惠開悉遣出。東兵不過二千人。子勛平蜀人。欲屠城。惠開每戰皆捷。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至十餘萬。

史

卷之一百十

二

人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罪。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惠基至涪。而蜀人皆欲殺惠開。遇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解。太宗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渠帥趙燕旬、文章等與寶首屯軍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使至未獲奉受。而進兵相距。何以自明。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啓路絕。寶首且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今我擊之。使命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事情。使心腹二人帶啓須臾破。便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大破寶首。

擒送京師。惠開將還。參軍到希微負責百萬。爲責主所制。惠開庭中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債責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十餘萬。在路悉散施。一無所留。至都入見。明帝問其前後之故。左右莫不悚然。惠開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知天命。除南東海太守。蔡興宗爲會稽太守。路出曲阿。與惠開部伍相值。惠開與興宗名位相同。又經情欸。自以負勢。摧屈。慮興宗不能諱已。戒勒部下。蔡會稽若問。慎不得答。惠開馭下素嚴。興宗見惠開舟舸甚盛。遣人訪訊。惠開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荅者。遷少府。加給事中。惠開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向種花草甚美。令悉剷除。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

史

卷之一百十

三

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如肝肺者甚多。卒弟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下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而卒。子駱素。梁天監中爲中書侍郎。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門。妻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謚曰貞文先生。

殷琰

殷琰。孝祖族子也。爲山陽王休祐長史。休祐入朝。琰行府州事。晉安王子勛反。以琰爲豫州刺史。參軍杜叔寶勸琰從逆。

琰無部曲受制於叔寶叔寶土豪鄉望內外軍事並專之太宗知琰事不獲已欲羈縻之以琰兄瑗爲司徒右長史子進爲山陽王休祐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二年太宗遣將軍劉勳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爲諸軍總統勳進軍小岷琰遣司馬劉順東據宛唐勳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始至壘壘未立順欲擊之而土豪皇甫道烈不從既而勳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順等食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精兵五千防送之勳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賴彼糧竭我食有餘耳賊糧米一至我將何以自立今當間道襲其米車若能破之賊不戰自走矣勳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軍主黃回問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之行齋二日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頃之果至叔寶以米車爲函箱陣於外爲遊軍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兵會仲懷部曲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見敵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不過二三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楚精兵衆力既倍遂破之仲懷所領五百人皆盡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進擊叔寶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叔寶聞仲懷死果奔走安國燒其車驅牛二千餘頭

史緯

卷之一百十

四

而還劉順奔淮西投常珍奇勳方軌而進叔寶嬰城自守休祐與琰書勸其歸順上遣王道隆齋詔有琰罪勳與琰書曰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探虛辭於百姓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孤背生成自貽屠戮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各實兩衷沒有餘責琰本無反意屢奉表送誠而衆心持疑莫能相六月勳築長圍合城東南角有高樓趙法進曰外兵必攻樓樓頽既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琰從其言勳用草茅苞土以塞壘擲者如雲城內以火箭燒之草木及

史緯

卷之一百十

五

然後土積至壘欲滿法進請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入草火燃草盡壘中土不過二三寸勳乃作大礮募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壘琰參軍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七月子勳遣司州刺史龐孟蚪率兵至弋陽勳遣呂安國拒之孟蚪軍副呂典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破孟蚪於蕪渾孟蚪走義陽義陽已爲王曇首所據乃逃於蠻中冗從僕射柳倫出降勳復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中述知足下迹纒穢亂心秉忠誠惘然窮愁不親戎政去冬聞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

快人

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勳反時安都從子索兒為左將軍安都遣使報之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自省逃出攜安都家累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遣劉彌之冀州刺史崔道因遣傅靈越領眾應安都太宗以申令孫代安都令孫據淮陽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司進軍見及若戰敗被執家人可得免禍索兒向淮陽令孫出城為相避之形既而奔隆索兒殺之因引軍渡淮太宗遣蕭道成幸詣軍北討次平原索兒距戰道成大破之索兒走為令孫子孝叔所殺了助平定安都遣從事史畢眾愛奉啓詣太宗歸款曰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蒙孝武皇帝過帝之恩犬馬

史錄

卷之十

八

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從死報今大命有歸草迷改屬輒率所部東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既已歸順不應道重兵懼不免罪遂降魏死於虜中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雍二州之間率數千人襲廣平魏太守劉寔虬攻順陽克之畧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破禽之安都之降親族皆入北齊太祖鎮淮陰安都從子淵來降太祖即位為冠軍將軍虜將薛道標送春太祖以道標淵之親近教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標來可多方悞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

世祖必不許
晉政使讓
慰之

致令為淵善與道標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遣他將代之齊世祖立遣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改嫁長安楊氏淵購贖不獲上表解職送和蟬詔曰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不許可斷表還章服後虜使至世祖為淵致與母書云

沈文秀

沈文秀慶之弟子也景和元年除建威將軍青州刺史廢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吾一門受其寵任天下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禍不可測今因眾力圖之

史錄

卷之十

九

易於反掌機不可失也慶之不從文秀流涕固請慶之終不回文秀既行慶之為帝所殺帝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定亂馳驛駐之晉安王子勳據尋陽反帝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率軍赴朝廷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兵從子勳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令彌之回應安都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孺率軍伐之輒為文秀所破泰始二年尋陽平定上遣其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前問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沈文秀朕前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耶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一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

文秀後事
見魏書

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叛王親為戎首一不加辜文炳所具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唯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壝既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皇即安本任冀州刺史崔道同據歷城從逆為土人起義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慕與白曜率眾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悉為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八月虜蜀郡公拔式馬步數萬人直至城下文秀邀擊之斬獲數千四年進右將軍封新城侯虜圍

史籍 卷之十

十

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弟文靜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靜至不其城為虜所逼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四年不其為虜所陷文靜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蟻虱五年正月城陷見執道固於三年為虜所陷執送系乾死於虜中

哀祭

袁祭淑兒子也父混舉秀才蚤卒祖母名之曰愨孫泰始元年為司徒長史愨孫清整有風操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者唯國君穿井而汲故

得無恙國人既狂反謂其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眾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慕荷奉倩之為人乃改名祭字景倩二年遷中書令轉尚書僕射領丹陽尹遷尚書令太宗臨崩祭與褚淵劉劭並受顧命丁母憂葬竟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其有詔斷客杜陽王休範為逆祭扶曳入殿時兵難危急賊至南掖門諸將意沮祭慷慨曰寇賊已迫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命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平授中書監開府儀同三

史籍 卷之十

十

司領司徒侍中進爵為侯祭與蕭道成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祭閑默寡言不肖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眾莫能改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圍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時道成居東府使祭鎮石頭有望氣者謂祭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祭不答道成功高位重天命有歸祭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仕二姓宥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湛太后兄子慮不見容於道成與祭相結將帥黃回任侯伯卜伯興等並與祭合昇平元年荆州

蓋若向東門西門人

乃向兩門參非天耶

恐礙自有風致危亂之時却用不着

刺史沈攸之舉兵道成詣祭祭稱疾不見宗人袁達以為不宜示同異祭不納道成入屯朝堂乘從弟領軍將軍韞直門下省伯典為直閣黃回諸將軍出新亭祭謀矯太后令使韞伯典率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率軍來應乘侯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乘脯後便東裝載婦女就祭由此事泄先是道成遣將薛淵蘇烈等領兵戍石頭云助祭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閣與伯典共總禁兵王湛聞乘已至歎曰事敗矣復領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入時已夜薛淵等據門射之淵散走道成遣敬則收韞伯典殺之遣軍主戴僧靜助薛淵時祭與乘等列兵登東門僧靜攻府乘踰城出

史籍 卷之十

主

祭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暗往奮刀直前欲砍之予最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莫不阻涕祭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求筆作啓曰臣義奉大宋今便歸魂墳壙永就山丘父子並為僧靜所殺祭年五十八最年十七任侯伯等其夜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祭敗乃馳還並誅祭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畧疎放好酒嘗屢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祭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見管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字寄興乃滄洲蓋其志也祭與蕭惠開周朗善惠開嘗照鏡曰無年可仕即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祭最後照曰當至三公而不終皆如其

言祭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祭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重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耶君以求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也見死後靈慶見兒騎大宛狗戲如平常年餘忽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此狗即袁郎所常馳也無何妻子皆入道成詣祭省事莫嗣祖曰汝知袁祭逆何不啓嗣祖曰小人蒙袁公厚恩不忍相負今日就死實所甘心僧靜請殺之道成曰彼各為其主遂赦之仍用為省事

孝義

史籍 卷之十

主

郭世道會稽人家貧無產業備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共謀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乃垂泣瘞之太祖獨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太守孟顛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復稟至行父亡慟絕數日方蘇墓前有田數十畝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褻其墳墓乃贖家費買此田三農之月束帶垂泣躬自耕墾居宅有溝溝內種竹夜有盜其菰者原平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溝上立小樹令可通行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太祖崩原平號慟五日或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曰吾家蒙喪替之德不能報思私心感慟耳以種瓜為業歲旱不通縣令劉僧秀欲其行

一作郭世道理兒之非表於朝服

下瀆水與之原平日今歲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太守王僧即察孝廉不就原平與人交無忤辭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卒於家賈恩諸既人元嘉三年母亡未葬為鄰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俱燒死隣近赴助棺視得免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贈恩天水郡左尉

吳達烏程人歲荒疾疫父母兄弟死者十三人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褥書則備賃夜則代木燒磚無有懈倦夜行遇虎虎輒避之非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不就

史緯 卷之一百十 南

潘綜烏程人孫恩之亂妖黨破村邑綜與父驛共走避賊驛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驛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父不忍去我老不惜死乞活此兒賊欲砍驛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罔絕有一賊曰吾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太守王韶之舉綜及吳達孝廉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寶唯余南木不有發輝曾崖竦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罕育翻幽林養音九皇唐后明歎漢宗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仁羣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吳貢曰義與仁仁義伊在惟吳惟潘潘積純孝事者艱難投死如飴汝問若蘭吳實履仁

心力倍卑因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九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微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顛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谷備庶士無然息荒江華奉章慶祿是荷美詩入貢漢朝容嗟曷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此下國照耀京華伊余朽駘痛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願彼康夷遂德是好聊緩所懷以贈二孝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鄉和布二世又吳郡人陳道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飲道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俛以貽母聚得數升帶以歸遇孫恩亂百姓逃竄多餓死道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及還還入戶再拜號咷母豁然目明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

母喪羣里不忍還家鄉人為作茅庵止其中遇疾不瘳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養吾志丘傑烏程人年十四喪母以蕪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九葉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甦既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甦焉

史緯 卷之一百十 五

王彭盱眙人家貧喪親兄弟二人備力營葬造塋須水時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彭號天自訴一旦大霧霧歇塋窻前忽生泉水鄉邑莫不嘆其神異塋竟水便竭太守劉伯龍表改其里為通靈里獨租布三世

卜天與餘杭人元嘉末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將
幸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手
射劔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與隊將張泓之朱道
欽陳滿並見殺世祖即位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益曰壯矣
泓之等各贈郡守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
一大阮廣二丈餘十人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阮天生乃取實
中苦竹剗其端交插阮內更呼等類跳之並謝不敢天生曰
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阮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
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眾並嘆服為弋陽太守

余齊民晉陵人為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亡齊民謂人曰此者

史律 卷之十一

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逸駭必有異故會父病信至齊民
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入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
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
是號慟須臾絕於殯所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賜
其母殺百斛

孫棘彭城人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
依軍法付獄未及結竟棘請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
身代薩薩曰狂愚犯坐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太守張岱
表上世祖詔原罪各賜帛十疋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
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

厲行既乏顯庸故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獻賦之中非出
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畧
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
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閭房無文綺之飾故
能戎馬歲駕那旬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
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畧司究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
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間氓庶繁息奉上供徭止於歲
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基為斷民有所係吏

史律 卷之十一

無苟得家給人足雖極單寒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
鄉有市之邑誦誦舞踊觸處成祥蓋宋氏之極盛也暨元嘉
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埽番猶有未供於是深
賦厚歛天下騷動自茲至於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
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
民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
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
殿太祖因各合殿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
衣綈緇迫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梁綺飾珠窻
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民命未快其

心太宗繼作浮後彌甚恩不卹下澤多橫流涖民之官遷變
咸屬寵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審之化事未易階豈徒更不及
古民偽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
以為良吏篇云

杜慧度京兆人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居交趾父瑗交趾太
守初九真太守李遜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遜之當至遣二千
隨邊津要瑗斬李遜遷龍曠將軍交州刺史盧循據廣州遣
使通好瑗斬之卒贈右將軍除慧度交州刺史盧循向交州
慧度破之於石碣禽其長史孫建之循餘黨猶盛李遜子奕
盤結俚獠循遣使招奕奕引諸俚應之循於造南津命三軍

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
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岸射之循眾艦俱然一時散潰循赴水
死斬循及父瑗并循二子傳首京師封龍編縣侯高祖踐阼
進輔國將軍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
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儉約質素禁斷淫祀崇
修學校咸惠洽城門不閉道不拾遺高祖北征關洛慧度
遣子弘文率兵三千北赴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慧
度卒贈左將軍以弘文為交州刺史弘文寬和得衆心元嘉
四年徵赴京師以王徽代之弘文時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
勸待病瘡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况

張氏劉俱
字雖不以
民交州事
取附傳未

親彼徵命而可宴然乎布到廣州卒臨死遣弟弘獻請京朝
廷甚哀之泰始初刺史張牧卒交趾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
曲據交州叛數年死從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
詔以沈煥為交州刺史以叔獻為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
叔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
齊高祖建元元年以叔獻為交州刺史叔獻斷割外國貢獻
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元年以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康廬
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遣使願更申較年貢獻世祖不許
叔獻懼問道還朝六年以房法乘代楷為刺史法乘至鎮稱
疾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更易將吏錄事

房季文自之法乘繫登之於獄登之厚貺法乘妹夫崔景叔
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勞囚之
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疾
動豈可看書不與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以登之為
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法乘清河人性方簡身長八尺
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
徐密字萬同邈之子也為太學博士桓玄為中外都督詔議
致敬惟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玄諷
中丞免詔官元嘉初為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使
郡縣各言損益詔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十六課

史籍 卷之十

史籍 卷之十

米六十斛，十五至十三課米三十斛，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
是單迫，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近接蠻俚，去就甚多，
或乃斷絕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
使得存立，今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
日，郡領銀民三百餘戶，入坑採砂，過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
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逼切，檢責通違，老少相隨，永
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
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
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丁丁輸南稱半
兩，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開貨易之宜，每

史籍 卷之一百十 十

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銀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怯，不辨自
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
在郡若結，太祖嘉之，賜絹二百疋，穀千斛，五年除廣州刺史，
未拜卒，又賜錢十萬，布百疋，以營塋事。
阮長之，陳留人，爲武昌太守，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
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
後人，長之去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
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各加緘錄，及歸，悉以還之，除臨海太守，
母亡，不勝喪卒。
江秉，考城人，爲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獄殷積，階庭

常數百人，乘之御繁，以簡邑常無事，宋世唯乘與顧頡之，以
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遷新安太守，以
簡約見稱，妻子常饑寒，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
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元嘉十七年卒，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
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戶口殷盛，政務簡
潤，勸賞刑威，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
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民減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
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今世之民，則武城絃歌，時有未暇，
淮陽臥治，事不可勉，未必才陋於古，蓋化有淳薄也。

史籍 卷之一百十 十

戴顓，字仲若，譙郡人，父達，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遊吳下，吳
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
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堪行便往，不爲矯介，衆以
此多之，高祖命爲太尉參軍，不就，元嘉二年，徵爲國子博士，
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衛
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至黃鶴山，山有精
舍，林澗甚美，顓憇於此，義季亟從之遊，顓野服，爲義季鼓琴，
並新聲變曲，太祖每欲見之，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逖之
日，嘗憇戴公山也，以其好音，給正聲伎一部，自漢世始有佛
像，形制未工，顓父子特善其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

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迎顯看之顯曰非面瘦乃臂脚肥耳既錯減臂脚瘦患即除無不嘆服

宗炳字少文涇陽人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咨議參軍申未曰今日何施而可未曰除其宿業倍其恩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因辟炳為主簿不起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之妙解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復召為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替稼穡以相贖高祖教致饋資其後子弟從仕不復受高祖開府與雁門周續之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為

史籍 卷之一百十 三

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官建徵為太子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致病沒炳哀之過甚既尋理自遣悲憤頓釋前釋慧堅曰死生之分卒未易違三復至教方能自遣衛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語命為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遊遊西陲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衛陽王義季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始終

其多能從
既前宗炳
送可謂妙
人不徒清
僕而已

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已從弟瑛之元嘉初大使陸子貞親採風俗三詣瑛之皆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何宜在軒冕之客子貞表徵之不就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徵為祭酒主簿並不就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人徙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魁同門號曰顏子既長入廬山奉釋惠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要布衣蔬食徵太學博士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高祖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

史籍 卷之一百十 三

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還山刺史劉柳薦之高祖辟為太尉掾不就高祖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高祖踐阼復召之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豐圃三義辨析該道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人為桓謙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善其言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纜同行高祖除員外散騎常侍復徵為太子庶子並不就太祖

卽位。從兄敬弘爲左僕射，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莫年。今內外晏然，方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之美。微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常解貂裘與之，卽若以採藥性好釣，常垂綸於三石頭，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大川有佳山水，弘之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靈辭事就閒，纂成先業。

史緯

卷之一百十

帝

浙河之外，樓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慕義唐，亦激厲食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元嘉四年卒，顏延之書與其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榮奎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木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曇生官吏部尚書，萬齡陳留人，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性好山水，每遊歷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法崇，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除著作佐郎，大

尉參軍，並不就。與戴顓、王弘之、王敬弘等爲人外之遊，敬弘女適淳之子尚，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問之，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床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微爲散騎侍郎，逃去，莫知所之。

史緯

卷之一百十

帝

書稱僕，或疑之，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優，義季慮崇之餓死，餉錢十萬，疑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見有饑者，分與之。餓項立盡，一旦携妻子泛江湖，南入衡山，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程法賜，柴桑人，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法賜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辟著作佐郎，員外散騎常侍，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郗文子表曰：法賜隱跡廬山，於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遁

以王雲東以殿科上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頽有傷廢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一間不知年月

雷次宗字仲倫南自人少入廬山事釋慧遠篤志好學不交世務明三禮毛詩以員外散騎侍郎徵不就與子姪書曰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受之耳吾少嬰羸患耽閑養疾故雖童穉之年已懷遠志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事遠和向于時師友淵源務學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排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遠望之業崇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

史緯 卷之十

風二十餘載湖匹既傾良朋凋索續以景逆備嘗荼蓼嗜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大馬之齒已踰知命曉曉將逝前途幾何實懷尚平五岳之舉謝居室瑣細之勤及今耄未至惜衰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宴樂於餘齒在心所期已盡於此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修惜術必吾復何憂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時國學未立開館於雞籠山教授生徒百餘人會稽朱

膺之賴川庠蔚之以儒學監總之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並設祖道二十五年除散騎侍郎不就復徵詣京師為祭室於鍾山西巖下各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卒於鍾山

朱百年山陰人少有高致親服關携妻孔氏入南山樵採以為業以薪箬置道頭輒為人所取明旦復如此人稍怪之後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薪箬而去或遇寒雪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舩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嘗出山陰為妻買綵絲三五尺遇醉失之頗言玄理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州辟從事舉秀才並不就唯與同

史緯 卷之十

郡孔凱友善凱亦嗜酒每相對盡歡百年家貧母冬月亡以單衣飲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既覺引被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為東揚州餉穀五百斛不受卒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孫綯為尋陽太守落日遊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極甚異之問有魚買乎漁父笑曰吾釣非釣寧買魚者耶綯益怪焉遂褰裳涉水因勸之仕漁父曰僕山海散人不

不衣綿帛
西書曰
綯何也曰
三五尺耳

達世務不願仕也。乃歌曰：竹竿籬籬，河水激激，相忘為樂，食
何吞鈞，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攸然鼓棹而去。稱太康人。

恩倖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閣之任，宜有
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
建泰始，主威獨運，權不外假，而政刑糾難，理難徧通，耳目所
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
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權勢不重，曾不知
鳳憑社貨，狐藉虎威，外無過主之嫌，內有專權之任，勢傾天
下，莫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鐵鉞劍霜，構於筵第之曲。

史籍

卷之一百一

法

廉見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甌，來悉方釀，素緣丹鳳，至
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
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懼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
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德，雖非一
塗，實非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戾表，又有佞倖傳，
今採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戴法典，山陰人，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典二兄，廷壽廷興，並
修立法典好學，山陰陳載家富，有錢三十萬，鄉人云：戴碩子
三見敵陳載，三十萬錢法典為尚書舍部令史，轉南中郎典
籤，上於巴口，建義法典與戴籤，明寶俱轉參軍督護，上即

與續立
皇太子宗
生立帝可
作對

位，並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專管內務，權重當時，
以預審謀，封吳昌，男，明寶，湘鄉男，世祖親覽朝政，不任大臣，
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寄法典，頗知古今，任遇隆密，凡選
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典，及通事舍人，巢尚之，參謀
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
每事解釋，多得全免，殷省甚賴之，而法典明寶，大通人事，多
納貨賄，天下輻湊，家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為揚州
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官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
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係明寶上方，尋釋之，委任如初，前廢
帝即位，遷越騎校尉，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而法典執

史籍

卷之一百十

法

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異服，事無大小，法典皆專斷之，
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典每
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蒼陽耶？帝恚不能平，所幸
閩人華願兒，賜與無算，法典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
出入帝里，察聽風謠，道路之言，謂法典為真天子，帝為贗天
子，願兒以告，因曰：官在深官中，人物不相接，法典與太宰顏
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典是孝
武左右，久在官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
帝遂發怒，免法典官，徙遠郡，賜死，復殺其二子，破法典棺，焚
之，籍沒財物，巢尚之，太宗時，為新安太守，明寶，願帝時，拜大

中大夫俱病死，又有奚顯度者，刻人也。官至散騎侍郎。世祖常使生頌人，工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人聞配役，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蹀躞，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謂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所疾，當除之。左右倡諾，即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開陽人，為散騎侍郎。世祖至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在殿內誑劾追義恭，因南走。時世祖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儀章，爰素諳朝事，既至，甚說，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遷尚書左丞。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

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為之，未就。孝建六年，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成一家之書。請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立篡竊，同於新莽。宜詳之晉錄，下內外博議。江夏王義恭等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為斷。巴陵王休若謂宜以元興二年為始。太學士蘇休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爰便僻，能得人主徵旨。元嘉中，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善附會，稀以典文為太祖所任。遇大明時，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可。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

史籍 卷之一百十

主

之者，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助侍讀博士谷爰，宜習業與不爰，各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谷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乖謬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殷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以為黃門侍郎，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爰及沈慶之、山陰公主同登。太宗即位，除中大夫，爰秉權日久，上在景和時，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上街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除南康郡丞，遷中散大夫卒。

阮佃夫，諸暨人，為太宗主衣，甚見信待。太宗被拘於秘書省，佃夫與李道隆、李道兒及廢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廢帝左右繆方盛、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以告佃夫。廢帝立，皇后普召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在其中。事畢未遣，密使藍生候廢帝動止。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曠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在秘書省，不被召，蓋懼佃夫又約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幼明寶欲取其日向曉，佃夫勸取開鼓後，幼豫勸內外使藍生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廢帝欲南巡，直閣將軍宋越等並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

史籍 卷之一百十

主

佃夫與李道隆、李道兒及廢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廢帝左右繆方盛、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以告佃夫。廢帝立，皇后普召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在其中。事畢未遣，密使藍生候廢帝動止。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曠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在秘書省，不被召，蓋懼佃夫又約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產之，細鎧將王敬則，中書舍人戴明寶、幼明寶欲取其日向曉，佃夫勸取開鼓後，幼豫勸內外使藍生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廢帝欲南巡，直閣將軍宋越等並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

防華林閣是光世鄰人光世要之並集隊副聶慶所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室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與巫射之建安王休仁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抽刀前入產之隨其後文祖方盛等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祜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卽位論功寂之佃夫各封縣侯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與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柄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殘如也嘗值正旦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

史緯 卷之一百十

合朔耶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宅舍園池諸王莫及妓女數千藝貌冠絕金玉錦繡之飾官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師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演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請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便命施設珍羞畢修日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白結佃夫矜傲無所降意相厚者沈勃張澹數人而已後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重欲用張澹為武陵郡人多不同佃夫稱勅施行何帳有效張耀華美而有寵除廣州

此則何苦使人見

此事豈可再耶

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而求之恢曰恢可殺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口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彈恢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軍時帝猖狂好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俄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墜內外憂懼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仗於紫遊苑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已成謀會帝中輟故事不行于天寶告之帝收佃夫幼伯宗賜死

史緯 卷之一百十

史緯卷一百十終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東廡公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衍馳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馳弟盧率部落入雁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琨有救騰之功舊勳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

處之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立進盧為代王增食常山郡盧死子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勇壯眾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眾數十萬後為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北歸犍死子開字涉珪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垂死時幸十萬騎聞中山剋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珪頗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率大眾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淡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窆處所至墓送虛設棺柩立塚墓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凶者珪暴虐好殺民不堪命有

使珪殺無罪人何神

神坐誠珪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人乃可免開乃滅清河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乘小輦手自執劍擊輿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萬人知之萬人與珪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珪令萬人為內應夜俟珪獨處殺之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也珪次子齊王嗣立執清河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殺謹珪為道武皇帝宋永初三年十一月克滑臺兗州刺史徐瑛委軍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進攻虎牢司州刺史毛德祖且戰且守少帝立虜分兵向洛河南太守王洸之棄金墉出奔嗣親

率大眾至鄴進圍虎牢德祖堅守虜百計攻城不能剋四月虜作地道洩城內井井深四十丈人馬渴乏體皆乾燥被劍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此城亾而身在也嗣重其節令生致之竟死虜中虜既剋虎牢進逼許昌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城虜掘許昌城又壞鍾離城立疆界而還嗣死諡曰明元子肅字佛狸立母杜氏冀州人因入宮生肅年十五六嗣遇如僕隸嗣立慕容氏為后又要姚興女並無子故肅得立壯健有氣力勇於戰鬪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赫連衛臣部落千餘戶在朔方塞外西至上郡東西千

餘里漢世徙適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衛臣入塞寄田春
來秋去堅護軍賈雍掠其生口馬牛半堅悉還之衛臣感恩
遂解臣入居塞內其後漸強盛衛臣死子佛佛驍猛有謀算
遠近雜種皆附之高祖東還入寇北地義真之歸也佛佛破
之青泥遂有關中自稱尊號佛佛死子昌立熹使將軍吐伐
斤西伐長安生擒赫連昌封昌為公以妹妻之昌弟定在虜
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伏於彈箏谷破之盡坑
其衆復剋長安熹自攻不剋乃戍大城而還熹使昌侍左右
常共單馬逐鹿溪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
諫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熹復攻長安剋之定西走為吐谷

史籍

卷一百十一

王

渾幕瑣所擒熹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國並朝貢太祖
元嘉七年三月北伐詔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
兖州刺史竺靈秀等甲卒五萬乘舟入河馳騎將軍段宏精
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相犄角後將
軍長沙王義欣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遣殿中將軍田
奇告熹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
北熹大怒謂奇曰我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豈可
得若必進軍當權相避須河冰合自更取之彥之進軍虜悉
欲河南戍歸河北太祖以尹冲為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
虜大衆南渡河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並沒尹冲及司馬

崔模抗節死冲天水人其後熹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太祖每
依違之二十年熹真君四年也以國授其太子諸舊臣皆令
致仕熹伐芮芮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
者誅之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二十三年瀘水人蓋吳於杏
城舉兵戎夷響應有衆十餘萬熹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
之輒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大小數十戰不能剋太祖遣使以
吳為安西將軍齊州刺史送甲一百二十一紐使隨宜假授
會屠各叛吳攻之為流矢所中死餘衆破散二十五年虜豫
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曰僕以不德受任邊
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

史籍

卷一百十一

四

情上達也此者邊民擾動互有反逆不足為害自取誅夷死
囚之餘雉兔逃竄聚合逆黨頗為寇掠殺害虜畧大為民患
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烟火相接來往不絕情偽繁
興是以南奸北入北奸南叛奸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加
重法不可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國牧守縱不
禁御遂至滋蔓寇擾疆場譬猶蚤虱亦難為小疴令人終
歲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
古列國封疆有半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可保長久垂之永世
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
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雞狗之聲相

聞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
我國家所望於仁者之邦也豫州刺史南平王縹答移日知
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奸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
亡禁其往來申告嘉賤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矢言每缺
倭帙任情專肆暴畧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輒便苞納待
之若舊查其糧仗縱為盜賊往歲擅典戎旅禍加孩老同顧
善鄰之約不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並行之雖豐辭盈觀
仰事違實與嫌長亂實彼之由若消奸弭暴永存隄石宜先
謹封守斥遣叛亡驚蹄逆鐵不容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
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自荷闕外思闕皇猷每申救守宰務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五

敦義讓當重約示以副至懷二十七年縹自率步騎十萬寇
汝南初縹欲邊寇聲云獵於梁州太祖慮其侵犯淮泗救邊
成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寇來則拔民戶歸壽陽諸戍偵候
不明虜奄來入境陳郡太守鄭緄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
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城城內戰士不
滿千人南平王縹鎮壽陽遣參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
縹盡銳攻之憲登城督戰虜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
南城憲於內立柵以補之虜肉薄攻城死者甚眾憲將士死
傷過半縹惟恐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為慮遣永昌王庫仁
真步騎萬餘將所畧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太祖

救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世祖發馬千五百匹分為五
軍以劉泰之為元帥與桓謙之賊擊之尹定杜幼文各領其
一程天祚督戰直向汝陽虜不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
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至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
燒其輜重營內有數區瓦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
是金銀帳內諸大帥皆殺之諸虜掠生口悉得東走虜衆奔
散泰之追之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內有虜馬步可五百登
城望知泰之無後繼又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共擊
泰之桓謙之先退因驚亂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澗水水澗岸
高人馬爭渡泰之獨不去日喪敗如此何面復還下馬坐地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六

為虜所殺擊之溺水死天祚為虜所執謙之定幼文及將士
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號鎮軍將軍謙之伏
誅縹初聞汝陽敗大懼謂其眾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
兵出今將墮人計中燒攻具欲走會泰之死問至乃止南平
王縹遣劉康祖救懸瓠縹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斬之縹
攻城四十餘日不拔死者甚多乃退走縹雖不剋懸瓠而虜
掠甚多南師無功為縹所輕侮與太祖書曰聞朱修之胡崇
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川為方州虞我之隙以自慰慶
得我普鍾蔡一豎子耳何所損益厚加奉養擒我卑將衛拔
便鏢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相校以來非

一朝一夕也。頃蓋吳反逆，扇動兵革，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詭誑取賂，豈能遠相順從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賂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奸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耶？如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渡，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敷方鎮，刺史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取揚州。頃者往索真珠璫，畧不相與，今所賦裁，憫憫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苻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為斬城以自守，築垣

史紀 卷一百一十一 七

以自郤也。彼來偵諜，已為我擒，委曲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耶？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收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耶？彼謂我攻城，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若在年紀，雖老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視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後復來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為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復之七年。

必是說情
道齊

奸笑

信人謂
易為博

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驅還，自天地開闢以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州，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在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如我鮮卑常馬背中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其年大舉北討，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戈船一萬，前驅入河，輔國將軍蕭斌，推三齊之鋒，為之統帥，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總四州之眾，水陸並驅，太子右衛率臧質，勅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王方回等步

史紀 卷一百一十一 八

騎十萬，運造許洛豫州刺史南平王鐸，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徐方，為眾軍節度，後遣將軍劉秀之，連旗渡入震澤，沂隴，護軍將軍蕭思話，籍荆襄之勁，由武關入，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財貨，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獻私財，又以兵力不足，左僕射何尚之，議發南兗州三五民丁，征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眾善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克，揚南徐兗江四州，家貲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率馬步

未必

萬餘人向碭取泗濱口虜皮主王買德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玄謀攻滑臺不剋自率大衆渡河玄謀敗走燕永昌王庫仁真發關西兵趨汝穎高梁王阿斗擊自青州道燕自碭破並南出諸鎮悉欽保城十一月至鄒山戊主崔耶利敗沒燕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樹洛真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東至留城世祖遣秦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玄敬至留城覘候蕭城虜假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趣南山虜圍之文恭戰敗玄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有後軍引去趨苞橋欲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

史緯

卷一百十一

九

謂官軍至爭渡苞水溺死殆半南平王鐔以三百人配王羅漢戍尉武曩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沒虜大帥三郎連鎮鎮頭羅漢夜斷三郎頭抱鎖亾走入盱眙城十二月燕自彭城南出於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率大衆南向魯秀出廣陵阿斗崖出山陽庫仁真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燕至瓜步戍民屋宇伐毀蕞於滁口造軍筏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領軍將軍劉遵考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蕭元邑守禪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征北秦軍向柳守黃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諮議秦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守西津徐州從

事史蕭向之守練壁征北秦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船艦蔽江旗甲星屬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倉城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千戶開國公布絹各萬疋金銀各百斤又募人賣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莫能傷燕鑿瓜走山爲盤道於其頂設壇屋燕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燕得黃甘卽噉之并大進鄒酒左右耳語疑食

史緯

卷一百十一

十

中有毒燕不答以手指天謂奇曰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燕於瓜步大會會竟掠民戶燒邑屋而去虜緣江舉烽火尹弘曰虜必走次日果退虜自廣陵還盡銳攻盱眙三十日不能剋乃燒攻具退走燕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畧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尤之是歲燕死諡爲太武燕有六子長子晃爲太子次日晉王燕所住屠蘇爲疾雷擊倒見厭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不悲燕怒賜死次日秦王烏奕肝次日燕王次日吳王可博真次日楚王樹洛真燕至瓜步晃私取諸營肉獲甚衆燕聞知大加搜檢

兇懼謀殺憲宗乃詐死使其近習召兇迎喪於道執之及國
舉以鐵籠箠殺之以烏奕屏有武用以爲太子會燕死嬖人
宗愛矯殺之而立博真博真懦弱不爲國人所附兇子濟宇
烏雷直勤素爲憲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不宜立直勤嫡
孫應立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濟虜寧南將軍魯葵兄弟率
衆歸順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張永王玄謨及爽等北伐青州
刺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虜若固守
非旬月可拔播留大衆轉輸方勞代罪事存急速今僞
帥始死兼通晉時國中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
宜直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資

東緯 卷一百一十一

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
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二千兵遣別駕崔勳之
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蓋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
衆可有二千駱驛俱進較畧二軍可七千許人既入其心腹
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軍便宜一時
濟河使薛寶兼舉並建河收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與
州刺史向井陘并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寒軍都相州刺
史備太行因事指鹿隨宜加授畏威欣懼人百其懷勳之等
慷慨之誠誓必死效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
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教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納玄謨攻稍破

此計慮從
但意外之

太厚計

數千人何
足濟事

本非文帝
所能行

不克退還世祖卽位虜求互市許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爲
刺史顏師伯所破前廢帝永光元年濟死諡曰文成子弘立
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江
州刺史晉安王子助爲逆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
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等各舉兵虜謀欲納昶既而子
助事平太宗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
發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剋青冀二州執沈文秀崔道固
後虜復和親信備歲至朝廷厚相報答泰豫元年虜使石鎮
圭白虎公引山蠻馬步二萬餘人圍義陽縣司州刺史王暕
大破之虜退走泰始五年弘禪位其子宏自稱太上皇宏立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號年延興六年弘死諡曰獻文改號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
年也明年丁巳歲改號太和自索虜破慕容氏剋義陽據有
中國而芮芮虜有其故地蓋漢氏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號
大檀又號檀檀亦匈奴別種至京師三萬餘里僭稱大號部
衆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元禮西域焉耆鄯善諸國
並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瓊帳爲居隨所遷徙其土
地深山則當夏積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
涼馬牛脫枯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
事其後漸知書契頗有學者去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
南擊索虜世爲仇讐故朝廷每羈縻之其東有樂樂國趙昌

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並奉表貢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史臣曰：高祖宏圖盛畧，以苞括宇宙為心，遠於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蚩銳挫鋒，閉重險而自固，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剪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而兵無勝畧，棄師殞衆，青徐充冀之間蕭然矣。魏自木末以來，並有賢才，至於程俊、英國、武畧，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號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畢，胡旆映江，穹帳遵洛，京邑荷櫛，士女喧惶，天子內鎮，衆心外御，羣寇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剪我淮州，俘我

史籍 卷一百十一 三

江縣強者為轉屍，弱者為繫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村井空荒，無復鳴雞吠犬，時歲為暮春，桑麥始茂，老遺氓還號舊落，六州蕩然，無復殘構，至於乳鷄赴時，銜泥塵託，一枝之間，連巢十數，春雨載至，枹巢已傾，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浚，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而侵軼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亾我四州，高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旂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棄司兗，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為茂草，豈直天時亦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川兵有短長，胡負駿足，平原悉車騎之地，

南習水關，江湖因舟楫之弊，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墮表之民，可以夾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其然乎？虞詡所謂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又彼國所詳者，此直書之，可以參觀故並錄之。

其從子救來，從拓土至龍澗，平康遣使上表獻方物。太祖元嘉三年，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瓚立，奉表請命，詔以慕瓚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乞伏熾擊死子茂，立慕瓚遣軍擊茂，茂奔隴右，慕瓚據有洮河

史籍 卷一百十一 四

罕开之地，赫連定於長安為拓拔燾所攻，擁戶口十餘萬，西大罕开欲向涼州，慕瓚大破之，生擒定，送使求定，慕瓚與之遣司馬趙叔奉貢，并獻捷。太祖進慕瓚征西大將軍，隴西王詔南國將士昔沒在佛佛者，悉送還。慕瓚送朱昕之等五十五戶，一百五十四人，慕瓚死，弟慕延立，遣使奉表，改封河南王，以拾寅為平西將軍，拓拔燾遣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慮虜復至，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欲率部曲入龍澗，越樹門，并求奉車，獻金酒器金銅等物，太祖賜以奉車，若不自立，聽入越嵩，虜竟不至。慕延死，兒子拾寅立，封河南王，拾寅東破索虜，世祖大明五年，遣使獻善舞

馬四角羊進車騎大將軍齊太祖建元初進驃騎大將軍裕
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拾寅卒以易度侯
為河南王易度侯卒立其子休留茂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
武將軍丘冠先拜授并行事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拜
冠先不肯休留茂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溪谷而死冠先吳
興人上初造冠先問尚書令王儉儉曰此人不堪行及死上
賜錢十萬布三十疋梁進茂為征西將軍茂死子休運等襲
遣使獻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
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為之辭譯稍禁黠
矣等死子呵羅真立真死子佛輔使其國西自黃沙南北一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五

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
古之流沙也沙州因此為號屈真川有鹽池甘谷嶺北有雀
鼠同穴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白蘭出
黃金銅鐵其國雖隨水草大抵治慕賀州史臣曰吐谷渾逐
草依泉毛衣肉食而錦組緡執見珍殊俗徒以商譯來往故
禮同北而自昔哲王雖存桑遠要荒回隔禮文弗被大不通
子義著春秋晉宋不修古則遂爵班上等秩擬台光辨髮稱
賀非尚簪冕言語不通寧敷交職雖復苞篋歲臻事惟實道
金厨既匪非用斯急送送煩擾獲不如人若令肅慎年朝越
裳歲饗固不容以異見書取高前策聖人謂之荒服蓋有以

也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
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
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
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
其所經過及傳聞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
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至
矣今采其風俗險著者列為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置
此縣其地從廣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六

里北接九德郡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
山石皆赤色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漢末功曹區連殺縣令
自立為王數世其後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
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常牧
牛於山澗得鯉魚二化為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
若斫石破者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象文心異之范幼使
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
乃說言諸子各奔他國及王死遂有國人自立時日南太守
夏侯覽會殘林邑素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畧有之因
人之怨襲殺覽進寇九德郡害吏民遣使告刺史朱滂願以

日南北境橫山為界，藩不許數傳至敵真，其弟敵鏡，攜母出奔，敵真恨不能容其母，命捨國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亂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子陽邁，生時其母夢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因以為名，諸農死，陽邁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封林邑王，陽邁死，子復曰陽邁，其俗嫁娶，女先求男，山賤男而貴女，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元嘉初，陽邁侵日南九德諸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綱之遣田道生攻區栗城，不剋，引還，十年，遣使貢獻，貢甚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懋伐之，陽邁遣使上表，求還所畧日南民戶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奉獻國珍太祖許之，軍至朱梧戍，遣日南太守姜仲基、秦軍瑒、弘民等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等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詐言歸款，乃進軍，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區栗城和之攻剋之，乘勝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未名之，實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金鄉人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虎伏不敢起，後病，見胡神為祟，死，贈左將軍，諡曰襄。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遣使貢獻，天竺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十二年，丹陽尹蕭舉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為重，各務興作，以相誇尚，無關神祇，有累人

事不為之防，流漸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請置自閤，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依不承用詔書律，悉沒入官，詔可。又沙汰沙門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羗人高闡謀反，上因下詔，自非飛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世祖龍姬股貴妃薨，為之立寺，貴妃子于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號，前廢帝殺子鸞，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毀中興天寶諸寺，太宗定亂，下詔修復，宋世名僧，有道士彭城人，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為之誄，慧琳，秦郡人。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六

姓劉氏，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曰：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智周萬變，經綸百世，天人之理盡矣，有黑學道士，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不逮西域之演也，於是白叩之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耶？黑曰：然，空之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就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葦材以成大廈，罔專賤之實，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榿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士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斯

空在於性理所言據於事用吾以為悞矣白曰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中國矣非理之正故不舉以為教耳黑曰周孔為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禍殃之罰報效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闍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教羣生不足靡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蓋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冀天堂以就善易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執與端心以從理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一以徵百倍弗乘無怯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再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已有欲矣甫教交做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不知長淪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遠遶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白生耳豈得以

少要多以籠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尚侈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封樹之私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佛闍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仁義分為三遊盜賊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偽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海水達於清淵乎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偽此乃聖人所以挫桎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為高耳至若詐妄凡鄙之徒固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便無取於諸華耶白曰曷為其然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想弘願布兼濟之念仁義立一何以尚之惜乎末流為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知而不辨釋迦辨而不擊宜去其形迹之見存其要妙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于有欲而止於明悟淡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偽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杜由闇者冥符於姬孔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不言者未必近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使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必守發輪

吳蓋是有

之轍也。論行於世，宿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撻斥。太祖見而賞之。元嘉中，遂奉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謀議，財賄相繼，勢傾一時。方筵七入，座上常滿，珠著高屐，披貂裘，並通呈書佐，權伴宰輔，孔顛常詣之，遇賓客，莫不踴躍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矣。所矣。又有慧嚴，慧嚴道人，並在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開場多禪僧，京師為之語曰：關場禪士窟，東安護義林。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眾莫之識，問其姓名，言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因沙門摩訶衍，若節有精理，於京師多出新經，其勝疑經尤見重內學。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高句驪國王曰高璉，高祖踐位，授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璉遣長史馬婁詣闕獻方物，馮跋遣慕容熙自立為燕王，治黃龍城，跋死，子弘立。元嘉十五年，為慕容廆所攻，敗奔高驪北豐城，表求迎接。太祖遣王白駒、趙夫與迎之，并令高驪資遣，璉不欲使弘南，乃遣將孫滋、高仇襲殺弘、白駒等，率所領掩討，生擒孫滋，殺高仇。璉以白駒等專殺，執送之。上以遂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討，詔璉送馬、璉獻馬入百匹，加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貢獻不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荆雍州蠻，黎瓠之後也，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荆州置南蠻

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斗，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堪，多逃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羣，動有數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溪陰，居武陵者有雄谿，滿谿辰谿，西谿，舞谿，謂之五谿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溪山重阻，人跡罕至。前世以來，屢為民患。元嘉十八年，天門溪中令宗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田向求等破溪中虜畧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泰軍曹孫念討破之。二十四年，南郡臨沮蠻反，縛縣令，傳僧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湛討破之。雍州刺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為居，及道產亡，蠻復反叛。世祖為雍州，羣蠻斷道，遣軍主沈慶之攻討，連年然後平。殄世祖大明中，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為寇，民戶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荆州為之虛敵。大明中，桂陽蠻反，殺荔令晏珍之，臨賀蠻反，殺關建，令邢伯兒、振武將軍蕭冲之討之，無功抵罪。豫州蠻，黎若後也。西陽有巴水、斬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溪岨，種落熾盛。歷世為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

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累公私訟，悉引入湖，有凶命司馬黑石在蠻中共為寇盜。太祖遣步兵校尉沈慶之率江荆襄豫諸州軍討之。世祖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黑石徒黨四人，其一人名智，號曰太公，以為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號梁王。蠻文小羅等討擒續之豫州刺史王玄謨，遣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乃執智、黑石、安陽，送玄謨斬之。太宗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鶴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剋之。封益之為邊城縣主，都統四山軍人。邪財陽城縣主，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為宋安太守，光興為光城太守。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五

晉熙蠻梅式生，亦起義，斬晉熙太守閻湛之封高山侯。氏者，西夷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自有君長。世一朝見，詩稱白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是也。秦漢以來，居于畧陽，在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沂州抵於巴蜀，種類實繁。或謂之白氏，或謂之故氏，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畧，始徙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因以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許，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其中坦平，豐水泉，煮土成鹽，自然有樓櫓，地方二千餘里。後有千萬，皆魏拜為百頃氏王。至孫飛龍，漸強盛。晉武帝假平西將軍

處者國子安侯

元子世立

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惠帝時，茂搜自稱右賢王，關中流人多依之。茂搜延納無接，欲去者，衛護資遣之。愍帝以為驛騎將軍，茂搜死，子難敵襲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辯。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元帝太興四年，劉曜伐之，難敵與堅頭奔苻菁。臣於李雄，曜退，復還仇池。難敵死，子毅立。自號左賢王，以堅頭子繁為右賢王。遣使稱藩於晉，以毅為征南，繁為征東將軍，毅族兄初襲殺毅，自立為仇池公。臣於石虎。後遣使稱藩於穆帝，以初為仇池公，毅小弟弟宋奴殺初。初子國誅宋奴，桓溫表國為秦州刺史。國從父養，養國自立。國子安奔苻生，後遣使歸順，以後為仇池公。後元子世立，五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五

年世立，弟統廢世子纂自立，纂襲殺統，遣使詣簡文帝自陳，以纂為仇池公。咸安元年，苻堅討纂殺之，徙其民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奔苻堅，堅以佛奴為右將軍，佛狗為撫夷護軍。佛奴子定為尚書，以女妻之。苻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將家奔隴右。徙治歷城，城在西縣界，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晉，得千餘家。自號仇池公，稱藩於晉。孝武帝卽以其號假之，求割天水之西縣，武都之上祿，為仇池郡。許之。十五年，進平天水，畧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號隴西王。十九年，攻乞佛乾歸軍，敗見殺。佛狗子盛襲位，分諸山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有鎮

宋齊晉梁
陳代北朝

成不置郡縣遣使稱藩奉獻方物安帝以盛為仇池公姚興
遣將王敏攻城固梁州別駕呂瑩求救於盛盛遣軍次澧口
敏退加盛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毛璩討桓玄所置梁州刺
史桓希希敗走漢中空虛盛遣苻宣行梁州刺史守漢中九
年梁州刺史索邈至宣乃還高祖踐阼進封武都王子玄嗣
立雖為藩臣猶奉義熙之號善待士為留舊所懷文帝以玄
為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乃改義熙之號奉元嘉正
朔初盛謂玄曰吾嘗為晉臣今年已老汝善事宋帝故玄奉
焉玄卒弟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太祖以為冠軍將軍秦
州刺史武都王難當以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次子順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隸

為鎮東將軍守上邽保宗謀篡難當事泄收繫之魏民許穆
之改姓名司馬飛龍云是晉室近戚投難當益州刺史劉道
濟失蜀土人情難當使飛龍入寇道濟擊斬之梁州刺史甄
法護刑法不理太祖遣蕭思話代之未至難當襲梁州獲晉
昌太守張範法護遣秦軍齊安期拒之敗退復攻葭萌獲晉
壽太守范延朗法護得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趙溫為
梁州刺史思話使司馬肅道成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難
當遣使奉表謝罪太祖以其邊裔下詔恕宥十二年難當釋
保宗遣鎮童亭保宗奔魏魏主以為征西大將軍南秦王遣
襲上邽難當子順退守下邽難當欲合於魏乃自立為大秦

保宗後事
見魏書

王年曰建義妻為王后子為太子署置百官傾國而寇剋葭
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銀拒守難當
攻之不剋乃還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發荆雍二州兵討
難當方明至漢中長驅而進梁州刺史劉道真攻偽將軍苻
隆於武興剋之安西秦軍韋俊向下邽梁州司馬夏侯穆季
取白水難當雍州刺史順建忠將軍亮並望風奔走方明至
關皇難當將軍苻義德苻弘祖拒戰方明擊破之斬弘祖殺
二千餘人義德遁去天水任愈之率部曲歸順方明遣愈之
攻難當世子和於修城大破之難當將妻子奔魏死於虜中
初難當遣第二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父走逃至下邽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美

方明遣將要之生擒虎送斬建康市仇池平以胡崇之為秦
州刺史平羌校尉守仇池魏遣將軍拓跋齊還崇之崇之至
濁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齊戰沒餘眾奔還漢中前鎮東司馬
苻達征西中郎任融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為主拓跋齊聞
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露板馳告朝廷太祖以文德為征西
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進成始葭城為魏所攻奔
於漢中世祖鎮襄陽以文德失守執之歸於京師王師北討
起文德為輔國將軍率軍自漢中西入搖動沂隄文德宗人
楊高率陰平平武氏據唐魯橋以距文德文德破斬之又遣
文德伐啖提氏不剋梁州刺史劉秀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

兄頭成蒞蒞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贈征虜將軍孝建二年以頭為輔國將軍保宗子元和為征虜將軍元和楊氏正統年少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至誠奉國母妻子為魏所執朝廷既不正元和位號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表曰楊頭語臣頃被家為國母妻子弟墜沒虜中頭皆不顧陳力捍邊竭忠盡誠未為朝廷所識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不堪大任則應別有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拳頭元嘉以來實忠於國棄親遺愛誠在可嘉氏羌負遠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慢觀頭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在西秦州假節而已

史籍

卷一百十一

天

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荒遠小州殆不足吝元和弱未可專委數年之後果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使蒞蒞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竟立元和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遂奔索虜元和從弟僧嗣立遷成蒞蒞以為武都王僧嗣卒從弟文度立封武都王文度遣弟龍驤將軍文弘伐仇池破魏兵於蘭皋難當弟廣香在魏魏使將兵攻蒞蒞破之文度見殺以文弘襲封武都王退治武興因名武興國齊太祖即位廣香內附以為沙州刺史梁州刺史范植年被誅其將李烏奴奔文弘文弘納之烏奴率八命攻梁州為刺史王玄邁所破走還氏中太祖以文弘背

叛進廣香為西秦州刺史廣香子吳為武都太守三年文弘降以為北秦州刺史廣香病死氏眾半詣梁州刺史崔暹暹半奔文弘文弘遣從子後起進據白水白水居晉壽上流西接洛界東帶益路北連蒞蒞為形勝之地晉壽太守楊公則啓經畧之宜上曰文弘罪不可恕為今之宜應且加恩卿若能破白水必加厚賞承明二年入座奏後起忠勤彰著進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卒詔以楊集始為武都王十年集始反率氏蜀雜眾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將軍桓盧奴拒之不利退保白水賊縱兵攻城盧奴死戰智伯遣軍主楊仲昌馬步數千人救援至東干橋集始悉力攻戰官軍內外奮擊

史籍

卷一百十一

天

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走殺獲數千人集始奔入虜界隆昌元年楊昊為沙州刺史集始入武興以城降虜氏楊桓之聚義眾屯沮水關集始遣弟集朗率兵拒於黃巨戰敗集始走下辯讓之據武興虜軍退積之留弟昌之守武興自引兵據仇池詔以讓之為秦州刺史仇池公楊昊死以子崇祖為沙州刺史陰平王崇祖死子孟孫立偽南梁州刺史楊靈珍與二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人舉城歸附送母及子為質梁州刺史陰廣宗遣秦軍王思考率眾救援為虜所得婆羅阿卜珍戰死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集始請降詔復爵位梁天監初以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以孟孫

為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立二年以靈珍為左將軍仇池王後為魏所殺十年孟孫死子定立紹先死子智悲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悲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國詔以為東益州其國西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東去長安九百里

二凶

元凶劭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劭時猶在諒闇秘之二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體元居正上其喜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無風墜於劭側上不悅初命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元

之曰劭在文為召刀後惡焉改刀為力年六歲拜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承福省更築宮制度廢歷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愛弓馬及長美須科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拜大將軍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固諫不從索虜至瓜步京邑震動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事由是與二人不平上務本業勸課農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為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

與術主白上託善蠶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嘗賜符應主父臥見流光相隨狀若紫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與王游與劭並多過失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合晝夜劭游敬事之號曰天師遂為巫蠱刻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與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鸚鵡天與及黃門慶國並預巫蠱事劭以天與補隊主東陽主鸚鵡鸚應出嫁劭與游謀之嫁與游府佐沈懷遠為妾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天與既領隊上遣左右讓劭曰東陽公主有一婢欲嫁聞此人養奴陳天與為兒而汝用為隊主抽拔何乃速汝問用主副並是奴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元 耶欲嫁置何處劭答曰東陽主昔屬天與求娶使臣曰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蓋戲言耳都不復憶後天與通辭追念往者不忍食言見其形貌龐健堪充驅使使領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劭以告游并臨賀主游曰奉令伏漢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有威發之者未測源山爾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獨保正爾自問臨賀莫得審實也若見問當依違答之天與先署佞人府不審監上有無此簿領急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具令嚴啓聞彼人若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游相與書疏類如此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人以江夏王

功之遊山 任得取以 可笑可歎

此事正在
擬人身上
如何云弄
我事

義恭為佞人王鸚鵡之姓。嚴啓聞者，令道育白天神也。鸚鵡
既遭遠慮，與天與相通事。世請劾殺天與，劾使人殺之。而
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一人，慮將見及，乃以白上，驚悅收鸚
鵡封籍其家，得劾濟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
上形像於宮內，道育逃，捕之不得，上詰責劾濟，劾濟無辭，
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入東宮，濟往京口，載以自隨。
出止民，張昨家江夏王義恭自盱眙還朝，上告之曰：常見典
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遂所親親，劾所行失道，南面之
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自二十八年，
羣星起畢昂，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真軫，二十九年，災惑逆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聖

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召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
素、積弩將軍王正見入宮，告以大事。泣拜斌等，眾皆驚愕。將
口劾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朝
之儀。萬春門開，遂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劾謂門衛云：投
物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數十人馳入中華門等及
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其夜上與僕射徐湛之語至旦，燭猶未
滅，直衛尚寢，左右無人，上以几自障，超之手行弑逆，上五指
俱落，并殺湛之。劾進至合殿中，問太祖已崩，由坐東堂，蕭斌
執刀侍呼中書舍人顧徽，徽震懼不時出，及至問曰：知欲見
廢，何不蚤啓，未及蒼斬之。遣人殺吏部尚書江湛、左細林主
事。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聖

上天與攻劾於東堂，見殺使人殺潘淑妃，又殺太祖左右數
十人，率眾屯中堂，召始興王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
尚之、劾即偽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令曰：徐湛之、江湛弑逆，
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
收元太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為之。
斌曰：舊論年收元，劾以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收元，
劾喜即位，畢稱疾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文
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
兵於太極殿前，可以消災，上不從。劾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
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劾怒

殺之以蕭斌為尚書僕射何尚之為司空檀和之為右衛率
戎石頭營道侯義恭為征虜將軍鎮京城大行皇帝大欽劬
諱疾不敢出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成服日劬號勸不自持
博訪公卿詢求治道遣大使分行四方以江夏王義恭為太
保南燕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王僧綽為吏
部尚書旋以先預廢立見誅長沙王瑾瑾弟楷臨川王曇桂
陽侯覲新諭侯球並以宿恨下獄死蓋太祖日中宗景皇帝
世祖及南燕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舉義兵劬聞義師起悉
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舍義恭諸子
住侍中省世祖檄至劬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

史籍

卷一百十一

重

我理文書勿措意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
動耳蕭斌總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省義宣諸
子於太倉劬使濬與世祖書言上親御六師太保秉鉞臨統
吾與烏牟相等即道主上聖恩寬厚法師今在殿內住想第
欲知消息故及烏牟南平王鏐法師世祖世子也劬欲殺三
鎮將士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日凡舉大事者不顧
家口且多是驅逼今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耳劬乃下書一
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劬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
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小不宜水戰乃進說日賊驍少
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出據梁山則京都空

東軍乘虛容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
坐而觀發劬善之蕭斌厲色日南中即二十年少業能建如
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練建軍事柳
元景宗慈屢立戰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宜及兵力尚可一
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此天也劬不納疑
朝廷舊臣不為之用厚撫南平恭軍王羅漢掌軍魯秀悉以
其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意或勸劬保石頭城劬日
吾人所以固石頭侯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相救唯應
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焚南
岸驅百姓悉渡水北掌軍龐秀之自石頭南奔人情大震義

史籍

卷一百十一

詩

軍至新亭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攻新亭壘劬登朱雀門
躬自督率將士懷劬重賞為之力戰將剋而秀打退軍鼓遂
為柳元景等所乘大敗劬走還朱雀門蕭斌為流矢所中褚
湛之與檀和之同歸順劬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南奔二
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劬遣濬殺義恭諸子以犖迎蔣侯神
於宮內啓穎乞恩拜為大司馬封中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
鉞蘇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鏐為祝文罪狀世祖遣參軍
庾道東拒隨王誕誕前軍至曲阿與道相遇大破之劬遣人
破柘岡方山璩以絕東軍又使治中羊希柘斷班續白石諸
水口時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五月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鉤

得一船王羅漢仔酣作伎，周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濟
體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
內，擊鑿立柵以露車為樓，城中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劭使
詹叔兒燒犖及素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為。令
所統皆解甲，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江夏王義恭
登朱雀門，遣魯秀薛安都程天祚等直趨宣陽門，劭軍主徐
興祖等率眾降。劭腹心白直屯圍闔門外，並走還臺殿。天祚
乘之得人，安都等相繼進，賊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
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號哭而出。劭穿西
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濟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並

鑾南奔，遇江夏王義恭，濟下馬曰：「南中即今何所作？」義恭曰：「
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境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
當不死耶？」義恭曰：「可論行，闕請罪。」又曰：「未審能得一職自効，
不義恭曰：「此未可量，勸與俱歸。」於道斬首，濟將產之夕，有屬
鳥鳴於屋上，年八歲，封始興王。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
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淑妃專總內政。濟人才既美，母又寵
愛，太祖甚留心。袁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漢
疾潘氏及濟，濟慮將來受禍，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濟多過
失，屢為上所詰讓，乃與劭為巫，蠱游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
二千人自隨，優游外藩，甚為得意。及解南，究因散騎侍郎徐

爰求鎮江陵，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遂以授濟。還京口，
為行留處，分而巫蠱事發，上悅，歎曰：「謂潘淑妃曰：太子剛
富貴，或是一端虎頭如此，非復思慮，非及汝母子，豈可一日
無我耶？」使左右朱法瑜責讓濟，離甚切，并賜書曰：「賜聽事，想
汝已聞，汝亦何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能為汝隱此耶？
投筆慨慨，游漸懼，不知所答。濟在京口，每夕開便門為微行，
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光。明年正月，方命往荊州。二月，游還朝，
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殿道育事發，明日濟入謝，上容色
非常，加詰問。游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濟泣曰：「汝始呪詛事發，
猶冀刻已思愆，何意仍藏殿道育耶？」上責汝漢至，我叩頭乞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一

美

恩，意猶不釋。今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我當先自盡，不忍見
汝禍敗。游奮衣而去曰：「天下事等自當變，必不上累劭人。」
之旦，濟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
人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濟未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
為。法瑜勸入掖石頭，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
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濟不聽，徑向
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游，游屏人
問狀，即戎服乘馬往見。法瑜固止之，濟不從。王慶曰：「太子反，
逆天下，怨憤今豈宜去？但堅閉城門，不過三日，內黨自離。游
曰：「皇太子，今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勸劭殺荷赤松等，劭謂

其命實歸
萬死

無父無母
之人乃能
捲於一途
有幾思至
此

潯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潯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性
逆如此及勅將敗勅勅入海潯先聲珍寶縉帛下船與勅書
曰船固未至今晚期當下物令畢尼已入臺願與之一決巨
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與物情時人情離散行計不果尼
即道有也高禽已執勅勅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
將勅至殿前賊質見之慟哭勅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
見哭質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
於蕭斌斌見勅如此謂質曰可得為乞達徒不質曰主上近
在城南自當有處分縛勅於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
顧望江夏王義恭與諸王臨視之義恭詰勅曰我背逆歸順

史緯

卷一百十一

毛

有何大罪頓殺我十二兒勅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
妻庾氏罵之庾秀之亦加誚讓勅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
殺其四子勂曰此何有哉乃斬勂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
於此勂潯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勂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
死謂獄丞江格曰宋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
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賜勂為后也
潯妻諸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
女妾媵並賜死投勂潯尸首於江同逆皆伏誅張超之聞兵
入走至合殿止於獄上之所為亂兵所殺割腸刺心鬻割其
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問勂云在嚴道

有處就取得之遺有鸚鵡並於都街鞭殺焚其尸揚灰於江
毀勂東宮所住齋汗滂其處焉

史緯卷一百十一終

史緯目錄

卷一百十二南齊書一本紀

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卷一百十三南齊書二志

禮儀

天文

州郡

卷一百十四南齊書三列傳

史緯

南齊書目錄

太子長懋

后妃文惠太子妃王氏

鬱林王妃何氏

東昏侯褚氏

褚淵真

秦 何

王儉

張瓌

柳世隆

垣崇祖

榮祖 闕

張敬兒

王敬則

陳顯達

李安民

王玄邁

崔祖思

劉善明

周盤龍

桓康

焦度

曹虎

江謐

荀伯玉

王琨

張岱

何敬

王秀之

延之 綸之

王僧祐

王僧虔

張緒

卷一百十五南齊書四列傳

虞玩之

劉休

庾杲之

太祖豫章王嶷

長沙王晃

武陵王暉

鄒陽王緝

桂陽王鐸

史緯

南齊書目錄

始興王鑑

衡陽王鈞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鐸

晉熙王鍊

河東王鉉

謝超宗

到摛

劉悛

虞棕

蕭景先

胡諧之

劉瓛

武帝諸王 竟陵王子良

巴東王子喬

晉安王子懋

建安王子真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臨賀王子岳	南康王子琳
陸澄	
卷一百十六南齊書五列傳	
周顒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small>附</small>
顧憲之	蕭惠基
王融	謝朓
袁象	孔稚珪
王奐	宗始安王鳳 <small>通光</small>
安陸王綏	蕭湛
史緯	南齊書目錄
蕭坦之	江祐
江教	何昌寓
謝淪	王晏 <small>思遠</small>
徐孝嗣	沈文季
卷一百十七南齊書六列傳	
巴陵王昭秀	明帝 <small>諸王</small> 江夏王寶立
鄱陽王寶黃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文丘靈鞠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王靖	陸厥
崔慰祖	祖冲之
良傅琰	丘寂之
何敬叔	虞愿
裴昭明	沈寔
孔琇之 <small>與毛景素</small>	高逸褚伯玉
明僧紹 <small>山陰</small>	顧歡
劉蚪	宗測
庾易	沈麟士
徐伯珍	孔祐
史緯	南齊書目錄
孝崔悽慎	華寶
韓令敏	朱謙之
樂頎 <small>廣仲恭</small>	江泌
蕭叔明	庾道敏
王虛之	宗元卿
郟縣小兒	封巽伯
劉濂	辛普明
幸紀僧真	劉繼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真	魏虜
	終



本紀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姓蕭氏，東海蘭陵人。皇考承之，仕宋為漢中太守。氏帥楊難當寇漢川，承之破平之，封晉興男。及卒，梁主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太祖姿表英異，龍顏鍾聲，鱗文遍體。明帝即位，時四方反叛，授太祖輔國將軍，率將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城，封西陽侯。遷南兗州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刺史，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為天子，明帝愈疑之。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賁酒，銀壺封貯，以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即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主上自誅諸弟，為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唯應速發，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與。方與卿等戮力耳。拜太子左衛率，明帝崩，遺詔為右衛將軍，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軍劉劭共掌機事，領石頭戍軍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太祖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愆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

頓新亭以當其鋒，賊千里孤軍，後無積委，求戰不得，自然瓦解。征北張永可以見甲守白下，領軍劉劭宜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我請為前驅，破賊必矣。中書舍人孫千齡黨於休範，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太祖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得至新亭？兵衝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出新亭，加平南將軍，治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乃解衣高臥，以安眾心。執白虎幡，登西丘，使將軍高道慶浮舸與賊戰，大破之。賊步上新林，休範來肩輿，率眾至壘東，短兵接戰，自己至午，眾皆失色。太祖曰：『賊雖多而亂，易破也。』揚運長領射手七百人射之，賊不得逼。城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眾尚不知休範已死，其別率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杜黑蠶急攻壘東，休範主簿蕭惠領數百人突入東門，太祖數百人與賊推柵而前，相去數丈，分兵橫射，太祖手射傷十餘人，左右死戰，賊不能當，乃卻。眾軍復與黑蠶拒戰，自脯遠明，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太祖乘燭端坐，厲聲呵止之。賊帥丁文豪破臺軍於兒茨橋，直至朱雀桁，劉劭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典籤茅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承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太祖遣軍主陳顯達從石頭濟淮，開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休範典籤許公與許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

滑稽之益
如此

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太祖太祖隨得輒焚之登城謂曰劉
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屍在南閣下身是蕭平南諸君善觀之
君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官軍已平賊太祖振旅凱入百
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還中領軍進爵為公與榮
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加尚書左僕射休範平後蒼梧
王漸行內暴帝威名既重蒼梧茂忌之嘗率數十人直入鎮
守府時蒼梧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為射的引
弓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歛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
引領軍腹大是佳射期一箭便死後無復射的不如以志箭
射之又取電箭一發即中帝膺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三

何如又刻木為帝形畫腹為射期蒼梧自射之命左右射中
者加賞皆莫能中蒼梧復來燒領軍府冀帝出因作難帝堅
臥不動蒼梧還宮手自磨鋌曰明日當殺蕭道成陳太妃罵
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為汝盡力乃止高帝憂
懼密謀廢立於袁褚不從元徽五年七月戊子楊玉夫等與
祗閣將軍王敬則弒蒼梧王使左右陳奉伯藏首袖中稱數
開承明門以與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叩門報帝門不開敬
則自門縫中以首示帝帝猶不信乃於牆上投進敬則踰垣
入帝跌出敬則大桴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馬夜入殿中殿
中驚怖既知蒼梧死咸稱萬歲明日召袁繁褚淵劉秉入會

吹次已奉
新帝矣

殿庭槐樹下計議帝推劉秉曰丹陽宗室今日之事屬有所
歸秉未答帝駭問盡張次推袁繁又不受敬則拔刀曰今日
之事應關蕭公敢有異言者血染敬則刀呼虎賁羽儀自取
白紗帽加帝首今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動事須及熱帝呵之
曰卿不解事繁欲有言敬則叱之帝議立順宗繁秉等從之
進太祖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沈攸之反稱
太后召已下都太祖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
回前驛湘州刺史王湛太后兄子也遭母喪還至巴陵與攸
之通謀湛至鄂州世祖為長史湛期世祖出少因害之據鄂
城世祖不出湛至都期太祖出弔太祖復不出司徒袁繁尚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四

書令劉秉見太祖威權日盛與湛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攸之
反問至太祖往石頭與繁謀議繁稱疾不相見冠壬申夜起
兵秉弟領軍湛及直閣將軍卜伯興等為內應丹陽丞王遜
告變太祖命王敬則誅伯興輒遣諸將攻石頭王湛將數百
精于赴繁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官軍攻石頭執繁及劉
秉王湛斬之沈攸之攻鄂城不克繁潰自經死太祖誅鎮北
將軍黃回進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太傅領揚州牧昇平
三年三月進位相國總百揆封齊公備九錫之禮四月進爵
為王辛卯宋帝禪位遜於東邸山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
吹左右莫有答者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即皇帝位於南郊

禮畢大駕還宮臨太極殿大赦封宋帝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縣以褚淵為司徒子凝為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映為荊州刺史西中郎將斷四方上慶禮詔二宮諸王不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弛盜鐵稅禁減太官稅改元嘉曆為建元曆木德盛卯終末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臘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益出權宜自今可斷購募遣大使分行四方已未汝陰王薨齊志也謚為宋順帝誅陰安公劉燮等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為孝皇后妃為昭皇后詔宋末枯骸宜悉埋藏備法駕奉七世至於太廟立子贖為皇太子二年春二月置巴州十二月車駕幸中堂聽訟三年春正月詔王公卿士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五

進謹言六月大赦通租宿債除減有差四年春二月上不豫三月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自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遵疾彌留至於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當令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壬戌上崩年五十六葬武進縣泰安陵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澁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服御儉樸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日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

身率下移風易俗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共基累局不倦覆抑上手不許易行不以為忤也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宋明帝殺害功臣時上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上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子孫被西昌殺戮世祖武皇帝諱曠太祖長子也為頓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助反南康相沈肅之禁上於郡獄族人蕭欣祖破郡迎出肅之率將吏追擊上拒戰獲肅之遂舉義兵據郡城遣軍主張應期襲豫章轉寧朔將軍遷晉熙王燮長史行鄂州事順帝立燮為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益口為戰守之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六

備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之遇伏泉湧出如此者九處城遂可守太祖聞之喜曰此真我子也遣平西將軍黃回等受上節度事平博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太祖即位立為皇太子太祖崩上即位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為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為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立皇太子長懋永明元年春正月祠南郊大赦詔內外群僚進謹言王公卿士各舉所知望氣者云新林婁湖有王氣築青溪宮作婁湖苑以厭之夏四月詔曰魏矜袁紹恩洽丘墓晉亮王凌榮華餘裔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迴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

可錄。歲月已往，宜特降省，祭乘堂，兆未修，可為經理，攸之及
其諸子喪，極可符荊州，送反舊墓，在所為營葬事。五月，車騎
將軍張敬兒有罪伏誅。秋八月，魏人來聘。冬十月，使驍騎將
軍劉緝聘於魏。二年夏四月，詔揚南徐南兗徐兗豫江諸州
見囚，送臺親斷，任直。其遺遠州郡，委刺史詳察。訊六月，車駕
幸中堂，聽訟。八月，車駕幸玄武湖，講武。四年春正月，富陽人
唐衡之反，聚眾破桐廬錢塘等縣，害東陽太守。遣蕭崇之將
宿衛兵出討，伏誅。車駕幸中堂，策秀才。三月，國子講孝經。車
駕幸學，賜祭酒博士助教，稍有差。九月九日，出商廳館，登高。
宴群臣，館上所立，在孫陵岡，世呼為九日臺者也。六年春三
月，詔皇太子於東宮宣猷堂臨訊。秋，夏五月，殿中將軍耶
耶超諫射雉，賜死。穎川荀丕，以諫諍，託他事誅之。車駕幸琅
邪，講武習水步軍。冬十月初，臨太極殿讀時令。七年春正月，
申明不舉子之科，有產子者，量定獨郵。冬十月，詔曰：王季流
浮傳章陵，替吉內，各靡動，違矩則裂錦斷紉，以競車服之飾。
塗金鑲石，以窮瑩域之麗。至班白未婚，累葉不葬，苟相姁銜，
罔顧大典，可明為條制。八年春正月，詔放還虜俘。夏四月，詔
公卿已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賢之賞。薦非
其才，獲濫舉之罰。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長懋薨。夏四月，立
皇太孫昭業。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災南國。至是有沙門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七

身設未試
後臨見廢
無胎之
於細事其
也

從北齋火而至，色赤於常，火熱小微，云可以療疾，貴賤爭取
之多，驗成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炙至七炷而疾愈，京師有
病瘦者，以火炙數日而差。隣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所為？此
人便覺，願問瘳，明日瘳如故。後梁以火德興，乃其驗也。秋七
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登階，殿屋鳴咤，上惡之，虜大寇
遷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雍州。上慮朝野憂惶，乃力疾召樂
府奏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賢聖不免。吾年近六十，亦
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
茂，子良善，相昆輔，內外眾事，悉與營參謀。尚書職務根本，委
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畧，委王敬則，陳顯達百辟庶僚，各
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又詔曰：我崩之後，身上著時服，
畫天衣，諸器服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常所服刀長短二
口，鐵環者隨入梓宮，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民。諸王六宮，並
不須從山陵，內殿風華壽昌羅靈三處，是吾所製，夫貴有天
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太陋，此為奢儉之中，顯揚殿玉
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
不得出家為道，其起立塔寺，以宅為精舍，並嚴斷之。諸小小
賜乞，及閣內處分，亦有別牒。內外禁衛勞舊，主帥左右，悉付
蕭詵，優量驅使之，勿負吾遺意也。上崩年五十四，葬景安陵。
上剛毅有斷，為治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遊宴雕綺之事。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八

兩其謀臣
有傷主也

言常悔之。未能頓遣。史臣曰。世祖兩面圖業。功參寶命。文武授任。不章舊章。明賞信罰。皆由上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克實。民鮮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有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南史云。齊梁紀並云。出自蕭何以及望之。而望之本傳。不云出自鄒侯。齊梁所書。有乖實錄。故改削之云。

高帝五上
然得曾孫
白可也

薛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也。高帝為相王。鎮東府。時帝年五歲。牀前殿。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曰。豈有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鏹起。其後問訊高帝。帝指示賓客曰。我基於此四世矣。文惠太子薨。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九

世祖立為皇太孫。居東宮。世祖崩。太孫即位。遺詔武陵王暉為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西昌侯寶為尚書令。詹事沈文季為護軍將軍。竟陵王子良為太傅。獨除三調。及眾通。在今年七月以前者。皆御府。及無用池田。即治。滅開市。征稅。先是。每有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時西昌侯寶任政。欲市德於民。實行恩惠。海內欣然。九月。追尊文惠皇太子為世宗。文惠皇太子為皇太后。立皇后何氏。隆昌元年夏四月。衛將軍武陵王暉。太傅竟陵王子良薨。以鎮軍大將軍寶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為爵。林王帝少美容止。善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

可矣。

妾出。以貴重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生為竟陵王。所攝養。性辯慧。接對賓客。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群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竟陵王自西州移西邸。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閣。與不逞小人。至諸管署中。淫宴。請左右皆逆加爵位。疏官名於黃紙。使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即便施行。別作箭筒。每私出。扇箭封題。如故人無知者。薛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相謂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為人所蔽。及犬物所傷。豈直一身不保。且當盡室及禍。昔年各七十。餘生寧足吝耶。俱自殺。二宮不知也。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像章王。妃庶氏曰。

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人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助見拘執。不如市邊屠兒。百倍。帝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慟號捨。見者莫不嗚咽。我還私室。即歡笑酣飲。於太妃房內。被壁為閣道。往何氏間。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宮。帝迎拜。號慟。絕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初人間有楊婆兒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疾。又令楊氏日夜禱祈。令官車早發。駕時。何如在西州。武帝疾稍危。與何氏書。中央作一大喜字。作二十六小喜字。統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感。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後事。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為必能荷負大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十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十

今年即位
明年見廢
安得五年
以後

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
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
此再而崩大歛始畢悉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卽位未逾旬
毀武帝所起招魂殿以材賜閹人徐龍駒於其處爲馬埽馳
騎墜馬傷而頰稱疾不出者數日武帝梓宮下清輜輶車未
出端門便稱疾還內奏胡伎釋鐸之聲震響內外司空王敬
則謂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何可便如此耶坦之曰是內人哭
警徹耳於閤內乘婦人車往問訊后母廣昌君宋氏因微服
遊走市里常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群小作擲塗賭跳放鷹
走狗雜役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次之西昌侯鸞極意賞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十一

賜左右勳至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獨不得
今日得用汝未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三億萬餘金銀
布帛不可稱計卽位未葬歲所用垂盡開主衣庫給閹人豎
子隨其所欲恣意奪取取諸寶器相割擊破碎之以爲笑樂
居喪裸袒著紅縵襪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皇后
亦淫亂齋閣通夜洞開內外滑雜無復分別徐龍駒專總樞
密中書舍人恭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爲
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姐頗傳異語帝既忌鸞
鸞遂誅龍駒奉叔珍之帝不能違中書令何胤以後叔直殿
省帝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胤不敢當乃謀出鸞於

自然文脈

西州中敕川事不復關涉鸞使蕭謀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
兵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
陳顯達等繼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
閉內殿諸房閤令閹人登與光樓望之還報云見一人戎服
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鐘樓下須臾蕭謀領兵先入帝走向愛
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接出延德殿謀之入
宿衛將士欲拒戰謀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乃止
及見帝出各欲前帝竟無一言出西弄弑之年二十二葬
以王禮霍氏及廣昌君宋氏賜死餘黨並誅武帝時有小吏
姓黃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不可爲名於是移之於外易名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十一

爲太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三才之所係今化而爲大不得
立矣既而文惠薨爵林廢黜此其驗也
海陵王昭文文惠太子第二子也爵林王卽位封新安王爵
林王廢西昌侯鸞立之七月丁酉卽位改元延興以鸞爲驛
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公九月誅司徒鄱陽王
錡大將軍隨郡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充州刺史
安陸王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
玄邁討誅之又誅湘州刺史南平王鏡鄂州刺史晉熙王球
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銓進鸞太傅領大將軍進爵爲王誅中
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秘書監江夏王鋒鎮

西昌侯鸞
位已廢十
二王矣

軍將軍建安王子真、左將軍巴陵王子倫、宣城王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使宣城王入承皇統。十一月，稱王有疾，遣御師占視，遂殞之。諡曰恭王。年十五。史臣曰：郭璞稱承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即位，詔改元為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為昭靈。董卓輔政，改元為永漢，一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又敗，成郡王穎改元為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順復改元為承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同於前事矣。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主

高宗明皇帝諱鸞，高祖兄始安王道生之子也。少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太祖踐阼，封西昌侯。鄧州刺史世祖即位，遷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經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混恍，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白世祖，世祖笑，轉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清道而行，上甚悅。遷尚書右僕射。世祖遺詔為侍中，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爵林王。廢海陵王立，進太傅，領大將軍，封宣城王。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禁，太祖為第三子，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即皇帝位。大赦，通租宿，依換負官物，在元年以前，悉原除之。十一月壬申，日有蝕之，帝宿沐浴，不御內，其日潔齋蔬食，斷朝務，屏人，置衣衾，危

不獨太祖
撫育之也
即武帝一
反意思何
忍焉投其
子孫不仁
如西昌古
今所未有
也

坐以至事畢，十二月，詔曰：上覽易道，下情難達，是以甘棠見美，肺石流詠，自月一視黃辭，如有含枉不申，懷而未舉者，滄民之司，並任厥失，右僕射劉明之，坐不瞻給兒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終身。是歲，魏主遷都洛陽。二年春正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內外群僚，盡言無有所諱。六月，誅領軍將軍蕭湛。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四年春正月，詔民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秋八月，魏寇沔北，遣尚書崔慧景率眾攻雍州，承泰元年春正月，沔北諸郡相繼敗沒，新野太守劉忌率眾固守，食盡，爰土為粥，救兵不至，城破死之。遣太尉陳顯達救雍州，誅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南

河東王鈺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陵、南康王子琳、水陽王子珙、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榮、巴陵王昭秀，上有疾不瘳，聖氣者云宜改元。夏四月改元，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討斬之。秋七月己酉，帝崩，年四十七。遺詔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沈文學可左僕射，江祐可右僕射，軍政大事委太尉陳顯達，葬與安陵，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罷世祖所起新林苑，文帝東田斥賣之，輿輦舟乘，悉刷取金銀，還主衣庫，嘗用皂莢，說授休濼與左右口，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蒸燕，帝十字畫之，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

明之免官
禁錮宜也
西昌蓋魏
宗室當若
何

恐不勝給
言

宋失河東
沔北
齊失定蜀
陳并建康

而失之矣

破之。徐克晚食宮殿服御一無所改。其儉約如此。惟猜忌多。慮承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欲南則說言之北。簡於出入。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群臣莫知。及疾篤。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云。白魚可云克勝

東昏侯寶卷。高宗第二子也。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十一月。立皇后褚氏。永元元年。春二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秋八月。淮水變赤如血。殺尚書右僕射江祐。侍中江祀。地震至來歲。晝夜不止。八月。揚州刺史始安王暹。光據東府。反。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斬之。九月。殺尚書左僕射蕭坦之。右衛將軍曹武。領軍將軍劉暄。冬十月。誅

史錄 卷之一百十二 五

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十一月。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於尋陽。遣護軍將軍崔慧景。督眾軍討之。十二月。顯。達至京師。六軍擊斬之。二年春正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虜。遣崔慧景率軍伐壽春。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師。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景。遣中領軍王榮。率軍屯北隄門。慧景至。榮敗績。慧景入京師。室內城守。豫州刺史蕭懿。起義救授。慧景棄衆走。斬之。以蕭懿為尚書令。五月。江夏王寶玄伏誅。六月。車駕於樂遊苑內會。如三元京邑。女人放觀。冬十月。殺尚書令蕭懿。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合朔。

此等細事本南比史但史以備觀覽非如經止說漢學也史漢和如事氏之亦其驗也

時加寅。事畢。宮人於閤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闈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二月。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內橫吹五部於殿內。晝夜奏之。三月。南康王寶融。即帝位於江陵。驍騎將軍薛元嗣。以鄂州降蕭衍。八月。以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蕭衍至南豫州。輔國將軍申胄。軍二萬人。於姑熟。奔歸。李居士與衍戰於新亭。敗績。冬十月。王珍國與衍戰於朱雀桁。收績。陳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市。東宮。誅出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於是閉宮城自守。李居士以新亭降。蕭衍築長圍守宮城。十二月。丙寅。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弑帝。時年十九。帝在

史錄 卷之一百十二 末

東宮。好弄。不喜讀書。明帝不以為非。令太子三日一朝。常夜捕鼠。達日以為樂。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群小。誅諸宰臣。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疾痛。大中大。羊鬪無髮。號慟俯仰。憤墜於地。帝大笑曰。禿秋啼。來乎。自江。蕭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戲馬。鼓譟為樂。合夕擊金鼓吹角。雜以羌胡橫吹諸伎。常以五更就臥。至曉乃起。王侯節朝。朝見。哺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闈豎包裹魚肉。還寢。至晚。百僚陪位。皆僂仆菜色。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還寢。至晚。百僚陪位。皆僂仆菜色。

穆公太微
故令即費
之亦天道

比起就令怒懲而罷。所幸潘氏本姓俞名尼子又名玉兒王
敬則效也。或言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
拜為貴妃。妃乘臥與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
寶轉稍。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阮弃。馳騁渴乏
輒下馬。解取腰邊磁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故黃門五六
十人為騎客。遇無賴小人善走者五百人為逐馬。常以自隨。
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騎中帷帳及步障皆緣以錦。金銀
鍍牙。牙瑋瑁帖箭。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初學擔輦。每傾
倒。其後白虎轎七丈五尺。黃上擔之。折齒不倦。始未能騎馬。
俞靈韻為作木馬。人居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後遂善騎。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七

陳順達死始出遊。走過親幸家。每中夜鼓聲四出。輦載橫路。
處處禁斷。空家盡室。犯者應手格殺。百姓徒跣奔走。啼號滿
道。疾患者擗移之。無人擗者。扶匍路側。吏司輒加捶打。死亡
相繼。從騎因入人家取物。無不蕩盡。工商廢業。蔗蘇路斷。孔
產移居。棄屍不葬。青溪有疾人。吏懼得罪。推置水中。泥覆其
面。死。魏興太守王敬賢。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還
鼠食兩眼都盡。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
何獨在。答曰。臨產不得去。因割腹看男女。長秋卿王儼病篤。
不聽停家。死於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驟急。狼狽步走。藏酒壚
中。夜方得歸。嘗遊獵至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

以謂其
何用

為軍人所得。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廢鹿。亦
不射邪。遂殺之。三年。殿內火。時帝未還宮。房間皆閉。內人死
者相枕。其後出遊。復燒琉璃臺十餘殿。及栢寢。北至華林。
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讀西京賦云。栢梁既災。
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芳樂。芳德。仙華。太興。含德。清曜。安壽等
殿。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
飛仙帳。四面繡綺。應閣畫書。神仙。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為書
字。雲獸神禽。風雲華炬。椽栴之端。悉垂鈴佩。江左舊物。有古
玉律數枚。悉裁以銅箔。莊嚴寺有玉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
光相。禪靈寺塔諸寶耳。皆剽取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所作

史緯 卷之一百十二

大

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椽。便於地畫之。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
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汝生蓮花也。塗壁以麝香。錦幔珠簾。極
窮綺麗。禁役工匠。日夜達曉。猶不副。乃剔取諸佛寺。剽殿藻
井。仙人騎獸。以克足之。武帝與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
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
庫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珠貝。價皆數倍。虎珀劍一隻。
直百七十萬。晉義熙初。師子國獻玉像十載。乃至。像高四尺。
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
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碩長康。維摩。普圖。號為
三絕。至是毀玉像。初截臂。次取身。為潘妃作釵釧。飲取錢物。

百品千條，親倖小人，因緣為奸，科一輪十市，塵離散，以閔武堂為芳樂苑，望樹使取，合抱之木，毀徹墻屋，以移置之，朝種夕死，取玩俄頃，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多聚黃金，至是以為泥塗之飾，不足周用，令富室買金，皆不還直，張欣泰謂舍人裴長穆曰：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其矣。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送奸毒，富人悉誣為罪，旧宅資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一家見陷，禍及親隣，男口皆殺之，明帝之崩，衣服飲食，不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斬衰絰杖疏食，積旬不聽音伎，群小來

史紀 卷之一百十二 九

弔盤旋坐地，閔豎共營有羞，云為天子解菜於苑中，立大市，雜所貨物，使富人官豎共為禪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將闔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妃輒與杖，乃敕閔內不得進大刑，及實中狹，雖畏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遊走，潘氏乘小輿，官人皆露禪，著綠絲屨，帝戎服騎馬從後，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信蔣侯神，迎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言見神，云降之福，加號靈帝，師巫魔媼，迎送紛紜，范雲謂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當思自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

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曠，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尋覓，不見乃縛旅為明帝形，斬之，懸首苑門上，魏人每來伐，揚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令遠郡上米五十斛，抵一人行戍，輸米既畢，就役如故，茹法珍梅蟲兒用事，口稱詔勅，中書舍人王暉之與相唇齒，及蕭衍起兵，江郢二鎮已降，帝遊聘如舊，謂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郊，乃聚兵拒守，召王侯朝貴，分置殿前，尚書舊事悉克紙錄，群小以陳顯達至數日，便敗，惟慧景圍城，不過十日，及衍師至，亦謂為然，糧食樵芻為百日備而已，帝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鬪志，遣王寶孫督戰，寶孫切罵諸將帥，直問將軍席蒙發

史紀 卷之一百十二 十

憤突陣死，蒙驍將也，既斃，眾軍士崩赴淮水死者無數，城內軍事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為副，實甲猶七萬人，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望戰，又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露刃，出東掖門，稱將王出盪，還與左右及六宮於光華殿立軍壘，以金玉為鎧仗，親臨陣，詐被劍，使人以板擗去，以為厭勝，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幾為弩所中，眾皆怠怨，募兵出城，去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令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盡，於西掖門內為市，販死牛馬肉，圍城不戰，及蕭衍立長圍，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茹法珍請帝出金錢賞賜，不許，法珍叩頭固請，帝曰：賊來

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放爲城防帝曰此殿材也因令作殿晝夜不休法珍蟲兒曰大臣不留意使圖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乃謀應蕭衍告後閭舍人錢強強許之令遊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珍圖勸兵入殿分軍從西上閭入後宮斷之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走後宮清驛閣門已閉閭人黃泰平以刀傷其膝仆地帝曰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蕭衍平建業軍主田安求潘玉兒爲妻玉兒泣曰昔日見遇人主今忍下匹非類有死而已義不受辱屢見繼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至

黎美如生

和帝寶融高宗第八子也封南康王爲荊州刺史蕭衍起兵稱宣德太后令纂承皇祚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卽位大赦卽承元三年也初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

沈約諱死
文人無行
至此宜有
斷舌之報

姑熟詔禪位於梁王夏四月禪詔至皇太后遙外宮丙寅梁王卽皇帝位封帝爲巴陵王宮於姑熟戊辰歲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葬恭安陵初梁武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武領之於是遣鄭伯禽以生金進帝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加搢焉遂崩齊氏七主共二十三年李延壽曰明帝越自委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致破夷事非所安能無內愧既而根胤孤弱繼嗣尚忠用覆宗祊固其理也

史籍

卷之一百十二

至

禮儀

建元元年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却在何年以何祖配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議曹郎中裴昭明孔邊議今年七月宜殷祀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祭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特祭諸侯先特

史緯

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為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為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以為式又案禮及孝經授神契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鄭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

堂是明堂即文廟耶答云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者之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悼王臧欲立明堂于時未有郊配漢祀汾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祀為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

史緯

獨斷曰祠南郊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後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為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

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巳，而用辛常多。考之典籍，辛日爲元，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駢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爲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三

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太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帝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倣，謂明年正月，宜饗禮南北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國子祭酒張緒等同儉議，詔可。承明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四

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謂無煩遷日從之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異日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畧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開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五

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耳若依漢書五供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朱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整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

郊與明堂
何必共日
諸人之誤
與蔡志也

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於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祀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辛是常郊之日郊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祀明堂則理應異日西閭祭酒蕭衍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郊青帝與天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六

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帝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黜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堂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祀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望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祀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今明堂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

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祖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誌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繁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禮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時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祠咸用詔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七

可建武二年放騎常侍度曇隆啟伏見南郊壇闕兆內外承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官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太始薄加修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起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管構所不為者漢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為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

竹宮字作人乙并郊
正祭
揚言也從

先太靈俯帳郡望詔付外詳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假處之儀今棟瓦之構殊非成例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瓘案設皇邸罔有故而祭亦曰旅瓘案以瓘為牀於帳中不問郊所置官宇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義並同曇隆駢駢將軍處炎議以為誠恐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其未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瑒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曰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禮應關於宗廟宗廟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八

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瓘案何為不轉製樁臺曇隆議不行建武二年早有司議瓘祭侯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坐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瓘鄭玄云瓘早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巫云早曉則舞瓘鄭玄云使女巫舞早祭崇陰也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與雲致雨者也眾水所出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傍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鞮鞞至祝敵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之公卿謂勾龍后稷

下尊皆也
也厥博上
不之其名
今此議不
見晉書

司祭處成
仰親所不
載

之頌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晉承和中，中丞嚴粲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于時博士議：按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又云：乃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唯應祭五精之帝，勾芒等五神，是五帝之佐，宜配食於庭。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比郊壇為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管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圓，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觀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九

已今之女巫，不習歌舞，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者，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纁，差無所準，從之。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祭，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遵之，謂宜以世祖及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帝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為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而不及明堂，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永元二年，佟之建議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十

博士王擣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欲競祭武王廟詩非祀於明堂也終之又言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祭法以文王為祖經云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誅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為嚴父耶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是擣議則此二篇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為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嘗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章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為宗其後更以文王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十一

為祖武王為宗文王以文治為祖武王以武功為宗文有文德武有大功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玄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終之為允詔可太祖即位立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為七廟太祖親祀六室如儀拜伏昭后室劉瓛議以諸王兼三公攝事從之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為兄弟不為世數史

昭后太祖之妻也而為一廟也昭后不先立六廟而先立昭后之夫久矣

明堂有五祭曰為迎五帝

禮有經有制有節有宜依太祖廟也

臣曰先儒論宗廟之義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焚故夏五殿六漢立宗廟遵經背古匡衡禹貢之徒空有還毀之議且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為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其意以弟不為兄後兄弟之主可相容於一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右賀循立議以為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初立五廟以城后為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猶下祭焉嫡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十二

無關廟數同之祖皆義未可通夫子昭孫穆不及婦人妻者言齊豈可稱親且閭宮之作周不列於七數楊元之祀若無傷於八祔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宗廟之典不稱斯禮官所宜詳也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則豫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即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國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祀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讓貶以明鑒戒自斯而後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

亦陰祀也

其高且餘樹，猶應尚存，述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爲非，可仍舊不改，終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爲言，爲是相對，爲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耶，社果同向，則君始入之時，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今皇帝黑瓊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位，非相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五

設位，以上其義耳，餘陰祀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其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如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義，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宮南，靜此言，乃顯漢社失周法耳，如議者所言，魏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秦社及稷，並東向耶，往反不決，建武二年，終之議，乃行，建武二年，祠部郎中何佟之奏，案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祭天及宗廟，陰祀祭地及社稷，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有違昔典，長史劉繪議，語云，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

禮應作

其舍諸山川，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終之又言，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山川爲小祀，周人尚赤，而天地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不言牲色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從之三年，太子妃裴氏薨，成服，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竊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撫慰，義不在乎，皇嫡孫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官之主，車駕幸宮，自應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宜服衰憤，望拜，止哭奉迎，一如常禮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六

其年九月有閏，小詳宜應否計閏，儉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并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并九協情理，並從之，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黃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禮云，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蒸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禮記，天子玄端朝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爲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

儀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虛植云：用立春之日，臣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尚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親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漢改周法，群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且夕常於殿下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七

之儀，又無率諸侯出東郊之事。今正殿，即朝會行禮之庭也。宜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秘書監薛循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遂始行之。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朝，夕月宜用仲秋之朝，淳于睿曰：禮記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為背也。臣案禮器云：為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朝日東向，夕月西向，蓋各本其位。

以上皆魏事

之所在耳。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皆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耶？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并員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無其義。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疏藻之飾，蓋本天之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故玄冕三旒，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是古今禮制之變也。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項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冠服之次矣。冕者也，猶謂依此拜日月，得差降之宜，從之。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八

二十五日丁亥祀先農，即日與駕親耕。宋元嘉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博士劉莫議：禮孟春之月，以元日所穀，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禮早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據五行之說，水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壘稼，咸存澁間，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助教桑惠度議：鄭玄以亥為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為生物，亥又

丁未必去
則取丁
不取亥

為水十月所建百穀類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蔡邑
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
地用辰助教何休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其來日丁亥用
薦歲事於皇祖伯基注云丁未必亥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
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
又云必用丁亥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為謹敬如此
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
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殿中顧詩之議鄭玄稱郊後
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為辰亦無常辰之證漢
世躬耕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斯乃開創之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支

天文
家習說日有五體謂起上下左右中央也交會舊術日蝕不
從東始以月從其西東行及日於交中交從外入者先會後
交虧西南角先交後會虧西北角交從內出者先會後交虧

西北角先交後會虧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則虧於西故不
皆蝕東也若日中有虧名為西子不名為蝕也漢黃香曰日
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
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為日月正等月何得見日中鄭玄云
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王逸以為月若掩
日當蝕日西月行既疾須臾應過西崖復食東崖今察日蝕
西崖蝕而東崖獨不掩實為大疑先儒難曰月以望蝕去日
極遠誰蝕月乎說者稱日有暗氣天有虛道常與日衡相對
月行在虛道中則為氣所奔故蝕也雖時加夜半日月當子
午正隔於地猶為暗氣所蝕以天體大而地形小故也暗虛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干

之氣如以鏡在日下其耀魄見於陰中常與日衡相對故當
星星亡當月月蝕今問之曰星月同體當月之蝕星未嘗蝕
其故何也答曰月為陰主而當陽位體敵勢交自招盈損星
之為物也微其體既無受蝕之地其光亦不與弦望同形又
難曰日之夜蝕驗於夜星之亡晝蝕既晝晝星何故反見答
曰夜食度遠與所當而沒晝食度近由非衝而得明也
州郡子顯齊書不如沈約而斥州
揚州京華神早漢魏刺史鎮壽春吳置州牧八人不見揚州
都督所治晉太康元年刺史周浚始鎮江南元帝為都督渡
江左遂成帝畿云

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宋氏以來蔡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豫州晉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避胡自譙還治壽春淮南一都之會地方千餘里有陂田之饒漢魏以來揚州刺史所治也咸和四年祖約以城降胡以庾亮為刺史治蕪湖蕪湖浦水南入亦為險與劉備謂孫權曰江東首建業次有蕪湖毛寶為刺史治郟城為胡所覆荊州刺史庾翼領州在武昌諸郡失主荒民數千無佃業翼表移西陽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於壽陽穆帝永和五年胡偽揚州刺史王浹以壽春降而刺史或治歷陽馬頭及譙不復歸舊鎮也哀帝隆和元年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圭

袁真還壽春為桓溫所滅溫以子熙為刺史庾歷陽孝武寧康元年桓冲移姑熟以邊寇未靜分割譙梁二郡民置之浣川立為南譙梁郡十二年桓石虔還歷陽義熙二年劉毅復鎮姑熟上表曰忝任此州實為要地西界荒餘審邇寇虜北垂蕭條土氣強獷民不識義惟戰是習逋逃不逞不日會比年以來無月不戰實非空乏所能獨撫請將軍張暢領淮南安豐梁園三郡時豫州邊荒至乃如此十二年劉義慶鎮壽春後常為州治南豫州晉康元年豫州刺史桓冲始鎮姑熟宋末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而淮西為豫州治姑熟泰始二年治

歷陽三年治宣城及淮西沒虜復分淮東置南豫建元二年太祖以吏民寡少分置兩州損費甚多省南豫左僕射王儉啓江西連接汝墳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為阻若使州任得才胡虜一動設防備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慮或一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已失先機孰與方鎮屹然軍府素備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分三豫意亦有在太祖不從宋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二豫分置以桑棵子亭為斷南兖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晉元帝過江建興四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圭

年遣宣城公袁鎮廣陵其後還江南然立鎮自此始也時百姓遺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元帝詔使條名上有司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明帝太寧三年都鑿為兖州鎮廣陵後還京口是後或治盱眙或治山陽桓弘為青州鎮廣陵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為青州徙山陽時鮮卑接壤長民表云此番十載霖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蕪散伏邊疆諸戍不聞鷄犬且大羊侵暴抄掠滋甚乃還鎮京口晉末以廣陵控接三齊故背兖同鎮宋永初元年罷青并兖三年桓道濟為南兖州廣陵因為州鎮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宋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尚書

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慰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今專罷僑郡不省荒邑雜居舛止與先不異雖為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界并帖若鄉屯里聚二三百家井甸可修區域易分者別詳立焉於是濟陰下邳淮陽東莞以散居無實土官長無解舍四郡見省民戶帖屬之

北兖州鎮淮陰地理志云淮陰縣屬臨淮郡郡國志屬下邳國晉太康地記屬廣陵郡穆帝永和北中郎將荀羨北討鮮卑云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變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他屯田乃營立城池宋泰始二年失淮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五

北於此立州鎮建元四年移鎮盱眙仍領盱眙郡舊領陽平一郡陽平北對清泗臨淮守險有石蟹田稻豐饒宋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稱北兖州民戴尙布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雖制置淮陰而陽平郡無實土青山陽境內竊見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並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冠所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間割小戶置此郡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東平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見許

北徐州鎮鍾離漢志鍾離縣屬九江郡元徽元年置州防鎮緣淮宋明元年省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鬱洲鬱洲在海中週迴數百里有田疇魚鹽之利劉善明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為之高可八九尺後為齊郡治建元初徙齊郡治瓜步以北海治齊郡故治流荒之民郡縣虛置至於土著蓋無幾焉建元四年移鎮朐山後復舊

冀州宋元嘉九年分青州置青州領濟南等九郡冀州領廣川等九郡泰始初遇虜寇並荒沒今所存者泰始之後更置立也二州共一刺史郡縣十無八九但有名存建元初領東海一郡

史籍

卷之一百十三

言

曠遠有司奏割揚州之豫章荊州之武昌等十郡因江水之名為江州治豫章庾亮都督六州云以荊江為本枝二州戶口雖相去過半江州實為根本表江州督豫州新蔡西陽二郡治尋陽之溢城接近東江諸郡往來便易何無忌表司州弘農揚州松滋二郡寄尋陽人民雜居宜並見督今九江在州鎮之北彭蠡在其東也

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戶不多而理猥猥雜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捲握之資富兼十世尉他餘基亦有霸迹江左以其遠遠蕃戚未有居者唯宋隨王誕為刺史

宋置巴州
齊置南平
元二年置

交州鎮交阯在海濱岳中揚雄箴曰交州荒遠水與天際外
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爲比民恃險遠數好反叛
越州鎮臨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
屑界無編戶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此地見二青牛
驚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常有奇祥啓立
爲越州七年置百梁等九郡以伯紹爲刺史始立州鎮穿山
爲城門威服徭獠土有瘴氣殺人漢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輒
避處高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甚刺史常事戎馬難以戰伐爲
務

荆州漢高帝中平末刺史王廙始治江陵吳時西陵督鎮之

史編 卷之一百十三 襄

晉平吳以爲刺史治陶侃爲刺史治沌口王敦治武昌其後
或還江陵或在夏口及陷襄陽桓冲避居上明苻堅敗復得
襄陽太元十四年王忱還江陵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
唇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自忱以來不復動移合帶蠻蠻土
地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伯分陝故稱荆州爲陝
西也
巴州失二雅
鄂州鎮夏口舊要害也吳置督將爲魯口屯對魯山岸因名
晉永嘉中荆州刺史山簡自襄陽避賊奔夏口依地險也秦
元中荆州刺史桓冲移鎮上明表言民賊送死之日魯鄂以

北壁聖相望待以不戰江州刺史宜進屯夏口據上下之中
義熙元年冠軍將軍劉毅以爲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按
接湘川邊帶沔沔請并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夏口城據黃
鶴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也邊江峻險樓櫓高危
啟臨沔漢應接司部宋孝武置州於此以分荆楚之勢
荆州鎮義陽宋景平初失河南地元嘉末僑立州於汝南縣
瓠亭罷泰始中立州於義陽郡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
許洛自此以來常爲邊鎮領義陽等四郡元徽四年又領安
蠻郡

雍州鎮襄陽西晉荆州都督所治也元帝以魏該爲雍州鎮

史編 卷之一百十三 襄

郡城襄陽別有重戍庾翼爲荆州謀北伐鎮襄陽自永嘉亂
襄陽民戶流荒咸康八年尚書殷融言襄陽石城疆場之地
對接荒寇諸荒殘寄治郡縣民戶寡少可并合之朱序爲雍
州於襄陽立僑郡縣後苻氏敗還南復用序爲雍州襄
陽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及郡恢爲雍州舊民甚少
新戶稍多宋元嘉中割荆州五郡屬之遂爲大鎮控帶沔沔
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塗直至跨對樊沔爲郡鄂北門部領
蠻左故別置蠻府焉
湘川鎮長沙湘川之奧民豐土開晉永嘉元年分荆州置
何輪爲刺史此後三省輒復置至今爲舊鎮南通表唇齒

荆區。

梁州鎮南鄭。魏景元四年，平蜀所置也。晉末嘉元元年，蜀賊沒
漢中，刺史張光治魏興，三年還漢中，建興元年，又為氏楊難
敵所沒。桓溫平蜀，復舊土，後為譙縱所沒，縱平復舊，每失漢
中，刺史輒鎮魏興，漢中為巴蜀扞蔽，故劉備得漢中，云曹公
雖來無能為也，是以蜀有難，漢中輒沒，時沒時復，戶口殘耗，
後氏虜數相攻，擊閬流民，多避難歸化，於是民戶稍實，州
境與氏胡相隣，亦為成重之鎮。

秦州，跨帶隴坂，晉武帝泰始五年置，中原亂，沒胡，穆帝末和
十一年，桓溫以氏王楊國為秦州刺史，未有民土，孝武泰元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七

十四年，雍州刺史朱序始督秦州，寄治襄陽，是後雍州刺史
常督之，隆安二年，郭銓始為梁南秦州刺史，寄治漢中，自此
梁州常帶南秦州，元興元年，以苻宏為北秦州刺史，屬秦州
都督，義熙三年，以氏王楊國為北秦州刺史，州名雜出，按秦
州為南秦，氏為北秦，十四年，復置東秦州，以劉義真為刺史，
益州鎮成都，魏景元四年所治也，開拓夷荒，稍成郡縣，如漢
之末，呂晉之漢山之類也，蜀侯輝杜以來，四為偏據，故諸葛
亮云，益州險塞，沃野天府，劉頌亦謂成都宜處親子弟，故立
成都，王頌竟不之國，三峽險阻，蠻夷孔熾，西通兩河，吐谷渾
亦如武威，張掖為西域之道也，方面疆鎮，塗出萬里，晉世以

處武臣，宋世亦以險遠，諸王不牧，秦始中，成都市櫛，忽生小
洲，始康人邵預有術數，見之曰，洲生近市，當有貴王臨鎮，未
明二年，始興王鑑為刺史，州土瓌富，西方之一都焉。
寧州鎮建寧郡，本益州南中，諸葛亮所謂不毛之地，道遠土
瘠，蠻夷眾多，齊民甚少，諸費氏強族，恃遠擅命，數有土反之
虞。

史緯

卷之一百十三

太子長懋

太子長懋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太祖所愛。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益城，拒沈攸之使太子侍軍旅接將帥事。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初創勅業，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東齋，令通文武賓客。勅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履行。太祖將受禪，世祖還京師，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世祖即位，立為皇太子。末明五年，太子臨國學，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周易乾卦本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德震動，天以運動為德，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詔太子於宣猷堂錄三署囚，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而性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苑等，起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內苑高郭，造游牆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

何不施机巧毀撤

張設，須火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裝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遠過雉頭，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末明中，二官兵力全，實太子使官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視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遊，借擬羽儀，使徐文景造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皆幸東官，忽忽不服屏戒，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尚仁為給事中，謂文景曰：政當掃蕩，待喪耳。後竟賜死。十一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臨視，疾篤，上表奉辭，薨年三十六。太子入在儲宮，豫參政事，內外咸望繼體。及堯朝野驚惋，上臨哭，盡哀，詔欲以袞冕之服，謚曰文惠。後履行東宮，見太子服，說過制，大怒，勅有司殺除。鬱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太子惡明帝，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悅此人。子良苦救解之，後明帝立，果誅其子。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西河之痛，但人且然，况正體東宮，方樹年德，守器之重，先期告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非獨一人之不孝矣。

后妃

世祖裴皇后早薨，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末明

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
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武帝所居壽昌殿南閣置白鸞
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箱皆宴樂處也上數遊
幸諸苑園載宮人後車宮內深隱不開端門鼓漏聲置鐘於
景陽樓上應五鼓至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
琅琊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城湯始鳴故呼為鷄鳴城吳
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召入宮宋明
帝用為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
多識呼為尚公云

文帝王后琅琊人建元四年立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為官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三

男左右皆
亦面首之
類與

人製新麗衣服及首飾而後牀帷陳設故舊釵鏡不過十餘
枚鬱林卽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
所未有也高宗卽位出居都陽王故第永元二年梁王定京
邑迎后入宮稱制及禪位于梁后遷居外宮天監十一年薨
謚曰安后

鬱林王妃何氏撫軍將軍戴女也初將納為妃文惠太子嫌
戴無男門孤王儉以妃家便為將來外戚唯須高曹不須強
門今何氏墜華族弱實允外戚之義乃成婚妃性淫亂鬱林
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侍書馬澄年少色
美妃悅之常與鬪腕較力王以為歡笑澄那縣人嘗過畧人

家女為秣陵縣所錄王語縣放遣之澄適求姨女為妾姨不
與澄請建康令沈徽字恣之徽字曰姨女可為婦不可為妾
澄曰僕父為給事中姨家寒賤政可為妾耳徽字河造之及
王為太孫何氏為皇太孫妃有女死子楊珉之美貌妃尤悅
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與王相愛寵故王恣之太孫卽位
為皇后封后母宋氏為廣昌鄉君將拜鏡在牀無故墜地珉
之帝嘗中侍明帝與徐孝嗣請殺之不聽又令蕭川之固請
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
殺珉之耳語曰此事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為阿奴曰阿奴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四

之坦之馳報明帝卽令建康縣行刑有赦原之而珉之已死
后親戚入宮人賜百數十萬以武帝昭靈殿處后家屬帝廢
后貶為王妃

東昏褚皇后太常澄之女也納為皇太子妃及卽位立為皇
后無寵帝謂左右曰娶婦得如山陰主無恨矣山陰主明帝
長女也遂與之亂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而
卒后養之東昏廢后及誦並為庶人

褚淵

褚淵字彥回幼有清譽父湛之為丹陽尹所愛一牛墜庭前
井湛之率左右營救之府中喧擾淵時年十餘下簾不視也

有門生盜其衣，淵遇之曰：「可審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慙而去。淵責來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公主，拜駙馬都尉，遷秘書丞。湛之卒，淵悉推財產，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寶物兩箱，在淵所生母郭氏間，嫡母吳郡公主求之，郭氏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物？」母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與之。後齊都鄉侯山陰公主淫恣，窺見淵悅之，自帝請以自侍。帝召淵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從父至曉，不為移志。公主曰：「君贊特如我，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身為亂階？」明帝即位，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請開出金一餅，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

史粹

卷之一百十四

五

請淵曰：「若必見強，不得不相勝。」其人懼，收金而去。淵竟叙之時，人莫知也。明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轉侍中，丹陽尹。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使，莫不延口送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運行緩步，便得宰相矣。」嘗聚宴，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淵援琴奏別鶴之曲，官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彥謝莊在坐，撫節而歎曰：「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使人不能自已。」伶人常珍奇，與薛安都降叛，非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淵謂全其首領已為弘，恩不足加。魏異帝不從，珍奇尋叛，出為吳郡太守。常疾篤，馳使召淵，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

此頁此記

總集齊集

使者黃羅襪，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小聞，慮建安王休仁為物情所向，與淵謀誅之。淵固諫，帝怒曰：「卿棄人，不足與議事。」淵懼而奉旨，拜衛尉卿。尚書右僕射，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見託，而意在淵。淵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遺所生母袁氏，袁氏不復得識。昇平不置，淵斷哭，棄弔客，羣起為中軍將軍，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淵初為丹陽，與從弟炤同。賊道逢高帝，淵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來別，淵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

史粹

卷之一百十四

六

豫焉。淵雖貴而家甚貧，時淮北屬江南，無鯁魚，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或以數十枚餉淵。門生曰：「賣之可得十萬錢。」淵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聊受之，雖復儉乏，豈可賣餉取錢也。」洪之側室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洪之亡，主表淵為嫡主，亮淵毀瘠，骨立羸羸，詔攝職，固辭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高帝與淵哀粲言及世事，粲曰：「主上切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淵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群公集議，袁粲劉乘既不受命，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高帝，事乃定。順帝立，改衛將軍袁粲曰：「褚公服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

止日令人
自勉無為竹帛所笑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還曰此
事大應報諸公帝曰精脫不與卿將何計還曰淵你妻子愛
性命非有奇才異節返告之淵果無違異沈攸之事起高帝
不必居功

賦子

無耻至此

人也他日祭謂淵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繁耳願各
自勉無為竹帛所笑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還曰此
事大應報諸公帝曰精脫不與卿將何計還曰淵你妻子愛
性命非有奇才異節返告之淵果無違異沈攸之事起高帝
也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堂建淵引何曾白魏司徒為晉丞
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司徒封南康郡公
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以為無益實用
空致機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嘗耐盛暑欲夜出淵與左僕
射王儉諫以為白漢宣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天下未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不說更佳

平不可不慎從之朝廷機事多與謀議禮遇甚重上大宴集
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末時公則當亦不知我應得天子王
儉等未及答淵欽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議龍顏上笑曰
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性和
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
怡然索與徐去然不足於名節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高帝崩詔以淵錄尚書事江左以
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將令王儉以為見若本官
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
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

可謂自淨
無修過清
也

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別有策錄尚書品
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今宜
有策書用中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淵寢疾表遜位
武帝不許卒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貲數十萬贈太宰長子
黃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黃終身愧恨有不在
之志服闋入見流涕不自勝武帝以為侍中左戶尚書常謝
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黃讓爵與弟泰廬墓下及王儉卒乃野
水牛出弔繫門外柱人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病篤其子
齊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飲食內外問悉釘塞
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淪聞其笑住候之排闥不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可開以杵槌破進見曰世之難保者身也身之難全者名也
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詎不想保全之哉黃曰吾少無人問心
豈身名之為貴但願落手足歸舊隴兒輩未達余趣移屍幸
星失吾素心以此為恨耳末明七年卒泰表讓封還黃子詔
許之泰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沒哀毀若成人親表
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侍中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
就列為眾所瞻望焉淵弟澄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
事到郡澄曰汝有重疾答曰冷疾五年眾醫不差澄為診脉
曰汝病是食白鶩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吐出
一物如升涎覆之微動開看是鷄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

澄曰此未盡更服之又吐十三頭而病都差淵從弟焯字彥直少有高節為成安太守還除國子博士不拜淵子黃往焯所焯曰司空何在黃曰奉璽綬詣齊大司馬焯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徒賓客滿坐焯歎曰彥回少立各行何意如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淵嘗以輜車迎之焯大怒曰此辱門戶何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而還弟炫字彥緒少清簡淵謂人曰彥緒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為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白日至日中無所得耻之謂侍臣曰吾且來如早遂空行可笑坐者莫敢封炫曰今節候雖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九

平而雲霧尚凝故斯輩之禽伏而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群情不勝驩樂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遣中書侍郎炫以酒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胡肅濟陽江牧入殿侍文義號為四友齊臺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為侍中與淵操行不同故淵之世不至大官宋明元年為吏部尚書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常持一黃紙帽箱吹剝始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盡分與親族病無藥餌以冠劍為質及卒無以殯飲贈太常諡曰貞

王儉

王儉字仲寶吳首孫也生而父伯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才士流涕嗚咽專心為學手不釋卷

宋明帝還尚陽義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坐坐蠶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家離壘儉以死請乃止遷秘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四部書目蒼梧暴虐儉外補義興太守還為侍中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朓為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時有一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遣兒取燭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數知帝雅異詰問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遽止之而神色和平儉復言儉蒙公殊賜所以言所難言何見扣之深元後洋虛之禍非公豈復寧濟但世情儉薄起波多端公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淪盡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十

七尺亦豈能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守常宜禮絕群后彼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衛命帝曰我當自往少日帝自造淵欵言移晷乃謂曰我身應得官淵曰今投始爾恐一二年間不容便移且吉慶未必便在且及帝還告儉曰褚公未達耳時虞整為中書舍人閉辭翰儉乃報整使作詔高帝為太尉以儉為長史專見任用齊臺建領吏部時年二十八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因與職高帝嘗祚與儉議佐命功臣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為二止二千戶吾意以為少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不過二千戶以臣此

之唯覺其多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封南昌
縣公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
祖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淵表諫上納之宋世宮門外
六門城設竹籬時有言竹籬不完固者上改立都墻儉又諫
上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
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申及甫今天為我生儉
也表請解選曰臣幸邀恩顧未見其倫使傾宗頌元有益庶
露藉當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存形飾以徇虛讓直以
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紫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階
大部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聞雖存白場識不副意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士

兼竊重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彛彛且前代掌選不肯
勳舊何為於今非臣不可從之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
音樂孰與朕同儉曰臣既在齊不知肉味帝善之後宴華林
園使各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
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
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
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
章上曰善王敬則乃脫朝服袒以絳糾髮奮臂拍張叫動左
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
忘拍張時世以為善答上崩遺詔以儉為侍中尚書令武帝

大自儉
始也

幸士節
可以於私

散得斜
非先生之

即位進衛將軍掌選事末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園子祭
酒太子少傅舊二傳同受太子禮敬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
友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修復明帝置總明觀以集學士
時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
書充之儉留心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必於經傳由是儒
學大典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皆合經典令史諮事
賓客滿席儉應對銓序未嘗壅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中
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
與放劔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
帝深委使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士

史出諮事復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十日一出儉啓
求解選上不許儉上表曰臣比年辭選未垂矜納臣聞五德
遠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賢協其衷而臣常總端右亟管銓
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
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
方興於來日若夫端揆之職猶可勉勵至於銓衡之任實所
難兼夙宵登謁藻鑑無庸非唯悔吝在身乃至謗議及國方
余多士盈朝群才競爽選賢而授豈無其人冒死陳誠必希
天聽見許改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卒年三十
八贈太尉謚文憲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家無

不進若自
不進若自
各從所好

遺財手筆與裁為當時所重。撰古今衣服集記并文集行於世。梁武受禪，詔為僧立禪子。璠字思寂，諸女子侄皆璠土尚主。朔望來歸，輒餅填咽，非所欲也。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為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即王導賜田也。與故舊共佃之，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梁武受禪，遷中書令，武帝於鍾山造大愛敬寺，璠舊墅在寺側，帝遣主書宣旨就市之，欲以施寺。璠云：「此田不賣，若勅取所不敢言。」酬封脫畧，帝怒，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出為吳郡太守，在郡臥不視事，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微為度支尚書卒。儉弟遜，宋昇明中為丹陽丞。

史籍

卷之十一十四

七

告劉乘事不蒙封賞後為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補淵啓閣伏誅。

張璠

張璠，末之子也。仕宋為驍騎將軍，末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高帝因請之，璠由此感恩自結。遭父喪，還吳，昇明元年，劉乘有異圖，弟遜為吳郡，潛相影響，高帝令璠取還，會遜令璠招末舊部曲，璠偽受命，與叔恕領兵十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冲，冲曰：「璠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授吳郡太守，封義城侯。從弟歐與璠書曰：「吳郡事聞之，嗟驚久，乃知是阿兄。」建元元年，遷侍

中，高帝謂之曰：「卿雖為臣，視卿不異，願疑等，璠每入直，止朝服而已，供給皆內賜也。」出為吳興太守，璠以既有爵秩，不取郡奉，高帝勅上庫別藏之，以表其清。武帝即位，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居官守職，那得輒委去？」璠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來。」帝怒，以為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官門參承明帝，璠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恐外藩起兵，以璠鎮石頭，督東軍事，璠見朝廷多難，遂臥疾，屢啓求還，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者，伎者笑曰：「我少喜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好，百無一存，唯未能造此耳。」明帝疾甚，忌大司馬王敬則，授璠平東將軍，吳郡太

史籍

卷之十一十四

七

守以備之，及敬則反，璠遣兵拒於松江，聞敬則鼓聲，一勝散走，免官，復為光祿大夫，梁武起兵，東昏假璠節度石頭，璠戒還宮，梁天監元年，拜右光祿大夫，卒，璠有子十二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子幸，日限作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年十六，作二千餘首，虞詡見而誶之，幸一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約，詡便句，句嗟稱，幸曰：「此吾作也。」詡慚而退，幸與陸少玄善，少玄家有傳書萬餘卷，幸盡讀其書，梁天監中，為司徒掾，直文德待詔省，幸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武帝手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舉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之矣。」除秘書丞，出為揚州別駕，幸居職，未嘗留心簿領，及奏事，帝覽牒問

之不能答，但云事在縣中，帝不悅，為新安太守，率嗜酒，後在新安遺家，值載米三千石，還宅，耗其大半，率同其故客曰雀鼠，耗率笑曰：壯哉雀鼠，竟不同。

柳世隆

柳世隆，元景弟子也。元景賞異之，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元景為景和所殺，世隆在遠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起兵，應明帝。為孔道存所破，逃藏民間。道存購之甚急，有貌相似者，軍人斬送之。時世隆母妻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不甚悲而

史籍

宋書卷之百十四

五

妻聞氏號叫甚慘，已痛謂母曰：今當大憫，以使人不覺事。平遠督熙王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歡。沈攸之有異議，世祖將下都，太祖與世祖書曰：汝既入朝，當得文武兼資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乃以世隆行。鄧州事昇明元年，攸之反，遣參軍孫洞率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劉攘兵領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汪靈秀率騎兵二千據魯山，攸之乘輕舟，從數百人先下。住白螺洲，坐胡牀，以望其軍，有驕色。既至鄧，以鄧城弱，少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鄧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

遣軍於西清挑戰，攸之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城。世隆隨宜拒戰，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順流而東，不可制也。留攻鄧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內

我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桓敬等八軍據西塞，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急危，遣心腹胡元直潛入鄧城，通接軍消息。鄧城既不可攻，平西將軍黃回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逼以威勢，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怒，令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之，並去不反。劉攘兵射書請降，世隆納之，攸之大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嬀，張平慮，斬之。軍旅潰散，攸之逃回江陵。世隆遣軍副劉僧驍追之，攸之死。遷尚書右僕射，貞陽侯。太祖踐阼，進爵為公，居母憂，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譽過甚，殆不可復識。使人惘然，淵答曰：世隆事主在危，盡忠表親，杖而能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好讀書，啓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五年，出為南充州刺史。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性清廉，唯購墳典。張緒曰：君欲以清名遺子孫耶？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一經足矣。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已貴，每為之拜，或勸祖征止之，曰：司馬公為後生楷法，吾何止之。

史籍

宋書卷之百十四

六

武夫之

故泗州靈動世隆總督衆軍討平之遷尚書令世隆好談論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環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時譽以疾遜位拜左光祿大夫卒年五十贈司空謚曰忠武世隆善卜曉數術未明初謂人曰未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命典籤李黨取筆題簾箔旌曰未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於倪塘與賓客遊歷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正取其坐處爲別龜甲價至一萬若龜經秘要行於世

垣崇祖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七

垣崇祖護之弟子也宋明帝立崇祖隨薛安都在徐州虜陷徐州崇祖爲虜將游兵瑯琊間不復歸虜不能制崇祖因據胸山遣使歸命送其母還都太祖在淮陰拔爲戍主胸山邊海孤險崇祖常浮舸於水測有急輒入海軍將得罪以告虜虜東徐州刺史成固公遣軍襲崇祖屯洛要去胸山二十里崇祖木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本非專來相攻不過承信人言易間惑也但人心驚恐汝等可去二里外呼噪而來唱艾塘義人已破虜須戍兵速往相助賊中人喜爭上岸崇祖引入城守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噪虜見軍備甚盛引退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受

三知高帝
何不即武
帝謂未神
耶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六

困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異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尙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時虜登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啓宜以輕兵誘入出其不意進可立非常之勳退可絕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守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離間部曲於是奔潰崇祖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力戰殿後而歸遷東海太守崇祖遇太祖於淮陰謂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主也元徽末太祖懼禍及欲以家口託皇甫肅將入虜界會茶

固彼此。見壁狹城小，謂一往可克。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利耶？虜眾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擡上城，手自轉式，肺時決球，水勢奔下，溺死數千人。虜眾皆退走。崇祖嘗自比韓信自起，及破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虜，竟如其言，自擬韓白，果不虛也。崇祖求鼓吹，勅曰：韓白自當與人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從下蔡戍於淮東，虜果欲攻下蔡，聞內徙，乃揚聲平除。城眾疑虜當焚，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城，故揚之，使吾不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率家渡淮與戰，大破之，殺獲千計。上詔崇祖曰：卿視吾僕守江京而已耶？所少者兵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珍。鸞勸修治芍陂田，豫章王有盛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有詔還朝，審議方畧，世祖疑有異，故曲加禮待，酒半，謂崇祖曰：人間流言，我已豁然，異日富貴共之也。崇祖拜謝，酒散，上遣荀伯玉口授邊事，奉旨夜發，不得辭，東官世祖深恨之，及卽位，徵為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詔稱崇祖搆扇邊竟，誅之，故人無敢至者，獨前主簿夏侯恭叔殯塋之，時人以比樂布恭叔。譙國人崇祖在豫州，問其才義，辟為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卽位，方鎮進賀表，王儉見崇祖啓，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為竟陵令，水連理上，有光如燭，人以爲善政所致。崇祖從

兄榮祖字華先，少學騎射，或譏之。榮祖曰：曹操不上馬，橫梁下馬談論，可以不負七尺矣。君並無衛身之伎，何以自全乎？宋明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冗從僕射，命往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向朝廷，非計也。安都曰：京師無百里地，若不能取勝，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入彭城，榮祖擄家屬南奔，荆山高帝在淮陰，榮祖歸附，高帝書送榮祖，請僕射褚淵除東海太守，榮祖善彈，登西樓，見鶴翔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蒼梧恒欲危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皆贊成之。榮祖曰：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今動足下牀，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尋遇殺，未明二年，為新蔡太守，監奴告榮祖，作大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崇驗無實，見原，巴東王子釋事起，方鎮皆稱其為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上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卒，從父閔，宋孝武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全實，閔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慾，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奉。

明孝武皇帝
不子羽手

又以蒲戲取之令登蓋乃止管與侍中顏師伯榜蒲帝擲得
雄大悅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歛子曰幾作盧爾日師
伯一輪百萬閑還至南州而孝武安駕擁資為富人明帝初
以為益州刺史寫還之貨亦數千金先獻西資之半明帝猶
嫌其少及闕至請廷尉自簿詔獄官留囚悉送資財然後遣
之凡弊爽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賤時人謂闕被賤刺史
惡術尉高帝輔政使褚淵為子見求闕女闕辭以齊大非偶
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悅後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
垣公婚者重其夷滯事雖不遂心常依然高帝即位為金紫
光祿大夫辛子愔伯負氣家俠與王文和俱為直閣將軍愔

史緯 卷之百十四

主

伯頗以勢地陵之後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為益州
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闕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視卿因誣
以罪甄造蕭寅代之愔伯亦啓臺閉門待報寅以兵圍之高
宗輔政知其無罪不欲承文和意勅愔伯解郡還寅於道害
之閻弟子曇深以行義稱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
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闕為交州閻弟闕
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闕之子也雅有學行可
令同行曇深至交州而卒妻鄭氏守獻英榮陽人隨曇深至
交州時年二十子文寔始生傍無親援晝夜紡織卒既盛矣
甚有容色自厲水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

求遷皆大驚曰去鄉萬里非婦婦所能濟不許鄭氏號泣日
曇深既隕其孤藐幼使妾一旦灰壤生處俱為異域妾何面
目以見先姑於地下楷愴然許之厚為資送聞關危險竟得
至鄉教子義方親授詩禮鄉里稱之

張敬兒

張敬兒南陽人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泰始初
除寧朔將軍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為
南陽太守敬兒初為襄陽府將家貧每休假輒備負自給嘗
為城東吳泰擔水通泰婢事發泰將殺之逃賈棺材中以蓋
加上乃免及在鵠尾啓明帝云泰黨逆以妹助袁觀為弩

史緯 卷之百十四

主

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僅役財貨直數
千萬以所通婢為妾遷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新亭
兵亦既交休範自服乘輿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
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聞若詐降而
取之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與回
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舉側回陽致太祖密
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休範左
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太祖
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便使為重鎮敬兒求之不得乃謂太
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出敬兒以防之恐

非公之邪也太祖笑而不答乃除雍州刺史封襄陽侯部伍
泊河口敬兒乘舢艦過江詣晉熙王燮遇風船覆左右丁壯
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船下叫呼求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俯
仰行數十里方得上岸敬兒至鎮厚結彼之得其事述審白
太祖敬兒與彼之司馬劉據兵情款及蒼梧叔敬兒疑彼之
必因此起兵密以問據兵懷兵無所言寄敬兒馬燈一隻敬
兒疑為之備昇明元年彼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列仗於聽
事前斬之集部曲依彼之下將襲江陵太祖大喜進鎮軍將
軍彼之於郢城敗走敬兒軍至白水彼之子元瑛守江陵聞
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長史江又等出奔城潰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五

元瑛奔龍州見殺敬兒至江陵誅彼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
十萬彼之於湯渚自經死居民送首荆州敬兒初諸市郭乃
送京師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問一物堪用莫不善
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宅伴公府欲移羊叔子墜淚得
於其處立臺網紀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
誰吾不識也三年徵為護軍將軍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宣
內遷乃於齊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竄笑焉
太祖即位遷車騎將軍太祖崩敬兒於家哭曰官家老天子
可惜太子少年愛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曰開府儀同三司
初得鼓吹蓋便奏之王敬則戲之曰公與諸公同爵級敬兒

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間勳也敬則甚恨焉敬兒徵
時娶妻毛氏生子道文而鄉里向氏有美色敬兒悅之遂棄
前妻而納之敬兒為三司向氏在襄陽敬兒迎家口至都敬
世祖不蒙勞問敬兒猜懼及垣崇祖死愈憂恐嘗夢社樹直
上至天自云貴不可言使為謠言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
口天子是阿誰非猜乃是狗敬兒宅在赤谷既得開府又望
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劍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
既從容都下不得志向氏謂之曰吾昔時夢一手熱如火而
君得而陽郡元徽中夢一餅熱而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
熱尋得開府今復夢果體熱矣有閩人聞其言述之敬兒復

遣使與魯中交關事達於帝末明元年武帝勅朝臣宴華林
園於坐收敬兒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誡之敬兒不能從至
是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投地曰此物誤我與子道文道
賜道休並欲謀少乎道慶見宿後上與豫章王焜上已宴曲
水解艇船流至御前覆沒言及敬兒悔殺之始其母於田中
卧發大子有角抵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名狗兒又生一子
復名狗兒宋明帝改為敬兒狗兒為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
不復仕開敬兒敗走入嶺中後南首原其罪史臣曰平世武
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
優容榮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烏盡嗣運方初委命履志情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五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哉

王敬則

王敬則，晉陵人，母為女巫，生敬則，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應得為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兩腋下生乳，長數寸，性剛，不羈，嘗與旆陽縣吏鬪，曰：我若得旆陽縣，當鞭汝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旆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居約，自給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補俠毅隊主，與齊寂之殺帝，明帝即位，為直閣將軍，補旆陽令，名昔日相，關吏厚遇之，曰：我已得旆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耶？縣有劫賊，阻山為患，敬則使人致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王

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有廟，神甚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收縛之，曰：吾昔敬神，若負誓還神十牛，即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二年，隨高帝拒林範於新亭，敬則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轉越騎校尉，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夜着青衣，扶匍道路，為高帝聽察蒼梧去來，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既而楊玉夫等弑帝，將首投殿，敬則馳報高帝，帝戎服入宮，至永明門，敬則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覩見高帝乘馬在外，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開門，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

司馬家何定是設

止會華林立功耳

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領軍劉緝，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閉關，掩襲殺緝等，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順帝逃宮內，不出，敬則將與入迎，啓尊令出，順帝泣涕，不肯上車，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列宮，其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彈指泣曰：願後身世世不復生帝王家，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幸無他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為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三年，魏軍攻淮泗，敬則委鎮還都，百姓皆散走上，以其功不問，以為吳興太守，郡多剽掠，有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王

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狗，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而使偷身長，掃街路，令舉別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敬則出過市，見屠肉，斫，歎曰：吳興昔無此，是我小時所作，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諱也，遷護軍，以家為府，高帝崩，還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進征東將軍，王法明妾路氏酷暴，數殺婢媵，夫弟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為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垂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何知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上乃赦劉岱死，與子儉俱加開府，依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

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
沙縣吏連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所
恨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居接士庶皆
吳語殷勤周悉初為散騎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
長暉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大小若何長暉曰虜
中以為甘棠敬則悅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
度內上問此是何語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
耳那得今日敬則性警黠雖不大識書臨州郡令省事讀辭
下教制法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出敬則為會稽
太守海陵王立加太尉及即位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毛

注文武皆失色一客在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吳興時亦然
敬則悅曰我宿命應得雨然意終不自得帝既多殺害敬則
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猜防敬則
敬則飲食體幹問其衰老且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
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上知之遣敬
則世子仲雄安慰之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
衣庫上勅五日一給仲雄於御前鼓之仲雄還都奏琴作換
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詐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
惡人題帝愈愧恨末泰元年帝疾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
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常有處分敬則問之曰東

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平且吾終不受金爨謂楊
酒也敬則婿謝朓為徐州行事敬則第五子幼隆遣將軍徐
默邀朓為逆朓執獄奏之敬則參軍徐庶聞之以告五官王
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公林勸敬則急啓賜幼隆死單舟詣
關敬則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
文武切蒲賭錢謂眾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對防閤
丁與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不答明旦召山陰令王詢侍御
史鍾離祖願入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祖願
有幾錢物詢答縣丁率不可上祖願對傳物多未收入敬則
怒將出斬之公林諫曰官是事皆可悔唯此事不可悔詎不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元

更思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
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曰
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
濟乃止敬則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司馬張思祖曰應作機
思祖曰公云還朝何用作此詔遣輔國將軍左典盛直閣將
軍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
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荷荷鉞隨
之十餘萬眾至武進陵口擗突乘肩輿而前抵典盛柴盡力
攻之官軍不敢欲退而剛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
汝則軍多白丁無器仗遂潰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軍客袁

文職斬之年七十四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桓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謂道濟避亂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死子仲雄等皆誅漆敬則首藏武庫梁天監元年故吏夏茂賀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

陳顯達南彭城人為羽林監隸太祖討休範於新亭劉劭敗死賊進杜姥宅太祖欲還衛官城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不可輕動太祖遣顯達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宋明門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五

屯東堂府官中恐動得顯達乃稍定顯達出戰於津陽門大破之天中左眼拔箭而鐵不出有潘姬善禁以釘釘柱馮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日中鐵出之封豐城縣侯廣川刺史沈攸之叛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通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眾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眾各通彼此顯達斬之奉表歸心太祖太祖即位遷安西將軍益州刺史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祖賤獠帥曰兩製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屠之山夷震服末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入見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

凡此皆外

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性謙厚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愧歎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牛車懸服脩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羅縷白鼻顯達謂其子曰塵尾繩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取燒之延興四年加司空進爵為公高祖即位進太尉為三公而職典連帥人以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子孫以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敗導從南海皆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老富貴已足唯少伏枕死特就陛下乞之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手

上失色曰公辭矣顯達乞退不許虜寇雍州失沔北五郡詔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攻馬圍城去襄陽三百里圍之四十日虜食盡殺死人肉及樹皮虜突走斬獲千計顯達入據其城進取南鄉縣虜主元宏自領十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軍主崔崇祖以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從運道出均水口羣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成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表求解職不許除江州刺史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慮顯達為變啓明帝欲追還會事平乃止顯達既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京師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遂舉兵欲直襲建鄴遙指郢

使人至此

州刺史建安王寶資爲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據梁山。左衛將軍左典盛屯新亭。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大破胡松於梁山。京邑震恐。顯達至新林。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官拉大駭。閉門拒守。顯達上馬持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退走。騎官趙澤刺落馬。斬之。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諸子皆伏誅。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身極偶。則建武永元。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史緣 卷之一百十四 至

李安民

李安民。蘭陵人。宋明帝時。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助。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安民主榜。潘官賭。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屢。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求其人。不知所在。爲廣陵太守。高帝在淮陰。安民遙相結納。元徽初。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濶。備嘗今

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行會稽郡事。太祖與別。安語。淹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曆數有歸。高帝即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泰始以來。內外寇警。將帥各募部曲。安民請自。非淮北常備。其餘悉皆輸道。上納之。家國審事。常與安民論議。謂之曰。署爭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虜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緣淮諸屯。屯於淮陽。與虜戰。破之。時虜兵尙聚。安民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繼其後。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趨至。合戰於孫溪渚。虜軍大敗。赴清水死。不可勝數。武帝即位。遷尙書左僕射。安民結尙書

史緣

卷之一百十四

至

令王儉。故有此授。出爲吳興太守。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祀以輓。下午安民奉佛法。不殺牛。而於聽上設入關齋。俄而牛死。壘廟側。今呼爲李公牛。象安民。尋卒。世以神爲崇。子元履。幼有操業。爲竟陵王子良參軍。與王融游狎。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殺之。廣之爲安民所厚。又知元履無過。擁護之。會鬱林死。元履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身。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爲衛廣青冀四州刺史。

王玄邁

王玄邁。字彥遠。玄謨從弟也。仕宋爲幽州刺史。沈文秀反。玄

有帝王之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重

逸欲何朝廷慮見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立
 遣立營壘至夜拔軍而奔比曉文秀追不及遂青州刺史高
 帝鎮淮陰為明帝所疑遣書結立遣長史房叔安曰夫布衣
 帝帶之士術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
 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
 不隨將軍也立遣乃使叔安入都發其謀高帝於路執之索
 立遣表叔安曰寡君使僕表上天子不上將軍表之所言利
 國家而不利將軍所不待問苟伯玉勸殺之高帝曰各為其
 主何可罪也立遣罷州還高帝途中要之立遣履軍直過至
 都啓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及輔政待之如初遷

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侯與兄立載同時為方伯建元初
 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成立遣討之不剋乃使人傷
 降曰王使君兵寡勢弱棄輜重携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
 兵襲州城立遣設伏擊破之捷聞高帝曰立遣不負我廷與
 元年為中護軍卒叔安清河人為益州司馬高帝即位重其
 忠正拜前將軍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當於古人中求之
 恨不至方伯而終

崔祖思

崔祖思清河人為篤昌令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主
 簿參謀謀議宋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密啓曰識云金刀刺

祖思早自
 結於齊高
 引渡文官
 天命而圖
 也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重

不齊列之宜稱齊以應天命從之遷齊國內史高帝為齊王
 置酒為樂羨賡既行祖思美之侍中沈文季曰羨賡吳食非
 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鱉鮪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慕
 羨豈關魯衛帝悅曰尊羨故應還文季衆議加九錫祖思曰
 公以社稷重臣竭忠貞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
 之不悅曰祖思欲同苟令非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
 官而禮貌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闕曰
 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曰
 公忠誠退讓故宜受之以禮冠軍將軍崔文仲問崇祖曰卿
 意云何曰聖人云知幾其神文仲撫髯曰正與吾意同及帝
 受禪闕存故爵文仲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黃門侍郎武帝
 即位祖思啓事曰自古開國成務必以教學為先宜太廟之
 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
 宜清置廷尉成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于孫並傳其業今廷
 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
 千萬太繁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
 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
 萬而大樂雅鄭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康賈力役傷
 數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若莫罷雜伎唯置鍾簫羽戚登歌而
 已又曰治天下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病在不均罰不在

重苦於不當。是賞罰空行。無救乎勸沮。使罰行寵習之臣。賞及仇讐之士。將戮一人而天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贖。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闕咸陽。廓清龍漠。宜簡後教農。開田廣稼。罷山池之嚴禁。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贖。可以出師矣。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為體。世無董狐。直筆未聞。又陳官久廢。聽納靡依。雖課勸朝僚。徵訪芻輿。然出位而謀。發言為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昌言望已。已亦當以誠然愧人。中丞雖謝咸立。未有全廢劾簡。廷尉雖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失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近代。將在和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樂毅。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敬重之。卒官。叔景真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至去任。未嘗用子元祖。有學行。為射聲校尉。

劉善明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重

劉善明平原人。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食餽窮開倉以救鄉里。百姓呼其田為續命田。靜處讀書。刺史杜嶼問名候之。辭不相見。父懷民謂之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舉秀才。對策強直。孝武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善明從伯懷恭為北海太守。據郡應朝廷。善明家在郭內。集門宗部曲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為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植雜果。遂獲其利。遷後軍將軍。青州沒虜。善明母陷北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元徽初。遣北使勅善明舉人。善明舉北平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群公秉政。善明自結太祖。委身歸誠。除青冀一州刺史。從弟僧副為太祖參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備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曰。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為長策。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動。北虜則我計可立。善明日。宋氏將亡。愚智所辨。胡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命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弟履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詣府。太祖納之。蒼梧廢。遂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為憂。善明日。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敵。收眾聚騎。營造舟仗。包藏禍心。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既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美

天奪其魂而闇於兵機，兼人情離怨，有掣肘之患。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聞自潰，盤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祖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司空。褚淵曰：朝廷方相委待，卿詎得學松喬耶。善明日：我本無宦情，因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今天地廓清，師濟盈朝，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太祖踐阼，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勢，非親賢不居。卿爲我臥理之，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封新塗伯。善明上表曰：周以仁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

史錄

卷之一百十四

宋

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其難也。陛下庸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衢開軒，鯨鯢自剪，垂拱雲帟，寰宇載夏。屢十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風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濟寶命，開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習成者多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朱季煩苛，億兆倒懸，謹陳愚瞽，凡十一條，其一存恤遠方，宜廣慈澤，其二加惠京師，問其疾苦，其三宋氏赦令，蒙原者寡，赦書事實，宜令相副，其四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其五宜除宋氏苛政，以崇簡易，其六凡諸

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帝子王妃，宜存儉約，其八內外官府，各貢諫言，其九忠孝廉節，宜摧殊階，其十選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交州險要，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上優詔答之，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及仕州郡，頗贖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禮散之親友，祖思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携手春臺，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近素月於園

史錄

卷之一百十四

宋

垂如何故人，祖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亦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畧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泰來之幾，古今豈殊，彼此一致，日者攸之與戎於外，桀乘異國於內，唯有京鎮，實爲聖基，遂乃擢吾爲佐，授以大郡，付吾關中委之留任，既不辨有抽劍陷城之用，橫槊舉旗之能，徒以掣瓶小智，各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觀生世，倍無次緒，蒼髮布被，鶴鷗好惡，色情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

足下今鳴節舊鄉衣緇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
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為鄉導之使輕裝起行經
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諸心敬申
貧贈辛年四十九家無遺儲有書八千卷僧副官至前將軍
豐陽男上國功臣像談僧副與焉

周盤龍

周盤龍北蘭陵人建元元年虜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助豫
州刺史垣崇祖拒之大破虜殺傷數萬人上大喜送金釵纒
二十枚與其愛妻杜氏手勅曰簡周公阿杜明年虜攻淮陽
國角城初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許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

史緯

卷之一百十四

堯

以死報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吾子不為世子便為孝子也買
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救之勅盤龍曰虜進澠口西道
便無賊可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民買與魏賊傷殺無數送
戰死首落屍猶據鞍奔還軍然後偃盤龍子奉叔率二百人
解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
龍方食投箸馳馬奮刃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
龍驍勇莫不拔靡時奉叔已殺魏軍出圍外盤龍不知東西
馳擊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馳突紫雲
魏軍大敗由是父子名播北國盤龍形羸弱而臨軍勇果諸
將莫逮遷兗州刺史前城戍將張蒲與虜潛通因大霧乘船

文王傳

入清中樑樵斫虜二十餘人藏伏芳下直向城東門登岸接
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三人餘賊
被刺赴水而虜軍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壘不得進淮陰軍
主王僧虔領眾赴救虜乃退坐白衣領職尋復位遷散騎常
侍武帝戲之卿若貂蟬何如堯盤龍曰此貂蟬從堯盤中
出卒年七十九奉叔為直閣將軍與直閣曹道剛為鬱林心
齊奉叔善騎馬帝從之學騎尤見親寵陵轡朝士無所忌憚
司空王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之奉叔不通逕前從者
執刀背半拔敬則跳足入內自計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爺
那忽見領奉叔宜吉求妓敬則意乃釋奉叔常異軍刀二十

史緯

卷之一百十四

罕

口出入禁中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末武帝
御角乘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明帝作輔令蕭詵
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以樹腹心除青冀二州刺史奉
叔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封曲江男奉叔大怒於
眾中攘刀觸口切齒將之鎮部伍已出明帝與蕭詵謀稱勅
召奉叔於省內殺之

桓康

桓康北蘭陵人勇果驍悍從世祖在頓縣世祖起義為郡所
禁康皆散康裝櫛一頭貯後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
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破郡欲出世

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兵，摧堅陷陣，奮力絕人，所經村邑，悉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瘡，無不立愈。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左右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夜，康與健兒盧荒向黑間共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刀欲出，既審，乃隨入宮，除寧朔將軍，常衛左右。太祖欲誅黃回，同時為南充州，恐為亂，召入東府，使康數其罪殺之。時人語曰：「欲俯張問，桓康後軍將軍，南濮陽太守，封吳平侯。太祖謂康曰：「卿隨我口久未得方，爾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共滅虜耳。」虜動，康於淮

東緯

卷之一百十四

里

陽與虜戰，大破之。進拔樊，諸城世祖即位，轉驍騎將軍卒。

焦度

焦度，南安氏也。為晉熙王鄂州參軍。度父名明，毅主周彥，左右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各役使之。度積忿，呵彥曰：「汝知我諱明，而常呼明何也？」沈攸之至夏口，將直下都，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發露形體，穢辱之。攸之怒，遂攻城，賊眾蒙衝將登度投以機器，賊不能升。後呼此樓為焦度樓。轉直閣將軍。度見朝貴說鄂城時事，寒露如初，為人質朴，口不能言。欲就帝求州，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度習誦數日，得上口。會高帝行石頭城，度於

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志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賜米百斛。」建元四年，除淮陽太守，游擊將軍卒。

曹虎

曹虎，下邳人。高帝鎮東府，為屯騎校尉，遷雍州刺史。東昏即位，為前將軍。虎好貨，各奇在雍州，致錢七千萬，悉厚輸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羅服，器服精華，蟲兒等欲誣而奪之。或傳虎游好風景，觀開庫，拍張向之。帝忌虎，將兼利其財，遣兵收之。虎歎曰：「我無異意，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諸子長成者皆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里

死。世宗等三人未過，繫尚方，梁武兵至，得免。虎頗知人性，既儉，無所附遺，獨厚饋梁武，曰：「卿必大貴，惜我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梁武在襄陽，軍資多乏，就虎換借，遂至十七萬。及即位，忘之。天監二年，武帝忽夢如田，歷下行，兩邊水深無底，甚懼，忽見虎來，負帝曰：「公今為天下主，乃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饑寒無衣食，昔所借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子世澄，世宗並擢為大郡。

江謐

江謐，字令，和乘之孫也。仕宋為右丞。江夏王義恭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慶云：「禮記女

子十五而奔，鄭玄云：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奔。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謚坐杖督五十，謚奏夏先同議，亦宜及咎，爰以贖論，除行州事，政教苛刻，傳遵道與謚情狀，隨謚從都，以事繁獄，謚絕其食，遵道裂三衣，食之盡而死，入為遊擊將軍，謚喜邁勢利，蒼梧王弒後，謚竭誠事高帝，謚加黃鉞，謚所建也。建元元年，遷侍中，掌吏部，高帝崩，謚不預顧命，遂解疾不入，武帝卽位，謚不遷官，怨望愈甚，武帝不豫，謚詣豫章王焱，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不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左遷東海太守，謚憂懼，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罪惡，賜死，以金甌盛藥，鴆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聖
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令深苛，百姓懸溺，體於門榜，曰謚首介棄官去。謚介亦系

荀伯玉，廣陵人，為晉安王子助行參軍，隨子助舉事，及敗，伯玉賣卜自業，太祖鎮淮陰，伯玉為參軍，明帝疑太祖徵為黃門郎，太祖深懷憂慮，伯玉請造數十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虜道，遊騎數百，履行界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之，伯玉言卦不成行，明帝果詔太祖復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故吏竺景秀，常以過繁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請，云若許其自新，必吞刀刮腸，伏灰

御未傳御之友非帝服也

伯玉啓景真不自知其謚謚亦不以異哉

洗胃，帝善其答，卽釋之。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主家事。世祖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太祖善之。伯玉忠勤，自結常衛左右，加前軍將軍，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制大業，專斷朝事，用左右張景真，景真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與崑崙船營貨，傳令防送過南州津，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書舫，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畏之。莫敢有言，伯玉啓之，帝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乘飛鸞迎白之，世祖夜入宮，帝明日遣文惠太子，問喜公子良宜勅，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帝怒不解，晝臥太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聖
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往東宮解釋之。帝無言，敬則因直往東宮，又勅太官設饌，遣人報世祖，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帝，扶掖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遊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餘，南郡王行酒，世祖與豫王焱及敬則捧殺，帝酣飲，賜世祖陛下酒，大醉盡歡，日暮乃還，帝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勳朝右，伯玉遭母喪，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弔之，五更巾車未到，其宅，王侯朝士已盈巷，至日，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至，繼後方得進，人倚聽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

大形

客久之方得事。比出，二人饑乏，氣息惛然，恨之切齒。言於上曰：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時人為之語曰：千劫萬令不如荀公一命。世祖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世祖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有害之者，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宮侍白澤，小却以南兗州處之。世祖即位，伯玉憂懼，上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宋明元年，崇祖誅伯玉并伏法。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大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有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又生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伯玉姊當嫁，先一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

史錄 卷之一百十四

王琨

王琨，華從弟也。父憚，不辨菽麥，人無肯與婚者。家以襍婢侍之，遂生琨。為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表獻俸祿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以實對，帝悅。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華長孫，襲新建侯。嗜酒多愆，失琨表，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弟休嗣。從之。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攀請輪囷，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嬰螻蟻類，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雨淚，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時倫為宰相，屬琨用郡吏，琨謂使人曰：語郎三堂五省，皆是耶用人，外

方小郡，當乞寒賤，何容復奪人為侍中。高帝崩，琨聞國滿，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謂琨曰：有損國望，故宜待車。琨曰：今日奔赴，故自應爾。遂得病卒。年八十四。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大明中，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要琨同往，傳酒行炙，悉用內伎。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坐上，莫不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柄，退志尚書，令袁粲等皆贊美之。琨曰：吾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勸果敗。

張岱

張岱，字景山，裕之子也。為河徒西曹掾，母年老，籍注未滿，符便去官。還養，有司將科舉，孝武曰：親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歷北徐州、廣州、南兗州三府，諮議與典義主帥共事，事畢而情得。或問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亦何由及。遷吏部尚書，兄子瓌，恕，吳郡太守，劉暉高帝欲以恕為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為人所悉，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所耻。為南兗州刺史卒。

史錄 卷之一百十四

集

何戴

何戴，尚之之孫也。尚宋孝武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

如此是王
特小節本
足矣乃家
數大補耶

褚淵參朝政引職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歲以年未三十苦辭
內侍許之太祖為領軍與賊來往以職為吏部尚書載美容
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史臣曰侍中樞近世
為華選金瑤焜燿朝之麗服遺棄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
少姿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為官辟疆之在漢朝幼有
妙譽仲宣之處魏國見貶陋谷難免今世事非一朝何敢之
讓尤矣最不如淵

王秀之

王秀之字伯齋琅邪人仕宋為太子舍人吏部尚書褚淵欲
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不遷後為晉平太守拜年求還或問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七

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
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耶乃上表請代
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入齊為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
弘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與子璜之齊
曰吾欲使汝處不說之地璜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請一朝貴
江湛謂何偃曰王璜之今便是朝隱秀之為尚書又不與王
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弟延之字希季少靜默不
交人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請淵以啓
明帝帝即勅材官為起齋屋二間歷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
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

比子無何
多難日此

家風不取

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昇
平三年為江州刺史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佃俱宋領軍
將軍劉湛外甥湛曰請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
每致簡下都請與朝士同例太祖與延之書曰翰云卿未嘗
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故耶清靜寡慾祿俸外一無所納獨
處齋內未嘗出戶吏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見親舊
未嘗及世事從容談論而已為尚書左僕射卒子給之為安
成王記室參軍仰召會退居僚未司徒袁粲聞而嘆曰格
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居此職者遂不以掌文記為高自教
弘至給之並方殿皆越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給之子斯有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果

業行居父憂過禮謝滄欲造參之孔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
理以憂卒阮簡陳留人為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
求資費錢曰此朝廷物執不與遷江州長史桂陽王休範
在鎮數出行遊顯性方時未嘗隨從官金紫光祿大夫

王僧祐

王僧祐字胤宗微兒子也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騎到
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
推儉之好德而重僧祐之不遵勢居喪至孝服闋髮落晷晷
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宿世滯困劉焯同風而悅之
為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高帝謂儉曰

卿弟可謂朝隱。儉曰：臣弟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問多病耳。除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為友，時人以為妙選。自天子公卿欲與之游，僧祐未嘗降意。遷黃門郎卒，子籍，梁天監中為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為中散大夫，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除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輒而遣之，未幾卒。

王僧虔

王僧虔，曇首子也。仕宋為太子舍人，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日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梁

僧虔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質，物莫之窺。兄僧綽為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弟以慈愛，今日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轉黃門郎，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為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曰：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常拂衣去耳。佃夫請於帝，免官。元徽中，遷吏部尚書，轉右僕射。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取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深，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折。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此坐右銘，齊受命，轉侍中。

何不自知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齊

丹陽尹郡縣獄，相承以藥殺囚。僧虔上言曰：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豈有死生大命，而潛行鴆毒，愚請下州郡，因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相診驗，家人省視，果屬病死，然後收歛，可使亡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墓者，相傳是楚王冢，獲玉履，玉屏風，竹籥，青絲綸，簡廣數寸，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僧虔云：此科斗書，考工記也。太祖善書，及卽位，篤好不已，真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為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卷，魏末古人書迹。僧虔以囊中所無者，孫權孫休孫皓桓玄王導王洽王珣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書十二卷奏之。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援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方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起長梁齋，頗華侈。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毀之。僧虔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富有事故，時年六十，贈司空。謚簡參。僧虔嘗有書誡子曰：知汝以吾不見許，欲自悔厲，且愆且慰，但亟問斯語，未視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親行，莫不復虛耳。且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學。

取三國志，張璠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謂當小差於史，猶未得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一書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數行，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轉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使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與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耶？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賂矣。且論注百氏，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未經拂耳警口，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昔張衡思伴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旨歸，而終日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

史綱

卷之一百十

筆

然重華無廢父放勳，無令子亦由已耳。設令吾勤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等者。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以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戒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爾身切已，豈復關吾鬼唯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胸懷。

張緒

王僧可謂
若若知
張緒矣

張緒字思曼，岱兒子也。累官侍中，忘情榮祿，朝野皆高其風。常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語，有以告袁粲，緒淵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建元元年，轉中書令。王儉謂人曰：張緒過江，所未有，常於北土中求之，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上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緒淵曰：儉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緒諸子多輕俠，中子充不護細，儉復以為言。上乃止。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世祖卽位，轉吏部尚書。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以德重。緒領本郡中正。長沙王晃，屬川間人，豈為

史綱

卷之一百十四

筆

州議曹。緒以資藉不當，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曰：此是身州鄉長，短素分股，下何得見在。緒吐納風雅，聽者忘倦。見者肅然。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為益州，獻蜀柳較，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靈和殿前。實元谷歎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其見賞如此。王儉為丹陽尹，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勅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如何。復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

融亦欣晉平閣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授遷中書

竟日無食門生見緒漢為之辭食卒年六十八從弟融教緒
事之如親兄齋酒於庭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融字
思光暢之子也為宋新安王子鸞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孝武
為起新安寺像佐餽錢帛多者至一萬融獨注百錢帝不悅
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除封溪令從叔未出後清送之日似
開朝肯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耳路經嶂
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
不害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無懼色長吟曰乾魚白可還
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又作海賦有曰既覆舟而載舟罔
以死而以生後以示鎮軍顧覲之觀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融

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雲中
春飛霜暑路為儀曹郎家貧欲求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末
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章帶弱
年所安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故捺栗粟
脩女費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
代耕何至為此昔求三吳一丞既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
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
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王僧虔書曰融天地
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
姪俱孤二弟頗弱豈能山海高蹤申融情素阮籍愛東平土

融亦欣晉平閣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授遷中書

風融亦欣晉平閣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授遷中書
郎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融
了無慚色同行者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見之常笑曰不
可無一不可有二手詔賜融衣曰卿衣服蠹故誠素懷有本
太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故衣一通是吾所服意謂故勝新
已令裁稱卿體并履一量融善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
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
法每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融與吏部尚
書何遜善往詣談談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
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遷司徒從事

史籍 卷之一百十四

融

中郎融形貌魁醜精神清徹常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
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上以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
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
融接北使李彪及就席顧之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
不融頓歷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兼右長史諸暨令張
欣時坐罪當死初官軍欲殺融父暢欣時父與世以袍覆暢
而坐之因得免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曰
此是美事恐有常典不得如所懷然超民亦嘗救其父超民
孫微遺喪居貧融弔之時冬月悉脫衣以為購披牛被而反
建武四年卒遺令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法華經妾二人

事各還家。不須暫停。聞融立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談
 論鮮能抗者。嘗謂其子曰。文章當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
 師也。又曰。人生之日。正可論道說義。與飲食耳。此外無所與
 吾。毋以不爾為恨。弟賢積。求和中。為湘州行事。蕭穎胄起兵
 於江陵。賓積詣之。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橫
 流。既不能為比干之死。實未忍為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胄
 深善之。後為御史中丞。融與東海徐文伯厚。文伯。濮陽太守
 熙曾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氣。風
 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聞之。乃扁鵲
 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子秋夫。編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夜有

史錄 卷之一百十四 靈

鬼呻吟甚慘。秋夫問何須言其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
 鬼痛猶難忍。請瘞之。秋夫曰。云何屠法。鬼請為芻人。案孔穴
 鍼之。秋夫如言。為芻四處。又鍼肩井三處。埋之。明日。見一人
 稱謝。忽失所在。子道度叔壽。皆精其業。道度生而雙。宋文帝
 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唐。謂杜道鞠。范悅。詩。精欣。連。樓
 齊。緒。亂。圖。基。徐。道。度。瘞。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壽。生。嗣。伯。亦。精
 其業。文伯有學行。不喜以醫名。世謂之曰。昔王微。稽叔夜。並
 學而不能其得之者。由神明洞微。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
 且。精。侍。中。澄。亦。救。人。疾。卿。如。此。更。成。不。達。管。從。宋。後。廢。帝。出
 樂遊苑。逢一婦人有娠。帝診之。曰。此是女也。問文伯對曰。願

有兩子。一男一女。帝便欲剖之。文伯曰。臣針之。立落。果兩兒
 應針而出。嗣伯嘗出南籬間。聞室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
 甚重。更三日不瘳。必死。往視。見一老姥。羸體痛有黥黑。無氣
 嗣伯。授。斗。餘。湯。服。之。痛。愈。甚。須。臾。黥。黑。處。皆。拔。出。釘。長。寸。許。
 以膏塗之。三日而復。云。此各釘疽也。時薛伯宗善從瘰癧。
 公孫泰思。伯宗為氣封之。徒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瘰癧。樹
 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
 為之痿損。更奇

史錄卷一百十四終

虞玩之

虞玩之餘姚人元徽中為右丞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力役所懸轉多與用漸廣慮不支歲月高帝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躡屐造席帝取履視之詭黑針銳羹斷以芒屨之問曰卿此履已幾歲玩之曰初無得買之者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辨易帝因賜以新履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舊者雖舊不惡乘帝善之宋世民情欺巧高帝即位勅玩之與陳郡太守

史錄

卷一百十五

一

傳堅意檢定簿籍詔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亂實賴保能巧偽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益三狀實獲萬端或戶在而偽作逃絕或人在而反云死徙停私而彌練後身強而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浸衰若約之以刑則民偽已遠若教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並深明治體可各獻嘉謀記之上表曰宋元嘉中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農桑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故不墮下日肝忘食未明求衣詔遠幽恩體陳廢說古之共濟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卻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奸奸屬



巧弊也

史錄

卷一百十五

二

深而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卻七萬一千餘戶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與區尚且如此江湖諸郡倍不可稽恐當以元嘉籍為正但佛法既久今宜更立明科一聽首領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若有虛味州縣同答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蓋有以自幸建以來入勲者眾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無一焉又常佐既眾以郵為祿實潤甚微而水傾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為人役者今反役人生不畜髮便謂入道與街盜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寧喪終身疾病長臥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儒界假接睡巫妪比肩彌山滿海皆為私役行貨求官其塗甚易募役劇苦何為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還路則坊邑可立表而盈矣為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上納之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潛通百姓怨望府寓之因聚黨陷富陽據錢塘郡朝廷遣禁兵東討方斬之八年謫巧者戍綠淮十年民間愈怨世亂乃詔自宋昇平以來皆聽復法其前役邊疆者放還此後有

犯嚴加窮治。玩之以老疾。上表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自頃以來。衰耗漸篤。性情不順。情而倦息。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瞻轉積。腳不支。身喘不續。氣景刻不推。朝甚莫。係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末光。寧堪長久。臣授命於道。消之晨。效節於納。揆之日。拙似游岳。而位至九卿。才解李陵。而忝居門下。經昏賤亂。涉難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勳。權私溺於狐鼠。臣之立身。本末具在。當其壯也。盤錯不辭。及其衰矣。筋力難強。伏願慈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三

臨賜臣骸骨。非為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上許之。玩之好。咸否人物。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暹使虜。玩之言論。不相饒。二人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饒者。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璋。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盟。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孔暹玩之同郡人。與王儉至交。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有臣也。為太子家令。奉時人呼孔暹何。憲為王儉三公。憲。廬江人。為本州別駕。

劉休

儉斥孔璋而與孔暹王亦過本玩之同郡可見會稽人到底去不了

劉休補人也。為吳喜參軍。喜稱其才。進之明帝。休鼎味筮卜。問無不解。帝素肥癯。不能御內。諸王伎妾懷孕。使審獻入宮。生子之後。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王亦非帝子。帝憎婦人妬忌。尚書右丞榮彥遠。以善棋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遂賜藥殺之。休妻王氏亦妬。帝賜休妾。勅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外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建元初。為御史中丞。出為豫章內史。卒。

庾杲之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四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為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蔬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能書有二十七種。遷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繹與王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繹書美之。歷御史中丞。杲之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枳世隆在御座。謂武帝曰。庾杲之為。蠅窠所映。倍生風。朱陛下故當與其。即真。上甚悅。王儉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即真。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酒後。謂群臣曰。我後當得何謔。群臣莫有答者。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千載之後。豈是臣子所可輕量。人嘆其善答。嘗兼主客郎。親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欲

堪謂京洛剋復神州所以賢宅耳魏使不能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放棄之及江淹五日一詣諸王申游好還向書吏部郎卒

太祖諸王

豫章王疑太祖第二子也蒼梧深忌太祖腹心荀伯玉勸帝渡江北起兵疑曰主上在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物情彰露必先受禍蒼梧王殞太祖入朝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舉兵疑遣軍主戴元孫領二千人至石頭焚門先是王湛薦部曲六十人托曰助防實為內應疑知湛懷不給兵仗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沈攸之平以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五

疑為荆州刺史初攸之欲乘泉開民相告士庶充戎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以市稅重多所寬假太祖即位遷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封豫章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疑開館立學置生四十人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教遷職聽民以米當口錢入為司空揚州刺史疑將還都修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性至孝太祖崩號泣過度眼耳皆出血世祖即位進太尉世祖嘗以事失旨太祖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世祖恭謹禮故世祖深友愛之疑不參朝務而密謀多見信納宋元嘉制諸王入

飲以假之

齊閣得白服帶帽見人主唯出太極殿四廂乃備朝服後斷此制上與疑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辭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疑常慮盛滿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不許遣疑拜陵遇延陵季子廟觀涕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就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存寬厚得朝野歡心四年賊唐寓之起疑啓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惡天網宏覆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諸聲聽皆云有由而然齊有天下歲月既淺澤沾萬民其實未多頃內外臣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多疑籍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六

小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能周宇宙之內何可深察古今何曾不知民多好巧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為耳但觀此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子弟大臣猶不能皆順理况復天下悠悠萬品事遺怨積凶迷者眾若止一處何患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紕紕上乃聽復籍注時帝者後後宮萬餘人宮內不能容大樂丙第暴室皆滿猶以為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荀丕獻書於疑極言其失疑咨嗟良久為書答之為之減遣丕頰川人後為荆州西曹長史王秀與之書題云西曹荀君不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遠以一爵高人耶相如不見屈於池池毛

遂單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不後於二千。未知足下之貴，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為實，足下以位為寶，亦各實其寶耳。亦題云長史王君，又與尚書令王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後上書極諫，言甚切實。武帝不悅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之曰：上殺諫臣，其如竹帛何？五年，進位大司馬，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武帝常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為樂。映曰：政使劉琳講禮，顧恩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疑曰：大司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為善最多也。上數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七

幸疑第，宋長寧陵嬖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徒其表闕，琪驛於東崗上，琪驛及闕，形狀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換範而莫及也。車駕數游幸，疑常陪從，同釐夜歸，每幸疑第，不復屏人，數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妃庾氏有疾，瘳上幸後堂設樂，宮人舉至，每臨幸，極日盡歡。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萬歲，此近親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壽極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相執流涕。十年，上封諸王子，舊例王子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啟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堯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堯乃還。

亦不詳

如此圖說之可

官詔欲以表冕之服，竟陵王子良啓曰：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仰觀陛下與大司馬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親親而天心歡，聞聲而聖顏悅，愛及臨危，喘息沒在聖目，號哭動天地，感慟驚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容儀損耗，誰不悲悼。既若斯之大德，贈典殊命，伏度天心，固當有在。詔贈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具九服錫命之禮。謚曰文獻，疑臨終，召子子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八

康子恪曰：吾亡後，當共相勉勵，以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讓。但勤學行，守基業，可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武帝數王融為銘云：半岳推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吾所欲言也。至年終，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獻秋流涕，詔月給其第錢百萬，至上崩，乃省。疑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取火焚之。疑崩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常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曰：與卿有舊，因卿呈上，檢失所在，文季秘不敢傳，少時太子

亮又見形於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命左右以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橋樹一枝死可免補之因出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群吏中南陽樂萬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謁與竟陵王子良戲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萬又請右率沈約為文約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冕兼倫儀刑宇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問問鄙人名不入第歎爾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慚顏不覺汗之霑背也子恪竟託約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宋時高帝家貧謝庾氏常損己資以營奉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九

兄弟每公事躬營飲食皆迎時先辨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上以此責之又不茹忌疑倍加敬重疑後亦亡長沙王晃太祖第四子也武帝即位為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武帝禁諸王畜私仗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稽首流涕曰晃誠有罪陛下當憶先朝帝亦垂泣乃宥之太祖大漸時諫武帝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人豈得乘其衰弊汝溪誠之晃亦以是不見親寵加鎮軍將軍轉丹陽尹武帝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悉枯藥帝令左右數人引之不出乃令見馳馬拔

謂顏勝謝
禽失然安
仁士衛亦
不及延之
也

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帝輒令晃調試之太祖嘗曰晃我家任城也及薨武帝因謚曰威

武陵王曄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如成人每嘔吐血高帝救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抑割之因見愛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曰見汝五言詩諸兒作中最優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首尾安仁士衡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武帝即位歷中書令或言曄有非常之相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座曲宴醉貂抄肉并帝笑曰汗邪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帝不悅輕財重義罷會稽還都齊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賓僚共之嘗於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十

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碁子良大北豫章王謂之曰汝與司徒手談當小推讓曰曄自來未嘗作違心事好文章善騎射為當時獨絕武帝幸東田宴諸王獨不召曄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使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此手何如上色不悅疑曰阿五平常不爾今日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復舉酒勸曄曄曰陛下常不以此許臣上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曰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棲靜因為稱又問曄曄曰臣山卑不能棲靈昭景唯有後歲號首陽山帝曰此勞者之歌也為

江州刺史上以聯出鎮求其宅給皇子聯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歎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啟聯得失徵還為左戶尚書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聯衙後來上已還復殿問聯至引見之聯稱牛羸不能取路上命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適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聯衣單進襦於聯聯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聯聯設食盤中蒸菜鮓魚而已為丹陽尹武帝疾篤遺詔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崩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眾論喧疑聯眾中言曰若以長

史錄 卷一百十五

五

則應在我以嫡則應立太孫鬱林即位甚見馮賴昌元年

武陵不死西

昌亦不敢

都陽王鑄高帝第七子也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入覲拜伏泣耳武帝嘆曰我復有此一弟遷丹陽尹思待次豫章王疑轉尚書左僕射鑄雍容得物情為鬱林所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問鑄曰問於法身何如鑄曰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尚少朝廷之幹唯此一入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王共討改鑄王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鑄竟不知延興元年

不知人

也

進司徒明帝鎮東府權勢稍兵鑄往明帝常履履至車迎之語及家國辭淚俱下鑄以此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鑄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衆說鑄及隨王子階曰二王但乘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殿下夾輔號令衆等閉城門上使誰敢不同宣城公不投井求死東城人當共縛送耳子階欲定計鑄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慮事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鑄請問叩頭勸鑄立事鑄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衆不成行與衆知謀告之明帝遣二千人閉鑄宅害鑄衆等皆見誅白從僕人

史錄 卷一百十五

五

安至東府見明帝既出處分家計謂侍讀山綜曰吾前日觀王王流涕嗚咽而都陽隨都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耶其夜見害

始興王盤高祖第十子也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齊前石橋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劉氏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來此作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上明以二雙履縛左膝而行其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以鑄為益州刺史碩言乃驗劫帥韓武方粟黨千餘人郡縣

不能禁鑑至上明武方出降長史虞棕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殺之後無以勸善於是巴西蠻或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十許日遣典錢張晏前往觀形勢顯達遣郭安明奉書貢遺感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無他志待晏暫還若有異同執之未晚居二日晏暫還說顯達遣家累出城旦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鑑好學善屬文器器清素有高士風與蔡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故虞棕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三

開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開鍵且在德不在險令開之戎夷慕我州郡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柙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盡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費用一歲不過三萬王儉歎曰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廣漢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樂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箛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

鏡屏也

以芒垂當心晚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爲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別車駕幸石頭待之宴會賞賜遷左衛將軍鑑諡曰簡

是簡

衡陽王鈞高帝第十二子也年五歲母區貴人病左右以餅餽之不肯食七歲出繼元王見高帝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猶父以汝堪奉恭嘗勿以出繼爲怨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厄麻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鼓以聞武帝卽幸鈞邸見之怡然還謂褚綦曰昨見衡陽毀損已甚卿可數相撫慰貴人以玩弄之屬賜鈞每歲時朔望輒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四

開視戒拜嗷嗷見者爲之悲涕性好學善屬文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文學鈞細書五經一部置中箱中侍讀賀玠曰儉以蕭敷爲文學鈞細書五經一部置中箱中侍讀賀玠曰儉下家有墳素復何須此曰中箱有此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爭效之中箱五經是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園列植桐柳疏引山泉殆窮其趣鈞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閣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游江海形在紫閣而意入青雲珪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蔑如也唯雅重鈞謂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素韻可懷融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

歷秘青監為明帝所殺鈔有行罪直以高帝子殺之西昌世世不得人身矣

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三子也母張氏有容色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匿於張氏時年四歲好學書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又展與不拂塵塵盡塵上為書五歲高帝使學鳳尾帖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璽賜之曰騏驎賞鳳尾也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觀武帝賜以寶裝琴於御前鼓之大兄賞帝謂鄒陽王鏘曰聞鏘琴是僭命之流亞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無忌鼓琴成王委以國政乃授南徐州刺史與行事王文和別駕張祐等相友善文和除益州刺史鏘置酒為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圭

未作詩今日遊戀不覺文生於情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南郡王昭業號工書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曰閣策第一法身第二遷秘書監別帝執政落邸危懼江福謂王晏曰江夏有才行亦善隱迹以琴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知之鋒聞之歎曰江福遂乃為泥池書者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有一毫於平生哉常忽忽不樂者修柏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嚴而益勁衝風不能改其色積雪不能易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序之可咏時陳策游移鋒慨然有匡復之意

亦復利也

州府先不河矣

於行事典義故不遂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故奇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作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祀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山登車兵人欲上車鋒以手擊數人皆應時倒地眾遂害之時年二十江敬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

不鋤其修栢之賦乎南平王銳高帝第十五子也為湘州刺史明帝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防閑周伯玉大言於眾曰此非天子意今新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而州府不敢動銳見害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夫

伯玉伏誅 宜都王鏗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皆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經悲泣向舊左右就容貌衣服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感歎十歲與吉景暉論學左右讓排屏風壓其背顏色不異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姑熟人發柩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為莊畧金盤銀釵等甚多鏗以聞鬱林獻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可不熱念使長史蔡約修復之織毫犯性善射常以朔的大湖日終日射候何難之

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承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高妾武帝晏駕後有物娶妾侍者鏗曰在內不無使使既先朝遺旨何忍違苛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間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及遣呂文顯賫藥往夜進藥事正逢八閏齊鏗上高座謂文顯曰高皇帝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狀如兒疑威以罔器許之及死識者莫不痛惜鏗出閭時年七歲阿弘景為侍讀其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言別容色慘然云某日命盡其實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

東華 卷一百十五

七

長訪以幽中事語秘不宣弘景遣人參訪果與夢符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錄高帝第十八子也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欽高帝第十九子也年三四歲高帝常畫臥欽上高帝股弄繩髮繩高帝因以繩賜之及崩後欽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明帝誅高武子孫欽以年幼得全每朝見帝

物躬俯偻不敢正行直視永泰元年明帝疾甚乃見收欽曰死生命也終不敬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也仰藥而卒二子在

夜抱亦見殺其子為叔何陽乞奴不得甚於柴封矣又曰道成之墓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固宜其有此報

謝超宗

謝超宗靈運之孫也宋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諫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也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座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曰旦侍宴至尊就君有鳳毛超宗以扇諱還還內道隆謂檢覈鳳毛至開乃去泰始中為尚書殿中郎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竝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第超宗以為片辭折獄一言定國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贖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特患慙文弗奇一通峻絕寧運五通庸常使其果奇一亦宜採昇不二年坐公事免請東府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

東華 卷一百十五

太

至使人不衣自暖超宗飲酒數盃醉氣橫出高帝甚歡及受

諱為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朓散

騎侍郎孔珪等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侍才使酒多所

陵忽在直省常階上名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

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司馬超宗怨望

謂人曰我今日不知是司馬是司驢為有司所奏免官禁錮

十年司徒褚淵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闕道壞墜水僕射王

倫牛驚下車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瀾出水露

溼狼藉超宗抗聲曰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大怒武帝即位

除竟陵王諮議愈不得志超宗子嬰張敬兒女及敬兒誅超

亦是實錄

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民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收付廷尉。一宿頭髮盡白。詔徙越。行至豫章。賜自盡。超宗門生王永先告超宗子才。卿先罪二十餘條。上付廷尉。才卿以不實見原。永先賜死。大意

到搗

到搗字茂謙。武原人。彥之之孫也。襲爵建昌公。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喜納交游。愛伎陳玉珠。宋明求不與。迨奪之。有怨言。帝將殺之。搗入獄數宿。鬚髮皆白。免死。奪封與弟。搗由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直讓封還搗。許之。弟遁為海南太守。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九

守昇明元年。刺史陳顯達起兵。應高帝。通衢豫見殺。還家人在都。夜見兩三人持壺刷其門。須臾而滅。明日凶問至。搗懼。請高帝。謝上。數游搗家。懷其舊德。及即位。一歲三遷。為御史中丞卒。

劉俊

劉俊字士操。劭之子也。為柱陽王恭軍。與世祖同直。款好。遷武陵內史。俊善於流俗。蠻王田儻在山中。年百餘歲。南燕王義宣為荊州。儻山謁。至是又出謁俊。除散騎侍郎。柱陽之難。助於大桁戰。俊持喪。側冬月不衣絮。高祖即位。以為廣州刺史。遷越騎校尉。初若梧。弒太祖。集議中華門。見俊謂之。

曰。君昨直耶。俊曰。僕昨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進不取。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非常之勳。非臣所及。世祖即位。轉司州刺史。從駕登蔣山。上顧俊。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蓋謂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思。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初太祖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鑄錢議。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愷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人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矣。三吳國之閩。與比。成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十

穀。獲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淺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借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而通交易。務欲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為宜開置泉府。方收貢金。大典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鑄鑿不鑄。大錢。摩澤。滯樂。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若弗復染。不可復行矣。鬻賣者。徒失其物。盜鑄者。賤買新錢。滯樂。

夏川反覆生詐，循環起奸，此尤所宜禁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窮蹙，雖小破缺無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多用其議，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安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四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縣，是故嚴道地。青衣，文帝改名漢嘉，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詢蒙山獠，云可經畧，此事若立，潤利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主

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雖得千餘萬，而功費甚多，乃止。遷益州刺史，俊既藉舊恩，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閭房，供費者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甯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還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收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啟救之，詔禁銅終身，俊雖廢黜，而賓客日至，高宗立，加駿騎將軍，俊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為都陽王，納俊妹為妃，高宗又為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為妃，轉五兵尚書，俊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領驍騎將軍，衛送山陵，路經朱雀橋，感慟而卒，弟繪，字士

好博上

章為南康相，郡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其人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辨，迎遷中書郎，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夷竟陵西郎，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蘇籍、周顒、清綺、繪、麗而有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蒲也。陸昌中，兄俊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救之，得免。安陸王寶暉為湘州刺史，以繪為長史，行湘州事，寶暉愛繪，繪女也，寶暉愛侍婢，繪奪取之，以聞，寶暉以為恨，蕭衍起兵，詔以繪為雍州刺史，固辭不就，東昏怒，繪終不受，及東昏見殺，城內遺繪及博士范雲齋其首，詣衍於石頭，轉大司馬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主

從事中郎，卒弟瑛，義興太守，善圖，婦人繪善飛白，榮陽毛惠遠善圖馬，並為第一，瑛妹為都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病疾，醫所不療，陳郡殷荷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瑛令荷圖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帝使繼妹示妃，妃視圖，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取圖焚之，於是恩情頓滅，病亦除，若所圖者，妃當相從於地下矣。

虞棕

虞棕，字景豫，餘姚人，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棕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輒鳴咽流涕，仕宋為黃門郎，山陽王休祐為明帝所誅，葬日，雪厚三尺，故人

無至者唯惟一人來赴初武帝始從官家尚貧薄儉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建元初遷豫章內史儉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豫章王疑盛饌享賓謂儉曰有羞有所遺不悛曰恨無黃領雁何曾食疏所載也儉祖嘯父晉左戶尚書上以儉布衣之舊從容謂儉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怪其速遷謂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儉求品味儉獻雜香數十與太官鼎烹不及也上求諸飲食方儉秘不出上嘗後復不悛儉乃獻醒酒鱸鮓一方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儉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儉引參佐會儉曰主上聖明公卿効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五

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儉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光祿大夫卒

蕭景先

蕭景先高帝從子也為輔國將軍封新吳侯景先啟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以救蒼生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自竭不憂不治也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同車行泥路至領軍府轅折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不得忘今日艱辛及帝踐祚拜景先為領軍將軍羽儀其盛傾朝觀焉拜還詔問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耶景先奉謝初

昇明中沈攸之於荊州起兵武帝時鎮彭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壘中有人呼蕭丹陽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窮討之了不見明且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末明二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欲驗益城壘中言耳假節司州諸軍事卒

胡諧之

胡諧之南昌人武帝在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遷驍騎將軍上欲與通姻以諧之家人語俛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五

侯語帝大笑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以舊恩見遇上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耶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屢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馬栢年患之謂使者曰馬非狗子那得應無極之求使人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侯狗還無厭之求諧之切齒後栢年被代稱疾不特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待山川險固聚眾欲擅一州於是賜死栢年梓潼人初為州將劉亮使至都諮事見宋明帝言次及廣州食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泉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泉

泉談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

劉獻

劉獻字子珪沛國人六世祖恢晉丹陽尹獻年五歲聞舅孔
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
兄璉亦有名弟璉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
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數十人丹陽尹袁粲
於後堂夜集聞而請見指聽事柳樹謂獻曰人謂此是劉尹
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為安成王參軍
公事免獻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尚書祠部郎不拜袁粲
誅獻往哭之太祖踐昨召獻入華林閣問政獻曰陛下誠前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五

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
帝謂司徒褚淵曰儒者之言乃爾救獻使數入而獻自非詔
見未嘗到官門上欲用獻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武喻旨
獻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
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淵宣旨喻之答曰自省無席廟
之才故鄉就養誠所願也除豫章王參軍不就永明初竟陵
王子良請為記室獻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吾性拙人間不習
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及公事免黜此親眷所共知也且
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之疎懶中以親老為供養計
寒裳徒步脫爾逮今先朝使更自修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袁

上下風靡
與母也

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
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義古者以賢
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
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
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
宜攝齊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非敢偃蹇
為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初奉敕便希托跡於客游
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
方之士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讓饒魏關高公子之仁
復有追申白而入楚美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五

從九九之遺踪既於集津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清
溫展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獻姿狀纖小儒學冠
於當時京師士子莫不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詣
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櫃橋
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呼為青溪先生竟陵王子良
親往修謁表世祖為獻立館以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獻曰
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
徙居遇病卒年五十六獻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自洗治
漬指為爛母孔氏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年四十餘
未有婚太祖為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

氏不悅，歎即出其妻居父喪，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梁武素重歎，詔為立碑，謚曰貞簡先生。初，歎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學者美其退讓，濟陽蔡仲熊亦善禮學，常曰：『五音本在中土，氣韻調平。』今在東南，土氣偏陔，故音律乖爽，獻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終不改操，求同故，次壞不進。官尚書左丞，歎弟璉，字子敬，方軌正直，為武陵王曄參軍，曄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璉曰：『應刀落俎，膳夫之事，噉下親執，鵝刀下官不敢安席。』因請退，與友人孔徽同舟，徽雷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歎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

史籍

卷一百十五

走

尉卒

武帝諸王

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為鎮縣時，與裴后不諧，遣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幼少，在庭前憂愁獨步，帝見之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母不得見，讀書何為？」帝異之，即召后還，順帝末，為會稽太守，宋時以郡縣遲緩，每徵求皆遣使，公私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忤通，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此輩貪險，要求使役，朝辭禁門，情

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脇過津埭，恐喝傳郵，呵賦商民，

傍折守宰，既贖郭望境，便飛下嚴符，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微村切里，俄頃十催，尺布之連，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為千，或詐應質，作向方，或恐以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筐貢微闕，塗捷肆情，風塵毀謗，隨念而發，及其他諱，轉積鴟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質，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後回刺言臺，推信在所，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數，遠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有人競自整，如乃事速，應緩自當紓，坐不須過重，但令必行，且兩裝乏船，充擬千緒，三坊寡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展方辦，粗計遠近，率遣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天

一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較畧一年，脫得省減，息船優役，遠近暫安，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致之以歸，西邸起齋，聚古人器玩以充之，夏禹廟，禱祀盛侈，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貪旌約，服器果蔬，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簞而已，除丹陽尹，上表曰：『京師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繁原抱陸，其處甚多，舊遺古瘁，非復一所，而民食業廢，地利久蕪，此遺五官殷瀆，到縣循履，得丹陽深陽，永世等縣，解并村者，解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修治塘過，合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世祖，即位封竟陵王，南徐州刺史，入為護軍將

軍兼司徒會稽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係塘役太守王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許欵為錢送臺庫于良啟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弊蠶農罕獲饑寒特甚頃錢貨物賤殆欲兼倍稼穡難勸斗止數錢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歲常調既有定期僅郵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窮蹙鮮復完好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因於所質鞭捶質繁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租閉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段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

史籍 卷一百十五

无

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之初役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窮愁不可聞見而此年租課三分通一既足擾民復自弊國臣時啟聞幸蒙蠲免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通郵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需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淫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東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

十匹為束
私價六千
官受五百
故謂之刻
上四布止
銀百餘錢
依其大價
依舊制收
五百刻下
也

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倘值水旱寧所忍言且西京城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深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致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郵宜畧其目前之利取其長久之益無患民費不殷國財不阜也上不納于良少有清尚禮賢好士居不穀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上始親政水旱不時于良密啟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汗澤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饑氣夫園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太始中郡國大旱明帝下詔

史籍 卷一百十五

辛

除民租今聞所在逾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歲方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通租宜皆原除齊有天下日浸思洽未布百姓困窮宜加優養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梓竊官假號斷門連至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資之來一旬洗正小民之心圖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謂賦窮則觸事在匪輕自可依源削除未宜復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諒存精審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役無極受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延明詔深矜伏同恩文累降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負罪難愆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銀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

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為廢。雖役未及民。動費已積。災早致。或由於此。又泉鑄歲遠。類多磨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撞華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遺賈。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間長宰。必令輪直。進道舊科。退容奸利。五年。務居鵝籠山。郡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眼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與文惠太子甚相友。十年。頡尚書。今揚州刺史。世祖不豫。詔子良入侍醫藥。日夜在殿內。太孫聞。口入參承。世祖基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

史紀 卷一百十五

三

立子良。俄頃上。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小。悉與參懷。子良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若慈愛。既懼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濟敏。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督南徐州。陸元。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其悅。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備九服。錫命之。

子良受遺
輔政安得
不樂世務
明是引賦
入室

禮。蓋曰。文宣初豫。章王焜。葬金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山歎曰。北瞻吾叔。南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至是。遂葬焉。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達袁象。問之曰。王。以殺。竟陵不壽。國事定復如何。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蒼生方塗炭矣。政當。歷耳聽之。子良嘗。改封巴陵王。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名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等。住中書省。高武。子孫。住西省。敕各兩人。自隨。過此。依軍法。夜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

史紀 卷一百十五

三

要當悉殺之。會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帝眠未醒。而時刻已至。中舍。曹舍人。沈徽。字。與左右。單景。高。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景。傳。啟。子恪。已至。帝驚。問曰。事未耶。景。傷曰。爾明日。乃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乘。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及陳顯達。事起。王侯。復入宮。躬。督。德。往。事。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曾。兄。弟。投。之。慧。景。事。敗。昭。曾。兄。弟。首。出。以。王。侯。還。第。不。自。安。子。良。防。閣。桑。假。為。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曾。軍。主。胡。松。領。兵。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游。假。等。謀。篡。徒。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曾。以。為。不。可。

若此仗人
疑信俱不
幸刀之

寶義齊明
女子以
不嗣
恐諸王見
疑故弄名
其子

偃黨王山沙以告御刀徐僧重昭胃兄弟皆伏誅昭胃子賁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為湘東王所害

巴東王子響世祖第四子也初封魚復侯豫章王疑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詔為嫡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牽打車壁世祖聞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王為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敢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徇饋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密啟上敕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三

寅等精檢寅等秘之子響聞事使至不見敢乃召寅及典義吳修之魏景淵詰問之修之曰既降敕旨正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盡殺之上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畧領齊仗數百人檢捕琴小使中書舍人茹法亮宜旨安慰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性命諧之等築城燕尼洲子響白服登城遣信與畧等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父身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單舸還闕謝罪何築城見捉耶呼法亮法亮疑畏不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不遣子響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犒軍尹畧棄之江流執其使子響怒收集府州器仗合二千人從震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

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充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畧被殺官軍引退上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眾逃散子響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舫下都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令順之為之所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謚殺之子響密作敗紙紙藏如王氏裙屢中具自申明云歸罪不得苦痛之深惟願矜憐無使後世謂上有殺子之謾臣有逆父之謗上心甚恨於華林為子響作齋上自行香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柳悲鳴問爾承此後何意答曰後子前日墜崖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歎歎良久順之慙懼發病卒文惠鳩殺弟宜其後之不自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三

晉安王子懋世祖第七子也年七歲時母阮淑媛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以銅甕盛水漬之子懋涕泣禮佛曰若使阿母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壽不萎七日晝畢華更鮮紅視甕中稍有根鬚世稱其孝感除湘州刺史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遷雍州刺史鬱林即位進大將軍子懋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將軍陳顯達屯襄陽子懋欲脇取以為將顯達密啟高宗徵顯達還除子懋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子懋謂顯達曰朝廷令我單身至鎮身是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辭出便發子

慈至驛陽聞壽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與參軍周英防開陸超之議令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安不成猶為義寇防開董僧惠攘袂曰此州雖小武帝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關以問鬱林之廢誰能禦之部分既定母阮淑媛在都子懋密迎之阮氏報同母弟于瑤之瑤之馳告明帝明帝遣中護軍王玄邈討之玄邈使軍主苻叔業與瑤之廣壽陽偕佐奔散唯周英及參軍王皎在于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拔刃入齋于懋笑曰不意荆陽翻成泉鏡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惠為喪殯僧惠姑熟人能反手於背嘗五斛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五

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執之僧惠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謀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王歛畢迫就湯藥雖先翁生玄邈義之還白明帝命配東冶于懋子昭若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悉其消息崎嶇得至僧惠視書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為子懋所知子懋敗于琳之勸其逃亡若曰人皆有死先何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超之門生姓周者謂超起之當得賞於坐後斬之頭墜而身不佩玄邈嘉其節厚為殯歿周助舉棺棺墜壓其頭死人以為有天道焉

建安王子真武帝第九子也除郢州刺史明帝遣裴叔業就

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入淋下令孫奉出之叩頭乞為奴賈死不從先年十九

海臨王子罕武帝第十一子也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病亦愈感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暉侍讀賀子喬為之賦頌當時以為美談建武二年見殺

巴陵王子倫武帝第十三子也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英果時鎮鄂那有守兵明帝恐不即罪使法亮密謀之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遂手執鳩過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

史籍 卷一百十五

五

舉酒謂法亮曰值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帝殺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我家舊人今街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高武為諸王置典籤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武陵王暉為江州剛烈不可許典籤趙維之曰郡且易刺史及見武帝誣暉過失遂免之南海王子罕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還泣謂母曰兒欲移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奪取子罕履繼餘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湯入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恭侍黃鮑俱病典籤吳修之不肯而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求

衣食必須訪。永明中，巴東王子寶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謂
臣曰：子寶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及，豈唯巴東
武帝問故，答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薪，一盃漿，皆
諸王帥不在，則竟口忍渴，諸州唯聞有帥，不聞有刺史，竟
陵王子良常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帥，參軍范雲曰：詣長
史以下皆無益，詣帥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
色，及明帝害諸王，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稚珪問之
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名，而復害之，若不立帥，故當
不至於此，故事府州論事，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
月下，又云某官某簽，故州府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

史籍

卷一百十五

老

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而以親近左右
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雖長王臨菴，素族山鎮，皆
內出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籤，
刑政所施，喜公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
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稱額流血，謝
自此以後，惟寄彌隆，典籤還都啟事，一歲數反，時主多與問
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
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并
愿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
諸州急事，宜審有所論，不得造典籤，還都而與籤之任輕矣。

喪心怪矣
幾若何為

臨賀王子岳，世祖第十六子也，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
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
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帝孫曰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
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
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常相殺戮也。
南康王子琳，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氏有盛寵，後宮為采女
者，例賜玉鳳，荀氏得玉鳳，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
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
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各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
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改封南康公，褚恭為巴東公，以南

史籍

卷一百十五

老

康為王國，永泰元年，見殺，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
龍無數，乃飛上天，後諸子盡為鸞所殺，論曰：守器之重，那家
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
及於敗亂，既先期夙殞，武帝不擇賢嗣，再之昏孽，禍斯始矣，
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
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

陸澄

陸澄，字彥淵，吳人也，少好學博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
始初，為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稱姓，左丞徐爰案司
馬子讓，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於齊，並不言姓，澄不引與

卷一百十五

據而有意立議坐免官白未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
 在官積前後罰凡五千數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
 儉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曰江左草創崇
 禮門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叩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
 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學鄭注不可廢并言
 左氏注學之長教梁舊有廉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
 孝經題為鄭玄注觀其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白序所注衆
 書亦無孝經且為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曰易體微遠
 實貫羣集豈可專據小王便為該備依舊存鄭誠同來說元
 凱注傳起過前儒殺衆小書無伏兩注存原略范率由舊式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凡此諸議並同雅論所疑孝經非鄭玄注僕以此書百行之
 首人倫所先鄭注虛實前代不嫌可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
 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
 令君少便執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
 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編數百
 千條皆儉所未聞儉乃嘆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凡案雜物
 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
 人所不知事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秘書監領國子監祭酒
 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
 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如澄所

碩學

言當時稱為碩學而讀易三年不解文義僕撰宋書竟不成
 王儉服之曰陸公書癖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陸昌元年卒
 史籍 卷一百十五

周顒字彥倫。汝南人。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宿直。帝所為慘毒。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為之小止。顒音辭辨麗。出言不窮。官商未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智林道人遺顒書曰。貧道年二十時。便聞此義。私心歡喜。無與共之。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已來。略無一二。不意此音

東籍

卷一百十六

忽來入耳。方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見重如此。入齊。遷中書郎。少從外氏臧質家。得衛恆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雜書求顒換之。顒笑曰。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顒詞韻如流。聽者忘倦。善老易。與張融以玄言相往復。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年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小舍。衛將軍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問。顒卿精進何如。胤曰。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轉國子博士。嘗與胤兄黯書曰。網罟之興。其來實遠。觀聖

人之設膳。修乃復為之品飾。蓋以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夫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夕餐朝哺。永言資之。彼就寃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况乃野牧成羣。閉塞重圍。量肉揣毛。以埃枝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無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如使此道果然。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之常事也。報應如家人。天如客。作客日。在客日。多吾儕信業。未能長免。則傷心之慘。行可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兒夜鯁。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業生性之啟。然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儼。非自死之草

東籍

卷一百十六

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感愧。眾生之為畜。醜者。由其積墜。癡迷。沉流。莫反。報受穢濁。何乃因此。滋腴。自汗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願卒官。

王慈

王慈字伯寶。僧虔子也。謝超宗嘗候僧虔。因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鴨。比風超宗很狽。而退。領步兵校尉。慈患肺。武帝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乘女。子觀。尚武帝女。吳縣公主。修婦。禮不敢受。姑答卒。贈太常。

蔡約

也
論文
敬信

蔡約字景揚與宗子也為司徒長史明帝錄尚書輔政百僚
脫展到席約躡履不改帝謂江都曰蔡氏禮度之門故自可
悅和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為太子詹事卒

陸慧曉

陸慧曉字叔明玩玄孫也高帝輔政除尚書殿中郎鄒族來
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
卿輩乃復以為慶耶遷太子洗馬何點稱慧曉如懸鏡遇物
無不朗然王思懷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慧
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楊柳點嘆曰此池便是禮
泉此木便是交讓劉琨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曉並宅其

史華 卷一百十六

三

間有水此必有異遂命駕往觀而酌之曰一飲此水鄙吝之
意消矣盧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武帝謂竟陵王子良曰
烏能凝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歷一州乃使慧
曉為長史行事臨別帝問曰卿何以輔盧陵答曰靜以修身
儉以養性靜則不擾儉則不煩上大悅慧曉歷輔五政立身
清肅僚吏造詣必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謙屈答曰我
惡人無禮豈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
曰人情貴者不敢卿賤者乃卿之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耶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不甚措
意晏恨之而不能傷乃送女妓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

既下原
何以不
君子立
當權重
其知不足
辨也

史華 卷一百十六

四

令史諸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偁
謂曰都令史諸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
諸都令史為吏部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
之欲以為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邊
境王瑩王志曰侍中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貂瑤後
寇賊切當今中外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為南兗州刺史卒贈
太常三子僚任倕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兄子闕為揚州
別駕明帝崩闕謂所親曰官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才
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稱疾不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
王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闕曰吾為人吏何可逃此城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鏡之孫也宋元徽中為廷康令時有盜牛者
與本主爭訟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憲之令解牛任其所去
牛竟還本宅盜者伏其罪為政清儉其得人和都下飲酒醉
旨者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入齊為衡陽內史刺史王
與初至衡陽獨無訟者與嘆曰顧君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
吾將何事遷行會稽郡事西陵皮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
稽年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墾稅求加一倍計年長

百萬武帝使陳得夫憲之曰尋始立牛犂非通儀以納稅也
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
渡卽其例也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饑去乏從豐良田饑
棘皇慈恤隱振廩調而元懿幸災推利重增困瘼人而不
仁古今共疾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歲並
且舊格有闕恐元懿今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
請便百方役苦爲公買怨其所舉腹心皆虎而冠耳書云與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言盜公爲損蓋徵斂民所害乃大
也愚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人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
非能於人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卽日不宜於人方來不

史集 卷一百一十六

五

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爲巴陵王
長史典箴諸事未嘗接以顏色遷吏部郎中祖覲之宋吏部
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梁武受禪憲之風疾
漸篤求憲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繫經率郡資無僭石及歸
不免餓寒天監八年卒臨終教其子曰夫百年之期迅若駒
隙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自來死亦安識其所往
延陵云骨肉復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良有以也吾今預爲
終制瞑目之後勿違吾志莊周濬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猶
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
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類

載以輜車覆以粗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祭以杆水
廟煠范史雲烈士奠以寒水乾飯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
衷也喪易寧感自盡子情禮奢寧儉差由吾意不須常施靈
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暫設几席唯下
素饌勿用牲牢丞管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疎怠止
用蔬食時果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
必齋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蕭惠基

蕭惠基惠開弟也善書隸奕棋與太祖情好相得惠基弟爲
桂陽王休範妃桂陽舉兵太祖頓新亭以惠基爲軍副惠基

史集 卷一百一十六

六

弟惠期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還侍中袁粲劉
乘起兵之夕太祖以乘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
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乘相知由是益加恩信太祖
卽位爲都官尚書掌吏部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
禮闈非公事不私觀焉遷太常加給事中當時能棋人琅邪
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第二品宋文帝時羊玄保善棋玄
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遷於帝
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
上倦遣還省再賭一局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
不寐二人所以品第致高者緣其用思深久故也抗思莊並

身孟子同

給事中承明中救抗等品棋使惠基掌其事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王融

王融字元長僧達之孫也為太子舍人以父道瑛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梁啟世祖求自試曰臣聞春恭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官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劔紫覆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鄉里然無慙而官昔賢所議不任而祿有議必讓臣是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歸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貧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

史籍

卷之百十六

七

王融自注
僧達之孫
融似其祖

王融自注
僧達之孫
融似其祖

而還弁不能答融驟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沈昭略在坐末相識屢顧盼融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曰天下誰不知僕而卿有此問昭略云且食蛤蜊及為中書郎歎曰鄧禹笑人行遇朱崔衍開與寒不得過棹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板融寧朔將軍融文辭捷速于良特相友好才地既華兼藉于良之勢傾意賓客文武輻輳之武帝疾篤于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使進欲矯詔立于良詔草已成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為儀而帝崩融以于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排門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于良指麾內外音響如鐘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收融下廷尉獄朋友部曲參問相繼請救于良于良不敢救詔賜死西昌侯固請不得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欲指斥帝過失也太學生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融欲奉于良準鼓成其事同學虞叢丘國賓相謂曰竟陵才弱于中書無斷敢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詰問懼而死瘞體皆背時人以爲勝破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

史籍

卷之百十六

八

謝朓字玄暉陽夏人文章清麗為荊州刺史隨王子陸文學

謝朓字玄暉陽夏人文章清麗為荊州刺史隨王子陸文學子陸奸詞賦朓又被賞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勸欲啟聞朓因求遷除新安王記室朓股辭于陸曰朓聞漢汗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驚寒之乘希沃若而中疲阜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咽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蓬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拾耒場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南浮七澤契劉戎旃從容譙語長祐日也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瞻陽木洲流淚撫臆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謝先謝清切蒼房寂寥舊華輕舟反

東籍 卷之一百十六

游平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唯憶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洛朱郎方開劫逢心於秋實如其替履或存祗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如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時荊州信使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行前徐州事啟妻父王敬則謀反上善之遷尚書吏部郎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東昏失德江祗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謂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蔡不乖物望非以此要當貴只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恩明帝不答少日遙光以朓兼衛尉事朓懼見引以祗等謀告左與盛又說劉渢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請於居卿地但以

一四耳

卿為反覆人耳暉馳告始安王及江祗祗嘗謂朓朓言有近詩呼左右取既而停之祗以為輕已後祗及弟祀劉渢劉晏俱朓朓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祗轉不堪至是構害之詔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朓甚謀挹尚書郎范慎剛之曰卿人才無慚此選但恨不能刑于寡妻耳朓有愧色及臨誅嘆曰天道其不味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朓好獎人物孔覲有文才未為世知孔珪常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借齒牙餘論朓與梁武素以文章相得梁武以女

東籍 卷之一百十六

永世公主適朓于說及即位薄讓門舉變以嫁王暉讓歎恨為書遺王主以呈帝帝甚於歎而婦終不得還以謀為信安縣令
袁象 袁象字緯才舉從子也象及舅蔡與宗並器之為廬陵王諮議江陵人荷蔣之弟胡之其婦為沙門所淫蔣之殺之及議罪蔣之兄弟爭死荊州刺史盧江王下博議象曰昔文舉引罪獲漏疎糾蔣之心跡同符古人由是蔣之兄弟免死象素薄王晏為人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削瓜晏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愕然問所由晏曰袁象為臣說之上

不悅坐過用祥錢免官付東冶象妹為竟陵王子良妃于昭
明年八歲形容憔悴帝問其故昭胃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
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憂帝曰特為兒赦之既
而帝游孫陵望中冶曰中有一好囚乃與朝臣幸冶行庫藏
因宴飲賜以徒酒肉救見象與語明日釋之後為侍中象充
朕特甚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步卒諡曰靖象宗人
廓之父為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樂布衣蔬
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人以比王袁幼時顏延之見之
嘆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建國為太子洗馬何潤為文惠太
子作楊畔歌太子甚悅廓之曰夫楊畔歌既非典雅而聲甚
哀思殿下當留意蕭韶奈何聽亡國之書太子改容謝之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十一

孔稚珪

孔稚珪字德璋山陰人父靈產晉安太守解星文沈攸之起
兵靈產自太祖曰沈攸之兵衆雖強以天數觀之無能為也
稚珪為尚書左丞兄仲智妻李氏嬌妬無禮稚珪自太守殺
之遷廷尉江左相承用張杜律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
獄官詳正舊法尚書郎王植撰定律章奏之曰臣尋晉律文
辭簡自約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
懸殊自泰始以來皆斟酌參用吏杖威福之勢民懷虛罔之
冤陛下紹興帝業下車之痛每惻皇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恩

三十應作
六十

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彙愚案錄其九
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
於義乃備者又取二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
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詔公卿
八座參議考正舊法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意多從輕其中
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
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治遠
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也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中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
座共正注律謹奉聖旨成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請付外施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十一

用臣聞斷獄之職自古所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
平不異無律律書積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
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
法書獨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有千餘獄
如令一獄歲枉一人一年之中枉死常有千餘使千公哭於
邊城考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已血濺九泉矣怨毒之
條上干和氣尋古之名流多通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
元常文惠積映魏闕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
輕空動承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閒伍所出將恐
此書承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募課業宜流

班得宵子，拔其精明，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下任，則事無之德，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奸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蔽其詐，如身手之相習，若絃括之相接矣。謂宜寫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策試高第者，擢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出為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百姓死傷，上陳通和之策，帝不從。稚珪風韻清疎，不樂世務，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居宅盛營山水，憑机獨酌，庭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郡，鼓吹何必效仲舉？」王晏嘗鳴笳候之，聞琴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曰：「我聽鼓吹。」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主

殆不及此，且有愧色。遷太子詹事，卒。史臣曰：政刑之道，貴有直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制亦異，辭有出沒，養生增損，舊尹之政，既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成法。張弛代積，稍至遷說，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一時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真非復生，寧失有罪，抱木就死，未必非寬。下吏上司，文簿從事，察色辨聲，川莫矜恤，中在理獄，不以病瘼案法，隨科幸無咎悔，夫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愆，承明定律，多用優寬，心存弘厚，至於使民遷善，遠罪猶或未之講也。

豈有以父母為他人之理

王與

王與，或兄子也。昇明初，為丹陽尹。世祖鎮京口，以與宋室外戚，從弟，滋又同逆，疑有異志，欲除之。初，長史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得還，時與為吏部，轉普曜內職，晏深德與，叩頭保之。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世祖乃止。永明中，遷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與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已重，與不能相推，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與後，乃轉左僕射，出為雍州刺史。與長史劉興祖不睦，與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聞，與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画漆盤為書，稱枉，令家人啟聞，與亦馳啟，經興祖扇動。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南

荒蠻上知其任，敕送典祖還都，與於獄殺之，稱典祖自經死。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領兵收與，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出襄陽，與子彪凶惡，將閉門拒命。長史殷敷與女婿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復還，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可，敷又曰：「若遣典籤，問遣送啟，自中亦應被宥，乃令啟書，放遣典籤陳齊出城，為文顯所執。敷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宜思後計，仰藥白盡，孰與身名俱滅。敷請先驅螻蟻，又不從。門生鄭羽叩頭乞迎臺使，與曰：「我不作賊，欲遣啟向中，政恐文顯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領兵出城，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拒戰，却之。司馬

理起長史裴叔業於城中起兵攻與與爾兵入禮佛未及起
軍人斬之彪及殷獻告伏誅

宗室

始安王鳳明帝兄也早薨謚曰靖子遙光生而雙疾高帝謂
不堪奉拜欲封其弟武帝固請乃以遙光襲始安王明帝輔
政遙光密贊大謀勸明帝盡殺高武子孫為揚州刺史撫軍
將軍好吏事多慘害足疾不與朝會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
與帝從容諷議言聖帝索香火明日必有誅殺皇太子不好
學喜曼遊上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遙光曰文藝之事士大
夫以此求官耳太子何用講為上乃停講進大將軍帝不豫

史錄

卷之一百十六

五

遙光入侍疾帝疾篤河東王炫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
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性多忌人有翰履者以為戲
已嫌責之劉繪嘗為戲云智不及葵大忤其意既輔政潛結
江都兄弟謀自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
尤入臺風飄儀輦出城外遙光不悟欲據東府號令使遙欣
急下荆發而遙欣死江都被誅東昏召遙光入告以初罪遙
尤懼還省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遙光弟豫州刺史
遙昌卒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臺武進荆州送者甚盛
停前渚未發會東昏欲轉遙光為司徒召之喻旨遙光慮見
殺收集荆豫部曲於東府門眾怪之莫知其指遙光召親人

遙光而牛
所宜共取

東昏還省
此一處好

齊明帝遙
光兄弟小
厚於高武
子孫何乃

丹陽丞劉渢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并諸僧赴以
討劉渢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召驍騎將
軍垣歷生至歷生勸遙光率城內兵夜攻臺葦荻燒城門曰
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
聽事處分行賞上仗登城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
自有臺及日出臺軍稍至於是戒嚴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
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橋太子右率左與盛屯府東籬門眾
軍圍東城遙光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王曇天
愛遙光將反以告參軍蕭暢暢不從至是暢與長史沈昭畧
奔臺人情大沮歷生戰敗為曹武所擒歷生謂武曰卿以主

史錄

卷之一百十六

六

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則我當死我今日死卿明日亦死遂
殺之遙光聞歷生敗大怒殺其子日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
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秉燭坐令人拒戰左右並踰屋
山軍主劉國寶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
排闥入斬之舉事四日而死黨與皆伏誅遙光幼時甚貞正
明帝傾意待之使與東昏共齋居止東昏呼遙光為安兄思
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香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
兄因嗚咽左右不忍視詔飲堊其屍原遙光諸子遙欣替亂
中便寢然明帝謂江都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必成令器未
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綽曰不忠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綽

四修列未
必兄弟之
子與從兄
弟之子懸
絕至此豈
敢非其有
恐生後患
所謂可也
夫之無所
不至也

不及見耳年七歲出就學時有左右善彈飛鳥應弦墜落選
欣曰凡戲多端何苦為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而傷其
生為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稍長博通經史拜中書郎明帝
入輔遙欣參預政事凡所論薦皆得其人延興元年除宛州
刺史豐城公遙昌亦鎮壽春帝於便殿宴別遙光在座帝憐
然謂遙欣曰昭王昔日之言可念因悲不自勝遙欣兄弟皆
嗚咽侍者亦雨淚及泊歐陽岸謂左右曰吾久不見彈鳥左
右云有門生因彈見鳥以此遂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
語耳那遂斷耶遷都督荊州刺史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
普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為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外權勢并在其門幸贈司空華用王禮建武元年拜征
虜將軍豫州刺史崩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使
參軍崔慶遠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
乃為勞宏曰六龍騰躍悠悠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為勞慶遠
曰川境既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見問齊王廢立有其例不慶遠曰廢
昏立明古今同揆武皇臨崩託主上以大事嗣子荒迷廢為
蕃服上逼太后之令下迫群臣之請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
審明旨獨何所疑宏曰哲婦傾城言何可用果如所云武帝
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既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藩

二十餘因內升清階外典方牧雖哲婦之言古人所戒然十
亂盈朝實藉文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子遺卿言華實恐未
可信又曰往年有書與齊武言今日之事書竟未達命也南
使反情實愴然朕本意係兵通好不得已與師問罪使如卿
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訓今欲憲
章聖人不失舊好豈不善哉宏曰卿願朕和親與不慶遠曰
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安樂不和則二國交怨蒼生塗炭和
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此來亦不攻城亦不伐塢卿勿以
為慮宏設酒食謂慶遠曰卿言齊主廢黜凶嗣為宗社計何
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曰成王賢主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故周公立而輔之今近蕃未有成王之賢如漢霍光亦遠立
宣帝宏曰霍光若自立為君復得為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
類皇上可比宣帝不可比霍光且武王伐紂何不立微子而
輔之宏大笑賜袴褶絡帶明日引軍去永泰元年遙昌卒上
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徐孝嗣
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為太過帝曰此我兄孤子不
得與計
安陸王緬明帝弟也世祖即位為吳郡太守大著風績竟陵
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無此善政轉雍州朝
史納留心辭訟親自聽理其不直者論而遣之再犯乃加刑

齊明亦非
性惡思失
殺之然也

為百姓所畏愛。永明九年卒，喪還，百姓緣汜水悲泣，立祠於
峴山。明帝少相交愛，每臨緇喪，輒慟哭不成聲。贈司徒，謚曰
昭子寶。駐為左衛將軍，東昏見弑，寶望物情歸已，坐待法
駕，既而城內送款，蕭衍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寶駐不自
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霄城公寶宏皆伏誅。

蕭詠高帝族子也，世祖在東宮，詠領宿衛，及即位，除步兵校
尉，詠自任悉付之。上崩，遺勅領殿內事，詠林即位，深委信
之，詠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詠還乃安。轉衛尉，高宗輔政，
有所匡諫，帝既在後宮，不出，遺詠及蕭坦之代進，乃得開達，
詠回附高宗，密令典籤諸王不許接外人物，眾懼而從之。詠

史綱 卷之一百十六

九

勅高宗行廢立，其日營林間，外有變，猶為手詔呼詠，詠險進，
無計，界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練謀，莫有動者。建武元
年，轉左將軍，南徐州刺史，進爵衛陽公。高宗初許李克用謀，
為揚州及授南徐，詠志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恃勳，干豫朝
政，上遣左右於外，聽察其奏，謀言上深忌之。二年六月，上幸
華林園，宴謀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詠晚出，至
華林園，仗身執還，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詠曰：隆昌之際，非卿
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相報已極，卿恒懷怨望，乃
云炊飯已熟，合饒與人耶？今賜卿死，謀罵智明日：天去人亦
復不遠，我與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當東顧。

得承
何不取西
昌乃取西

以報，智明遂殺之。至秋，智明死，見詠為祟，詠好左道，吳興沈
文欣相詠云：相不滅高宗，詠喜曰：感卿意，無為人言也。文欣
坐誅，詠兄誕，永明中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
車前導四年，左丞沈昭奏：凡有南簿官，共乘不得乘列，騶
寺請免詠等官，詠廣論，遷司州刺史，上欲殺詠，以誕在邊鎮，
拒命，詠及行，虜退，詠遺黃門郎蕭衍為別駕，使詠誕
子，妻江淹女，字才君，口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詠
弟諒為太子左衛率，諒誅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敬啓求收諒，
深相推諱，諒曰：已死之人，何必至此？君不憶相提掖時耶？幽
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敬高帝時為詠所獎，說累為郡守，後為

史綱 卷之一百十六

三

廣州刺史，白晝見諒將兵收之，少日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
襲，軍敗奔山中，為蛇所噬，肉盡而死。
蕭坦之高帝族子也，為東宮直閣，以勳直為文惠所知，除射
聲校尉，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人內見皇后，帝
於宮中雜戲，後兪坦之皆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
諒諭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少帝微聞外有異，
諒勅移明帝西州，後在華林園，露著黃綵，跣步垂脚，謂坦
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詠共欲廢我，似非虛傳，坦之曰：天
下寧當有此昔元，獨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放近，政坐枉殺
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既不

相按當時諸尼師母言耳豈可為信官若無故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汝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除諸執政須用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左右審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耶坦之曰官遣謙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勅出賜令舍人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辭耳帝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將倒再三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瑋珣林上卧又欲起走坦之馳信報皇后后請停良久乃服明帝謀廢立既與蕭謀及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三

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闕曹道剛疑外間有異謀密防之謀未能發欲待始典內史蕭季敬南陽太守蕭穎基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謂坦之曰遲恐變生奈何坦之馳告謀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此間曹道剛等轉相猜疑弟有老母豈能坐受禍敗兄明日若不舉事政應作別計耳謀惶遽明日遂廢帝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為侯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暹光審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亦不敢言及暹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遂遷主顏端執之坦之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

於宅奔走欲還臺耳端以馬與坦之道中收暹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共進西掖門主書馮元嗣亦叩北掖門告暹光反殿內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問難趨西掖門或勅戎服約慮戎衣或謂同暹光乃朱服入壁內部分既立假坦之節督軍討暹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進爵為公坦之剛狠專執群小畏而護之帝遣主帥黃文濟圍其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問文濟曰海陵故應無他文濟遣收翼宗其家赤貧質錢帖子有數百帝原其死李延壽曰有齊宗室惟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非道暹光濟以殘酷卒至穎什所謂亦以此終者也謀與坦之俱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三

受顧託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宜矣

江祐

江祐考城人祐姑為始安王道生妃生明帝祐少為明帝所愛思如兄弟引為驍騎參軍明帝輔政人情未服帝屏上有赤誌帝秘之祐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代還上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躬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明帝為宣城王太史密奏國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帝喜以示祐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衛尉封安陸侯明帝欲以劉暄為雍州宣希內職不願遠役投於祐祐謂帝曰昔人相贈得一州便贖今為雍

州僅相中乎上默然乃召蕭衍曰今使卿為雍州閩外一以相委祜既見任遠致簡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明帝寢疾轉祜侍中中書令及崩遺詔轉左僕射祜弟祀為侍中皇后弟劉暄為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東昏即位祜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群臣而意寄多在祜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與始安王遙光等更日貼勅時呼為六黃帝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祜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祜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相反祜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愛左右茹法珍梅盡兒等為帝所委任祜常裁折之群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祜欲立江夏王寶立劉暄初

史綱 卷之一百十六
為寶立鄧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立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素負脫帳下落暄暄曰且已養鷲不煩復用此寶立志曰舅殊無消陽之情暄不悅至是不同祜議欲立建安王寶立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得命後旨勅祜祜命祀以少主難保勸祜立之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從故祜久不決遙光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渡橋刺之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其謀祀時在殿內微覺之遣信報祜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祜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名祜入見侍中書省初直齋袁文曠有功當封祜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祜以刀環祭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與祀同

日見殺祜等既誅帝恣意遊走謂左右曰祜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得如此因問祜親餘誰答曰江祥即於馬上作勅賜死祜弟禧早卒有子厥年十三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彭城人聞祜等戮眼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還坐悲嘆曰行自及也遙光反以誅暄為名事平悉領軍將軍封平都侯徐世標等諍暄有異志帝曰我舅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

江敬

江敬字叔文考城人尚孝武女臨汝公主為丹陽丞時袁粲

史綱 卷之一百十六
為尹見敬嘆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齊遂建為吏部郎初宋明帝勅敬出繼從叔慈為從祖浮後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慈聖義非天屬江忠簡亂嗣所寄唯敬一人敬宜還本若不欲江懸絕後可以敬次子繼慈為孫尚書議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慶禮之始於是敬還本家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請曰臣小人出自武更遠逢聖時階榮至此為見昏得荷昭光女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敬謝藩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敬登榻坐敬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去

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官教至雲龍門方知其事托病吐車中而去改晉安王師卒

何昌寓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宋建平王景素為南徐州刺史昌寓為主簿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元徽之間政關群小有必顛之勢無彙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踟躕而王志慮坦然委之天命惟寬惟謹專誠奉國罔無執戟之衛門無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潤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竟結淵泉皓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壹

惠亟布枉梳之屈未申俱休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澤則為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仰希神照辯明枉直還各帝籍歸靈舊壘死而不泯豈忘報德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者實多而埋冤於黃泉者為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閤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鐘石紀烈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為言良史濡翰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矜

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悖慎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搆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群醜小人在朝詩史所歎王每末言終日氣淚交橫推信期物備衛蕭條求解徐州以避要任苦乞會稽貪處閑務與公道味相求心期有素方共經營國家劬勞王室何圖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恨深陪未蒙照明魂魄莫寄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昌寓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物得其所豈可建平王任直不分邪背叔向之屈恃祁奚而獲亮夙園之冤資于秋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願碎首抽脇白謂不殞臨海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壹

王昭秀為刑州以昌寓為長史行州事明帝使表叔業害諸王詔昌寓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僕受朝廷寄託翼輔外藩臨海王未有過失率得從君罪詔行事吾自有啓聞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當以軍法行事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必欲害王與僕政可公流而下耳叔業不敢逼昭秀因得還都明帝嘉之後為吏部尚書有姓因者求官昌寓曰卿是誰後曰子鸞後昌寓以團扇掩口而笑曰遲遲華胄謝淪字義潔莊之子也年七歲王彧見而奇之言之宋孝武召見淪舉止閒詳應對合音帝悅詔尚公主廢帝敗事寢侯

謝淪

有意於篡也

射褚淵以女妻之嘗與劉俊相推讓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淪曰苟遇其人自可沉湎十日俊甚慚仕齊為衛軍長史拜吏部尚書兄朏為吳興太守淪於征虜清送別朏指淪口曰此中惟宜飲酒淪遂以專酣飲為事與劉瓛沈昭界交飲各至數斗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淪淪與容閔恭并下于輒云其當有意局罷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淪屬疾蕭詵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死生命也何足以懼人久之乃起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淪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己力上大笑解之末泰初為太子詹事卒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王晏

王晏字休熙弘之之孫也仕宋為晉熙王主簿時武帝為長史與晏相得及即位為侍中遷右僕射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明帝謀廢立晏贊成其事轉尚書令封曲江侯時明帝形勢已見而莫敢先言蕭詵兄弟握兵權廷疑未決晏頓三夜微步請詵議還報明帝於東府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如何建武元年拜驃騎大將軍領太子少傅進爵為公明帝雖以事會用晏而心相疑忌始安王遙光勸誅之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默然後料簡武帝中詔得與

晏手勅三百餘紙皆論國家大事以此愈猜薄之帝常遺腹心陳世範等出塗巷采聽因令訪晏陰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費與客語好屏人上聞之遂有誅晏意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復言晏謀因南郊與武帝故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懼未郊前一日乃稱疾停行使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譏言愈信元會畢召晏於華林省誅之晏為員外時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淪者以為梧桐雖有梧桐之美而失後凋之節未幾而致思遠晏從弟也宋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塋手植松柏與廬江何昇寓沛郡劉瓛上表理之事感朝廷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權要上表固讓改授司徒左長史明帝將廢立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不答思遠出晏歎曰天下乃有勸人自殺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帝外述其美內相疑忌思遠曰時事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天

節未幾而致思遠晏從弟也宋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塋手植松柏與廬江何昇寓沛郡劉瓛上表理之事感朝廷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權要上表固讓改授司徒左長史明帝將廢立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不答思遠出晏歎曰天下乃有勸人自殺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帝外述其美內相疑忌思遠曰時事

稍異。兄覺之，不凡人多巧於謀人，而拙於自謀。晏默然旬日，晏及禍，後明帝問之，謂江祜曰：王晏早用思遠之言，當不至此。思遠性好潔，客有請已者，輒使人覘之，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去後，猶令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弟季微，性豪縱，上心非之，謂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都水使者李珪之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憶王思遠，遷侍中卒。

徐孝嗣

徐孝嗣，事之子也。非之死時，孝嗣在孕，母少年，欲更行，不願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老

有子自牀投地，以杵舂其腰，并服墜胎藥，胎更堅，孝嗣幼而挺立，八歲，見宋孝武，升階流涕，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騎馬都尉，建元初，兼侍中，武帝嘗問尚書令王儉曰：誰可繼卿儉曰：其徐孝嗣乎。為尚書右僕射，遷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知，明以告孝嗣，孝嗣即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帝大悅，帝欲悉誅高武子孫，孝嗣保持之，封枝江公，轉尚書令，孝嗣在率府時，晝臥齋北壁下，夢見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帝崩，受遺輔政，任官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祜誅，懷憂

此等事非
金不可行
既與文字
復與并準
何也

恐如安王反，孝嗣在南掖門，欲要沈文季應之，數目文季，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隸孝嗣，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不必用干戈，待帝出遊，開城門，召百寮廢之，雖懷此意，終不能決，群小憎孝嗣，勸帝除之，召入華林省，遺茹法珍賜藥酒，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畧曰：賢叔若同舉事，可無今日之恨，孝嗣素能飲，藥酒飲至斗餘，方卒，長子演，尚武帝女武康公主，第三子况，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俱見殺，孝嗣之誅，故人無敢至者，惟會稽魏溫仁奔赴，為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受封，使吳興丘叔莖之，當傳幾世，獻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

史籍

卷之一百十六

三

卿決之，和帝贈太尉，改葬，臨曰：文忠，孫魏，聰明博學，為梁湘東王參軍，善絃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晝日閉門酣歌，飲酒數升，便醉，每遇歡，則至一斗，時常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親朋莫得見之，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府中語曰：北路魚，南路徐，銀才情艷，新聲巧變，人多諷習，卒官。

沈文季

沈文季，字仲達，慶之子也，慶之為宋廢帝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叔謂文季曰：我願從死，汝當復讐，遂自殺，文季押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明帝立，為黃門郎，明帝宴會朝臣，以

飲至五斗
而會不
飲何也

御史賀臧為柱下史，料不醉者，文季不肯飲，被驅下殿，出為
吳郡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
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
塘軍事。攸之先為廢帝，使殺慶之，至是文季誅其族屬，遷
丹陽尹，齊國建為侍中，領太子右衛率，司徒褚淵當世貴望，
文季不為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
勸淵，淵甚不平，謂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為其郡，依然猶有
故情。」文季曰：「惟系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失國土，不識
粉榆，世祖言及崩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畧，堪委以
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發怒曰：「褚淵品藻人，流未知身死之
史錄 卷之百十六 五

沈文季
太守王敬
則何次蓋
文季德會
也

道其黨高道度，危東陽太守蕭崇之見殺，遣偽會稽太守孫
泓取山陰，至浦陽江，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郡丞張思祖
大破之，上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疋，東討賊眾，烏合畏馬，官
軍至錢塘，一戰便散，會斬寓之，平諸郡縣，百姓願被抄奪，上
收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劉明微，免官，付東冶，天
福上寵將，既誅，內外莫不震肅，御史中丞徐孝嗣，劾文季亦
昏等，詔赤奮等免官，文季見原，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明
帝即位，加散騎常侍，虜寇壽春，詔文季領兵出鎮，文季洞開
城門，虜軍不敢進，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遙光反，遣兵掩取
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宮
史錄 卷之百十六 五

晏亮昭明
之子文叔
之孫

尋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擬前軍將軍上可其奏遷侍中承元
中與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進藥酒昭畧怒罵徐孝
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旣投其面
臨刑神色不變孝嗣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憶
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明府
遇伊尹霍光何顏見之耶弟昭光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
不忍捨母執手悲泣遂見殺兄子曇亮已逃去聞昭光死曰
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為絕坑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
元年贈昭畧太常昭光廷尉

史籍卷一百十六終

東晉卷之十百十六

壹